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七八冊目次

三易集二十卷

〔明〕唐時升撰

明崇禎謝三賓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陸廷燦補修嘉定四先生集本

.....一

公槐集六卷響玉集十卷餘一卷棘門集八卷沆瀣集五卷

〔明〕姚希孟撰

松癭集二卷文遠集二十八卷補遺一卷（一）

明崇禎張叔籙等刻清閩全集本

.....二六七

三易集二十卷

〔明〕唐時升撰

明崇禎謝三賓刻清康熙

三十三年陸廷燦補修

嘉定四先生集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嘉定四先生集序



陸生廷燦重葺嘉定四先生集而介張生雲章請序序曰吳自江左以來號文獻淵藪其人文秀異甲天

四先生集序

一

下然其俗好要結附麗以釣名而詭遇故特立之士亦寡嘉定吳之一隅也其風俗獨爲近古其人率崇尚經術恥爲浮薄有先民

之遺當明之初有王彝常

宗者號媯蜚子蜀人籍嘉定

定與宋文憲高季迪諸人

爲友都玄敬評其文精嚴

縝密明暢英發會稽楊廉

四先生集序

二

夫客吳方以詩文雄霸東

南彝獨作文妖一篇以詆

之可謂特立之士矣迨其

後二百年而有四先生者

出四先生者唐氏叔達婁

氏子柔程氏孟陽李氏長
蘅皆經明行修學有根柢
而子柔之文孟陽之詩長
蘅之畫至今照映海內人
爭寶之四先生之所長不

四先生集序

三

必盡同而其淵源古學不
逐時好爲向背則一也夫
常宗生開剏之代時號右
文士苟蘊道德負才藝一
能一技悉令待詔公車而

常宗以布衣得預修元史
可謂遇矣顧時政方嚴酷
動而觸忌文章之士迄無
得全者雖以文憲侍從十
餘年之久裒然爲開國文

四先生集序

四

臣之冠年垂七十不免荷
戈遠戍流離夔峽以死况
其他乎常宗不受官請以
布衣歸養洵明哲已乃卒
以蒲圻之獄連染與季迪

俱死抑何其不幸歟四先生
生萬曆之世身不出菰
蘆之中名不通金閨之籍
相與素心晨夕講德考業
守先正之道東阡西陌優

四先生集序

五

游田里以終天年譬楚之
神龜然將留骨而貴乎抑
生而掉尾塗中乎故常宗
之遇其不幸也四先生之
不遇乃其幸也士寧論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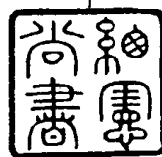
不遇哉後四先生而起者

陶菴黃氏研德侯氏其文
皆足名一家而傳後世而
吾友翼王陸氏雲章張子
又爲其後勁孰非四先生
流風餘韻有以興起之者
歟乃陸生服膺先民能補
葺其遺文於灰劫之後亦
可書也

四先生集序

六

新城王士禎撰



嘉定四君集序



嘉定四君集者唐升達時
升婁子柔堅程孟陽嘉燧
李長蘅流芳所為詩古文
也或亦稱嘉定四先生云

四君各有集明崇禎初邑
令四明謝君為槧板行未
幾遭亂板亦燬後五十年
陸生扶照慨然表章其已
燬者刻之闕者補之朽蠹

者新之而四君集復完予
覽唐宋史所載藝文志每
歎前人剝鉢心目以自斬
於不朽者以千百數其人
各已裒然成集而史家又

既其立言之工者臚其篇
目列之簡冊宜乎可以傳
已而以今日所見求之十
不存一意其人品有優劣
學問有大小深淺故行之

有遠有不遠與其不事
銷磨於兵燹朽蝕於蛛煤
蟲蠹者蓋亦不少矣然則
陸生之於四君非其甚幸
者與四君生平見虞山錢

宗伯所為列朝詩傳大概
卓然名家能自拔於流俗
者嘉定為吳下邑濱海而
襟江地多老師宿儒崇尚
古學不僅如它邑聲悅慕

組治、為舉子家言者、然
自四君之盛、距今垂百年
其風流文采、未有能繼之
者、四君洵可傳、已、四君之
中、李昆先逝、年僅五十、有

五、三君皆八十餘、當時號
練川三老、錢宗伯傳稱其
暇日、整巾拂撰、杖履連袂
笑談、興之遊處者、咸以為
先民故老、不知其為今人

也、因叙其集、既為神往者
久之、陸生名廷燦、扶照其
字嘉定之、南翔人、康熙甲
戌、鵬月、商丘宋肇序



四先生集原叙 錢謙益

嘉定四君集者嘉定令四明謝君所刻唐叔達婁子柔程孟陽李長衡之詩文也嘉靖之季吾吳王司寇以文章自豪祖漢彌唐傾動海內而崑山歸熙甫昌言排之所謂

原叙

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者也當司寇貴盛之時其願氣涕唾足以浮沉天下士熙甫窮老始得一第又且前死其名氏幾爲所抑沒二十年來司寇之聲華輝赫爛熳卷帙者霜降水涸索然不見其所有而

熙甫之文乃始有聞於世以此知

文章之真僞終不可掩而士之貴有以自信也熙甫旣沒其高第弟子多在嘉定猶能守其師說講誦於荒江寂寞之濱四君生於其鄉熟聞其師友緒論相與服習而論

原叙

討之如唐如婁蓋嘗及司寇之門而親炙其聲華矣其學問之指歸則確乎不可拔有如宋人之辨香於南豐者熙甫之流風遺書久而彌著則四君之力不可誣也四君之爲詩文大放厥詞各自已出不

必盡規模熙甫然其師承議論則
經經緯史爲根柢以文從字順爲
體要出車合轍則固相與其之古
學之湮廢久矣向者剽賊竄竊之
病人皆知訾笑之而學者之冥趨
倒行則愈變而愈下譬諸懲塗車

原叙

三

芻靈之僞而遂真爲罔兩鬼魅也
其又可乎居今之世誠欲箴砭俗
學原本雅故溯熙甫而上之以蘄
至於古之立言者則四君之集其
亦中流之一壺也矣嘉定僻在海
隅風氣完塞四君讀書談道後先

接跡補衣蔬食有衡門泌水之風
史稱楊子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
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
蓋庶幾近之夫文章之道蘄於徵
古人而信後世則固非誘於勢利
望其速成者可徼幸而幾及也讀

原叙

四

斯集者尙亦深思其人而夷考其
志行也哉謝君刻旣成以余獲奉
教於諸君也俾爲其序吾觀歐陽
公稱和凝有文集百餘卷自鏤版
以行於世識者非之古人重立言
而薄取名其用意深遠如此今四

君之集久闕於篋衍而謝爲刻之以行於世可謂相與以有成矣斯亦可書也

頌叙

五

舊序

嘉定唐叔達少以異才名未三十輟去舉子業人問子今何好曰好讀書讀書何事曰無所事也浮沉里閭中舌不能戰筆不能耕人多以爲迂惟同里二三博雅君子盛相推服以爲叔達當今無輩余時頗有亦黨之疑癸巳余從家君至京邸叔達偕焉爾時士氣猶發舒上言利病者紛如叔達爲私議某得某失凡兵農錢穀具言其始終沿革之故胷中若有成案者時東西構兵萬里外羽書情形不可測叔達獨逆斷此當是某喜事某害成或譽賊觀望或兩將不相得已而果然余怪問子何以知之叔達曰吾觀古人事固有類此者吾竊意之耳居常笑張空拳開橫口者如木驕泥龍不適於用酒酣氣振往往捋鬚大言曰當世有用我者決勝千里之外其爲李文饒乎余瞪視不應他人則啞然咲而已其與人交未再面輒欲吐肝膽與之倘遇紛難陰爲控解甚力而面揭其短使痛自懲人多不堪至有覆見怨者家葑田不滿百與兄之諸孤共之又好施貸居京邸兩年盡脩脯濟貧

交遂洗手歸鋤舍後兩畦地剪韭種菘苟自給而已余嘗規之君子爲人爲己當亦有緩急交淺言深取約與泰皆非其宜叔達默然終不能改也叔達作世俗酬應文耻爲諛言艷詞每不能當人意乃其論利害寫情景名言續紛老法澹宕見者亦自以爲不及也間以方寸覆瓿紙寫雜體詩如墨鴉余見而擊節多以他語亂之不竟讀迨再索觀則已薦几上塵矣頃余友王岡伯拉與北來搜其近詩刻成帙余始得而讀之五言古高閑遠澹以方儲韋不啻過之七

舊序

言古步驟老杜乃專肖其神情五七言律出入王右丞劉隨州間其才情橫溢無如落花詩雖不束縛格律要之無粉澤酸餽氣嗟乎今天下詞壇書棟百倍往咎大能市勢小亦逐貧頗有清真絕俗彷彿此隻語者不吾乃知今天下文章氣節未必遂無古人要以古人生今時必不能挑取世名亦必不肯自爲名卽以此相天下士皆如此矣刻成余謂叔達子誠落落雖然名譽不彰朋友之過也爲之叙述梗槩於卷尾友弟王衡序

舊序

唐叔達高閒之士也才思瞻逸文學淹雅往瑯琊王元美極賞識之引以講析疑義往往會心出人意表謂君胸中有排解慧捷處世人襲香沾膏者不能窮也及余父子得交於君君廉重自好間於騷雅之外旁論古今成敗得失事有非章句之士所能喻者君生平不欲以詩人自名顧其中深解偶溢而爲嘯歌詠言則淡不失真巧不落格變化滅沒出奇無窮如落花諸篇及諸古詩是也咎唐球詩撚藁爲圓納之大瓢

舊序

中曰使沿江得瓢者知其苦心然評者謂其詩思清淺游歷不出二百里外今叔達時有千里游又輔以萬卷書其意將包絡今古成一代著作以傳後世非止詩人之善言者也殷職方無美王車駕岡伯輩得其灌園時諸詩愛而欲傳之乃付之梓人曰姑以代唐居士詩瓢可乎余喜爲弁以數語太原王錫爵元馭序

小序

文章之變作者代起其於秦漢晉魏六朝唐宋八主出奴絲如聚訟近更欲挾去町畦颺煜電發而深心好古不尚雕飾之士謂吾吳古學一派獨在祁川蓋以四先生云四先生

侯序一

之詩文向僅傳寫於吳越好事莫窺全豹曰明謝明府始彙而梓之以廣其傳四先生中唐先生蓋窺高其于詩文窺無意於為而為之唐氏在嘉定三百年来率以孝友詩書方聞高行推挹於當世賢

豪間而先生父博士公尤著先生源

本家學駁薄陳腐未壯便謝舉子

業獨以其全力妙思六經涵咀百代所

交皆先輩大儒相與揚摧古今治

亂成敗得失之所以然与夫作者之

源流旨趣務極玄要而不屑於剽

侯序二

枝葉以諛口耳意亦不欲以詩文自

名爵積既深稍溢出之性嬾筆墨

成輒棄稿又丙辰遊京師偷兒眩

篋去丁卯弗戒于火數椽之廬一

夕而燼今所存皆其季子君辨博揆

而精較之先生亦不以措意也先生

既眼高手濶尚論千載尤研究當
世之務其蒿目抵掌斷乎必欲
如五穀療飢藥石治病竈不喜為非
今注古濶踈無當之言每它人葛藤
柴柵實瞬目一二語已了居平意思
簡豁蓬戶朱門爭欲有先生之跡

侯序三

而娛嬉蕭散獨脩然遺世以遊宜其
天者全筆墨舒卷如絳雲在霄不
自知所以然也先生于立言之旨鮮
所舉示間嘗語余世之棘喉鈎吻
節去語助務險澀不可句以為學
秦漢者定非秦漢而韓歐蘇曾諸

大家不襲秦漢之迹而常肖其神

斯言也固與子柔孟陽長蘅三先生
白首相商水乳投契者先生直以此
為金針之摩而必可以稍得三先生
之概矣昔放翁序見繹先生集稱引
庭訓感慨風會謂後數十年當無

侯序四

復有為斯文者余竊以此意盱衡
流輩豈但如先生之結撰不可得即
環堵之宮讀書談道真能上下今
古以自見其胸懷者復可一二數耶
會先生不鄙命余輒以素所微窺者
叙之目以告學者當及先生之世相

焉為樞範之放靈光之瞻母茅珍

吉先片羽而已也

通家後學侯炯曾謹撰



侯序五

序

吳中文獻之盛自古記之
陳川陳九自王常宗章
道常法先輩振藻於
前徐赫明殷無美諸

三易集序

巨公揚休於後蓋彬々乎
為海內望矣漸濡既久
文明隔若玉於今以如
陳思王所稱人握靈珠
而家抱萬玉一時以文



采行誼為物理所宗有
四先生焉四先生者唐先
生林達叟先生子柔程
先生孟陽李先生長蘅
唐先生於四先生蓋最

三易集序

二

長生平閱歷之最廣所
著詩文憲取裁兩京六
朝而揚於古今盱衡以
失酌時世之變求雅俗
之通皆鑒乎乎可以見之

施行蓋以經濟之學行
為文詞非徒空言而已也
夫文章之士所以不可用
於天下者謂其習於古不
通於今守一先王之言得

三易集序

三

其一說而不得其又一說也
謬云以書御馬者不盡
馬之情以古法今者不達
事之變當世之人徒以
其能誦法古人輒崇信

其言有如金石而不知其
施之事處若拘攣之
不能相入也亦已多矣有
如唐先生之深通時務
雖易新引古室與画龍

三易集序

四

塵餘不可施用者等哉
孔子之言居是邦也事
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
仁者他日子賤宰單父
又以魯多君子厚為之

幸余謫劣無侶屬以備
員邑長遂得從唐先生
游結襪納履之餘竊聞
法法粹然有當不自覺
心之折然則文行若先生

三易集序

五

室獨與安程法君子並
為陳以文辭之先蓋亦
宰是邑者之厚幸哉
四明謝三賓撰



三易集總目錄

共二十卷

卷一 五言古詩

卷二 七言古詩

卷三 五言律詩

卷四 七言律詩

卷五 七言律詩

卷六 絕句

卷七 經論 史論

卷八 書牘

三易集總目

卷九 序

卷十 序

卷十一 遊記

卷十二 記

卷十三 祭文

卷十四 祭文

卷十五 行狀

卷十六 傳 贊 銘 誥 疏

卷十七 志銘

卷十八 志銘

卷十九 壽序

卷二十 壽序

三易集總目錄終

三易集總目

三易集卷之一目錄

五言古詩 凡九十八首

園中十二首

壽徐宗伯公

對酒懷里中諸同好四首

送殷無美先生之南都六首

贈丘子成先生二首

阮氏還居尉氏

郭給諫被謫詩以送之二首

新城王氏世德詩五首

三易集卷一目錄

惜別

和歸田園居六首 已下皆和陶詩有引

和飲酒二十首

和擬古九首

和襍詩十一首

和斜川遊

和形影神三首

和九日閒居

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二首

和赴假還江陵

和六月中遇火

三易集卷之一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一

嘉定 唐時升叔達

五言古詩

園中十二首

秋高寒露至旭日猶融融
蟻蝶出阡陌瀰漫百步中
或盤旋如磴或下上如春春者天將雨
磴者天將風嗟彼旦暮間安知造物工
春氣感鳴禽秋至動陰蟲時來不自由
物理將無同所以達士心委運以固窮

自爲灌園子職在耒耜間
秋來耕耨罷獨往仍

三易集卷一 五言古詩

獨還河水清且漣紫蓼被其灣
躊躇落日下駢用娛心顏瓠葉黃以萎
其下生茅菅遂恐穿堤岸嘉蔬受板援
丁寧戒僮僕耰鋤當宿閑晏安不可爲
古穠稼穡艱

鸚鵡出林莽羽翮半摧殘
于人兩無猜終朝自盤桓仰若有所語
俯若有所干日暮相隨歸子孺繞簷端
朝鳴隨所止夜宿隨所安本非雲霄姿
不必慕高鶩永無鷹鷂患勿羞雞鶩餐
居貧不學儉居卑不學恭
末流多憂患如在枳棘叢
我生何不辰少小遘閔凶
家貧自力作歲

入方下農豈無當世志
鳳鳥不可逢溝壑常在
念自比治家傭里中
諸故舊不厭相過從
朝歡或列鼎夕讌時
鳴鐘心知非其分
臨樂獨冲冲常恐諸子
輩耳目豔纖醲忘其貧
且賤放志以雍容
勉思庶人職聊用蔽寒宗

鬱鬱千尺松所憂斧與斨
離離三寸草所患牛與羊
聖賢逢濁世處身復何當
高明畏摧折忠信虞毀傷
禍福誠無門天道寧有常
幸逢小豐歲既飽無太康
謹身以節用暇則談先王
爲善實良圖敢謂有餘慶

三易集卷一 五言古詩

二

咎我遊京華達者日晤言
著書三公第開讌七貴園
中心既無營澹若蓬蓽門
歸來治環堵無計以自溫
批葱疏平圃種薤滿高原
不辭筋力盡所苦人事繁
雖有方丈食不如一壺飧
非力不自食大哉此道尊

南國有遺老被服蕙與蘅
駕言和鑒諧行有玉珮鳴
當晝經康衢矧狗忽嗥
嗥歸來獨深念中心久怛
怛老氏有遺訓含德比于
嬰鷖鳥不能搏猛獸不能
撓吾有異心乎何以得此
聲君子慎終始爲善無近
名苟能保玄德萬物莫與
爭

幸無以一眚造次易平生

鶴鳴在林樾山谷有遺音置之闌闌間三載如
病瘖禽鳥自有適人亦自有心嗟余實鄙夫翰
墨非所任廢書動旬月篇藉皆凝塵唯于場圃
內時時發長吟澹如酌玄酒鏘若調素琴爲語
二三子幽賞宜共尋

魯國有婆婦大息有餘悲豈惟憂宗國我愛我
園葵憶昨三韓外六載懸王師太倉三百萬輦
送滄海湄今聞五將軍肆伐西南夷狐兔戀窟
穴此豈關安危傳聞中朝議何當恤瘡痍戎車
久不駕今且數驅馳六軍百戰後四夷不能支
肯哉誠高策但恐中土疲吾聞聖人言佳兵不
可爲

北舍有長楊枝葉紛相縈上有涼風至下有澄
潭明赫赫炎蒸日灼灼迫檐楹散髮來徘徊炙
鳥曾不驚遲此綠陰展睠彼蒼煙生豈有佳麗
觀自媚靜者情眷言望場圃厥土爽且平會當
結茅茨長對水木清薰風動北牖流雲棲南榮
中適起居意外聞絃誦聲于焉寤寐歌金石相
鏘鏗願言逢豐稔量力事經營

梅實須五春橘實須六秋人命須臾間敢保數
載謀隣叟笑謂余君言亦何偷苟非勤封殖白
骨見無由繁英媚雪下美實隨霜收管在包山
麓終日長夷猶既無買山資曷不營故丘森森
尋丈材散布林塘幽憂茲歲寒質增我暘雨憂
倘保黃髮期會見蔭平疇叮嚀語稚子籬落須
綢繆

北風吹涼雨十日長陰寒農人相太息禾有霧
雨癡南風吹炎雲十夜星闌干農人相太息百
穀將中乾爲農信可樂雨旱則寡歡雖則云寡

歡造物誠亦難安知四海內不殊我所觀雨當
襍襍出早當枯棹謹懸崖灑灑沫平畦激流湍
園蔬有起色池魚躍迴瀾明朝望場圃白露何
溥溥寄言漢陰叟實無機械端

壽徐宗伯公

園公紫芝歌留侯赤松遊世網苟不縻安用薄
九州解組當服政藏刀獲歸休園廬負甲第結
架依清流南榮美條列北渚高楊樛鳴禽互
答遊魚遞沈浮上論三皇代下俯百氏儔軌世
準尼宜繕性齊蒙周疏傳方燕喜隱生亦貽謀

大道匪兇虎清朝豈龍彪黃髮正無期行矣百
祿適

對酒懷里中諸同好四首

濟之沈淪者家有常稔田不能治生產朝夕長
燕閒甘泉貯屋後美蔭交堂前茶香至日夕圍
棋自窮年客來輒呼酒五木鏘鏘然所貴志意
愜何必致肥鮮東風卷海水震蕩裴江暝玉粒
人洪濤所憂粥與饘亦知性好客何以得酒錢
咫尺行遊地欲往還遲遲

伯咸意落落賓客常滿堂通達曉萬事要言不

三少集卷一 五言古詩

五

可忌肅焉老成人而亦好壺觴晉楚爭盟主申
韓制令章我時在其間得雋神揚揚烈士惜暮
年讀書城南莊出門蔭榆柳臨沼出鱖魴田廬
信可樂奈此道路長憶管酩酊飲一月八九場
今此不十一餘日多淒涼

五

伯隅人如玉文質爛有餘縱令樵蘇絕豈與芝
蘭疎況乃陳鼎食文牕夾綺疏石闌涼風至山
閣霽雪初樹色依几席花香媚衣裾應門謝高
蓋入座多比盧易水清且瀉蕙苒動盈車北人
善釀法吳越不能如安得共一醉以洗久鬱紆

亭雲西北征佇立以躊躇

孺穀本清真瀟灑意遺俗翩翩謝統綺啞啞親
醺醺室中治書郎美者顏如玉素手行深杯朱
唇度麗曲春寒同衾裯夜半喚炬燭一朝人事
非七尺如濕束寧辭紫牘煩幸免縲紲辱憶昔
過從時光景何由贖豈不思同憂事勢多躑躅
縱有酒如泉悒悒何能沃

送殷無美先生之南都

秋霖潤萬物商氣發清涼江濤何滔滔牆牖若
雲翔逝將遊京邑位列尚書郎山川鬱葱葱官

三少集卷一 五言古詩

六

闕互相望交遊富翰墨窈窕吹笙簧樂哉信美
土胡爲多慨慷

慷慨良有以烈士寧營已王路方清夷四郊忽
多壘胡馬入朔方鯨鯢蕩海水羽書交闕門
天子中夜起豈無帷幄臣猶願收策士但恐犬
豕徒翻言肉食鄙徘徊北西望浮雲若尺咫
咫尺浮雲間帝闈不可攀吠犬何狺狺待衛傷
朱殷不憚侍衛傷誠慮生他姦吾雖草萊士念
此若循環

憶管事臨洮夫子主謀議密圖虜山川手疏賢

王系置傳授方略明銓上封事單于額守邊關
氏私自媚王庭去幕南塞下消烽燧孤心諒不
渝翻覆生睚眦

睚眦將何如讒口多囁嚅白壁點青蠅一擲在
路隅拂衣辭文陛行行至南都孤臣譬老馬嘗
歷萬里途鑿車方警路曷不備先驅所慮驂駟
間道遠將爲瘡寄言百有位日中不須夷毋令
漆室女太息長嘻吁

嘻吁不能忘夜坐觀天狼天狼何啾啾孤矢不
可張幸逢明盛世悠悠以徜徉還顧我園葵無
乃踰踈傷悲歌送行役疊疊連篇章豈惜千里
遠含愁迫中腸若人尚棄置袒褐徒遑遑黃頭
颺刺船努力前途長

贈丘子成先生二首

嶧山有孤桐千歲凌雪霜斲爲五絃琴雅音何
洋洋一鼓和風至再鼓靈雲翔三鼓鳳來儀令
人念虞皇時俗好繁聲竊以鏘鏗秦箏善妖
嫵趙筑多慨慷古琴獨何爲澹乎無所將微聞
絃將絕棄置大道傍鍾期忽見之不語淚沾裳
嗟哉當其時可以薦明堂

大道未喪世朝廟何雍容兩階陳玉帛東序懸
鐘鐺掛讓俎豆開四海穆清風皇圖日鹵莽小
儒襲章縫前經委蔓艸弄筆誇雕蟲何知藿食
者六藝羅胸中九成明神降三獻遠祖通先聖
遞文質後王更異同禮樂如有興問此黃髮翁
河圖與鳳鳥歎息何由逢

阮氏還居尉氏

阮公嘯咏處千載思其人白雲在天際杳杳不
可親嗟哉大賢後風流尚未泯卜築函舍傍臨
眺蓬池濱睠彼松柏古庇此棲櫟新我有一樽
酒助子霜露晨路遠莫致之眷眷含悲辛不知
古戰場猶有劉項塵爲問當壚婦常在東西隣
詠懷如有作寄我開心神

郭給諫被譴詩以送之

南國有佳人皎皎芙蓉姿十三學組織十四通
書詩十五婦德成乃與靈脩期君家方殷盛大
小多娛嬉雖則多娛嬉百爾鮮所宜耿耿獨深
念欲語復次且薄言竟逢怒棄我忽如遺再拜
辭高堂行道良遲遲一爲君家婦憂患理共之
蓬豆既失所婢子多奸欺多言誠逆耳恐君門

戶哀行行重回首有懷當告誰幸念去時言得無有可思

孤松生道傍朝夕虞斧斨芳蘭既當戶無乃非其祥剛德方中天多福殊未央貞士懷隱憂中夜獨徬徨城狐書跳躑市虎朝踉蹌爲問主者誰羅爵空高張容容多後福瞰瞰罹咎殃衆人苟自爲何以報吾皇鴻飛何冥冥得無苦嚴霜佇看南雲徂送子以慨慷

新城王氏世德詩五首

徂徠出長松闕里留古檜于茲有高槐鬱然如車蓋結根甘泉中振柯浮雲外居人思舊德過則發長慨其德日以深樹亦日以大虛星常在天佳氣方未艾

赫赫琅琊氏厥初本天人雲霧逐飄風千里昏沙塵曄然奇女來翩翩駕輶輪從容道姓名乃足故鄉鄰屏翳爲良媒飛廉結嘉姻嗟哉神明裔一一爲國珍

隱君含清淳種樹亦樹德樹陰桓公臺德被譚子國平生樂榆枌所事勤稼穡饒有餘資以待餓人食至行通神明深仁化盜賊子孫宜繩

繩百世有典則

穎川愷悌意藹若春日溫躬修儒行備日擊佛諦存於人何不吝晏晏多好言一朝有所激高論薄層雲殷勤振六藝實以啟後昆良農多豐年曷不高其門

馬湖負玄覽獨觀元化初長詠蓼莪篇墓有茅茨居哀哀霜露晨祭此山澤蔬精誠感白兔朝暮相躊躇三甲益長壽六丁收秘書高風不可攀過者式其閭

惜別

弱齡抱微尚泛濫觀羣書豈無希世志長嘯慕修途私閱當代士意可齊馳驅嗟哉歷歲月我馬良卒瘁幸道九方氏臨聆久躊躇謂言筋力在猶可萬里圖何以長聲價當出九軌衢南雍集多士磊落陳璠璣忝居筐篋間終然委泥塗撫膺負知己中夜起長吁幽州方雨雪風興戒車徒明知不得留且復立須臾榮枯未可期寸心諒不渝

和陶詩

和歸田園居六首幽居無人事日涉舍後

池上有作末篇人謂江文通詩然其詞意
平雅叙致道健淵明見之必謂獲我心也
自古養志者迹迹於深山一往將終焉豈復知
歲年有時罹世網如魚脫于淵歸來不爭里治
此無競田邈焉雲霞姿激灑省曉間相逢共談
笑乃在羲農前試語寵辱事寒灰久無煙紫芝
出澗底玄木生巖巔心隨麋鹿遠迹與鷗鳥閒
我願從之遊朝夕同悠然

士方不遇時意氣常鞅鞅野鶴在雞栖能無雲
際想羽毛正離披九霄安得往君看園中蔬亦
因膏雨長人生何不爲達者貴道廣衡門且棲
遲世人正鹵莽

鳥啼林柯密魚唼池萍稀朝隨枕簟往夕與壺
觴歸蒼煙生几席綠雪沾人衣雨後土膏潤稜
鋤不可違

人生無豐約素位皆可娛君看公侯第轉眼爲
丘墟當時土木麗煥若天神居寧知不再世榛
櫟生根株却羨茅茨下父子得晏如怡怡灌園
者勤事五畝餘甯蔬供朝夕罌罍幸不虛月朗
招隣叟暫能相就無

修竹臨清池平疇帶城曲微風發新涼時雨方
霑足隔水無人聲琤琤響棋局宿鳥還故巢飛
蛾赴明燭晚霞挂林端明且知晴旭

北城多揚塵馬驢集廣陌擾擾道路人遠
有適旁有田父家欣欣保朝夕發書占歲功持
酒慰農隙衣食常有餘所願無行役丁男應征
徭婦女勤紡織閒從尚平遊從容論損益

和飲酒二十首初夏天氣微熱方不欲飲
偶龔仲和邀看園中新綠出所藏名酒意
甚樂之次日捉筆和淵明先生飲酒詩數

篇與索一罇獨酌會雨隱無事遂盡和其
韻

我本磊落人憂患纏綿之唯逢酣飲處亦有開
眉時暮年學恬淡意復不在茲昨宵遇名酒曠
然散羣疑滯雨苦寥落一杯思自持

日夕擁羣籍里巷如空山偶逢會心處思與古
人言古人去已遠近者乃千年不如營一醉妙
理默已傳

碌碌狗世務笑語非中情貪夫營刀錐烈士狗
聲名生人誰不死愚者慕長生何如飲醇酒寵

辱可不驚豈云合大道免使塊壘成

黃鵠奮六翮萬里恣高飛風飄忽震盪時念故
巢悲啾啾田野雀禾黍相因依朝來不自慎竟
逐虞羅歸吾道將安從矧已齒髮衰聖人不數
數莫與賢人違

昔在少年場終夜歌呼喧相將酩酊去月落城
西偏風流雲散後酒壚遶河山君家素愛客朝
往常幕還良醴備可分獨酌當晤言

詞客相夸大子虛與亡是雲夢今蕭條上林竟
殘毀寓言誠無當世事亦復爾所以鹿裘翁無

心羨綈綺

王易集卷一 五言古詩

三

清和惟首夏百卉揚菁英有酒不自醉無乃非
人情丹霞映四野白日將西傾中庭細草中烟
蛭相應鳴微月堪徘徊蚊蚋猶未生

東海有貧士本非希世姿獨立龍門桐百尺無
旁枝中含宮徵音其外則無奇棄置溝瀆中屈
辱無不爲猶然自偃蹇麒麟安可羈

閒居唯恐臥展卷常心閒俯仰千載間萬感集
中懷古之英雄人亦苦時命乖吾謀適不用蓬
累何栖栖神龍豈無翼有時蟠深泥遭逢一語

合意若金石諧當其不遇日鬱鬱寧非迷達人
貴委順天命不可回

避焚于水涘避溺于山隅此計未必然憂患實
多途前馬榮貴引後有貧賤舉所以達者心止
足不願餘仲蔚今何歸吾欲從之居

貧賤難久居固窮亦有道有酒且爲歡居常以
待老朝華旣夕萎春榮亦秋槁造物于羣生安
能盡美好回視靈臺中中有不貪寶孰知被褐
徒充輝照四表

文若王佐略奮身出匡時中散學養生禍起危

三易集卷一 五言古詩

四

言辭二子豈不賢殺身良在茲吉凶非人謀信
矣不復疑莊生言鞭後此語亦我欺唯當酌斗
酒陶然任所之

人生歡樂趣不必求異境三杯悅然醉一枕暝
然醒此意不能言當時心自領春雨麥成粒秋
風黍垂穎計我終歲需誰能與五秉

斗米逾百錢喁喁麥秋至霧雨敗來牟市中鮮
酣醉几席生苔衣書帙不能次晏坐多寂寥常
苦麤糲貴朝來一尊開猶是豐年味

霧雨暗江潭疑有蛟龍宅斷岸聞魚腥深泥滅

易跡未邦不得施安取禾三百平生衣食區漫
漫浪花白飢粥已番成狼藉良可惜

生長諸生家結髮事一經同學謬推獎蹉跎竟
無成長揖公卿間世務多所更豈無千里志繫
之在中庭食粟被紵衣終不振鬣鳴六轡塞長
途惻愴傷我情

鳩能知天雨鵲能知天風嗟哉此微禽託命風
雨中用志久不分遂與造物通吾亦晚有聞天
道猶張弓

少小慕長生茫茫無所得真人不可遇經訣轉

三易集卷一

五言古詩

五

生惑百千教旁門嘗恐大道塞治生貴不煩清
靜如治國玄聖有遺誡萬言不如默

丈夫志四方學成乃從仕學也非爲人仕也非
爲已四郊今多壘是惟有位恥古之帷幄謀折
衝在萬里談笑清胡塵謝傳真可紀東夷比一
縣躑躅不自止近傳得虎臣矯矯良足恃

小儒各標榜百僞無一真聖人雖復起難使醢
酒醇竺乾天人師日月萬古新法像自東漢翻
譯盛西秦鼎鼎第二月擾擾虛空塵當時廣長
舌論說亦已勤衆生日出出苦樂從冤親彼海

亦有岸何人獨知津從來解義趣涕泣常沾
醉中逃禪客恐非三乘人

和擬古九首從京師歸以篇籍自娛有感

輒賦

替我出門時手折吳隄柳來渡黃河水乃知行
役久問吾欲何之四海將求友邂逅抱關人擊
筑復酤酒一言傾肝膽生死不相負解劒行報
讐感子意氣厚長嘯易水邊七尺亦何有

管鮑不可作張陳竟凶終平生如父子一旦生
兵戎桓桓廉將軍鬱爲萬夫雄自知一言非拜

三易集卷一

五言古詩

十六

伏如趨風憂國獨私忿大節垂無窮奈何買
恨條起猜疑中

矯矯籠中鶴舉翼觸四隅長鳴望青天六翮何
由舒賢者不遇世白首臥窮廬朝隨胥靡食夕
寄監門居朋友如遺迹陋巷日以蕪鳳鳥久不
至已矣將何如

替我登泰山長嘯望八荒上爲仙人宅下有王
者堂宇宙定廣狹目極唯蒼茫皇王疆理迹英
雄戰爭場神魂赴東岳體魄歸北邙成毀旣反
覆是非隨低昂歸來長太息無意營四方幽居

誠寂寞亦幸無感傷

茫茫宇宙內美者長不完玄豹裁爲裘紫貂製
爲冠豈以文采姿助人爲容顏所以養志者蓬
累甘抱關胸中傲儻意微見于毫端趙璧寧肯
獻隋珠詎輕彈尚父維鷹揚不如鍛羽鸞編茅
茹木實聊以禦饑寒

高山不可至景行良在茲彬彬七十子乃幸生
同時大道若河漢微言辨滄溟安得遊其間北
面質所疑循循善誘人豈在多言辭末世騁私
辯徒令亂人思小言必破義愚者長受欺一唱

三易集卷一 五言古詩

十七

三

復百和亂絲更勢之遂遺無窮禍烈火及書詩
高樓臨大道薄暮彈雲和纖腰能豔舞皓齒發
清歌列燭互明滅私語亦何多燦若漢官蓮畫
卷夜舒華雞鳴鐘漏盡樂事將如何

飄飄雲中仙憑虛恣遠遊豈唯寰宇內海外有
九州夕宿青丘宅朝濯紫海流欲問古之人繁
纍多荒丘長歌叫黃虞灑淚弔殷周所願從颺
輪汗漫復何求

白露裏黃華朝來行采采服以制頽齡容色長
不改眷眷欲遺誰所思隔雲海馨香日夜衰含

黃難待

和襟詩十一首雨潦不歇獨居一室多憂
生之嗟

大海一浮漚世界一微塵何異六合間置此七
尺身百年若一夢戀戀此六親正如逆旅中殷
勤會四隣離合難爲常匪夕唯伊晨愚者勿復
道嗟彼英雄人

建節清三邊揚旗定五嶺百代誇功勲朝夕戀
光景萬卉爭春晴誰免秋露冷榮枯各有時晝
短苦夜永達人當分華無異鏡中影饑虎不令

三易集卷一 五言古詩

八

怒狂象不令騁擾擾黃埃中翛然虛室靜

天道誠遼遠智者胡可量五行主災異至今數
京房明知水泉涌道人禍未央淹速有常限如
寒暑陰陽安用術數爲先事迫中腸

人生有常期勞生佚以老所願世承平百年得
自保薄田供晨昏闔廬避濕燥春粟當夜闌灌
蔬及春早親朋互笑言兒孫更提抱悠然無所
營庶幾不遠道

熙熙二百年朝野當豐豫鳳鸞方頡頏羣雀亦
爭翥黃鶴生林中躊躇獨不去豈敢思乘軒兼

懷增繳慮茫茫禾黍秋雞勢俱晏如六關將安
施長依蓬蒿仕風颺起無時未審安巢處莫作
九臯鳴有生實多懼

弱齡論古人有會竊自喜于今亦有年私閤當
世事吁嗟已焉哉安知食肉意鳳鳥久不來河
清亦難俟盈庭誰是非雲移疑月駛大運孰主
張小夫宜棄置

稼穡須乘時今已日月迫漬體泥塗中束手眺
阡陌所望三麥黃敢希糲糧白鼠入牛角中漸
覺生計窄回頭視室家惻惻如過客勿爲造次

二易集卷一 五言古詩

十九

謀猶當守田宅

田家苦積雨鷄鳴望扶桑吳中財賦地微斂如
餽糠半菽不自飽白粲充秋糧今者十日間八
九蔽太陽來牟遍原野紅腐誠可傷庾廩久無
儲何以賑一方日夕長太息無心理壺觴

人生百年內憂樂千萬端念念不相襲長與歲
月遷暮年壯心歇欲入名山巔緝苴爲冬裘拾
穗充朝餐未盡生滅相且斷恩愛緣俗儒難與
語三復西來篇

東南神仙宅靈異唯會稽神禹治水畢玉書藏

中崖何當有朱雀卿以置我懷百神各就役九
州再縫彌雖苦淫潦事父子不相離支不飲鄭
踴俯首重受羈三農各飽飯兩稅亦不虧

前日南風至意此麥秋涼誰知成雨兆浮潤連
屋梁海濱十萬戶粟米仰他鄉他鄉嚴禁糴法
令如秋霜新穀未可期嗷嗷來日長

和斜川遊西城訪友人不遇因至娛暉亭

晏坐

生年過八九寵辱俱已休但保三畝宅五岳長
臥游矯矯雲中鶴汎汎海上鷗時遊汙池內不

二易集卷一 五言古詩

三

差步仍丘當其奮翮時萬里求其儔今我獨蹕
蹕野老相勸酬不知荷篠者可與有言否平生
農圃言聊且以忘憂

和形影神三首陶蘇皆言日月燈影余兼

言水鏡影

匆匆百年內美好能幾時容華日消歇我與爾
共之今既異疇昔後當異今茲百川東赴海寧
有西歸期烈士云狗名千載令人思死者已冥
漠生者空漣湏身名孰親疎此語不復疑舉酒
相對盡奚待勸酬辭

形贈影

遭遇有窮通希世有巧拙念子實勞生我于茲
事絕蹙額寧有憂開顏亦非悅萬變紛在前何
嘗起分別諸佛說無心我已久寂滅試置水火
間了不知濡熱豈若形與神太用有敝竭子飲
我頽然唯此意劣劣影答

我居四大中正如衣中著我豈好往來衣當有
新故道家貴久生謂當長相附竺乾大導師廣
說無生語亦知海有岸不識津梁處遂與二子
偕萬劫每同住如在百戲場好醜安可數賢愚
貴賤間頭面無不具工拙我爲之令子蒙毀譽
三易集卷一 五言古詩 三

毀譽亦非真會當隨子去苟悟萬緣空夫何憂
何懼一醉能幾時何以消百慮神釋

和九日間居九日隣家招飲

平疇白露下遠渚蒼煙生樂此歲物美豈獨愛
嘉名夕陽照林薄橘柚粲以明黍田鳥雀翔相
應多歡聲開尊當令節相祝千百齡四美誠難
值杯至輒已傾君看階下花大小各敷榮貧士
慕富貴祇用攪中情帶索鼓琴者浩然宮徵成

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二首

北城新構佛廬余于月夜數過之見城中

霧氣瀰漫渺然如江湖中獨高樹浮水面
耳

北城鮮人事頗稱幽人居四隣各無營出入相
于于近有學佛子築室於城隅我來人定後寒
月滿廣途白雲起闌闌浩然若平湖林莽不復
辨高楊獨蕭疎垣壁半未具講誦已有餘鐘磬
發清響晏坐良如如

人生如電露我已久知之得喪非有實修短更
難期爲愛禪栖處來往無常時百川未到海取
途良在茲年到桑榆間寵辱俱已辭恩愛未易
捐餘事無復疑
三易集卷一 五言古詩 三

和赴假還江陵至清涼菴隱峰方在田間
未還

東魯述禮樂西竺兼幽冥聖人爲世出調御庸
庶情后稷教稼穡不能禁棘荆擾擾六合內極
樂唯無生法王有密諦皎皎日已明寵辱不相
及違順亦已平農人困北轅壯士方東征奈何
學佛者百畝亦躬耕雖無家室累亦爲衣食縈
形勞得志逸庶保清涼名

和六月中遇火丁卯冬余家遇火侯豫瞻

雍瞻邀至東園

我有一畝宅枕簟當南軒春秋多清晏所苦夏日燠寒梅已十載蔚蔚陰簷前晨興攀其枝沾衣珠露圓親知多隣近朝出中夜還人坐各有役晏安實違天一夕遭烈焰當此垂盡年嘗聞至人語禍福皆等閒得失倘若驚信道乃非堅崑崗焚玉石不及方寸田故人敦高義哀我好長眠拂拭焦衣裳置榻開名園

三易集卷之二目錄

七言古詩 九三十首

題張果仙人入海圖贈善琵琶者

放歌行

秋夜集鍾父聽左翠度曲得聲字

賀太宜人受封

又代

送鄭同野之任蘄州幕

龔方伯寄伽南香以玉環報之

潛虬館爲新安倪給諫賦

三易集卷二目錄

壽劉翁

錢仲與丈謝德化令而歸詩以爲壽

曹昭服邀以八月十八日觀濤余冒雨赴

之至則開霽舟中有麗人善歌喜而有

已亥春金子魚遊白嶽當道西湖沂浙江

而去時吳進士家居黃山下余慙吏與游

黃山三月內以從子敏猷婚不得從詩以

見志

壽殷無美先生

白陶詩傳孝玄索題

蕭君如竹家有東坡墨竹兩竿筆法沉著

而自然飛動意甚念之今五十餘年矣不

知流落何處壬戌秋君年九十隱峰比丘

求余詩爲壽因而賦此

贈盲禪師三際

徐抱樸六十初度

苦雨行

姚翰林孟長見訪因集侯給事水堂

贈戚梅梁

壽陳克孝之母五十

三易集卷二目錄

觀范君輔林符卿奕碁

送申少司馬還朝

郭聖胎至礪城余時寓侯園畱飲賦此爲

別

靈雨篇謝明府禱雨立應賦此

南翔里有八老人爲社趙陸九十四徐爵

九十陸淙八十五徐勳張樂俱八十四董

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陸球八十一居止

不一二里而耄耄相望日杯酒談笑以相

娛樂誠太平之盛事也詩以紀之

浴溫泉和館課

憶昔行

與僧論禪偶成

沈廷錫七十代

三易集卷之二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二目錄

三易集卷之二

七言古詩

題張果仙人入海圖贈善琵琶者

白驢蹀躞凌波濤奚奴追攀泣且號問君何事
欲入海人世紛紛如蜩毛海濱有客見圖畫笑
道此翁大狡獪人間何處不徜徉君自胸中多
芥蒂吳中冬月秣酒香繁絃惡管日在旁少年
私來學犯調長夜獨坐彈清商眼前歡笑足老
矣豈必避世逃滄浪迴君轡勸君酌我有鳳槽
鳴鷄索請君一奏走馬鴈兒落

放歌行

三易集卷之二七言古詩

呂梁哽咽不欲流三老飽飯眠柁樓我亦開編
送長日忽發一笑忘群憂王君落魄江海客足
迹今幾遍九州登高覽勝何不有千奇百怪兼
羅收興來落筆寫胸臆奮劍入水尋蛟虬又似
幽并百金士赤身突陣當戈矛風沙颯颯起句
裏氣欲伐鼓西海頭嗟余少亦好奇節欲向四
海求其儔時乎時乎今老矣意且被褐親鋤耨
故園未致十金產亦復無意干諸侯今日看君
好意氣正如老馬逢驂驪豈謂能追萬里跡長

鳴奮鬣不自休茲游本爲著書計書成當置名
山幽翩然拂袖遂長往遍訪五岳栖丹丘功名
富貴付君等努力報主垂千秋

秋夜集鍾父聽左翠度曲得聲字

燕中九月霜露清忽聞翡翠調春聲綠絲欲
別生態墜絮將飛空復情曲罷徘徊久不語
然一笑令人傾坐中賓主東南美風流海內久
知名休論落筆各繡虎且羨對酒俱長鯨注看
朱顏欲減燭陽援素手爭投瓊主人好事無所
惜夜半杯竿長縱橫琴中新翻賀若諧席上雜
三易集卷二 七言古詩 二
出樓家鯖我今落落長安道千憂百念常相縈
偶來放浪歡娛地恍若霧雨逢新晴吾頭懣懣
且歸去奈此烟烟雙眸明丁寧後會莫前卻天
街新月重相迎

賀太宜人受封

四明狂客真神仙至今子弟猶翩翩憶昔長君
來至燕與余結交今幾年九遠夜月飛觴後雙
闕春雲點翰前文成酒罷忽惆悵白雲渺渺東
南天一朝身在丹霄上喜有月俸克肥鮮去歲
青宮蒞法位 皇恩浩蕩遍八埏鳳冠參差鸞

詰爛母也拜命聲珊珊然三月幽州覺春好煙花
直接吳山邊大家東征將子去語燕啼鶯夾畫
船嗟余骯髒空七尺不羨市朝狎山澤升沉異
路奈爾何飛揚意氣棄如擲吏部門前車馬多
令人欲往還躊躇綠衫年少負母恩今作京東
老樵客

又代

燕中三月柳絮飛花陰草色煙霏霏輕軒容與
何何處夫人遠覽王畿歸憶昨有 詔開青宮
恩被百寮瞻拜同六珈璆璆先照曜璽書褒美
三易集卷二 七言古詩 三
勞重瞳維楊煙月笙歌外橋李湖山錦繡中萬
里東征應有賦鳴鳩乳燕春匆匆鴛鴦湖漲桃
花水竹筍青青鰕魚美山公啟事慙徐徊孟母
芳鄰將燕喜君家賓客盛如雲稱詞獻壽方紛
紛會看傳寫來京國編入蘭臺列女文

送鄭同野之任蘄州幕

黃鵠矯矯當雲霄長風萬里同飄飄食君稻粱
處君死羽翮離披不敢驕看君昂藏負意氣虹
霓貫日生睚眦笑指荆卿劍術疎倫將晉鄙兵
符至但逢稽阮卽沉酣寧許李程相睥睨十年

蹴躡紅塵間黃金用盡還顛顛一朝束帶謁羣公綠衫黃綬趨匆匆男兒七尺何不有時爲蟻時爲龍孫劉事業悲歌外屈宋文章指顧中平生感慨不平事且付江水隨西東鄉里小兒如作色但言下吏難爲工

龔方伯寄伽南香以玉環報之

嶺南翠羽百萬妝明珠夜出十步光不如掌大青油結香霧日日生衣裳故人殷勤萬里意爲我置之蠻海傍海傍古來絕霜雪草木氣厚冬凝肪一朝婆娑華葉盡獨有膏髓含芬芳枝間

二易集卷二十七言詩

四

倒掛樓不去蜂蜜年年依作房日蒸霧淪百千歲中間文蹙彪虎章正如幽人在空谷被褐懷玉深自藏燕王墓前老華表尚可呵禁諸不祥況此久矣通靈異我將貯以雲錦囊出入懷袖不敢忘何以報之雙明璫南雲杳杳道路長吁嗟使我心彷徨

潛虬館爲新安倪給諫賦

軒轅簪日丹成時羣龍竝駕遊天達獨遺靈虬在空谷千秋愛惜雲霄姿青蘿岩傍富靈異自簪神仙稱福地金堂玉室杳靄間應有高人獨

寤寐一朝春雷繞坐來寧許淵潛長自媚雲旒霧閣鎖歲華去作玉皇香案吏鸞笙虎瑟動鈞天金支翠旂先後至故山回首煙霞深春猿相呼夜鶴吟百道飛泉環珮響青芝赤草方成林山靈寄語莫惆悵行藏任運曾無心只今禾黍思甘雨且作人間五日霖

壽劉翁

闔閭城是神仙宅七十峯青五湖白羅綺春酣鄧尉山管絃夜動生公石紅樓窈窕出畫圖綠水縈紆漲膏澤劉翁一生住此中醉度春江花

三易集卷二十七言詩

五

月夕自有新詩壓衆人還將妙舞娛佳客市中女子每呼名江左公卿皆側席人世惟當事快心公侯袞袞輕一擲只今柳色滿吳閭梅花狼籍春酒香傳商度徵樂未央堂上歌闕稱壽觴紅顏白髮神揚揚良辰莫負眼前酒靜處閒看肘後方

錢仲與丈謝德化令而歸詩以爲壽

柴桑村頭望廬山紫煙杳靄若可攀九江秀色乍明滅滄波晶晶開心顏朝衙夕坐雲霞間鳥雀喧噪人吏閒問君何事苦挂冠今日受代明

朝還君家高樓見遠海海氣朝昏變光彩鄉里
小兒那可堪竹林徒侶遙相待歸來胸臆一事
無白日盡用供酣呼大兒歸白玄菟外腰間寶
劍殷模糊小兒亦出盧龍塞紫貂重裹玉雪膚
有孫生長鞍馬上負牀來挽大父鬚人生早自
爲懽娛官職只好誇羣愚今年中秋逢六十門
前賓客如雲集率爾相看禮數寬開懷不憚觴
行急猶憶當初作吏時苦遭冠帶相維繫豈獨
胥徒汗似漿長官衫袖終日濕

曹昭服邀以八月十八日觀濤余冒雨赴

三易集卷二

六

五

之至則開霽舟中有麗人善歌喜而有作
黃姑灘頭雨浩浩一十八曲蛇蟠道問我扁舟
何所之故人置酒邀傾倒西來崩雲復東還白
日杲杲開我顏八月江濤走老少我亦放棹青
蘋灣白波迎船蕩坐客紅袖隱見清澗間玉顏
惆悵久不語秋風嫋嫋吹雲鬟主人情深不可
極百壺美酒行如織平波落日最宜人忽見明
月翻江色席上燭滅光更多丹唇微動顰雙蛾
清歌一曲四坐靜瑯瑯王郎煩詆訶興酣唯愁
刻漏少懽極未覺杯行多今夕何夕奈予何再

請皓齒生清歌關門漸有行人過嗚呼樂事將
蹉跎

已亥春金子魚遊白嶽當道西湖泝浙江
而去時吳進士家居黃山下余從史與游
黃山三月內以從子敏猷婚不得從詩以
見志

春風蕩漾西湖裏遊人曉逐啼鶯起石上長留
粉黛香波間亂潑胭脂水江濤三月殷地雷玉
龍千丈走復迴富春西去更奇絕蒼翠亂落嚴
陵臺人生勝事豈易得送君不語心徘徊白嶽
信是神仙宅金支下上煙霞開手招五老不得
語香雲杳靄寶雨來天都峯頭絕風露軒轅簪
日升天路更逢地主有吳郎君但作計勿猶豫
歛人程生好遠遊言及故鄉輒掉頭余亦從來
狎丘壑欲往不往空夷猶只今兒女正滿眼它
人言好父母愁人生墮地自有命富貴豈必皆
貽謀寄語山靈好相待尚平不必婚嫁休

壽殷無美先生

游絲嫋嫋春晝長文簾拂地春風香坐中盡是
文章伯稱詩獻壽諧宮商主人一生常好客倒

度傾筐無所惜吳江鱸腹雲母黃代郡鼠膏水
晶白碧椀頻出長安植華燈本織崆峒麥賓客
歡笑婦女愁明日厨中無儋石憶管出守當江
沱人道羔羊絲五紵朝生男兒釋氏送公生長
聞空中數百夜遇魍魎神人訶公嘗夢河神遣
人唱佛號使者相護後
淮陰遇金城西頭烽燧多維虜十萬窺洮河會
見中軍推卻穀徐看將帥得廉頗羽扇從容紆
勝算旃裘狼狽斷經過賢王悲思愛女泣別部
拜舞闕支叱猛士初聞收戰甲謀臣早已中虞
羅拂衣歸來無負郭唯存圖史猶如昨苔生甕

三易集卷二 七言詩

八

牖挂蠨蛸竹壓衡門喧鳥雀翰墨長勤費燭膏
衣裘半取克杯勺人生得意各有途百年何必
麒麟閣東風披拂楊柳勺丹顏白髮迎青春市
中香秬幸相貸一尊更滿非全貧門前敬謝車
馬客席上多有漁樵人燈花雪落爐煙新令章
糾紛錄事嗔夜半閉閣防窮賓酒酣懽極笑語
真只願歲歲常相見賞心樂事當良辰

白陶詩傳孝玄索題

陶公門前五柳深孤松當徑高百尋傳家白樹
不盈尺其下時聞金石音人笑主人癡無匹繞

樹吟詩每終日淵明瀟灑千載人尚對庭柯有
容膝君家無廬瓶粟空樹下何堪種秔秫千歲
無由長茯苓一時未可酬梨栗主人拂衣起槌
牀人公會心各有當君不見鄉里小兒富酒肉
陶公何爲忍餓黃花旁況此蒼蒼畜靈異玉蚪
盤鬱鬚鬣揚四時濛濛起雲霧三伏皚皚生雪
霜想見南牕漉酒罷形神互答聲琅琅我生百
事不稱意獨於此際畱清狂今年欲作五斗計
陶公千首長得將婆婆此樹忍棄置且雇驢馬
煩舟航束帶送迎吾不免歸來對此還徜徉一

三易集卷二 七言詩

乙

尊酬詩兼祭樹永矢寤寐無相忘

蕭君如竹家有東坡墨竹兩竿筆法沉著
而自然飛動意甚念之今五十餘年矣不
知流落何處壬戌秋君年九十隱峰比丘
求余詩爲壽因而賦此

東坡居士人中仙墨竹落紙生雲煙君家兩竿
挂北壁滿堂秋色長蒼然問君何爲號如竹將
與此竹爲隨肩云胡此竹竟辭去妻兒待米須
千錢淇園萬束付河伯渭川千畝成桑田人間
反覆多若此肯爲點墨生畱連浮沈閭里消朝

夕白髮蒼顏不蕭索九十不衰真地仙飽見重
裘換絺綌清涼庵外林塘幽風和日麗頻來游
滿徑綠莎閒駐足穿林紅葉常蒙頭香爐茗椀
出軟語經行晏坐同夷猶相從若話西歸路須
問空王駕白牛

贈盲禪師三際

匿王六十恒河邊三歲見性猶依然今公五十
何所見惟有黑暗在眼前見根雖壞性不壞何
異佛面雙青蓮天花繽紛繞法座慈航宛轉當
迷川咎時佛子有是者優那律陀樂睡眠七日
三易集卷二 七言古詩
七夜得天眼能如掌果觀三千人言公胡不至
此公是求佛非求天朝來香華鐘磬集共請軟
語開法筵終日說食不自飽安用匍匐芸人田
色空明暗俱幻滅真心還向聞思圓

徐抱樸六十初度

沈用卿廣文每謂其德余因與定交

我友潛山老廣文性如麋鹿居人羣平生親厚
形影減半世綢繆獨向君君如長松隱山谷碧
月青霞媚幽獨自有深衷托古人寧能飾智驚
愚俗鄰家酒熟朝舉杯子含青聲夜催燭牀頭
牽衣學語孫秀色崢嶸起睂目試計從前六十

年何須高蓋乘華轂嗟余故舊今幾何高剛之
室愁風波還恐白頭忽按劍暫逢青眼防操戈
與君晚歲心莫逆青鞋白帟頻經過乃知潛山
交有道我亦藉此慰垂老老人只合自相憐世
上交情太草草五月園林富綠陰一觴一咏當
晴昊翠竹碧梧知我心千迴不厭同傾倒

苦雨行

田家常言五月霧行船不須重問路連朝撲面
如黃埃東家不辨西家樹去年八月來早霜木
綿不足充秋糧公私交迫至今日喜見二麥連

三易集卷二 七言古詩

雲黃西南風來知雨兆漸覺浮潤生衣裳蚯蚓
上堦蟻徙穴十日十夜何湯湯野雀翻來寄燕
室河魴豈復虞魚梁舍前舍後浪花白隣翁咫
尺空相望龍潭午日舟航集故人置酒舒於邑
方喜雲開見日光無奈新晴不及夕屋角旁穿
漬簡編牀頭上漏鋪簑笠餘糧狼籍四壁空臥
聽農人中夜泣萬物同荷皇天慈豈忍赤子長
流離來牟委地今已矣猶望一稔秋爲期

姚翰林孟長見訪因集侯給事水堂

夕陽映水留殘紅岡前竹樹煙濛濛臨池置酒

月照席空明激灑當杯中知君才名三十載簪
筆出入蓬萊宮記纂常兼左右史平生頗狎漁
樵翁朝來軒車入委巷驚起傍舍喧兒童勸醅
淹留移夜漏談笑磊落成長虹憶余作客長安
市塵中私閱天下十阿閣從來待鳳凰天閑終
鮮逢騏驎廟廊之具非君誰國勢拾攘須扶持
蒼生引領望安石東山一起帝王師

贈戚梅梁

七十年來江海客雙鬢猶青兩眸碧有時抵掌
少年場醉後起舞拓金戟自言身是百夫雄咄
咄吐氣成霓虹願斬鯨鯢青海外願隨驃騎出
雲中耳邊若聞金鼓震便覺肘腋生長風丈夫
鴻毛視七尺安用馬革來相蒙只今世事已如
此壯心盡付東流水老驥伏櫪時悲鳴誰道霜
蹄有萬里

壽陳克孝之母五十

嚶城城中十萬家重堂曲室交相加東隣香車
曳綺繡北舍錦席聞琵琶中有一人獨淹泣手
撫弱子方嘔啞初向縑緇消日月漸看筆札起
雲霞三十年來如過隙母氏劬勞匪朝夕荆山

有玉信美矣誰與琢者成圭璧水木清華十畝
園左陳翰墨右琴尊先君乘雲定來往應知含
笑歸九原薰風南來日正長長筵起舞進壽觴
綠衣坐末何年少旁人笑指杜黃裳

觀范君輔林符卿奕碁

簪我好讀孫吳書欲提枹鼓驅戎車曾經劉項
戰爭處時無英雄不得語只今鬢髮已如絲飛
騰意氣徒爾爲不如曲房擁爐坐藤牀竹几觀
圍碁夫椒范老真國手胸中奇正無不有初看
落落縱復橫北平太守無刁斗忽驚壁壘氣象

新亞夫嚴軍出細柳手持趙壁辭秦京亦有一
箭收聊城經營百戰爭咫尺時或千里不留行
攜李林君髮覆額此時正作嚶城客十年不見
偶遇之龍爭虎鬪聲輝赫武安鋒銳不可當廉
頗持重知長策雷轟電閃變態多天馬行空地
無迹旁人未必知深機略窺十一從千百是日
迎氣城東偏珠旗玉勒新妝妍滿堂賓客不掛
眼揣摩得失神悄然江梅欲白江柳黃勸君住
此遣舟航江湖好手亦難遇君家歲暮有底忙
高門懸箔皆好事無處不有屠蘇香況聞雪後

河豚上且共酣歌春夜長

送申少司馬還朝

東征諸將驅鯨鯢十載懸軍遼海西 君王拊
髀長太息安得飛劒決雲霓方叔元老才不世
一生出入雲霄地四郊多壘得運籌約束蠻夷
如指臂長白山邊狐鼠羣要領何堪膏斧鑕誰
爲開柙恣踉蹌沉值諸軍正兒戲天開泰運呈
禎祥百里河清下鳳凰聖明旣爲萬國出必有
名世扶助勦憶替公爲典屬國胡錫躑躅方闕
牆一言指揮盡心死旃裘羣羣各得將蜂屯蟻
聚今幾時能使中土爲徭徭盧龍九月饒霜露
鼓角連雲方苦戰自聞安石起東山壁壘旌旗
光采變文武忠孝應時須書生貌入凌煙圖山
中故人遙有約會待功成泛五湖

郭聖胎至嚶城余時寓侯園畱飲賦此爲別

我今無家寄寓處白日霏霏起香霧苦遭人事
欲出門繞樹百迴不得去郭君遠自燕中來談
笑使我心神開自道聞名三十載那得相逢無
一杯貧家肴藪殊草草且須急飲春光催山陽

楊郎能舉白玉山亭亭終不頽城上從教傳鼓
柝室中幸未罄尊壘蒼煙橫樹月照席枝閒宿
鳥看佳客今宵花月不盡懽明日飛花滿園白
余亦東西南北人結交四海誰相親對君不覺
傾倒盡知君直任情性真君今西向丹陽道吳
山處處餘春好白門楊柳烏桕時兩鄉對酒遙
相思

靈雨篇謝明府禱雨立應賦此

天公百日封江湖老龍睡熟不可呼重潭魚鮪
半涸成三農衣食投洪爐去年衾裯易斗米今

三易集卷二 七言古詩

五

年米貴仍無襦兒童吁嗟父老泣道路籍籍將
焚巫邦君愛民真愷悌笑嚔常會神明意哀此
喁喁十萬家心知溝壑須臾事尋常羊雁護素
絲車如鷄栖亦委蛇朝來徒步謝冠蓋道旁觀
者爭歎咨吾君庶幾無疾病但恐日炙炎風吹
街前白日未移晷中心惻怛天應知金支翠旒
恍惚至後有雨伯前雲師旣沾城郭及原野平
鋪萬頃清琉璃田間婦子相顧笑吉貝可織稻
可縻南北征輪各萬里吳中何處無瘡痍海濱
獨荷皇天慈王室如燬父母邇白首書生見五

朝長携蓑笠伴漁樵年豐好作春秋社社中長
作太平謠

南翔里有八老人爲社趙陸九十四徐爵
九十陸淙八十五徐勲張樂俱八十四董
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陸球八十一居止
不一二里而耄耄相望日杯酒談笑以相
娛樂誠太平之盛事也詩以紀之

白鶴村頭春日曉香霧濛濛百花好蒼顏素髮
八老人花前置酒相傾倒笑說隣翁學語時追
談邑子知名早不知主客更勸酬爭引曾玄互

三易集卷二 七言古詩

二六

提抱今年孟春甲子晴占云麻麥俱豐成坐中
祭酒九十四敬辭社翁旨且清其間迭起拜更
祝但願脚健雙眸明桂林從事八十一只聞喚
弟無呼兄南村翳翳桑榆日出且持盃歸散帙
但課兒孫種黍苗何知道士食芝朮香山居士
有遺篇九十不衰真地仙公等康健逢聖世能
無旦暮歌皇天願炊香飯釀秫酒日奉杖履長
周旋正嘉遺事多訛謬欲問鑾輿南幸年

浴溫泉和館課

鶯啼燕語畫欲長山花澗草呈年芳良辰勝地

不可負況有朋好同徜徉石上清泉鑒眉髮輕
風澹蕩吹衣裳解帶臨流洗煩熯娟娟珠玉照
我傍平林蔥蒨蔽白日使我坐久心神涼長歌
互答歸去晚若奏金石相鏗鏘人生豈無當世
志吾道行藏命所制鳳鳥不至麒麟已安用皇
皇強從事我行洙泗思其人舞雩沂水盡飛塵
只有尼宣庭下檜猶記經今幾暮春

憶昔行

藤花搖曳接林丘公子瓊筵出綵舟妓女紅裙
金屈膝妖童綠幘玉搔頭清歌妙舞教春住紫

三易集卷二 七言古詩

二七

霧青烟盡日浮撩亂韶華阡陌上遊人不去去
人番嬌紅嫩綠總陽春中有芳華更絕倫醉態
乍憨還乍慧多情含咲又含嚬三春細笋成纖
指百和濃香出絳唇相對相看尤恨遠不言不
笑尚愁人維揚過客去如麻可憐俱未識瓊花
一朝名落繁華子繡轂雕鞍相蔽遮雕鞍繡轂
何倚徙共羨穠花憐艷蓋誰家庭院愛芳菲移
向玉墀銀砌裏玉墀銀砌自生香朱闌翠檻有
輝光春蘭秋菊隨時好暮雨朝雲此日長番賓
共醉鷓鴣杓送客全歸玳瑁牀少婦鏡中消粉

黛詞人筆底費篇章憑君試問漢江濱交甫先
從解佩親自倚多情膠漆固寧知片語隔胡秦
微瑕詎掩連城重寸穎何傷錦段新不爲青鳥
啣書去翻作蒼蠅點玉頻胡鴈初來海鷺違君
家秋思轉霏微朱樓繡戶鴛鴦睡碧澗銀塘翡翠
飛却恨紗窗開曙色長愁綉幙放春歸願言
千載長爾爾莫妬傍人有是非

與僧論禪偶成

西來密意如虛空恒沙國土人人同厭離此地
慕彼岸正是沒溺波濤中若云得者卽非得何
具繫影縛飄風飢時持鉢次第去渴卽煎茶鑪
火紅我今住處真樂國安用惘惘分西東遙看
日落想佛土黃面瞿曇笑殺儂

沈廷錫七十代

君家田舍臨江邊鷄鶩啄啄魚蝦鮮機杼欲休
看落月纓鉏爭出開朝煙卧聽兒曹誦經史如
憂金玉鳴朱絃七十老翁口晏坐時復弄筆理
殘編憶昔傳經傍水竹回首三朝半百年君作
老農守二頃我對公車七至燕往來依稀竟成
夢空餘白髮雪垂肩世間誰人稱得意戴笠乘

車亦可異羨君出入不須扶燈下能辨牛毛字
少好縑緗老尚然不欲遺經空墜地況有璫瑛
出戶庭手加琬琰令成器江南好景唯重陽黃
花欲笑橘柚香當時與君讀書處蒼蒼桂樹參
高楊白頭兄弟難數面今我不樂去日長子孫
富貴各有命老馬莫教駒騰驤君至老猶好觀
制義戲及之
蘭筋早晚入天廐金羈玉勒生輝光

三易集卷之三目錄

五言律詩 凡四十七首

秋雨過徐爾常園再宿海曙樓八首

弇園看牡丹

西郊卽事

宿直塘

宿光福寺

過鄧尉山下

結草庵

竹塘寺

三易集卷三目錄

從消夏灣至包山寺

太原公東園二首

再過東園

舟阻雙溝日過陳學究有贈二首

漁陽二首

送王喬島之延平

張叅軍舍中觀梅

飲湯仲光中貴二首

龔方伯石岡別墅三首

姚允初觀察海月樓二首

過圓通寺

虛菴比丘六十二首

過省修禪室小憩

秋日與吳東美盧君一過時聖昭四首

護國寺看牡丹二首

集繪影樓

東林卽事

同聞初過如筏方丈二首

同龔廣文應民集時聖昭樓中三首

南樓夜集二首

三易集卷三目錄

五言排律 凡十二首

壽吉安曾太宰何侍御屬賦

壽沈春里七十

丁吏部之母六十

徐隱君古岡別業

送韓明府入朝

申文定公祠

贈醫者陳抱元

嘉樹堂稱觴

上謝明府

送孫初陽還朝

挽敬玄比丘

壽張黃鶴七十

三易集卷之三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三目錄

三易集卷之三

五言律詩

秋雨過徐爾常園再宿海曙樓八首

高樹喧風雨南城颯早秋忽思開小閣尋報遣
輕舟響屨迴廊靜圍棋散帙收曲房長宿處解
帶恣淹留

面北層軒敞携尊對斷涯暮雲栖睥睨秋水沒
兼葭複道傳鯖鮓迴屏隱琵琶自誇能辨曲移
榻傍人斜

老入歡娛地誰能讓少年向來離思盡今夕趁

三易集卷之三

繁絃坐密宮商切情忘笑語顛酒酣伴潦倒雙
倚侍兒肩

醉覺悲歡集情驚歲月奔君初生鳳穴我正託
龍門帳後看歌舞尊前奉討論池邊松檜樹應

共故人言

地僻無雞犬蟬聲報曙光林間停絡緯草際散
牛羊摧枕呼棋局臨牕理筆硯日高隨臥起賓
主各相忘

久傳金粟影白日出祥光度來瞻禮開龕覺
妙香始知尊像教無語示津何日沾甘露清

涼徧十方

主人能愛客臨去轉遲延酒伴仍飛札歌兒更理絃高楊飄宿雨遠水澹寒煙良會何容易寧辭再醉眠

晶晶波煙澗陰陰竹樹寒庖人扇鮭脯小史篋衣冠欲別頻爲約斯遊豈意聞秋風吹早桂未覺後期難

弇園看牡丹

春陰拂草輕曉色趁花明舊種多留姓新枝半未名彩雲終不散香霧自長生豔絕寧辭醉全

添粉黛情

西郊卽事

出郭二三里多爲樵採家人閒收鷓鴣麥客坐散鶯花鶴下新秋水鷗眠淺草沙爲農堪自老至此一長嗟

宿直塘

雨後稻梁好霜前魚蟹饒密藤全隱壁生枯柳臥成橋樹裏方爲市籬間暗上潮田家秋作罷燈火各相邀

宿光福寺

步屨來禪寺千山淨落暉老僧迎客語棲鳥覺人飛遠火穿青靄疎鐘出翠微下方羣動息鷄犬漸依稀

過鄧尉山下

桑柘陰陰徑蠶眠晝掩門薄雲含古寺微雨入前村曲澗通秋水疎籬護果園隔林方問路無奈鳥聲喧

結草庵

萬堞暮煙碧雙林秋色黃梵音來別院幢影入寒塘客至看碑石僧歸抱藥囊咎人池館盡無

處問滄浪

蘇子美滄浪亭正在此地

竹塘寺

古寺依荒草淒涼斷客行陰蟲吟畫壁宿鳥入雕甍美竹多題字寒花不識名青鞋尋勝事欲遍闔廬城

從消夏灣至包山寺

渺渺蒹葭白村村橘柚黃橡林新子落茶塲正花香小築常山麓哀泉度石梁從來登眺熟安穩臥僧房

太原公東園二首

累日厭人事殘春憐物華壺觴來別墅菜麥散
晴沙鳥語對橋竹魚啣臨水花老思棲隱處真
欲問東家

冉冉野花落悠悠溪水香古藤綠樹立新竹共
入長荷燕驚棋去遊蜂趁酒忙流連待明月清
露濕衣裳

再過東園

春暮意無賴轉憐新綠蓼竹陰長欲雨花氣不
因風臥看營巢鳥行逢結網蟲櫻桃三月盡滴
滴欲舒紅

三易集卷三 五言律詩

四

知是午潮落小谿鳴咽流綠蘿留薄暮紅葉報
深秋新月遠林角夕陽高樹頭平生丘壑意一
到一消憂

舟阻雙溝日過陳學究有贈二首

黃河真似帶半月五家村野曠無春色沙平辨
水痕閒過看課業久坐習方言此地猶淳朴堪
營十畝園

魚兒依淺戲雉子隱沙行獨立防崩岸相逢問
去程居人如故舊童稚喜逢迎每日供園蔬多
慚未識名

漁陽二首

住久漁陽郡朝朝望白檀朔雲秋色早邊月夕
光寒館伴能胡語降夷學漢冠人傳魏武帝於
此破烏丸

邵伯湖邊柳來時戴勝啼燕王臺下草到日阜
螽斯旅服因時節方言辨魯齊不將鄉國異唯
有五更雞

送王喬弼之延平

人傳南劍外樹杪落寒泉萬里蘼蕪老千村橘
柚懸朝衙啼鳥集夜閣嘯猿還百丈多嘉石歸

三易集卷三 五言律詩

五

應取壓船

張叅軍舍中觀梅

何處尋春色南隣傲吏家牀頭存竹葉屋角列
梅花喚起憑朝鳥酣歌到晚鴉但令饒樂事不
恨在天涯

飲湯仲光中貴二首

小徑絕人跡一庭秋色深大官傳食譜孤客愛
鄉音不及禁中事因知塵外心此間良會少莫
惜夜沉沉

此日知休沐叩門驚鳥棲重尋前散帙更喜見

新題君有僧詩夕照留高閣秋煙冷大堤莫嫌
歸去早客舍貫城西

龔方伯石岡別墅三首

閒說溪山好南塘第五橋夕陽明隴首寒靄帶
峰腰鵲對開樽喜魚驚弄槳跳謝公丘壑意不
欲異漁樵

五里延林薄孤亭島嶼分平波宜蕩月複嶺歛
生雲酒氣中流散棋聲隔岸聞微風動荷菱珠
露白紛紛

密竹疑無徑高梧別有隄酒肴隨意設圖史若

三易集卷三

六

爲攜老鶴衝人怒新鳩應母啼東家如可問終
日共攀躋

姚允初觀察海月樓二首

城闕晚霞盡樓前黃葉殘蛩聲悽露下雁字滿
雲端皓魄沈潭靜清輝入座寒美人隔秋水無
夜不憑欄

魚動一池月鳥投三徑煙獨吟楊柳外離立薜
蘿邊掃石成聯句臨流理釣船樓居無限意只
在市朝前

過圓通寺

禪院碧梧合我來朝露晞日長思臥簟風起欲
添衣中坐佛光現隔牆人語稀南林諸長老同
待夕陽歸

盧菴比丘六十二首

瀟灑招提境元非別有天梵音挽市語旛影挂
炊煙不離有爲法長依無相禪君看塵土內灼
灼出紅蓮

欲證西來意何曾在買山長將千佛諦普施四
民間有客敲鳴磬無人獨閉關旃檀留像法朝
夕對慈顏

三易集卷三

二

過省修禪室小憩

禪堂初解夏晝日尚關門棲鳥依禪定鳴蟲樵
梵言奕棋留客久奇字倩君翻再到曾遊處蒼
苔識履痕

秋日與吳東美盧君一過時聖昭四首

榆柳陰陰處中藏五畝園白蘋生廢沼黃葉覆
衡門臥犬憑人過鳴禽亂客言幽居太寥寂宜
且置琴尊

爲問園中樹何能免苑枯雲霄須得路日月且
窮途翰墨留塵迹方書滿坐隅君看伏櫪馬未

驥亦踟躕

相望碧雲合小樓徂暑殘法書森劍戟棋局響
琅玕名果襍菱芡晚茶含蕙蘭胡琴先有約會
向月中彈

咫尺南唐路蕭疎可散愁乘秋頻步屨醉月正
宜樓塔上浮煙斂城邊夕照收玉人當此際取
次奏梁州

護國寺看牡丹二首

小院隱禪寺豔香聞入門相看如舊識不必在
能言照坐慶雲合沾衣朝露痕只應散花女於

三易集卷三 五言律詩

八

此關嬋媛

去歲賞花跡猶留庭際苦僧寮多好事我輩數
能來豔粉落碁局殘香凝酒杯更憐圖畫裏不
受老相催

集塢影樓

小閣茶煙起松風繞素屏開尊談舊雨落筆見
華星白首同傾倒紅顏屢醉醒每逢歡笑日真
覺洽形神

東林卽事

蘭若南城曲秋深更寂寥碧梧全覆尾紅蓼正

當橋野雀羣分飯栖鳥欲定巢田家收穫日長
老助芟薹

同聞初過如筏方丈二首

一畝招提境翛然夕照間乃知求淨土何必在
名山積雪木綿白含霜楓葉殷君家西廊外應
共暮禽還

未問彌天事且看冰雪容經行畱芍藥寺有木芍藥
諷詠秀芙蓉近水寒花發綠堤落葉重遙知君
到寺暮靄出疎鐘

同龔廣文應民集時聖昭樓中三首

三易集卷三 五言律詩

九

城郭尚殘暑小樓迎晚涼林煙連雉堞秋色正
蒼蒼脫略憑諧謔逡巡守令章不愁歸路遠白
月滿南塘

中歲酒徒散開樽不解憂相逢當此夕盡醉答
新秋水葉傷年事蘭香竟日畱從今風月好把
盞憶茲樓

讀罷五君詠

壁書五君詠

殊深千古情隨波無礙世

放浪有涯生不挂眼前事何論身後名況逢稽
阮輩寧惜酒杯傾

南樓夜集二首

市隱浮煙碧樓迎返照紅鸞聲傍舍外效語曲
房中風定塔鈴寂月沉街鼓逢翠睂頻感意不
待語言通

自管論交地何須齒髮同贈詩堪永日談笑欲
生風正值三餘暇應知六菽通鴉雛成羽翼容
易絕雲空

五言排律

壽吉安曾太宰何侍御屬賦

章貢交流處仍生命世賢代傳雕虎業家有畫
熊駝蚤遇風雲會長依日月邊祥刑停五百曲

三易集卷三

五言排律

禮輯三千冢宰還分職羣僚共在甄玉衡森布
列冰鑑肅高懸作貢看王會調羹奉御筵千公
知有後廣漢治無前北極分旌鉞南巡盡幅輿
蠻夷俱叩地父子不同川衆意思全瓦孤忠恐
事權豹藏因霧雨鴻舉絕雲煙白簡浮言息玄
纁奉賜還歲寒臣節見時異主恩堅紫禁聽
移履青宮切細旃行藏時序爾道德日星然大
海寧辭蠡華堂始兆鯨通名稱弟子正席儼神
仙宦拙甘投放師資敢棄捐心常瞻北斗日欲
駐南天曉氣金臺爽晴霞玉笥鮮遙將一樽酒

獻壽自千年

壽沈春里七十

別墅開榆社滄波帶草堂竹光搖几席花氣入
衣裳終緯催機杼鷄豚共稻梁煙雲供點筆日
月付持觴醉後能鴈鴒尊前典鸛鶴道心隨失
馬名利問求羊露泄尊羹好霜催菰米香安神
思老氏任意到羲皇夙有王猷興時過左氏莊
維舟侵樹碧步屨破苔蒼我自推耆舊君今正
壽昌願言諸葛輩時拜德公牀

丁夷部之母六十

三易集卷三

五言排律

間說東征處煙霞紫翠房岩頭承寶蓋晉江石
乳亦山上獻瓊漿歲月滌園賦晨昏漢署香輕
軒金粟近壽酒玉芝將藻鑑資皇極蒲輪切
衆望行看燕喜罷逐子入文昌

徐隱君古岡別業

屋下通潮洑脩然長者居滿城迎杖履環堵靜
圖書幽意義皇上高談魯叟餘開門多竹樹入
社半樵漁稻畝經霜蟹尊江入水魚清吟長據
槁安步且爲車百歲昇平世公卿恐不如

送韓明府入朝

東海今誰表聲華岱岳連鼎鐘垂世業金石貴
新篇易受田何說書從鼎錯傳人倫永鑑微物
望玉衡懸共喜安巢鳥真看耀火蟬禾生連畝
穗麥秀並岐稍賦沔均三壤農工急百川奔濤
驚組練棄地比金錢析義分澠水修詞出湧泉
磨礱勞粉錫筆削費丹鉛五鳳絲綸下雙鳧羽
翼翩暫令司鎖鑰行且秉衡銓弟子援車後兒
童臥轍前春秋尸祝盛琬琰姓名鐫有士談千
載爲民受一廛華門頻命駕華屋許開編薄俗
憑真宰清言儼列仙受知同買骨懷德在京鮮
二易集卷三 五言律 上

江邊

申文定公祠

社稷休明運還憑一个臣國華資黼黻王業富
經綸早歲逢黃石終年侍紫宸玉衡齊法象
金鉉藉調勻主德投魚水羣才附驥塵更張
霖雨洽論道日星陳禁地歌鴻鵠中原網鳳麟
泰階符瑞協帷幄折衝頻六詔西連蜀三韓北
向秦徂征伸赫怒欵貢異和親管在藏刀日時
常負斧戾勉從骸骨疏逾眷殿肱新御札重

封塋承筐別賜珍禮知宜祭社功合在明禋幼
婦碑當道先賢廟比隣往來多墮淚歌舞迭迎
神歲月祠前柏春秋澗底蘋雲車來彷彿世世
福吳民

贈醫者陳抱元

閒君高閣裏縹緲接羣僊北斗當牕戶南熏拂
簡編白浮滄海月青合泖湖煙六氣重斟酌三
因細幹旋清琴酬鶴唳秘笈是龍傳董禩栖山
谷韓康老市廛玉機宣妙義金匱得真詮杖履
千門待刀圭二豎捐上池曾入口元里欲隨肩
二易集卷三 五言律 三

汗漫人間世徜徉且百年

嘉樹堂稱觴詩

憶筭南橋下相過絕遠迎中堂詩酒社後閣杆
機聲樹色垂堂暗芸香入座輕煙霞容豹隱風
夜警鷄鳴晚歲辭人事清晨禮佛名今真稱秉
塞古有築懷清佩玉爲行節貽金笑滿籬每看
鳥鳥戲深喜鵲鵲情壽母鳩鳩並諸孫鸞鸞成
綺紈寧置意冠冕未爲榮稻畝珍味綻尊江翠
帶羹能令顏色好何必飯青精

上謝明府

聞說金峨嶺煙霞接洞天降神生俊傑名世佐
清平獨冠登龍選爭觀變豹篇 詔分鸞鳳集
名重鸞鶴聯物望水壺瑩人倫水鏡懸陰陽俱
協律大小各調絃澍雨隨軒蓋慈雲覆幅幘黍
苗羅野外桃李滿門前降福同真宰儀刑儼列
仙深心知御馬善政似烹鮮萬戶勤耕鑿三時
樂晏眠壽觴逢此日扶杖祝長年莫怪歌謠拙
應教邑乘傳

送孫初陽還朝

爲問封疆事誰分社稷憂邊情如刺蝟國命在
三易集卷三 五言律 四
雕鳩憶昨初投筆乘時試運籌指揮憑羽扇談
笑撫旂裘閃電生機械連雲列戟矛一臺當要
害千里賴綱繆烈士匡君切讒夫與敵謀園林
隨杖屨部曲解兜鍪萬國供仍急三韓戰未休
迷途思老馬入谷見鳴騶綠野眠方穩蒼生望
欲醺鸞鶴相逐日鴻雁正橫秋勝筭輸帷幄精
誠動冕旒君看黃石略儒者竟封侯

挽敬玄比丘

雪暗招提路悲風起薜蘿禪牀猶伏虎法席靜
鳴龜妙偈傳沙界浮生竟逝波漸看麻麥少留

別苾芻多任取三乘去難逃四大和慈心存忍
草淨業比新荷大士方含笑羣生盡涕沱悟時
當自度隻履過恒河

壽張黃鶴七十

古道今誰嗣斯文有大方青雲圖戶牖白雪灑
縑緗道氣從玄祖儒宗學素王一身皆黼黻千
首協官商入水剌犀象凌霄翥鳳皇太山榮桂
樹幽谷采蘭芳自抱荆山璞寧求渭水璜授書
俄作市通德別名鄉我亦耽蟲篆君應許雁行
白駒如可繫黃鶴且相將討論千秋事周旋萬
三易集卷三 五言律 五
壽觴少微呈象處百里接滄浪

三易集卷之四目錄

七言律詩 九一百三十九首

辛丑八月之望四明相公第紫牡丹忽發

一花同諸詞客賦四首

九日集海曙樓奉和徐宗伯公韻

九日海曙樓觀練士戲東同遊諸子

同宗伯公野外觀秋色命諸子先賦

同宗伯公汎舟

弘濟寺參守心禪

程相如奉 詔諭暹羅等入國還居錢塘

三易集卷四目錄

大風雨集李茂實第和程孟陽韻

李茂實水亭初成同程孟陽登眺

薛侍御出按貴州便道歸雲南省觀

送袁將軍歸中都有感

壽施罔卿礪菴

送友人之任潮陽

大內

大閱

觀長至節朝天宮習儀和李翰林

送向蔣崧之任寧洋

懷申敬中職方

新正三日潘太常得子戲贈

顯靈宮

過閩真人故居

陳思俞招飲精舍出圖畫珍玩相示二首

送朱考功視學江右因歸構李省觀道經

吳門

同項幼輿諸君集康季修精舍得陽字

項幼輿同程仲貞登顯靈閣望西山積雪

以路滑不果因過敝止小飲賦得陽字

三易集卷四目錄

送李將軍之任金山

送黃翰林 冊封 秦王因奉右史致仕

歸蜀

壽袁參軍

秋夜憶早朝和曾退如館課

憶江城梅花和文少玄館課

答申敬中二首

送史錦衣南還二首

送武殿卿遷仁化令

諸儀部六十

送須君美北上二首

遊金山與婁子柔須君美龔仲和留宿數

日得詩四首

上元城隍廟觀燈

孟先姪餞程孟陽之廣陵雨不得赴

送孟陽之廣陵

迎春日懷胡明府

過胡侯生祠

圓通寺納涼

又賦衣字

三易集卷四目錄

送王遜之入朝

遜之子周歲

甘錫五十二首

賀馮將軍

鮑谿甫話舊

婁江看桃花感舊遊

徐爾常子晬盤之朝題贈

沈公路于宅後營十畝之園日吟眺其中

近疏魚蟲鬪事賦贈二首

吳太樸西城別業

同龔廣文應民集曹忍生齋中賦年字

送侯起東使楚還朝二首

送侯豫瞻赴選

九日漫賦四首

送朱敬輅權荊州

遺芬閣看薔薇花

聖昭有詩多憂生之嗟聊用其韻戲爲怪

語解之

汪汝澤邀同纂問志余先歸和應仲鵠韻

留別

三易集卷四目錄

沈公路山園新成得趙凡夫篆額更有所

聞走筆訊之

壽貴池王進士母

題姚觀察允初市隱園

壽張博士

寄陳京兆

集公路園觀伎次孟陽韻二首

壽趙節婦徐子厚母

同何康侯過遺芬閣卽事

中秋夜集用聖昭韻

除夕次聖昭韻

元旦次聖昭韻

陳氏兩世入社祠

送沈叔資北上兼訊其尊人吏部

須尚寶君美生日二首

飲燕超閣

賀四明謝封公

沈友峯七寮

移兩梧植庭中東仲和

吳東美邀看護國寺牡丹

徐爾常招飲薔薇下

遺芬閣夜集

和東美壽余之作

薔薇花下醉題

和聖昭往西山留別之作

看霽霞閣後玉蘭東孟陽

過金爾宗園用前韻

霽霞閣遇雨夜歸再用前韻

看梅東孟陽

壽張御史母夫人

送謝明府入覲二首

送青浦鄭明府入覲

觀妓戲作

送胥博士之任平鄉

和錢受之悼鶴詩二首時將赴朝命

佛海比丘有詩言休夏後復出行脚次韻

留之

秋日謝明府招飲北郭水亭

寄瞿起田省中

和沈公路除夕元旦詩二十二首

三易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

辛丑八月之望四明相公第紫牡丹忽發
一花同諸詞客賦四首

楓葉初酣齒齒殘一枝濃豔動長安彩雲欲拂
青油幕珠露新承赤玉盤秋半只愁霜信至夜
深還怯月光寒已教繪事留殊絕貌與黃花共
藥闌

別院氤氲紫氣濃畫屏銀燭影茸茸重看玉砌
春風面正想瑤臺夜月容絕艷久知凌芍藥多

三易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

情更欲殿芙蓉秋花無數王侯第盡覺蕭疎意
態備

身惹爐煙出建章別聞花氣繞迴廊秋蟲未識

難禁眼社燕將歸正斷腸天上紫微堪比色月

中丹桂自分香明朝賦就清平調好獻君王萬

壽觴十七日是萬壽節

秋入樓臺暮景清朦朧香霧別含情涼風娟娟

胭脂冷曉露熒熒錦繡明千載魏家猶係姓一

時燕市欲更名須知相府禎祥協又道仙人頃

刻成

九日集海曙樓奉和徐宗伯公韻

重陽寂寞絳萸囊邂逅登高共舉觴千堞曙煙
消紫翠萬家秋色正蒼黃鵝衣屢得同佳節燕
石焉能報夜光更喜明朝饒勝事還携歌舞出
林塘

九日海曙樓觀練士戲東同遊諸子

最高樓下瞰屯營九日轅門赤羽明綺席遙翻
弓劍影清談雜入鼓鼙聲昨看虎帳心猶壯曾
學龍韜世已平却笑壯夫投筆意時清寧作一
書生

三易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

又二

同宗伯公野外觀秋色命諸子先賦

芙蓉花綻桂花飛落日平原秋色微曲徑危梁
同步屨綸巾羽扇雜逢衣花間度曲香風動樹
底張燈碧霧微先許巴人歌勝事恐聞白雪和
應稀

同宗伯公汎舟

翠釜金壺滿畫船千家指點羨登仙陰陰柳色
停輕蓋細細荷香落綺筵鳥和嬌歌啼近樹魚
窺麗質入深淵後堂卮酒虛相對今日欣陪樂
事偏

弘濟寺叅守心禪師

礪道陰森遶碧林危樓縹緲嵌青岑驚濤入壑
聲如闔絕壁臨江勢欲沉楚蜀舳艫簷下泊齊
梁碑碣草間尋六朝舊事休惆悵且向山僧問
照心

程相如奉 詔諭還羅等入國還居錢塘

扶桑日出夾朝霞海外侯王擁使車帳下蠻奴
臨漢宇燈前伎女按胡笳携歸貝葉供詩草采
得芙蓉比劍花每對江濤思戰處三千組練列
平沙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二

大風雨集李茂實第和程孟陽韻

雨急風顛七月寒愁來搔首不勝冠魚龍繞坐
吹雲霧鳥鵲投入避羽翰江喧霹靂緣崖鬪海
坼波濤入市看吳地蒿萊今極目漢家應有教
農官

李茂實水亭初成同程孟陽登眺

曲檻迴廊向水亭蕭然秋色在郊垌雨鳴碧沼
搖環珮煙拂青巒點畫屏魚戲浪花浮復沒鳥
來簷竹語還停相期白首頻來往更擁紅顏與
醉醒

薛侍御出按貴州便道歸雲南省觀

繡衣持節出長安南入牂牁路萬盤重箐濕雲
常欲雨點蒼晴雪不知寒登車自掃豺狼跡問
寢應彈獬豸冠遙憶樹頭新酒熟刺桐花下正
承權

送袁將軍歸中都有感

憶昨關河風月清樓船相送鼓笳聲牙旗夜過
彭城市羽箭秋鳴鉅野營冀北沙塵長作客淮
南烽火未消兵小山桂樹堪招隱萬里能忘對
酒情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八二

壽施罔卿礪菴

廿載逍遙日月閒歲星重見在朝班秩宗典禮
三千事車府和鑒十二閑早愛煙霞辭北極曾
聞霧雨隱南山芙蓉湖水清相映手撫長松獨
往還

送友人之任潮陽

涼雨連宵木葉聞征帆渺渺挂秋雲山中桂樹
堪畱客嶺外梅花正待君海畔暫看鸞鳳集潮
人重見鱷魚文天涯兄弟相思處目斷長風送
鴈羣

大內

雙闕晴雲紫翠重中天樓閣繡芙蓉金堦窈窕
留仙仗玉几清嚴奉御容青瑣閉來煙樹合翠
華臨處露花濃不須對此生惆悵豐鎬元爲萬
國宗

大閱

霸上朝光射錦袍平沙萬幕轟旌旄鼓聲忽動
龍蛇陣帷幄高談虎豹韜武騎千群增地險軍
聲百里沸江濤由來至理無忘戰謾道鯨鯢遠
遁逃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三
觀長至節朝天宮習儀和李翰林

羲和御日駐玄枵又見琳宮絳節朝千隊羽旄
龍虎仗九成蕭管鳳凰調瑞煙欲傍香爐合寒
氣偏依劒佩消禮罷逶迤歸紫陌共疑仙侶下
雲霄

陽回林澤報芳蘭縹緲瑤臺會百官佳氣近連
鵲鵲觀曉光初辨鸞鵲班自同謁帝朝元殿井
爲祈靈太乙壇萬國思瞻天日表明朝應御五
雲端

送向蔣崧之任寧洋

春秋繁露入長安東觀諸儒嘆不刊歸路正憐
瓜蔓綠到官應及荔支丹山前獨鶴穿雲唳闕
下雙鳬計日看聖代正須經術士君行早晚直
金鑒

懷申敬中職方

曲檻迴廊咫尺連春雲不動小樓前吳山對酒
宜今日汶水停舟憶去年顧我清狂空老大看
君道氣是神仙侯生不遇佳公子白首誰將姓
字傳

新正三日潘太常得子戲贈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四
春盤椒柏送參差忽報中閨正洗兒愛客滿堂
催置酒詞人受簡兢題詩聞君久作熊羆夢顧
我能知鳳驥姿却笑去年修禊日太常不醉不
齋時

顯靈宮

玄都五府傍彤闌碧落三宮象紫微法鼓近連
宮漏響爐煙遙接御香飛西山返照明金榜北
闕祥雲護玉衣更喜仙人樓閣迥長安車馬客
來稀

過陶真人故居

世皇中歲好神仙方士承恩玉几前特賜珠宮
開甲第頻分寶膳供經筵馬肝食後留精舍牛
腹書存剡墓田寂莫鼎湖松檜色經過此地一
泚然

陳思俞招飲精舍出圖畫珍玩相示二首

絡繹東南職貢來指揮還屬出羣材煙開汶嶧
閒搖筆浪靜河渠數舉杯寶氣早知從漢闕鐘
文曾見列齊臺清歌妙舞爲歡地遮莫城頭曙
鼓催

燕寢逶迤事事幽美人爲政自風流圖書盡出

三易集卷四

五

桓玄舸賓主重逢李白樓簷外峯巒分岱岳壁
間波浪動滄洲不期榮戟森嚴地偏得酣歌散
客愁

送朱考功視學江右因歸橋李省觀道經

吳門

桃花水長大江平襍被蕭蕭五兩輕坐鎮岩廊
糾百辟行開石室進諸生甘棠歲久軒車過橋
李春深彩服明今日上方頻請劍可因占氣覓
豐城

同項幼輿諸君集康季修精舍得陽字

巷南巷北日相望同調招携過夕陽三殿春雲
呈綵繡九衢積雪待壺觴情知朔氣消新歲醉
聽吳音憶故鄉遙識長洲燈火節梅花破白桺
條黃

項幼輿同程仲貞登顯靈閣望西山積雪

以路滑不果因過敝止小飲賦得陽字

西山積雪尚輝光有約登樓眺夕陽愁傷滑泥
回步屨却開環堵對飛觴簷牙喜鵲如談笑殿
角歸鴉任頽頽爐火正紅杯正綠莫虎園柳報
年芳

三易集卷四

六

送李將軍之任金山

海外風煙日日聞緣邊兵馬若星屯知君舊總
期門士出帥新分下瀨軍前部舳艫閒夜月戍
樓鐘鼓入秋雲長風萬里能相借直斬鯨鯢往
策勲

送黃翰林冊封秦王因奉右史致仕

歸蜀

虎符龍節擁旌旄西望秦雲太華高馬過蒲津
驕首宿鶯啼漢苑熟櫻桃王門上客皆珠履禁
掖詞臣賜纈袍更羨老親辭醴日安車同渡錦

江濤

壽袁叅軍

綠袍黃綬久徘徊南盡蠻煙瘴雨隈鳥道正從
三楚去龍標曾過五溪來春開萬壽供遊杖夜
釀千鍾給酒杯賓客滿堂方燕喜況逢天上彩
衣回

子進士子讓
方歸省觀

秋夜憶早朝和曾退如館課

漢官秋夜漏聲長正憶霓旌入未央金鑰欲開
環虎旅玉珂齊止入鵷行雲移繡扇承顏色霧
起香爐覽奏章此夕不知遊幸處共傳歌舞集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二

昭陽

憶江城梅花和文少玄館課

我憶南州歲月闌江梅此際欲衝寒詩成樹底
香風發醉踏林間豔雪殘愁聽高樓吹笛罷欲
教素壁寫圖看何時移種宜春苑同裛天家雨
露漙

答申敬中二首

憶昨離筵酒未消起看寒雨灑楓橋又驚冀北
蘼蕪老應念江南橘柚饒歲暮欲尋句曲道秋
來頻夢廣陵潮夜長燈火移宮漏獨詠君詩送

寂寥

春明二月柳飆飆記入都門正落暉歲序忽看
鴻鴈至江湖空有鹿麋群廣陽朔氣先欺客江
左風流獨憶君惆悵緘題相寄處長安砧杵動
秋雲

送史錦衣南還二首

皇州二月囀鵲鵲南去煙花處處迎合殿祥雲
留劍佩長河永日付棋枰金壺暖泛三清蟻玉
軸冥搜二酉鯖別後難忘春雪夜酒闌重聽艷
歌聲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八

澄潭百頃木千章石屋山前別有莊烏鵲當簷
迎客喜魴魚出水似人長曾看畫史丹青障錯
擬仙家紫翠房千里尊羹秋正美終期一醉習
池旁

送武殿卿遷仁化令

八月丹楓徧五湖涼風此日到蒼梧重泉過雨
鳴環珮絕壁含煙點畫圖會看群童調乳雉遙
知太史候飛鳬南中寶玉何須數自有詩篇比
夜珠

諸儀部六十

憶君三策動天顏
文彩淋漓玉几間
出處每同鴻鵠舉
聲名偏重鷺鷥班
歲時子弟爭携酒
朝暮君王欲賜環
此日題詩無限意
黃梅霧雨暗西山

送須君美北上二首

中流枕簟有餘清
萬里山河錦繡晴
洪澤芙蓉迎畫鷁
濟濱楊柳送啼鶯
朝隨劒佩祥煙起
夕對緜緜爽氣生
霄漢故人相待久
應知並馬入春明

歸來不放酒盃空
憶昨歡悵事事同
北郭步歸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乙

桃李月南池
畱臥芰荷風
曲終自辨宮商細
詩罷傳觀翰墨工
今日凄然相送意
恐拋佳節寂寥中

遊金山與婁子柔須君美龔仲和畱宿數

日得詩四首

鐵甕城邊白露深
江干雙槳趁秋陰
驚濤入峽聲方怒
絕壁憑虛勢欲沈
綠岸法幢搖倒影
隔江長笛送哀音
渡頭聚語分南北
波面驚呼定古今

貝闕珠宮咫尺分
蛟人機杆夜深聞
澄波落日

臙脂色遠岫餘霞
錦繡紋王氣近連
龍虎宅人煙微辨
馬牛群最高亭上
徘徊久紫翠氤氳
滿袖雲

百尺懸崖置曲廊
驚湍鬪石濺衣裳
風高旅鴈傳秋信
月暗驪龍吐夜光
檻外舳舻來楚蜀
巖間碑碣辨隋唐
江心氣候殊城郭
七月蕭森草樹涼

南徐急雨渡江來
淮海浮雲拂地迴
游客畱連中冷水
老僧指點妙高臺
凭欄似辨龍宮語
欹枕俄看蜃市開
爲借靈鼈方便力
慙移此地接蓬萊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十一

上元城隍廟觀燈

雲牕霧閣喜新成
況直良宵四美并
月榭參差絲管隊
星橋綵繡綺羅迎
煙花早放宜春苑
火樹平開不夜城
從此年年調玉燭
長將五福答蒼生

孟先姪餞程孟陽之廣陵雨不得赴

茅茨霧雨對愁顏
不是幽棲學閉關
徑草帶煙鸚鵡色
牆花沾雨鷓鴣班
氣蒸北郭明仍暗
泥沒南塘出更還
亦道暮年離別恨
難消一夕酒

杯間

送孟陽之廣陵

扁舟西去正愁霖十口驅人百感侵故舊逢迎
消客思新知款語作鄉音空王久已傳宗旨烈
士知應減壯心獨有窮令詩句好江山佳處且
長吟

迎春日懷胡明府

百隊旌旄曉色開千家笑語暖香迴新妝半隱
流蘇動雜樂遙聞綵仗回鴨綠水邊齊畫舫驚
黃隄上急傳杯東風一夜催花柳猶道西從茂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十一

苑來

過胡侯生祠

竹馬蹉跎又歲闌經營廟貌俯江湍春陽早爲
舒桃李伏臘知應薦蕙蘭過客徘徊畱賦詠居
人涕淚灑衣冠君侯長帶微酖色可道祠前酒
不乾

狄梁公入朝有酒色天后問公素不
飲何乃似醉公對或人酬臣耳

圓通寺納涼

僧院梧桐露未晞霏霏綠雪欲沾衣松濤繞座
消長畫樹石成圖對落暉北郭先生頻就枕東
林長老共忘機招提咫尺連闌闌竹几蒲團客

到稀

又賦衣字

曲徑禪房俗事稀龕前燈焰晝微微日長槐簟
頻舒卷風動幃幃竟是非茶鼎屢分萱草帶藥
蘭方晒薜蘿衣盤中肴蔌皆清美自說新從越
地歸

送王遜之入朝

春深宮柳隱西垣爭看三朝國老孫匡世絲綸
畱鳳閣在廷冠冕半龍門曾窮歲月通經術早
向雲霄報主恩若問廿年開濟事諫書猶有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三

淚成痕

遜之子周歲

去歲衣冠賀紫宸傳聞相府產麒麟太丘桂樹
芳華遠關尹蓮花采色新千載主恩畱劍履
百年家業在絲綸應知此後中秋月綠野堂前
燕喜頻

甘甥五十

十載西郊結草堂今從城郭卜林塘竹間露裊
琴樽潤花底風來翰墨香曾散萬金隨浪跡晚
依三寶學和光某丘某水行遊處手種新松百

尺長

高楊蔭合雜花明
隔屋歌呼是舅甥
三徑鷄鳴連曙色
一庭鳥語共春聲
東林笋向西林出
左个香飄右个迎
垂老只存門戶計
黃金何似一經成

賀馮將軍

紫綬黃章照海濤
平生軍務不辭勞
指揮立就魚龍陣
談笑徐分虎豹韜
橫海幾隨楊僕傳
家唯有呂虔刀
將門有將從來事
眼見兒孫盡錦袍

鮑谿甫話舊

慈竹蕭森已夢中
相逢草草去匆匆
玉機欲問精微義
珠貫還思律呂工
家在萬山黃葉晚
路經千里白蘋風
人間聚散尋常事
莫恨淒涼總帳空

婁江看桃花感舊遊

憶從桃塲汎輕船
紫霧紅霞趁早潮
彩鷁凌波圖畫裏
新鶯傍座管絃調
明朝紀事詩篇出
半夜分曹酒戶饒
一自風流雲散後
幾廻佳節暗中消

徐爾常子醉盤之朝題贈

去年今日火西徂
正夢熊羆入坐隅
曾是龍門形影切
又看鳳穴羽毛殊
重呼襁抱摩頭玉
却背笙歌弄掌珠
須有圖書傳世業
豈憑門第號華腴

沈公路于宅後營十畝之園日吟眺其中近疏魚蟲副事賦贈二首

春日遲遲翰墨林
中宵絲竹有清音
花蘂臥檻含風細
樹色當樓過雨深
散帙正管千古事
開尊聊寄百年心
巖前手自移杉檜
會見虬龍起十尋

參差洞壑隱樓臺
紫翠霏霏夕照開
舊注魚蟲畱副墨
新巢鳥雀勸傳杯
月移疎影波間藻
風動寒香嶺上梅
知有詩篇酬令節
東城春色早相催

吳太僕西城別業

雙林北去過橫塘
榆柳陰中結野堂
詞客投詩催小酌
侍兒按譜度清商
白雲繞座茶香合
蒼雪沾衣竹蔭涼
欲辦小舟容二老
筆牀棋局弄滄浪

同龔廣文應民集曹忍生齋中賦年字

雨餘庭樹欲生煙清簾圍碁送小年錄事新條
催急盞中郎舊譜入繁絃門生拂几畱題字野
老持杯咏贈篇有贈徐汝廉詩酒罷未愁良會遠笑
看波面出新蓮

送侯起東使楚還朝二首

今年臘月報春還官柳蕭蕭未可攀市酒醉辭
麋鹿侶郵籤催入鷺鷥班揚州月出笙歌裏岱
岳雲開綸畫間到日正逢燈火節中天星斗照
西山

三易集卷四七言律詩

二四

三九

五城雲色動旌旄九陌家家換舊桃憲府尚畱
驄馬跡詞場應問鳳凰毛玉河水長浮冰下金
殿爐消霽雪高此日故人携手處幽州新釀出
羊羔

送侯豫瞻赴選

皇州七月起新涼玉露金風紫陌長翰苑傳觀
花萼集征車繞出菱荷香霜前旅況逢鴻雁日
下惟迎北鳳凰賈誼竟當籌屬國須知早晚係
中行君兄弟皆有才名今選當得夏官故云

九日漫賦

大澤茫茫旅雁勞秋深黃葉滿亭臯風和烏雀
群呼食日落牛羊自下牢萬里懸軍長坐甲三
朝遣老竟藏刀野夫不識安危事且對良辰貴
濁醪

露下芙蓉映綠波誰家桂樹晚風多香粳垂穎
雲連陌古貝開花雪滿坡度索吳兒呈絕伎彈
箏越女嚮長歌重陽景物皆清美無奈蕭條歲
暮何

城北橫塘一徑斜天晴鷄鶩散平沙白蘋小岸
漁人舍黃葉連村佛子家行看比隣收紫稻欲
尋同社飲黃花船中可得畱于斛架上何須擁
五車

三易集卷四七言律詩

七五

蘆荻蕭蕭動早寒夕陽明滅一憑欄玄蛩泣露
依荒砌白雁傳霜下遠灘冠冕幾時通六詔甲
兵無日罷三韓南中禾黍多棲畝贏得連城鳥
雀惟

送朱敬韜推荊州

征帆春暮發幽州千里紅塵正斷流平楚對愁
蘆荻夜廣陵方及菱荷秋月明橫槊聞飛雀雲
際連橋欲蔽牛此地神仙常浪跡倘逢黃鵠莫

淹留

遺芬閣看薔薇花

新綠樓臺乳燕飛一年花事到薔薇尊前喜氣
生春色檻外輕陰放夕暉罰盞互酬人影亂更
籌頻換市聲稀朝來宿酒渾消盡祇覺餘香尚
滿衣

聖昭有詩多憂生之嗟聊用其韻戲爲怪
語解之

誰能浙米着長矛魚鼈成梁屨起樓閣說驅山
將過海卽看畫地好成溝虛空果結終難食頃
刻花開不久留驟雨飄風容易去一談一笑且
歸休

汪汝澤邀同纂問志余先歸和應仲鵠韻
留別

誰是詞林舊典刑君家落筆炳丹青早時已就
雕龍業此日兼通相馬經討論正如和麴蘖搜
羅真似貯參苓亦知驥尾宜相附無奈歸心滿
洞庭

沈公路山園新成得趙凡夫篆額更有所
聞走筆訊之

新秋一夜滿林園曲磴迴巒帶雨痕紅葉委庭
供翰墨綠羅緣戶蔭琴尊雲藏屋壁龍蛇動日
落衡門鳥雀喧聞說西山堪避世山僧來往竟
何言

壽貴池王進士母

大家家在九華山獨御輕軒紫翠間聞道飛星
開藻思喜看列宿奉慈顏行頒聖代金花誥
坐列門生玉笋班應是閒居多暇日周官疏就
絳紗股

題姚觀察允初市隱園

石頭斜日下澄波涼月紛紛滿薜蘿楊柳陰中
秋露落菱荷香裏晚風多千門滅燭調絃管六
院開尊醉綺羅街鼓頻頻猶未臥幽人乘興恐
相過

壽張博士

綠雲軒下受書時君髮垂肩我未髭豹隱南山
深自愛鵬飛北海正相期春霞繞筆生文彩夜
雨連牀幾夢思白首于今俱好在柳吟花醉莫
教遲

寄陳京兆

皇家閭闔九天開畱守還須濟世才保障又增
龍虎宅登臨頻上鳳凰臺卽看負弩前驅急行
待持衡後命催萬戶千門歡解慍薰風此日自
南來

集公路園觀伎次孟陽韻二首

古藤曳水漾波文重碧殷紅黯不分曲罷停杯
邀莫雨詩成繞筆起春雲晚涼冉冉生絢扇穠
露盈盈哀繡裙每歲落花無限恨今年花落喜
逢君

殘英被砌雜成文春色三分去二分徑竹清陰

三易集卷四上言詩

六人

頻滴露庭柯當午欲生雲佳人密坐香連袖醉
客跟蹤酒濺裙私語莫愁停兩漿春宵不可暫
無君

壽趙節婦徐子厚母

春深庭院盛羣芳賦就閒居淑景長彤管已知
方白雪書觴應爲擣玄霜燈前素手猶勤績鏡
裏紅顏早罷妝旦夕懷清當賜號共看潛德有
幽光

同何康侯過遺芬閣卽事

朱闌畫閣水西頭憶昔從容數晏游野市饑鴉

啼睥睨隣家吠犬護林丘相逢列燭方歡笑寄
語回船少逗留酒醉曲終人去後薄雲疎雨不
堪愁

中秋夜集用聖昭韻

秋雲捲盡暮天高庭院聲沈絡緯勞顧我衰年
徒飽飯看君意度似醇醪風流數子難常合月
影三人定幾遭知是新京催桂樹未須招飲歎
牢騷

除夕次聖昭韻

鳳曆初頒報履端滿城椒柏送餘寒殷勤繞郭

三易集卷四上言詩

元

黃金縷珍重高門白玉盤賽酒正酬詩草罷圍
爐徐看燭花殘江南蘋綠春歸早已覺東風送
綺紈

元旦次聖昭韻

關山雨雪不勝情況遇良辰百感生野店斷雲
聞雁過河橋殘月候鷄鳴久知物論難兄弟重
被君恩荷聖明芳草萋萋應有夢惠連詩思
正縱橫

伯氏方

陳氏兩世入社祠

松杉落落兩賢祠岸芷汀蘭薦歲時白月穿簷

明列像蒼煙覆戶隱遺碑千秋涕淚批鱗疏一代人倫用羽儀彷彿吳山寥廓夜雲端前後駕文螭

送沈叔資北上兼訊其尊人吏部

花酣柳醉滿吳山燕語鶯啼接漢關計到帝城三月暮行瞻親舍五雲間初長日景添行色乍暖風光助壯顏此去不煩慈母線明年應換錦衣還

須尚寶君美生日二首

蓬萊宮闕五雲屯最是儀曹近至尊手捧帝星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三

臨萬國身參卿月傍三垣宵衣入對仍封事畫錦歸來又拜恩縱愛東山難久住君王六璽有司存

處處園林橘柚香孟冬風日似春陽某丘某水頻遊履多壽多男各進觴舊社每招猿鶴侶新恩催入鷺鷥行明年此會應西笑節鉞參差出尚方

飲燕超閣

林壑蕭森節序催高雲落日一登臺蒼煙古堞歸鴻集白露橫空旅雁回巷陌微茫人語寂招

提咫尺梵音來長年木葉關心事此夜寧辭急罰杯

賀四明謝封公

日月湖邊有隱居雲中忽下紫泥書國恩不在推三釜家學從來富五車闕下絲綸呈御座堂前繡繪照州閭吳人只喜承恩早粵地爭言種德餘

沈友峯七袞

水竹居中早識君翩翩彩鳳出鷄羣諸昆正笏鵷鸞列累世遺衣獬豸文屋外漣漪宜弄月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三

前巖岫欲生雲相期百歲桑榆日南舍歌呼北舍聞

移兩梧植庭中柬仲和

新種梧桐已十尋隣人相喚撫瑯琳朝來雲霧生簷際夜靜波濤振海音坐愛筆牀添秀色携來棋局就繁陰應知歲暮生秋思賦得詩篇倚樹吟

吳東美邀看護國寺牡丹

春事將殘更可思禪房花發恨來遲彩雲拂檻娟娟麗香霧侵衣裊裊垂中日布施依像法夕

陽歸去各肩隨知君愛惜芳菲節西園薔薇待
謝苑

徐爾常招飲黃薔薇下

雨過池塘洗綠陰薔薇亭畔晝沉沉群魚生子
多依岸宿鳥衝人遠入林香氣襲衣清醉思令
章催鼓作繁音夜闌重遣迎歌舞坐看前溪碧
靄深

遺芬閣夜集

楊花如雪灑千門狼籍芳菲覆草根文簾正閒
搖樹色履綦重到沒苔痕迴風入座隨歌曲澹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三

月當牕照酒尊追憶去年逢此夕玉人微醉送
黃昏

和東美壽余之作

里巷浮沈異隱淪虞翻骨相本嶙峋三朝歲月
當平世十畝丘園付逸民移竹成林聊自蔭鶯
蔬得米未全貧老來真自知齊物蒲柳何須羨
壽椿

薔薇花下醉題

薔薇花下送春回畫閣筵排好會催折東正愁
陰霧合傳觴初喜晚晴開白雲欲傍茶鐺出紅

雨偏隨酒觥來最是玉顏相對久不言不笑恨
難裁

和聖昭往西山留別之作

獨向西山度小年老僧休夏每安禪客來共醉
杯中月人定閒看鏡裏天竹塢煙消鳥鵲喜松
堤晝靜鹿麋眠君行好待楊梅熟滿貯冰盤枕
簞邊

看霽霞閣後玉蘭東孟陽

林間客至萬花迎玉樹偏當夕照明歸去薄煙
橫野渚回看香霧裏春城明朝更赴壺觴約此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三

日須誇展履輕意欲煩君留繪事紅顏扶掖白
頭行

過金爾宗園用前韻

朝夕相過絕送迎況逢佳節近清明巡簷我自
諸三徑閉戶君仍擁百城燕語鶯啼春事鬧煙
消日出曉寒輕卽看桃李家家好莫怕欹危處
處行

霽霞閣過雨夜歸再用前韻

蒼苔被徑少逢迎此日新花照眼明催喚急觴
開北閣已聞嚴鼓動東城休嗟步屨歸途遠京

有籃輿傍險輕桃塲柳堤吟眺處夜闌隣犬怒
人行

看梅東孟陽

東城臺榭入春來歲歲携尊爲早梅我已婆娑
三徑發君方迢遞八年回共操醕酖酬佳樹寧
忍馨香委積苔從此老懷如嫩蕊便教風雨亦
須開

壽張御史母夫人代

六朝遺事滿長安日御輕軒處處看彤管畫長
成漢史絳幃春暖理周官鯨魚屢動聞清楚解
豸徐徊問薄寒玉筍班中爭授簡自知白雪和
應難

送謝明府入覲二首

元辰鸞輅御青陽五色祥雲捧玉牀扇影徐開
龍鳳表爐煙旋繞鸞鵲行 皇威已靜玄菟外
廟筭方陳白獸旁聞說屏間題姓氏中興須仗
股肱良

霜落楓橋木葉閒燕齊雪霰正零零吳州父老
思靈雨公禱雨立應漢闕公卿覩慶雲北渡曉
迎鴻雁陣南還春到鹿麋群賜金增秩尋常事

莫負兒童竹馬勸

送青浦鄭明府入覲

新城宮殿切雲霄帝日初臨萬國朝千隊羽旄
龍虎仗兩階簫管鳳凰調才名楚地齊王粲政
譽吳人擬鄭僑若問東南材賦事民間幸未第
車輶

觀妓戲作

庭院陰濃起暮煙畫屏銀燭照嬋娟壺觴錯落
醺良夜履舄交加任少年自詫獨經投果後相
逢同在破瓜前園林春晚增顏色只爲新花一

樹鮮

送胥博士之任平鄉

黃梅殘雨濕征蓬楚水吳山彩翠中江令宅邊
楊柳月謝公堤上芰荷風朝參漢闕雙鳬近控
引漳河百雉雄獨有門前桃李在欲留遺像素
王宮

和錢受之悼鶴詩二首時將赴朝命

城郭人民故宛然欲栖珠樹去翩翩初疑帶箭
還山早正值啣書赴隴年蕙帳寂寥寒夜露松
巢搖落冷朝煙竟無別語留華表魂斷衡陽紫

蓋前

碧山學士近巖居聞說周旋爲簡書忽訝九臯
聲久寂方知千歲語還虛華陽瘞處遙爲伴綴
嶺歸期倘告余惆悵蒼苔畱足蹟群鳬乘雁總
紛如

佛海比丘有詩言休夏後復出行腳次韻
畱之

欲采芙蓉幾日還紅蓮近出淤泥間降心且向
蒲團坐裏足從教草屨間自取六根栽淨土何
曾三藐在名山此中種就菩提樹結果開花任

意攀

秋日謝明府招飲北郭水亭

玉杯錦席集園林共喜君侯管籥音百雉幾年
成保障雙鳬多暇好登臨玄蛩入夜催機杼白
雁來時憑杵砧爲有陽春畱井邑秋高不覺氣
蕭森

寄瞿起田省中

江頭蘆荻晚蕭蕭正憶幽州雪霰驕燈火夜裁
時政疏玉珂晨赴午門朝青箱故事存三世白
簡新章肅百寮自得爭臣光聖治已看膏澤到

漁樵

和沈公路除夕元旦詩二十二首

和戊午除夕

草色細縷欲趁入枝頭鳥語漸相親和風已報
三陽候朔氣先消十日春催喚濁醪畱座客起
看列炬照田神最憐寂寞楊雄宅閉戶年年著
述新

和巳未除夕

家家守歲共懽然明日相過又問年金剪夜深
猶綴綵布衾春暖欲除綿兒童置祭酬詩稿店

三易集卷四七言律詩

三

舍携燈索酒錢寄語閉關高臥客陽和入骨病
應痊

和庚申元旦

漫說東郊物候新江城冬半已陽春明州以至
赴任
旌旄合隊爭穿市粉黛生香欲染人日暖游魚
蘋葉舞煙藏語鳥柳條勻遙知玄晏先生坐百
軸縑緗正繞身

和庚申除夕

坐閱招搖七十年茅次脫粟荷皇天三朝共
雲霞曙五夜長開霧雪連枕上細吟新律潤篇

中仍報病痾痊憑君莫負青春色柳醉花酣在眼前

和辛酉元旦

長安十丈馬頭塵曾向朱門隱逸民歲月屢遷空有舌風流凋謝若亡唇重陰尚遠芳菲節淑氣先憑麴米春暗憶當年車馬客只今同作白頭人

和辛酉除夕二首

久隨間巷學沉浮舊事消除付曆頭曾問長生同繫影還疑禮法似拘囚羞懷白璧當庭泣懶取玄珠入水求此意欲從君討論但愁百尺臥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十六

高樓

雨中街鼓不聞聲屢望東方尚未明此夜已知陽道長頻年難見泰階平相逢父老憂加賦欲遣兒曹出踐更豺虎縱橫愁道路東南處處急徵兵

再疊前韻四首

水暖池塘荇藻浮鷗鵲立灘頭營巢喜鵲群相護瑾戶陰蟲尚自囚野雀入簾將子至游蜂聞酒傷人求春來五日韶光動梅柳芳菲媚

小樓

春雷殷地早傳聲雲裏星飛帶月明荷條出汜逢季路垂簾端坐學君平禪心久欲依二乘世事還須問五更自古時危常遁迹見曹容易遂論兵

但願醇醪日拍浮任教霜雪早蒙頭會看絕漠平胡虜何用新亭對楚囚童稚灌園供伏臘故人爲徑待羊求屠蘇正暖明燈燭坐聽晨鐘出戍樓

街頭漸少市人聲坐擁圍爐照室明年少懽悰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五

矜節序老來身世願昇平誰家守歲同三代舉世增年在四更平旦呼兒令候氣山林城郭主銷兵

和壬戌元旦

休嗟身世久相睽且喜兒曹笑語齊魚負斷水生暗浪鳥啼當戶啄空泥平胡白昔陳三策避亂還須付一犁此日紫宸朝賀客寧知漆女嘆

中閨

雲濃霧漲望中迷更漏難分候曉鷄千里未歸頻入夢細于在四隣相過只留題吳農幾歲空

機杼漢將何時罷鼓鼙世事茫茫難逆覩青絲
白玉不堪携

再疊前韻二首

吾生歷落與時睽富貴還須命運齊頻見苾鬼
迎歲月祇將甲子辱塗泥縱逢狗監嗟年暮唯
願龍庭計日犁君似相如多病後文詞端舍在

金閨

新開磴道往來迷柳塢花谿隔犬鷄興至欲臨
危石坐詩成先向曲闌題逶迤澗壑張圖畫悵
望封疆憶鼓鼙詞客哀時誰共語筆牀茗椀暫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三

提携

和甲子除夕

昨日春歸鳥雀知高枝將曉喚愁時軍需縱缺
三年畜國計難更百世規亦願六軍長宿飽其
如千室少朝炊君看處處當元夕羅綺藁中半
忍饑

和乙丑元朝

春回淑氣轉千門燈火輝煌已上元空說懸軍
屯黍谷却令室女歎葵園輓輸驟改公私困薪
米爭高市井喧珍重故人相慰意梅花臘酒置

南村

和乙丑除夕

黃昏轉覺市聲譁香霧濛濛罩萬家五夜誰能
停曉箭三陽好爲辦燭花春盤已定同人約歲
酒還憑稚子誇來日已知非去日有涯寧可徇
無涯

和丙寅元旦

朝來雲物是豐年頻喚兒曹起視天吳地輓輸
停瀚海漢家威德到祁連但令世路長清泰遮
莫吾廬獨磬懸只恨年來才力退誦君詩句倍

三易集卷四 七言律詩

三

相憐

和丙寅除日 是歲公路五十

五畝蕭蕭水竹居桑榆日月易消除過從興在
圍碁局歸臥神游滿架書得喪已知同塞馬征
徭猶恐及池魚聞君此去知天命應向人間萬
事疏

和丙寅除夜

饑欲加餐倦欲眠吾生此外斷因緣細推物理
盈虛數何論人間大小年閱世但看龜手藥全
身惟有馬蹄篇春回十日方更歲早是池塘草

色妍

和丁卯元旦

千門餽歲各懽然
雲日相蒙兆有年
路畔每驚燒竹爆
閨中先辦買花錢
鳴禽似喚東風轉
旅雁如知北斗旋
爲語東城雙桂樹
韶光早晚到巖邊

三易集卷之四終

三易集卷四七言律詩

三

三易集卷之五目錄

七言律詩凡一百二十四首

和沈石田先生詠落花三十首 有引

和呂楨伯先生詠落花詩十首

和文徵仲先生詠落花十首

和申少師落花詩三十首 有引

詠鴈字二十四首 有引

詠紅葉二十首 有引

三易集卷五目錄

三易集卷之五目錄

三易集卷之五

七言律詩

和沈石田先生詠落花

余少聞長老言石田先生有詠落花詩庚子之春乃見其手書凡三十首蓋上規錢劉卜擬皮陸其他浸淫于鄭谷齊己雜出楊萬里陸務觀之間初未謂其工也再讀之則見其鉤索多端才情溢出不純高雅不避凡淺而善發難明之語能顯必至之情可謂盡寫物之工極詞人之致者矣因命兒輩錄而誦之序云文徵仲呂楨伯各和十首後見之他所亦自斐然余閒居有作輒得前數蓋以廣兒輩之意使知文章之道探之不窮引之愈出或踵跡而異容或更張而同調鹽梅互用而滋味之變無窮繪粉交施而文采之觀頗異若曰力追前人工掩衆作斯則既異本懷殊非物理夫車象轉蓬舟由剝木後雖輪軫交道舳艫蔽流豈可與爭巧哉要亦創始者之難云爾

春閨香霧曉氤氲，油壁車遲路不分。洛浦流風迴急雪，巫山暮雨更朝雲。垂楊娜娜鶯鶯語，秀麥漸漸雉子羣。正是江南煙景好，年年憔悴總緣君。

忽飄一片玉杯中，似在清波似在空。冉冉林香和酒氣，娟娟重碧點輕紅。長吟別賦茶蘼月，獨對離筵柳絮風。粉煖酥融無限好，轉頭拋擲似飛蓬。

圖畫樓臺十萬家，春深何處不堪嗟。月明積李飄晴雪，風捲殘桃散斷霞。飛上搔頭增的皪，取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二

將洗面作光華。何人挽住青陽節，長使容顏似破瓜。

艷陽天氣已蹉跎，一代紅顏奈若何。江燕至時看尚少，杜鵑開後剩無多。憑誰喚起梨雲夢，坐客應爲薤露歌。最是廣平心似石，臨風三歎撫庭柯。

去去韶光那可留，春來底事爲君愁。風前嫋嫋懸旌惡，雨後紛紛破甌休。且與招魂歸別院，終知落魄送荒丘。繞闌無語空惆悵，自昔繁華不到頭。

秋風衰草任離披，何事能令宋玉悲。誰把金錢拋道路，劇憐翠帶染胭脂。征人旅館春寒夜，少婦深閨日暮時。不敢回看腸斷處，獨攀楊柳弄絲絲。

情人相喚踏春陽，却爲春陽闇斷腸。海外神仙扶病醉，李賀皇云海外來故各海案賈耽花園譜謂海棠爲神仙故有扶病醉之語園中子弟洗殘妝。唐人爲梨洗妝携酒其下牡丹夜報傾三尺，優鉢朝來折九房。知是絲雲容易散，不堪回首挹餘香。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二

平鋪春色洛陽城，點點猶能照眼明。直入羅帷初睡足，橫干綠筆遇詩成。傷心已判風光改，入掌還憐雪態輕。塞外只嫌春不到，不知春到更關情。

三月風煙到處新，漸愁佳麗化爲塵。重遮去路如畱客，轉入中堂亂打人。簾外翩跹呈妙舞，枕邊宛轉學橫陳。爲君憔悴君應恨，何不爲歡及早春。

輕陰不動苑牆隈，簾外遲遲淑景催。早集高臺先點綴，深投絕壑久徘徊。初如惴惴秦良穴，忽似僊僊漢后臺。綠岸酒旗成怨耦，隔江歌管是

愁媒

野老春光不過牆鄰翁出飲積空牀明年縱作
金梭色此日難拋玉版香小婦雙絲盤寶髻嬌
兒百和集羅囊便教醉裏風吹盡可奈醒來更
斷腸

絕代佳人奈老何千紅萬紫盡婆娑好天良夜
三通角寒食清明一擲梭羅袖幾迴承不着繡
鞋頻避路還多春光搖蕩江南北淚落長秋月
下歌

家家寂寞掩衡茅無數含煙泣露稍風過斷岡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四

先見春雨餘迴溜欲成砌巡簷遊蟻迷新穴遠
樹歸禽識舊巢不是明朝修禊事畫船簫鼓欲
全拋

明朝作計共歡娛一夕摧殘有意無女伴踏歌
尋翠羽高人隨意數黃鬚平沙軟襯鳬鷺褥昔人
以浮萍爲繞砌疑成蛺蝶圖舊歲書生重到否
只愁潦倒不堪呼

半在青莎半在苔一年春思着寒灰蜂捎蝶撲
嬌無力燕語鶯啼喚不回憑取鸞膠難繫住悔
教羯鼓早催來輕雲淡月元狼籍風雨從來枉

受猜

蒼靄朝開紫陌晴冷香殘艷喚愁生日高廉幙
蕭蕭影風急牕櫺蔌蔌聲野雀不情來合鬪山
峰何意尚經營長干錯繡無泥土贏得車輪馬
足輕

樹樹迷離意已慵眼前猶作錦茸茸飄零絕寒
明妃淚顚顚江潭逐客容定命不同三秀草何
心能望萬年松可憐光景輕拋擲無限斜陽綵
翠重

房櫳夜靜月朦朧知是深紅是淺紅堦下欲深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五

三尺雪枕邊愁聽五更風空思往事笙歌裏獨
寫柔情翰墨中目送一迴腸一斷可堪苑北又
城東

曉色濛濛小苑邊輕籠紫霧惹蒼煙那禁舊雨
連今雨漫道明年好去年人散只聞烏鳥樂草
深長任麝香眠麝性敗花花須知容色還如此

朝起慵臨玉鏡前

泊草沾苔尚可觀不禁轉眼便摧殘從今步履
含愁過憶昨凭闌帶笑看陌上平鋪留寶釧林
邊亂積隱金丸玉人無數傷春淚背立東風閣

裏彈

玉砌雕闌萬樹休。歲華不啟鎖春愁。朝煙黯黯芳魂在。夕露溶溶粉淚流。浪拍溪腰紆繡帶。風旋屋角滾香毬。小姬渾未閑情事。莫遣凝妝上翠樓。

豈因桃李竟無言。車馬今朝不到門。牽惹游絲搖白日。那堪細雨打黃昏。穿林亂點湘妃淚。繞樹空啼蜀帝魂。報道舊頭春酒熟。向誰傾倒一開尊。

春事闌珊戴勝知。魂消一別隔年期。香雲覆地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六

迷仙路。寶雨漫天散佛祠。唧唧翠禽爲弔客。匆匆黃蝶是貧兒。徘徊無語斜陽下。羅袖寒生有所思。

王母瑤池事杳然。漢宮桃樹墜翩翩。每逢百六無長命。空記三千有大年。慢點銀箏紅甲在。輕粘玉笛絳脣妍。闌干倚遍無顏色。却放扁舟錦浪邊。

一枝穠艷冠長安。國色天香似可餐。鄭重千金新得種。莊嚴百寶巧成闌。朝華欲謝寒衣起。夕秀將殘秉燭看。仙客既能開頃刻。若爲方法久

盤桓

處處園林是綠陰。樹頭樹底不堪尋。追思昨日猶三月。始信春宵抵萬金。千朵盡隨遊客履。一枝畱得美人簪。世間只有天台好。長貯芳菲玉洞深。

初霽園林起翠煙。不禁撩亂鬱藍天。紫驕嘶去捎絲鞚。青鳥啣來落綺筵。若箇更憐新間舊。無人重問後居前。從今賦客停詩筆。懶向吳姬貰酒錢。

三三兩兩點垂楊。嫩嫩婷婷繡縷長。俄去盈盈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七

團扇上。又來颺颺畫橋傍。穿牕似怨高樓笛。入澗猶隨曲水觴。二十四番風信畢。綠疇如海恨茫茫。

朝雨霏霏過大堤。游人十里踏香泥。枝間漸見翻金羽。草際生憎過碧蹄。紫禁寂寥蝴蝶夢。皇明令宮人各插艷花。自捉蝶。黃陵惆悵鷓鴣啼。却令咫尺迷歸路。遙識長楊是舊蹊。

吳儂春暮愛春山。意入春雲紫翠間。不爲物華悲素髮。猶誇才力誅紅顏。情知白雪終難和。想像丹霞若可攀。昨日詩成君入夢。衣沾香雨啟

柴關

和呂楨伯先生詠落花詩十首

鷓鴣聲中節序催眼看紅紫盡成堆
衙軍屏障珊瑚碎光祿池塘錦繡開
燕掠餘香飛更立魚吹墜粉去還來閒
情脉脉歸何處自抱琴尊蔭綠槐

樂遊原上草萋萋畱得黃鸝盡日啼
蹴踘場中驚聚散鞦韆架裏逐高低
迴廊小院封蛛網野店溪橋送馬蹄
羅綺紛紛歌舞地一時回首各東西

三易集卷五 言律詩

八

繡幙紗牕曙色新清歌妙舞各逡巡
餘霞片片辭紅樹艷雪紛紛覆白蘋
薄命飄流誰作主多情宛轉遠隨人
莫教竟作經年別十月先須應小春

春深何事不開門恐踏瓊瑤滿徑痕
欸欸背飛疑有恨依依迎舞又無言
從來艷質誰耆壽且放新陰長子孫
爲欲醉眠芳草地遙尋綠樹酒旗村

任教落莫任顛狂別有風流未可忘
法會欲依菩薩座深宮新改內家妝
尋芳士女穿羅袖採

藥仙人入絳囊更向枝頭收曉露釀成春酒洗愁腸

枝頭靄靄晚煙輕葉面熒熒曉露明
翠羽流蘇存步障紅牙鏤字挂空名
月支部落亡王子封禪書成失長卿
王子長卿皆花名今日尋春何處去相期鬪草出東城

爲憐春暮一登臺不道年光半路催
梓澤已嗟金谷散竹林重見玉山頽
欲凌絕澗風攪起幾入層雲雨打回
苦恨殘英看淨盡丁寧嫩蕊莫齊開

三易集卷五 言律詩

九

一院清陰曉不扃猶慚蒲柳望秋零
綠蘿滿架成華幄蒼蘚懸厓點畫屏
西塞鱖魚初下釣上林禽鳥尚聞鈴
湘簾拂地無聊甚乳燕飛飛午夢醒

落盡南枝更北枝亂紛紜地眼迷離
不應誤我携尊日何事投人按劍時
帝子采芳愁眇眇王孫歸草思遲遲
依稀一樹猶仍舊色褪香微不自持

暫見氤氳似霧中捎頭掠面太匆匆
連天厭看繁鬆碧滿地愁鋪黧點紅
憑語社翁休作雨恐

教官女唱迴風晚來信步尋芳草新綠池塘挂斷虹

和文徵仲先生詠落花十首

榆錢柳絮並飄颻燕子鶯雛共頡頏細細香凝
荀令席亭亭色動宋家牆風前款款驚鴻態露
裏新成墮馬妝不忍繁華輕棄置主人珍重集
爲裳

斗酒雙柑出郭扉登山臨水送將歸悠悠日暮
殘香醒杳杳雲邊落點微蘂木圍來猶半在垂
楊拂處覺全稀解鞍欹枕溪橋曉杜宇聲中露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滿衣

春盡傷情不自由少年却笑老人愁且過十度
芳菲節須覺三分意氣休恨在傾城難再得心
知覆水可能收古詩花落不上
枝水覆難復收世間總是紅顏
子春去春來送白頭

鸚鵡無言悄畫屏春寒庭院晝冥冥虛蒙雨露
滋青甲幸免泥沙閑翠萍尋問舊栽迷覓燕假
棲喬木是螟蛉久聞三島無搖落欲訪仙人種
樹經

將集將翔正惱人若來若往不勝春昆明池上

詩篇墜合德宮中咳唾頻屋角定留青塚在簷
牙初見紫泥新海山縹緲知何處欣託神仙訪
太真

春蘭秋菊不同時及至凋傷盡可悲方恨粉消
桃李塢又看香冷芰荷池柳條帶雨啼青眼萱
草繁煙鎖黛眉縱使折來難寄贈綵雲千里繫
佳期

禁煙庭院積層層留共春歸尚不能露裏慙慙
猶有態日高彈彈更無憑廬山杏熟收千斛大
谷梨生似五升試論春華秋實事莫誇庶子忘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家丞

獻歲芳辰事事同一朝雲散各西東香飄合殿
采恩裏影落窮閭蔓草蘂共道湘江食露誰
憐空谷付悲風欲論因果真無定總對金僊一
笑中

野繭成蛾憂憂飛長洲茂苑事全非梁公客已
紛紛去越國妃休緩緩歸十里管絃還雜選千
家臺榭盡依稀晚來風捲尤無賴捺亂吳娃織
錦機

雲合山郭曉霏霏百隊紅妝出翠微杏樹壇邊

漁父去粉榆社散故人稀蜻蜓欲立還驚起蛺蝶頻穿忽背飛最有黃荃能事絕憑教貌入畫圖歸

和申少師落花詩三十首

壬子秋見少師申公所賦落花詩三十首以沈約韻爲次繼有和者亦然束於體故以跌宕爲豪制於韻故以和諧爲勝輒復和之亦如前數非欲與當世鉅公名家爭能比長蓋身遇化國之日故爲不忌之事以自娛嬉耳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十二

春光拖逗綺羅叢紫霧丹霞滿眼中初見枝頭添嫩綠漸看樹底亂殷紅趙家飛燕爲黃土秦女乘鸞向碧空歲歲清明寒食後爲君愁雨復愁風

暮雨初消曉露穠婷婷嫋嫋若爲容半分篋裏唧恩雀全逐衙前上課蜂千丈晴空絲細細一方淡月錦重重昨來醉舞酣歌地難覓遺鈿墜珥踪

碎錦紛披織女牕飛香亂撲酒胡釭劉郎感事題荒院杜老尋懽悵曲江牆外繁枝留點點波

間並蒂尚雙雙朱闌窈窕藏風處一樹亭亭未肯降

萬戶千門淑景遲黃鶯無賴語空枝瑤池歲久難重待玉洞春深正可思偷實且憑仙子意采芳應共美人期任教心似沾泥絮三嗅馨香不自持

天香國色一朝非繡轂雕鞍處處稀點著燕巢侵壁畫牽將蛛網颺簾衣兒童競捉臨風戲女伴無聊待月歸滿院清音啼鳥緩石泉槐火送斜暉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三

南國佳人十五餘破瓜纔後夢蘭初因貪結子嗟何及縱欲留君計已疎飛欲就牀聞殿衆意將投閣更躊躇不如蘇小門前柳帶雨縈煙態轉舒

南枝欲盡北枝敷爲問東皇有意無一片獨迎風綽約千林平抹霧模糊誰携躑躅歸仙苑亂墜曼陀遍給孤寄語樂遊原上客人生耐得幾榮枯

白公遺跡虎丘西碧浪紅泥七里隄歲歲芟荷方貼水家家桃李不成蹊玉聰誤傷歌樓住企

羽頻來舞席啼猶喜石湖新綠合畫船簫鼓正堪携

九日風霾一日佳朝來絲竹集高齋商量酒戶當千石指點糟丘築兩階觸手忽驚如霰隕回頭強半已塵埋從知四美真難具飲不成歡臥客懷

上干青漢下黃埃近泊華裯遠草萊雀啄晴沙疎更密鶯啣內苑去還來三分令節當三月一片殘英勸一杯人世若能還少壯枝頭粘蕊亦重開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十四

不言不笑正愁人將去將來恨更新春色釀寒方有約夜光投闇大無因飛隨太液池中浪踏作慈恩寺外塵鴻鵠鵲偏得意平沙重疊是文裯

誰剪吳羅越綺文紗牕繡戶太繽紛朝歌點節青團扇晝寢成書白練裙武庫共驚繁紫電霓旌歸去捲紅雲只愁今夜都吹盡無奈林端日又曛

香粉溶溶出禁園行人無處問仙源寂寥百子池邊會惆悵三生石上魂世外種桃無漢魏山

中觀僅只朝昏細推物理皆如夢明日來參不

二門

初過百六食猶寒春到清明事事闌不及庭柯長翳翳何如院竹報平安鋪成臥內芙蓉褥簇作尊前瑪瑙盤且逐新晴尋勝地日和風暖大堤乾

艷雪香雲正可攀隨風吹去又吹還洞中點易皆成句堂上沾衣別作斑紫閣春陰鸚鵡睡黃陵畫永鷓鴣閒無情無恨猶如此況復多愁鏡裏顏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十五

千人惆悵萬人憐何處繁華不悄然任是雲蒸兼霧涌何堪雨急更風顛韶光去日多來日勝事新年少舊年正似月過三五後朝朝暮暮減嬋娟

平康門內董嬌嬈寶髻離披繡帶飄風外遠將香袂舉月中歸似珮環搖娟娟粉靨臨金鏡澱澱朱脣貼玉簫早起巡簷看露色明珠瓊瑤滿長條

春光澹蕩未能拋斗酒雙柑出近郊閣下梅殘妝點換林間竹似淚痕交垂將就地迎風起幸

未成泥受雨梢最恨年年憔悴色半相憐惜半相嘲

少小翩翩數二豪于今短髮不勝搔心驚戰野群龍甲手弄凌霄彩鳳毛絕代佳人依草不當時高士沒蓬蒿明年自喜猶強健笑指眉毫共耳毫

共說金丹事若何南山有鳥北張羅每逢弱柳方飛絮唯有長松不改柯北斗專司人注籍東皇閣把世消磨由來一事真良策請唱仙翁踏踏歌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六

朝陽東出日西斜卽不匆匆戀物華壽算若真連海屋芳菲應已積恒沙癡人底事空相惜過客急歸實可嗟任是將牢矛上米終難久玩鏡中花

驚破霓裳最可傷六宮粉黛散南荒唐家天子方沉醉號國夫人已罷妝錦襪欲歸消息斷金釵空記誓言長虛傳道士神仙術山海茫茫各一方

留連光景不勝情朝采蘭芳夕菊英春事每隨鴻鴈去晚晴長聽蟋蟀聲難消黯黯眉間恨漫

說盈盈掌上輕數盡殘紅無意緒青梅作那打黃鶯

半掩河橋草色青攬人離思正冥冥顛狂陌上隨風絮索莫階前晦日葵魚咬浮香游更泳鳥藏密葉語還停五更百舌多留意萬喚千呼待欲醒

天花供養白牛乘香味由來不減增乍似驚鴻初起洛還同驚馬怯逾澗三根藥草隨綠盡五葉菩提會代興一笑世尊雙樹下五千弟子若無憑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七

紅粉消沉可自由任人拋擲任人收金鈴尚在懸綿索玉笛無端出畫樓望帝欲歸山杳杳漁郎重到水悠悠小姬競入茶蘼架香雪鬢鬆各滿頭

垂暮傷春不自禁僧房道院獨追尋山罽帶雨沾衣濕谷口殘雲沒屐深每笑世人千歲計難忘時序百年心海棠開後尤無賴一夕聞雷十日陰

一院繁華向晚酣微風從北又從南黃鬚尚在香全失綠甲猶包子半含無計雲端生羽翼願

教日馭緩驂驪幾迴欲唱春歸曲啼鳥頻將別調參

一枝還向旆瓶拈旋取甘泉仔細添夜坐漸看雲葉起朝來猶挹露華霑有風有日香凝席非霧非煙影拂簾早晚已知成棄置摧殘春色不能淹

秦時毛女入深巖着盡宮中錦繡衫紫綬臨流鷄自吐紅巾拂地烏來啣平原上客拋珠履大業宮娥散錦帆收取群芳成百和殷勤十襲手題絨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一八

詠鴈字二十四首

客從秣陵來者云楚中諸才士近爲鴈字詩吳中亦有繼作者俱未之見也仲秋乃見郡人林若撫所賦十首諷詠久之清婉流麗姿態橫生飄飄有凌雲之思然亦未嘗有意爲之也已而木落天空躊躇隴首日覩來賓之侶遲速應節疎密成文有感于中遂成二十四首如春蠶吐絲必窮其緒時鳥弄音屢變其聲非有意纏綿苟爲惆悵蓋中心養養不能自止焉耳時壬子

孟冬也

蕙葭白露早紛紛上下參差意象分朔漠南來應累譯衡陽北望盡同文方思坐臥觀三日又見紆迴作五雲一一總成龍鳳質可教容易換鵲群

一行迢遞映清秋真似雲煙落紙流俄作峰腰俄鶴膝亦爲蠶尾亦蠶頭來傳塞北征夫恨去寫城南少婦愁聞說書成天雨粟應無歲暮稻梁謀

荻花楓葉動涼颺正是臨池興逸時欲下平蕪爲卷旆將歸遠浦曳游絲不愁點畫成魚豕何謝圖書出馬龜欲寫山川紆曲處田間燕雀恐相疑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一九

月闇雲昏壓壓頻起觀道逸欲然薪華夷不斷聯綿態宇宙長鋪繡續新似織璇璣周更折如畱筍篋買堪貧陰山北去無文物羞比諸蕃入侍臣

秋雲縹緲散縑緗碧漢熒熒石硯光屈子賦成懸日月淮王書就挾風霜蘆枝宛轉嘉禾出藻蔓離披倒薤長回首忽驚成錯簡前飛鵲鶴後

鷺鷥

一夜風霜過洞庭莫徭惆悵羨冥冥蘆洲掩映
成飛白竹塢迴翔欲殺青右轉正如秦代璽橫
行疑寫梵王經君歸直向燕然去且爲皇家好
勒銘

春去秋來莽莽間天教經緯此江山昭回法象
通三極廣布文章到百蠻整暇畧同魚鳥陣雍
容宜綴鷺鷥班有時失侶疑遺墨取次成行未
可刪

翩翩六翮破寒煙初月纖纖列宿連雨後模糊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三

濃淡墨風前斷續短長篇綵霞淨拭紅絲硯銀
漢平鋪白地牋自罷結繩書莽起憐君長在網

羅邊

黃昏風雨黯東西何事皇皇不肯栖共指漂鸞
兼泊鳳難分野鷺與家鷄影過平嶂如書壁聲
落前汀似印泥誰把文章移北斗君家兄弟羽
毛齊

漠北湖南萬里通年年爲客任長風飲時涓驥
奔泉上棲處驚蛇入草中空裏作書皆咄咄日
來多暇不匆匆張芝自有凌雲意莫比藏真老

禿翁

遠拂殘霞攪斷雲始知筆陣掃千軍元常法備
皆三折阿買詩成寫八分賦客近爲離合體經
生能辨古今文危峰阻日君須記隴首羣飛背
夕曛

隸法由來出羽仙于今二翮尚翩翩朝來好事
懷鉛立夜靜深思晝被眠豈在素王藏壁後應
從倉史築臺前漢家太守何曾識只欲邀君鼎
組邊

三三兩兩各逡巡此事何須問近臣雕羽高騫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三

爲草聖鵠頭變出是行真鴻都學士詞章富虎
觀諸儒翰墨新獨有群雌前却甚依稀婢子作

夫人

上帝高居絳節朝雲符雷篆滿重霄群仙奉表
通龍闕織女投書寄鵲橋赤雀啣來吳地遠青
鸞信至漢宮遙回頭點點空中下咫尺天書似
可邀

栖栖南北挾書行猶羨潼關二鳥榮千卷幾時
藏小酉萬言當日試長庚卽令博士難章句寧
比庸兒記姓名欲訴客愁書不盡寥寥哀怨若

爲情

蜿蜒鐘鼎列圓方
颺颺旌旗倏短長
何事遠求麟角筆
但愁難貯豹皮囊
穿雲滅沒蠅頭小
踏雪縱橫虎爪張
春社近來離別盡
洛神畱取十

三行

玉壺將盡未能除
暫欲煩君向酒家
蘭若宿留多柿葉
柳州新樣是薑芽
吳江失侶三篋碣
石連群富五車定
遠傭書終萬里
此生端合老天涯

影落江湖清淺邊
還如科斗墨池前
丹文綠牒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三

稽山出繪句
絳章翰苑傳
單父幸教無掣肘
伯英應已計隨肩
遙看野燒驚飛急
恐是秦人火再然

斯文長見斗牛墟
重霧輕雲任卷舒
多比鄴侯三萬軸
少如關尹五千餘
蘇公化鶴題華表
次仲爲鳥出檻車
爭似君家饒羽翰
年年逸迹遍方輿

硯池冰凍覺天寒
空外縱橫意未闌
白到上林疑點粉
朱來東海似書丹
蘭亭筆札多王謝
梓澤詩篇有陸潘
縱不能鳴能六藝
主人寧可當

盤餐

抱犢山中篆法奇
便教叔夜未全知
場頭瀏漓公孫舞
水面浮游幼婦詞
出似絲綸三殿詔
諧將律呂百家詩
吳粳楚黍多栖畝
絕勝貽書乞米時

但可流觀不可傳
不堪過眼已茫然
將鵷早向青雲業
接翅新成碧落篇
李蔡尚書工並美
劉侯道士句同聯
楊雄自喜河東賦
無待吹噓遂上天

東林西塗遍海潯
驚鳧舞鶴入雲深
平生不得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五

文章力舉世誰知
著作心好事定宜
加九錫懸書寧爲貯
千金還愁紙資吳
門市莫遣流傳翰墨林

南遊筮澤過瀟湘
此地由來作者場
決起千文猶未次
徐廻七步已成章
羽毛萬古雲霄迥
勤苦三冬雨雪涼
吳楚名山堪副在
青春何事憶還鄉

詠紅葉二十首

吳興等慈比丘有詠紅葉詩二十首孟陽錄以示余余因賦此

高樹熒熒玉露團吳江秋色正闌珊金塘菡萏
微嗟晚玉洞桃花轉耐寒華表幾年歸鶴頂漢
廷將曉簇鷄冠懷人無限登樓意日暮徘徊遍
倚闌

已過登高萬事備朝來喜見錦重重平鋪席底
甌餽煖倒映杯中琥珀濃曾道遠僧留躑躅錯
教游女采芙蓉蕭森時節宜爲伴莫起雲雷學
化龍

兩岸參差覆白蘋吳羅粵錦望中新遙看獨樹
宜殘照却道群芳應小春誰送荔枝連驛路忽

三易集卷五

三

疑萍實在江濱漁人笑指滄波裏真見珊瑚拂

釣緇

衆芳搖落獨歲寒不共啼鶯乳燕期僧舍留連
供妙墨御溝展轉寫情詩聖朝符瑞宜朱草仙
洞逶迤賦紫芝爲問樓頭年少婦傷心寧比豔

陽時

平林旭日曉瞳矓人在穠華艷葢中紅袖迷藏
渾不見紫衣說法竟難通風前颺颺群丹鳥雨
後氤氳挂綵虹最恨驚飈臨暮起一時雲錦盡
朝來

洞庭木葉各紛然何處淒涼不可憐忽見赤雲
如夾日徐看紅雨欲連天娟娟點綴兼葭上爛
爛交加橘柚前半老佳人顏色在風流何必減
當年

目斷平蕪沒翠微獨當殘月見光輝煙開葉面
初酣酒露滴枝頭欲染衣洞裏爭將硃點易閨
中戲綴絲成機仙人曾有蒼黃約日傷楓香坐
不歸

鳥傷陳氏女遙上楓顛曰吾今使去唯左黃右蒼暫歸耳

誰將艷色破愁顏多在楊斷葦灣帝子紅雲
遮沛澤真人紫氣滿關關呂蒙受節嚴裝換勾

三易集卷五

三

踐成功衣錦還應是內家巡幸處朱旗一夜繞

青山

風送秋濤浦淑平回頭幻出錦官城蹉跎歲事
堪腸斷黯黯秋雲獨眼明旅鴈嗷嗷如有約慈
烏點點欲相迎何人移種玄都觀畱取劉郎去

後情

錦官多木芙蓉

偶依密蔭置琴尊鳥雀歸時繡幕翻過客忽驚
移趙壁漁郎疑入避秦村深秋望帝猶啼血去
歲崔生誤斷魂今夕霜威知更重東林月出似
金盆

楓橋南去接橫塘誰點胭脂十里長雲滿遠村
穿霽色月來孤嶼助秋光葛翁欲就開丹允裴
相應題碎錦坊漫說吳姬塗澤好且看青女爲
凝妝

煙光凝紫報新晴蜂蝶依依尚有情携杖正逢
秋思切捲簾相對晚妝成揚州芍藥懸紅珥漢
苑櫻桃薦赤瑛聞是太真曾染色手勻脂澤寫
銀罍

步屨平沙葉落深紅樓紫閣杳沈沈天分韞韞
應千斛地涌珊瑚幾十尋海外桃開王母宅山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三六

中杏熟董仙林相看不異春華節但少笙歌急
暮砧

爲愛西林綺繡攢村前村後久盤桓臨流澹澹
迎春漲繞屋融融藏暮寒憑取長堤畱步障且
携小艇對投竿城南老樹休相妬別有仙家不
老丹

獨憐罨畫一溪斜孤鶯西飛隱落霞越國繞林
纏紫錦麻姑投米作丹砂芳菲節轉三三徑頃
刻花開七七家疑是赤松棲遯處暮雲堆裏亂
寒鴉

丹霞散綺滿桑榆三月煙花似此無林薄雲深
疑紫紫稻梁日暮祝朱朱欲求赤羽千夫饌堪
比紅衫百子圖江上晚風狼籍處山童亂掃入
寒鑪

積翠池中百尺柯肯隨梧柳共婆娑霧迷赤豹
深藏谷風送紅鴛遠戲波薄暮喜看烽火靜重
陽畱得絳紗多胭脂坡下方蕭瑟欲訪文姬奈
爾何

五柞長楊暮靄收楓宸先報漢宮秋傳宣紫袖
新匀面獻策朱衣欲點頭處士正成鸚鵡賦仙

三易集卷五 七言律詩

毛

人來跨鯉魚遊趙家姊妹俱紅玉目斷朝陽赤
鳳愁

長松列栢苦憑凌獨向霜風意態增夜靜紫茸
雲氣合朝看紅艷露華凝光芒匣裏千金劍照
曜樓前百綵燈恰似諸姨方合隊還能幾日錦
層層

曲江寒食百花團三日芳華五日殘何似秋光
連院落獨畱歲暮倚闌干赤龍天矯生鱗甲丹
鳳徘徊振羽翰我亦自知還少術請君乘醉鏡
中看

三易集卷五 終

三易集卷之六目錄

五言絕句 凡二十首

金陵雜興 凡八首

舟行青齊道中 凡四首

題王叔楚畫八首

七言絕句 凡八十六首

張伯隅徐孺穀應試金陵賦四絕寄之

田家卽事四首

燕中八景

采蓮曲四首

舟中卽事十二首

李茂實池館將成約致佳麗晏客口占一

絕以撩之

再柬茂實

聞阿倩至海上寄茂實

六月晦日卽事五首

西湖楊柳枝詞二首

秋夜懷人二首

和艷歌五首

聽胡琴三首

相人者沈原泉所閱多奇中贈絕句一

首時有虜警云

包山百歲翁四首

王文肅公祠十四首

驚羣閣

洗硯磯

無題三首

過王辰玉墓舍二首

送時聖昭進香天竺四首

寄許長仁四首

六言絕句 凡三十二首

紫筠居十首

題娛暉亭八首

失火後寓侯豫瞻東園六首

夏氏池亭七首

三易集卷之六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六

五言絕句

金陵雜興

出門長悵悵入門長惘惘我本無所求逢人亦
俯仰

鐘山欲雨時雲氣先自變君心有他人那得不
在面

長于月出時家家掩閨臥清光實娛人不看君

則那

朝遊出靈谷暮遊到瓦官還思造膝語處處不

三易集卷之六 五言絕句

成權

花開長干南花飛長干北人生離合緣不必同

鄉國

估客方愁霖居人正喜雨同住不同心相逢慙

煦煦

侍女熨衣裳屏間露鏡光青樓昏曉異日午未

成妝

枕畔畱殘草屏間積落花來遲鸚鵡惱迎問宿

誰家

舟行青齊道中

朝發嶧山左暮泊嶧山右揮手謝嶧山明日莫
相守

齊魯逢春旱田家歎作勞猶勝車馬客百慮若

牛毛

相望似相識不能知姓名忽聞喚同伴果是故

鄉聲

南旺魚蠻子巢居亦有徒隨船賣菰米身自食

蒲盧

題王叔楚畫八首

霜清潭淨參差荇藻鋪此中無網罟不必

三易集卷之六 五言絕句

江湖

羣蝦化蜻蜓謂愛林麓美何事戀故池翾翾復

點水

稻畦月生前荻洲霜降後寄語蔡司徒莫見真

龍走

朝逢東海龍言海無津涯海魚相噉惡不若守

泥沙

側身翳薜間厭厭復聶聶黃雀難周防并取蟬

翳葉

獨抱風條靜長吟露葉新一聲雲樹裏於此識

靈均蝶

蜘蛛爲

絲絲爛爛爲然爛幸不輸官租云何空

杼軸絡

魏家輕薄兒文采何足數狂舞秋蟲中正如誇

索虜

蝶

七言絕句

張伯隅徐孺穀應試金陵賦四絕寄之

江山長遠帝王家歲歲西風發桂花日落南朝

三百寺泊門楊柳亂啼鴉

玄武湖邊看採蓮漢官高樹冷秋煙只今賢路

平如砥自送河東賦上天

二易集卷六

三

燕千磯頭暮靄低宮槐花落暗東西月明新醉

金陵酒處處紅妝識馬蹄

西風得意少年場爭羨翩翩馬上郎雨過長干

秋色老青樓羅綺自生香

田家卽事四首

江村兒女喜行舟江上人家吉貝秋綠岸荻花

三四里石橋南去見城頭

棟花菽菽柳慘慘犬吠西隣餉麥蠶雨過木棉

齊放葉相邀作社到村南

新成燕竹欲相扶風急高楊落乳鳥社酒醒來

人寂寂紫桐花下數雞雛

橫塘潮急進船遲菱荇纏綿胃釣絲荷葉覆魚

先入市青楓渡口曬鷓鴣

燕中八景

石鯨鬚鬣欲乘風紫閣重重倒影中夜半漁人

燈火散起看明月出龍宮

春色先歸漢主家千門萬戶隱煙花宮中競獻

長春酒釀取峰頭五色霞

千山紫翠遠氤氲車馬紛紛帶夕曛聖代只今

三易集卷六

四

求國士不知誰是望諸君

金臺夕照

憶昨西郊送客亭曉風殘月酒初醒桑乾河畔

絲絲柳只向行人手裏青

盧溝曉月

胡霜朔雪滿燕山誰點空青表漢關爲語六宮

開玉鏡可將深淺入眉間

居庸積翠

春入平林萬木蘇青霞碧霧接皇都七香車裏

人如玉掩映新妝在畫圖

薊門新陰

天遣銀河繞建章白虹宛轉出官牆內家亂棄

舊薇露血到人間覺異香

玉河流水

一夜妝成白玉京彤雲散後更分明忽疑鄧尉

梅花發旭日微煙載酒行 西山霽雪

采蓮曲四首

秋露凋殘菡萏香含情脈脈水中央誰家女伴
頻回首貪看仙仙白玉郎

小閣氤氳隱夕煙盡屏銀燭影娟娟不知初日
笑葉色何事新涼枕簟邊

八月蓮房不自由任人拋擲任人收新膏翠葢
須留惹莫挽青絲有斷頭

不理殘妝上繡鞍風鬟嫋嫋出長干輕綃掩映
蓮花面只道西湖霧裏看

三易集卷六 七言絕句

五

舟中卽事十二首

一石河流五斗泥風沙忽地起東西檣易似怯
他鄉易千里相隨不敢啼

風卷黃河兩岸沙中流千艘一時斜故園柳絮
應飛盡河北行人見雪花

立夏已過十日強徐州二麥半苞芒吳人四月
食新慣處處村原餅餌香

彭城東頭落日黃一夜水增三尺強愁聽枕底
波濤急不是離人亦斷腸

潞河落日遠氤氳千片征帆盡暮雲兩岸平沙

看不盡風來吹作水波紋

日落盧龍塞色殷白沙遠接白雲間初疑五月
天山雪一夜風吹入漢關

風靜河堤夜色催千船燈火古城隈中流一派
驚濤過共道龍王行水回

密雲山霽見邊城中夜微聞鼓柝聲自古漁陽
稱突騎近聞胡虜畏南兵

青瓢拈出馬金囊紫李芬芳帶麝香忽憶吳山
新綠場楊梅垂熟麥秋涼

家家有果喚無花五月新薑發紫芽南客相逢
三易集卷六 七言絕句

六

相顧笑北人生嗽水晶茄
胡桃新剝玉玲瓏帶露頻婆果滿籠已覺江南
無得似坐中猶說海東紅

潞河中夜起濤聲乍似淒風急雨生驚喚長年
來卷幔疎星淡月渚沙平

李茂實池館將成約致佳麗晏客口占一

絕以撩之

露臺風榭自清涼三伏紅塵不過牆堪與佳人
消畫永琅玕爲簾玉爲牀

再東茂實

淒風暗雨過池頭敗葉殘香飄颻秋不共佳人
聽蕭索玉壺金瑟盡含愁

茂實宅卽事五首

流商度羽綺羅縠偷見紅顏翠障中堤上柳花
飛不盡誰家閒得兩芙蓉

明眸列炬闌光輝看去看來不得歸伴賭圍棋
消寂寞千迴百轉見依稀

絃淒管急火高張客散重來宴曲房夜半相逢
疑是夢細看雲髻辨衣香

雙蛾含笑又含顰醒怕相猜醉怕喚忽放酒杯

三易集卷六 七言律詩

三八

來帳裏玉山將倒最宜人

三月紅霞紫霧然名花狼籍滿園前只將一醉
酬春色不取繁枝慙鬢邊

聞阿倩至海上寄茂實

繡衣直指閱樓船何用紅妝在陣前爲問南城
明月夜幾人凝眺海雲邊

六月晦日卽事五首

昨朝疎雨過江頭借得西風一日秋步屨南城
從勝事夕陽拖紫逗高樓

酒徒詞客各成行暗覺房櫳粉黛香曲曲迴廊

尋不見百花屏後學迷藏

月面雲鬟相映遮酒深紅暈歛朝霞愁將情事
人前說坐背銀瓶夜合花

相對無言只有情忽聞隱語意分明雪衣鸚鵡
知詩句絕勝林鶯百轉聲

碧霧濛濛起洞房中看三尺玉清涼香肌不借
薔薇露粉汗輕輸豆蔻湯

西湖楊柳枝詞二首

二八佳人學弄舸雙垂素腕捲輕綃低頭羞照
桃花面郎在青樓戀舞腰

三易集卷六 七言絕句

七

歷盡湖堤轉斷橋幾迴攀折最長條憑將縷作
同心結寄與西興渡口潮

秋夜懷人

長林漠漠翠煙寒殘葉蕭蕭白露團遙憶画樓
歌舞罷玉人惆悵倚闌干

平蕪見月自生愁虛度清光夜夜秋最憶西園
絲竹裏紫衣紅拂唱梁州

和艷歌五首

芳菲時節不隨人畱得嬌歌妙舞身三月桃花
先結子王孫來去索嘗新

緱氏山頭謝世人玉顏金骨再來身於今重遇
浮丘伯聞說樓居發興新

金谷春光惱殺人百花旖旎不勝身垂楊驪彈
東風裏翻覺芳華借色新

坐上依依默向人歌時愁態醉時身趙家姊妹
俱傾國輸與霓裳一曲新

故將愁態撩傍人嬌倚棋枰半醉身柳葉桃花
春爛漫芙蓉已映淥波新

聽胡琴

良夜燈明酒復清尊前重遇米家榮細聽獨爾

三易集卷六 七言絕句

天七

縷絲後又變賜絃裂帛聲

嘈嘈金縷蹙紅文綠野堂前幾度聞今夕四郊
愁積雨莫教頭上貯行雲

新鶯學語未成聲任未成聲更有情但恐枝頭
能百轉芳菲狼藉喚愁生

相人者沈原泉所閱多奇中爲贈絕句一

首時有虜警云

遼海烽煙久未收書生談笑覓封侯憑君莫說
蘭臺好只說何人是虎頭

包山百歲翁

日落湖波潋灩紅溪橋石磴度松風相逢芝草
琅玕地道是秦時角里翁

林屋山南是洞天知君姓氏列羣仙寄聲鸛鶴
休相候且住峰頭五百年

煙消百疊錦雲堆月出琉璃萬頃開人世一生
難得到君看三萬六千迴

山中靈藥足延齡手種青松有茯苓舊說少微
占隱士今應占在老人星

王文肅公祠十四首

新成廟貌俯城隅秋色蕭蕭冷碧梧客過祠前

三易集卷六 七言絕句

八

頻醉酒臨階方丈作泥塗

桂酒蘭蒸伏臘同靈旂恍惚見雲中易名只論
朝廷事至性還應謚季公

省覲歸來早賜環謝公終不忘東山白雲舒卷
元無意天際逶迤任往還

臥病陳情憶故鄉至尊中夜起彷徨朝來尚
食停常膳特勅祠官爲奏章

官禁浮言事有無宗臣涕淚滿青蒲漢家此日
歌鴻鵠廟壁當爲四皓圖

桓圭袞冕儼朝儀朝野於今詠素絲注目若將

營四海正如入對紫宸時

中廷旌旆欲飛揚冠珮凝留別殿香自是功勳存社稷非如畏壘祝庚桑

韋賢世業是傳經臺閣多存舊典刑憶替過庭陪笑語可無餘論共雲輶

度遼諸將羽書遲 詔旨遙分戰守宜十萬熊羆皆踴躍 聖明如日照華夷

八柄元從翰墨林中間風浪杳沉沉由來范蔡相傾地獨有蕭曹共一心

東園魚鳥日相隨竹月荷風對奕棋一夕蒲輪

三易集卷六 七言絕句

又八

催赴 關知公出處繫安危

故舊門生借齒牙天涯信使集京華高人夜識金銀氣不到關西伯起家

早踐清華侍冕旒平生無事致恩讐其門如市心如水笑殺旁人擬劔矛

君臣魚水乞身難祖帳傾城會百官但恨公歸朝事異誰通天帝五雲端

鵲羣閣

十畝平池水檻斜鵲羣近遠點晴沙君書自有黃庭法不待山陰道士家

洗硯磯

玄雲拂硯淪淪淒淒登眺詩成倚竹題爲問烏衣諸子弟誰輕野鶩重家鷄

無題三首

近市浮煙日欲昏香爐茗盞對芳尊坐中着意調鸚鵡初入金籠未肯言

瀟湘澤畔有芳蘭波浪滔滔欲采難今日移來欄檻近令人依舊帶愁看

畫屏銀燭映朱顏影入金杯灑灑間飲盡不教餘瀝在恐留月面與雲鬟

三易集卷六 七言絕句

九

過王辰王墓舍二首

靈岩西去鬱嵯峨僧舍畱君翰墨多今夜月明何處去應乘玄鶴弄湖波

憶逢寒雨泊楓橋指點羣山衆壑朝誰道白楊方十尺陰房青火夜寥寥

送時聖昭進香天竺四首

三竺爐煙接翠微寶雲寶雨晝霏霏君看四月湖心裏朶朶蓮花坐白衣

九里松間日影斜南朝諸寺隱煙霞雷峰西去尋君處寶網金繩大士家

南屏山下數閒行能辨春來百鳥聲竹裏流泉
如對語松間斷石好題名

西竺慈雲覆大千白毫光裏度人天鑪中一縷
旃檀氣直到潮音紫竹邊

寄許長仁四首

蒹葭渺渺入秋煙寒色先應到客邊野渡寂寥

霜滿地何人來覓舡廉船

霜落家家橘柚秋寒鴉高下集城樓與君臨別

躊躇處紫蓼黃蘆滿渡頭

柳塘松塢畫成陰自得新詩坐臥吟黃葉滿園

三易集卷六 七言絕句

迷石磴君來相覓在西林

九峰木葉動涼颺鶴唳華亭警露時處處逢迎

投綯紆圍中莫念授衣遲

六言絕句

紫筠居十首

晝永竹陰入戶春深花事滿城尋常幸無酒債

夢覺猶有書聲

屋下春蘭秋菊盤中早韭晚菘無人不廢嘯傲

有客且共從容

碧稜花開一尺金線柳過三眠几上雲生靈壁

瓶中月浸惠泉

不論舊雨新雨長看朝霞晚霞興來聊酷竹葉

談久且茹松花

幸有棋中敵手曾無鏡裏愁顏案上南華秋水

屏間北苑曉山

蒼松半化山骨紫蕙新含土膏刷筍滿身竹露

烹茶盈耳松濤

茶爐謹候魚眼菊塢先分鶴翎若常不食市脯

出飲長維侯鯖

酒醒且思開卷茶熟喜聞叩門壁上蚰蜒成字

三易集卷六 七言絕句

燈前鸚鵡無言

花間舊開三徑竹下新構一亭故人頻從對奕

見輩以次傳經

宿雨尚留紫藻

名藥

朝陽先上黃薇彩雲灑灑

當座香霧濛濛濕衣

題娛暉亭八首

負郭家家水竹殘春處處煙花開尊欲栖鳥雀

舉網頻得魚鰕

千錢買花事畢四時儲粟身閑姓氏三農之次

生涯十畝之間

水湧魴魚就食林喧鵲鴒爭巢市傭携錢買韭
童稚荷蓀誅茅

烏亂鴟蹲近樹魚腥獺祭平沙天陰蟻子遷宅
日午蜂王放衙

春霽耨鋤札札畫長棋局登登行就南隣酒伴
立談北寺歸僧

風拘藤絲脫樹雨餘柳絮爲萍閒居莫來莫往
小酌半醉半醒

橫塘宛轉前帶粉蝶參差後屏花亞鷄栖麥棚
竹侵鶴渚鳬汀

三易集卷六 六言絕句

三

鶴喜携尊新客魚迎散食小僮岡腰暮靄凝碧
水面殘陽漾紅

失火後寓侯豫瞻東園七首

彼蒼有意無意我道是耶非耶亦解生爲逆旅
那堪老去離家

一屢竟焚玉石三徑方散瑤瓊長老每言失馬
兒童翻舊遷鶯

獨立長依竹蔭頻遊可辨苔痕春深猶看雁字
日久漸識禽言

水藻空庭永夜煙花滿院先春居爲伯夷所築

近有求仲爲隣

早梅朝宜映日新柳午尚縈煙冰柱落階屢屢
水簾當戶聯聯

鶻巢傍簷古木魚唼臨水長條暮靄橫拖匹練
春冰薄似輕綃

深林已生宿霧遠樹猶帶斜暉犬吠隣家社散
鷄栖學舍兒歸

夏氏池亭七首

出郭平分浦淑開門別有山川日高竹露猶滴
風定茶煙翳然

三易集卷六 六言絕句

三

長鏡雷後尋筍短笠雨餘種瓜乳雀欲栖盡竹
游蜂頻采瓶花

俠客中宵豪飲高人暇日晤言竹鬲前度題字
苔有舊遊履痕

垂楊頻臥頻起落果乍浮乍沈遊魚攪翻竹影
倦鳥投入藤陰

阮氏家居道北龐公塚在村西入林每聞鵲噪
歸路長及鷄栖

竹蔭巧藏三伏茶香分入四鄰波間先辨來客
石畔屢眠醉人

霜葉重重錯繡露荷落落明珠但能掃迹三畝
何用涇家五湖

三易集卷之六終

三易集卷之六終

六

三易集卷之七目錄

經論凡四首

易論

詩亡然後春秋作論

樂以治心論

復其見天地之心論

史論凡十四首

外戚

李固杜喬

孔光胡廣

三易集卷之七目錄

何顯范滂

岑旺

臧洪

諸葛孔明

劉玄德

程名振

李靖

玄宗

德宗一

德宗二

德宗三

三易集卷之七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七目錄

三易集卷之七

嘉定 唐時升叔達

經論

易論

六經之道何始乎生民之初有男女而無婚媾之節有衣食而無品式之限則民相爭相奪無已時也故聖人之禮不可一日不立聖人之禮既立而懼天下之莫從也則爲爵賞以挽之于前爲刑罰以推之于後是刑賞與禮並設者也天下有爲善未足以賞爲惡未足以罰則又挽天以警之曰作善則祥作惡則殃於是天下以爲從善者如殖嘉禾去惡者如除稂莠也直俟其熟耳相與從事者固衆矣然有幸而獲福者德不必出於庸人之上不幸而獲禍者行不必在于賢人之下則聖人所爲丁寧告誡者有時而不信于天下而天下亦欲求吉凶休咎之所以然於是聖人明取天地萬物之情幽取鬼神二氣之與剛柔好惡遠近盈虛消息千變萬化而吉凶悔吝生焉於以昭示天下名之爲易而又教人以三尺之著索之六畫之內凡天下之

事聖者所不能知明者所不能料皆以此決之陰陽之理於是盡出而後世之言歷律占候者何止百家而不能不範圍於六十四卦之內此非易足以盡天下之事而天下之事不能不盡於陰陽之變也于是天下知禍福倚伏之狀無窮然君子不能必其無禍而福者其恒也小人不能必其無福而禍者其恒也則昔聖人之所爲諄諄者亦未嘗不信夫自一至十者河圖之數也自一至九者洛書之數也聖人因之作易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而流行於卦爻之內者六七八九也是易固以數爲體變化鬼神之所以行而聖人之所以探賈索隱鈎深致遠者皆本于此也後之學者不能通其說反以其所不知傲人曰學不離數者易之麓也嗚呼易之數果麓乎則吉凶不可見而易可無作矣

詩亡然後春秋作論

三代之民生而開庠序之教長而見仁義之習道德一而風俗同善善惡惡之辨昭昭若黑白矣是故聞人之善不待其誇炫而好之若聽金

石之音也聞人之不善不待其深切而惡之若中茶董之味也於是詩之教興焉何以知之于詩而知之也夫詩言聖君賢后良臣志士之美未嘗爲矜大揚翊之詞也其旨暇其言文聖人以爲是足以使人慨然翻然思企之矣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變未嘗爲憤懣恨懟之詞也微而諷寃而深聖人以爲是足以使人愀然愴然懲創之矣此豈但一日之故哉國家之政父兄之訓涵濡漸漬於人而善惡之辨素明也禮義之教衰廉耻之道絕天下之人各恣其私而

三易集卷七

三

憤然不知是非善惡之所在故吁嗟咏嘆之間美者不足以爲勸刺者不足以爲懲于是聖人始法言斷辭分別邪正若揭日月於中天以示天下夫是之謂春秋蓋傳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言三代教化之衰而民失其善善惡惡之心詩之微詞隱旨不足以移風易俗也夫春秋褒以爲賞貶以爲誅三綱五常由此出而其義主於尊周左氏深知孔氏之意故於王室之事數致意焉以爲周道雖衰而文武成康之禮猶有未亡者故可以自立

於大諸侯之上此所謂天子之事乎

樂以治心論

聖人之教禮以治躬樂以治心夫自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際無禮則無所措手足治躬之用易見也至於鐘鼓管磬俯仰綴兆之節而謂之治心則好用其心于聖人之道者或有所不知焉及觀孔子學琴于師襄十日不進曰可以益矣曰已習其曲未得其數也已得其數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志也已得其志可以益矣曰未得其爲人也已得其爲人曰

三易集卷七

四

黯然而黑頽然而長日如望洋如營四國非文王孰能爲操也師襄避席再謝曰師固曰文王操也夫絲桐之間何以能尚友其人於百世之上而形神相遇若相告詔是謂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吾於是知聖人之下學而上達者正如此而所謂治心者蓋爲知有言也夫聖人通于天地萬物幽明之故而後禮樂興焉故明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天下如指掌作樂以承祭祀而天神降地祇出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師曠鼓琴亦能使玄鶴集乎廊門白雲翔大風至

其感召甚神然虞舜之子生長於簫韶九成之間而不能止其不肯由是知禮樂者君子得之以平其氣養其壽命而愚者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聞金石之音見千戚之舞亦足以消其非僻之志暴慢之氣是之謂移風易俗莫大乎樂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論

天地萬物之父母也天地生萬物父母之職也是故雷風雨露以宣之山澤水火以資之陰陽寒暑以節之皆天地生物之功用也天之混沌

三易集卷之經論

五

蒼蒼而不知其所止然而巧曆者能推之地之磅礴莽莽而不知其所極然而善數者能測之所不可知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上合太清下合太寧固宜無不知矣又以爲吾能知之而不能使天下知吾之所以知者於是指羽毛鱗介草木果藏之變以示人曰彼蠕蠕者彼蠢蠢者是天地之所爲也夫是以有七十二候考候天地之氣也不能候天地之心也而天地之氣俄而慘慘俄而煦煦而生物之心無須臾而不可見聖人以慘慘者爲天地之心則智者有所

不信以煦煦者爲天地之心則愚者人人知之而無待於吾言于是伺緼繼于栗烈之餘驗萌芽於剝落之後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非復爲天地之心也復可以見天地之心也蓋自姤而臨而觀而剝以至于坤陰氣凝結陽氣伏藏零焉而霜霰集冽焉而冰雪堅方以爲萬物之摧折僵仆未有涯也而一陽潛動于下矣故爲九寸之管置三重之室緹縵不揚葭莩徐散而遍觀群物則芸荔生於陸矣水泉動于川矣由是知天地之大德曰生若父母之字子無時已

三易集卷之經論

六

也其舒而不得不慘也生而不得不殺也猶視之不得不瞬也呼之不得不吸也彼聖人之慈萬民豈異于天地哉厚其生而遠其死亦周且密矣然使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則天下之相魚肉且紛紜而無窮也故曰天命有德以象諸陽天討有罪以象諸陰而其心常在于好生蓋蠻夷寇賊則有五兵而戰勝之日以喪禮處之服讒蒐慝濟惡之徒則有五刑而戮人於市君爲之不舉此其意豈不藹然浹於民心哉吾故曰坤復之際可以見天地之心刑賞之

際可以見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

史論

外戚

漢世言外戚之禍當復以外戚浣濯之譬之解醒當以酒耳至於王莽之事則如沈湎者穿腸漬骨以死酒之生禍極矣光武親見宗廟之祀身經百戰以復高帝之業計其創業垂統之時迴顧却慮不忍以更駕之車循已覆之轍豈有先于外戚之禍者哉然不再世而國柄復歸於母后之家矣竇氏閻氏皆足以亡國至于梁

三易集卷七 經論

七

冀之毒流海內西京所未有也蓋莽方假託詩書動引古昔上以愚弄老婦下以煽惑無知之人故其徒皆如妖狐易形相與窺伺神器而未肆其貪婪之欲至於篡漢之後而後塗炭遍於天下耳若冀者殆非血氣心知之屬如長鯨登陸猛獸入城唯恐吞噬之不厭故桓帝不誅冀冀亦必篡漢然以漢者實冀也蓋冀誅而宦官之權遂盤結而不可解以及於袁董之事人有病蠱者服烏喙治之病間而藥發遂以死豈可謂之非以蠱死哉嘗反覆建武之事竊怪東平

王廢明帝爲太子特以其舅陰興輔立導之此東京外戚信任之始也夫陰衛尉稱爲天下長者固不忝師保之任然其時山林之賢人與中興功臣中豈無如陰興者蓋其時郭后雖廢其家鼎盛東平王蒼素負天下之望恐諸侯大臣不怠故儲君易代之際慮有變動故託陰氏以鎮服之帝崩之後廣陵王荆詐爲書與東平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若并二國之衆鼓行而前此湯武兵也意者帝亦慮及於此故爲之地其然乎其不然乎不然明帝尚不畫伏波將軍於雲臺以杜椒房之親而帝不慮用陰氏以啟外戚之路哉

三易集卷七 經論

八

李固杜喬

班固論公孫弘以下十一人咸以儒宗居相位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蓋謂儒者之無益於人國也及東京之衰李固杜喬楊震陳蕃諸君子者皆秉義守正疾惡如讐儒者阿諛之譏可以免矣然側身於污君之朝抗顏於邪臣之間有後世之名而無當時之功効可悲也已

昔蕭曹起于刀筆卒定大漢之基業霍光稱爲不學無術而有社稷之功此三人者比之前後數公莫及也班氏殆以此謂繩古人之迹者不足有爲乎然漢世儒者之用雖不顯于朝廷而經術之士頗有著聲於郡國者或亦樹將帥之略則亦非濶於用者也昔仲尼之門苟于千乘之國百乘之家可以從政者猶有取焉何者人材之難不可厚望也若位以天子之宰相而如荀卿所云能調一天下謂之大儒者千萬人不能得一人也得其人矣不遇非常之君于大有

三易集卷之二 史論

九

爲之時亦終無以自見吾何以責公孫之徒哉

孔光胡廣

夫士被服仁義而談先王非有慕于當世之爵祿而立於污君之朝者將以立名乎亦欲庶幾遇合以救塗炭之人於萬一乎東漢之季諸君子務危言奇行以魏世俗之靡靡者而不能悟殘闇之君亡身覆族九死不悔使天下之士益知國事之日非而不能救亂亡之禍蓋嘗思之強臣執國柄與夫閹豎盤據宮闈支黨流毒四方志義守道之士生于其時自度可以有爲乎

苟不能有所爲則遁跡畎畝輯先聖之遺編名不聞於公卿身不至于郡縣如中屠蟠龐德公司馬德操之流所謂潛龍以不見成德者上也其或須升斗之祿以給俯仰之養則不羞小官以仕易農免死而已至若身在卿相之位任治亂安危之重進不得行其志退不得保其身如李固杜喬抱秉正疾邪之心知弑君之賊而不能討有正朝廷安社稷之策而不能用身蹈不測之禍而無補于國家之事可悲也已蠡吾既立則固無不死之理卽令不死而度天下事必無可如吾所欲爲者倘其時退歸南鄭閉門懸車謝病不見賓客則冀亦必自喜去其所忌不在肘腋之下或可以自免乎豈其智不及此哉將其時與勢有所不可也人罪胡廣不能執前議而固與杜喬獨守正不懌然使廣執前議則亦與固同歿以畢大義而已其於國事無所損益也若桓帝誅冀之時而廣尚在則彌縫其闕匡救其災當有補于紀綱決裂之際少扶覆亡之運者乎乃世謂張禹孔光胡廣皆阿意苟容所謂鄙夫然有不同者張禹在王鳳之世雖不

三易集卷之二 史論

一

能逆知莽之篡漢而權在外戚終爲漢禍者可
知也禹不勝其子孫之計而飾詞以破衆論援
古以惑主聽其罪大矣此馬融之流也史稱光
不希旨苟合帝有所問必據經法心所安而對
不結黨友養游說及請立中山王不憚抗皇后
昭儀與宰相之議及不欲傳太后與上相近恐
其干政及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並稱尊號持不
可者數歲以傅氏之剛暴多權數光守議不移
其去灰蓋不遠也及見王莽權日盛則憂懼不
知所出上書乞骸骨及群臣誦莽功德位在諸

三易集卷一 史論

二

侯王上愈恐稱疾其大節如此計其心未嘗一
日忘漢顧無所容其智力而不言于人人亦不
知之豈患得患失者歟王嘉臨命以不能進孔光
退董賢爲遺言則光之各行蓋著於當世之賢
者久矣及篡位之際乃不能爲異同殆如蘇武
爲匈奴繫弓弩人爲賊所得爲之負擔劫於其
勢不能自拔也比之張禹不侔矣若胡廣者亦
光之流亞也

何顯范滂

士之處亂世者唯有修其庸言庸行儉德避難

善善長惡惡短雖砥礪志節而闇然無標榜之
意既不詭於聖人而亦不以驚流俗之憤憤者
蓋透迤於橫政橫民間以待天下之清而已劉
陶李雲陳球杜根之徒陳危亾之隱憂于不可
有言之人建社稷之至計於不可有爲之日徒
足以殺身而無補于國至於劉邵王芬諸人身
非重臣爲國命所寄而欲除君側之惡爲廢立
之事卽令事成當有莫大之禍況必不可成乎
何顯之友人有父仇未報而病臨死以告顯顯
爲斬讐頭醢其墓禮非親父兄之讐則主人能

三易集卷七 史論

三

執兵而倍其後豈有他人之讐而不與其天哉
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請蕃蕃不
止之滂恨而投版棄去夫國家上下尊卑各有
儀式燕居之際晤言傾倒不存形迹可也至于
職事相臨固有常儀孔子與上大夫言則問閭
與下大夫言則侃侃陽貨有饋不廢往拜之禮
不知郭太何以讓蕃蕃何以謝滂也禮教陵夷
豈獨庸俗人哉至于殷陶黃穆侍衛於滂爲之
應對賓客至謂趙岐入界以不得見爲天下所
笑棄官從之謂沽激聲歎之餘遂成名于世此

與兒童之見何異

岑旺

孟子有言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夫無道之君賞不當功罪不當罪好惡不當於人心而生殺予奪之柄尚出於朝廷不得不聽之此孟氏之所謂天也劉瓚於赦後殺小黃門岑旺爲南陽功曹收考張汎會赦竟殺之并收捕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有詔生之而我殺之是無君也二百人中豈盡當重辟者而殺之如草菅此寧成尹賞義縱之事士

三易集卷一 史論

三

人胡忍爲此且謂除一人而去萬人之害既奮不顧身以快其疾惡之心矣豈不自知不測之禍旦暮且至何惜一死乃求苟活所至塗炭多歷親故之家郡縣爲之殘破想見其慷慨立節自分殺身以成仁及其末路終于求生以害仁亦可醜也記曰謀人之社稷亡則亡之謀人之軍師敗則敗之成瓘之橫屍都市者旺之謀也奈何使之獨處乎夏馥見張儉之亡而歎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賈彪拒旺而不納曰旺以要君致憂吾不能奮戈相待

尚可納之乎吾於二子深有取焉人謂二子同遭亂世何不忠告之人有病狂者自高賢也自辨智也叫呼罵詈至于踰垣越屋皆是時雖有親愛孰能沮之二子者或知其病方發而不及言或言之而不聽也

臧洪

國家多事之時莫不願得忠義之士以自輔而士遇知己之主不幸當死生存亡之際則思捐軀赴義不負國士之知及其亡身覆族則舊君有服尚不足報而以一歎謝之此雖匹夫匹婦

三易集卷七 史論

四

之爲諒而所謂烈士狗名庶幾近之矣若臧洪之事吾不知所處也洪爲廣陵太守張超功曹超遇之厚後寄寓袁紹紹亦深知之以爲青州刺史又徙爲東郡太守蓋東郡之土地甲兵紹所有也及曹操圍張超于雍丘洪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不聽雍丘既陷張氏族滅洪遂絕紹紹以兵圍之城破殺洪城中七八千人皆死蓋殘破袁氏之一郡以自爲名也漢室將危分據郡縣者人有逐鹿之心袁曹方睦各有所圖唯俟利而動耳

張超存亡何與于紹而分兵以擊方睦之曹氏
且謂紹呼陳留爲兄必且以廣陵爲弟而不救
雍丘之急以爲紹負超其後紹之親操豈獨陳
留廣陵邂逅相與之意乎責人以所必不能應
之事而至於以怨報德使萬人肝腦塗地名之
曰義士吾不取也且袁氏以十倍之衆敗于官
渡乃欲分兵以解雍丘之圍卽從洪言其能有
濟乎信陵君不能救趙欲往死秦軍以謝平原
田疇不能滅公孫瓚以報劉虞之讐遂隱居不
出擇于斯二者以自處可也

三易集卷七 史論

五

諸葛孔明

用兵之道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非獨
一陣之間而已取天下亦然故三代之盛王未
嘗不攻弱兼昧取亂侮亡以爲資漢高帝與項
羽並起以爭天下百敗一勝而卒仆項氏者先
併三秦齊魏燕趙而後合諸侯之衆以亡羽先
其易而後其難也建武之初隗囂公孫述止匹
夫之雄然比之銅馬尤來大槍之屬猶爲隔強
故光武先定河北而緩隴蜀譬之析木先其易
者而後其節目用力寡矣漢之末造諸侯各務

其力以相吞噬而劉繇王朗張繡袁術之徒智
力不足以自守固皆伯王之資也劉玄德崎嶇
戎馬之間未嘗一日無南面稱孤之志而無
百里之地以與諸公從事當此數子者相繼殘
滅必且與其徒慨然太息以爲失此事會而莫
可誰何及荆益漢中皆探之曹孫之腹中而有
之則草廬之中君臣相與熟計者亦驗矣而關
羽懸軍赴利不知孫氏之將議其後豈可不謂
之疎哉于是天下之瑕皆并於堅而蜀之爲國
僅如人面之黑子耳及孔明連歲出師以爭中

三易集卷七 史論

六

原議者以爲罷敝其民而無尺寸之効司馬仲
達常務持重兵不得交人亦謂其才非孔明之
匹故甘受巾幘婦人之辱是二者皆不知其人
不尚論其世者也夫蜀以一州之地勢不能與
中國持久故孔明以爲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
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又曰雖不伐賊
王業亦亡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其論形勢可謂
審矣仲達則不然戰而勝未足以取蜀不勝則
境內有搖動之虞不戰而無所喪失則天下之
勢固在魏也吾以長策制之而已不觀夫奕者

乎形勢既張勝負可見敗者必設奇生變務發
難以求敵之間見者常謂之巧而未必然也不
如是吾固敗矣勝者常靜以應之小利勿爭小
挫勿怒見者固以爲拙而未必然也如是吾已
勝矣漢魏之際何以異此嗟乎方李郭之亂乘
輿播遷劉葛得一州之地而與本初之徒馳驅
相角功業豈下曹氏哉故曰聖賢不爲時能不
失時而已

劉玄德

有取天下之志者見小利而迷大計則速敗務
遠略而遺近憂則無成功董卓之亂天下分崩
離析如逐鹿而分之強者多得肉焉二袁劉表
孫策是也曹操以兗州之地枝梧其間更陳宮
呂布之難幾無以自立而能圖機制變以弱爲
強遂有天下三分之二劉備于此六七公者非
志不逮而力不若也顧其初無百里以爲基而
其中常有以仁義取天下之心於是徘徊四顧
若有所待及陶謙臨沒以徐州相授因其土地
甲兵之資可用以進取天下亦可謂仁義之効
矣呂布慄悍狡猾見利反覆固其天性而使條

忽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是時四海無所容足而
自歸于布猶以詐力自諱及劉表新亡弱子嗣
立曹操睥睨于北孫氏覬覦于東骨肉相伺于
內備豈不能置耳目于琮之左右觀其動靜以
知其賢愚而輔其所不逮乃至遣使降曹曹軍
至宛計其時國中藉藉萬口如沸而備尚未聞
也此其于琮不啻胡越之相視矣受人六尺之
孤固如是乎蓋備之意方以德懷荊州之人不
欲察察人陰事以疑琮母子群下之心謂已之
垂誼而將噬也然備之在樊隱然一君矣其勢
可以得敵人之情夫操之不能一日怠備猶備
之不能一日怠操縱不能得其帷幄計議何至
降人一國引軍數千里而不覺者幾于所謂意
廣才疎者矣彼天下雄梟更歷事變而謂其智
不及此乎此其意方務爲仁義之名而忽于倉
卒之憂蓋謂劉琮孱弱仰我穀翼荊州諸將皆
庸材無敢爲異同而不虞其家庭之內私計密
議既謂其力非曹操之敵又疑其心不可以終
托國也丁是一旦禍發狼狽奔走生平之智勇
無所用之亦可悲矣連吳之計成者幸也或曰

劉琮不降操則備能與久從事乎曰荊州非久安之國也同氣爭立則兵生於外母黨爭政則亂生於內特其時未至耳夫乘其亂而取之猶有辭於天下而向之所謂仁義者未盡決裂也不然恩信既洽荆楚之士既懷如取果然待其熟而掇之易矣獨不見劉璋之事乎蓋以備之雄材大志欲匡濟大事豈寤寐忘之哉況跨有荊益以爲霸王之資君臣之間相與熟計久矣曰然則諸葛亮以爲攻琮荊州可有而備不用其計何也曰此備之明于自知也夫備有度而

三易集卷之史論

九

遲故劉曄以爲得蜀曰淺蜀人未附可乘其未定而取之當時蜀人一日四五驚斬之而不能禁也今操已在近地而造次入人之國以未集之衆當方張之敵其能有濟乎徒失其平生之仁義耳史謂其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事危而言不失道吾以爲備之明於遠略而已

程名振

英雄之君所與驅馳以定天下者必其人智足以知人之所不能見勇足以任人之所不敢當心雄萬夫而羞與碌碌者伍如是者則謂之股

肱良臣矣及天下既定則向之所與成功名者計謀屢效於中權勢已行於外各位尊寵四方趨之於是人主不得不生疑忌之心故帷幄信臣及勇略蓋世之將爲國重輕者唯恭慎自將小心翼翼乃可以保爵祿全始終此其人非待功成之日然後慮及于此也方在艱難之中成敗利鈍未知所在固已知自處之地矣唐太宗征遼東召程名振問方畧稱旨命以一州失謝陽怒讓之辨對益詳帝曰房玄齡在朕左右二十餘年見朕詰責餘人顏色無主名振未嘗見

三易集卷之史論

三

我一旦謂讓辭氣不屈真奇士也夫玄齡佐太宗於起事之初芟除群雄勘定內難呼吸之間有死生安危不知其幾矣而獨失其常度於殿陛論辨之時乃知勃如戰色屏氣如不息皆人臣侍君之體卽所以保其身名者也昔周亞夫屯軍細柳前却乘輿以申其軍令帝憮然以爲眞將軍既定七國功無與比少偃蹇於七箸之間則以爲鞅鞅者非少主臣也而身死名仆矣雖文景度量之不相及亦足以見功臣末路之難乎若漢之蕭何唐之郭子儀與玄齡皆人臣

履盛滿者之法也

李靖

秦王欲誅建成元吉謀於李靖靖辭謀于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此二人及舉事之日召房杜二人以有勅不得至秦王府皆辭不至王使尉遲敬德取二人首夫此四人者豈不知事之必克秦王終有天下哉顧骨肉相殘之際不欲有功也蓋智計之士立身自有本末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免當擒攘狼狽之時生死禍福在於俄頃而從容守正既以全其立身之大節亦

三易集卷七 史論

三

所以自結於人主使人主不疑其有好亂樂禍之心一旦主少國疑可以寄大事此賢者所以自處者也吾觀處人骨肉之間而敢發大難雖賢不肖不同鮮能免禍者晉公謂里克曰子弑二君與二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李斯殺扶蘇立胡亥卒具五刑隋煬帝殺張衡臨刑歎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蓋與于弑逆之事者也徐羨之傅亮謝晦廢營陽王而殺之又殺廬陵王義真問於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公等受先帝顧命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

而之以北面自免爲難終覆其族中宗言我以下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裴炎言於武后請廢之後有言炎反者廷臣謂炎有社稷功若炎反臣等亦皆反矣后言朕知炎反知卿等不反蓋憶前事也嗟夫余於是知英衛造次而辭於始房杜顛沛而避于後異於世之苟且以就功名者矣

玄宗

玄宗以剛斷英武之資寬大而能知人卒平內難亦不世出之主也及其心蕩氣盈若謂安者

三易集卷七 史論

三

不復危治者不復亂天下唯二三嬖佞之外無可與吾謀者至於逆胡發難河北土崩宜動其心求所以制賊者而猶輕棄謀臣宿將之長策唯近習細人是聽蓋君臣宣淫暴殄天物以縱其驕恣獲罪于天而失其所以爲心久矣祿山雖得東京畿豪傑羣起而應官軍國門之外多爲敵壘兵力所及者不過數百里間耳郭李之兵方搗其巢穴若使哥舒翰守潼關持重不戰以觀其變豈有九廟焚毀衣冠塗炭之至此極者哉翰知戰之必敗而不能守其本謀者蓋

以國忠能移帝喜怒而邊令誠佐之以封常清高仙芝之死爲鑒也但翰久習兵事以二十萬之衆何不分兵嚴守關隘而以精兵當賊令爲善敗不亂之形勢此事之不可知者也然以君臣之犯天怒也假令賊平則天下之柄重歸楊氏益肆其淫虐固天道之所必不容者獨怪其時豈無一人知制賊之策在於不戰郭李直取范陽爲必勝之策竟莫爲帝言之者蓋自天寶以來李林甫鉗結天下之士使不敢言楊國忠以爲祿山旦夕可滅必謂遲以歲月者爲養寇

三易集卷七 史論

三

故忠臣智士知言之無益如瘖啞聾瞶之人而人主自棄其聰明以左右習熟爲耳目亦會揚氏之罪惡貫盈遂成滔天之禍迄於唐亡曾無偃戈仆鼓之日可痛也已

德宗

人主之所謂明者在於別羣臣之邪正識治亂安危之所以然而小智不與焉所謂德者在於以天下爲度而舍已從人用其長去其短記其功忘其過使上下之情通無怨懟之心而小善不與焉德宗卽位之初銳意求治且生長多事

之時艱難險阻身備嘗之自謂知人之情僞觀其居喪有禮鹽酪不入口大行梓官不避本命諸姑姊妹之嫁者小物皆經閱視平生無荒淫之過此皆士人好修者之事宗族鄉黨之所稱道而於經世之大略無與也然世主鮮能行之故德宗以此自多陸贄謂其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志吾又謂其制節謹度無驕奢侈泰之事必以爲臣民無得訾議者而無待於忠言讜論以攻其所不逮故朝廷之上問閭之下人人知不測之憂在於旦夕而天子穆穆自謂聖明在上海內晏如也夫人之情好察必多疑多疑則人得行其讒好勝必多忌多忌則人得借其怒至於四海蕩析幾不可復爲猶以爲推誠不如用術修德不如用威蓋以其區區之材自負終不可解也嗟乎使德宗生於士大夫之間昏闇剛愎自多其能亦終必敗況萬乘之主四海分崩之日乎

德宗二

所謂聽言之難者造次之間議論盈廷一可一否紛紛而不知所裁一利一害昧昧而不知所

向於是迷惑顛倒馴致敗事則有矣若德宗少而學於李泌泌在肅代之世周旋禍亂卒安社稷爲一代宗臣其有不知者乎陸贄明識豈務善因事爲功帝亦自知之使此兩人者長在帷幄之中而李晟李抱真諸人將兵於外何至奔逐狼狽幾亾天下昔人有言聽言者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盧杞陰險深刻一時或不能識然以其事考其言則舛錯召禍多矣車傾馬仆覆轍在前而執轡者安坐自如貌甚閒暇是豈好禍樂亂哉蓋其平日自謂聰明英武

三易集卷七 史論

五

羣臣不及而杞知其才識之所至與其意念之所向先引其端使之自決如擠張鑑李愬顏真卿大半出於上意雖後有敗事不以爲罪方欲分任其責也夫智者如登高望遠無所不見以知趨避向背之所宜愚者如隙中之視物得其一遺其十而自以爲明審矣黠者知其見之所在又從而諛之曰他人不知此上所見是也因借以行其私張其聲勢嗟夫累世忠義之家食人之祿居其高位何忍而爲此然昏暴之主與姦佞之臣凶德參會自有相感召者語曰蟋蟀

俟秋吟蟋蟀出以陰聖主明臣既然破國公家者何獨不然乎吾獨惡夫聽言而不觀其事之成敗者也

德宗 三

自安史之亂悍將反側于上驕兵睥睨于下敝然以爲國家安危繫于吾輩之喜怒而人主惴惴焉不能保其朝夕故君臣太息思府兵之制以爲府兵復而天下太平矣然唯變法之蚤也故天下猶未見府兵之害若復行之其勢不得不變何者府兵領於折衝折衝以農隙教習戰

三易集卷七 史論

五

陣雖張帷幄鳴金鼓三令五申不過行故事而已曷能與之同甘苦察勤惰辨勇怯而生其赴水火之心乎士卒旣爲農家子又曷能舍其耰鋤桔槔之業而日從事於弓矛劍盾之間乎及其調發將帥按閱而後知其不精雖加之罪亦已晚矣況以無罪之人而役之千萬里之外私齎繒帛官取而貯之書則苦役夜禁而置之地牢十人出戍還者無二三百姓薰目燬手足以避其役夫聚數十萬人授之以擊刺斬伐之器生有鄉里之耻笑死無墳墓之歸葬雖秦之虜

使其民何以加此特以天下無彙而未反耳且計戶口而出丁男非必慄悍勇力者也若在天寶之末以此當胡騎之鋒銳必不支矣故承平之世關東戍卒不勝其上之侵虐而兵興之後則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願待哺思亂幸災亦與長征之兵無異也是以論者謂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夫府兵之制卽古之寓兵於農三代用之矣然其時無萬里久戍之役而有所征討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在行間勞逸饑飽之事呻吟嗟歎之聲朝見而夕

三易集卷之二 史論

三

聞之所謂千夫長百夫長莫能恣其貪冒殘暴之意而其父兄之教鄉黨之俗無不習於射御卽少長於詩書禮樂之中如冉有樊遲子夏之徒皆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子路治千乘之賦使民有勇且知方者皆文事武備不可一日偏廢也豈若後世以雕蟲小技爲業者務欲奪武夫之氣哉嗟乎以太宗之英武與房杜英衛諸公謀之不能百年而弊已甚有王者作不知何以善其後也

三易集卷之七終

三易集卷之八目錄

書牘 凡十三首

與徐宗伯書

與殷職方書

又與殷職方書

答雷何思吉士書

寄劉大景司馬書

與王澹生吏部書

與曾長石編修書

上周撫臺書

三易集卷八目錄

答陳明府書

與申問卿書

寄陳御史書

寄侯豫瞻書

答瞿給事書

三易集卷之八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八

書牘

與徐宗伯書

日來想見梧竹交翠秋卉菲菲清風入林明月
漾波步履康強几席靜好掃迹五畝之園寄意
八紘之表尚論古人誰足相方者乎惟麴蘖慄
岸能燥血液翰墨精微易結神思願少停止以
順天和此來頗得觀湖山之勝泉石幽淙竹樹
葱蒨真使人應接不暇而肩輿小舫處處可到
無躋攀之勞公能爲二十日行計徜徉此中尤
令巖谷生色圖志增美亦有意乎杭州送迎之
禮絕異吳中縉紳先生入城投謁乃有交際若
山水之間竟無人踪跡也便信奉候不備

與殷職方書

比聞逆胡背盟緣邊騷動臺省之臣議論紛起
疆場之士敵愾未伸二三年間便未可得安枕
也安危之機唯在將將者而已前見吾丈書有
任大責重之憂蘇明允有言丈夫不得爲將得
爲使折衝口語之間亦幸矣吾丈居樞密之地
豈止爲使耶振揚國威懾懼醜虜令儒林中復

見頗收甚休甚休自昔承平既久武備不修則四夷有輕中國之心及百戰之後良將並起由今考之多出於微賤則今之所以取士者可知矣語云星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援卒爲將卽今諸邊將帥尚不足辦此虜不知釣魚屠狗之徒亦有奇力策士足以爲王爪牙者乎仲輿丈累疏乞休聞已得請此君望見匡廬山遂慕彭澤高風真不俗也司寇公有微疾昨山中遇一太倉人願人分一歲以爲公壽非甚盛德何以至此

又與族職方書

今天下有忘戰之實而士大夫爭爲好戰之言丈居今日之地殆難於調羣口非獨難于署置邊事也僕向謂今之待北虜有似養虎朝與一羊腓夕與一羝肩俯首帖耳唯人所置之無異家畜也後必有狎而侮之者忘其能噬人也揀其鬚扼其項其不大吼而騰躍者幾希今之待西南諸夷有似養猴彼有山林可以爲巢有草木之實可以爲食本無求于我而一旦就我之羈繼冠以人冠衣以人衣習人之跪拜起伏而

周旋于庭除之下則亦已矣忘其能扳援跳躑雖有刀箭不及施也而謂其弱而易制可因以爲功乃鞭之繫之以不堪者繩之遂裂冠禡衣而去入叢林越重澗又欲追逐之除其窟穴使無所託搜抉其所積之果蜚以禦窮者使無所食以彰我之威武然猴困而吾力亦憊矣丈居今日之地可以此告南北之當事者乎卽今北虜帖然必有謂虎不能噬人何故以肉投之者若令諸將中有如中山開平者亦必俟虜有反仄之端乃可以絕之若猶未也則亦勤修戰守之具而已至於西南夷之事屢見矣關千里之地增數十縣於中國有利乎願自今以往勿輕爲兵端也往時鄉曲諸同好卮酒相對屢及世務而丈能容吾之狂言茲者闕然久矣風便寓此

答雷何思吉士書

往歲無美先生從楚中歸迎謂所厚善者曰吾於夷陵得一奇士恨不能攜之來與二三君子游因道門下之姓字且出迭行序於篋中以示坐客相與反覆觀之如天球琬琰之陳于前黃

鐘大呂之迭奏于左右也是時想見其人白雲
爲車紫霞爲裳容與層霄之上茲者薄游京師
適會門下在石渠東觀與天下士馳騁著作之
場無美先生必且拊掌西笑自詫其知人而僕
亦得慰其數年願見之懷乃辱問瞽者以蒼素
之辨聾者以宮徵之音豈先生曾以僕姓名欺
門下乎僕夙遭閔凶不及受先人之遺訓又才
拙性懶不敢妄意作者之事偶聞長者之餘論
有心識之而已蓋文章爲經世大業大而三才
小而庶物無所不載中古以前吾不能知若伊

三易集卷八書

四

呂之治國賈晁之論事孫吳之言兵苟其闕如
皆不可以稱作者若夫書疏傳志碑記之類皆
與世酬酢人事不可已者方杼軸於懷豈不尋
其條理于茫昧之表索其端緒於棼亂之中及
其得之於心而出之於手則見者以爲固然但
人不能知而我能言之耳采玉於重巖吾以爲
圭爲璧能顯玉之美而出玉者山也采珠於深
淵吾以爲珥爲珮能盡珠之用而產珠者水也
苟知此道則于文章殆庶幾乎今之昧者言不
必由其意華不必副其實陳籩豆於鷄豚之社

奏鐘鼓于爰居之前慰遷謫者則謂在廷皆黃
廉稱賑施者則謂素儒亦郭解此陋俗所沿在
文章之司命一洗之非門下誰望哉長石少玄
諸君亦乞以是語之

寄劉大景司馬書

僕去家時無美丈夫寧寄語門下日來以恙并
熊羆之祥且謂僕此來當與門下商略千秋大
業爲旅中樂事乃鄙意則以爲從容奉長者之
高論聞著述之大旨則幸矣至于竭蹶以附驥
尾非所及也今輜車遠在異域奉 天子命運

三易集卷八書

五

籌帷幄盪平方張之虜豈可與彫蟲小技同日
道哉平壤之役聞有士卒三四人攀堞直上若
此者膽略絕倫誠不易得也門下曾識之乎碧
蹄敗績人謂大將軍下令諸部不得過嶺獨以
家丁前驅俾收斬獲之功賊見孤軍深入首尾
不能相應潛以數百人繞出我後遂至驚潰狗
私而背公逐細而遺大其謂之何且征東十五
萬人皆大將軍所統凡有克獲孰非其功何必
家丁耶察其意不過爲此輩功賞計耳遂不顧
喪國威沮士氣啟邊疆無窮之釁禍生有胎乃

在此也往時倭奴躡踐江南僕才五六歲然而能道賊之情形者以先人爲桑梓計至切嘗出私財結客兵相與朝夕熟計又條陳用兵方略百餘款上法古來名將之紀律下盡今時從征之利弊故少而知勝負之所以然大抵東夷好爲奇兵伏兵雖十人來亦必設伏亦必用奇一墜其術縱猛士如林亦必撓亂想門下平日已爲諸將諄諄告誡何俟鄙言但萬里相望聞問爲難故不覺詞之贅耳游擊錢某僕之所厚無美先生之通家子真不羣之材可當一面而出於書生家有岸然自異之意恐與同輩不諧幸保護之

與王澹生吏部書

僕于仲夏廿五日至家雖糧船蔽河而水不甚涸楓橋一晤太原父子遂乘小艇先歸至今人事匆匆不及過州中然知第中俱平安也計束脩所入可辦中田百畝倘不以他事費便終身受兄惠矣兄宏材大度所至搜訪人才講求職事自是當代偉人第願於聲音笑貌之間常加敬慎瑯琊門第赫赫所謂公侯之子孫有山河

之氣象況又早著才名取高科居要路雖卑已尊人人尚疑之詩言威儀抑抑爾雅云抑抑密也無所之而不加簡飭乃謂之密耳蕭子明舉扇一揮謝萬如意指四座足下宜深以爲戒世固有目攝之恨至於刺骨者間在兵部同寮皆畏而不親畏而不已乃成疾惡矣幸無忌鄙言沈太公以毒歿吳中此事相繼竟無追理之者久之成俗不亦人人自危哉辰玉欲抱其遺孤既有人護持當不敢生異心足以慰兄懸念也張明初德器日深遠菰蘆中乃有此人姚允初高世之品簿書錢穀非其所長他日勿令作郡實兄長育人材之一効溽暑不旣

與曾長石編修書

去歲瞰躡京塵特承矚深相得於形骸之外間里布衣之交不過也久客思家匆匆作歸計出國門之日獨戀戀高義念會合之無期蓋不勝太息耳此歲中倘未便得差幸勤事典籍考索古今文獻所載經世大略以養任重道遠之望新詩紆迴處如羊腸鳥道中登陟崎嶇而臨眺躊躇尚有遠思雄壯處如昆陽城之戰風雲

變色虎豹悚慄皆佳作也作詩之道非難非易易故三百篇多出於野夫遊女難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數人若僕之懶慢廢學非曰能之閒嘗從事於斯而得其彷彿焉譬諸組織一經一緯一玄一素雖由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衡紵疎密輕重各有其度不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諷之嗟嘆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際不規規於古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不爲作者笑矣乃其神而化之則存乎其人耳

三易集卷八 書牘

八

至於是而又不能無得失則如過颿之擲賞音者知之勞薪之炊知味者辨之若夫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此皆詞人所當反覆也今兄將有黼黻一世之用雖所爲詩字字珠璣亦何裨益然借以發舒其意氣陶鎔其性情則養任重道遠之望者烏知不在此乎

上周撫臺書

伏惟台臺軫恤民隱弘濟時艱有若陳畢公保釐之遺意而夏忠靖周文襄復見於今日也閭里編氓自謂蘇息有日而天降靈雨萬姓爲魚

始者猶冀高阜之鄉可得半收今則處處化爲巨浸矣五月中猶冀水退之後可種萊麥爲來歲農事資本今則海潮挾雨益加橫溢不惟今秋無望來春耕作亦蕩然無以爲藉矣天災流行三吳所共而嘉定素稱瘠土所種木棉尤不宜於水潦故受害爲獨甚邑之士民謂某受知於臺下有素不以父老子弟顛連垂歟之狀請諮訪之殷勤籌畫之懇至何待人言然固有當事所不敢唐突而草野之人反得縷縷陳之雖

三易集卷八 書牘

九

未必合於事宜而不以爲罪者似未可嘿然也目前之勢惡在賑濟敝邑地不產米民間無三日之儲商船旦暮不至則持錢入市終亦空手而歸況庾廩所積之穀僅以千計非若他縣有粟可發也議者欲點派大戶出糴境外某謂不然大戶雖冒殷富之名未必果有餘貲且鄉里愚民生平不習貿易之事方今所在禁糴彼將何從措手計惟那移在庫銀兩差佐貳官一員擇居民曉事者隨之以往則荆襄之粟可致也議者又欲將河下所到米船逐日報官平價發

行其謂不然當此河流汎濫盜賊縱橫之際其奮然不顧閼歷艱險而至者惟利之所在耳倘以號令束之彼必相戒不來而境內愈困矣更須高其值以收之則四方之市販者聞風畢集粟多則價自不昂而嗷嗷之衆庶幾其有瘳也既賑之後又將乞蠲邇歲司農告匱卽旨下該部必且多所推阻然江南四郡每歲以數伯萬石充皇家軍國內外之需今不幸胥溺豈忍漠然坐視如秦越之肥瘠不以介意嘗考弘治正德嘉靖年間吳中大水於今相似皆得蒙減租之詔是誠加惠元元之意亦以培養東南根本之地也今獨不爲之所乎然止蠲以前之宿逋則亦有蠲之名而無其實必得將本年錢糧酌議何項蠲停何項全赦而後蠲一分得沾一分之賜是在台臺主持之而已桑梓情深冒昧饒舌惟憐而有之幸甚幸甚

答陳明府書

伏惟吳民輸將之苦既非一端而白糧尤爲重大臨時雇倩商船坐索厚價猶之可也每當開行之日或稱篷檣未全或稱鋪纜未置丁男伴

爲逃避婦女假作悲啼事係身家時迫程限不得不滿其欲乃至沿途祈神賽福少違其意侵辱難堪今議官造運船其便明甚第作事謀始動須萬全以情理推之事有難於輕變者昔劉晏初用官船漕運每艘給錢千緡人言所須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造船之人私用無窮然後官物堅牢後人必有患吾多費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不堪運矣後竟如其言今三吳繁徭重賦之地一竹一木皆取之於民勢不能多剝剝敝之髓膏以饜工役之腸腹且置買材料監督工役官司司必不能身親則船之脆薄勢有必然恐其患有甚於雇船者又見漕運淺船有旗造者謂旗甲領官價自行管造也尺板寸釘無不加意故堅於官造數倍有司常加獎賞以風之夫軍運欲化官造爲私造而民運欲改民船爲官船恐非所謂利不百者不更法也夫以農民去畝畝之業涉波濤之險已可愍念及其抵淮則軍幫一船未過民幫不許開行坐糜食糧虛引時日尤甚無謂然觀立法之意殆非急軍而後民也蓋謂軍衆可以暴民之寡軍強可

以凌民之弱且撐駕漕船者皆雇募外水之人
多凶命無賴魚肉平民狼狽於每歲春夏
之交薦紳往來南北者恐為此輩侵侮必藉漕
運衙門人役護送乃可安行若與民船錯行不
幸誤相觸撞必致蜂起蟻聚席卷行資故不使
相混耳今既該府軍民聯行勢不敢縱仍乞申
請漕院凡遇關隘委有運糧把總催趙處加委
督糧府官一員同行催趙無論軍民有生事啟
釁者一體拿治則軍有所畏而不爲民有所恃
而不恐矣

與申問卿書

前在郡時本欲留宿高齋以酬兄十日之約會
賓客如蝟毛計兄酬答無暇因與子柔孟陽聞
中友人郭聖樸入西山自謂於喧闐中得清曠
之趣舟還聞門知煩使者尋問意欲相聞而歸
思已發不可留矣偶和少師公落花詩三十首
燕閒時乞爲呈覽敝邑兩歲在襁褓中想已稔
知近乃無端奪去御方調而使之改駕絃甫和
而責以更張嘉定爲嘗藥之孝子長洲得經驗
之良醫二邑等在宇下奈何爲此紛擾也瞻瞻

之言不可盡述但日前未有新令若朝夕受代
必須攝署送迎辭謝勞攘幾何故士民皇皇必
欲少留以俟新令之至其爲時不過兩三月於
長洲不妨仍舊而敝邑且得沛未竟之膏澤鋤
未盡之根株不猶愈乎所藉少師公與仁兄之
重委曲致之撫臺者也弟以爲千萬人赴愬之
情述之者易爲詞聽之者易爲德故遂以此相
屬倘旦夕未必有會晤之便或托太府轉達何
如平日見吾兄於利澤及人之事無不盡力何
俟丁寧但敝邑之民真如赤子戀慈母留一日
受一日之惠不容不具陳耳

寄陳御史書

宋比玉兄歸會附奏記蓋是時安傳仁臺已拂
衣南還也乃今知此語之爲真矣臺下以仁臨
民以禮遇物視官如家謂人如已愷悌易直可
對天日不知浮言從何生夫飄風驟雨豈能久
淹唯是高致雅度不問生產尚乏三徑之資卽
令省觀之餘俯仰多闕得無損朝夕之懽乎前
承台教垂問辰玉後人今璽郎遜之者潔清自
好不嫚不惰動無越禮殆類其祖父而通曉萬

事調量人情則又過之惜其以任子爲官不得
展其才藻耳已舉二男骨體俱不凡蓋其門戶
未至塗地也知仁人長者相恤之厚敢詳言之
二詩呈覽

寄侯豫瞻書

王遜之行時欲寓一書書言遜之材略明練有
老成人所不如者足下宜與爲友已而恐其見
之以爲諛已而不出也故不以入函今知足下
高居簡出屏去人事必當神凝氣定智識益生
不獨見之文詞且以佐尊大人匡時濟物之用

三易集卷八書

南

大快大快河水既合東虜情形何似所望大帥
若同舟遇風不知能若是否也古之名將視士
卒如嬰兒轅門之下遠於萬里而能得人死力
其必不然四川事至今未知其詳倘變起倉卒
非會長之意則斬數人以說尚可含垢有如悍
然桀鰲不得不加兵當奈何聞土官多讐蠻宜
諭四隣攻之各得瓜分其地仍賞之以官至襲
官時止令奏聞不必赴部以免上下橫索之苦
誠如是豈無爭奮立功者乎此先朝王守仁曾
言之楊一清曾行之未審與今日之勢何如也

日華兄爲官布不遺餘力目前已有頭緒但樞
要在尊君幸勿失此機會然亦須偕歸尚寶陸
太常兩兄以助議論度必爾也州縣大害無如
訪行每逮一人輒株連數十人又不直指姓名
取近似者恐嚇之滿望而後已其人揚揚不復
自諱茲者 詔書中及此廟廊諸公可謂知時
務之要矣昨坐中有言近世彈章必以冗官塞
責若甲科雖有姦如山亦且寬容大計在邇倘
臺省諸君子建議凡舉劾疏後明列所舉者幾
人係何出身所劾者幾人係何出身此誠快事

三易集卷八書

五

今天下紀綱不振如人筋不足以束其骨國用
空虛如精氣不足以克其形試講求鹽政庶有
裨益第不勝議者之隨其後卽如前代權酒是
或一道竊謂蔡孔復生亦不能立法以撓之者
衆也鑄錢事非難唯恐不足救急蓋世間布帛
粟米非少者乃銀錢如博者非無賭資而無
籌馬曷不爲置之余山之盜伏在肘腋近口歸
之者如市力既未能撲滅且當隱忍未可輕意
挑釁倘有露章不必發抄窮廬之下敗絮自擁
偶念當世事不覺滿紙見者得無以爲笑乎舍

弟守分人而愚拙無比大爲強梁所侮樹植百
果幾成木奴俱受斧斤今無可奈何所居盡與
之矣蒙恩曲庇感切心腑智澗來凡百捉携諒
不待言尊君處不具啟

答瞿給事書

僕誠涼德然此心蕩蕩如不繫之舟未嘗倚著
一物有利於己有損於人之事不爲也仲冬之
月家人不戒於火一瓦一椽無復存者卒歲之
需未知所從出暮年播遷狼狽不可名狀昔人
有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僕非其人敢忘斯

三易集卷八

六

詔日來親戚故人幸而相恤居伯夷之室衣子
路之衣食冉求之粟雖嚴寒慘切不至受凍餒
之苦祝融回祿得無益加之患乎昨聞從者方
且戒行李赴京國居獻納之地爲天子耳目
之官補裨闕失弼成聖政在茲行矣自嘆罹此
酷罰跬步爲艱不獲拏舟相送於許墅錫山之
間以話離懷猥承手札遠將惓惓慰問兼以厚
貺高義薄雲霄矣使旋匆遽不盡醜縷

三易集卷之九目錄

序 凡十六首

勾股書序

射評序

嘉定荒政錄序

介壽言後序

徵布本末序

重修南京太僕寺志序

太僕寺志後序

金伯謙先生詩序

三易集卷九目錄

王辰玉紀遊詩序

王辰玉詩集序

程孟陽詩序

釋義鴈字詩序

香樹集序

張公路詩稿序

唐正叔詩稿序

時光祿年譜序

三易集卷之九目錄

三易集卷之九

序

勾股書序代

今世猶知九數之法者其書曰測圓海鏡而學士大人莫置意焉吳興顧司寇應祥獨好其術精思既久若神告之而其所述以勾股名者蓋於九章中最爲玄要也毘陵唐太史順之論勾股測望容方圓及弧矢分法則數之錯綜變化盡出而復自笑以爲屠龍之技無所用之夫五禮六樂六書九數古之人莫不童而習焉聖人豈以無用者令人虛引日月哉吳郡李漸卿通敏明悟殊絕於人而好深沉之思因讀毘陵諸論必欲窮究其義乃購顧氏之書與善爲筭者講求之則勾股之法於是明備又合九章之法及前賢之通數學者所著述凡爲書十二卷曰勾股書新城王君見而欲傳之人間自言往歲嘗奉 命覈汚上之田實以勾股從事故法簡而不繁吏逸而不勞姦人無所置手乃知藝之可以從政也茲者權稅許墅遂以漸卿之書付之梓人而屬余叙之夫天地之間所以成變化

而行鬼神者莫非數也而人事出焉蓋自一至十者河洩之自一至九者洛洩之聖人因以作經豈惟聖人哉伶倫造律呂隸首造算數皆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者也是故樂之亾久矣而時有妙達音律者如萬寶常裴知古曹紹夔之倫皆神會冥合獨契作者之意何者天地自然之聲不可終泯沒故託之斯人以復見於世也今夫橫而爲勾縱而爲股斜而爲弦皆出於自然也相併而爲和相減而爲較人力所不及而爲之表以測之一表所不及而爲

三易集卷九

二

之重表以引而伸之皆出於不得不然也天地自然之數終不可泯沒則此書之成實有相之者矣且漸卿以名進士出宰大邑治行爲天下最旦暮且入朝班乃以摧抑中人爲萬民請命遂蒙嚴譴以歸世方爲漸卿不平而不知造物者周假之數年之便以成經世之大業可以考之前王俟之後聖也漢之蘇況蔡邕張衡皆以儒宗參互天文共定曆元而勝國時郭守敬於曆象最精以爲曆家知曆法而不知曆理請以大儒許衡總之今之曆歲差既久卽驗之日月

之食漸不相協論者謂宜加比覈異日者以漸卿之材之望而通曠世之術居清華之班兼領太史事以定一代之曆而垂之無窮則勾股之書於是顯矣

射評序

余友錢君士興木出諸生家少受訓詁之業而獨好武事七八歲能馳馬上下峻阪所居精舍長矛大劍與圖史並列時與材官武士習刺擊進退之法謂往來相生疾徐相成皆合自然之數而應不得不然之節尤精心於射法當傳杯

三易集卷九

三

散帙未嘗去決拾方丈之室必懸的於前聽弦而辨陰晴望棚而知丈尺余與之游最久南至錢唐北至燕雲聞有好射者雖降胡賤隸必致而與之較積雨初霽涼風乍生晨起先調弓矢而後及於他務迨癸巳東征越三韓出萬里外所見引弓之人莫不察其能事而考其技之所至於是取古人之論與今世之射法一一精思而嘗試之以審其得失於是著爲射評將以遺之同好而屬余序之余嘗聞弓人之說幹以爲遠也角以爲疾也筋以爲深也膠以爲和也然

數者必相得而後可以爲良弓射者之一身亦猶是矣內自心志以及於百體一者不治不可以言射今觀射評所載精矣密矣昔杜陵甘夫子善奕其論奕曰通其理者大有裨於聖教嗚呼知射評之說者豈獨可以治射而已哉

嘉定荒政錄序代

史稱富鄭公救荒青州所活饑民五十餘萬人其不敏嘗竊歎息其思慮之周與夫條教之肅又以爲士遭逢盛世得千室之邑而治之爲天子撫養元元固當如是耳頃承乏嘉定之明

三易集卷九序

四

年江以南大水父老謂百年所無有也方千里內洶洶思亂商旅不行米價翔踊我巡撫周公爲民請命詞情惻怛讀者流涕而與觀察李公太郡趙公朝夕計議多設方畧所謂挹彼注茲以濟一時之急者雖鄭公易地而處殆無以加之某奉命奔走四境以求民隱波濤溢目泥塗漬體牽衣而號泣者所至千百爲群晝游魚鰕之淵夕棲鳥雀之林蓋疾首疚心慨然欲爲昔人之所爲非唯材不逮古亦如目覩溺者而無尺寸之綆焉徒爲之太息而已已而勾校於

庾廩升斗無不出也窮索于庫藏銖銖無不發也謀之士大夫中人以上苟可以賑者無不赴也會四方遄糴乃請巡撫公之符以付邑之能賈者於是荆揚之粟方舟而至老弱得延旦夕之命以及於麥秋乃宣詔旨出賜金躬巡而手授之民始歡呼相告庶幾流民去青州之時也夫痛定思痛所以拊摩而抑搔之者宜爲後法至於上之德意與巡撫公之焦心勞思皆百世不可忘故哀而梓之以示後人春秋書臧孫辰告糴于齊公羊氏以爲爲國者必有三年之委一歲不熟而告糴故譏之夫使海濱之民朝不及夕而貿貿焉仰給于四方則某無所逃罪矣

三易集卷九序

五

介壽言後序

歲在戊申侯官陳侯治嘉定既逾年矣百度具理四民咸和會其尊人任齋先生從晉安來邑之父老子弟喜而聚觀焉相與誇其神明色澤以爲福德壽考之徵及接其言論者則又相與稱其孝友豈弟以爲侯之廉而不劌明而不察慈而不弛肅而不猛者皆用其家法在官舍時

適遇其生之日四方賢士大夫與邑之能文章者各有言以爲壽諸生乃彙而梓之成帙焉則邑之人士又相與傳而誦之因其詞以想見其人如身在晨羞夕膳之側而同其色笑也夫事親者爲之衣以適其寒燠爲之食以適其飢飽禮之所載與會閔之所能無以加此以嘉定之無腆與歲之非時計無足以佐侯之養而能致斐然之詞布之執林存之家乘古之君子所未嘗有也然使上下不親明昭作慝一人視之一人誹之亦何榮之有焉而能使遠近之人謗

三易集卷九序

六

謂其事諷詠其文章相告以爲盛美乃可謂立身顯親今之君子所未必多見也蓋人有以文而重者矣文亦有以人而重者矣先生闇然自修於滄溟島嶼之間閉其光而弗耀茂其實而弗華而海內之士一旦仰之如威鳳之羽爭欲用以爲儀者固不無藉於文而介壽之言遂使人家藏戶習豈獨以其炳焉爛焉實以先生之潛德可以表率人倫陶冶世道焉耳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則人與文有時而交相重者乎某不佞不獲望先生之末光因讀是編而有感

焉遂書於後

徵布本末序代

嘗聞故老言國初取江南時吳民爲張氏死守以抗王師高皇帝惡之平定之後籍沒富民田因其家租籍以爲田糧之額而嘉定籍沒田獨多故其糧額至四十八萬石有奇民力不支逋負常數十萬穀蒙蠲除之詔而民猶不能自存周文襄公久撫江南閭閻銖銖之事無不井然往來阡陌如亭長里正謂嘉定窮則宜變而賦額不可減乃立官布二十萬疋所謂官布者

三易集卷九序

七

卽民間市賣之布其直銀不能二錢而充米一石解入甲字庫爲官中拂拭盤盂几席之用而已積久不用多朽敗爲塵後割縣地立太倉分布一萬五千匹正德之末江南大祲諸縣以嘉定獨受官布之惠宜興請借一萬匹昆山請借四萬六千匹以抵一時之稅則官布之可以寬民力可知也後司農以其不徵不解謂準米一石太多一改爲八斗再改爲六斗則文襄之意鮮有存者矣然其時徵解者不過十一二耳至萬曆之初天下以掊克爲功效有縣令始欲取

盈以起聲譽布入而中官坐收鋪墊之利遂歲
歲督趣亦未云冬衣布花也夫軍士有冬衣布
花本出畿內及河南山東與官布絕不相關今
軍士非有加於前而二百年所派冬衣布花之
地自若也財賦有一定之法上下守之爲金科
玉條至於挹彼注茲固非盛世之事而無以服
百姓之心矣而獨不可少假借於予遺之民而
令循良之令終歲焦勞曾不得食大官鐘釜之
祿豈所以勵臣節而憂根本之地哉且文襄以
一匹準一石而今之一匹其直當昔之二匹矣
三易集卷九
所準止於六斗則澤及于民者幾何而 詔令
嚴切急於星火廟堂之上忘宗臣百世深長之
慮聽中官一時迫切之詞不念焚林竭澤智者
憂之此十萬戶所爲叩心者也余往歲被譴去
國不勝系梓之憂曾詳論此事於時在事者若
罔聞也今阜公集部省院監司府縣往覆之文
彙而成帙蓋欲使後之蒞茲土者有所考焉余
因述事之所始與其中變迨末流之弊弁於其
端嗟夫使文襄公庸臣也則其法可盡廢若知
其社稷之臣也則觀此書者當有所感也夫

重修南京太僕寺志序

今上中興輦轂下諸君子以爲國家重熙累洽
之後百度慮有不備於方策者於是兩京諸司
皆纂修志書臣職在問寺不可不討論故籍諮
詢遺老以俟參攷謹按洪武四年初置群牧監
至六年改置太僕寺當是時四方僭亂未平
王師所至如太陽出而雲霧消散胡元遺孽猶
在沙漠之南王保保強力慄悍終不肯俛首帖
耳就我羈絡及大將北伐步兵未至竟以驍騎
襲其營遂令狼狽跣足而走蓋皆用江淮間馬
也孰謂天下善馬必出高寒之地哉後數十年
間天下大定謂宜却走馬以糞而 詔旨諄諄
丁寧戒飭不獨留意於中國之畜牧而又取之
四夷如西戎之茶馬朝鮮之馬耽羅之馬旣又
勅關中諸將吏各以其餘馬送京師分給沿邊
騎士豈非以戎馬國之大事天下雖安不可一
日忘哉至永樂初 上問尚書劉儁以天下馬
數止 萬三千七百有奇 當宁太息太僕卿
楊砥言近馬蕃息而牧者乏人請令民十五丁
養一馬馬死孳生不及數者責之償遂世爲北

方患自是以來朝廷之上更制易令部寺之間
焦心勞思議論朋興互得失顧官無養馬之
用而民有養馬之害於是慶曆中盡斥賣種馬
收買備用其時馬戶皆曠然如更生而僕寺亦
如釋重負所從事者唯催督府縣馬價而已夫
百金之家畜吠犬以防姦置蹇驢以致遠今南
方數千里內卒有金革之事如近日愚民弄兵
潢池倘游覓三輔則欲具銜勒鞍轡而不可得
何以盛軍容而威不軌哉蓋寄養之行本一時
嘗試之策非明習國事者深慮熟計而爲之故

三易集卷九序

十

審編之害交兌之害胥吏之要素里甲之侵漁
勢所必至而當時不計也今採掇二百餘年見
行故事與列聖之垂訓深謀遠見諸臣之嘉
言讜論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之君
子反覆累朝之利害得失而精思今日之時之
勢倘有可以裨牧政者不惜爲聖明條奏之
則雖弁髦此志可也

太僕寺志後序代

今天下幸逢太平之運垂白之老不見矛戟之
用不識金鼓之節留都爲王業所基宿重兵

以鎮撫四方而戎車不駕亦已久矣今上御
極之初適東夷西戎與中原不逞之人相繼蹀
躅於中外動色相告以除戎器械不虞則是
馬政其首務也會南京太僕志纂修適成臣在
編緝之列宜陳所見聞竊觀漢唐之馬常蕃息
於無事之時而衰耗於有事之日今國家可謂
無事矣仁宣以來天子常居九重車轍馬
跡不至宮門之外諸邊貢市之後馬無物故者
然不見騏驎騶驪之盛而民間乃以養馬爲大
害在永樂中已有鬻妻子償馬直者仁宗皇

三易集卷九序

十一

帝聞而痛之命贖還其家而論者謂我朝養
馬之病民甚於宋熙寧中至隆慶初去種馬之
半萬曆九年盡斥賣以其直備市馬蓋其時
執政者欲事事綜覈名實收富強之効故決然
一變累朝之舊而數十年來亦莫以爲非也適
者四郊多壘軍需告訕并去草場以爲民業則
太僕之務益簡矣夫人臣之義不以去位而忘
安危之慮況身在馬牧之司乎馬政之利病非
一人所能盡知然國家不能一日無馬或市於
民或養於官者可知也漢初乏馬已而阡陌成

群以一縑易一馬者唯不禁民畜馬也唐初亦少馬數十年間而致七十萬匹者張萬歲久於其官也今有司無禁馬之例而收買之際稍高其價不使胥吏與獸醫染指於其間民必爭出馬矣監苑之官必問能於其職而願久任者計葦息之登耗以加其祿入爲之遷叙庶幾駉乳日滋乎此志所不敢及特陳一得以備末議云

金伯謙先生詩序

余邑在滄海之濱其士風清嘉而好古正嘉之際諸長者皆博洽經史乃其餘力出爲詞賦而

三易集卷九序

十一

又不能造請四方游大人以成名獨從事於樸學然當學使者都試諸生及京兆集江南北十郡之士百人會中考古訂今議論異同莫能決一言而定者必嘉定之諸長者也予不及見其高風而少時猶識金伯謙先生雖不能深知之而寬然大度中夷外朗不知人間機械之事論文章則欲洗去浮飾獨詣破的余時方治制舉之業先生以爲可與進又以先君之故相遇以通家後進至其父子之間謂余可與久要余落甌田野不數至諸公間初不聞也先生旣沒而

與其子子魚游如兄弟然乃始聞之則恨不及朝夕請益於先生因以聞諸長者之高風爲之太息迺者子魚出先生遺詩百首將梓之以藏於家而傳於親知故舊因屬余題其端先生十餘歲時與王文肅公俱以童子試於太守太守謂此兩生皆異材也異日苑枯之際中立不變其在王生盤錯糾紛迎刃而斷其在金生後文肅公竟如其言唯先生弱冠舉於南都上公車不售無以自見也而揣摩不倦酒酣常自誦其文憤然而慷慨慨然而低徊蓋其材之見於詩者不能十之一而遺篇散失其詩之在是編者復不能五之三然讀其詞想見其人風流醞藉表裏洞然豈弟君子也先生名大有字伯謙別字豫石姓金氏邑人咸稱其家有世德云

王辰玉紀遊詩序

王辰玉先有紀遊刻又自彙其紀遊之詩凡若干篇南自浙江北至於盧龍之塞所見巖谷之美林麓之麗江湖之觀與夫道途寒暑晦明雨雪之變化皆具而懽愉惻愴幽閒感慨之思雜見其中置之左右不使久而忘焉蓋余足跡之

三易集卷九序

十二

所及者亦過半矣誦其詞想見其處歷歷若再至悠然思恍然太息不能自己也夫世之山川人物禽獸之形見者未必愛也及工畫者貌之則咫尺之素可以終日把玩而不能休蓋吾之於物動而遇之其感淺靜而遇之其感深況夫山水之樂寄之翰墨之精微豈止於畫而已乎余適四方登眺行役之際觸境會心輒欲有述懶復自廢今遇風雨之朝燈火之夕默默自省則向之朝霏夕靄墟煙野燒忽如夢中所過而已余以是嘉辰王之好遊而能使之不忘也

三易集卷九序

四

王辰玉詩集序

辰玉嘗自言少時好爲詩千百言立成既成則躍然以喜後有所賦數經緯於胸中既成猶悄然不自得余應之曰探珠於深淵採玉於重山夫何容易君蓋將進也已酉之冬病甚自知不起矣以所爲詩屬余與子柔曰吾於此事未及竟吾力也然不可使之無聞曩所爲率爾而成者不足存存其一二可爾嗚呼悲夫辰玉爲人不欲虛費時日早作晚息常在羣書間乃其志欲通古今學將以忠孝大節自見於世故平居

討論皆國家安危治亂大計沿革得失所以然孳孳窮日夜之力而於制義不十一也於詩不百一也今其所作多在行旅登眺之間及寄遠送別與人酬答往復者若其志意所託幽懷所寄益不數數然讀其詩亦足以想見其人超然埃壘之表雲車鸞輪呼吸元氣與天際真人逍遙八極而世所謂芬華穠豔不得入其中也嗟乎斯人久存於世乎倘遭遇大有爲之時雍容廟堂之上以爲其所欲爲則數十年間深慮遠覽之士相與游談聚議以爲國家所當易軫改轍者必且兄之行事以成萬年之業卽令懸車遯迹長守東園之陂亦且上下古今參伍作者以成一家之言其篇什豈止於是哉夫詩不足以盡辰玉之爲人而亦可以見辰玉余是以與子柔稍加刪削付之梓人而題數語於其端云

程孟陽詩序

余與孟陽少同志尚惡俗儒之陳言而好汎濫百家之書然未嘗有意爲詩也見古人清詞麗句詠詠自娛久之則於意言聲節之間往往若

與其人遇者後數年各有詩數百篇矣平居與諸長者遊多論經史大義及古今興亡之故亦未嘗以詩相商略也余性懶遇事不欲自力閒居鮮作詩詩成輒又散失今所存者多爲人所強作應俗慶弔之語或指物程形枝詞蔓詠所謂壯夫不爲者其於陶寫性靈留連光景蓋亦少矣而孟陽之詩皆言其所欲言自少至於白首懽愉慘悴寥沈不平之思讀其詩可盡見也余以是媿之然造次之間杼軸於中必矩矱於古人則相與共之夫意之所不能已者洋溢而爲文文之所不能宣者咏嘆而爲詩詩之工拙才則爲之而抑揚開闢紆徐煩數有自然之節如金石相和絲竹迭奏必適於節而後可以成樂不如是雖鏗錡奮揚嚙然滿耳適爲太師笑矣孟陽之才力其雄豪跌宕沈鬱頓挫足以追配作者而哀樂所發長句短章必合於法度此其涵泳古人而得之者深也吳中好事頗傳寫其詩而其鄉方君方叔爲刻近詩於長治且以寄余余爲序之

釋義鴈字詩序

三易集卷九序

示

孫先生續之家在江海之間去縣不百里而舟行以潮汐爲候有風濤之虞故累歲中不能數相聞而知其耽嗜典籍日遊戲翰墨如饑渴之於飲食及見君則神氣奕奕鬚髮郁然余自謂有十年之長既而問之則相去一歲耳庚申之歲遺余鴈字詩二百篇時海內多爲鴈字詩者至於滿百則一時作者所無有也使者方索報不及盡讀讀君所自叙則奇詞奧義疊疊而出蓋未見其詩而雲煙杳靄賓鴻高下如在目前又明年復爲之釋義既旁引博證而又自言其意旨之所在如鼎食之家廣收珍異麟脯龍鮓熊蹯豹孕東海之鱗西海之翼同州之羔松江之鱸細者至於谿澗之蘊藻野田之蕙蔬無不羅而致之以薦宗廟娛賓客而又著其海陸之所自出與其燔炙烹飪之法蓋昔之作者所無有也余於君年等耳既久廢學多所忽忘兀兀而居於於而遊殆不知筆硯之所用偶以一卷自娛未終篇輒志倦體罷潦倒思臥而君才致溢出光怪橫發如赤手捕蛇不施鞢勒騎生馬人之才氣相越何其遠也且自東夷發難徵兵

三易集卷九序

示

調饒三吳騷動憂時之士北望箕尾之分相對
長嘆而君之愛子方對公車慨然上疏願奮身
以遇暴虜之衝所製戎器蓋五兵所未有蚩尤
以來所不聞退然一書生而國家有急倚之若
金湯海內識與不識莫不想見其調度冀其成
功日夜鯁鯁然而君不以介意方且網羅群籍
搜抉奇句樹千秋之業乃知淝水之役謝氏諸
子將率三軍而太傅吟咏圍碁不輟高致雅量
庶幾似之矣豈滄溟所噓吸三江五湖所輻輳
其地固多奇士哉釋義刻成君欲余題其端余
爲之低徊者數月而不可以懶辭聊爲之序云

三易集卷九序

六

香樹集序

婁東李君伊土方習博士之業數過膠城求其
同志者余以爲欲相砥礪以進趣之事嘗與之
語則有煙霞泉石之氣出其所爲詩一編曰香
樹集而屬余爲之序余讀之終篇清真瀟灑絕
無世俗雕績靡麗之詞夫詩言志志之所發咏
歌之嗟嘆之而已雖其杼軸於懷也上出層雲
下入重淵遠者在九州之外異者在五經之表
自朝廟典章及里巷游談閨房晏語莫不罩精

竭慮以取之及其有會於心而出之成文者不
過言其志之所在而已至於其得失工拙之不
相及則其材爲之譬諸草木彼春而華此冬而
榮或瀾漫於山谷照耀雲日或掩映於欄檻斐
疊風露則賦性之異受命之不齊也而莫不有
天然之致若裁以綺綵飾以丹鉛不可同日語
矣今伊土之詩已遵作者之途膏其車秣其馬
何所不至而余又有以語伊土者夫唐世之爲
詩卽其士人進趣之路也人主以爵位收之王
公大人先達者以名譽扶掖之猶有窮不遇者
今世之詩何異刺繡於旃裘之國執御於舟居
之鄉安所用之屹屹從事於此得無非計乎夫
封殖草木之根雨露潤之土膏壅之而不揚其
華數年之後發爲菁藻必當有異於前伊土且
降心爲訓詁之業取世資以養其親更十年而
爲詩則其胸中之所藏與耳目之所閱歷者益
多皆可咏歌嗟嘆以益發其詩之光燄如高達
夫五十爲詩名滿天下未爲晚也伊土謂以爲
然否

三易集卷九序

九

張公路詩稿序

先君門下之士張公路通古今學好奇計家在安亭有田數百畝僮僕數十人一旦盡棄去爲貧人人笑之已而徭役繁興里中中人家或嬰縲紲老死固圉而公路坐環堵中讀書談道遨遊四方足跡不至縣庭於是知其先見矣平居好論兵其於古人勝敗之數必求其所以然北歷燕趙齊魏之郊常登眺山川形勢問昔人城郭營陣之處往往悲歌感慨恨不驅馳其間余少時得公路詩數篇知爲當世奇士是後數數見之常自謂風塵之際運籌帷幄之中提

三易集卷九序

三

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兼之矣公路與學士大夫居則談說經義見少年輒言刀劍矛戟之用人人樂與之處乃其胸中之奇一縱一橫應變不窮則知之者鮮也萬曆甲辰年七十有九忽嘔血數升自分不起命其子士美以遺篇屬余序之君于五七言古詩最工沈鬱悲壯憂深思遠率有感發氣雄萬夫至其悲怨無聊抑揚譏諷令人歔歔太息不能自己今所存者四百餘篇皆非淺中之士雕繪於句字之間者所能與也公路初名凡後更各名由云

唐正叔詩稿序

唐正叔有黼黻之性方結髮時所爲制義已布遠近君看目媚好氣宇脩然軒軒霞舉無不屬目相人者云法當大貴推其生年月日時亦云與相合後自鄉薦至對大廷當無一人居其先者既連不得志於有司所與游者猶稱其言謂當驗之今強壯之年已過矣而翹然自負之意不衰然其懽愉慘悴感憤無聊之思有非俳偶訓詁之文所能發舒於是溢而爲詩歌舉以示余夫心之精微出而爲言言有上拙則係於其材而言其所欲言者則一也唯制義之文則非言其所欲言而求彷彿於古人之所當言與所未言者工者不過優孟之似叔敖拙者則捧心學步而已此真壯夫所不爲而正叔沒溺於其間數十年雖爲遠近所羨慕而其自負之氣未能發舒其十一於此也夫詩能窮人今之世雖日光玉潔快字凌紙不能取魁介以信術者之言但於此可以自見其黼黻之性而其得失又不取決於有司之好惡士之不遇固宜託焉以娛其暮年者也正叔才氣尚王思如涌泉願輟

三易集卷九序

三

其俳偶訓詁之力勉承千秋之業既以自娛又時時以示余余亦待之以娛老焉於是題其端

時光祿年譜序

光祿少卿時君自編年譜始於生之年終於六十四凡所歷出處顯晦吉凶憂樂之事皆在其後又五年而沒則其仲子懋敬舉所見聞而續之者也君之意蓋以示子孫且世之聞其名而未得習見其人者於此夷考其行焉懋敬屬余序之君二十一歲與余同學譜中所謂受業徐博士先生者也後五十年間趣舍異路不復朝

三易集卷之十目錄

序 凡十首

賀少保王公以 青宮禮成 遣使宣諭

序

蒲圻令宜君歸省序

賀訓導明先生序

送王尚寶遜之入朝序

送胡明府調繁長洲序

送柴明府入覲序

送錢詹事還朝序

三易集卷十目錄

送申少司馬赴部序

題智嘿行脚卷

題看牡丹圖

三易集卷之十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

序

賀少保王公以 青宮禮成 遣使宣諭

序代

今天下治安四海晏如東西卽有烽燧之警文武効力隨以底定唯 元良未建無以一衆望大臣數以爲言前數歲 上嘗召輔臣於毓德宮 諭以 祖宗家法長幼有序因出 兩皇子示之當是時 聖意昭然無復可疑者而游談聚議之士竊有並后匹嫡憂會公被召總百揆置家瓜洲疾驅入朝首以國本爲請疏數十上以去就爭之且言 皇元子春秋已長尚闕師傅之教異日無以臨萬幾 上獨召見公而御札凡七下皆言國本事已而 元子出閣講讀如公請天下益知 上意所向矣明年公請告歸會論東宮事者不已 上意益怒以爲要名市義希後恩愈緩之辛丑之秋一夕 旨從中下立元子爲 皇太子兼舉冠婚禮封四子爲王率群臣上 皇太后徽號因 遣官齎勅諭三輔臣家居者用答疇昔之拳拳也蓋至

是而公之喜可知矣古語有之疏不謀戚遠不
謂近故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方 上意不
可測時宮闈之事曖昧而不可指道路之言紛
紜而不可據諸上書者項領相望且慮成骨肉
疑忌之端事在二三大臣而已然徐之則恐萬
分一或生隱憂浸淫不已坐而須 宗社之大
禍急之則 上固謂已有成命密帖露章異語
法言報聞而已昔漢之史丹唐之李泌輔太子
於危疑之地皆與人主造膝議論委至之言惻
怛之意可以自達於上今 上與密勿大臣數
歲不一見而欲通意於咫尺之書則又難於昔
人十百矣唯公忠義之性可以動天地貫金石
前後疏詞精誠溢於言意之表讀之令人欷歔
流涕 上亦深知之嘗一日聞公病官中出五
十金命道士修醮奏章於天 上亦自撤膳願
畱社稷之輔恩眷如此故出閣講讀之日可謂
爲國家決嫌疑定猶豫而實由公之忠愛固結
於 人主者非一日也今公方宅於無競之鄉
田於不耕之野而浮游埃壒之外天下無足關
其胸臆者然忠臣去國不忌安危之計以十餘

三易集卷十序

二

年不決之事一旦大禮告成以詔諭公公惡得
無忻忭於中而公之長君新以進士及第第二
人亦奉 恩詔諭江南北諸郡歸侍堂上一家
之寵榮盛矣於是公之同年與同年之子弟謀
有以爲賀而屬余序之

蒲圻令宣君歸省序

世稱木之美者徂徠之松新甫之栢然其種散
布於深山大澤之間者多爲千尋之名材干雲
霧蒙霜雪歷寒暑而不變如抱朴子言天陵偃
蓋大谷倒生是不一處此所謂受命於地唯松
栢獨也惟人亦有受命故相門有相將門有將
亦不必出於一國蓋天固命之如塲師之藝樹
檜實生檜桐實生桐當播種之時固有辨矣吾
邑宣氏自宋之南渡居縣東門遂爲甲族自是
以來世有顯人其後益大宣德中有至少宗伯
者賞延於世而正嘉之間西安府君官不過五
品以重德稱於時有二子歷州縣之職子孫鸞
翔鳳起頡頏士林人有青紫之望吳中縉紳之
後罕及也有別子某從其舅家入雲南爲蒙詔
人數世之後遂稱南詔之甲族與吳中之族兩

三易集卷十序

三

相問也而永及序昭穆之次君方入對公車時就吳人之在京師者問宣氏之盛衰顯晦與其松楸存亡士大夫感其孝慈惻怛之意迫丁巳遣人祭其先墓存問宗黨邦人觀禮皆低徊太息有知其南遷之事者猶彷彿追憶其歲月與其世次遠近既成進士選爲黃安黃安之建縣新其族悍君治之朞年而令譽洋溢調繁蒲圻蒲圻財賦重於他縣君至則綱舉目張百廢具理奏績天官爲楚中最 璽書褒嘉推恩所生逮於伉儷絲綸之詞傳觀隣里象服煌煌光耀

三易集卷十序 四

閨闈吳中之族歡欣相賀以告於廟而求余紀其事將以貽之南詔余居京師數與君晤語君高亮絕人言論丰采爲在廷所推重而豈弟易直表裏洞然朝士皆瞻之記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同氣之人朝夕相見而憂喜禍福若不相聞甚者一莞一枯唯恐其不遠君於六世之宗萬里之外而懃懃懇懇若四肢百骸之不能相忘則雖有慄慄囂囂之俗其有不革心於仁厚之風者哉東門之宜經四百餘年而閨闈無改墓田不蕪君且遣一子歸吳先謀婚姻之

事則爲吾邑之望族者聞其風耻爲澆漓勉爲親睦自此始矣

賀訓導明先生序

南兌明先生分教嘉定之士五年正身率物以古人自期非法不言非禮不動門弟子人其室如在俎豆之間敬慎威儀有典有則使人鄙吝之心自消既接其高論則經術通明條理疏暢奇詞奧義若取諸寄又如聞大雅之音不知形神之俱釋也邑之薦紳相告以爲先生之材可以經緯庶事量可以陶冶斯人方且儀刑百寮爲世輕重非久於庠序中而已先是御史奉敕巡視江南者前後有薦牘今直指某公復驟拔之其門下士喜其師之有聞於時也相率而求余言以爲賀夫今之澤宮相望儼然南面以臨逢掖之士者若比肩也省方觀民之使者絡繹於郡縣文學之臣有可表見者則列其姓名于 朝若接踵也予之先生抱道履信寵辱不能移其欣戚議論不能亂其是非豈以一言之譽爲榮光且推薦之詞豈能盡先生之所以自待與所以訓誨其門下者何以余言爲哉若二

三易集卷十序 五

三子之遇先生則可謂幸矣苟卿有言師者人之大寶也古之知名之士位至將相功烈燭然而史常記其所師宋胡安定先生之門人散在四方者人見其威儀進止不問而知爲先生子弟今諸子周旋席間函丈有年矣雖異日者去此而都通顯之位然其立身行道之大略素所夤聞也苟能服膺弗失如侍先生之側則非僻之言必不出於口淫隱之事必不見於身謀謀著於當時功効垂於後世使天下指而謂之曰此南充先生所風勵而成就之者也不亦善乎

三易集卷十序

六

若夫進而列六館之班受七品之秩何有於先生哉二三子避席而謝曰肯哉言矣遂書以爲贈

送王尚寶遜之入朝序

辛亥春 上念文肅公之勲烈命官其孫於是遜之拜尚寶司丞之命至甲寅春始趨朝就列余與子柔子魚孟陽輩各賦詩送之而言不盡意乃題數語於其端昔在壬辰文肅公被 召還朝而遜之尊人辰玉尚未第邀余爲讀書談道之業時遜之方在襁褓中珠輝玉耀神明絕

異余甚奇之明年中外多事而 國本未定發言盈廷公日在禁闥最受 恩眷而歲中不得一遣膝忠言至計多鬱而不伸退朝後往往呼嗟太息又明年以微疾請告東歸後七年辰玉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國史未幾奉使歸不及展尺寸之用蓋公父子清亮忠正信於百寮四海想望其風采而功効不究於世此志士所爲流涕者也今遜之浴德潔行廩廩自將類其祖父而志意清明通曉萬事使之從容廟堂或投之盤錯之地宜無不可爲者史稱黃瓊之賢爲漢良相而初立梁冀之世後與五侯同朝度力不能匡正稱疾不起後其孫琬左右正直斥退貪汙乃祖之志畧施行矣夫以遜之之材年力方富身在日月之際上可以備 天子顧問下可以參公卿謨謀益習古今學兼資文武之用則文肅公所爲鬱而未布與辰玉之孜孜討論者吾有望於君矣是以爲序

送胡剛府調繁長洲序

今天下士釋褐爲百里師帥者在東南財賦之區斯亦難矣嘉定地不百里而歲輸幾二十萬

金其土瘠而寡入其俗輕心而善訟故期會簿書析揚之事倍於旁縣今茲上者唯恐其才不足以服其下之心而其望不足以副其上之意侯之蒞任三年於茲下之人悅且懾焉上之人耳且目焉如良醫之治病既得其陰陽虛實之情已取効於湯液砭石之用乃不少須臾焉使膏肓痼疾復爲平人則又以恩澤淪浹於下聲譽洋溢於上致爲有力者奪之以去是昔之患患在人不知而今之患患在人知之而爭欲得之使侯不得盡究其經綸之畧而吾民不得久

三易集卷十序

八

怙其覆幬之恩也於是四境之內士去其翰墨之事民輟其耒耜之勤相與歛歔太息奔走數月求所以止侯之行而不能得則相與懟且訕焉有通人曉之曰天有福德之星所至其下蒙福然常歷二十八舍之間或此或彼或隱或見莫得而強至若山川出雲時雨將降朝而霑灑於東夕而濡沛於西亦造物者之常也且嘉定之民知輸將之告匱案牘之繁興而不知長洲當南北賓客之走集其送迎之勞屢屢牢醴之雜出蓋亦喁喁焉思所以休養之者譬之形羸

於外神耗於內以氣補之以味收之則嘉定是也勞役不時寢興失節調其榮衛適其起居使不至於憊者則長洲之民能無望焉今欲令歲填之星不移躔度而雲漢昭回之後獨雨我私不已惑乎則欲止侯之行若人情也不得而懟且訕者非也時升落落無似荷侯之禮遇甚殷而次兒敏嘉爲童子試取其文置第一有特達之知則父子之間歛歔太息求止侯之行若宜莫先焉今賦詩以見志而怨而不怒蓋以理自遣云爾

三易集卷十序

九

送柴明府入覲序

鄭人之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夫子產以禮相其君使大諸侯不能有加於鄭外國之卿大夫賢者莫不交厚吾夫子與之遊如兄弟然而延陵季子有紵衣縞帶之雅則其有譽於當世賢者必斐然成章可傳於後而良史獨取輿人之辭觀其言必都鄙間井之庸人而其意亦不過在百畝之間與其二三子弟若夫先輔三君歷聘上國自全於晉楚之世者蓋有所不知也豈不以治國之功效四國

知之終不如其國人知之賢卿大夫譽之不若其鄙人言之質而直者柴公治嘉定五年將朝明年正月邑之士大夫與文學子弟不勝攀戀之意莫不乞辭於能言者以爲贈時升鄙人也辱公數加禮而五歲中不過一再見公公語之所以噢咻吾父兄弟者退而默志之今見車馬行色則亦不勝其攀戀之意若有鬱鬱於中者蓋某有薄田二頃父子戮力其間以給伏臘公微斂以時期會稀簡無胥卒追呼之擾民間報怨者暮夜芟刈稼穡終歲勤動毀於一夕其禍烈於猛火公禽治之而耕者始食其力焉時升有子敏嘉敏志諸孫懋儒皆公提携之獲出於大賢門下則與人之歌實親被之雖澤被四境名冠百城卿大夫能言之而鄙人沒世不忌之思不能默默未必國史邑乘不採而存之也於是賦五言古詩令諸子諸孫各爲七言四韻今年秋公之長郎薦於鄉茲者將觀其兩尊人於虎林而後首燕路故詩中屢及之

送錢詹事還朝序

天啟中少詹事錢公屏居虞山之陽謝一切人

三易集卷十序

十一

事參攷古今學討論國初王業經始之迹與謀臣猛將之功烈辨其異同譌謬有從來紀載之所不及者將以成一代不刊之書數舉以語余余固欲聞所未聞而遑暮衰憊不得從公卒業獨耿耿於中未慙忘也時閣人竊國柄恣行威福在廷之臣惴惴焉如在驚飈駭浪中故公裹足一室有終焉之志已而聖人作萬物覩四海欣欣相告以爲唐虞三代之盛而公受簡命正位詹事蓋在密勿之地論道考德格君心以成中興之美故士大夫快公之出也夫國家上恬下慢朝野晏安者二百餘年於茲矣祖宗大政名存實亡非可一朝而復然而天下之安危在邊尤不可不加意者高皇帝無尺土爲基再造宇宙萬國攸同四夷稽顙若崩厥角今聚四方之武勇轉九州之稅斂一縣之衆角已十年而不得其要領國初所以收群策群力定亂略致太平與佐命諸臣智者獻其謀勇者効其力公之所詳也有可以告今之當事者乎余不佞有生以來所見聞兵革之事略能識之長老言庚戌之變本無良將勁兵可以制

三易集卷十序

十一

勝而 上謂大臣懷怯欲立威以作六軍之氣
故鋒鏑未交而本兵入援先至者一旦誅死當
其時屯兵數十萬心悸膽落朝夕不自保者憂
不在虜而在一人不測之震怒欵貢以來虜患
稀少而頻有四隣征討以及於建州之事其間
被劾坐廢者未必無一割之用或生繫於問候
疏數之間或取戾於伏謁體貌之異養勇士者
則疑其有他懸軍絕域者則恐其負固故其時
列將數百千形勞神敝朝夕不自保者憂不在
虜而在他處不測之彈章夫金鼓一震志在死
綏雷霆發而不驚虎豹怒而不懾然後可以制
敵今以畏禍憂讓之餘力逡巡於麾鉞之下苟
以無罪而止假令陳氏在楚張氏在吳王保保
在北以中山爲將開平副之如今日之勢其能
有濟乎耆德元臣日備顧問可爲 明主盡言
否也或謂廣廈細旃非論兵之地則漢之賈誼
董仲舒唐之李泌陸贄李絳獨何人哉余思見
海內外寧謐以成 聖天子願治之意而喜公
之出也故發其狂言以爲贈

送申少司馬赴節序

今少司馬申公自釋褐爲郎佐大司馬調度兵
戎之事於今殆四十餘年凡四方山川險易邊
防虛實緩急四夷向背離合與諸將勇怯材之
有能有不能皆若在掌中古所稱通達國體者
蓋見之於公及余游京師數相過從時軍書交
馳陳利害者蠡起公上裁答 詔旨下指授諸
邊文武大臣戰守方略似有成案於冑中事事
皆得要領而不廢賓客晤言之懽適者南北屢
失大將天下促促然以爲盪平之期非公不能
今 上中興當寧太息思禦侮之臣在廷咸推
公乃拜少司馬之命北上之日余衰老不得在
祖道之列然知公受命以來南出桂林象郡北
自玄菟樂浪日往來於懷也今朝廷之上坐不
安席者蓋在建州建州之衆實不當一縣以天
下之力環而守之十年而無成功者豈不能哉
蓋智者不得盡其謀勇者不得盡其力也夫智
者之謀勇者之力必上之人鼓之舞之而後出
焉昔諸葛孔明深取劉巴之智計嘗曰運籌帷
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
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夫百姓喜勇則以區

區之蜀抗天下十分之八而常若有餘苟爲不然則以天下之全力而不能得志於小醜蓋武勇之士率千百人而得一人故其人必有翹然自負之心方其撫劍西顧謂功名可立致視天下無難爲者卽其終未必真能辦此而卽此一時敢往之氣固所以制勝克敵者也當是時激之可使赴水火沮之則索然喪氣無異於懦夫然所謂激之者蓋在賞罰之必信所謂沮之者乃在議論之繁興近者一方有事發言盈廷身在成敗之外者多設不必然之端冀後之一中

三易集卷十序

四

以爲名高介胄之士聞之固已逡巡觀望畏人之多言矣事定之後則身在功罪之外者又以其意與道路悠悠之談橫加臧否叙功之日復以官位爲差摧堅陷陣之人得與奏牘之末幸矣雖有熊羆之士能使之踴躍於白刃之間乎今天子明聖英武悼皇威之不振憤蠻夷之不恭前日覆軍殺將之所以然宜無不知者而公入爲本兵是子初運籌帷幄之中孔明會諸將帥於軍門而調御之也有識者知盪平不遠矣余幸生無事之時自軍興加賦以來腴肌

刻骨十室九空茲者將見公之成功以答天下之望吾儕亦得飽食以咏太平之世是以爲贈

題智嘿行脚卷

壬戌之歲比丘智嘿將以元旦航海至普陀禮觀音大士至四明禮阿育王塔觀佛舍利遂由天台雁宕至杭遍訪耆宿庶幾有所遇焉有止之者曰世尊西來密意如日中天坐一室不加闡行萬里不加明卽舍利爲如來全身終不以佛智慧分給衆生智嘿心知牟尼寶珠繫在衣中而遠涉鯨鯢之波危經豺虎之窟不已勞乎

三易集卷十序

三五

余謂之曰夫學道之人猶銷金鑛耳真金生於砂石之間必淘以清泉鍛以烈燭而後爲閻浮提至寶是鍊師者雖在異域豈惜躡屣擔簦以從之哉夫妙圓覺心固人人有之然謂不必於諸佛而種善根不必於善知識而求印可則嵩山無達磨之跡曹谿無惠能之處矣昔趙州八十而行脚不已徧參之後卒無一法可得蓋無法可得乃得法也非徧參何以知之智嘿行矣衣中得珠當以照我

題看牡丹圖

護國寺有牡丹一叢每歲發百餘花邑中士大夫絡繹來游往往賦詩紀之余亦數至焉癸亥之歲張彥伯美因繪爲圖是歲余以小疾不得赴不然當更有一蒼顏素髮者婆娑其間矣明年甲子余與徐汝默輩來觀復賦五言二詩寺僧解虛出此卷相示夫牡丹始見於高齊之時而唐宋以來紀其勝事者多在僧寺中象香興唐皆是也不獨慈恩吉祥而已豈託根於十方四民瞻禮之地乃能久耶余所見兩都邸第及吳中名園多矣或欄檻依然它人入室或頽垣敗壁有燕麥兔葵之感唯此花在僧寺中邑之人士若人人自有之故數千年無改觀倘有好事者欲移置於其家吾知解虛不惜也然一人有之既不若人人有之者可久則宜封殖於此歲歲相與爲詩篇繪事傳之幽人勝士亦一佳事也

三易集卷十序

六

三易集卷之十一目錄

遊記 凡九首

前遊西湖記

後遊西湖記

游泰山記

游孔林記

遊盤山記

遊湯泉記

遊宜興善權洞記

遊張公洞記

三易集卷之十一目錄

遊玉女潭記

三易集卷之十一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一

遊記

前遊西湖記

萬曆庚寅之夏士孫有浙東漕運之命要余同行五月之望至杭州再明日始至湖上首從大佛寺瞻石像高可四丈志云是秦皇繫舟石後人鑿之蓋謂當時明聖湖與海通故舟至此自酈道元水經皆以爲信然次至新隄隄是中貴人孫隆所築上植梅桃楊柳木樨紫薇山茶玉蘭之屬下皆藜菊土人言春時士女靚粧妖服與百花爭妍秋月望時亦然兩湖混漾如夾金鏡皆佳麗之極也將三里以達於望湖亭亭西爲陸宣公祠皆宏爽無比南直湖心亭而西盡孤山之趾以達岳王墓又後數日始歷九里松至飛來峯小憩于靈隱寺窮三天竺而止是時天氣漸熱唯蕩舟湖中可耳行山間則炎風烈日相迫兄修竹茂樹欣然思息未能盡泉石之奇也七月之望余歸嘉定而士孫遣促余以八月之望觀濤浙江戊寅余登舟矣孫履正程孟陽留飲於城南張氏之林會暮不及發而士孫

信至苦要履正履正尚未有行意也余慙慙之明日遂戒行李來從余余大喜過太倉畱俞州公西閤兩日至吳門遲趙就之一日就之亦士孫所要也凡九日而至杭明日將至六和塔候潮而土人言潮不至久矣余四人策馬出清波門從湖南至淨慈寺寺幽絕而壯麗甲於一方左有迴廊塑五百阿羅漢後一堂高其趾可數丈北面以瞰湖湖北山數重蒼翠之色以遠近爲濃淡望兩隄隱隱行人出沒綠樹間遊船各選勝而泊呼酒小飲復上馬西行路在兩山間

三易集卷十 游記

二

夾道嘉樹離列下多草花或如鷄冠或如翠羽而銀杏將熟累累黃金丸垂牆壁間行數里不遇一人其林木蒼翳疑爲猿狖鼯鼠之都而跬步入境壺觴易致遊者可數至焉至能仁寺探石屋屋中可列五六席左有石牀勞者可得甘寢右有石屏蔽一竇所謂蝙蝠洞也幽邃不可瞰石壁多鑿佛像記云晉天福中所爲非楊璉真伽之跡也余意欲至煙霞洞而從者有難色遂由舊徑至六橋及於龍玉堂而飲焉堂亦近歲所創堂背爲平臺下植蓮花遍數十畝湖中

登臨之美宜以此堂爲第一徘徊久之乃至岳王墓拜其像觀兩廡畫壁相與追論其功烈墓前長松千雲撫之不忍去日將昃乃歸履正於馬上謂余曰明當襆被而出耳余亦怪此邦之人辰出酉入如爲市然吾輩何爲効之又明日庚申余四人復出湧金門將盡湖北之諸山是時新雨山泉交道來激馬蹄縈紆百態殊可喜首至飛來峯峯鼎足下覆而中空大於石屋憶初夏入之上有乳滴滴不休下爲泥淖余性畏濕不能久畱童子言石隙中有白蝙蝠棲樹枝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三

其首倒垂蓋博物志所稱仙鼠倒垂以腦重也云服之者仙余先爲三君言之士孫命以弓矢自隨將取之是日竟不見也豈真神物耶出峯之南行桑塲中以至下天竺經三生石呼酒於寺前之石橋橋下泉聲淙淙然中有鳬數頭以果核投水中輒沂流而啖之是日天色多陰竹樹交道翠煙霏漠漠相爲掩映先命從人爲具於上天竺而徐徐以行至則寺僧候于門矣寺之宏麗與靈隱等前有流泉相與壅以流觴是山竹木葱蒨秀色挹人余與履正語寺僧當

借方丈一夕矣已而宿鳥交于林就僧舍飲罷
士孫與就之疾上馬歸余二人步出山門相語
以茲遊之勝在靈隱東則爲九里松之仰而
詰屈者如蒼虬之將拏俯而偃蹇者如玄熊之
將攫亭亭而立者如直臣之在朝憔悴枯槁者
如賢士之放逐而不失其度其西則在流泉緩
而淺者映石如蒙氷綃狹者如曳匹練嚙石而
怒以入于坎者如散百斛之珠璣其在篁竹間
蕭蕭淅淅然如奏雅樂轟轟然如壯士之將鬪
嗚嗚然如孤臣寡婦之怨聲是夜聞舍後泉響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四

竹聲至旦不絕皆會人意時與履正期登北峰
之巔至明朝食罷出寺門四顧峯巒樹木之美
念吾里丘子成張公路程孟陽皆與余同好而
無世事羈縻可以共此遊而不得偕未半里士
孫遣馬至矣至靈隱舍馬而尋北峯之路與樵
夫雜行行三里許則湖南北諸山已在下而南
峯猶與相抗不相下覺小頓解衣憩樹下有從
峯巔來者云山中時有虎往來但不久住余略
無怖意復自力而上上爲華光廟廟半圯有僧
徒五六人問所以爲生云汲道可半里有泉在

焉米自山陞來一石得七斗東南望則雲氣勃
鬱江海一色諸山僅露其尖如人面之著子耳
下視城郭數十萬家皆在樹影中北面皆平疇
禾稻青黃相錯三面諸山益偃偻不相敵矣唯
五雲若相抗者旣不携糗糒而僧舍粗糲不可
食遂尋故道而下一步一回頭至山腰聞寺中
鐘聲俄聞奚奴呼同伴聲甚遠旣至則傳張將
軍國華以是日招余兩人也初欲登保叔塔以
主人方需客不果入城則將軍使者在門矣士
孫已先去就之遲余二人於是復同策馬至柳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五

洲旣入席放舟循湖南遇佳處輒一停泊而張
將軍欲以歌者侑觴士孫阻之就之履正意皆
恨恨終日不樂二君俱善弓馬士孫欲於金沙
灘騎射二人亦不慙德也余兩知之而不言唯
罷於登陟坐中有范某能仰觀余問以經緯順
逆之義并及遁甲所以然皆纒纒可聽不能暢
飲耳會暮黑雲黯黯上下慘澹一色湖面蒼煙
四合不知天地四方之所如余更大快以爲未
始見也乃呼巨觥自勸因念夏中嘗于湖中遇
雨見諸峰條嶺條晦湖波與雲氣相接今又見

煙霧瀾漫之色皆與平日所見不同若明月在天積雪在地必有奇觀蓋遊必歷晦冥寒暑而後盡山水之變纖舟湧金門則關閣燈火煥煥人語相接非復湖中若洪濛混沌時矣

後遊西湖記

余自登北峯望五雲之崔嵬常願一至焉獨無好事者與偕九月癸亥張仲立伯含自崑山來訪余邀與同遊是日先登吳山山木奇絕夾道沙樸六七章其根皆抱石外無一杯土相連其高幾百尺或中空如鏤而秀色可愛上爲玉虎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六

官右爲野鶴亭仙人丁野鶴之蛻在焉巖巒洞壁玲瓏窈窕處處如雲錦望浙江海門諸山歷歷在滉漭之間伯含問十廟之勝余謂奇麗必稱茲庵前江後湖一覽可得則城隍神祠於是至祠後倚石闌瞰湖中時流雲迸裂西日耀輝小舟星布波間日將晡遂出湧金門登舟至昭慶寺就二君宿明旦從新隄歷六橋不盡而西折首過法相寺禮崇慧禪師禪師生唐同光中涅槃在錢王時身不存一縷長耳覆肩兩手仰而置於膝自胷以上充然腹微緊縮堅於金石

瞻仰久之乃至高麗寺志云宋時高麗進金書藏經命置於此今猶有存者其寺前後盡流泉夾道爲方池殿中藏經轉輪甚麗下樞亦在小沼中蓋寺址故不崇又引諸泉以自繞也有理宗書易菴二字刻石上過是尋五雲道道南北皆高山多長松修竹經九谿十八澗流泉與人錯行時左時右山坡怪石起伏萬狀蒼翠之色自來逼人水樂洞口半爲淤泥所阻微聞汨汨聲前望峯嶺圍匝疑不通行既至復左右折以去如是二十里以達于五雲之左趾亂流而渡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七

路欹仄難上時臨峻阪懷慄心悸行三四里命從者先行具蔬食於僧舍小憩篁竹間望浙江東入大海西屢折以至富春自是益高則見江之態頻變又三四里望先行者在嶺上如行雲際凡十餘里而至寺山左右五峯並列如雲故名山中頗有美竹僧舍四面面牆絕無所見從山南而下諸山蔽地驟視之以爲平疇乃知茲山之爲高於是循江而東波濤幾欲嚙人足間居人知無潮之爲信至六和塔復舍輿而登碑記皆言江流慄悍破壞廬舍不可禦故爲此塔

以遺之不圖今日乃爲安流也塔下有石刻玄
武像御風而行旗旛衣袂飄舉運筆極有勢高
宗勅書會寫金剛經皆在余以塔之勝在江海
所見不能過五雲又脚力甚罷遂不窮其巔而
止問道向虎跑泉寺甚荒落而極有幽致路旁
雜樹蒙茸丹黃相間人策策行落葉中俯視泉
泉潐然有聲汲而飲之殊清冽絕不凝滯比之
惠山微不甘讀東坡詩徘徊久之復從六橋以
至新隄時盡日在山中見夕陽在山翠彩浮動
湖波無風湛然澄碧更作一觀也余居杭州凡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八

百日矣意未嘗不在山水間所見人不可勝計
其中豈無好奇之士可與遊者而余所與偕皆
吾鄉之所習者也蓋人情固樂于見其所習耳
杭州諸山其清美幽邃處甚多而遊者所至常
在六橋三天竺之間鮮有深入者蓋人情固難
於求其所不習耳自今以往余與諸山漸習則
躡蹻擔簦與山僧同飯樵夫雜行必有日矣

遊泰山記

辛卯之夏余將適京師泊舟濟寧者兩月有登
泰山之興五月六日攜一僮自隨明日過汶水

白日方午沙明水淨閃閃作黃金色平生未嘗
有此觀也渡此水者多矣莫有言及之者豈他
口不盡爾乎馬首所向數問奚奴庶幾望見所
謂天門者三十里許猶未見蓋羣山蔽之也夕
宿山趾明晨以肩輿登山入一天門禮斗母過
高老橋至水簾洞前爲迴馬嶺言騎至此不能
容足也更前過黃覓有路曰快活三言游者可
以安行而延眺也從二天門觀秦松殆百年物
耳非五大夫也路旁有處士松固爲勝之不知
處士爲誰經白雲洞而西爲十八盤若階而升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九

天時臨絕壁俯視心動余舍輿而步者過半前
行者當後人之頂上後行者在前人之踵下惴
惴不暇四顧盡級爲三天門而碧霞元君之宮
在焉方徘徊平麓指顧龜蒙汶泗時諸山皆雲
陰所翳獨徂徠受日光林木可辨黃河去岱二
百里縈紆環帶若在足下齊魯之郊溝塍曲直
遠近分明但無一人車馬往來者蓋日力不得
及耳因念吳門一匹練何以見之儒者不言天
眼天耳之說若謂聖賢獨厚稟於天則強弱修
短未有異於人何視遠獨異也官之前一人跪

足被髮熟睡砂礫中就而問之中州人姓楊雲
遊四方曾坐厚載門下三年與中人多相識施
以百錢強而後受云吾無用此爲人以錢投吾
臥處尚在塵土中未有料理就而視之信然以
松花一囊授余且云此山所收香味非他山比
也晨見其意氣翕赫出入人皆避路久有轡出
卽其人也以是知幽人高士視世間無足把玩
于此待盡耳山之絕頂有玉皇殿繞殿四望極
茫茫而止乃至日觀觀旁有石上可一席下如
錐形又臨絕澗之側一人跌坐其上蓋二年矣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十

余從北崖揖之其人起而就余余問身居險處
何得無戒心答云吾心不離此石故不知恐怖
語皆洒然既夕宿于舍人者將以鷄鳴觀日出
是早雲霧不開不得見已而見日則出地上矣
千里之內白雲布濩平野諸山如冒絮峯巒時
見時隱如青螺汎汎波濤中辰髦之間俯視山
下雷雨交作電掣如金蛇仰觀頭上則微雲亭
亭若下土之晴日焉茲山以峰名者迨二十餘
巖洞崖嶺不可勝數固非遊者信宿之所能遍
然余以爲肆目雲霄之上縱不能知天地之方

圓亦欲觀日月之出沒風雨之卷舒與夫朝暮
之變態且萬一遇異人故所過不一一詳記聊
志其大都如此

遊孔林記

余讀太史公書言浮江淮涉汶泗講業齊魯之
都觀仲尼廟堂蓋寤寐想見其處既登泰山之
三日因與攜李俞君雯爲闕里之遊明日過洙
泗天新雨車馬跡交道彷彿轍環時事入謁大
成殿仰瞻聖像所謂顏如堯項如臯陶背似子
產皆不可見記稱孔子貌如蒙俱今像多髯而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十二

袞冕塑工蓋無所考也手植檜在廷中有鐵鎖
鐫繫之枝幹皆盡而膏液內潤人云 高皇帝
生之年曾生 世宗生之年復發二枝亦甚異
矣自漢以來碑碣列櫺星門下其文皆志所載
也其碑石制度皆極精巧非俗工意慮所及乃
知古人不獨于鐫彝鐘鼎間置意而已出北城
檜栢夾道可三里至墓門伏謁饗殿殿後見子
貢所植楷木槁矣而卓然有雲霄之姿少北而
西夫子之墓也伯魚居左子思當其前居人云
是爲抱孫塋余不習形家言亦不知其於禮合

否夫葬伯魚者聖人之葬人也豈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乎葬夫子者人之葬聖人也然七十子之徒必相與謀之審矣豈其地果山川之靈秀可以妥聖賢之魂魄乎墓之旁林木蒼密方四千里無虎有狼樵蘇者非數十人爲伴不敢入余低徊久之出門日欲暮見一狼立橋上四顧矣嗟乎平生欲至之處得一寓目焉豈非幸與然其地寧無先生長者可以問先聖之遺風考傳記之所不載而未之見也卽其車服禮器猶有存者否亦無從詢之徒悵望於蒼煙宿莽之間而已顏子陋巷在城中其地有井周公廟在孔林東一里魯靈光殿亦在城中云周公廟是其故址非也

遊盤山記

萬曆癸巳余客於太原公邸中日與展玉讀古人書如三日新婦足不出戶殘暑既退風日清朗思一登眺以紓其凝滯意在盤山辰玉適有幽憂之疾謂余言爲然乃以重陽前三日集車馬戒僮僕出海岱門過通州周覽形勝以驗水田之可行否塞外之水從東北來薊州諸山之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十三

泉亦縱橫草莽間若疏其溝洫何必不宜稻蜀患旱霜耳未審江南早稻六七月熟者可播種於此否恨無好事者爲國家嘗試數頃如成非小補也相與東西指顧爲之太息九日至廣濟寺寺在山麓其東有一頻婆果樹大可合抱居人云此樹歲可得錢二十千江南橘柚五十樹不能及也隱者結廬其下可以卒歲矣旁有古松盤屈蒼鬱昔人題于石曰蒼龍方爲僧人所伐可惜也從此而北以西道旁皆小栗酸棗行人顛而食之不盡有亭曰環翠其前羣翠拱立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十三

九華峰在焉又上爲上方臺紆青疊碧獨占此山之勝自此益峻則所謂闔王鼻矣旣在絕壁凸處復臨千丈之壑石角僅容趾捫石而度爲之心悸自悔以身試險無謂也再上禮舍利塔至無梁殿殿有僧跪誦大藏經期三年乃遍人謂之豆兒師言禮佛名曾盡豆十石也是夕宿於僧舍望長城蜿蜒如白龍下有羃幕疏密離合如綦布然此皆降夷充戍者也明且至法藏寺稍下至天城寺望見李靖舞劍臺而不及至東西各有甘澗李愿歸盤谷在此地也又五六

里有仙師臺巖壑奇秀頗類太山其色紺綠而潤是時秋暮崖間樹色絢爛如鷄冠如翠羽如蒸栗吳羅越錦不足爲麗也塞外諸山若在下山僧亦不能名然長松離列一一可辨其中必多麋鹿狐兔可以射獵而中國嚴禁不許闢出虜中亦無敢至者北望喜峰問戍卒以宣皇帝破虜之處亦能指點其地不知信否耳是夕歸宿廣濟寺蓋留山中三日矣

遊湯泉記

自盤山四十里至石門又二十里至湯泉泉在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南

官舍中有堂曰九新堂之前甃石爲方池冰在地上可三尺在地中可十尺東西三丈南北二丈平立而凭石闌可激可濯清澈若空熱如初沸東注別室有銅龍噴泉入浴池池熱不可入其旁有寒泉可汲以適浴者之溫涼聞天下溫泉下皆硫黃灼石故多有硫臭此獨不然蓋丹砂也抱關老卒言鑿池時石工韉轡而登猶患薰炙不能久立然相去不五步而寒冽自如則其熱者所自出不遠矣何無好事者窮其源以發千古之闕將勢有所不能耶或有說也壁間

有正德間宮人詩讀之悽然余與同遊數人浴罷皆得甘寢明問老卒言堂室池沼皆少保戚公繼光所構也公善撫士士皆飽煖而嬉但恐驕惰不可用故好興工役因石于山因木於林刀鋸錐鑿各因于士卒不獨功成而不費且一墩一堡必當要害後人不能易又置旗以當烽燧旗若何狀則知虜在何處數百里內一食項無不遍者然虜畏少保麾下南兵不敢大入少保偶失禮於要人爲所劾去去九年而後卒若令此九年者爲地方綢繆牖戶計不獨一鎮如是其法當通行于九邊矣余素聞其事辰王尤詳其人相顧憤然不答而罷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五

遊宜興善權洞記

乙未夏四月下弦余在嘉定辰玉走急足來言明日將有事宜興因遊諸山願同行薄暮登舟平明至太倉與辰玉偕是夕宿於閭門明日至許墅又明日辰玉與客俱入無錫城余獨至惠山下時寺方燬于火瓦礫滿前然古木藁陰沉沉四合長松離立忍冬藤覆額垣上花氣出百步外信可樂也是日東南風利大船揚帆西去

如奔雲度已十五里余所乘舴艋挂一席施三
鰣船頭濺沐浴船中雖馳明馳驟快馬不能過
也蓋三十餘里而及前船暮至毘陵毘陵以南
村塢林木便覺窈然藤蘿成幄亞以野芳茅茨
落落淥波漣漪實有浮家泛宅終焉之想廿七
日至宜興城下泊東九間善卷洞所途覓一小
舟爲導自西九去皆平湖南岸山脈邈不絕蒼
煙白波令人心神曠然將至國山舟人指孫皓
封禪碑隱隱嶺上其文漫漶不可讀乃去土人
計里皆以九凡六九而至焉道傍松檜參列行

三易集卷二 游記

六

可二里而至龍巖寺寺創於蕭齊志云祝英臺
故宅也中爲釋迦文殿殿三柱有雷篆文一曰
詩米漢謝鈞之記一曰詩米漢一曰謝鈞記皆
倒書蓋雷部鬼神名也過客多摹去以已瘡周
文襄公嘗試刻去之文隨深入乃已今謝鈞記
成窪者是也殿礎有刻字云唐大中十年七月
其制度比之建業臨安諸寺中中耳寺右出數
十步爲小洞形如半規下瀦潭水其色黝然投
之石聲殷殷然記稱唐司空李嶺親見白龍起
此地也上爲崩崖勢欲墮壞藂木交蔭蒼蘚被

之旁有大石如砥就以小飲復右折至上洞洞
門鈴鈴高張如人口之脣唇有石乳齒齒斷斷
奇詭百態左爲蹲象上有大士趺坐右爲狻猊
若來攫人卽其開明處可容數千人過此乃燃
炬而入有石柱中踞循而左若左个循而右若
右个益入若室更上更下若重樓複道四顧石
益奇有若牀者有若丹竈者有若鹽米之堆者
而崖間出一手五指瑩然玉雪尤異其不可名
狀者猶十之七八也出而右折尋下洞洞在絕
壑當上洞之下將至聞水聲淙淙入林薄間乃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二

歷仄徑擇石而履之亂流以行石態與上洞相
亞而遊者不必羨燭初入如薄暮中間如昏時
其盡處如人定後有石方廣而嶙嶙若可稼者
曰仙人田有池泓然其上垂乳如杵者曰仙人
碓泉匯爲潭不辨深淺意可泳游而入呼舟人
解衣涉之照以燎火見石壁粘水度不可渡乃
已時久坐洞中呼酒相勞武君歌仙呂之曲周
君和之音動谷中遙振林木張君伯新以前洞
求了了復以炬入焉余與辰玉從之喧囂旣絕
則境益奇俛仰之間若與前異至暮乃登舟志

言周幽王之二十四年洞忽自開或云洞名卽堯時之善卷也蓋秦時始建陽羨縣及西漢之末無一事見紀至東漢乃時見於風土記而至晉乃有周季侯志可攷宜其故事寂寥無徵也而吾鄉都太僕王大司寇俱惜其不列於洞天福地彼如寥廓之士其中個儻多奇足以自喜豈待人辱舌之間哉

遊張公洞記

善卷洞在西南五十餘里張公洞在東南五十餘里相去三十餘里以輕騎度嶺宜可達而飲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七

食臥具不能從也於是復從城下放舟東九湖山之觀彷彿善權道中松林有數里不絕者水從西來將赴太湖蓋順流四九至蜀山蜀山以南諸溪之水方北下與荆溪會又逆流二九而至湖沒其間廬舍相比竹樹交蔭慨然念杜牧之蘇和仲之遺蹟猶有存者否時日已在平地有指大榆下者云石壁可觀蓋高廣可二三丈修篁雜樹掩映之若圍棋散帙置枕簟其下亦足以忘暑也出而西望黑雲靄靄於桑榆之間意且日且雨晨起靄霧霏霏疎雨繼至躊躇涯

上北舍有許氏者吳中諸公來常主之因過其家家有畜鹿是日方解角無何雨止驢馬亦至比就道則遠山時見日光矣行五六里至洞靈觀卽張公洞之麓也洞口陰風慄慄襲人時諸君多着半臂羸膝履屨爲攀躋之計至是寒甚急索酒自慰乃列炬火而下石磴傾仄且滑人自視足趾不得四顧獨見右足下有洞邃然疑可入而前行者已就平處促後人矣旣駐足則四面之石蜿蜒夭矯蹲踞起伏俯仰變態眩目動心忽發大吽振撼滿谷分炬以行各有所得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九

呼以相告舍去復來曲房窈窕牀几宛然疑爲高人羽士之精廬蹇出避客仰視或窅然而上隙傍睨或窅然而下階蓋終古未嘗受燭火之光又恐爲山魃木魅之所依毒龍老蛟之所窟宅也周行可二里所望見大石中峙旁露微明更數十步則不待燭炬而洞之奇畢陳矣蓋石乳初垂若朝露之未晞時一沾衣久之如秋霜春雪之初集以指拂之欲疑欲消不知幾歷歲而成質則紺青縹碧雜出殷紅多類浮屠之官莊嚴涌壁波縈浪感龍象出焉或如黃鍾大鏞

列在東序或如侏儒婦女逡巡欲前至是皆躡磴而上矣迨至平臺乃可平步爲之徘徊四眺則高下異觀俄有蒼煙起於壁間氤氳繚繞漸至足下洞口鳥鳴與空谷相應因呼酒相屬而問許氏初入洞時石磴之右可下與否彼言五六年前有一黃冠獨携蒲團於此化去其屍經久不變有童子以火燭之燎其須眉近有人遷去亦不詳所在也嗟夫士之闇然自得於岩穴之閒者可勝道哉

遊玉女潭記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從張公洞至玉女潭可五六里多在松杉篁竹間行者不厭既至離薨畫楠曲房玲瓏蓋史氏之別業也客乃解鞍曝衣履憩於瓊玉軒軒前有古樟樹一本而中裂鬱盤蒙翳驕蹇相恃復有一木寄生其中綢繆若一枝枝垂根鬚鬚毵毵不知何名也世傳獨孤及詩所謂日心思瓊樹者指此夫獨孤吟眺此下則有矣至於詩意或謂山中人耳飯已北上折而西路旁有二竇如人之兩睛更上至玉女潭娟娟石壁之下色如翠羽世所無有也實之於勺澄澈若空從石

梁投以磚礫漚泡不起蓋其深不可測伏流而南出於厓石之間則色如春蔥者潭之水與它泉合而成也茲山之石時伏時起諸泉或停或流或迂或迅而臺榭樓閣各得地焉今主人亦不時至落葉被徑藤蔓鈎衣禽鳥希革之毛狼藉蔽地而長廊複壁多爲伏翼所有矣土人言史錦衣出米二千石闢天窩洞去此二里所於是騎而西南行則有樓數十楹前臨洞口相與平步而入中有天井可列十席巖崖所覆方廣如堂穴受日光通明可坐其南則有若深巷者燭至而入逶迤曲折凡數百步石之參差互異大抵在善權張公之間而自然上敞旁通無鑿鑿刻削之迹乃知宜興諸山大抵皆然若有力者盡疏之必可往來通行也既欲盡茲山之勝則僧所指點徒步從之緣徑絕林回互下上足力小罷因坐而騁目焉蓋洞以十數而所謂棋盤洞者不知於志何稱也在兩峽間縱可三十餘步橫可十一有流泉中界之上見三光而烈日淒風不至凡洞爲重陰所棲當盛夏必見呼吸之氣如冬時茲獨不然可以久坐浮觴於澗

三易集卷十一 游記

三

引以自酌意甚樂之欲且小酣辭客多引去余亦不能留僧云淵中沙有黃金掬而漚之赤星爛然余謂果金也宜有淘者入言此地產銅故有銅官豈其遺種耶臨龍湫將度而舟沈水中不可出蓋湫三面石壁下插水一竇可以用舸過此當益奇然不能也乃至君陽洞洞類龍湫而絕壁下緣厓可行僧言有龍居之昔爲人所驚水立涌起有童子狡獪連下大石以去時去舟七八里方就道雷電交作比及舟風雨驟至林竹盡仆合抱之木搖撼欲拂地客相謂曰豈君陽之龍怒乎余觀唐以來稱陽羨多嘉山水然今之幽絕者古人鮮見也邇來避地者多集於此以丘壑自娛山川之閱將益出後之視今其猶今之視昔耶

龍泉

三易集卷上 游記

三

三易集卷之十二目錄

記 凡十五首

菩提寺重建大雄寶殿記

白鶴南翔寺新建禪堂記

資善堂記

重建廣福普慧禪寺記

東城關公廟記

何氏重修報親祠記

永折漕糧碑記

韓侯去思碑記

三易集卷之十二目錄

胡侯惠政記

重築沙湖隄記

安福橋記

福持堂記

寶善堂記

錦虹樓記

燕超閣記

三易集卷之十二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二

記

菩提寺重建大雄寶殿記

嘉定之西南二十里曰安亭東至海西至湖各百五十里蓋居淞江之中道而臨平橋李之水滙焉其南曰青龍者孫仲謀于此造青龍艦以破曹氏者也其北有菩提寺記云建于赤烏二年六朝以來屢興屢廢矣當宋之季有僧慧才受法於妙悟大師頃錫于此重建招提三百年來門廡庖廚雖湮沒殆盡而大雄寶殿巋然獨存至萬曆二十年一夕崩圯世尊諸菩薩之像上虞暴露下辱泥塗居人爲之彷徨太息以爲千年勝地至是無再興之望已而武林比丘海月過而見之感極悲涕泣如雨遂發弘願誓復勝緣乃鑄鐵銀鑄重百餘斤自鑲其項而投鑰于深井曰所不能莊嚴如來以復舊觀者從此畢命矣蹒跚而出蹒跚而行三歲之間暑炎烈日寒履堅冰道路見之或以慈憫讚嘆或以歡喜踴躍於是施財者雨集趨事者雲臻蓋五年而殿成焉凡高八十尺深廣皆二百尺臺之

方廣九十尺陞七級各加於舊以鐵爲戶樞以
珉爲礎礮期於永永俾無壞方塑佛像像成當
次第經營門廡庖廡之類而以殿成之本末求
余文以記之

白鶴南翔寺新建禪堂記

白鶴南翔寺創于梁天監中自唐至宋盛衰不
一至萬曆之初歛人任良祐貲不滿五千而以
其十之六重修大雄寶殿金碧炫燿爲一方之
勝觀獨未有禪堂使南北雲遊之至於斯者無
所托處焉歲丁巳比丘性忍與其徒智誠海澄

三易集卷十二

二

出衣鉢之餘以興事乃募四方檀越銖銖而累
之身執畚鍤之役爲堂五間東西廡各七間至
已未之秋土木就緒求余文以志其本末夫比
丘之道浮盃萬里托鉢千家泥迹市廛刈恐累
麒麟之行栖身林麓則虞投虎豹之穴於是假
息招提隨行梵唄夕共苾芻之戒席朝分麻麥
之餘食爲法分勞寧辭腰下之石片言契合或
解髻中之珠道俗瞻仰威儀天人必加讚嘆乃
有言者曰枳棘多刺薰蕕易移王法有舍人無
驗之條聖門有無友不如之戒凡茲淨衆倘混

匪人始類敗羣之羊道侶遭其躑躅終爲當戶
之犬行人惡其喋嗥既亂清規仍貽後患諸佛
弟子得無念此乎余謂之曰五都之市寧免容
姦千室之鄉豈封比屋倘因噎廢食以瑕捐瑜
世必笑之矧佛慈廣大同體衆生眞性圓通曷
分人我倘六時之內造膝參禪三寶之前低頭
作禮則聖凡之雜至皆師友之良緣披沙而得
金固欣逢於此鑲用石以攻玉奚致憾于他山
中絕愛憎外捐違順則建此堂者何異給孤之
園居此堂者寔爲成佛之路性忍與其徒寔成
希有勝事矣何慮乎若夫親近而憍慢不生遠
離而嗔恨不作是在普覺之諮請如來之告詔
當與十方往還之衆共勗之者不必重論矣是
爲之記

三易集卷十二

三

資善寺記

代

昔在元延祐六年妙明圓悟普濟佛心大禪師
建資福壽寧寺于邑治之東南隅廉訪呂伯琦
爲之記曰畫棟雕甍全彰寶相青松翠竹咸契
眞如集賢學士趙孟頫亦云六聽自虛纖塵不
到則弘麗清曠之觀蓋可彷彿而見也已而代

異時移鞠爲草莽幽人勝士求識其遺址者徒想望於寒煙落照之間而已僧道林欲依勝境重構精廬徘徊瞻眺莫適卓錫之處萬曆辛卯有甯地者崇岡帶其左清流抱其右睥睨瞻映於前平朴離列于後乃罄衣鉢而市之剪其荆榛除其瓦礫就結茅茨於是殷職方爲撰疏募緣檀施雲集棟宇日新越數載而成後爲殿五間以奉釋迦文佛及二大菩薩太原王公署其前楹曰清涼法界中爲殿五間以奉地藏菩薩旁有十王侍焉繚以百堵闢以重門雖規制之鉅工力之富不能如昔而廊廡寮舍通明周匝庶幾具體矣工竣韓侯新其額曰資善某不佞前而請曰世尊發慈悲心來婆娑界爲衆生轉大法輪開六度門證兩足果然以修慧教而上根時復趲起以修福教而下根或能踴躍豈非福田利益足以發瞽震聵乎易福以善于義何居侯應之曰夫悟圓通之諦則福罪皆空迷解脫之門則善惡並礙教有偏圓義無深淺顧觀水者先源而後其委裁木者先本而後其華蓋善者福之因福者善之果是故竺乾之教大則

三易集卷十二記

四

供養恒沙之佛小則戲爲聚塔之童皆云種諸善根及其獲福也初從有漏漸入無餘如炊而得食如鑿而得泉不待智人方深信受至於震旦報施昭昭目耳豈惟善淫之應天道無私寧亦賞罰之懸王法不爽故口稱仁義之言體備恭儉之德矜百行之矩矱采六藝之英華此士之善也修其孝弟忠信去其嫉妬吝貪恒先公而後私毋拂物以從己此庶人之善也是必進有爵祿之榮退有人倫之譽身臻耆壽慶流子孫豈非不唐捐之福乎若謂口誦蓮花身雖服讒鬼慝而不害朝繡貝葉夕雖方命犯奸而無妨是必生爲僂民夙墮惡道何福之可冀哉彼蚩蚩者業無從挽其狂瀾獨令知所爲福者在此不在彼庶不求福於福而求福于善有裨于世教非小小也是則余所以易名之意耳不佞憮然再拜曰止矣侯之善導衆生也言約而博義顯而切其呼寐者覺也其指迷者途也用述其語令道林勒諸石以示永永

重建廣福普慧禪寺記

嘉定東南二十里有鎮曰廣福蓋千室之聚多

三易集卷十二記

五

富人大家其地有廣福普慧神寺因以爲名寺
建于勝國天曆元年長老傳其中有萬佛閣九
品觀相好莊嚴棟宇宏麗與圓通皇慶留光相
亞已而牆屋傾頽僧徒散去向之獅蹲象踞經
行唄咏之處入於闌闕中久矣慶曆間有比丘
法永者生十二而出家十八而從其師智峻居
南岳十年已而遍歷四方至嘉定簡修多羅藏
於白鶴南翔寺後峻公駐錫五臺爲福王所
供養而永公暫至廣福之曹王廟中垣壁不完
中無坐臥處意且歸老南岳此中好善者挽而
留之於是謀復廣福普慧寺之舊因買地築室
方欲大興法事丙辰之歲一病示寂其徒性遜
感衆緣之方結悲師志之未酬經營十載不怠
益勤癸甲之間克成勝事山門列二金剛正殿
供釋迦文佛師利普賢後供地藏東爲城隍之
神藉其威靈以福善禍淫也西爲曹王乃土地
之神一方所庇且不怠始也既告成功求余言
記之夫永公南遊岳麓是大鑒禪師道成之場
北歷清涼是文殊大士光現之地泥導師住祇
樹之園王者給伊蒲之饌於焉託處可以優游

三易集卷十二記

六

卒歲而於平蕪宿莽之中重興廢棄之迹不可
謂非夙因也性遜孑然一身焦心勞思以卒前
人經營之規以慰檀那挽留之意宜爲遠逝緇
白之所讚歎矣然此皆起於一願耳而一大事
因緣有百千萬億焉者夫妙明圓覺中三乘四
禪六波羅蜜以至無餘涅槃無不具足如恒沙
世界七寶充滿其家而身爲都料匠堂宇甲乙
臺榭向背凡可以莊嚴佛土者唯所欲爲無藉
布施之力不需歲月之久而如來全身在蓮華
座爲衆生說無上道恍若給孤園中無有差別
是爲廣福是爲普慧性遜更能發是願乎余觀
筆俟之矣

三易集卷十二記

七

東城關公廟記

古之名臣烈士沒爲神明其威靈足以震動後
世人當死生利害之際叩心而號之若在其上
若在其左右而其神果有應之若響若答以從
衆志蓋莫有如漢壽亭侯關公者也吾邑當嘉
靖癸未倭奴躡躡海上直逼東門時未有城憑
土壘以守門外有倉百間賊因東風縱火延及
民居煙焰塞天地守陴者不能開目賊遂欲乘

之騰入縣令萬公思謙呼神而叩頭語畢風反一賊已躍而越壕時民無習弓矢者相顧喪魄有郡簡校張大倫偶以事至引弓而呼神曰神欲活十萬人願此箭貫賊喉一發竟貫賊喉以斃羣倭乃駭而退由是邑人之事神者益虔舊有廟在集仙宮之西爲縣令朔望謁拜之所嘉興朱公嘗感夢謂闔閭間不可棲神改建於資福寺之西而東門之廟則萬曆乙酉年所建也昔漢文帝以郊見渭陽五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夫人之求神或索

三易集卷十二記

八

諸陽或索諸陰庶幾遇之況威靈響應于危城呼吸成敗之間千萬人所共見聞者於是爲之廟貌以髣髴存城時事固神之所許也而十萬戶之人有知數十年前事者長老以語其子弟則歲時奔走以荅生全之恩或求其所欲叩心而號之而想像神之來斯雲旌颺颺輪洋洋凡此下民必且願爲之供張焚香灑掃其處以宰神之須臾焉若夫堂宇陜陋則後之君子必將擴而大之以成一邑之勝事當不止於如是而已嗟乎神之於人裨大惠救大灾宜有報德

報功之舉而建廟於東城亦猶漢之立五帝壇者耶

何氏重修報親祠記代

嘉定何氏世居婁江之陰自宋元間富甲一方父老言張氏時遣其將呂珍重築縣城其甃取辦於何氏國初籍其家徵其租爲歲額以是子孫散處四方幾不復振縣境之北有永壽禪寺者俗稱何莊何氏之所建也有報親菴者何氏之所以祀其先人也寺後遷置婁塘而菴在止德間猶無恙中奉木主二百餘其孫居京師

三易集卷十二記

九

曰祚者官中書歸省丘墓猶及見之嘉靖中乃燬於兵燹唯神龕一主在耳有顧氏者逐僧而有之因鬻於隆福寺之僧至癸未中書從孫選成進士起家南昌令擢爲侍御史以建儲言事謫官因南歸祭其先祖於庵是時廟貌巍然喬木未斬乃與族人定春秋合享之儀其年侍御公被旨奪職倉皇北去僧徒謂其不復至遂撤去祠宇起山鑿池爲墓以葬族人訟之官不能直也壬寅夏侍御公復自燕來吳理於邑侯逮其三丘復捐金償其直而取其券樹石爲

綽悌曰何氏報親祠前爲數以奉觀音大士後爲屋以居僧寮皆仍其舊也再入爲新堂三楹中楹更設神櫨合遠祖共爲一位以元處士良祐所撰妻子誌石考之因其名爲六主京師之祖若考爲五主匾之曰永思左右二楹祀其南非宗凡設神櫨二主三十餘令子孫歲時修祭而仍俾僧深悅與其徒永泰輩守之求余紀其事而勒之石予見長者好譚何氏之先然皆稱其豪華俊麗而已而其人之志節與其出處顯晦之迹莫能詳也夫以布衣擁封君之業累數

三易集卷十二記

十一

十世不替自張氏以及國初門戶少衰矣而或遠或近繩繩不絕京師之裔纓紳相望至侍御公以宗社大事著諤諤之節爲今名臣本厚者枝茂源深者流長蓋其先世必有深仁厚德以教于其家以施於其鄉惜乎文獻不足徵也所可見於誌石者其一二耳夫南郡之銅出而爲鐘數千百歲猶與其山相應況祖考精神本由一氣昭明感召魂無不之然則南北之羣昭羣穆同祀於一堂誠孝子慈孫之心哉茲庵也閱何氏之盛衰屢矣而卒不廢及其瞻拜伊邇

題識方新乃幾易姓焉夫食其土廬其居而思其所自莫敢有廢者人之常情也久假而以爲已有且憎其主人者變也今祠屋旣葺不以付族之人而仍付之僧蓋待以人之常情而不虞其變也祠起事于壬寅之六月再閱月而告成紀之者癸卯之二月也

永折漕糧碑記代

揚州之藪澤曰具區三吳之水所潴也而嘉定爲之門戶吳淞南襟婁江北帶皆在數十里之內故淫潦氾濫之禍常爲諸縣最然而其民曾

三易集卷十二記

上二

不得灌漑之利米穀之人尚不足以自保而歲出十四萬石以漕京師非取之他縣不能辦也蓋他縣之水皆江湖之清波而嘉定獨潮汐之所出入濁泥浮沙日有積焉余嘗考其地志塘浦之在界中者凡三千餘昔人以治水爲大政故二百年常通流不廢正嘉之際其遺烈猶有存者至於今湮沒者十八九其存者如衣帶而已是以其民獨託命於木綿木綿之性喜與水田相代而嘉定之植數十年不能易也寧復有善牧乎況海波之漂蕩颶風之搖撼累十年無

一二免者豈其民之樂之哉地勢固然也加以米不土出常不能豫具以待事運船之至城下舳艫相次如魚鱗而倉吏尚無穊粒於是四方糠粃浥潤之米一入其境價必翔踊而軍士動以米惡爲辭所以摧抑之有端蓋有以二石當一石者而民之困極矣軍士喜於所得之過當輒以其贏餘爲嬉游飲博之用而春夏鬱蒸之時米敗腐如煇煤颶曬簸篩之日有至折閱不支者要亦非軍士之利也慶曆之際四境荒蕪之田無慮數萬畝老穉提携而去者項背相望

三易集卷十二記

十二

議者以爲數年之後殆不可以爲縣歲癸未民瞿仁等具狀大司農請易漕糧以銀庶幾遺民尚可自存行巡撫郭公思極巡按邢公侗會疏以請上下大司農議覆爲便自萬曆十二年始徵銀第須歲歲奏聞後二年乃令三歲一請行之十年而荒茅亂蕪墾有新田頽垣廢井創有新廬顧民猶盼盼焉懼一旦恩命之中輟也當奉請之歲輒動色相恐縣令王君福徵知間間之隱以爲民不安其土不可以爲理乃集其耆老而謀所以與民永久之計於是民徐行

等相率伏闕上書言蒙恩改折漕糧以來已十餘年有利於民無病於國明甚惟愚民懼於交兌之害而過疑上恩之不可恃也多懷去就無戀戀畎畝之心惟上裁哀章下大司農大司農與巡撫趙公可懷巡按鹿公久徵參議之報如行等言是有旨著爲令而嘉定之民所以歌舞之可知也余惟國家轉輸東南四百萬之粟以給京師歷江淮河衛之險驚風駭波朝不謀夕文武之臣奔走其事而軍士蒙犯霜霧經歷寒暑計十萬石之費蓋不訾矣

三易集卷十二記

十三

然京衛之士曾不待米而飽太倉之粟朝受而夕糶之意在得銀錢耳其價亦不能太過產米之地也夫水田之利卒未可就而黍稷菽麥皆京師之人饗殮旦夕之常食也誠于豐歲增價糶百萬以佐東南之漕使北方之民亦無傷農之病於京畿穀賤之時出以與米兼支而願受銀錢者準改折價以給焉其勢必爭欲得之夫爲國計者獨使太倉之蓄不虛而已何必轉吳越之米于燕市乎卽無論嘉定居漕糧四十分之一不足以爲重輕蓋改折實利於民亦利

於國也王君求余文以紀其事宣上恩也
且使後之人有考焉嘉定歲運漕糧一十萬六
千四百九十石有奇正兌一石加耗四斗故每
石折銀七錢改兌一石加耗三斗二升今議裁
一斗二升故每石折銀六錢凡折銀七萬三千
九百兩有奇其輕齋蘆蓆木板之費皆免與改
兌所裁之米共爲銀一萬六千一百七十兩有
奇於乎上恩大矣賢有司之澤亦遠矣

韓侯去思碑記代

淄川韓侯名浚字邃之萬曆戊戌進士令嘉定

三易集卷十二記

十四

者六年四民得職庶務具理不响响而弱者懷
其惠不察察而狡者服其明稽錢穀之盈縮如
視衡石而知輕重也酌徵會之先後如調琴瑟
而知緩急也境內之河渠若匠氏之指屋霤也
民俗之情僞如農人之辨禾莠也更制易令務
求民之便如長老之爲子孫計長遠也甲辰之
夏旣應內召至戊申猶三拜命邑之人北向
而泣曰我侯如飢者之稻梁寒者之綿絮與其
置之輦下黃塵中何不且留以撫我乎則相地
于城之西前爲堂後爲室各五楹將貌侯而春

秋祔焉其士民奔走卽事唯恐不逮將訖功則
謂余而求記之以示其子孫爲沒世之思蓋侯
厚重而精明威嚴而愷悌臨事不求一時之譽
常深慮始終其大政皆簡而宜民往者徵科之
法常以十日期會而侯總一月計之苟輸將如
約則終歲不至縣庭舊有胥徒督趣鄉鄙之長
稅者曰押班曰總牌侯謂良民旣不煩呼召而
頑民視捶撻亾如也況皂隸之誚語乎一切罷
去而歲輸常如期縣有大役必用多田之家而
田多者無歲不供役則輕重相準以節宜之濱
海之百川易爲潮汐所壅故土田失灌溉之利
積荒至十餘萬畝侯所濬治必躬視勤怠務致
闊深于是海魚鮑鱗之類隨潮直至城下田賈
翔貴乃更墾田之令向所謂寒煙宿莽之區未
耕雲集復荒糧至八千餘石而猶未已訟獄繁
多數倍旁邑對牘之際藉者常揣摩應答之詞
冀行其機械而侯所問皆出意表若家伺而戶
偵之莫能欺以曲直者有鄉民入市橫被毆奪
訴於縣問其主名不識也問其物色曰一人類
黑而肥一人長而面癢侯已知某某矣立命捕

之既至真毆奪者也故閭閻無賴少年雖未發覺自知所犯姦罪侯盡得之莫敢恣睢者他郡勢家強取嘉定民田奴乘氣較轡界中侯亟逮繫之諸公爭居間言其朝夕且大用願少寬之終莫能得然遇士大夫有禮終始如一未嘗失常度建明德書院將與縉紳之徒講道習禮其間而於學校之事數致意焉既久於其官則一縣沿革得失之故皆究其所以然于是集邑之通人重纂縣志凡租稅徭役以及土風民業郵傳之需間巷之守莫不爛然皆可施諸行事也

三易集卷十二記

十六

三

魏文侯之言曰凡人入官如入晦室久而益明明乃治乃行夫以侯之明且敏也視百里之內固若列燭然而又淹以日月令得盡其深沉之思周密之慮以爲百世規則其民安得不尸而祝之乎今中外之事非甚有紀而臺省多闕員令侯立諫諍之列持節出按四方必能論列當世大務爲海內興大利捍大災必不容容自爲苟養聲譽取世資而已將致遠道而放騏驎於中林獨何心哉余既以答父老子弟之意而於天下事蓋重有感也是役也繼侯者侯官陳

侯因民之欲時慰藉之典史徐一鎰則承命庀事焉樂觀厥成而已民之訛而相勸者若管其私也嗟夫此所謂去後見思者耶

胡侯惠政記代

萬曆壬子春胡侯受命爲嘉定令朞月之間治行爲百城最再逾年撫按兩臺思廣良吏之功効奏調長洲邑之人士涕泣相告有走數百里請之兩臺者有走數千里請之闕下者既奉明旨終不得留乃相與紀其行事以昭示來茲以無忘侯之德又請余言以文之夫長洲之

三易集卷十二記

七

父老子弟方懽忻鼓舞自慶得侯也余實共之亦何暇爲嘉定之民述其不忍去侯之意乎然侯所以勞來其民善惡分明幽隱畢出風移俗易而百事修舉者不可無述也蓋三吳之縣嘉定最爲難治其人輕心而好訟不獨土田之斥鹵溝洫之湮沒與財賦之重不可支而已侯楚之廣濟人名士容字仁常庚戌進士爲人廉而愛人惻恆之意見于顏色而聰明絕異人之情僞望而知之初蒞事盡悉時務緩急與一縣桀黠根株所在故三月之間胥吏之爲窟穴於簿

書者不得立堂皇矣無賴少年逞其拳力以魚肉人者不得公行都市矣邑之俗好以人命誣告而索其財賄不饜其意不止侯嘗屏侍從輕騎至屍所視蹤跡虛實由是四郊之遺骸不得假借以溷有司矣已而酌輪將之先後搜徭役之欺蔽裁出納之羨餘謂輓運入都者有破家之憂爲除不經之費對簿縣庭者日以百數曲直必得其情以輕重受罪皆面諭所當坐小者不復具獄吏人無所措手平反冤滯出無辜於縲繼歲中不可勝記而尤加意者人奴藉主家

三易集卷十二記

六

力以致富因用其力反侮弱主數十年既鬻之田宅猶稱故產日以回贖撓之使不得寧同惡作朋羣十百人以訟一人株連蔓引令不可致辨因以爲利焉此數者雖詐力百端必不得行故二年之間惡俗大變又敏而勤於職務案牘如山一一親理之未嘗屬丞簿以啓多門要路無苞苴之交公庭絕請托之迹於縉紳諸公皆托以道義之雅諸生中才俊者愛而教之有所經畫皆謀于耆舊習四境之事者故條教出而民皆便焉余所見數十年前嘉定困于漕糧幾

無以爲縣矣自漕折行而後其民父子相保會大家坐法敗壞小民數有非望之獲於是相慕成風衆暴寡智詐愚小加大淫破義者往往有之一夫奮臂百室無寧居故休養生息幾三十年而不能成富厚之俗侯以良禾不植稂莠敗之故務令姦宄不得志然世之所謂能吏者言政不言化久矣侯既躬行仁義左規矩右繩墨以爲民表而期會之日諄諄論以惡之不可爲王法之不可干又依 高皇帝聖諭爲六言詩歌數百篇言閭閻之美惡示勸懲之大旨蓋家

三易集卷十二記

十九

諷戶誦始欣欣華心焉宜其民挽晉之切而悲思慕戀之無已也夫以嘉定之難治與楚相去數千里心思耳目之所未嘗接而二年之內功効灼灼如是彼其才畧誠不世出也自嘉定而移長洲百里耳往來入府聞見習焉於是未半歲而四民得職庶事咸舉固其宜哉余旣以答東人之意亦告鄉黨鄰里使爲善者益勸而作姦犯科之徒可以易慮矣

重築沙湖隄記

昔在弘治九年丙辰始築沙湖隄起於婁門卒

於崑山之小維亭至於今蓋百有餘年矣駭風驚波震撼蓄蝕幾十之二日引月長勢將不能自止觀察曾公言於中丞趙公欲重治之顧數年以來內宮皇居將作之費以億計外奉軍師輓輸萬里外府庫之藏搜括無餘然而及今爲之猶易爲力是不可遺後人會司徒郎管公來治關稅剔弊釐奸商旅咸集歲額之外得金一千四百有奇公曰今歲幸有餘入吾不敢加於常課以困後來者其可留以予民必有所以用之以書告中丞暨觀察二公二公計曰用管公

三易集卷十二記

三

之遺於沙湖其澤可以永久遂檄郡縣庀木石之數度畚鍤之役適與金相當乃興事凡爲隄七十五丈高十尺廣六尺五閱月金盡而隄成焉內涵外流狂瀾不興東船西舫如行康莊民甚樂之余觀太湖從三江東下其泛濫四出者遇洿潴則復成湖沙湖在郡城之東其南北與二江相吞吐而當四縣彙集之地公私期會與百貨之出入無論晝夜晦暝舳舻常相望一旦南風驅波濤而下如萬馬之騰驤舟楫北岬尺寸不得動北風驟至則漂蕩入湖中檣摧櫓折

如箭斨故奸人依以爲窟穴盲風怪雨之日則鳥聚鼠伏伺候行者而湖之陽皆畝鍾之田穀芽之春稼成之秋風起浪湧一望汪洋不見踪跡此昔人之所爲作隄也傳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假使數十年之後湖隄盡廢波濤橫行道路多警亦孰知爲誰之過者吾憂當事者之莫以爲意也以今之時而舉百年之廢上不知費下不知勞滄波沆漭之間隱然如城郭前人之績將墜而復存可謂盛矣若夫千金之積不以自私而用之於民捍患救災垂無疆之休使

三易集卷十二記

三

過之者謳吟歎息想見其人蓋賢者所至必有遺澤沒世而不忘者也夫吳爲澤國攷其記載大抵皆沮洳之場昔之賢人君子相與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以及於今遂爲天下財賦之最蓋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支也然而昔人平水土之策不出二者曰塘浦以疏之堤所以捍之今千里之內溝渠塘圩之跡不獨不如吳越錢氏之盛時卽考文襄忠靖之遺烈鮮有存者蓋一川之濬遇旱而後知其功一堤之毀遇潦而後知其害故庸人之情常不以置意至於陵夷已

極乃唏噓太息又以爲非一時物力所能辦此東南水利之所以日湮也後之繼今者將廢而隨舉之幾毀而復成之皆若斯堤之弗壞也則國家根本之地永有望矣

安福橋記

五湖東注三泖北流其支別者皆至嘉定城下分而東北以出婁江而入於海青島家言宜令蜿蜒停滙而不速去以留清淑之氣必使人文益盛民財以阜故玄武之地當置石梁且吳淞爲江南重鎮吏卒出入於此而東北江海之閒

三易集卷十二記

三

農賈貿易之彙集也舊以木爲橋不能支十歲傾側圯壞人畜往往失足有溺而死者士人遂謂溺者魂魄不散歲歲求代故去闌闌不百步而相戒以爲畏途風雨晦蒙過者蛇行雙屈以度父老言二百年來謀以石易木者不知幾何人矣而莫有任者有僧性天結庵於城之東北見朝夕往來者之惴惴焉於是發弘願思與衆生易危爲安召工計直云得六百元可以畢事乃拮拾其囊中得四分之一偏告於薦紳諸公及居士之好善者得四分之三經始於萬曆戊

午之秋畢工於天啟辛酉之春橋長乙百二十有四尺其高二十有七尺廣十有四尺南畔牌隄北曳澄波朝望城郭之炊煙夕邀滄海之皓月遠近來觀老稚鼓舞不唯行者如履康莊而幽人勝士得高明之觀信可紀也夫形家之說吾不能知而行者欲去危而就安則橋之宜易木而以石者可知也然數百年間經千萬人欲爲六百元之事而終莫首事者唯其人雖欲爲之而經時累月未必數數至焉其往來於此者皆其所不知之人故其憂虞不以置意今性天學佛者視其寃親與道路之人皆不異其身故雖度衆生於無餘涅槃猶不足言況於一橋乎方事之殷工匠雲集鎚鑿雷動朝食不及夕食不及朝而性天負一囊行市廛歷中家小賈求升斗之粟以飯役者時復不繼余方疑其以勞瘁致疾而神色怡然不惰不悔蓋志在濟物而忘其身命使天下士有任國家之事如此者豈至以四海之富而渙然若不支者哉余於此重有感也

三易集卷十二記

三

福持堂記

顏淵之齊孔子有憂色曰吾恐其說齊侯以黃帝堯舜之道而益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于已而不得則惑是猶享海島以太牢之膳奏九韶之樂也夫養鳥者宜栖之深林浮之江湖行列而止委蛇而處聖人之於人亦猶是矣是謂條達而福持余友金君子魚取福持以名其堂客有問余者曰夫子論道于洙泗之間思與其徒干當世之君以易天下之滔滔者匡黃帝堯舜之事也而謂顏氏之子當諱言之何哉且子魚諷詠黃虞之文而討論其道身雖不

三易集卷十一 記

三

遇於世蓋亦欲以遺其子孫乃所謂福持者不在此而在彼耶余應之曰此聖人處衰世之意而子魚有會於其中也夫聖人不能爲時而能與世推移時者如寒暑之運氣后稷因之以生育萬物不可強也故播麥于秋藝黍于春及其熟也皆可以飽若後之君子論茹毛於釜鬻之間族庖之所笑也談結繩於書契之世俗吏之所非也齊侯之不可與語黃帝堯舜也何以異此今子魚生百世之下而尚友百世之上目聖賢所以和順於道德與經綸天下曲成萬物之

務皆默而識之古今興衰成敗得失之故莫不畢觀而於天人之際幽明之故感應之理晚而尤究心焉至于非法不言非禮不履賢者悅而効之不肖者望而愧之若使揖讓于七十子之間不知于堂室何如矣然而與人居未嘗以其博識愧寡聞之徒以其篤行耻浮薄之俗其中則與古爲徒而外則油油然不求自異于鄉人我可見者成人之美必彌縫其所不備稱人之善必覆護其所不及導人以義若恐傷之賊人以惠若恐聞之不求多于天不取盈於人故其至行有以感動神明而聲譽及于里巷兒童婦女之間庶幾所謂條達而福持者乎余嘗論夫子表章六經書不及軒轅詩不及虞夏與弟子言則不及性與天道與上古聖人所以經緯三才者蓋亦恐後之學者內求于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也故子魚之意默示其子孫務闇然於庸言庸行之間不詭于聖人亦不嘒嘒皎皎以取異於衰世是則所謂福持者也沈君廷錫聞余言而善之遂授簡而書焉

寶善堂記

三易集卷十二 記

三

丁巳之歲晉昌唐君作堂於呂墅涇之陽重廊
周曲房相次夏涼而冬煥先曙而後晦風雨
之朝雲月之夕無所不宜登斯堂者莫不欣然
以爲宴語之適而文質之稱也君顏其堂曰寶
善而友人陶君求余文以記之夫金玉珠璣犀
象之屬世之所謂寶也無論取之難而亦保之
之不易雖重關複壁什襲而緘之未能忘多藏
厚亾之訓而暴君汙吏時復恐懷璧之事且及
其身旣以遺之子孫矣然一人而五子五子而
二十五孫則所得亦無幾矣況家之盛衰有不

三易集卷十二記

三

係於此者乎至若周之弘璧琬琰天球及諸侯
之寶如魯有夏后氏之璜趙之璧梁之珠楚之
白珩當時所謂鎮撫其國者而君辱地削寶無
與焉唐安史氏之亂楚州有尼怵怵登天上帝
以十二寶付之曰中原兵不解以此鎮之今寶
應是也然而終唐之世竟無息兵之日則上帝
之寶猶不足憑況于人乎夫吉人爲善惟日不
足若飢渴之於飲食童而行之白首而不倦故
宗族稱其仁鄉黨稱其義人無親疎必用其情
事無大小必成其美執虛如盈遇五尺之童如

寶厚施而薄望多喜而少怨此豈非世之所謂
善人長者乎是寶也不局錫而莫之撓不兵甲
而莫之爭置之通都大市傳而玩之者日千百
而莫之毀出入于奸人暴客之中亦知愛而衛
之相與太息而化其貪冒恣睢之氣更又可以
施之人人老子曰旣以爲人已愈有旣以與人
已愈多及留之子孫世世用之不能盡雖隋珠
和璧豈可同日語哉君忠厚謙謙出於天性而
好行其德務振人於厄而扶其不逮睢毗之色
叱咤之音未嘗加于物而人亦無不親且附之

三易集卷十二記

三

者故長者之譽洋溢于邑中則余所謂童而行
之白首而不倦者真其人矣今顏其堂以示子
孫子孫且世守此寶而登斯堂者因其名以得
君之寶人人且分而有之垂橐而往兼乘而還
惟其所欲莫不如意而君之所有固自如也則
斯堂之善豈獨登覽宴語之美而已哉是爲之
記

錦虹樓記

萬曆癸巳時公汝徒以縣令高第入爲御史時
天子深居禁中終歲不一見群臣百寮各樹黨

爲名高事無大小發言盈庭互相是非而公中立不倚一心憂國內不問室家之私外不借賓客之譽出按山西振肅紀綱求兵農利害會有說及公謫官南海遂歸休於家治十畝之園于呂墅之陽堂室具體矣又于其左爲樓五楹常寢處焉嘉時令日百卉芳菲與其所厚善者置酒談笑以領林壑之幽勝余亦數潦倒其間後以授其少子聖昭令葺而居之公沒之後携尊置榻之迹猶有存者故不忍修飾日以圯壞丙寅之歲始理其上漏旁穿以爲讀書談執之所方憑欄四望有彩虹東西亘天光耀牕戶遂取曹子建詩錦虹之句名之而屬余爲之記夫春日之陽秋月之光朝煙夕霏斯樓旦暮之所常有也不以爲名而獨有取于虹蓋以志所希見乎抑別有取爾乎傳稱孔子作春秋孝經告備于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而勇士發憤立節亦有白虹貫日之祥今聖昭年少才俊好學不倦蹈道而行無子弟之過當討論六藝修儒者之百行以答先君之志庶幾黃玉至焉若肆其力於文章窮搜極變以出其奇詞奧旨如

三易集卷十二記

天

壯士之氣則筆札之上當有白虹起焉不獨望中歛見而已聖昭將何居乎若夫蔑棄蘭柳追愆亡軀幸妖艷之取憐憫鄉曲之非訕此所謂蠅螬在東莫之敢指寧獨詩人之所刺吾與聖昭之所疾也

燕超閣記

時聖昭築精舍於闌閭之中名其讀書處曰燕超而屬余記之老氏有言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夫士有所自得於中則形骸所寄無之而不宜也雖垣壁被文綺棖棟窮雕鏤侏儒奏技于前窈窕爭妍於後而不能入其靈臺此所謂榮觀之超然者也故無入而不自得者不知巖谷之幽市廛之囂今聖昭方朝夕從事于呻吟咄嗟以爲俳偶之文庶幾一當有司以持其先人之門戶何能翱翔萬物之表以全其所謂超然者然能委順于得喪之際致力於其材力之所可爲者而不輟輟於運命之不可爲者則席上之典籍柱下之玄虛皆超然處也雖牆墉塞自市語聒耳何妨哉聖昭慨然有問曰吾見畏途之多岐也日惴惴焉聊以此自廣今聞長者之言

三易集卷十二記

天

非曰能之敢不服膺焉

三易集卷之十二終

三易集卷之十二終

三易集卷之十三目錄

祭文 凡十五首

祭大司寇王弼州先生文

祭大宗伯徐太室先生文

祭大叅侯復吾先生文

祭聯方嚴茂肅文

祭儀部張伯隅文

祭王中翰文

祭趙瞻雲文

祭張君貺配朱孺人文

三易集卷之十三目錄

祭鄭少保文

祭王文肅公文

祭給事侯起東文

祭沈武庫廷和文

祭少司寇歸春陽文

祭韓太夫人文

祭周太宜人文

三易集卷之十三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三

祭文

祭大司寇王弼州先生文

秦漢以還作者代興彬彬麗藻各名其能於皇
我公邁古先登龍驤虎變霧鬱雲蒸無所不有
孰得而稱四部之文播於八荒上軼屈宋下躡
班揚蘇李渾成顏謝潔芳或如曹劉邁壯縱橫
及爲律詩并包李唐供奉僊僊拾遺堂堂後無
高岑前失盧王半籠宇宙鼓鑄陰陽廣彌六合
高並三光公流必窮象物斯彰譬如九成始終
金玉又如大官兼陳海陸書契以來無兩而獨
自昔文人鮮終令譽公之耆德爲世楷模廻翔
四方出入兩都於何不稱嘉謀嘉謨睦于宗族
仁在里閭大庇寒士其爲衣襦中厭世紛依歸
大道冥心遺形恬澹是保束身精廬若將終老
安車旣徵聊爲時出朝市非喧巖穴非佚達人
大觀中心如一祇園之竹可以永日飄然歸與
永矢弗失欣欣嘯歌俄而示疾乘化往來夫何
戰慄公今安歸玉堂金室嗚呼哀哉時升童稚
之歲知誦公文河漢無極望洋徒勤大匠之側

尋尺紛紜不鄙謂余獨行是敦不求人知高覽
方聞出其藏書俾以討論縱橫翰墨傾倒壺尊
江左之士謂登龍門嗚呼哀哉季秋之月候公
無恙晏語諄諄憐其骭髀曾幾何時素帷屢展
人之云亡我將安仗於乎尚享

祭大宗伯徐太室先生文

宣尼至聖曰莫我知道之不行卒老驅馳匪兇
匪虎何德之衰世無知者詎曰不宜顯允秩宗
遭逢聖時身爲國老學爲儒師始終大節不可
瑕疵而世憤憤知者爲誰非公之慟痛世澆漓

三易集卷十三 祭文

二

嗚呼哀哉公在祠部侃侃正詞柄臣如山執禮
不隳十年出守官以家治郡有市租公府所資
寵王開國請以益私公守大體抗顏相持密章
上聞有 詔逮之有生有死有安有危囚服置
對意不可移荆人言公至今涕淚一顯一晦徘徊
徇兩司民之好我江漢永思開府郎中清淨以
宜入佐秋卿法紀是持乃作宗伯典禮是司手
所修明遂爲世規時卜山陵既協元龜有臣作
朋爲干進資其言百車論訛訛鑾輿數出賜
予不支一疏定策所省不訾竟罹嗟口浩然長

辭懸車一壑寤寐怡怡六經既理二氏旁稽刪
潤國史正其繆紕燕處超然世紛若遺從容進
退皎皎一揆嗚呼哀哉公如植樹本茂實滿世
愛春華菲菲弄安公如女士蹈禮稱詩世愛婉
孌姣目妍眉知我者稀老氏所推鷄鵠高翔鳥
驚嚇之古之所賢於今爲畸嗚呼哀哉我徂京
師再歷冬夏故鄉耆舊半歸泉下思公典刑卓
然大雅天際高雲卷舒瀟灑寥耶廓耶羈羅在
野聞公之喪涕淚盈把尚享

祭大叅侯復吾先生文

三易集卷十三 祭文

三

公之風節著在廟庭矯矯執法激濁揚清公之
政猷布在藩服藹藹仁風善安強伏公之令名
昭在國史有德有言展也君子其所慟者失此
陶甄云亡之嘆豈在一人昔爲童子竊有儀刑
心知慕公肅焉老成亦既觀止愷悌可親春日
載陽和煦無垠東魯禮樂處世所遵公身蹈之
敦篤彝倫西竺空虛出世所津公心好之朗照
根塵出其所得啟佑後人載色載笑德音諄諄
老不怠學貴不辭貧世道交喪獲此先民褊心
者寬薄心者淳忠信斯在愧彼囂囂我之痛公

匪夕伊晨豈惟我私邦國胥淪天可問乎有淚
沾巾去歲之秋作客 帝京聞公未疾步履遭
迍謂不足憂富於精神豈厭世埃逝彼高旻東
西奔走日月逡巡乃至于一學來陳音容既
杳勸酬莫仲公乘白雲倏焉來臻嗚呼哀哉尚

祭職方嚴茂肅文

士生而材忠不遭逢材而遇矣如翼當風橫絕
萬里雲霧之從孰摧折之六翮蒙茸吁嗟嚴君
出於華宗而窶且貧龕櫬不充乃其長材恣肆

三易集卷十三 祭文

四

不窮倏忽變化一橫一縱既首京兆遂魁南宮
兩都紙貴況江之東出宰赤縣屢更墨銅坐斷
糾紛太阿之鋒入官貫城出讞粵中所不平反
天所不容改命職方漸向顯融雷霆卒發適當
微躬襍被來歸簞瓢屢空朝風夕雨時或不終
矧茲 天威永矢弗通時耶命耶遽此百凶嗚
呼哀哉君之平生夙負豪氣既遭迍遭杯竿是
寄榮進之門視如唾涕及歸里閭日唯酣醉謂
全其天以永百歲歌呼未終奄忽長逝嗚呼哀
哉某等雪月之夜芳菲之朝鷄黍相從于焉遭

遙今來酌君素帷飄飄嗚呼哀哉尚饗

祭儀部張伯隅文

十室之市鬻髮載途君獨何爲壯齒長徂十口
之家嬰穉滿堂君獨何爲兩孺爲殤斗筭之徒
亦至大官君于六品一何盤桓君多藻思文采
陸離微言與旨入覽靡遺群居退然口不道詞
生於閤閱習見華腴託志爾雅若無綺襦請視
其友無非素儒嗚呼哀哉世道交喪日唯靡靡
君於不義不使加已避溺山隅避焚水涘孔氏
有言行已有耻今也則亾有淚纒纒嗚呼哀哉

三易集卷十三 祭文

五

昔在君圃花迎柳舞層巒並躋清溪獨頰高談
如雲觥籌如雨今長已矣魚鳥惻楚昔在君廬
左圖右書燈火晨輟衾枕晝舒各理共賞疑義
旋除今長已矣塵埋五車嗚呼哀哉茫茫大化
雜糅無窮寓形其間孰吉孰凶紛紛羣有何始
無終大爲兩儀細爲昆蟲倏倏成倏毀曷有不同
所不滅者實同虛空君今何歸茂栢深松雲月
靄靄風雨濛濛以理自釋無使心恫於乎尚享

祭王中翰文

昔文肅公實有難弟而不永年群從之中憤恚

醇雅唯君最賢余客太原塵凝几席如蓬戶然
見君之來酒杯碁局日夕流連余時謂君中無
儼巧外無飾緣及官京師職在絲綸殿閣之前
朝夕言笑微詞異語屈其隨肩多識故事國憲
家猷無不粲焉鄧林之麓寔生名材爲柟與梗
會合難常我歸田廬君畱在燕言遲其歸乃見
素車丹旄翩翩嗚呼哀哉東崗之陂南營之邁
花木沃沃春秋佳日君家仲容携尊相屬謔浪
笑傲參以奇文侑以雅曲少者先逝獨畱一老
白首彳亍聞君之訃已歷歲時中心殊酷豈不
三易集卷三祭文
六

欲往筋力既衰不任起伏聊緘此詞告君之靈
庶幾來矚嗚呼哀哉尚享

祭趙瞻雲文

太原之門曾無雜賓奕奕永日尊酒良辰坐臥
隨意笑語任真其間黃髮瞻雲先生中有傲骨
而無甲鱗實憎浮薄而若同塵顙顙之術旣以
活人澹然無營亦能潤身淫哇代作雅音奪倫
獨存典刑珠貫玉振南營五畝咫尺名園碩人
之邁獨竊寐言太史云以賓客雲散生存華屋
相望慨歎耄幾及之神情不亂發于詩歌其文

有爛投我七言煌煌繡段嚙昔之感中心汗漫
猶期聚首東城之閉松栢之質凌霜後凋風雪
之夕晦冥之朝高門懸箔同好相邀歡焉赴之
終日逍遙胡以溘焉覓其可招嗚呼哀哉余少
於君殆逾十歲筋骨之禮廢于榮衛絨詞寓哀
有隕其涕綢繆夙心知其弗替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君貺配朱孺人文

槎溪之上土沃水清魚鱗相次畫棟雕甍甲乙
之族締以婚姻亦有介福始終顯榮亦或違閔
子焉婢婢雖則婢婢卒成令名吁嗟君貺含藻
三易集卷三祭文
七

咀英燕爾之初燁然有聲遽豆敬齋琴瑟和平
才如斯人好爵所縈云胡中道疾疢是嬰吉人
之室地圯天傾藐茲襁褓厥聲嗶嗶匪茶則苦
匪蓼則辛百爾所需載經載營母亦勞止旣育
旣生譬如農功歲月旣更是穠是藎底于秋成
璨璨玉粒將備粢盛胡不須臾以薦大烹先君
之思匪金滿籬閔閔夜臺在此宗祊樂有令子
豈異幽明菽水旣歡何必鼎牲惟母暮年怡愉
者情憂患恚怒卒莫之撓世無好事誰築懷清
時升等誼忝通家是父是子意氣旣同豈必齊

齒數十年間同憂共喜承訃以來日月如矢何以薦之江離沼芷靈其臨之企予望矣尚饗

祭鄭少保文代

國家當重熙累洽之運安如覆盂而議者常謂天下之安危在邊 穆宗之世單于款塞旃裘之民比于編戶而犬豕之性時而帖耳時而磨牙蓋自古而已然爰有鷹揚之臣以殿天子之邊圉曰惟鄭公寔命世之大賢虜中凡三易君長矣當是時中外之憂以爲呼吸之際有雷有風而公指揮而定易于轉圜蓋三世之大柄付

三易集卷十三 祭文

八

之孽婦而其材略明練實足以制左右賢王之命而奪其權公于離合疑忌之時利以誘之勢以禁之使其感德深而慕義堅故僂首交臂就我羈縻而終公之世未嘗以一矢加我之兩甕及虜王徘徊青海遂爲窟穴而雜虜以十萬之衆躑躅于兩川時論以爲洮河之地且與虜共之有 詔以西事付公而公輕裘緩帶而前既至臯蘭指授方畧中其要害蓋皆鳥散鼠竄而莫敢迫邇于是更定約束一洗姑息之弊而川海之間遂無一虜擐甲而鳴弦以公而後知中

國之待虜可戰可守可款可市可以唯吾控御而不必爲虜所牽天下方冀盡公之用而公功成身退已野服而歸田某章句小儒無由覩公之雄略已丑之歲偶躊躇於安肅之林泉長君望而異之相與定交因接公于几筵民之無祿喪我元臣逝將偕其夫人同歸幽室且爲冢以象祈連余以生芻一束爲文而致之不勝涕泗之流漣人之云亡我無日矣公可贖今雖百身其可捐公之道德足以追古人文章足以示來世孝友在鄉黨政事在藩臬余不論唯制虜之

三易集卷十三 祭文

九

祭王文肅公文

嗚呼公之遭遇在 肅皇之季而文章勲烈著於兩朝五十年間天下想聞其風采若鳳儀麟遊于園而公之雅志脩然物表若鴻漸於赤霄計安社稷爲萬年無疆之基者世莫能盡知之而四方之所共覩者嘉謀嘉猷感動九重令聞令望儀刑百寮若夫彌縫官府之事調劑堂陛之情寧受其謫而不敢求名務竭其力而不敢言勞唯是元良未建緩之不可惡之不可數年

之間不勝憂心之忉忉及其再出國本以定而
言利之人爭誇山澤之利關市之稅紛羣小之
呶呶天品日明人莫知其功而魑魅魍魎終不
敢出而爲妖故當公之世君臣同心中外得職
雖經年不得覩天日之表而天下之勢未至於
否塞而不交公之大旨在紀綱不弛而天下受
和平之福故西師旣旋東師方出帷幄之中獨
持勝筭而不欲生事喜功之臣挑釁于四郊臣
主之驩千載一時而以微疾乞身 明主爲之
分尚方之藥停尚食之膳特命祠官奏章於天
三易集卷十三 祭文 二

東生芻以長號嗚呼哀哉尚饗
祭給事侯起東文
今之君子有文章足以致身才猷足以成務則
可以名聞當世而爲人士之羽儀若夫沈機獨
斷總練名實福至不驕憂至不懼則其去處進
退實繫時事之安危我求其人起東可以當之
矣旣已遭逢遇合胸中經緯方將次第展布而
竟止于斯君至性過人垂老之年服膺嚴訓如
在膝下同氣之懽愉惓惓如繫心腑而切體肌
篤於朋友之義苟力所能逮者何溺之不拯何
顛之不持故蚤歲致宗黨之譽而立朝之涓閭
閭侃侃罔非藥石之資官禁不測之隱憂一言
破的亦遑恤禍之將及已也而緘默以詭隨其
於人也非以昵昵而親非以落落而疎務以志
行相取而以德義相規是其中實有以異於今
世之士故云亾之日無問識與不識而爲之涕
洟齋咨嗚呼哀哉通籍幾二十年九州之內窮
南北歷寒暑恒將命以驅馳若夫忠言至計多
蓄而未宣也而胡遂棄去如遺寥落東岡之陬
鸞鳳伏竄鴟鵂翔翔心煩意亂不知所從而奮

忽謝世天之生君竟何爲乎竟何爲乎某等以累世之誼繼而就之或追隨千里之外或晤言一室之內談笑之餘見其隱衷賢不肖之辨較然于中不假人以嚔呢迨及童稚獲望長者之遺風雖未見全豹之文章亦自幸於管中之一窺匍匐靈帷寧能盡生死契濶之懷聊致憾於不可知者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祭沈武庫廷和文

高山大澤寔多名材余所見吳興之群從兄弟皆才氣出群而鄉曲之論又謂君爲最良出入

三易集卷十三 祭文

十三

有節喜愠有度造次之間不遺小物蓋智圓而行方孝友之性出於自然一官之內人之賢不肖瞭然于中而不爲亢言高論故處浮薄之俗終無矜目而切齒者睥睨於旁富于文詞采色煥發官商相宣每受知於有司而未嘗借達者之游揚爲于故舊同憂共患不遺餘力而無間于存亡自謂耿介之性不能與俗俯仰末年遂欲焚棄筆硯依林壑以徜徉聊爲吏隱所至名譽隨之如百鍊之金不能自斂其精光疇昔奉使而歸方與故人爲真率之約將寄桑榆之日

於壺觴薄游武林計日而歸乘紅英之猶在喜綠蔭之乍濃將傾倒于麥秋之正涼談笑之音未絕於耳而二豎已入于膏肓嗚呼哀哉某等通家之好殆逾百年三世子弟各以次而鴈行余有幸弟尤屬綢繆歷年歲而從事于文史之場不幸蚤世而君于其遺孤常眷眷而不怠長者之風日以遠矣言念往事徒涕淚之淋浪市酤一酌何足以感君之靈但傷生死契濶之茫茫嗚呼哀哉尚饗

祭少司寇歸春陽文

三易集卷十三 祭文

十三

春日載陽條風方至不待其生育萬物而兄者莫不相告而開顏仁人長者愷悌博愛之意溢于中未施於人而人慕之其光景類然公自居清要殆三十餘載而問其生產尚不能有顏氏子二頃之田及歿之日行者街謠居者巷哭若喪私親而自憐嗚呼哀哉廉而不剋貴而能貧吾聞其語矣乃于公而親見也聞其風者可使鄙夫寬薄夫敦庶幾靡靡之一變也然世之悼公而不已者未必知其深衷第見其爲德之不倦也成人之美而救其辟指人之瑜而掩其瑕

意欲同歸於善也。恂恂修道，不以利而累名，不以位而虧德。寵辱之際，常居後而不敢先也。拯人于危，解人于厄，事過而若忘之。未常少見于辭色也。公豈有意爲之，如仁鳥之不攢祥麟之不搏，以爲固然，而不以自炫也。時升等生同里巷，識公於少年，及其懸車多暇，恒相與以周旋一談一笑，若不出口而吾黨知其中之燦然。間接高論，則時務之要與古今之變，若在目前。今其已矣，仰止令德，若白雲之渺渺於夏天，含悲屬詞，詞盡而意不可窮。徒有涕淚之如泉於乎尚饗。

三易集卷十三祭文

尚

三

祭韓太夫人文

天不遺海畔之民，我中丞公受命于神廟之中。年如治亂絲而經之緯之，俾就杼柚以芟芟。營諸草木，蒙雨露之潤，以生成，必歸德于出雲霧之山川。故太夫人宜家宜室，貴其後昆，以膺多福者，蓋巷誦而街傳，仁周宗族，德被鄉黨。式穀之誨，孜孜不愆，貴而不以驕，人富而不以殄。物肅肅雍雍，以示子婦之典，則者事事秩然。夫閨門之內，萬福之原，聖善所召，固宜昌大其門。

戶而啟餘慶之綿綿。昔之歲，春秋八十，嘒之。人上歡欣，相告北望海岱之祥雲，若旅拜於長筵。自是以來，我公侍奉多暇，而太夫人康寧無恙。佳時令節，御板輿以周旋，諸孫遶膝，一味之甘，分之以爲樂行。且見鸞翔鳳翥之後，先生于高華之冑，歸于閭閻之家，有子著節中外，爲昭代股肱之名賢，受絲綸之寵錫，偕老以享福祿。榮名蓋生人之所欲，致者殆無不全，而吾儕猶願其就養無方，以引以翼，躋千歲而上仙。聞訃之日，尚不知其爲訛爲信，而無從質之。遂至時月之屢遷，旣不能匍匐靈帷，雖緘詞千里，恐區區之誠，何由徹于九泉。豈惟二三生辱公之庥庇尤深者，黃童白叟，莫不涕泣之漣漣。嗚呼哀哉，尚饗。

三易集卷十三祭文

五

祭周太宜人文

嗚呼文肅公之勲德，格于上下，宜百世而彌昌。太史氏有經綸四海之志，而議論不及施于廊廟。有著述千秋之才，而壽命不逾于始衰。旣以其有餘者還之造物，宜其子孫之有餘慶。有子六人，皆有圭璋之質，而不克成器，以薦於明堂。

當是時也太原之緒如綫故游于兩世之間者
謂報施之尚茫茫今尚璽君以才明練達顯於
輦轂之下人以爲丹穴之鳳凰而諸孫競秀若
鵷鵠羽翮礚礚欲決雲霓而頡頏天祐王氏將
大其宗不於它人而畀太宜人長發其祥蓋觀
太宜夫始終之節實有加於人者恭而不佻阨
而不懾當盛衰之際而不失其故常及其受無
方之養羸羸以爲安而却方丈之食屏重綵之
裳朝而授事夕而庀業織紉之具未嘗不陳于
其旁旣膺絲綸之寵輝煌象服鳳冠戔戔而不
見意度有加於昔而揚揚是其冲然泊然以自
挹損豈尋常之可量某等獲交三世歷五十餘
年時移事變靡不盡傷酹以一尊聊叙疇昔之
感但詞短而意長嗚呼哀哉尚饗

三易集卷之十四目錄

祭文 凡十一首

祭職方殷無美先生文

祭貢士徐孟祥妹壻文

代諸從弟祭舅姪文

祭處士須公文

祭張恒拙文

祭宣孝先文

祭徐抱朴文

祭徐女廉文

三易集卷十四目錄

祭徐甥伯安文

祭光祿卿時汝健文

祭閔孺人文

哀詞 凡四首

祭張烈愍公哀詞

祭編修王辰玉哀詞

祭沈公路哀詞

張孺人哀詞

三易集卷之十四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四

祭文

祭職方殷無美先生文

萬曆壬寅之春三月某日我無美先生卒于其家後學唐時升從京師歸至淮聞訃哭於舟中至家哭於其寢追尋傷悼涕泣沾衣者蓋無日無之至七月某日乃能以一觴奠公之靈座而告之曰余家與公居止相近公之少也嚴事我先君親善我叔父余是以甫免于襁褓而識公之盛名傾動一時凡海內才俊之士莫不願交而余學爲制舉之文以干有司欽歎城垠屢蹶於時不自知其合於今之繩度與否而公盛相推引謂與今之君子得志於時者可無愧也及去故業而讀古人之書時有述作爲儕輩所傳獨學無師不自知其合於古之繩度與否而公又盛相推引謂與古之君子垂聲於後者可無愧也公既致政而歸余益落莫然而良辰樂事酒肴既陳必求與余輩數子偕苟不相從無然以爲不樂也至於一豆一觴必求其所嗜好一談一笑必識其所寄託探前經之幽微指作

者之得失忘其年德反若見所畏者昔人致慟於知己公之推我過隆舉我過當不可謂之知我矣然以枯槁沈溺之人誤承顧盼人之所藐重若千鈞是豈世俗之意乎嗚呼哀哉於今已矣余益踽踽而無與矣去年之春余游京師公臨別屢嘆擎舟而送于婁江之濱其意戀戀不欲余之遠遊也余垂老去家兒女滿目畧無離別之感唯念公桑榆之日晤言幾何蒼顏白髮往來於懷數寫書以道意既而念公兩子異母兩母異心生產雖薄宜以時處分蓋未幾而公

三易集卷十四祭文

二

病矣公蓋疑余之徵於夢也嗚呼哀哉余直以人事言之耳亦豈能逆知公之將去我而逝乎苟知之則當匍匐就公以盡平生未盡之言何能恣然於外乎將離之夕慙慙百端歸拜其堂號哭莫應疇昔之懽何嗟及矣舍詞欲吐嗚咽吞聲援筆臨書漬於涕淚公其聞耶其不聞耶嗚呼哀哉尚享

祭貢士徐孟祥妹婿文

嗚呼壬申之歲君始以婚成來吾家先人之教嚴兩家子弟不敢與外事君雖入城輒與吾兄

弟相對一室是以意思益相親厚來則懽然相迎去則慘然相送肝膽之言無所不盡也其後君爲諸生有聲庠序間吾兄弟皆淪落不偶各自棄去兩兄無祿叔父卽世門戶伶仃有風雨飄搖之憂當是之時苟可以有益於吾吾知君之不愛餘力也君旣累不得志於有司而俯仰之資多所闕乏曩歲以選充歲賦上可以取科名下亦不失州縣之職而君貧益甚憂思益苦惻惻自嘆以爲不知生人之歡而羨死者之無知蓋愛君者旣憐君之困而私怪其不祥夫憂

三易集卷十四祭文

三

能傷人謂其能致病而君之死又不以病可痛也堂上兩親逾七望八男女八人婚二餘六囊無十金之積家僅二頃之田此君所以沉吟却顧而恐一旦不能支吾者孰意語未絕聲客猶在座毒氣卒發決裂五內向來之切切付之無何有而已某等親托肺腑意同手足生不能寬君之憂死不能名君之賊雖拊棺一慟心腸斷絕何以慰君於地下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君精神強王肌革充實而終於天意度汎愛言詞照論而死於毒皆理之不可知者天其可問耶

聊具時羞之奠以告長別言有盡而意不可終
君知乎不知乎嗚呼哀哉尚饗

代諸從弟祭舅妣文

嗚呼吾母四歲而孤吾舅妣撫之不知爲無父
也七歲而字十八歲而歸其間閨門之教問遺
之禮結褵之具吾舅妣佐之亦不知其爲無父
也吾母之存吾舅無旬日而不過吾家者與吾
母追叙吾外祖父母之遺事及憂吾母之疾病
相與嘆息而不忍別既去而吾母惓惓之意可
想也吾母之亾吾舅無旬月而不過吾家者與

三易集卷十四 祭文

四

吾父追叙吾母之遺事及憂吾兄弟姊妹之爲
生相與愴然嘆息而不忍別既去而吾父惓惓
之意可想也吾父沒而吾舅益老不時時至吾
家然吾兄弟來見吾舅吾妣相與追叙吾父母
之志以爲教而吾兄弟見其容聞其音彷彿吾
母之在前嗚呼孰意十日之間而吾舅吾妣俱
見背棄耶吾舅以忠厚之行孚於鄉吾妣以慈
訓之義刑於家吾兄弟之是瞻是依猶吾父母
也嗚呼今而後將誰仰耶吾舅吾妣皆及中壽
而諸子諸孫斐然以文章自見必且大吾外氏

之門以食種德之報宜無足深悼者但念骨肉
凋謝而老成之風盡矣嗚呼痛哉茲具薄奠以
申渭陽之思靈其有知伏惟尚饗

祭處士須公文

夫士約身修行於畎畝之間不求聞達而使百
里之內其善者愛而敬之其不善者慕而化之
恣睢之氣不忍相加睚眦之怒不能相觸此亦
可謂一國之善士無爵而貴者余所見須公蓋
其人也公守其世業以明農力穡爲務銖積寸
累有封君之產夫好德務施者聞其語則多見

三易集卷十四 祭文

五

其人則少泥起于艱難尤不忍輕棄其資以趨
人之困此朱公之所以不遣長子者也而公嗣
窮振急拆券忘責終其身不倦語曰富者衆之
怨也又曰富者貧人之母也蓋損己以裕人則
爲人之母瘠人以肥己則爲人之仇公之生也
望其貌者喜色相告公之歿也臨其喪者涕泣
相將亦可愧世之富而不仁生爲人所咀嚼死
爲人所愉快者矣余與公之子君美有文字之
好熟聞公之忠愿愷悌而君美旣貴人以爲天
道報施之稱夫以君美之才固四海之禎祥以

君美而爲公之子豈非一家之福祉然公之生榮死哀固其所自致不待於有子而後顯也茲者公與其元配盧孺人同歸幽宅夫孺人相與黽勉以成公之業相與儆戒以成公之德雖不及偕老而可謂同心今俟其子之貴乃歸於地下以生準死吾知其含笑于九原也嗚呼尚饗

祭張恒拙文

嗚呼先生稟冲和之質受慈悲之旨恒體恕而行仁必先人而後已不稱人之短而好稱其長不成人之惡而能成其美與善人居嚴之若師

三易集卷十四 祭文

六

與衆人居慈之若子申弔弟之義依寬柔之教則儒林之長者標解脫之宗示舟般之要則沙門之大士故聞其出世之法者必手拆憐慢之幢身披忍辱之鎧聞其涉世之論者必人耕無競之田家居不爭之里嗚呼恬愉以養神澹泊以養福孰有如先生者宜壽考維祺乃一疾而長終乎先生一歲之中輒三四過余晝或接席夜或連牀未嘗不快然自喜如寒者之負日如熱者之當風也今其已矣將復來人間爲三教之主盟乎將受生彌陀之臺聽法毗率之官乎

先生身無七旬之壽而吾不恨其促者知先生以修短爲同盡也家無一屨之遺而吾不恨其寡者知先生以貧富爲倘來也其吁嗟太息而不能自己者蓋人之云亾與斯人共致其哀而已嗚呼尚饗

祭宣孝先文

世路多患人生實難外役役於寵辱之交內戚戚於俯仰之累少者感勞生之方始老者憂末路之愈艱是以士惜分陰女稱昧旦若夫安神偃仰信步浮沈七情鮮怒懼惡欲之擾四時無

三易集卷十四 祭文

七

寒暑燥濕之侵偕老於將耄之年同歸于旬日之內蓋千萬人而不一見也吁嗟先生生于簪纓之後長於翰墨之林恬淡爲懷故無求於世忠厚爲質故寡怨於人配宜室之媛故琴瑟和合生克家之子故芳冶克傳入室金蘭忘形骸於談笑當階玉樹奮志節于簡篇皓月涼風周旋杖履嘉時今日必命壺觴耆舊推德公之高宗族歎萊婦之識乃乘化而俱逝何異夫拔宅而遊仙某等或忝姻親或承世誼奉儀刑於風昔彷彿音容驚訃聞於茲晨流連涕淚東芻比

德詞以陳情

祭徐抱朴文

惟靈通以持正直而能溫出入市廛而多聞當世之務支吾門戶而不廢制科之文智足防身慈無忤物栖遲林壑多忘形之交應接里閭習涉世之道從容晤言皆幽人貞士之度慷慨持議有烈士丈夫之餘家不逾中人而能振親知之窮阨身不過下壽而每示老成之典刑時值三餘陳翰墨以娛志會逢四美託壺觴以寫懷竹蔭綠溪觀遊魚之羣泳花香入座聞好鳥之互歌目見三代之承懽生逢五朝之泰運既捐除於情愆方了達于死生胡不百年忽成千古嗚呼哀哉某等或童而共學或老而同襟時圍棋以手談亦引爵而心醉喜聞歌者清聲能談故老逸事收桂下之落英採松間之新蕈乘涼風于茂樹待皎月於疎林追念昔遊盡爲陳迹尊俎在席勸酬無期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女廉文

維天啟乙丑正月己卯徐君女廉將歸於幽宅友人唐時升金兆登以一觴祖道兩家子皆受

三易集卷十四 祭文

八

三易集卷十四 祭文

九

業于君者咸在奔走而以詞告之曰嗚呼古之賢士失職坎壈終身者多矣然若女廉之嶽嶽濩落於六十年間居夷而遇險慎始而凶終曾不得一日伸眉非獨同志爲之扼腕太息雖尋常之人未嘗接君之餘論而識其深衷者亦爲之頓足而不平也嗚呼哀哉君之志將商略千古君之業在表章六經此皆非今世之所趨舍如鼓瑟于齊資章甫於越若是而人莫知之無足異者至于制舉之文高華適逸雲興霞爛鳳翥鸞翔當代名家望之若在層霄之上而曾不得志於一夫之目且不得與斗筭之徒比肩是何爲哉又其連遭一生少而孤露中年喪妻晚年喪子凶禍頻仍人理所不堪豈豐其材者嗇其命通其志者厄其身所向齟齬實天之所不祐也嗚呼昔稱倜儻之士多負俗之累君內行純備道義是將口無浮淫之詞面無婉媚之色家無中農之入而出入紈綺之室若不知紛華之可慕身無下士之位而談笑軒冕之間若不知勢醖之可憑此又時命之所不能制而阨窮之所不能困者豈卽以是獲罪于天平嗚呼哀

哉吾三人之相與友也蓋自結髮以及于白首
矣良辰萃止密室晤言上叅六藝之微言下論
百代之大略以及身世之事或典籍之所不詳
或訓詁之所未及各盡其異同之詞私自嘆以
爲古之益友直諒多聞者斯人也故令其子備
弟子之列豈獨一經哉庶幾以君爲質矣嗚呼
乃今竟棄我而去耶則向之寵辱得喪一歸之
太空君且超然于大運而噉噉然隨而哭之得
無爲君之所笑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甥伯安文

三易集卷十四祭文

十

已丑之秋九月徐甥伯安抱病而歿既撫棺而
哭之茲具鷄黍之奠而爲辭以告之曰嗚呼哀
哉吾家三世以來婚姻之親多凋謝者如將旦
之星落落相望唯子之先君情意相得憂樂相
關雖兄弟不若也不幸蚤世而子之兄弟篤於
外家或經時不相見或經旬不相聞而懽愉慘
悴義必共之若同堂而居同朝夕而相與計議
也嗚呼孰謂少者竟去我而逝乎子之性含醇
履順欲以孝慈洽其家以雍睦和其族以信義
導其鄉之人而托志清遠尚友古人見圭璧之

制鼎彝之文與前人之法書名畫則把玩不休
如飢渴之於飲食及其酒肴既陳良朋萃止百
花敷英明月入戶則壺傾燭盡而意猶未已此
皆高人勝士所以窮當年之娛却塵俗之累非
有害於性命之情者豈足以召疾而至此極乎
嗚呼哀哉今入其室卷帙依然行其野畝塍修
治問其弟以身後之事則條理井然能貽長逝
者以安吾知子之子不孤矣吾所痛者獨以子
之孝誠不得終養而使垂白老母哭于耳嗚呼
痛哉其聞吾言耶雖子之平生宅心事外至此
不能不飲泣於夜臺也嗚呼尚饗

三易集卷十四祭文

十一

祭光祿卿時汝健文

天啟乙丑冬十二月光祿卿時君將葬于吳山
之麓君之初捐館也友人唐時升客京師未嘗
憑棺一慟今當匍匐赴之躬視復土會有子舍
之戒不得遠於將之乃爲文以告之曰今之所
謂能臣者類非憂國家之急思效尺寸於時以
報遭遇之恩也異已者攻之以爲風節同已者
附之以張氣醖權勢有苑枯則睢盱動色遷轉
有遲速則排擠爭先然其計不出於苞苴竿牘

之間而百寮慕之以爲縉紳之領袖者皆是也
君前後歷四縣修利民之事若營私家疾敗羣
之人若去私仇及入憲臺唯紀綱是持唯奸慝
是糾請託之言不入於耳賄賂之迹不至于目
觀其審審不移義形於色即使九遷在前三黜
在後必無以易其慮矣嗚呼哀哉余與君少而
同學長而同里至於謝事而歸則春秋佳日一
壺一榻數共晤言之懽故知君之懷忠履信秉
正嫉邪不比德以行私不違道以遠怨誠可謂
獨力之士矣夫獨力之士世之知之者蓋亦鮮

三少集卷一四祭文

一三

哉此余之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君以余言爲然
耶否耶爲諛君于地下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瞿母殷太安人文代

惟文懿公功存九廟而私不能樹田舍之謀志
在千秋而近不能營子孫之計身沒之日四壁
蕭然夫人貞亮爲質艱難備嘗何有何無不悉
傷愛子之志既生既育則勗以先君之思歲時
祭祀常似初喪朝夕憂皇曾無佚樂里閭聞而
心惻宗族見而涕零及夫凌霄翼成絕景蹄逸
玄成經術繼韋丞相之家聲永叔顯庸知狄夫

人之母道西省之龍光聿至北堂之燕喜方來
乃輟軒不駕總帳長辭捧檄何喜重茵更悲嗚
呼哀哉是薦是穰必有豐年既取禾之百千夫
何炊而不食於斯知憂愁非傷生之本懽悰非
養性之資蓋中歲食貧所以顯其苦節暮年榮
遇所以酬其劬勞既見令子之成名遂報先君
於地下夫人之志畢矣嗚呼哀哉某仰止令德
式是邦人忽聞訃音心焉如擣生芻一束于以
告哀靈其不寐尚或鑒之

祭閔孺人文

三少集卷一四祭文

一三

蓋聞爲有道者妻得其時則其其福祿榮名有
湯沐之邑而受綸綍之褒詞不得其時猶保一
廛之業耕于前耘于後縞衣綦巾而可以樂飢
吾友孟陽意可以頡頏百代才可以驅騁四海
而不能致二頃以爲資遂使孺人黽勉有無朝
炊恐不及夕夕憂恐不及朝勞心苦身者殆三
十年於茲一畝之宮圖書襍陳壺觴間設談笑
滿坐而甌釜蕭然將不足于舖糜東市之薪西
市之粟幸相假貸而室中之待食者多意外之
孤嫠飢寒驅人良人轍跡殆遍燕趙韓魏楚越

之郊童稚伶仃卒歲無計而處之晏然人以爲
茶而我以爲齋蓋其歸依空王之諦知萬緣之
幻影苦樂之非真故終貧且窘亦何戚戚而咨
咨今長已矣四大分離六塵滅絕骨肉歸於土
而神明無不之豈遂往生西土承諸佛之慈閔
亦將就五濁之世精脩淨業以從第一之導師
則向來懽愉懽悴之事皆如夢耳而親戚故舊
乃爲之悽惻而含悲嗚呼哀哉尚饗

哀詞

祭張烈愍公哀詞

三易集卷十四 祭文

十四

贈光祿寺卿張烈愍公與其夫人錢氏及二女
之喪至自興文有司方奉 旨營葬建祠諭祭
嘉定友人某等敬以束芻卮酒爲奠而唐時升
侑之以詞時升孫懋恒則公之甥也使洗爵奉
俎將事焉嗚呼哀哉公之世父余所嚴事在師
友之間而又締以婚姻故識公于髫年公生不
好弄弱而能文涵泳詩書之澤漸積孝友之風
平居無子弟之過令譽在公卿之間不得志于
諸生久之充歲賦選爲敎州興文令潔廉慈惠
之政協于上下屢擢旁縣令各著能聲時有建

州之役徵兵西南夷人內地幾虛冒軍賞詐
不得行遂殘賊重臣爲亂繼至者四出剽掠殘
破城郭興文不過百家之聚無壁壘自固亦無
一卒披甲荷兵者公坐堂皇賊入見之猶羅拜
廷下已而漸囂索庫藏公知不可過謂 天子
命吏義不死賊手夫人與二女亦自謂不可辱
於賊公仗劍持印綬令夫人與二女皆正衣襟
同時縱火自焚而公獨自刎神色如平時家人
亦願殉所事於地下從死者男一人婢二人賊
驚駭歎其忠烈無不失色者嗚呼哀哉歿生亦
大矣朝不坐宴不與之人寄一官於萬里外無
城郭內無兵衛府庫不及中人之家倘猶愛其
七尺之軀則率其士民就剗州縣之有儲胥可
守者相與効力固足以逃死不然則託其妻孥
於大府而身授命焉此皆公之智所及而終不
少委曲以求生乃闔門赴義殺身成仁至于僮
奴亦無所驅迫于前而視死如歸千載之下想
見當時之事與日月爭光況有心期之舊者哉

詞曰

方明德之中天兮正薄海之晏然胡鯨鯢之遺

孽兮紛兮以窮年鑿隄防之橫決兮始乎涓
涓豈中夏之虎臣兮不足以息一隅之烽燧乃
徵兵於百蠻兮蓋欲問左之息肩驅狼狐于前
茅兮命狼狽以爲中堅既非我之族類兮何能
奉師律以周旋竟踉蹌以躋斃兮血濺大帥之
旄旃縱豺虎於人羣兮恣擇肉而垂涎嗟夫君
之好修兮固懷仁而蹈義遵先人之遺則兮唯
忠孝是貴既受百里之命兮視夷險其何異
罹時事之閔凶兮敢忘致身於寤寐當寇盜之
走集兮曾無一堵之睥睨二三遺民豈不欲奮

三易集卷十四祭文

六

身以捍慈父兮無寸刃以爲衛既臨危而三思
兮唯一死而無再計有賢媛之高亮兮與烈士
焉同志當戈戟之槍攘兮獨從容而委轍幸相
從于九原兮詎灑別離之涕淚彼弱女之婉婉
兮羗四德之方備如珠輝而玉映兮忽摧殘而
委地夫仁義之無常兮固蹈之則是聞高風之
興起兮且沾被于百世狗人道之大綱兮故捐
生如脫屣嗚呼哀哉當君之蚤歲兮若處子之
遼遠與之處者以爲不可得而疎兮復不可得
而親迨其臨大節而皎皎兮乃如玉衡之列秋

豈惟濁世之不可見兮求之於古曾幾何人
悵斯人之典刑日以遠兮能不惻愴而傷神嗚
呼哀哉尚饗

祭編修王辰玉哀詞

維丙寅十二月壬寅王君辰玉之靈柩自長洲
之楓橋歸葬于宋涇之新阡其友某等素知景
慕君者庶幾接音容于髣髴亦匍匐於白馬素
車之間而時升告之以詞曰當癸丑之西邁兮
託處于文肅之幽宮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兮
灑涕淚於楸松乃謂晨昏戀戀猶生乎今異魂

三易集卷十四祭文

七

魄之咫尺融融嗟日月之不居兮十見白楊之
悲風茲獲吉壤於東鄙兮蓋龜從筮從繫梓桑
之在望兮鬱佳氣其茆茆瞻丹旄之東下兮沿
大江之冲瀾雖死生契濶之既遠兮君之談笑
猶宛在於余胸乃其高視千古俯臨九州兮固
將驂蒼螭駕白鶴以來往於長空乘化而游冷
然無不之兮矧山椒海曲百里而常通吾將問
君以疇昔之款言不知神馭之西東昔所憂者
君之後人孑然而今已著節於在公諸孫森森
如璞中之玉旦夕有蠅蟻之白虹是在後死者

用以爲慰兮而君雖逍遙萬物之表亦豈不愉
快於中惟我二三兄弟之綢繆兮固草木臭味
之偶同彼後學之好是懿德兮夙仰止一代之
宗工踞陳詞于臨穴兮悵馬鬣之新封嗚呼哀
哉

祭沈公路哀詞

嗟夫人之寓形于寰區兮同濁世之滔滔不違
親而絕俗兮雅抗志於重霄咀六藝之菁華兮
定羣言之煩囂參二氏之玄寂兮遵東魯以甄
陶采微言之要眇兮析精義于秋毫延巖穴於

三易集卷十四祭文

一八

庭戶兮宛林麓與山椒朝睹雲霞之光變兮夕
與明月而相邀時弄翰墨以自娛兮固鵷鵠之
一毛亦流布于詞林兮況全睹其九苞嗟夫非
斯人莫之與兮蓋在汎愛而親賢值春秋之佳
日兮集吾徒而比肩既雅言之卓爾兮亦情語
之歡然初邂逅之締交兮終縶縶於窮年接晏
晏之言笑兮必秩秩以周旋佐高談以急盞兮
和清奏以哀絃雖狎必以貌兮亦禮儀之不愆
退而肖其燕處兮恒抱素而思玄嘗觀世緣之
膠輅兮恣膏火之熬煎君之泊然以養志兮宜

壽命之永延信修短之有數兮又何問乎彼天
君之定居膠城兮見玉衡之屢遷二三子之晤
言兮多當花月之嬋娟賞前人之繡續兮或濡
染於丹鉛屏塵容而却俗狀兮多逸思之翩翩
胡下壽之不迨兮乃祖送於黃泉痛斯人之不
可作兮臨其穴而泪漣嗚呼尚饗

張孺人哀詞

侯次君雍瞻之室張氏生于慈惠之族歸于雍
肅之門神情散朗體協柔嘉兩姑稱其孝三族
感其仁多男競爽介福方來俄嬰疾疢大命不

三易集卷十四祭文

十九

延中外姻黨嗟悼萬餘時升辱通家之好兼附
葭莩乃爲詞以哀之曰
金根之樹瓊柯之林朝承慶雲之靄靄兮夕被
甘露之灑灑方艷陽之當候兮豈虞霜霰之來
侵嗚呼哀哉繫夫人之惠溫兮又奉先人之遺
則履中和以成性今生麻中而自直迨夫于歸
慶門兮若金鏞王戚之在前森珪璋之畢陳兮
奏越疏而朱絃靈修之長才兮蒸雲而湧霧唯
黽勉以同心兮調琴瑟之在御抑威儀之棣棣
兮信周旋而中度眷晨昏之戀戀兮觀慈顏之

權豫丹穴之羣鶴今固無凡羽粲五采之陸離
兮蓋須時而高舉謂多福之方來今如百川之
東注嗟總帷之寂寂兮掩明鏡而無光黯衾枕
而生塵兮徒巾帨之遺芳當鷄鳴與昧旦兮魂
廷廷若在傷悄悄刀尺之無聲兮徂清夜於洞房
嗚呼哀哉人命之同歸于盡兮夫何擇于修短
也獨鍛珠而椎璧兮乃人情之所慙也嗚呼哀
哉幽室沉沉兮風落蛸蟥青燈明滅兮熠燿輝
輝以生準死兮魂魄長依人間離合兮自古莫
違以理自遣兮勿用歔歔嗚呼哀哉

三易集卷之十五目錄

行狀 凡七首

金逸齋先生行狀

翰林院編修王君行狀

龔孺人行狀

時守愚室沈孺人行狀

沈公路室李孺人行狀

先妣盧孺人行狀

先兄伯和府君行狀

三易集卷之十五目錄

三易集卷之十五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五

行狀

金逸齋先生行狀

金府君諱翊字廷贊別號逸齋居士有子曰大有字伯謙舉鄉進士蚤卒今營葬事者伯謙之子兆登也金氏世爲嘉定人居羅溪之上以孝弟力田稱於鄉人公少從里中傳受經不成而深好文學之士見儒生有所論說疊疊聽之唯恐其去行闔閭中聞小兒誦聲亦喜動于色事親至孝晨昏不忍去側入縣城留一二日常戀戀不自得有嬰兒之慕父死時以役至京師聞訃蓬跣奔喪盡忘其齋至逆旅輒踴踊長號同舍不忍聞或去之旁舍比白首常咄咄自語曰病不知湯藥死不知含斂尚何比數于人子意蓋自悼也兄弟相愛甚篤其季出壻居婦家相去十里所公見其所與游輒問君從東來見吾弟好否人或語公言君弟以某事度費幾何今未辦令吾取之于君公欣然授之其人見公至誠遂不欺也公同產女弟二人又伯叔父之女二人俱嫁而寡獨其長者有子餘貧不能自

存公迎以歸戒家人曰諸姑無依義所當奉子孫事姑如事我母令有闕生其悲今已二十餘年愉愉一室間尚無恙嘉靖戊午伯謙偕于南都公對賀客不樂謂所親曰吾憶先君置兒膝上教之誦取珍果啗之今兒長而親不待矣公之奔誠遇事輒見皆此類也平生愷悌愛人人無親疎與之交必輸寫心腹尤好赴人之急姻親中有逋負國賦者數多不能償縣令收繫之方急人或告公公亟歸出橐中金錢不足則質衣取家人簪珥盡償之其人大驚非所望也然

色常知其意指所在而視公所養諸女弟情意周至朝夕與語若恐傷之鮮衣美食不欲獨有也孺人家世治詩書其先多顯者有弟名士英能通五經及古今兵農之制朝廟因革之儀至於陰陽律呂之書世所不能知而盡能舉其說學者號曰新菴先生伯謙少而學焉故多先生長者之游而於經義兼通諸儒說文雖前世未致通顯而方聞直節一時以爲偉人至兆登原廩自勵不能苟然爲庸俗人者多孺人之教外家之風類也然孺人既爲農家婦即以勤儉持其家居田間常鷄鳴起具數十人食食畢男子出闢田疇婦女紡績縫衣裳老稚治春刈薪緯蕭及披苾養芋之類皆有法度歲時問遺宗黨唯恐不徧其貧者欲有所假貸神氣羞沮不能自言常先探其意給之中歲謝事始事佛晨起盥洗膜拜誦經以爲常初伯謙以時孺人撫兆登而哭曰天禍未以人以此極也未以人朝哭而祖墓哭而父所以猶言猶食者望兒之有成也歲在壬午兆登名在鄉書孺人甚喜迨兆登上公車還而孺人之疾矣大故之際謂家

人母哭侍者歌唄送之身與相和而逝癸未之冬十一月初六日將奉公與孺人之柩合葬界涇之新阡兆登將請銘于一代之作者以圖其不朽而屬時升爲之狀時升駭稚於作者何能爲役但伯謙常推以爲後來之秀而與兆登有兄弟之好義不可辭則爲之撰次如右

翰林院編修王君行狀

王君辰玉卒于萬曆己酉之春歲癸丑從文肅公殯于長洲甌橋之新阡蓋謂其克魄之未忍相離也天啟丙寅乃卜吉于太倉之朱涇十二

三易集卷三行狀

四

月癸酉實維窀穸之期其孤時敏述其遺事自宗族父兄與平生交游及蒼頭廬兒之老而習事者采其單詞逸事掇拾成數千言復自謂大故之前日在師保之側晨昏問候罷則命之出微言隱志容有不聞而以余能知之也屬余爲之狀蓋君方病困時嘗手書三寸紙以示坐客曰吾志在忠孝甚大今已矣他人不知也唐兄常知之嗟夫余誠知君矣而君之所欲爲者未著於世縱言之而千百載之後誰復知君乎余初識君於未冠時頎然玉立有雲霄之姿千人

之會皆屬目焉觀聽明審不輕嘖笑客有一言會心者當坐默然退必求竟其說余于是知其志意遠矣壬辰之歲文肅公被命還朝邀余遊京師相與爲討論古今之學于邸後僦屋爲學舍未嘗有軒冕客至門寢食被服一如寒士唯不問米鹽薪芻耳余泛濫羣籍莫適爲業而君獨好論累朝大政沿革損益得失之故凡郊廟禮儀宮禁輿服甲兵屯戍錢穀輓輸鹽茶馬政與近世貢市之利害無不畢究又謂安危在邊六詔以南三韓以北百年間叛服之故如指諸掌以爲古之君子所謂學者正如是而已蓋以君之材自知不抹檄於世一旦有用我者當不臨闕而鑄兵也乃今竟長已耶嗚呼痛哉君之裔出太原先世爲嘉定人後割以置太倉遂爲太倉人六世祖謙爲莆田丞嘗活冤獄七人自謂後當有興者再傳爲銑銑生湧湧生夢祥皆以文肅公推恩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皆一品夫人文肅公諱錫爵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薨累贈太傅配朱氏封一品夫人君精敏絕

三易集卷三行狀

五

倫未結髮已有文數十百篇傳布遠近讀書一舉目輒盡數千言他人尚未得其半戊子中順天鄉試第一言者謂大臣子雖其材足以自致青雲然宜再會百官都試以示海內君試文出于畧刻精詳典麗在廷無不驚歎服其能而君竟不赴公車數年間不復理制舉事同輩以所不能者強君君應之笑語方謹未食頃已就人持玩以爲不能加也文肅未明入閣夜閱副封裁答書疏每至漏下三鼓君先公而興後公而寢以爲常京師繁華宴樂之事一切不相聞惟

三易集卷一五行狀

六

春秋佳日一再至西山登臨賦咏自謂愉快然亦寒士之所能致也時中外多故廟堂有不能主張者則憂形於色累日不寧至於姻親故人各位遲速巧拙則漠然不與聞故生長形勢之途而恩怨無及之者辛丑及第奉使江南因予告左右就養不去側而文肅在丘壑間以獨往獨來爲適嘗論而遣之終依依不能去也平生雖高居簡出無便佞之交無淫巧之好然而文肅門生故舊自遠方至者君往來報謝罷于道路退入子舍則明燈酬答四方書牘少暇則簡

策在左丹鉛在右疊疊不倦余從容謂之曰性命之情固亦欲以恬以愉乃可久安今子苦之不置得無如東野子之馬乎君笑以爲然而不能改也嗚呼君果以此不得永年乎抑亦修短有數果懸于天乎余於數十年內察君之志行其于慈孝最隆也至若安不怠危泰不忘約不以潔明污不以智驚愚同已者知其所短異已者取其所長不以所能傲人不以人之所不能愧人士有百行庶幾備之矣及其禍至不盈禍至不懾苟臨大節義在君親死生之際吾知其

三易集卷一五行狀

七

不可奪志也少好爲詩務去陳言其得意處如天際朱霞掩映縹緲而青螭紫鳳容與其間爲文落筆千言藻思泉湧尤長于經世大畧敷陳詳允深切利害非書生輩所能及者所著論語解每得昔人所未及所謂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近之矣甲申客有謂君執政大臣子不當應試以避形迹質之文肅公報曰大丈夫舉事當不愧皇天豈必爲此詭故不情之事粧點世界風波且利鈍在造物取舍在主司兒何以懸知必中而先爲避嫌地耶是歲君不得薦後三

年科場議起君言大臣當爲國體計不足以一子蒙詆發怒也已而因激成疑因疑成隙人言紛紛久而後定然其父子間所私論者皆各言也嘗自京師奉王母歸吳往返三千餘里州縣郵傳不煩一夫叔父學憲公諱鼎爵有子而天君共養周備臨沒之際謂家人曰吾於今日乃知有子者無以加也時文肅公請命于吳太夫人以君之次子賡虞爲嗣孫而又死則命季子贊虞嗣之贊虞卽今時敏及長子鳴虞早世則時敏不得出爲人後君屬續之辰惟以此事

三易集卷三行狀

八

爲念遺命時敏他日幸而有次子當立爲嗣曾孫世世承祀以終祖命無忌吾言昔明道先生無後以弟正叔子爲嗣已而又絕則復以正叔之後叙世次爲嗣孫君蓋倣此意也至若諸姑姊妹恩意浹洽家有大事取決于君則謂無過舉故其沒也通國震悼謂爲善者無所勸爲不義者無所忌矣君諱衡辰玉其字也生于嘉靖辛酉得年四十有九釋褐授翰林院編修以子恩贈奉政大夫尚寶司卿時敏方求當代文章名家爲君沒世之計而余特以朝夕耳目所得

著之爲狀後有仰止君者於此考焉

龔孺人行狀

孺人姓龔氏諱仲連父曰奉政大夫蜀府長史有成母王氏十九而爲李重本妻生以嘉靖乙未卒以萬曆壬午爲年四十四有九葬以乙酉春三月之內申其子國華國英屬予識其大畧蓋予妻之從母也予兒時讀書外家外姑與孺人問遺不絕歲時嘗相過從時王氏新沒閨中而奉政公嬰孤城于兵火之間猾賊耳目布在肘腋旦夕有不測之憂姊妹每相對而泣後予數

三易集卷十五行狀

九

至孺人家家在頽垣敗瓦中蓋去海寇之禍未久也而宗黨之無歸者多依重本室中紫纍有老稚不知操作者焉孺人待之未嘗爲刺刺語以失故舊之懽後居城中旁縣長者至吾邑恒候重本重本不問有無第從外舍畱客而豐饌立至至于僮僕皆得醉飽以去由是門戶不衰率孺人驅勉之力耳李氏自經亂後無日不從事官先世之喪有至二三十年不葬者歲辛巳力大祿而克以三喪葬孺人實經理之是時葬有日矣有術者言歲行不利李氏之墓葬則禍

于生者孺人嘆曰吾所爲日夜痛心者先人木知歸骨之處也陰陽難知不宜以禍福易慮遂葬葬八月而孺人卒人以爲術者之言良驗然吾觀青島之書謬悠譸張拘而多畏所言禍福誠有準於人耶抑命之至此極而其言偶中耶不然子孫之亟欲安藉其先人者宜得福而更報以死天之好惡何其夢夢也孺人臨事明斷知大體常有烈丈夫之風予不能盡識而識其耳目所睹記者如此俾其子孫有足徵云

時守愚室沈孺人行狀

三易集卷三 行狀

二

萬曆乙酉冬十一月廿四日時翁守愚之室葬于華亭涇之新阡其子偕行過余泣而言曰以不肖門戶之落然而吾母其其艱難四世于今曾未嘗有一日之懽意蓋切切于不肖之有成也今不肖受一命于朝幾獲斗之祿以娛暮年而之任三月奄及于大故欲報之德呼天叩地無所及矣唯是無以資其墓中之石將隕墜先德是懼敢用假手于子嗚呼傷哉貧也古今同之而風樹之詞則千載之所爲歔歔流涕者宜偕行之悲不能自止也余爲之次第其語而

請于立言之君子焉孺人姓沈氏世居嘉定之循義鄉端靜以敏少時通曲禮及諸家小說歸時年十有八時氏方貧而守愚翁往來江海間逐什一之利或經歲不至其家而其父母與其大母俱無恙孺人承迎兩姑之間日闕無儲倚機杼給晨昏之奉恒惴惴不得寧也而姑之母王氏亦依壻家性嚴甚常恨恨不自得小失其指輒詬語不休孺人踧踖謝過伺其色和而後退由是更愛孺人歲常大稔米價翔貴孺人具食以奉諸母而已獨不飽至采野藿而雜食之

三易集卷五 行狀

十一

篋中不得留一絲而無所假貸於人曰以窮歸人人或不能相恤徒傷老人之意無謂也王孺人常病日夜不離于側時其寒溫飢飽之節而適之人以爲難偕行幼警慧不羣孺人慈而訓之日語以爲生之難以女力之不任爲農賈而又不能自振于儒吾終憂愁沒世而已夜織紉令諷誦于旁熒熒共一燈率以漏下數鼓爲常偕行弱冠舉于鄉孺人邑稍愉然三上公車不第他恆而歸孺人撫且慰曰窮通命也女宜安之卽今蔬水幸安居無寧食祿而萍梗千里外

乎偕行既成進士佩符取道歸省具鮮衣纓珥
跪進之孺人雅不欲御曰老人喜布素汝慎乃
職俟有後命始可更故衣耳瀕行囑曰女不見
剝民膏而肥其橐者乎神弓鬼矢不注而中惟
惠惟廉牧養小民此予之願也孺人性儉朴寡
言笑於物泊然無所好纖麗之飾不及于身親
黨有邀爲會者輒謝不往晚而事佛遂斷葷血
見之則作嘔必持去而後已兼之病脾飲食日
損蓋生平疾病半之以故偕行釋褐後卽欲引
例請告不獲既授確山令依依榻間泣不忍別

三易集卷五 行狀

十一

孺人叱曰兒身復我有乎行矣當作循吏以報
天子耳且若父強無恙若妹及壻得朝夕同起
居女何念我爲偕行始收淚以行行三月孺人
懸念不置趣守愚翁率拏赴之而不虞已之疾
作不起矣卒之時偕行視事確山凡百日而守
愚翁往省其子凡十日治其舍歛者孺人之女
與其胥油土及也嗟乎孺人勤一生之力以持
其家既老而有以自佚矣獨不能須臾以及于
祿養天之報施不可知也古之事親者生養死
葬止矣而偕行欲附青雲之士爲其親不朽之

圖蓋其意不能得之于彼而欲得之于此有足
憐者唯執事哀而賜之銘時氏將世世寵綏之
沈公路室李孺人行狀

嘉定東南七十里江海之間有沈氏居之閭閻
相望而公路少有異才不得志於時然遊覽翰
墨之林托志千古之事中歲以著述自娛有所
纂緝流布人間足跡不出戶者殆十五六年而
四方賢者皆言公路清曠博雅非今世人平居
遠近造門者不絕皆善遇之而其中所傾慕相
與久要者必志義之士振人於厄不問何如人

三易集卷五 行狀

十二

而其人情僞短長了了不失尺寸治生之事若
不屑意而公私所須俯仰之事各有條理人與
是益賢公路而不知所得於賢媛之助者不少
也孺人姓李氏鄉進士士榮之女也母周氏孺
人之幼也家人異其志趣以爲宜配賢者沈氏
既大家內外婚姻多閑于禮法者舅姑方無恙
僮奴百人孺人孝事舅姑承上接下得六親之
和無怨懟之言無惰慢之色無跛倚之容閨門
之內秩秩如賓筵時而後言讓而後卽坐終其
身不變公路未有子廣求宜子者常私佐其費

宗祀之憂發於至誠非苟要譽於宗族鄉黨而已屢更大喪周身之事無不經十指者歲時祭祀必敬必戒習於禮者不能有所指摘也晚而依竺乾之教行住飲食繫念西方初病之日起姑言笑如平時既夕命婢子潔治庭宇屏去更衣之具曰吾無用此矣聞者不知所謂方就寢而疾作然意思泊然略無憂怖惟不語耳又二日而卒夫以公路絕俗之韻目不欲見非禮之事耳不欲聞非法之言使與朝夕者委瑣齷齪日爲兒女子語強聒不休得無傷其雅懷而孺

三易集卷十五 行狀

十四

人雍肅溫惠爲閨閫師明於大體威儀棣棣非遇伉儷之賢亦無以行其志也雖天靳一孺以承其後又不及人間下壽然其高亮之度當不戚戚於九原矣公路之姊歸於顧生子未周兩月而孺人子之公路名之曰穀似弄愛甚篤令其父母不知無子之憂今爲縣諸生娶顧氏公路之仲父曰昌國有子曰弘執弘雅公路臨沒遺言曰吾以手抱之子待老宗祀大義我惟求之同祖之人伏弟睂弟首生之子卽我子也蓋指弘執弘雅云其魂魄所憑固非他人所能移

矣孺人生于萬曆戊寅卒于天啟丙寅爲年四十有九天啟丁卯冬十二月丙午從公路葬于江灣之新阡治窆窆之事者昌國與穀似也乞余言爲狀以請銘于作者

先妣盧孺人行狀

嗚呼時升獲罪于天生罹百四六歲而先君卽世筑筑諸孤不知所終吾母日涕泣而撫之又一年而有長婦之喪又四年而有稚婦之戚悲愁抑鬱之氣積于一門吾母蓋未嘗有一日之權也已而兩兄俱爲縣諸生稍用自慰矣然而

三易集卷十五 行狀

十五

家日貧晨昏無甘膳之奉歲丁丑而仲兄時叙不幸早世吾母所出也遺孤未免于襁褓吾母又日涕泣而撫之及癸未而伯兄時雍有羸瘵之疾先君之冢嗣而母意所屬以持門戶者也知其不起矣恒皇皇不能去於懷又明年而時升病疫幾殆矣母怒焉自悼曰吾所哭于唐氏者十七人邁閔亦多矣天不遺一兒以供餘年吾何以生爲疫少間而母病病六日而至于大故時升猶未能奔走於含歛之事也嗚呼悲夫天之厄人有至于此極者乎吾母姓盧氏世居

吳淞江之上我祖姑之家在焉由是知母之賢而先君中歲未有嗣故十七而歸于我時大母治家有敬姜之教而先君與叔父修其孝先妣與叔母修其順吾母承迎其間肅肅雍雍三族儀刑之及凶禍洊臻當時之人半不可見矣而意切切不忍忘見諸子則稱二父之爲子者見諸婦則稱二母之爲婦者常懼先緒之隕墜以爲憂自先君棄諸孤之後母常恐恐如不及夕中夜織紉不休及時升讀書外家率三四日而致諸果餅餌是時聞家人至則喜猶不知母從

三易集卷五 行狀

六

何得之惟夜臥聞淒風苦雨之聲則黯然思母嗚咽不能已母聞之私自傷也嘗聞先君之論能道正嘉以來奇節之士及女子之爲義者皆歷歷可聽其教時升不獨家人之事時升所厚者死母爲之泣下而或謂時升不哀母切責之以爲媿于死者及聞時升從長者遊年長或至以倍母用以爲喜也平生無燕惰之容無褻慢之言歲時伏臘子孫在前或爲之一笑而聞其疾病輒通夕不能寐故以不肖之故而馴致人病焉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尚忍言之蓋觀古之

賢母以其子之能自立于世而以厚終者多矣獨時升之不類踰然無聞而使母憂愁以沒世也不慈不孝神將殛之又不自殞滅乃移其酷罰于吾親而溘焉長逝也言不足以行於遠行不足以信于人而使吾母之賢泯泯猥同于凡類也死者有知則吾兄獲侍吾親而不肖負逆天之罪視顏人世其奚俟也嗚呼痛哉不肖孤將以卒之明年乙酉十二月乙酉葬吾母于先君之次所以稽首飲血泣而書其蕪穢之詞者豈敢謂闡揚先德聊以紓其至痛之情爾

三易集卷五 行狀

十七

先兄伯和府君行狀

萬曆乙酉不肖時升葬先妣盧孺人于先君之次蓋兩兄兩嫂從焉是時諸孤未能助負土之投時升焚帛卽事跋前躓後故不暇述吾兄嫂之德以請銘于作者歲在乙巳伯嫂郭孺人卒其孤敏行敏思將啟伯兄伯和府君之穴而合葬焉乃謀所以賁墓中之石則五十年間荼毒慘怛之事復集于胸臆矣先考撫州訓導府君諱欽堯先妣沈氏年近四十而吾伯兄生名之曰時雍字之曰伯和奇愛之不與庶子等伯兄

剛果易直意之所向萬夫莫回然其爲人最孝友也年十二三時從先君讀書城中其旁有佛閣人言兄生時埋兒于此後游閣下輒思母流涕同學者怪之先君之沒也伯兄年十八仲兄年十七時升方六歲言論飲食尚不相通而所至常提携以從一日不至以爲不樂後時升居外家經月一歸望見母兄則泣兄亦悲不自勝及冠婚之際未嘗不嗚咽相對也兄弟羣居必述先君時事因相與嘆息故時升四歲而離先君之側嘉言善行猶彷彿識之伯兄平生岳岳自負有以非意加之者忿然不能堪及叔父一言論之必逡巡而止家之不造凶禍洊臻兩兄雖列名于庠序而先業益落中歲還古岡治田畝寒耕熱耨以身先之歲收過於上農而以其間沉潛經傳必求其指歸發爲義理之文精刻明徹浮游之詞憤悱之見必不見之於篇有識之士自以爲不及而終不得一遇也已而仲兄病瘍尤求所以療之者百端嘗得禁方藥與黃金等價日夜奔走購得之然竟不起兄號哭累日若無以生自是不復問生計矣乃日居城

三易集卷五十五 行狀

二

中朝夕與親故過從爲懼忽一日咯血數升遂成瘵疾卒時僅四十有七嗚呼痛哉元配陸氏鄉進士濬之女也年十四而成婚婦德已備先母盧孺人老而多病伯兄晨昏戀戀不能舍去故不別爲子舍而寢處母旁當是時猶稱千金之家孺人爲冢婦而無尋丈之室臥內晝日非燭不辨物奴婢或用爲笑而孺人安之時升方幼嫂字之如小弱弟未幾以瘵卒爲婦者僅四年而已內外親疎無不悼惜者繼配郭氏同安縣令山之孫也與陸孺人爲中表姊妹有恭順惠和之德初同安公事親以孝聞其家蒸魚脯腊皆有法度故嫂尤精於五饌伯兄性卞急急有所需未言而欲人喻之又不同米鹽瑣屑之事其所誚讓多非人情也而嫂終不以爲怪客至則終日留連兼味羅列其內則藜藿自食而已時升從田間入城客有自遠來者坐未定嫂已爲具食及有所教戒嫂常爲子婦提撕其語唯恐其不能從也伯兄病時不喜所常食者多致四方水陸之珍嫂必親餽之病人善怒時謂不調或至泛盪益嫂從容更治之務適其意叔

三易集卷五十五 行狀

元

父聞之以爲慈母之字子，子爲婦之事舅，無以加也。撫諸子皆如子，諸子亦以爲母。羣從之中，莫不曲加恩意者，自伯兄之亡，家日益貧，嫂課僮僕以耕，晝事耰鉏，夕事杵臼，常以四鼓而休，五鼓而起。時時升多四方之遊，私戒諸子曰：「母幸不病，病必以勞無服他藥。」已而數病，數起，多以勤瘁得之。卒時年六十，有四鳴呼先君早棄諸孤，門戶所寄者，蓋在伯兄耳。兄之材氣足以自奮，況有賢嫂之助，而伶仃不振，以沒門衰祚薄，天之所廢也，謂之何哉！兄生于嘉靖己亥，卒於萬曆乙酉。長男名敏行，縣諸生，次敏思，女嫁庠生陸永熠，俱郭氏出。郭孺人以卒之年十二月辛酉，啟伯兄府君之穴，合葬於何家浜先塋，而以次子仲請爲銘，以示於後。

三易集卷之十五 行狀

三

三易集卷之十六目

傳 凡六首

瞿星卿傳

龔汝修傳

沈廷堅傳

王孺人傳

楊孺人傳

張節婦傳

贊 凡四首

殷無美先生小像贊

羅阿癡小像贊

汪尹子像贊

沈友峯像贊

銘 凡四首

古劍銘 有引

硯銘 有引

杖銘

杖銘

杖銘壽徐君錫

說 凡一首

聖昭說

疏 凡一首

水災疏

三易集卷之十六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六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六

傳

瞿星卿傳

夫論人于鄉黨之間者不獨取其言語文章可以炳煥于時而必求篤行之士論人于中外百執事之間者不獨謀議可以屈在廷之人才畧可以濟當世之務而必求貞亮不二心之臣吾於所知者得一人焉曰瞿星卿名汝說吳之常熟人也父景淳通議大夫禮部尚書謚文懿君以萬曆辛丑進士出身爲工部營繕司主事都

三易集卷之十六

一

水員外郎擢江西按察僉事尋改視湖廣學政陞廣東布政叅議乞身歸後起江西叅議不赴乞致仕文懿公道德文章爲一代宗臣辛丑當選庶吉士人謂君公卿多念文懿遺烈者君名臣子詞林不得不推君君慨然曰幸有老母十日不得平安報自覺肝膽無主豈以比扉一席地易慈母之拳拳乎親故猶相慫恿而君請告出國門矣君有兄曰汝稷方聞卓行爲百僚羽儀官至太僕卿君五歲而孤言動一以兄爲師未嘗有子弟之過兒時已能自力于學爲制舉

之文鈞淡索隱務窮其指歸一時名家自謂弗如也工曹日與宦者接事而商賈緣爲姦利唯幸有將作則乾沒不訾是時營辦百端君條理精密動引故事爲據且能覈萬貨之情不可欺以浮濫羣閹諛言詈詞日紛然于前終無所假借所省以億計又考百年間供億盈縮之數彙而成書至今賴之平生不知世有苞苴請託楚中所進退士雖有勢如山不可撓也獨左右給使之人多與外通陰相約結踪跡如鬼君機鑒絕人輒先事而得其奸乞歸七年而有叅議江西之命時有子式邦成進士爲永豐令永豐隸江西例當迴避已得請于監司而君無意于用世矣人謂永豐治行爲百城冠旦暮間必當顯擢可以繼其家聲故堅止足之義實不然也君所至必欲不負其官求有裨補于國苟不能直道而行但與時俯仰以至大官不能一朝居也少年未嘗知六博之戲終老無聲伎之奉所與往還者皆人倫之儀表道義之好終始不渝便佞之人無由至前謂詞賦無益于用而不爲獨好論當世大畧取本朝名臣籌策功效可紀者

三易集卷之十六

二

錄成百餘卷曰皇明臣畧君與人談諧言笑無間及臨大事辨是非得失則義形于色萬夫不能奪爲兄女子之旣以夸耀閭里雖一錢不爲義所當赴及振人于厄雖傾囊倒橐無所愛也今吳之縉紳先生以及田野之人無不知君之爲篤行然所可述者但其憂國奉公之志綜覈名實之才可以想見而已而非國家安危緩急之大端則君之貞亮不二心者尚在顯晦之間耳

論曰今天下非弱小也而臨事則謂不足于財

二易集卷二十六

三

臨敵則謂不足于兵夫是二者豈真不足哉財則以供無益之費兵則以養無用之人由今之道富強無日矣倘如公者起而任之出千金則求千金之効置一將則求一將之用豈至以萬里幅幘億兆之衆經營朝賀之所累數十年不成列屯星羅碁布以當一小夷而鯁鯁焉如有不測之虞此所歎于人之云亡者也

龔汝脩傳

廣西布政使龔公名錫爵字汝脩世稱江南龔氏無二望子孫散處諸郡縣在嘉定者于正嘉

間官至工部尚書賜一品服名弘公之五世祖也公中萬曆甲戌進士釋褐爲江西永新令永新有尹尚書臺故舊門生遍天下聲燭赫然其子橫里中持縣令短長令視事時其家奴環立左右一事不如意紛紛諍語前令莫可誰何公逮繫之議罪有至重辟者尹爲請不能得乃以蜚語入京師貴人然公之精能著輦轂下無傷也未幾尹病且死更以子孫爲託公卒護持其家人以此益重公會大計治行爲天下第二以政府未常識面故不得臺省爲工部營繕司主

二易集卷二十六

四

事方營壽宮多所裁省尋改都水司是時漕河之議不一如聚訟唯司空潘公謂河強淮弱非人力所能爲獨有以隄束水因水刷沙尚可得百年之利而難者蠡起公實贊襄之迄于成功輓輸通行陵寢無虞數十年所未有也滿九載遷廣東參政治徐聞兼轄海南一日制府調集兵餉將問罪于黎人之流言稱亂者公謂島嶼小夷豈敢無故蠢動殆有冤不能言今已如蜂蟻屯聚若金鼓一震不得不糜沸倘以咫尺之書諭之不從而後用兵夫何晚及得其情乃殊

厓有山田數十萬頃黎人生業所出爲強宗營食過半無所告訴不勝忿懣耳公爲疆理其田羣黎稽首歸命海內外晏然無事矣遷福建布政使明年中考功法歸家十載以林壑自娛口不及寵辱得喪之事有論語解老子註華嚴經疏畧卒年七十

論曰當制府之有事于黎人也以天下全力圖之何憂不克然殺戮無辜以取功名君子不爲也公同時有以平賊功致大位者臨死出橐中金寶分授諸子所見皆人頭又一人臨命時萬

三易集卷一六傳

五

鬼羣謀室中與人相觸天鑒不爽公寧不獲祐于冥冥乎漭司空治河時好事者交口詆之及後人妄更其法者二三年間委八十萬金于泥沙未常得尺寸之用于是知公之持論有功于漕事哉

沈廷堅傳

沈紹侃字廷堅幼有異質父師不知也年十四出試有司縣令奇之置第一補博士弟子自負甚高于人羣中昂首濶步爲同類所指目然見賢于已者誠心下之孜孜樂善過于他人余常

止宿其家時其父病瘍初愈方雞鳴若兄弟入問安否循墻行廩廩不聞履聲退而入書舍據案理學業篝燈以待曉余謂其家當有興者已而君之仲兄舉于鄉余猶謂未足當門戶之祥久之無顯者則君之諸兄常以余言爲笑及君蚤世益以爲禍福非關人事然余謂終當驗之也君自言得異書能以符篆致風雨雷電雷電之至不爽時刻風雨之所被以百千里爲限不越尺寸夜中常見赤光如日照耀帷幙卒年二十一以伯兄子宏祖爲後云

三易集卷一六傳

六

論曰祝由禹步之說自古有之而儒者不道夫六樂之用天神降地祇出卿雲翔薰風至聖人豈以術致之哉今謂呵叱風雷斬勘鬼魅造化之柄若在其手此何爲者雖儒者耻一物之不知然精神之所不能致智慮之所不能及而居然自恃吾誰欺欺天平近代莫起炎周玄真其術最著皆不聞齋家室營名利蓋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而廷堅年少有妻孥圖進取之事迺欲執造化之柄日與神處宜其不能久也至于倚意高遠超然出世之姿則余鮮見其人矣

王孺人傳

王孺人者今博士曾某之妻吳縣令汝召之母也方在母其父卜之曰當以某月日時生是爲女子之祥令德而介福夫家其昌已而生如其占及長端靜敏慧父撫而歎曰是女也若爲男必與吾家矣吾今知龜之有知也倘不擇所歸則孟德耀桓少君且笑人矣博士少有絕人之資故孺人歸焉事姑如母事後姑如先姑時內外兩家殷盛諸婦女垂珠璣之珥曳綺繡之袿施朱傅黛夙加蕪澤以相曰而孺人獨不御華

三易集卷二

六

曼退然于其間百口之家米鹽麻枲餽牽之屬仰于一人歲時腰臘所須齊鬻脯腊多手自調度又勤于組綴諸叔一襪一烏未嘗取之于市博士爲人大度不問家人生產孺人每以齋佐之然文學英秀之士往來其家輒具方丈食傾筐倒庋無所惜也歲嘗大稔減佃者租十八九出糶藏粟其量大于市中而不槩炊時多具數十人食陰以待丐者故鄉人稱曾氏好行德蓋孺人之助爲多誨二子嚴甚其師皆海內知名士也時或好弄手加咎楚吳縣束髮時文質

爛然邑令愛其材親至其家因畱飲食孺人雖甚喜然戒之曰孺子不足多也爾家世有顯人至今遼左尚思先中丞之烈是非爾祖乎異日者邂逅致身當砥礪名節樹恩澤與人斯爲顯親矣若夫苞苴之厚禮義之薄恣睢自肆隳其家聲祇爲父母羞耳孺人卒時不能五十然今吳縣治行爲天下最方入列清華之班博士分教某縣士熏其德監司薦于朝而伯子汝啓與其兩叔皆籍籍有名庠序中孺人之志庶幾酬矣

三易集卷二

八

論曰余數見吳父老稱其令之美如膏雨所被無不濡也如旭日所臨無不照也可謂恩結于心矣傳曰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夫以逢承之士一旦領師帥之任而能置其民于襁褓間其民皆欲社而稷之所謂立身行道以顯父母者非耶今曾天同遭大慶凡百有位之親出拜絲綸之榮入受黼黻之貴何可勝道哉苟非德義則嗃嗃訾訾詛謗隨之矣雖生之年有覩面目豈可與孺人同日語哉

楊孺人傳

嘉定漳浦之西有金氏居之至嘉靖中有沐齋先生諱洲舉丙戌進士有志聖人之道家居常以鷄鳴適親所溫清定省一如禮傳所載有弟諱潯嘗遘異疾先生爲謁國醫醫有所恨弗見也方雨先生跪於中庭衣履濡濕弗爲起醫乃爲治病病愈歲以金帛奉醫者終其身故其閨門之內孝友之教不肅而成至其婦女亦皆化之潯之子喬爲鴻臚序班無子以先生之孫曰大振字玉卿者爲後室曰楊孺人邑之名族也幼有婉婉之性妙於女工及芼羹酒醴之事敏

三易集卷十六

九

而有法終歲家人鮮見其面十八而歸于金婦道甚備諸姑姒姊人人得其歡每遇祭祀賓客輒夙夜戒事事畢而後卽安家僅數十人罵詈不出於口而容止肅然動中規矩皆望而畏之宗族婚姻之家雖垣屋相望曾不一赴酒食之會性不好炫服自嫁時衣裝皆篋而藏焉歲時希復一御督課二子嚴過其父有四女以身教之閨中未常有笑聲旣歸夫家不私以財賄曰女子內夫家外父母家善自努力勿復累吾矣初鴻臚公愛玉卿之爲人而甚賢孺人嘗曰此

吾佳兒佳婦吾百歲後覓鬼依之矣旣卒而陸太孺人始定姑婦之名所以左右承事者盡色養之道至玉卿臨歿顧孺人而歎曰吾有老母奉養不終然爾在無憾也孺人泣而言曰婦事姑其待君言又十年孺人病革太孺人尚無恙顧諸子婦而歎曰吾有老姑奉養不終長負先君子之託矣然爾輩在吾又何憾乎蓋百日而陸太孺人卒附身附棺無遺憾者是可以觀金氏之教矣

論曰予聞金氏初卜宅在荒茆宿莽中雖田連

三易集卷十六

十

阡陌不足當上田之一廛然數世以來名家望族轉而四方者多矣而金氏自如也豈所謂瘠土之民勞而思義者乎然婦德實有助焉姑慈婦順一人兼之則賢者之澤也懿彼哲婦爲鴟爲鴛厥音嗶嗶卒焚其巢若孺人者真室家之祥也

張節婦傳

張節婦者諸生張定安之妻太倉指揮使王化之女上護軍元周之女弟也定安字仲慧至性凝靜淡遠造次不詭於道已而好出世法晏坐

靜室常若有明神臨之初娶朱氏蚤世時已病
療其世父謂孤陽無偶非所以養生其世母識
節婦于兒時慈惠聘之仲慧之父茂仁先生爲
儒宗通古今學其母亦明悟有識節婦入門皆
知非恒人也仲慧讀書田舍端居淡念以在神
繕性爲務歲中居于內者不能旬日嘗謂余曰
吾將游神於澹合氣於漠再婚非吾志也爲二
親所強殆有宿緣然新婦志意高亮似磊落丈
夫當不恨吾不與偕老也逾年而仲慧卒舅姑
謂吾朝夕所須不當問孀居者節婦言媳婦不

三易集卷一六

二

共養舅姑何得爲人惻怛之意見於共養之表
仲慧無子以兄之子妻孫爲後妻孫亦孝愛不
怠前妻一女遺腹復一女撫而督責之者如一
里中有媼遍識大家婦女獨稱節婦於兄弟婚
姻疎屬皆有恩意然察其隱衷剛明正直若不
知人世有宴私之事者嗟乎使生爲男子襲冠
帶立人之本朝則必秉道立節不爲容容之人
又使不幸遭喪亂流離之日必能慷慨赴義必
不能降志辱身也節婦年過六十邦人上其事
於御史以聞於朝 詔表其廬嗚呼舅姑之親

本始于夫婦之好合而爲人後者爲之子也亦
聖人所以彌縫人道之窮而已豈真與分肌損
氣者同日語耶婦人視前母之子甚於仇讐史
冊所記可勝道哉節婦爲婦則婦爲母則母若
不可解於其心豈非性與道合而因以知聖人
制禮蓋準於賢者必至之情以爲之節文乎
論曰余與仲慧同學相善親兄弟不能加也後
茂仁先生以兄之子妻余之子以節婦長女爲余
從子婦余諸從孫俱能言節婦平居議論疊疊
皆依於孝慈名節能令聽者神志開發耳目爲
之聰明姻家與節婦往來者不敢爲非義嗚呼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乃見之女子哉

三易集卷一六

三

贊

殷無美先生小像贊

軒軒乎若鴻鵠之翔也矯矯乎若龍馬之方驤
也吾望而知其人以六合爲戶睚眦萬有爲秕糠
乃其視營營乎若有所署置色悄悄乎若有所
彷徨不知其爲海波東駛烽火西馳而思調度
以蒼赤白之爨或壺觴在前翰墨在後方與達
者數子游神於層雲之上抽思於重淵之下經

緯繡黻諧合宮商又意其瓶壘既耻儋石無儲
內有室人之謫外乏賓客之歡而思經紀二頃
之秫百株之桑吾所異者相對久之而口不肆
其懸河之辨手不出其雲漢之章蓋平生之所
未嘗嗟乎公能以像爲師乎則桓圭袞冕長在
人主之前安得幅巾微服獨踽踽以涼涼

羅阿癡小像贊

胸中藏琬琰之文腕下出龍蛇之字睂目有煙
霞之姿談笑絕風塵之氣濟陰之酒可以忘憂
泗旁之禾可以卒歲吾見汝踈躡而游婆娑而
醉曾不見踽踽無聊中憂愁而外顚顚不知汝
之果癡乎笑汝癡者之果慧乎長松亭亭巖崖
積翠何不貌我于傍相與徜徉而避世

汪尹子像贊

銀鍔鏘鏘玉石珞珞如鼎彝之互陳如星斗之
交錯君其以此自負故浩浩之氣溢于着宇而
不知其索莫及夫三爵之後高論怨誹依稀乎
仲孺發怒於武安之坐次公抗言于平恩之第
滿堂色動君方持杯而盤礴此善画者所不能
圖故余爲之志其畧

沈友峯像贊

吾常見君攜杖於桃李之蹊泛舟于菱荷之沼
撫節酣歌卽杯絕倒又常見君聞羅桂之香澤
一笑起而相迎承明畔之善睐乍得失之若驚
茲者長松落落悠然獨坐豈收視返聽而悟電
露之不足久嬰也耶

銘

古劍銘

有引

王將軍元周得古銅劍以示余蓋三代之
器也秦昭王中朝而歎以楚之鐵劍利倡

三易集卷一六

四

優拙殆鐵劍始用故赤董之錫若耶之銅
皆鑄劍所須昔干將莫邪純鉤盤郢之類
皆是物也今此劍殊有光怪將軍言每當
戰鬪之日必鉤然夜鳴在松潘時西虜火
真十萬騎突入近地而偵候者不覺吏士
晏然晨起忽聞劍三吼知有變矣登高四
望見候騎疾馳而至乃發兵登陴嘗夜置
鷄栖上鷄輒非時鳴昔吳鴻臚嵇能識其
父湛盧去無道而之楚人以爲誕而不信
也乃今親見之嗟乎世無歐冶子久矣此

劍浮沉于世何止千百年將從龍龍之士
周旋旗鼓之間乎將寄迹游俠之窟如句
踐伏飛之徒與曼胡之纓短後之丞相往
還乎或淪沒于汲郡之冢豐城之獄久而
復出以著靈曜于此乎茲者將軍受命從
海道援朝鮮劍當在行間余爲之銘其室
云

吾聞太阿之劍登城一麾而江水蕩滴三軍皆
述今提爾以涉萬里不測之鯨波必斬鬼魅決
虹蜺伸威扶桑之外歸而奉匣者猶得賞以執

三易集卷十六

七

珪慎勿入水爲龍終恐辱于塗泥是役也舟師
入山伐木驚龍龍
起覆舟劍入海去

硯銘有引

有遺余硯者旁斷編錢之形戲爲之銘

胡爲乎來哉胡爲乎來哉豈君平下簾之後積
而無所用者乎將富人欲附名姓于法言以爲
重乎吾方思倦體罷良朋至止圖所以娛欲易
斗酒而不售乃知無翼而飛無脰而馳者固在
朝市之間鐘鼎之室奈何久辱于斯

杖銘

始吾與爾將觀岱岳之日攬峨眉之雪南尋禹
穴而叫虞舜于蒼梧今老矣知斯游之不遂方
青鞵自怡施施而出于于而行以取適于桑榆
語云人莫躋于山而躋于垤吾雖擇地而蹈十
步一坐尚藉爾之相扶

杖銘壽徐君錫

古之時貴老故六十者奉爾以周旋今之時諱
老故八十者屏爾以躋躋在昔老彭猶悔得爾
之遲吾何爲獨不然春日之陽秋月之光東城
花塢北郭柳塘唯我與爾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說

三易集卷一六

十六

聖昭說

時叔子名懋敬常夢其先君侍御示以商頌駿
發之篇曰聖敬日躋昭格遲遲小子識之是吾
之所以命名者也遂字曰聖昭而屬余爲之說
曰古之人所脩其身而受福于天者無踰于
敬矣蓋其言曰朝而惕惕若弗及夕夕而惕惕
若弗至朝惴惴焉惟恐取怨惡于人以獲戾于
天是宜百祿萃之未敢責報于旦暮也譬如農
者寒而耕之熱而耨之且閔閔焉如慈母之保

抱其子也然使舜扶犁耨耒不能非時而獲
必涼風至霜露降而後穡人成功倘動于前
鹵莽于後雖有美種亦不得食故君子之脩其
敬日慎一日終身而已此昭假遲遲之說也管
者成田學于子路三年而恭敬不衰子路怪而
問之對曰夫爲行者比于鳥上畏鷹隼下畏網
羅方今善人少惡人多未免與斯人爲羣安知
禍患不施是以恭敬以待天命子路再拜曰君
子哉斯道也固將終身焉豈獨二年乎叔子年
少才俊而思淡氣和將安將樂常有衰世之意

三才集卷之六

二

蓋其文詞意度之美已足以載其名字以有譽
于四方矣而三復詩人之旨夙夜不怠以仰止
成田之義而庶幾于日躋之道則所以慰其先
君之思而昭假將有日矣

疏、

水災疏代

奏爲海邑困苦日久目前水災異常懇乞 天
恩早賜蠲賑以活垂絕生靈事竊照江南洪水
滔天百年父老所未常見已經撫臣 題請某
等何容復贅惟是本府嘉定一縣其被災則同

而土瘠民貧較之六縣一州特甚某等係本縣
各都閭小民向俱耕種織作以仰供 皇上貢
賦者也不幸今歲三月二十九日起至五月二
十四日止大雨晝夜如澍數日而低鄉盡淹再
旬而平壤胥溺踰月而高阜之地皆成江湖將
熟之麴麥盡爲腐草方芽之木綿俱成污泥某
等無廬室可棲無田地可種無機杼可織而瓶
粟已盡商販不通又無食可以充腹萬不得已
忍飢忍死相率奔告於 君父之前緣本縣地
土頑瘠不宜水稻率種木綿而東北首受海潮
西南仰承震澤外高內窪泄瀉更難每歲夏秋
之交振風凌雨挾潮而至所種木綿十不得一
重以舊逋官布連年併徵民力罄竭實鮮蓄積
卽當豐稔之年猶恐催辦不前逃亡踵告而況
如此異常之災加之積久困苦之邑舉室淪於
魚鱉炊煙絕於村墟惟有崩角呼天束手待盡
而已自非 聖慈憐念早霽仁恩徧賑全蠲大
破常格則家無升斗之儲田無稞粒之望欲棄
田變產則左隣右舍何人有錢欲賣男鬻女則
傍州隔縣何家有食只今無賴不逞劫奪公行

三才集卷之六

一八

販舟相戒不來米價日貴一日蓋雖千里洪流而一方先斃矣某等猶記得萬曆十一年蘇松水災該前任巡按御史邢看得嘉定飢荒更甚題將兩院贖緩七千餘兩獨賑本縣今災傷數倍於往時而生齒獨繁於今日展轉望援朝不及夕伏望皇上垂憫海邑災苦之極某等千里赴訴之情特敢戶部多方處置則惟茲未死之民皆有再生之望況今歲免於溝壑明年未必再荒某等卽草莽愚民無可稱塞亦當不憚胼胝織紉之力以仰答大恩於萬一是

三易集卷上六

一

皇上今且爲小民目前計亦皇上所以自爲將來賦貢計也某等無任瀝血披誠籲天哀祈之至爲此連名具本伏闕具奏以聞

謝

三易集卷之十七目錄

墓志銘 凡十二首

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殷公墓志銘

太僕寺寺丞歸公墓志銘

誥封武畧將軍王君墓志銘

誥贈武畧將軍王君墓志銘

誥封文林郎東陽縣知縣嚴公墓志銘

徐海城先生墓志銘

龔震軒先生墓志銘

婁巽之先生墓志銘

三易集卷之十七目錄

曹毅峰先生墓志銘

金隱君墓志銘

俞府君墓志銘

朱府君墓志

三易集卷之十七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七

墓志銘

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殷公墓志銘

萬曆壬寅之春故職方殷無美先生卒于家家貧甚不能營窆安之事明年其友錢仲與春沂輩相與經紀其喪各致賻以葬焉先生之名滿天下天下能爲文章者莫不交先生夫豈不能賁其墓中之石唯是塋有日矣不克謂于四方余於是志而銘之亦先生之志也先生諱都字無美一字開美考曰輅贈奉直大夫夷陵知州妣曰吳氏贈宜人先生少而開慧絕人六歲能爲五七言入小學兼數人書程諸生不能通誦者復教之同舍常以珍果餅餌遺焉十三御史王公賢選郡縣茂才爲文會先生名第一十五應試京兆不利其後偃蹇久之而才名日遠多大人之遊是時郡郡王長公屏居田里爲文章盟主四方賓客輻輳其門先生舍于其家稱高第弟子由是交道日廣部使者引見吳中文學之士先生必褒然居首萬曆癸酉乃舉于鄉癸未成進士是歲當選士入館先生名出諸新進

士遠甚而以年不中格不得與選甲申出守夷陵州連有水旱之災先生禱祀山川朝步至郊而夕于廟惻怛發於至誠未嘗不得所欲會發廩膏必令富人主之吏胥不得入手鰥寡孤獨無不受惠者楚俗驚而好勝一朝之忿有十年相訐不已者率以一語解之各心服而去夷陵當走蜀道羣山斗絕造天徑裁容足下臨不測之壑過者懸車束馬相引而行魂魄怖懾目不敢旁視先生開道九千餘丈壓者廣之仄者剡之斷者棧之開闢之險至是若康莊焉 國家

三易集卷十七 志諸

二

下兩川之材所至發民輸輓千人唱萬人和而先生謂瞿塘望荆門江流迅迫勢不得用多人蓋歲省夷陵之夫八百界中有驛圯壞弗葺而輜軒使者相望于道供億勞費民不堪命先生以爲四方之賓辱于隸人之館有司其敢愛府庫之餘至于一卒一馬皆出於民吾又豈敢罷民以事遠人于是崇大驛舍令如公寢而與馬牢餼無加者每暇日至學官推獎諸生之才俊若恐弗及引見如家人禮親與飲食講論令已有備位侍從者楚中乙酉戊子兩試先生皆同

考官所取多知名之士故事蜀鹽不得入楚而楚人實利蜀鹽終不可禁小民常乘風雨晦冥載鹽下峽以避邏者暗中觸崖石人舩破碎漂沒不可踪跡公謂律有步擔餘鹽勿問之條但當禁方舟而來者耳自是迴流亂石間鮮腐齒矣在州兩值大計夷陵治行常爲天下最己丑遷職方員外逾年爲正郎北虜貢市已久虜王建寺于青海部落窟宅其中火落赤住牧莽捫兩川是歲入洮河殺一將而堵力克適西行因挾以爲聲勢七鎮騷動天子遣大臣經略西鄙

三易集卷十七 志諸

三

中外上言兵事者皆欲滅此而朝食先生獨計以今日之事惟令二虜不相爲用法當自解豈可以口舌擊虜耶蓋內條對便宜外示諸將方畧率用此指其後破虜數十萬諸部狼狽四散虜王假道東歸不敢踐一芻一粟先生本謀也故功成而忌者愈甚會石公星爲大司馬新視事虜酋哈不愼合索台吉會獵於黃鸞口邊人驟言虜至石公請發兵乘城及護通州粟先生知二虜必不爲寇愼勿擾動爲四夷笑持其疏不肯上已而諜至果獵耳石公大慚恚曰獨不

可先語我乎陰屬言者効公有 旨調南京刑部意猶未已以風指授南考功遂罷歸歸之日一畝之宮二頃之田如諸生時而已先生平生好讀書未嘗一日不擁圖籍而居當西事起時軍書紛紜一日之內封事數十上諸邊待報者矗立門外猶不能廢書退朝則與諸文士飲酒賦詩連日夕不休讒者遂以此爲言暮年居十笏之室冬虞婁風夏迫烈日而置書其間諷誦不輟良辰令節與其徒爲林澤之遊必以翰墨自隨多至夜分乃罷常自笑曰我窮且老所幸者吟不後醉不先猶得與諸君子共事是爲不愧日月耳所爲詩務爲剴削常言自成機格譬之沃釜而炊不因火熱其文則縱橫恣肆極意所之光芒陸離不可狎視至於書疏之類尤其所長詳敷事理曲暢人情以爾雅之詞發難明之旨千里面談不能過也少好臧否人至老不能自止然其推賢樂善常以身下之或時有所訾詆但發于口吻尋不復記也方爲諸生時有怨家造訛語布入御史臺欲以相中事幸不發既貴終身不怨也見親戚故人謙讓懇主與語

若恐傷之其力雖不足以振施然欲急人之難恤人之乏唯恐弗及是以貧賤之士多懷之所著有爾雅齋集籌邊疏酒史藏于家配李氏封宜人食藜藿之食庇茅茨之居以事先生者四十餘年中歲被 恩命有封號矣而日夕緘緘自如先生得年七十有二宜人先一年而生先五年而卒子二開之裁之十二月丁酉塋于練祁北之新阡銘曰

在古建官惟才是求胡今之人以才爲尤吁嗟先生實有遠猷一朝遭逢四郊是憂偵候不行軍無耳目矧茲東鄙犬羊方伏何爲授兵震驚輦轂桓桓司馬王之爪牙胡不降心共憂國家在魏信陵知趙非寇厥身蒙猜國亦顛覆彼惡其偏此則胡然旣獲操舟盍使濟焉卽鹿無虞徬徨中林集思廣忠亦獨何心祁江之陽有封在原以永萬年賁其後昆

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代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塋于崑山東南門之內其仲子子寧求余志其墓而未暇爲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懈益

勤嗟乎子寧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歲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余之志否也既深悲其意乃爲叙而銘之歸氏之先出于高陽重黎之後封于韓墟是爲胡子國絕于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爲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曰歸氏自漢以來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雍之制及定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

三易集卷之二 志第

六

皆以進士爲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爲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爲河南廉訪使元至順間曰暘者官至刑部尚書洪武初曰叔度者避難于夜郎邛笮之間幾成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爲承事郎瘡瘡生城武令鳳鳳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瑞有虹起于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

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七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爲制義大驚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由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爲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也其後八上春官不第益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奧旨發爲義理之文沈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是時讀書談道于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

三易集卷之二 志第

七

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余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以示同事無不嘆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公所取以冠南畿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竟入三甲選爲湖州長興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今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

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或囚數十人旁縣盜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毋或當塋熙甫縱之歸治塋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相負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巖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遽起格鬪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爲瞬竟伏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嚙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潛踪跡之實欲納奴妻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

三易集卷之七 志第

八

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卽令召公畢公爲方岳必且叅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常直行其意縣有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隣保里甲人人請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常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顧克里甲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克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爲

上熙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人賀太僕寺留熙甫纂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丞而維陽李公復留先生掌制勅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天子左右僂顧問而棲棲郡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自得已而列于文學侍從之間旦夕致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

三易集卷之七 志第

九

先生于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于感人而懽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嗟嘆之滂沱之自不能已已至于高文大冊鋪陳帝王之畧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于玉几和弓矢垂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羣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嘆慕云先生生于正德元年卒于隆慶五年享年六

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大人詳具于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爲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爲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諸呂律匪遵匪簋烝肴有饒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諱封武畧將軍王君墓志銘

王氏之先居燕之豐潤有諱成者從高皇帝定天下以功授太倉衛右所千戶嘉靖中諱勲

三易集卷一 志第

者調補吳淞所因家焉是爲公之考公諱胤字呂甫蚤喪母後母虐之時被極撻血肉淋漓或終日不得食饑餓繼縷無異丐者然終不怨同衛戶侯沈公見而憐之曰是家故有太尉風邪遂妻以女已而倭奴寇吳淞公從父力戰斬數人賊乃奔去是時吳淞建新城諸世官各受地以居爭求近市處公父爲政公獨勸取僻遠者令子孫易守諸公聞而異之曰此晏平仲孫叔敖之義也既襲職會楊大將軍尚英開府吳淞與公少長相善執手談笑如平生驪公逡巡不

敢當時召計議軍事若署置諸將校輒辭不應其長慮遠識多此類也兵興後海中剽掠縱橫公授檄捕盜卒遇賊親射其舵師中右指賊驚因擒其魁七人會颶風起泊羊山六日夜食且盡一夕望波濤瀾漫中有燈火明滅公曰神祐我也揚帆從之明旦遂至吳淞城下軍中六月不給饌羣譟而出將攻嘉定行數里所開府以令旗招之不能止公馳而叱之喻以禍福皆叩頭曰士誠餒不能忍願以飽灰今公親臨敢不聽命當是時大亂在呼吸之間微公恩信結於士心幾殆矣卒之歲夜夢神人被髮而跣者語曰吾背與膺方苦疽爾能完之令爾受福以及子孫明日徧體諸祠無所見後旬日避雨戶牖疾廟廟後有玄武像夢中所見也像之背與膺爲風雨所蝕公亟新之未幾自爲遺命含笑而卒沈宜人與公並起於艱難之中甘荼習藝以事後姑并後姑之養子未嘗失禮教子有法御奴婢有恩時稱賢婦云公生于嘉靖乙酉卒于萬曆庚辰宜人生于嘉靖癸未卒于萬曆戊子子二人玉堂玉殿吾觀數十年來南北軍數亂

三易集卷十七 志第

十二

矣方其操戈環甲而誰也從容開諭之必人有
悔心何至激成禍亂積戾盈城醜血爲池潰敗
決裂而不可收拾乎公定變於立馬之時其所
全活可勝計哉銘曰

介冑之性易動難安烏駭獸驚決腸裂肝方其
怒時勢若毫端禍之既成玉石俱殘桓桓王公
恩威並彰火既燎原水既潰防徐起止之晏晏
如常苟爲不然塗炭一方天之所祐莫若活人
公所活者數難具陳子孫森森福履方臻匪降
自神自公之仁

三易集卷十一 志銘

十二

誥贈武畧將軍王君墓志銘

國家分太倉衛於吳淞世官常數十人而武畧
將軍王公玉堂字廷相獨以孝義聞于時余不
及識其人而公之子有道往還吳中所與游盡
賢士大夫數過余述其先人之事惟恐其不聞
於世也曩者修嘉定誌具載君事今既志公之
考妣而有道復欲志公之懿行納諸藏中意惻
惻不得辭也君少十五母邁危疾百方療之莫
効禱于天願以身代密剖股爲羹而進之母已
昏不知人人口遂能言病尋愈事聞諸臺皆衣

其廬父既歿力不能葬朝夕悲號遇事必告如

生時時復嗚咽不自勝至後襲父職主巡嵯事

吳淞爲煮海之地商賈數不至而律有竈戶餘

鹽步擔易米者不論乃時時爲巡軍所奪或以

他鹽益之令過不論之數自以爲功公立約束

寬其不當坐者居人甚賴之已而巡軍更大販

鹽爲姦利公置之法弗縱也前後屢獲大盜當

道薦者數焉平生不務修怨嘗齟齬公者每以

德懷之姻婭之孤咸撫以恩意度支使者聞其

廉委以關稅商旅稱其平既久于其官明習行

三易集卷十一 志銘

十三

伍之情僞思均其勞逸甘苦而位不稱志嘗謂

其子曰開城塹興文學增守備公家所急也上

宅兆以安二親之鬼鬼私家所急也吾不及畢

吾志矣爾無忘吾言配車宜人孝慈貞靜之

譽時家方中落常織紉以佐朝夕爲舅姑營甘

旨不復論價車將軍歿無子葬祭皆宜人任之

子二人有道弘道銘曰

古之孝者蒞官能法臨陣能勇武畧以剖股顯

名而身行間意氣慷慨及經畫戰守之畧並

有名將之風至性過人者固不可以一事論哉

是爲銘

誥封文林郎東陽縣知縣嚴公墓志銘

代

萬曆丙申秋九月封文林郎東陽縣知縣嚴公
卒于家明年冬十二月甲申其子刑部員外郎
貞度將塋公於清鏡塘之新阡以其所述公
狀請銘於余余唯嚴氏居吳淞之游爲嘉定著
姓國朝以前常以七艘賣香吳粵間里人至今
謂之賣香嚴一子留吳興子孫多顯者而嘉定
之宗則至公始貴云公諱鑑字子重別號臺臯
少有成人之度其父雅好儒病且歿顧諸子業

三易集卷十七 志銘

十四

儒未成以爲遺恨於是公獨經紀其生產而令
諸弟自致于學其仲弟文衡爲博士弟子彬彬
矣而竟蚤世公傷其父之意弗就也哭之極哀
時比部已薨然自見于諸子中而家日益貧恐
不能卒業乃以屬其從弟文若後比部成進士
公曰此吾弟力也數問地封故事欲以讓之以
令甲不載乃止公事母至孝晨昏之養雖粗糲
必得其懽母病則手調藥餌治後事皆誠盡焉
歲時之祭及朔望拜于祠輒感歎泣下比老如
初兄弟四人仲季無子各以一子子之與其叔

白首相愛言笑飲食猶在父母之側也宗族百
餘人孤獨而貧者常爲料理其衣食族子炬四
喪繫然更二十年不能塋公爲之塋炬之子不
能娶公時以爲言比部爲之納婦云蓋其豈弟
信于人人自披荊賣菜之夫皆知之有所酬直
必昂所雇傭亦必倍與傭錢嘗入城而病買舟
以歸舟人至中道不行而請益舟中人怒欲歐
之公好言慰藉至家卒質錢與之里有一人與
公爲怨數歲後自悔恨曰吾非人哉而讐長者
臨歿命其子父事嚴翁公亦卒善視焉公素不

三易集卷一 志銘

二五

知賈有賈人與之錢教之賈賈乃大耗公鬻田
而償人謂之曰彼與錢者本意得失共之何用
償爲公終不忍出諸口也蓋食貧五十年終無
負于人公爲人龐眉廣頰丹顏而飄髯望之知
其坦中闊闊有爭者來質公得一言輒兩解以
去見方聞卓行之士愛慕之如不及常稱以教
其子孫人有過務掩覆之雖待奴婢亦然鉢鏞
之奸不忍發也平居悠然有以自樂鼓瑟投壺
圍棋蹴鞠及六博之戲大畧通曉不善飲酒而
與酒人游通夕不倦既受封常幅巾徒步行遊

閭巷間遇者不知其爲封君所居嘗燬於火鄉鄰叫呼之聲動地公退而安寢如常時問之曰甌已破矣顧之何益多類有道者卒之日神明朗然既歛顏色如生公生于正德甲戌卒於萬曆丙申享年八十有三配談氏封孺人銘曰陶朱兩璧厚者千金嗟彼薄夫亦獨何心人之懿德則如病瘡聞斯無良載笑載吟荷歟嚴翁實稱長者好德則多惡怨則寡藹如春陽長育不舍淞江之陽樹此楸檟父老過之涕淚爲灑曰鄉先生可祭於社

三易集卷十七 志銘

徐海城先生墓志銘

徐君原文諱應奎別號海城居士其先世世爲嘉定人高祖瑄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曾祖昇湖廣布政司叅議祖沛象山縣尉沛生倫伯份份爲君之考而倫無子復以君爲後家故千金所爲後者復千金君意不欲有也盡以倫之遺散羣從昆弟而伯數避徭役更以苦君於是數世之積盡矣君念爲生良苦常自薄其衣食家人亦力作助之由是不困君爲人表裏洞然篤于慈孝習古今古內之禮能爲詩作行

三易集卷十七 志銘

草書又善詠諧與人居笑語譁然連日夕不倦無少長皆愛之及自叙其門戶之衰與處世之難詞旨悽惋欲泣下至平居見其所狎者大抵皆謾詞也其故人無以娛君輒詒君言某地有花木之精某地有蛇鼠之妖皆駭異耳目君不旋踵以其語語人人盡掩口而笑君知其妄也亦撫掌口始者我固佯問之彼固佯答之君試佯聽之何不可人以是益知其無他也君居闕闡間而朝廷之命令與搢紳先生之出處進退無不聞者予嘗問君君幸生太平時當巖觀川遊以卒歲而已何暇知肉食者之事乎君笑曰君子在朝而刑政清者吾儕小人之所庇也周之婺婦尚不恤其緯吾當問筐篋中物而已耶予深服其言有子允懷旣壯君益不問生產室之內左圖右書雜陳酒醴鮭脯與親故爲樂弄負牀之孫而已君以正德丙子生距其卒爲歲六十有二娶于陳有婦德子一人卽允懷爲縣諸生歲癸未塋于練祁原祖塋之穆穴銘曰繡裳是妻不如被褐之徐徐畫棧是居不如環堵之于典籍自適壺觴是娛宅于不爭之野

行于無競之途庶幾乎少游之志而君平之所
謂有餘者耶

龔震軒先生墓志銘

昔龔君端言受業于先君門下其文高奇絕倫
我大父之喪君爲志焉有子曰象貞諱世忠學
者謂之震軒先生萬曆己丑塋于南城之西其
子欽仕求余志其墓君之先世顯于宋者曰節
度使識員外郎宗元朝議大夫程祠部郎况皆
有功效可紀至 國朝正嘉之際有工部尚書
弘稱名臣累贈其祖德華父僕爲通議大夫都

三易集卷十七 志銘

十八

察院右副都御史卽君之高祖曾祖也祖引指
揮僉事端言諱論君之生茲去綺襦統袴之間
未遠也宜其餘澤尚能沾溉而貧不能就學年
十六始知書一年而通經又一年而名出同輩
上時倭奴躡踐吳中督學御史不復行部檄諸
生至句曲日爲兩番試之辰入者已出申入者
酉出士多失次而君文義沛然已而不得志于
京兆遂修其遺經以教授爲事而已君至孝母
病欬逆唾壺不去于旣歿而殯於別室遇風雨
作君在學舍從晦黑中奔還繞屋涕泣呼號恐

屋之圯也聞者莫不憐之居常依于忠厚有賣
已者不忍發其詐有讒已者不忍質其誣有利
于已有害於物弗忍爲也真無愧于篤行之君
子矣君生于嘉靖癸巳卒于萬曆甲申年止五
十有二益晚而向學蚤而息焉然三十餘年未
嘗一日不游泳于訓詁之間雖坎坷以沒世而
理其殘編以傳於後未爲無所貽也配朱孺人
子二人長欽仕縣學生次欽佐夫公卿之後豈
無中微苟能于茅茨之中不厭蒺藜而諷誦先
王之風以俟天命後之人必有顯者銘曰

三易集卷十七 志銘

十九

吁嗟先生累世爲儒貽厥子孫目染耳濡譬彼
良農務此菑畲豈無水旱不廢耰鋤會有豐年
百廩相扶冤鬼安止南城之隅福其後人執此
契符

婁巽之先生墓志銘

維我先君以孝友爲宅詩書爲田所成就門下
士多矣婁先生巽之吾母之中表弟也吾兩兄
又從學焉故于門人中最近且暱時升不天六
歲而先君棄之先生時稱其遺言往事以相訓
誨今歿三年矣是歲癸卯先生之子堅十以十

二月二十日塋于公孫涇之南先塋之庚位爲狀與書而屬之銘俯仰五十年間蓋嗚咽流涕不能自止也安忍爲枝葉之詞乎先生諱應軫異之其字世爲長洲人國初以方術隸太醫院先生之曾太父曄大父綱始徙居嘉定二世俱還塋葑門父栢以醫遊淞江之東先生十歲已通誦毛詩貧不能得經師廣信太守沈公見而憐之令更易後遂受易于先君少卽自力于學與母夫人共一燈非夜分不休毋子相勞苦或至相泣未弱冠補博士弟子第一子爲兒時

三才集卷十二 志銘

三

與先生比屋而居乳者日提抱以遊稍長過其市南新居庭宇修潔圖籍在列花木成行屢屢之間無錯置者先生以教授共養其親及其兄嫂雖貧晨昏魚菽之奉必適于味家人怡怡無不自得之色其兄稱貸于人以置藥肆已而折閱不能償身又病發先生衣食之餘錙銖而累之卒無不償者兄弟相愛無間兒女至前莫知誰子也迨老不復關白家事矣一日鬻田得數十金分散弟姪隨手皆盡謂骨肉間有不得其所者而吾獨豐衣美食不能一朝安也及堅自

遠歸聞之而喜閨門之內孝友之風可尚也有郭外之田百畝固藉其租稅以給養食然遇樂歲亦不忍取盈焉凡市貨如其言而歸直久之人亦不忍欺也堅嘗論古之英雄所以通變成務者殆非一端未必如儒者之拘拘也先生非之以爲士當修其仁義忠信而已不務德而以機權自喜非止召怨于人兼亦求多于天伏波將軍所謂畫虎不成者也晚讀淨土之言意頗信之堅爲諸生有聲屢不得志于京兆四方之士爲之太息而先生恬然不以爲恨蓋能以止足自安耳生于嘉靖己丑正月七日沒于萬曆辛丑正月七日配張氏與先生共起于艱難能以孝穆勤勞成先生之意銘曰

三才集卷十二 志銘

三

士有百行忠信是資譬彼作室必營其基凡今之人弗梧弗枝上雨旁風丹堊襍施豈不煜煜傾圯何時吁嗟先生茂茲孝慈舍純履信闡然無竒如農殖穀珠璣弗齎又如織紵始於一絲華葉不繁厥實乃滋物亦有然人獨何疑去青後昆百祿綏之

曹毅峰先生墓志銘

曹毅峯先生少游庠序士誦其文老居鄉鄙人稱其德年八十九以終聞者相與嗟嘆之歲辛亥二月辛未塋于闌港之原其仲子日省謂余婚姻之家也具其事以求志焉先生諱仕堯字子高別號毅峯其先汴人自宋南渡居上海之北門至先生之五世祖泰置別業于嘉定之七都遂移家焉至其曾孫曰錄好行陰德錄之季子曰意配朱氏是爲先生之考妣先生弱冠而孤又踰年而喪其大父與老母弱弟居時賦役繁苛而江海之間其人輕心好鬪而善訟先生

三易集卷十七 志銘

三

枝梧公私之事未嘗廢書服闋補博士弟子縣令萬公見其文而異之及與之語以爲材可任使也會有倭夷之難萬公在圍城中爲戰守之具出入冒矢石常與先生俱寇去之後閭里蕭條披草萊拾瓦礫以治其田廬而學益進邑之大儒先生及少年之能文章者交譽之每誦誦古人之書微言與肯有會于心輒躍躍以喜旁若無人平生愷悌愛人人有急必赴之隣有母歿而不能歛者夜半叩門以告盡出囊中錢尚不足辦事乃以所愛玩古鼎及罇壘之屬與之

蒼頭得遺金于道以半獻先生先生盡索之以還遺金之人而自以錢物勞得金者叔父病甚其子避役四方先生兄弟朝夕視藥物竟不起則附身附棺之具務爲誠信不以俟其子也有姊嫁于龔而寡且貧携其子以歸朱孺人弗舍也先生卒撫之再爲之娶而後析箸焉平生聞人之善惟恐忘之與人居退然若處女及臨大事意氣慷慨久要不忘千里之約如在足下既謝去諸生業前後縣令與直指使者數加禮于其廬臨沒教戒諸子皆質行之事銘曰

三易集卷十七 志銘

三

夫人樹德如樹斯植朝夕勞之惟恐不殖既蕃桃李亦蔓荆棘夏或不陰秋或不實豈第君子莫怠爾力作善降祥允矣不忒

金隱君墓志銘

金氏之先居羅溪之陽以力穡爲業而鄉人愛慕之君之曾大父璧壁生昂昂生棟棟娶于陳生三子伯曰翊仲曰珣君其季也諱嵩字廷傑別號守齋陳孺人之母弟世寶無子君少育于舅氏已而陳氏遂絕兩世四喪及其舅之女已嫁而歿者皆君經紀其事君事二兄如嚴父伯

兄爲治內仲兄爲治外會伯兄之子與其孫相繼舉于京兆以文章道德爲時聞人而君之伯子大雅有名諸生中兼通醫術遊公卿間而諸孫各以其才自見於是門戶益大君以富壽康寧安居飽食于桑梓之鄉而考終于太平無事之日可謂福德人矣予嘗壽君于八十時言其黜華而抱樸去漓而養醇雖機械在前常以至誠處之雖聞然于外而內實了了雨暘將至與徵貴徵賤每先知之人無良賤一再見輒知其爲人平居常牟子母之息其所假貸負之者十

三易集卷十七

三四

不一既畢事怨之者百不一尤能容人之過而量其所不及有少年詈之若弗聞者或以告君君曰安知非詈他人乎嘗見一蛙出舍中俄自去其皮君以爲不祥亟遷去無何居者旬月歿十三人人服君之明決居鄉則問其子稼穡事入城則問諸孫講誦事不數數對客而禮重儒者坐客方語從屏間聽之客去則語其子某言善某言非也悉有條理一歲冬雷沴主人憂明年不登君曰閉藏之月陽氣旋發旋伏無傷也春後陽氣未壯而驟發聲乃不能自斂耳已果

有年配劉孺人邑之名家有兄畏齋通儒也孺人造其伯子從之遊故聞見日廣居田間常以鷄鳴起具數十人食能知奴僕甘苦人人爲盡力兩姑之間俱得其歡平居肅然罕見其笑勤於紡織至老不衰家人化之無遊手者銘曰少承父兄之規故終歲勤動而無憂老受子孫之養故終日逸居而無求無公私譙讓之累無骨肉契濶之愁姓名不挂于案牘疇咨不困于交遊不矜情于毀譽不用意于恩讐徜徉三世四海同休

三易集卷十七

三五

俞府君墓志銘

天啓五年三月甲寅俞府君與其配周季兩孺人將合塋于大里港崑字圩之先塋其子文雄具其考妣之行事以請銘于余余讀其文則孝友慈惠之意溢于語言之外因得其爲人蓋醇厚長者刑于其家又以知俞氏之世德不衰門戶其益人也已俞氏之先居河間元末避地渡江來居婁江今太倉龍福寺佛前鑪識文有俞福一者則其始祖也嘉靖間子孫猶展拜其墓至君之高祖澄弟江俱有篤行爲鄉黨所重江

有子鶚爲州學生克歲賦爲縣令澄生鵬鵬鵠
分居青浦子孫遂蕃鵬生祥禧君之考也君諱
滔字仲淵別號怡泉至性過人事親以孝聞有
兄剛嚴與人居多所不可而君白首未嘗失其
懽往來毘陵震澤間頗能致什一之息中外貧
者輒以給之故生產不殖中歲好二氏之言虔
奉道家所謂三元者然亦時時獲神祐嘗從靖
江歸中流遇颶風舟振撼欲覆舵師無所措手
足同舟者自分歿矣君獨默誦三元經俄若有
挾舟而行者倏忽已就岸非衆所望也自是持

三易集卷一

三

奉益篤梓其經流布于入殆萬卷又嘗得消渴
疾養病吳門僧舍中一日游靈巖山遇一人深
目昂鼻竚立視君意問君疾探懷中藥如菽以
授君君敬服之入口如甘露味所苦已去會同
行有病足者療以餘藥立愈皆大驚以爲俞君
爲神仙所眷如此平生以禍福由命當倭奴躡
踐海上東土肝腦塗地人人避賊四出君謂歿
生命耳安所逃竟安卧不出賊旦夕經其家亦
竟不八里中皆言此福德人也初娶朱娶謝皆
病瘵而天繼周氏家人宜之嫺黨誦之生一子

一女亦天繼季氏性行類周勉同心者四十
餘年撫子女備有恩勞且有慧鑒諸孫尚賓孫
儀王爲嬰兒時輒指以示人曰此門戶所寄也
今見兩文學君則知孺人之識早矣君生于嘉
靖戊戌卒于萬曆乙卯周孺人生于嘉靖庚戌
卒于萬曆戊寅季儒人生于嘉靖乙未卒于天
啓甲子子一人文雄也夫儒者言天道遠人道
近則可矣至謂無鬼神則紀載以來耳目所及
者焉可誣也且畏聖人之言者朝夕服膺焉必
不敢肆焉入于非僻斯固禎祥之所集也况于

三易集卷十七

三

奉持明神若在其上若在其左右有不與福會
者乎若俞君之事亦異哉凡後母之爲不慈者
何可勝數乃俞氏稱後母不啻口實雖其母德
亦興家之祥也銘曰

神之洋洋鑒臨在茲化導群生垂此訓詞是崇
是依百福所綏有善男子佩服不衰亦旣蒙祐
蹈險而夷鸞鶴嘉城滄江之湄猶有餘慶靈異
其縻之

朱府君墓志

朱府君諱津字子問邑人號之曰半村居士其

先居崇明子孫既蕃或分居太倉已又分居蘇州之陽山而君之大父獨居婁江之陰至子鑑有宅一區有田千畝爲鄉人所服于三人伯仲俱早天君年十四而喪父里中爭魚肉君君偶儻曉事意氣過人造次應對皆中機宜諸豪有力者莫能屈平居出入里巷常與長者俱同時少年不敢望也居數年而其業益大然君不能覲覲米鹽之務盡交邑之賢者及四方名公卿大夫至于當世詞翰之士無不傾心慕君君又好圍棋握槊搏菰少年諸戲食客常滿坐自推

三易集卷十七 志銘

三八

星聖氣及調鷹相馬彈絲吹竹度曲蹴鞠之流時集于君家君出應公家之役又從縣官商確田賦繇役諸利害歸與賓客飲博游戲達旦不倦然慷慨多大節有烈士之風有富人無子以三千金寄君所出遊江湖數年不歸其族人求中分之君笑曰人有三千金不以寄族人而以寄我我豈有異心乎又數年而其人歸函封宛然尤好赴人之難而振其貧乏平生爲人居間解釋文網及所捐施千百金者往往有之配潘孺人其大父以進士起家爲秋官大夫二父並

舉京兆兄弟有德義文章爲時聞人孺人心志開敏如通明丈夫能佐君之志意而輔其所不逮組繡飲饌精絕于人諸大家婦女食祿數十年歷京邑大都然論閨門四德必以孺人爲首家居肅然奴婢數百人無敢譁而笑語者出入廊廡不聞履聲君晚歲與諸豪爲怨十九對簿中外大小事無廢者問遺親戚如平時園圃披蔥種薤之類一一皆舉君有庶母二人事之甚謹至老不衰二母常泣而言曰吾未二十而爲孀然白首不知爲孀之苦者以我公有佳兒佳婦也君生于正德丁丑卒于隆慶己巳享年五十有三孺人生于正德乙亥卒于萬曆庚辰享六十有六子二人長用楫爲邑諸生娶張氏氏次用霖娶秦氏女一人適諸生張定安萬曆壬子閏月十三日壬申乃克塋于楊林涇之新阡曩大事者君之孫長祚長祐也

三易集卷十七 志銘

三九

三易集卷之十七 終

三易集卷之十八目錄

志銘 凡十首

龔治甫墓志銘

張君日墓志銘

秦汝克墓志銘

朱濟之墓志銘

錢令甫墓志銘

叔祖元吉墓志銘

從弟叔美墓志

李子化室陳孺人墓志銘

三易集卷之十八目錄

誥封夫人金氏墓志銘

旌表節婦莊氏墓志銘

三易集卷之十八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八

志銘

龔治甫墓志銘

余友龔治甫諱自修大父奉政大夫蜀府左長史有成父郡學生逢母譚氏龔氏自唐以來世有聞人大江以南無別族焉長史公在嘉隆之際爲縣閩越間當山越海夷之衝身居兵燹中者累年著功勞於世君生于癸丑卒於癸未後二十一年癸卯之春三月庚申其子慎行乃塋君于界涇之新阡元配潘孺人從焉蓋自長史公及其二子若婦之喪俱木塋遠者歷二十七年至是始營封窆人以爲治甫不歿不令七喪久暴露也余少時同學相厚者十餘人翩翩然各負其才氣以爲終不泯沒于世治甫往來其間人人相親善既沒之後趣舍不同顯者建功名于朝廷其不遇者亦得讀書談道以樂餘年獨治甫奄忽早世不見男婚女嫁時可悲也已然二十年間諸故人有憂樂之事嘗歎治甫不能同之至于人事轆轤形神俱罷又歎治甫在常能爲我解紛若緩急無告則又曰吾失治甫

故至于此蓋治甫爲人開明直諫而忠於謀平
居焚香晏坐初不問戶外事及交游中有不能
自爲計者輒以委君君既諾復與其人遊燕若
不經意至期則事事皆辦能濟人於當厄有所
假借如取諸其寄此所以久而令人思也方長
史公致王府之政君之父與其仲自吳迎之道
途萬里往返動以歲計里人以君少年多生事
端欲以嘗君君從容條答盡得其要領自是怨
家不敢有加于龔氏家僅數十人好爲讒以携
二父之意君必推求踪跡所起隨其罪輕重箠
三易集卷一八志銘
二
撻之事已而後關白二父則二父懽然余謂爲
人子弟不拘拘于稟命之禮而務存其大者此
可以爲世法也潘孺人二十而歸家人宜之五
年而天殞于寢之左个與治甫精舍相接治甫
未病時爲余言一日凭几而坐忽聞相呼聲則
孺人語音也君應之曰室無他人便可出見竟
寂然蓋數月而治甫卒嗟乎異哉歟者誠有知
乎固相俟于冥冥之途耶子一人卽慎行也志
行類其父今爲博士弟子塋在長史之墓西百
步銘曰

澄江如帶連沙如襪青蘋白草樵採絕跡有封
若堂龔子之宅雲月爲曉風雨爲夕室人同歸
如鼓琴瑟以保子孫千載無斁

張君日墓志銘

東海有獨行之士曰張君日窮而不憫困而不
懾潔身修思於蓬藿之下冲然泊然不可得而
親不可得而踈年四十八而卒國人哀之其友
徐兆稷孺穀輩相與經紀其喪是歲之冬卜地
於深浦之原邑之賢士大夫各致賻以塋君之
父母而附君於其昭蓋君之父母貧不克塋也
三易集卷一八志銘
三
余則銘諸石而納於藏焉君之母夢日而生君
故初名旭徵已而名表卒之歲乃更豫凡張氏
之譜云其先以永嘉之亂避兵江南居海濱之
曠地其後遂大然唐宋以來不詳其世次蓋聞
張氏十一望不知君何祖也君之曾大父濂大
父果皆富而能施以豪傑自命父師熹敦篤君
子也嘗主給軍饟爲人所乾沒遂破其家是時
君已有聞於時補郡文學第一人公卿子弟爭
願交焉然而盡失累世之業僦居城中或冬月
不能著絮往來絛綈間終不以告人人亦莫知

者家唯一婢有姻親負豪家錢方被窘君鬻婢以代償余聞而就君欲更計之君徐荅曰吾適乏耳不足煩諸君也於人不爲昵昵之語亦不爲鑿鑿之論若無短長至於所以自持者終不可動也交游中見君落落莫莫無不有意乎其入然一再見之後已盡其人之賢不肖默置去就於中不苟然定交而已既嘿而好深沉之思常高卧偃仰同舍生或終日不得其一語及其錯綜千載揚摧百家深切辨明有非淺中之士所及者邇來制舉之文靡然頽敗矯誣爲深謬

三易集卷一八 志第

四

悠爲麗無所不至而君獨溫淳典雅未嘗爲離經畔聖之言以相炫耀讀其文亦可以想見其風度也於戲君之志節儼然庶幾乎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者而又精析名理文質斐然藉令當晉宋間固有德有言之列唯其貞不逢俗學不近名是以世鮮知之雖然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余故命之獨行焉君常夢山河大地悉化爲菩提然則五濁之世固不能久溷君者耶

銘曰

人亦有言不佞不求昔在聖門貌焉寡儔凡今

之人滔滔濁流嗟哉張君闇然信修白雲在天望之悠悠生于斯鄉没于斯丘千秋過者式此松楸

秦汝克墓志銘

余所厚善者多家東城朝夕相與爲率真之游絕寒溫之言畧迎送之禮好稱人之善成人之美而掩覆其所不逮壺觴之會間以六博不廢調謔而終無浮薄深刻之意蓋秦君汝克于其間年最長容色溫然愷悌之意溢于眉睫心如其面行如其言若不知衰世有機械之事開鑰

三易集卷一八 志第

五

之防及其沒也遺命勿爲墓中之志其子兆鯉涕泣而請曰大人心事豈可不令于孫聞之君歎曰吾惡夫志者好諛人以所不能而誣以所未嘗爲之事如粉繪傀儡容貌甚光而以爲先人歿者有知必羞之矣吾歿但令知我者志歲月焉可也嗚呼君托跡廛市不自異于庸人余與游處幾四十年以爲長者表裏一望可盡而不知其中有介然不可一世者則余亦未可謂深知君也秦氏之先世居學宮之東至今墓有大杏蔭庇隣舍至元中曰輔之者博學善著書

學者稱爲道山先生是時建縣垂百五十年而未有志先生始爲之曰良者爲東南儒宗入國朝之始祖曰安一安一生達達生墳墳之第六子曰鑣鑣生山君之大父也富甲一鄉而飾以詩書有子九人僮奴指千故居不能容于是分居東城今東城有巷猶蒙秦姓焉君諱浩字汝克別字養完爲人豐順廣額眉目如畫徐言雅步于書沉潛而善悟自少試于有司無一廢卷而卒困于京兆至性依于孝友不數數與人事而心知其非侃侃不復假借利害愛憎弗知也

三易集卷一八志

六

銘曰

嗚呼秦君于事泊然若無所可否而有不可奪志者則烈士之立義不侵于人油然若無所去就而跡其與游必履道坦坦者乃相與同心而斷金蓋惟老于布衣諸生而已若遭遇于時豈庸庸與世浮沉者耶

朱濟之墓志銘

余友朱濟之內無治生之憂外無希世之意日與其徒奕棋飲酒未嘗有寵辱得喪之感身處薄俗機械在前戈戟在後君放言高論唯意短

長無所避諱而利害莫及焉朝廷之事薦紳先生不及知者君莫不聞當代閭閻之家雖其子孫所不詳者能道其所自家有圖史千卷名畫法書尊鼎玩好之物羅列室中良辰令節必致其故人採擷名花之英徘徊美樹之蔭談笑傾倒非日夕不罷風雨晦冥則焚香淪茗賦詩味懷多至千百篇四方之賓客至者未嘗不留留未嘗不醉歲中不數數出戶偶過故人之家必權然一笑若自遠方來者三伏未至輒棄巾幘雖見所嚴事者袒裼相對無迎送之禮身不被

三易集卷一八志

七

風雨足不踐塗潦者殆四十年嗟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富者患在多藏貧者憂於屢空徇當年之榮者營營如餓隸矜後世之譽者廩廩若拘囚若夫養志三畝之宮放意六合之外曾無譏讒之累永保性命之期蓋千萬人不能一二也君十七爲縣諸生性至孝友當其父對簿時君爲條對始末庭燎燼燹衣及肌不動當事者以此重君事遂解散平居好述孝友之事意氣鼓舞若親秦鞫鞫踰於其間者朋友有無唯力是視卒之日哭於其室者若失天倫焉元配張

氏爲安吉州守嵩之女也通詩書能奕棋投壺
恂恂如書生嫁未朞年而夭繼晉氏而養于其
舅魏氏二姓皆崑山之甲族也孺人恭順不妬
謹事姑嫜夙興侍立至中夜不敢傾倚見有所
謂讓則顏色無主徐察其意肯所在而解之及
送終之日悲戀過甚宗族稱孝焉銘曰

少而明經不及以顯榮老而爲詩不及以成名
然以是貽子孫之典則而陶冶其性情若令君
逢時遇合而馳騁于軒冕之途或與世之作
爭奇鬪麗于翰墨之場其爲殘生傷性一也惡
能散髮肆志以終天年而悔吝不生也耶大夢
既覺孰得孰失當欣然一笑于太虛之表其視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者爲何物哉

錢令甫墓志銘

海虞錢君令甫卒于萬曆乙未其子謙貞方在
襁褓天啓年月日謙貞乃克塋君于墅橋之新
阡問君之遺事于諸父昆弟及其平生所與遊
者述爲行狀且以其從兄宮允受之之書謁予
而求志焉夫以君之材之美而不得年與位其
所欲自見于世者百不能一二也知君之志節

三易集卷十八 志銘

八

能叙致以告其後人者十不能一二也予既未

獲與君游又無斐然之詞可以發揚幽光其何
以資墓中石而慰仁人孝子之思乎君諱世顯
字令甫其先出吳越王之胄宋季有通州守邁
邁之子元孫渡江家常熟之奚甫至九世曰元
禎授承事

生體仁

贈刑部郎中有子五人長

順時中嘉靖己未進士今宮允祖也次順德中
嘉靖乙丑進士官至憲副君考也君生二歲而
爲叔父觀海後父命也君明慧絕人受書目過
輒誦垂髫入黌宮朗朗獨秀諸生人人自謂弗

三易集卷一 八 誌銘

九

及也從兄贈宮允公爲人士所宗一時能文詞
者爭取裁焉然稱君爲異才當一日千里性復
通曉庶務從父于官屏履之間必得其任所至
有恩施于人自驛傳廨役郡縣供億之吏皆稱
憲副公仁而不擾君實彌縫之君嫡母趙封宜
人所生母沈所後母徐奉事二母間慈愛備至
各盡其歡三母亦各自以爲有孝子不言而能
適老人意與其伯兄友愛殊篤事事欲歸美于
兄雖有司都試常恐先之好振人之厄以緩急
來者卽非力所任必黽勉以答其意更自假貸

不恤也少善書法有晉唐人風度吳中名家獨謂君方來逼人愛畜古人遺蹟能辨三代以鼎彝尊壘之製兼好擊劒善弓矢解音律能鼓琴所事必欲臻其妙蓋心志通明而神王氣盛故集多能以勞其身卒以形神太用而成癆疾竟用不起年僅二十有五嗟夫天若假以中人之壽必不落落于經生間一旦遭時致身必當有所建立以成名于世非放進旅退者而已今者修其志行于鄉黨之中而留名譽于朋友之內不得爲一方之老成人以示後生典刑以占之

三易集卷十八誌銘

一

人蚤世而名傳者以其著述傳也君方殫精竭思于俳偶之文冀取一第以不墮家聲非垂後不朽業故其黼黻之性唯同進者知之耳然其疾革之際手提未孩之孤以付後歿者尚未知所終今卓然著名士人之林亦可以無憾于九原矣君配徐一子謙貞也銘曰

武肅之裔散處四方文武忠孝世德用光爰來海虞十世其昌吁嗟令甫蔚然有章松栢之林寔生棟梁豈無菑翳中道毀傷受命其獨終當發祥千尋之材亭亭在旁百福方來兆此幽房

徐女廉墓誌銘

余父徐女廉諱允祿年六十二而亡吳越之士推重其人以爲海內寡二者蓋四十餘年而君顛躓困頓不得志于有司者殆亦四十餘年然其志節卓然自待以古之人造次不入非義博學方聞通古今事變識與不識莫不歎息以爲非濁世所有者終莫能泯也君之六世祖瑄官至中丞有功延綏爲當代名臣子嘏亦成進士至少叅嘏生灌爲縣諸生盡廢其先業爲簞人灌生傳傳生應敏君之考也爲縣諸生君穎異

三易集卷十八誌銘

十二

絕人年十五就童子試郡守李公賞其文謂與奇童李名芳沈紹侃並驅三人皆嘉定人也是歲入郡學爲弟子時已名聞四方後三年學使者謂變壞文體被黜特以年少收入社學自是文益奇一篇出遠近爭傳誦之謂爲雲蒸霞爛紫鸞朱鳳翔舞霄漢間各欲延致之而獨不得一當有司之目後二十餘年乃獲一試京兆復罷歸時冢宰孫公翰林學士馮公吏部顧公皆願交焉而王文肅公父子深加推獎謂目前無此人是數公者皆當世聞人爲文章司命壺枯

吹生齒頰所及立見光彩而君終無一言借其
推挽亦有陰爲君地者而君落莫自如自謂時
命宜爾也君弱冠喪父家益貧半菽而食雜以
藜藿爲二弟婚女弟嫁皆假貸以集事已而有
祖母之喪仲弟歿有遺孤又喪其室人長子既
婚而天有遺腹孫亦殤生人之慘酷無不備而
君阨窮中矯矯不懾高談雄辯蒲座推服性又
好客客至輒留出其粗糲共食或不能飽君亦
不以爲意初余自郊外入城君時時止宿君與
友人劉价伯談說經史余擁被坐與相酬答各
盡異同率至夜分後余泛濫無常業聊以筆研
自娛价伯兼通歷律堪輿陰陽術數別纂歷代
事成書幾至千卷君獨表章聖經初爲易說旁
治毛詩尚書又理春秋三傳作史論自周威烈
王起至元順帝止凡若干卷以君制舉之文而
致身通顯誰曰不宜無何遭逢坎坷不得與初
學庸兒伍乃若參酌先聖之微言以垂示將來
固不朽之業也而其書出于淪落憔悴之人身
沒之後誰復有知君者吾又恐其以覆瓿也予
二人未京未邑庠生二女未嫁軒輊之計未有

三易集卷一 人誌

三

所賴君平生常以義命自安若以他人處之有
不任其憂者矣銘曰

士不逢時一龍一蛇然唯世無知者故玉混于
石珠沉于沙汝廉之文流布海內而學士大夫
已採擷其芳華乃其終始齟齬抹掇以沒世人
亦有言時耶命耶晚而羽翼前經其書滿家後
世觀之尚可想見其人子孫保之勿俾疵瑕

叔祖元吉墓誌銘

維唐氏之先在蜀成都宋靖康間我始祖以道
從康王渡江居浙東之紹興宋季我十二世祖
中和爲嘉定州學錄子孫遂家焉蓋至於公十
世矣我先世多異人十世之間譜與傳志之所
不能詳而後之人猶得聞者則以公及見諸父
諸兄而能述之也公嘗言曾祖士英無疾而終
晝坐見兩青衣童子蹁躑而來長跪以迎遂命
沐浴正冠坐而沒皇祖尚質預知死日自調度
喪事甚悉蓋二祖皆工於醫雖不學神仙度世
之事而法於陰陽和於術數自與道合尚質生
文盛是爲公之考公六歲而孤焚哭與母居幾
無以自存十八而娶徐孺人乃以強力纖裔支

三易集卷一 人誌

十三

吾其家遂能自給公爲人稠儻愷悌與人語無
親疎必吐肺腑干以私者雖親弗應事毋以孝
聞有寡姊居養之二十餘年至於送死皆從其
厚族人當急難之際必先赴之臨利害不怵也
縣有大事令輒俾公嘗有坐戍者實非其罪行
金以求免公却金而白其寃倭奴之亂所徵山
東兵有識公者以橐中金置公所會戰死人無
知者公以歸其同伍運糧至京師同事者負不
能償公以百金代輸官而終不責報以恩詔
受冠服有司聘爲鄉飲賓題名於旌善亭徐孺

三易集卷一八誌銘

四

人生長富室而不辭井曰勤於耕織居常率以
夜分罷屢空時織屨輒至旦外家或遺甘膳必
分餽諸姑待諸子諸孫皆有恩意蓋公剛直踈
大而孺人以和柔縝密濟之用能持其家而睦
於宗黨之間公諱宗祐字元吉號懷靜生於正
德乙亥卒於萬曆丙戌孺人後公一年而生後
公二年而卒子三長虞世次虞禪縣諸生次虞
際諸子不同業而以克家爲能以不惟王憲爲
賢皆公之教也銘曰

少而華老而怡怡生也同心歿也同穴於斯

東門之外清流縈紆是爲子孫世世之基

從弟叔美墓志

嗚呼余從兄弟六人余與叔美皆其季也叔美
諱時彥卒年五十有一方未病時嘗笑謂余諸
子曰古之達人未嘗諱歿也吾欲吾兄爲吾志
吾且朝夕觀焉異日者納之墓中庸何傷乎諸
子不敢言也沒後乃聞之嗚呼余生辛亥君生
癸亥相去十二年意者恐余之不及爲斯志也
嗚呼悲哉乃今竟及此哉我唐氏之先世居成
都宋之中葉曰以道者爲太醫事康王遂從度

三易集卷一八誌銘

一五

江居浙之紹興曰中和者爲嘉定州學錄生未
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定居嘉定歿而葬焉是
爲嘉定之始祖永卿生景良溧水州醫學正景
良生守仁諱仁仁生公鉉諱鼎當洪武初舉賢
良方正爲工部主事左遷樂清主簿我先世或
治方伎爲醫官或治經爲博士弟子或成進士
多有通人高士交當代名公卿至今翰墨多藏
于家高大父諱椿著原病集行于世曾大父諱
燭四五歲試爲五七言一時詞人不能及也大
父諱埤學爲醇儒有子二人長諱欽堯爲江左

名士之冠通古今學有濟世之志以歲貢爲撫
州府訓導時升之考也次諱欽訓博聞高行自
方古人以醫爲業時彥之考也自先世爲醫常
雍容卒歲而無衣食之憂我叔父常有絕俗之
志不欲以生產自累郭內外無一頃之田君又
蚤歲而及于大故蕭然無以爲生而益自矜奮
究心于制舉之業已而爲縣諸生其文精切俊
拔光采四出同舍生皆稱之而終不得一遇又
數年東挹西拾始別置田舍于西城晏坐一室
將以圖籍花竹自娛未嘗求多于造物而亦不

三易集卷十八 志銘

一

能久有也嗚呼痛哉君爲童時慧而開爽意志
軒軒然家人皆異之與余父愛尤至然燕閒之
會起居非時言笑失次必加誚讓雖一時未及
言後必追數之至老猶然而恩意彌篤其至性
過人二親之喪欲身殉之長姊寡居而貧朝夕
念之不忘及病甚諸弟方欲經紀後事而君爲
治木已畢塋之日匍匐土石之間恐毫髮有不
堅密者旣封而後寢食復焉季姊仲兄居于郊
無十日不相聞者余與伯兄在城中無三日不
見者宗族無親疎皆聯而合之賢者欲令如肝

膽之相依不賢者欲令如臂股之相輔與人交
務全終始憂其憂樂其樂所嘗受恩者中心藏
之惻怛之意發于寤寐苟可以報德者忘其勢
之不逮而欲爲之也嗚呼居窮阨而不憫當強
暴而不懾以孝友協和其家以忠厚之道彌縫
其鄉黨朋友是宜爲天之所祐而位不得以盡
其材年不得以終其志可痛也已

李子化室陳孺人墓志銘

吾邑當成弘正嘉之世號爲殷富矣閭閻之間
多賢豪長者居則以孝弟力田爲鄉人倡出則

三易集卷十八 志銘

一

佐縣大夫經營四境之事雕甍刻桷往往相翌
歲時問遺往來之禮不絕也而其相慕甚者則
相與爲婚姻蓋東廓有陳公炎者與新涇之張
公潮最善孺人爲陳之長女而張之甥李澈有
子曰一鵬字子化與孺人同年生時猶蒙張姓
見謂爲從子也遂合二姓之好焉余少時讀書
外家外舅謂子化爲兄外姑謂孺人爲姒余是
以數見孺人孺人性柔和整肅終日溫溫然造
次未嘗失其常度子化入中門則起立如見尊
行欽容而坐怡色而言奴婢常百人皆謹遇之

課其作業卽不彌指終無惡聲一宮之內雍雍肅肅酒食之類皆有法度爲乾肉濡肉藿葉切之報切之必均慈慈之不調醢醢之和不和不敢以留賓客李氏故爲富人而兵燹之後重遇凶年家事漸微然孺人之子紹先方爲諸生有聲日夜治舉子業思一奮以爲其親暮年之娛而孺人不待矣孺人卒之十六日紹先將奉其柩以從于化於先塋之穆穴而屬余以銘欲述其母之遺行則嗚咽流涕弗能詳也余故畧叙其所見而無飾詞焉蓋禮稱女子十年不出姆教

三易集卷一 人志

一八

婉婉聽從學女事以共衣服納酒漿蓬豆俎醢旣笄而嫁母命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則古之所以爲婦者可見矣閫外之言閫外之事固不與也孺人之婦順其備矣乎卽他事何庸稱焉銘曰

婦人之德無非無儀當饁如賓令聞不衰何斯人斯如梟如鵠淑慎爾止母惟女師新涇之水清且漣漪雲月澹澹風雨淒淒嘉城鬱焉可以逶迤千秋萬歲過者式之

誥封夫人金氏墓志銘

大宗伯徐公出入中外四十年履道守義中立不倚不取違道之譽不桀背公之黨于世路之險夷各位之遲速泊然不屑意也及家居之日覃思六經尚友千古而參考當世之務所與游者皆談道講藝脩然塵外之士貨殖之計求田問舍之言未嘗出于口入于耳先文定公稱公高曠夷簡非今世所有固其天性然而夫人治內實有以成之矣夫人姓金氏家世崑山弘治中改屬太倉父夏濱州同知母沈氏初宗伯公之元配累贈夫人歐氏早卒繼封安人王氏有

三易集卷一 人志

二九

一子一女而卒于是夫人來歸時宗伯公爲荊州守景王新封請沙市益其國租市民驚恐欲亂公爲請命以死爭之肅皇震怒有旨逮治離郡時荆人擁道號泣者數萬人夫人就道婦女千百爲羣以肩臂翼輿而行行不得前哭聲動江潯當是時公不自意全人謂公不量時勢以遠臣抗寵王徒取死無爲也乃夫人終無一語譴公者已而事解歷藩臬至撫中丞召爲秋官侍郎受三品封矣已而晉大宗伯以建儲禮成封二品夫人夫人明慧嚴重而勤于

治生既貴猶紡績不休羣婢作息皆有程期鹽
壺醬醃必得其任米鹽出入無敢屑越者尤持
大體示三族軌範家廟四時之祭身不離庖厨
見羣從子孫如子孫宗伯公無日不對賓客水
陸之珍咄嗟而辦族人貧者歲時資之故舊病
老不能自存者問遺相望于道成則爲之輶前
後不可勝數隣舍有嫠婦賢孝有高節夫人與
相厚如母女然姻親之家厚往薄來有所須必
滿其意公尤重其有識嘗謂某某雖欸洽後當
相負已而果然公嘆曰是張丞相家苗夫人耶

三易集卷八 人誌 三十一

公沒十六年而夫人卒爲萬曆庚戌至天啓壬
戌十一月之庚申乃合窆于吳縣之彈山 詔
所營塋也元嘏涕泣稽顙而言曰元嘏不天夙
遘閔凶未期失母長于保姆之手而不知水火
疾病之患者夫人調護之勤也既就傳訓晨出
暮還卧起皆依夫人時王父已老宅心事外而
目前一孫無復譴呵慈而加督課者亦唯夫人
王父捐賓客之明年而先人無祿遺孤筑筑人
所魚肉而先世之薄業幾至掃地實賴夫人鎮
之然而愁居懾處爲日久矣向也攻苦章句山

寺累年冀得綰半通之綸盡一日之養而不可
得茲者獲守五畝之宅泊然靜處兒女滿前滋
味之甘可以博夫人晨昏一咲而終天之恨無
可告語矣唯是墓中一片石得名公長者一言
賁之豈惟慰九原亦以示百世子孫嗚呼悲哉
余旣不能辭而追數夫人數十年間將恐將懼
之日爲多爲之銘曰

雷霆之下孰不驚什銀鐙在前衍衍如故日月
之際孰不侈張絲綸重至抑抑有常國狗之獠
前顛後躓行于羣吠之途不失珮玉之節而信
宿自廢及夫將安將樂無敢太康如桓少君所
言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所以永保子孫而流澤
長者耶

三易集卷八 人誌 三十二

旌表節婦莊氏墓志銘

嚶城之西南二十里地曰淺江有陸氏自宋監
江淞都稅諱知微者以來世居之嘉靖中有裔
孫曰禹川先生諱濬字子深士大夫稱其耿介
之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我先君之友我
伯兄之外舅也故余兒時已識之歲乙卯薦于
南京兆明年繼室以莊氏時貧甚家人不能繼

針粥又明年病困知不起矣屬孺人之中表兄
宣仲濟曰以孤寡累君宣亦志節之士不輕然
諾答曰三年之內吾能令無失所耳以十九歲
女子居罄懸之室豈能期之人情之外耶先生
撫床而泣曰吾爲孤塚矣時中外皆謂孺人天
民之無告者顛覆無日而孺人志氣卓然臨危
不懾道遠不懼以爲賦命既然但爲吾所當爲
耳後五十年義信於宗族名成于鄉黨事聞于
朝廷不負先生不能吐之遺言且以成孝子慈
孫之美語云歿者復生生者不愧此盛德事也

三易集卷十八誌銘

三

今則生者歿矣與歿者相質豈惟不愧而已哉
孺人平居無自逸之時蚤作晚息勤不告勞家
人有所關白每從機杼間答之終不袖手而晏
語素善女工尤精五簠他人莫能得其法而身
非澣濯之衣不御非粗糲之食不甘歲時祭祀
之餘必留以待親戚間有新衣篋而藏之常供
假貸者質錢之資而已前母之子某與母同年
生仁孝人也以教授自給娶宣氏長于節婦一
歲而子婦禮甚修節婦憂其疾病彌縫其空乏
無餘力撫諸孫恩勤備至鞠子之閔斯雖分肌

損氣者無以加也年六十時里人列其事于有
司萬曆之季蒙 恩賜粟帛表于其廬嗟乎自
古女子立節閭閻之中者或大義所激慷慨引
決於須臾或以室家綢繆之愛不可解于心亦
有襁褓遺孤實其一體保抱提携如農人之望
歲庶幾一稔焉故閨閤然不知歲月之遙孺人
十七而歸十九而寡無所恃于前無所冀于後
獨立不懼以終其身列于士林可謂獨行君子
矣生于嘉靖辛丑卒于萬曆庚戌塋于淺江之
原克襄事者某之子永烈永燿永耀也銘曰

三易集卷十八誌銘

三

有鳳于飛托于危巢言喪其匹風雨颶颶竹華
無實衆雛曉曉嗟哉卒瘞匪夕匪朝先君之思
我有久要五十年來令聞孔昭豈唯鄉邦受
恩于朝淺江之原有封嶠嶠緬思其人九霄一
毛我銘其石千載不銷

三易集卷之十九目錄

壽序 凡十八首

丘子成先生八十壽序

廣文周弘源先生七十壽序

張茂仁先生壽序

壽少保王公七十序

少師申公壽序

德化令錢一菴先生壽序

封小莊六十壽叙

殷瞻松九十壽序

三易集卷之十九目錄

大方伯龔石巖先生壽序

壽承德郎丘儼峯先生八十序

商山吳隱君七十壽序

別駕張吳山先生壽序

沈龍雲壽序

永福令徐攝山八十壽序

徐君錫八十壽序

壽朱隱君六十序

張文恒六十壽序

實甫弟六十壽序

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十九

壽序

丘子成先生八十壽序

聖人之道本于庸言庸行而通極于天人性命之際蓋其幽明晝夜始終之說雜見于六經然皆微詞與旨而未嘗顯然止言以示天下故子貢歎性與天道之不可聞至于季路兩問實七十子之徒所共願聞者也而夫子終不明言以爲君子脩身俟命天壽不貳至于臨大事而自知其所得之深淺焉耳言之而無微聞之而無益不如已也世之膠膠擾擾憂恐愛惑莫知適從者既不足道而其明者雖了然于中可以發千古之聾聵然必及之而後知驗之而後信則又無由以語世之君子于是學者遂以爲周公孔子之道可以善吾生而未必可以善吾死也自二氏出而後性命之說無所不盡固亦以瀟然于去來之際者爲學道之驗蓋亦千萬而一矣吾鄉丘子成先生自七八歲時已有志於聖人之道以仁義忠信爲質而游于詩書之園行于禮樂之途三代以還吉凶賓嘉之制沿革

損益與夫作述之意參考裁酌殆無遺說若謂有王者興維新一代典章苟與之從容議論于廟廊之上可指諸掌也志既不酬而足跡不出于鄉閭姓名不聞于當世然數百里內公卿大夫之賢者與士之求益者有疑則取決焉有事則取正焉顧以爲篤行君子人倫之表率世教之綱維至于出世之事固非其所學也今年且八十矣二三子朝夕與先生游者方思有所以壽先生而先生適妨于食飲絕穀者幾兩月而神定氣和言笑如平時爛然自知有形者有時而毀無形者無時而壞一旦不可爲諱必能皎皎去來視恩愛離合之際泊如也夫聖人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道教天下可謂懇至矣然不私其身而無所凝滯于物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禍福利害舉不足以動其心故其道妙實與二氏合先生于玄玄之文空空之部雖無所不窺而平生言行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及其觀化委運超然不以芥蒂于中則瞿曇老子之徒號爲得道者無以過之余于是信儒者之功効而先生之閭然自修白首不怠雖不遇于世

三易集卷一元壽序

二

而實用之于身非苟然而已也今先生方齊彭殤等得喪獨立萬物之表以與造物者遊且自信其湛然不昧者先天地而不爲始後天地而不爲終則所謂維祺景福有不足爲先生祝者矣

廣文周弘源先生七十壽序

吾邑士人之宗曰弘源先生以孝慈雍雍穆教於家以忠厚通亮信於國於生產瑣瑣之事漠如也後來之秀受易門下者常數十人貢上春官爲郡縣文學於楚越之間因以躋九華之奇秀五谿之幽麗及觀天台赤城求所謂金堂玉室者旣而臨長淮之洪流尋孔子問官之處彷彿仙人王子喬遺跡而弔淮陰侯之功未老而歸方徜徉林谷以娛桑榆之日歲辛亥春秋七十凡遊先生父子間者謀所以爲壽而屬余序之余觀兩漢儒林所載各以其經傳之子孫子孫守之多至大官或爲萬乘師下猶不失爲大夫郎掌故至六代以來天下分崩縱橫之士介冑之夫各效智力以取世資而儒者修其業於戎馬之場累世不墜猶往往遇合世主以名位自

三易集卷十九壽序

三

全蓋六經之道人事在其中而儒者之子孫生長聞見皆詩書禮樂之事所謂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與夫千里負笈聽義於藩籬謀道於杵臼者爲力易矣今夫天下當文明之運自將相大臣及臺省之任莫非儒者爲之而白首窮經坎壈於時者乃爲郡縣文學垂暮之年得以飽四方風物其歸也尚有餘俸以爲三徑之資是可無憾於不遇矣而其微言與旨且以授其子孫以俟逢年至大官爲萬乘師若大夫郎掌故豈非良弓之爲箕良冶之爲裘稼者之取禾狩者之懸鵝哉故先生之伯子旣以先生之易薦于京兆而其仲子與其諸孫方彬彬乎進而未已則先生固可計日以待余言之驗也余家以易授受者數世矣先君子錯綜六經庶幾用於當世竟坎壈于時而不能如先生之享有遐福舊學幾廢余是以有羨於先生之子若孫遂書其概然於中者爲序云

張茂仁先生壽序

晉者仲尼之門莫非天下之長材秀民而季路冉有子貢之徒蓋其選也及其自許與夫子所

三易集卷九 壽序

四

以許之乃在於得一國以各見其能則聖門之所謂學者凡爲天下拯溺撥亂而已故荀卿云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如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霸夫用之而千乘不能安萬乘不能霸則儒者亦羞之矣自聖人之教不明而天下始有道學之名其言動稱天人性命自顏冉所未嘗言而漢唐以來明君賢臣所以定天下其功業炳耀者皆以爲不足爲雖由之果求之藝賜之達聖人終身所成就者亦慨然不屑也然而用其言危國未必以安亡國未必以存則與孔氏之學異矣予與茂仁先生之二子游因獲事先生蓋在師友之間今二十有餘年矣春之朝秋之久風雨淒淒雨雪漉漉近未嘗不相求遠未嘗不相念杯酒談笑之間上述六經下鉤諸史言及興王所以興與興王之臣所以謀未嘗不抵掌也言及亡國所以亡與亡國之臣所以謀未嘗不扼腕也論古今人物山川阨塞兵農攻戰之事皆若身在其間料當世事無所凝滯若合符節也至於張良荀彧賈誼陸

三易集卷九 壽序

五

費之籌畫常三復焉恒自負其材以爲食貨可足邊睡可安伊洛闢之書無所不觀而獨不好其言以非儒者所以經世之具仲尼大管仲之功張子房荀文若之烈豈止於管仲而已乎使賈讀陸贄在七十子之間升堂有餘矣世之君子不務求伯王大畧而自託於宋人之餘論謂爲得真儒之傳安所取衷哉蓋知先生之取舍必不詭於聖人也昔龐德公司馬德操隱於畎畝之中日與其徒談論天下事其後伏龍鳳鵠俱見王佐之具後世因以知二公也先生旣

三易集卷九 壽序

八

不試於當世而孔明士元不可復得余懼其不顯於後也今先生年六十同志者四人各賦詩以爲壽丘集子成先生所肩隨者予以下三人皆事先生在師友之間余復叙其大都云

壽少保王公七十序

歲在辛卯太原公請省太夫人於吳中旣受命有終焉之志上方託公以萬幾重遣使者就家徵之詔旨絡繹于道還朝之後獨對便殿首論國本皇長子出閣講讀從公請也時中外多事上所以倚任者殊篤明年移疾求致

政上見疏詞亟遣太醫視方藥明日徹御膳內出五十金命道士修醮奏章于大願祐社稷之輔公終不可留出國門之日百寮送于郊莫不嗟嘆公之難進易退雖古之人無有也是夕西華門灾道途之人皆言天意以忠賢去位故示警陛下上所以禮公之歸前後數公亦無及者夫士君子莫不以知足知止爲高故常有錙銖軒冕桎梏廊廡之論然紀載以來乞身於強健之時辭位于眷注之日幾何人哉粵有范少伯漢之留侯唐之鄴侯真其人矣而

三易集卷九 壽序

七

猶有說焉彼其臣主之權本以智計相須高鳥盡狡兔禽則震主之威不賞之功此三君子者猶自知之况其君乎今公之所以自結于上與上之所以眷公者如家人父子之相信也蓋公事太夫人不欲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行年六十而有孺子之色上於是知公之孝江陵柄國時以大義不合奉身而退若無意于天下事者上于是知公立朝之節往者執政二三大臣權位相軋意不能無異同常有相傾相忌之勢自公在位和衷協力任真推分各盡所懷

期于濟國事而已新進少年或欲以言事爲名高務譏詆當國者多據拾不根上深知其比周求勝每發怒誚讓將至不測公輒於雷霆之下曲爲調護不令被重譴上於是知公體國之忠中世士大夫以苞苴竿牘爲進趨之因惟公一切謝絕退朝之後庭除寂然四方奏事者上副政府未嘗敢以一筐相遺上於是知公持身之廉此非獨上知之也天下之人皆知之愚以爲卽令公受斧展之任寄國命而總百官宜無一人有纖芥置疑者而豈必以權位自嫌哉是故功名遂身退之道公與二三君子則同而綽綽進退之間獨無所爲而爲之則公之所以異于古人者也蓋嘗論之貴而不驕者可使無貴者也富而不侈者可使無富者也某獲侍于君子屢矣竊見公當受殊恩異數人方誇詡光耀以爲盛事而公意思蕭然若無與者至于燕居之日卑躬下氣未嘗暫見自得之色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語曰操之而慄者舍之則悲公視榮遇爲何物是以適來可也適去可也宜其爲百代之羽儀矣古者七十而致仕

三易集卷二十九 壽序

八

公退居十年而後及焉二三子出入門下及與公之子編修君游者謀所以爲壽而屬某叙之夫公之盛德大業海內耳目所共聞覩者小子何能贊真宰之德而繪日月之光唯公再還朝某寔從遊京師朝夕獲奉談笑具見出處始終之詳宜莫有見踰者遂用著之于篇

少師申公壽序

代

甲辰之歲少師申公春秋七十凡海內文章之士莫不鋪張公之盛美以頌以祝爛然而雕績陳鏘然而金石振不可復加矣是歲秋某拜蒞

三易集卷二十九 壽序

九

墅之命明年八月既望公開入袞之辰也因得從諸公後獻萬年之觴未學小生於海內之作者無能爲役但邇者數奉燕閒之清光辱以國士相遇且與公之子壻有同年兄弟之誼不敢以不文故而無一言夫以某通籍之晚也公立朝之日嘉謨嘉猷所以上格主心下調群口者不得親見之然而諸父昆弟皆出入公門下私常論公進退之際關國家盛衰之會小子某實謹識之蓋今上未親萬幾常事者行督責之術以齊一天下而惡聞異同頗假南面之八柄

以驅策之於是數年之內閭閻囂然而四民失業無樂生之心蓋識者以焚林竭澤爲憂而百有位如東濕薪然九重不聞切直之言四方不修循良之事國家之元氣幾盡矣及公當國深識時務之要一舉而更張之以威福歸之一人以紀綱分之六卿沛然出寬大之政以與元元休息向所謂諤諤之士以言獲罪者並列清華之班以風敢言不求智名不求勇功藏垢匿瑕寧身受浮游之言而不令顯羣下之失能臣宿將各得其用六合晏如四瀆效靈三韓無牧馬

三易集卷二十九

十

之擾六詔無吠犬之警當是時天下如去嚴霜虐雪而受春陽之和萬物熙熙各遂其生而莫知化工之德自公乞身以歸左右非復有嚴重之臣上書言事者多失事理上意益輕群臣於是上下不交庶事決裂好事之人或創議於內或邀功於外奮錡罷于不可行之途介冑勤於不必用之地中外大僚闕者累歲不拜而山澤之產關市之征皆括以充少府水衡之積中貴驛驛口含天憲收群不逞之人自置爪牙如貪狼餓虎食人之膏血莫可誰何當是時如天

地閉塞而盲風晦雨六淫之邪洋溢兩間思光天霽日之氣象不可復識矣夫股肱之臣朝夕帷幄密勿運籌之議庶僚不得而聞也委曲轉移之機外廷不得而見也欲知大臣之忠効者蓋論其世而已某不佞自有識以來數十年間以朝野之共見共聞者考之則公之在位主德清明三辰順序大臣得關其忠小臣得舉其職耕者安於野賈者歌於途太平之觀雖商周之盛何以加焉于是知宗廟之旂常宇宙之竹帛有不能紀公之勲德者蓋天祚聖明固縱公以

三易集卷二十九

十一

開物成務之資而逢遇中興之初開陳六經論述三代以成聖質師傳舊恩深結于細旃之上既總百揆則圓神不滯以濟時艱從容談笑皆出千慮之表造次商畧可爲百年之規以懇至之誠動明主以和平之福錫庶民耳不入悠悠之論身不求赫赫之名誠所謂安社稷爲悅者也國家萬年無疆之休終必賴之今公方怡神放志窮園林之勝盡親故之懽示鄉黨之教若未嘗匡贊本朝而陶冶斯世者然天下以公之身爲安危而主上未嘗須臾忘公故去歲

青官禮成猶以公忠言至計爲言且宗臣去國豈能釋然於治亂得失之故哉大明當中天之運而庶事搶攘如歆者之不容不正勞者之不容不理也非精誠素結于上德望夙著於下者誰克任之夫師尚父成文武之業而高令公文潞公皆九十餘猶不忘憂國蓋天子所與同休戚之臣豈復以年限哉此非以祝公也爲九廟神靈祝也爲四海黎元祝也

德化令錢一菴先生壽序

襲者人謂一菴先生爲廣文則三歲安焉及爲

三易集卷九 壽序

三

德化令不三月而去之以爲非人情予謂人之燕居念行遊之歡則于于而出思偃仰之安則蕩蕩而歸要之適其志而已達人於出處亦然然世不皆彼而議此者皆見一官之重者也聞者謂予知言今又十年先生於世味益澹意日益怡貌日益腴顧其家有憂貧之嗟則又有議先生者曰昔陶元亮不能束帶一見鄉里小兒及其貧而乞食則詞旨悽惋躊躇叩門所謂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先生之貧雖不至是然生長千金之家曾受百里之命而堪拾自給亦

不善自爲謀矣嗟夫監門之勢可以加人廝養之祿可以卒歲不待明者而後知也而養志之士至于桎梏千乘稅穰萬鍾者唯其不能隱忍一特以心爲形役耳豈計終身哉且人之憂與生俱生豈獨貧耶予遊京師每見軒冕之徒小可以加大少可以侮老三思而行時猶觸諱九慮而動尚或求疵方其蒙譏受謫忿然內不能平罔顧與巖棲谷隱者徜徉終歲而不可得也然則富貴固有危機奈何憂貧乎今先生嘯歌一室之內圍碁琤琤投壺鎗鎗尊中之旨豪飲者得而共之橐中之餘窮乏者得而有之必欲起甲乙之第廣南東之畝則謂之貧可也若夫琴書自娛壺觴相對送窮冬之餘寒迎熙春之微和則使元亮在長饑所驅閒居寡歡必且惠然而來欣然命酌與先生同盡當年之樂奈何言貧哉夫元亮不自悔於無食之時而人乃爲長者慮於有酒之日亦可笑矣今茲先生壽七十沈君廷和輩方上公車亟求予文以爲賀予交先生父子間習知其家有無故不以祝不以頌獨解憂貧之意夫先生忘寵辱齊貴賤于千

三易集卷九 壽序

十三

而出蕩蕩而歸爲日久矣而予陳去官之事再三不已先生得無笑予曰是亦見一官之重者乎則予亦無以自解

封小莊六十壽叙

今天下士平居不過呻吟佔俾以治經生語耳一旦成進士則南面而受百里之命言動嘖笑人皆以爲輕重更政易令係萬民之禍福可謂任大責重矣而非其素所講習也有子賤子奇之才苟不旁謀博議何以懸知其風俗之好惡與民間之疾苦所在故邑有耆年宿德而達于

三易集卷二十九 壽序

十四

政者賢者之所藉以爲理者也嘉定自設縣以來號爲良吏者莫不與吾鄉之長者相與討論以定四境之事故其事至今爲畫一之法其後吏治漸衰上之人不能下心以講求政事而下亦不樂爲之用於是一縣姦利之窟千變百出卽錢穀一事論之其出于民而不入于國者歲乾沒三萬石有奇因循至數十年而莫有問者則他事可知也已乃者嘉興朱公來令茲土始延禮邑之耆德與之從事而小莊封君最爲其所重田畝之墾闢財賦之緩急與大疑大獄率

論定而後行故朱公號爲良吏而民知其出于君無不欲尸而視之獨以條約分明奸人無所措其手足更切齒側目而恨君之所爲會朱公遷去共構蜚語入憲臺誣君所與同事者而辭連君于是自指紳先生以至閭巷小民皆扼腕不平守御史臺下訟寃者千餘人御史亦知爲羣小所賣事寢不問士民爲之相慶而是歲君躋六十凡君之所厚善者因予從父某徵予文以爲壽余猶見長老言往時與縣大夫謀畫四境之事者其人皆爲一縣所愛慕至老不聞浸

三易集卷二十九 壽序

十五

潤之言上無投杼之忌下無折軸之憂君孝友著于家德澤施于國雖有喙長一尺宜無可刺之處而蠶蠆乃敢致其毒如此則知風俗之惡不及往時甚矣然吾聞之重門擊柝而夜警者盜賊之所惡也君子豈撤其藩籬以媚盜賊哉搜剔蒙茸疏滌岩穴者蛇虺狐鼠之所惡也君子豈封植荒穢以德蛇虺狐鼠哉今君之所以受怨于羣小者皆以休養安集父母之邦也不必追悔且使君惴惴慄慄不出戶庭偶一事與小人齟齬亦得以鼓其脣舌此如含沙射不

幸者遇之寧可避邪今大夫有意于斯民將來明練于事者釐正漕糧折銀之數懼君將以前事自引去遂書此以勗之

殷瞻松九十壽序

余六七歲常以夜課誦於我叔父之旁公時來其晤語焚香淪茗出古圖書珍玩相示往往至夜分未嘗及世俗事余幼未有見聞竊意世之人士過從之歡盡如此也後十年乃與余仲兄有婚姻之好余是以與其諸子游而知先生之寄意高遠彷彿古人人間榮辱得喪邈然不以

三易集卷十九 壽序

十六

置意與世之苟且營營以從事于錙銖之間者不可同日語矣已而爲縣楚中不以簿書米鹽爲功勤常求禮賢士于巖穴之間而表章先賢之祠置穀以廩諸生歲減邑中漕糧六百石民至今思之及歸里之日囊橐罄懸無以爲娛老之資意泊如也今公年九十而飲食不衰志意精明然則忘機抱朴超然于埃壚之外固合延年益壽之道乎哉且以數十年內耳目所記者論之則今之所得亦已多矣公之先人富甲吳中父老皆言殷氏四千里至燕京不用齋糧處

處皆有別業公既無意于治生日割月削幾無存者然而邑之豪宗大室累經徭役或以生產事構訟破家相望甚者沒身囹圄之中而公乃左圖右書仰巖俯川以及期頤之年益悠然有以爲樂方卒業南雍時祭酒歐陽先生選士四人爲六館之長公名在第一而歛人羅龍文亦在選中是時分宜當國龍文出入其門甚囁嚅枯吹生大爲姦利數求交于公且欲見公于分宜公辭以炎炎之門義不當往人皆笑以爲迂遠非人情後分宜敗龍文伏重法其子亾命走四方踪跡所至嘗與往來者多被拷掠而公能絕之于蚤獨不及焉夫世之言害生者曰神太用則竭形太用則敝然而人間利害倚伏之形相尋也雖有智者常沒溺焉其禍豈止于呼吸之違節寢興之失宜哉蓋所謂豹養其內虎食其外者固不少矣公不以貨而損神不以利而趨害是能全其天年皆恬憺無營之效也漢文有言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余是以不敢道述古昔唯以所見于公者推言之

大方伯龔石巖先生壽序

三易集卷十九 壽序

十七

大方伯龔公以服官之年致政而歸日與其故人飲酒奕碁若未嘗處繁要之位樹方面之勲者既而爲溪山堂于南郊巖壑逶迤雲月暉映狎漁樵之羣親魚鳥之趣賓客旣去燕居沉思繹六藝之微言綜二氏之要旨著書以自娛蓋二十餘年而躋七十焉戊午元旦公所厚善者屬余言以侑燕喜之觴某之先與公之高大父司空以來世爲通家余蓋未結髮而識公讀其溫麗爾雅之文及其翔翔中外所著功效公雖不自言而耳習焉公初釋褐爲江右永新令治行爲天下第二當考選時江陵以未識面獨不得臺省爲冬官屬已而遷都水郎時大司空吳興潘公治河方殷所上方畧公常左右之卒用底績滿九歲出爲廣東叅政會黎人不寧制府出符徵兵欲芟薙之公謂此何足煩王師且夷情類有侵侮之者請遣使諭之不聽而用兵未晚果不勤一卒而巔海晏然蓋自慶曆以前漕河決徙無常運道阻塞京師米石直數金自潘公爲束水刷沙之法而漕艘安行者數十年後人棄其法而創分黃之議輦金錢百萬委之泥

三易集卷一元 壽序

二

沙曾不得尺寸之用藉令公在廟廊主持國是寧至耗帑藏以敗已成之效乎今上之初當國者喜立武功故邊臣數生事于南夷用徵官賞肝腦塗地以興得已之役不數年而建節開府官其子孫黎人本有田數十萬頃半爲豪家所奪無所控告遂致騷動公理其疆界已入權要腹中者盡出以歸于夷人夷人稽首歸命若公少依違于其間金鼓一震塗炭千里令失地者駢首就戮而節旄之下更以爲功公亦紀勲受賞進官如殺牢豚耳公爲國存大體免數萬無辜于鋒鏑非仁人君子之用心哉昔人謂論語爲六經菁華公爲之註解數易草焉道德五千言華嚴八十一分公皆爲疏以發明其密旨蓋公經世之志不獲盡究乃以精思參伍出世之法而獨留意于此二者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也公今息交絕游安神閨房方尚友東魯之群賢皈依西竺之大覺而冥契柱下之遺言不用其土苴而用其精微以爲身且與谷神合德則余所叙經綸之業著作之事曾不足一解顏而笑而何以爲壽哉聊答諸君子之意而已

三易集卷十九 壽序

元

壽承德郎丘儼峯先生八十序

丘氏居嘉定之西南是爲邑之瘠土其人多壽其子孫往往多賢者今儼峯先生于兄弟中有最良之譽通敏周慎當少年時若老成人後從政四方其識鑒足以審民俗之利弊其圓機足以應時務之緩急其深沉悃悃足以造一方之福其長慮却顧足以圖百年之規所至皆有功效上察其廉下蒙其惠會河南大災大吏賑賑不時陰以先生自解乃遷外藩遂拂衣以歸浮湛間巷以素儒之業教其家以先進之風化其

三易集卷一 壽序

三

里我先君門下士多矣至于今惟先生如長庚在天余歲中常一再見之輒舉先君之遺言逸事相告及自論其全身處世之道皆有遠思可反覆也語曰黃髮無愆先生之言余實書紳焉萬曆初有妄男子出入宦者家竊其冠服闖入官門爲閹人所覺被法而外間訛傳失實先生能言其鄉里姓名與事之本末近歲南夷數叛先生言百蠻所信者不在文臣自沐氏失政蠻中得官文書笑而屏之不復如曩時奉朝廷威德矣壬辰癸巳之間河南荒政聞于輦轂以

爲富鄭公復見其法河津不得容饑民流徙境外下令所在郡縣收養之而實無廬舍飲食以處民民欲遠去臨河又不得渡過客徒見督趣救荒之令沿塞道途則以爲撫字焦勞故僞聲溢于京師而野殍多于他處昔南北朝有趙逸者年數百歲言秦符堅事以證史氏之謬後世誦之先生所志者不可勝述然是數者皆當代大端也而羣言淆亂後何所取證焉今先生康強無異壯夫倘假以逸年豈非一代正史之所取衷哉戊申七月之十日先生八十之初度也凡與先生子若孫遊者皆捧觴爲壽而余爲之祝詞云

三易集卷十 壽序

三

商山吳隱君七十壽序

新安文獻之盛甲天下其顯者固已發爲事業著爲文章煌煌炳炳光載史冊矣而山川清淑之氣猶未盡泄於是瑰瑋倏儻之士或在岩穴之下或在闌闌之間是雖不求光耀於當世而其中實有以過人者所至信於其閭里而重於其公卿大夫固其所也新安人善賈游行江湖天下都會處處有新安人而三吳之地則在嘉

定者最多金進士子魚數稱吳隱君之賢其孝友著於家其忠信著於所至止蓋吳氏自漢唐以來世有顯人至於國朝纓綬相望君之父自號和齋居士教其子孫當學柳下之風而君與其諸兄終身誦之與人交恂恂長者溫言降色若恐傷之人無親疏咸附焉既而察其私未嘗偶相唯諾始終皆可覆也庚子之秋君年七十嘉定之人士與君及君之子游者皆謀所以壽君而子魚必欲得余文以寵之夫嘉定固多翰墨士其知君者自能爲黼黻之詞余雖聞君

三易集卷十九 壽序

三

之賢未得識君也其何以藉手然聞新安在萬山中黃山白嶽皆神仙洞天福地其山之趾及直天目之巔諸溪之水蜿蜒東下以入瀾江自軒轅與浮丘容成之徒相與修道於其間其後羣仙栖靈遁跡者時時有之余固願一至焉而子魚言君嘗遇異人授以修真繕性之要方且久視斯世而神遊八極之表家在商山下巖巖南屏溪流北帶長松美竹森列於煙雲杳靄之間豈所謂異人者時往來其間乎昔陶朱公以公吳伯越之後而不忘計然之策猶三致千金

夫功成身退而尚矜其智力以取贏於造物者此道家所忌也而世傳陶朱公以仙去後人世見之蓋妄耳今君承父兄之教正老氏所謂和光同塵之旨鸞鳥不攫猛獸不搏者固學道之基也而祖父之業不墮益起今其子以禮記魁大江南北方益大其家則君於人間事固可去如脫屣也異日者爲世外之交而向所聞於異人者出其緒言以相證其自此始矣

別駕張吳山先生壽序

癸卯之冬十月十有七日吳山先生七十生辰

三易集卷十九 壽序

三

也吾黨之士居常奉杯竿之餘懽接宴笑之高論者皆欲以一觴爲壽而謂余當有文以叙之蓋吾鄉縉紳先生多林澤之遊良辰令節嘉肴旨酒先生率常異席余亦時獲從焉至於風雨晦冥之夕嘗宿先生精舍雖環堵之中而鳴禽在樹遊魚在藻圖史內靜花竹外繁有足樂者平明而起則疏畦灌花澗泉淪茶已而抱子弄孫言笑怡怡如也余少時見先生所爲制舉之文清新典雅一時爭傳誦之咸以爲鸞翔鳳翥咫尺雲霄一第若掇之也及其筮仕江右以慈

勤民以正守官剛無所吐柔無所茹有古循良之風又咸以爲騶虞之仁羔羊之節行當簡在明時歷踐崇臚若跬步而至之也假以無涯之心求多於造物者將有坎壈不平之歎而先生達止足之分安一命之情蕭然自得於桑榆之年余因以想見古之高士遺榮養志於埃壚之外者矣夫生人之可欲者無窮而天下之可以足吾欲者有限智者安其有限故常樂而不憂愚者逞其無窮故常憂而不樂今夫萬金之家三事之位懸權勢于朝露憂于孫于夕陽隳心勞神屈曲筋骨而不得一日之燕閒以自適其適者豈少也哉今先生逍遙恬淡無求而自得五畝之官以避寒暑燥濕數頃之田以給歲時伏臘有酒一壺以答和風皎月有書千卷以遣凝陰滯雨東阡西陌耆年宿德之林棲而巷處者以共朝夕同嘯歌此天之所以福先生者固不爲不厚而先生之能自適其適不求逞其無窮之心不求多於有限之物則謂之非有道之士不可也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言喜樂者可以益壽而永年也今先生耳目聰明體

三易集卷二九壽序

三

骨精健無異少年當享無疆之壽以清夷高尚之風示鄉里子弟而吾黨之士當歲歲采蓂于江采菊于圃以爲先生壽其未艾爾矣

沈龍雲壽序

古稱有道者多隱于醫卜之間蓋董祺韓康之徒既以其方術濟人而因以爲養生之資于是逍遙林壑之下浮沈閭巷之中而常可以其餘日安神養志內無俯仰之憂外無公私之擾則雖處衰世居薄俗而志意曠然且明于陰陽消息臟腑虛實之義六淫不能干其形七情不能撓其神是以其人多壽考康寧以至于度世固有道者之所託處也吾里有龍雲先生者平易和厚中無城府外無町畦長者愷悌之意藹然見於言笑之外人無貴賤賢愚待之未嘗有二而貴賤賢愚亦愛而敬之如一先世爲醫以顧顯名家至先生而其道益著自公卿貴人之子弟與販夫販婦之家病則謁先生先生不問高門懸箔與繩樞甕牖走治之無間有貧不能償藥費者與之善藥無有倦時有以錢帛來謝者終不問多寡疏數唯問病愈而已數十年來四

三易集卷二九壽序

三

境內外無不寄死生于先生者故望先生之廬而遇之于路者莫不祝其壽考康寧以至度世也夫仕宦者寵辱得喪日交戰于胸中商賈有江湖折閱之憂若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亦可以自老矣然當吳中繁徭重賦之地終歲勤動以求衣食而水旱無常征斂有常幸逢一稔而小則恐註誤于簿書期會之間大則輓輸數千里之外自春徂冬而不知稅駕之期欲如先生之足跡不出鄉閭所見不過親識故舊子孫衍衍僮僕欣欣白首不知憂生之嗟烏可得乎友

三易集卷十九 壽序

三

人陶君春明屬余言以爲贈余固日望先生之廬而遇之于路者也故羨先生得有道者之所託處而壽考康寧則先生之所自有者蓋其前身爲善女人長齋奉佛姓唐氏居止與今相近臨絕復蘇告家人曰當爲沈氏子有耆願之壽後兩家往來常說前世事則知今之福德所由來遠矣

永福令徐攝山八十壽序

癸亥春攝山先生年八十故人邑子旣屬余言以爲壽已而君之諸孫某余甥也與其宗人又

託余更盡言之夫君恬惓之性坦中夷外嘉善容衆無賢不肖皆宜之歷寵辱得喪之途它人若驚而君泊然不以屑意是非蠶起初若不聞及叩其本末則條理分明人不能及親知故舊當利害緩急之際若無所短長及赴事會解糾紛多得其力方其在庠序間爲江南人士冠冕而與新進少年遊處忘其年德相與頡頏而多士自宗之及受專城之命一喜一怒爲百里福禍而退然無異諸生時居夷者五年在鼯鼠豺虎之穴日履危機而油油然如在州里中此皆九族之人所共見聞豈待余言哉然余遇君長安中見其安于義命耿介自守而爲令時約已守分拊循其民真古卓行之士世之翹然自喜爲高節者不逮也方君爲選人上可得州縣長下乃至丞簿輦轂之下多愛重君者誠一開口可得善地而君畧無意于此旣受永福之命入閩方伯吳人也方赴任吳中士大夫無不祖送都門外而君獨不至太原王辰玉謂余曰沈方伯供張中同郡親疎畢集獨屬縣令不來豈有說耶余以語君君笑曰子不見優人作劇者乎

三易集卷十九 壽序

三

吾呈一齣而止耳豈必屑屑從叅軍後耶余亦爲之失笑及當官守職不修邊幅有陽城元德秀之風興學校建水旱禱祠之處往時民不知學縣所置生員輒以旁邑要人子弟爲之君絕請託之路邑始有儒衣冠者地生惡草人食之立死姦民常用以毒老病廢疾之人因爲訟端君令有罪者取此草自贖皆焚之于廷根株幾斷遠近皆傳永福有慈父而大府故貪殘意有所望間謂君曰永福眞善地也君平生不知苞苴事若不悟其意者守慙惠竟中以考功法古稱有道者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群則君居永福是也此數十年間余所耳而目之者二三子其有未盡聞者乎今者氣候清明視聽不似老人素不飲酒而觥籌在前歌呼互起終日夕不厭平生不登變童之牀不近季女之席而在歌舞之場未嘗先起壽考維祺固無待于善禱者矣桃李之月風日清和歲歲擷園蔬瀹山薺以修子孫之敬而余亦得類乎其間以談夙昔之事相與歡笑而以示宗族鄉黨使知所風勸其自此始

三易集卷一九 壽序

三

徐君錫八十壽序

余童子時與里中同學爲制舉之業雖未通曉世事然必私察其人之志行而後與之相厚善及其趣舍異路修短不齊今所存者不能數人俯仰數十年始終歡好略無纖介遇憂愁無聊之事耿耿于中雖朝夕晤言者終不以是告語獨于此數人則具言之其相啟誨如嚴師其相恤護如保姆卒之肝膽如一人余濩落于世而耳目所及四方之士文章智略可以馳騁當世者不少矣私察其志行闇然有長者忠厚之風如斯人之徒亦不可多見也余表兄君錫年最長長者忠厚之聲亦最著聞人之善雖其所不識諄諄道之唯恐不聞于人聞人之不善雖已彰著無可疑者輒憮然以爲未必如此聞世路清夷賢者在位若有私慶聞更政易令將有隱憂則感類不寧若身獨被其禍與人居諸譴雜出傾倒四坐及居家則秩然事有常度殘編短牘歷歲月可覆按也生產甚薄親知過從酒食卒具盡人之歡余家郊外每入城至其家不知爲客役使其僮僕不知爲借雖他人亦然有寡

三易集卷一九 壽序

三

姊依君以居君夫婦晨昏共養慈愛之意溢于
言外女弟之夫以事費君之囊橐家用是困未
嘗幾微見于詞色余嘗于他語中微及于此君
大以是咎余謂吾母聞之是傷其心也丁卯之
歲君之夫婦俱八十故生人之所難得者然方
丈在前玄黃于篋以爲燕喜之會非君事也叙
述疇昔以見平生立身行己之大畧令後來者
知所以爲忠厚長者非一朝之故矣余少君三
歲相望不二里各以貧故不能數具鷄黍如往
時過從之歡數日不見輒相就如閔叔之過周
子樵蘓不覺清談而已然相送必穿長林窮迥
塘不得已而後別間遇尊酒則諸譚驩然伺一
語之誤一觴之失次相嘲笑以爲樂人謂公等
皤皤黃髮所至人以爲典刑乃狡獪如童兒時
耶不知吾輩自顧肺腑中實無以異於爲兒時
安得不云爾乎若夫拘牽于形迹之間撫掌非
真有懽感類非真有威強爲莊色正言以相對
豈吾徒事哉季夏之晦爲君生日諸故人當以
斗酒相就君爲祭酒素好爲令章或監或史必
令得職無有錯迕以取嘲笑先以告之

三易集卷一九 壽序

三

壽朱隱君六十序

朱君養素浮湛閭巷治身不務外飾治家不務
多藏唯以忠厚長者之道教其弟子容人之過
掩人之不及而親知故舊有所鉏鋸于人抵牾
于事或至失其性命之情者則忠告不已必求
其悟人亦信之雖逆耳不忤也余以爲處季世
如君者可以寡怨惡矣而君尤好出世法平居
或在城市或在荒江之濱自薦紳先生及鄉鄰
父老油油然與之偕而其意乃欲黜聰明隳肢
體批糠粃世務桎梏情緣與古之有道者逍遙六
合之表方外之士往往就之亦有形神俱妙靈
光夜見者相與修其淨業今君冲和之氣溢于
顏面行住坐臥不忘守中自謂大道不遠人勤
而行之當有成効丁卯之歲君年六十君所厚
善與君之子所厚善相與壽君而屬余爲之詞
夫君方忌寵辱齊彭殤雖長生駐世之事固以
爲道之餘也以度世之士而賀其人間之下壽
以呼吸精和漱咽天漿之人而侑以世之麴蘖
宜君之所笑然君之志則在六合之表而其忠
厚長者之道則在薦紳先生鄉鄰父老之間于

三易集卷一九 壽序

三

是祝以壽考景福因人情也嗟夫學道之士獲
禮法如塵埃等恩譬如露電而不能決然舍去
皆以朝露戀各位夕陽憂子孫沈溺其間不能
自拔君早謝世夢有五子而授之業爲士而士
爲農而農各有以自立故未衰之年內無俯仰
之憂外無得失之慮探玄珠于雲笈悟法寶于
貝多雖在闡闢之中何殊于名山福地卽受朝
夕之養何羨于冷霞茹芝語云有道者處朝市
而不囂入巖谷而不幽雖余之于道若存若亡
然劫之以師友庶幾知所自厲當杖屨相隨以
三易集卷十九 壽序 三

張文恒六十壽序

余觀人之與善人居也如條風之徐徐如湛露
之濡濡細細浹洽不鳴條不破塊而相生相養
以遂其性命之情蓋如長之曰益而不知誰爲
之者此君子所以有取于仁里也余家北城之
內與張君文恒對家相向各有一廬殆五十餘
年少者以壯壯者以老懽愉悽惻之事無不相
關其男子長幼爲輩如兄弟然而其婦女未嘗
相見東家刈薪則西家不憂炊西家收穀則東

家不出糶出入相扶持僮僕相假借事如一家
獨姓異耳余家秋隘君有池榭清曠余每携筆
札偃息其中經歷寒暑若自有之春英秋華一
樽譚笑暑月納涼兩家子弟中宵露坐各語所
懷及所見聞以爲大快去冬余室燬于火寄居
侯給事園中百花繽紛禽鳥相和以文恒不得
時至爲悵而文恒池上新綠斐然漣漪潏潏余
亦寤寐見之而不得憩息其間如往時也五月
之朔文恒六十之生日余家子弟及與其父子
游者謂余宜有言以述數十年相與居之意文

三易集卷十九 壽序

三

恒慈和而不狃人易直而不傷物與人游見其
有得若已得之見其有失若已失之言出而無
怨惡事出而無齟齬于疎者不求親而人自歸
之于親者必不至于疎而其人宜遠者亦終無
相比之迹余是以中心好之非但以居止相近
也初君與余各有憂生之嗟君之產日益以薄
殆無卒歲之計而余又遭此變且移家之後無
復督時有無相通之便春之日夏之夜過頽垣
敗壁之前蓋戚戚不自得也所幸視聽未衰筋
力猶能登高岡眺遠墅殆造物者留以爲太平

之不遇人君稱壽之日麥秋方至旦暮食新宜可爲一日之樂相與採園蔬沽市釀追數昔年苦樂得失之迹皆如夢中不足把玩而余長于君十八年雖皆窮老而居常委順無羨于世之赫赫者亦足以一笑也余旣以此壽君且告鄉隣之長者使其親睦之意皆如吾兩家豈獨人受其福而風俗之醇厚實有關於世道者也

實甫弟六十壽序

我唐氏自宋之季由蜀而越由越而吳居嘉定者垂四百年長材秀民往往出焉然多坎壈不遇讀書談道一畝之官與四方諸公長者往來至今傳其翰墨贈答之詞孝友之聲著于其邦雖閭閻之族累世赫奕必推唐氏爲名家至我先君道德文章爲江左諸儒之冠我叔父博聞高行與古爲徒兄弟之間肅如朝廷叔父中歲未有子先君以爲憂歲時祭祀形于嗟歎丙辰之春余弟實甫以生先君需選京師家人謂當急附信使以聞叔父謂曰吾兄歸在夏秋之交不遠矣今且勿聞俟初歸之日子弟叅列令乳者抱兒自通出自不意以博一笑之權不亦快

乎已而中道及于大故竟不及聞也終身以此爲恨余長于實甫五歲初度之朝余問安叔母所婢子戒勿譁意凜凜循牀以行欲視弟不敢請及長受書遇其節休假相從嬉戲終日以爲極歡後余與弟同講習臥起一閤叔父晏坐其下爲淨室風雨不之學舍輒憑几斂膝連數日不聞足音晨昏定省出入告面皆有常度嘻咲之聲睚眦之怒不敢施於燕居然而竟無所成名以慰二親之意今俱老矣余有薄田爲卒歲計灌園鬻蔬以供朝夕而君所居五畝之宅內列法書名畫鼎彝罇鼎之屬焚香展卷不知日之昃外則巖壑環繞花竹斐然四時晴晦無所不宜然皆好任情適志不能夙夜兢惕爲子孫先先世教家之法少衰矣傳稱公西華之事親若與朋友處曾子與事親如嚴主烈君而仲尼之門獨曾氏以孝稱嘉定之富厚貴顯者多矣我唐氏如松栢生礪石陂陀間雖無華茂穠麗之觀而獨能後凋意者先世孝慈恭敬之德有以培之也則知父兄之教不可以不肅閨門之內小慈者大慈之賊也苟爲吾子孫者謹身節

用如臨深如履薄以修其職言念乃祖無墜數
百年之緒則吾兩老人者脫粟而食滌茗而談
仰聽鳴禽俯觀遊魚優哉悠哉以樂餘年固所
願哉若夫兼味之食重采之衣吾非不欲也顧
有命制之不以望兒輩矣乙卯之春三月十九
爲君之生日諸子諸孫拜君于堂上余述六十
年間事相與獻酬且以勗吾子孫使知所以養
二父之志云

三易集卷之二十目錄

壽序 凡十首

壽一品吳太夫人八十序

壽一品朱夫人七十序

新安孫母七十壽序

壽龔太母七十序

壽朱母蔡孺人七十序

壽侯母陳太夫人七十序

壽錢母顧太夫人七十序

壽李母沈孺人六十序

三易集卷之二十目錄

壽朱母徐太孺人序

壽俞孺人六十序

三易集卷之二十目錄終

三易集卷之二十

壽序

壽一品吳太夫人八十序

太原公總百揆之十年太夫人壽八十公以白首奉晨昏常若嬰兒之戀戀日求所以為娛者而太夫人不以重采為華重味為甘于世之福祿榮名泊然不以為意侍者青衣數人猶朝夕程其女工或手自綴紉某于是知公之貴而能下富而能貧勲德蓋天下而不自知者太夫人之教也昔者季敬姜老而猶織公父文伯諫焉

三易集卷之二十 壽序

姜氏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達耶其論勞逸皆國君與卿大夫之事也以為朝夕不怠而脩其職則大諸侯焉此其志也而以子語而稱之欲令天下以為適及之而已魯是臣天子方倚毗之所定也

時有吁咈不復為忤當其時深進一規于門下以助明德宜莫如登三命者之說以為身為大人包茅之戒以為天下而太

夫人智足以知之夫一女子起自民間屢被朝廷之寵命一門之內道德文章功業冠天下是生人可致之祥無不畢具而猶孜孜焉若不足者其意終遠矣謂爲人臣者功德如彼知遇如此惟戰戰慄慄所其無逸永孚于休猶吾老耄不自暇可耳傳曰至孝之極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公之賢能述大夫人之意以居極盛之遭逢若江海之爲百谷王若行百里之黽勉于九十比之公父文伯之毋其志行矣曷不觀于樛木之詩乎其詞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夫后夫人雖賢猶然一婦人而至當君子之稱豈非以其卓識偉行實佐刑家御邦之德雖丈夫有不逮者以似太夫人其何如也敬書之 侑一觴蓋不徒尋常燕喜之辭而已

壽一品朱夫人七十序

柱國申公之夫人春秋七十徐君

其

某過余而屬之曰甲辰之秋海內

之士

與頌公之盛德大業以爲壽者穆

而風

爲一代元臣成中興之美故薦紳先生以至穴枯槁之士皆能道之今夫人以敬齊爲婦以

三易集卷二

二

三易集卷三

三

慈訓爲姑溫良惠和以洽宗戚信肅塞淵以宜室家沼沚之勤有光前典山河之慶垂裕後昆真足以配德于公矣但聞內之懿德唯婚姻之家知之爲詳而恐言之不文也願假詞于子以侑萬年之觴時升不佞竊以爲稱夫人之德是也若謂令聞不踰闕外而海內文章之士無得而稱者其不然矣夫關雎言琴瑟鐘鼓之歡采繁言筐筥銷釜之事皆閨房所時有女子之常職然而謂周道之興江沱汝漢之化實由之故詩人咏歌嗟嘆不能自己今公以名世之才當國運安危之際若棟梁之將傾徐起正之若江河之將決徐起障之若玉衡在天不見旋轉之迹而萬物去嚴霜冽雪之寒以就春陽之和是豈偶然哉蓋天以本朝無疆之休付之于公故應運而出也乃夫人含柔嘉之則體淑慎之美以與公偕老貴而不驕富而不泰多福天以公方盡瘁于國而不遑顧其是恤其私而作之合也伉儷之間古今罕覯士有不且見者哉且蚤受象服至拜一品之命會朝兩宮特承恩眷以稱老之年猶在子舍歲時率

其子婦以朝太夫人六珈繡裳環珮之聲相聞
長君當安邊制四夷之任兼資文武廷臣莫出
其右次君湛思六經錯綜千載退然挹損與寒
士不異諸孫珠輝玉映望而知爲法宮服御之
器蓋生人之所願有者于是備矣蘭臺石室猶
將紀其盛美而謂海內之士曾覲柱國之清光
託兩君之末契者有不能贊揚其事者哉因書
之以答二子之意

新安孫母七十壽序

已亥之歲予友孫君履素之母夫人壽七十凡

三易集卷三 壽序

四

與履素兄弟游者皆爲文辭以壽之予交于孫
氏最久數往來其家蓋知孺人歸依內典已數
十年修菩薩行無我得成于忍其於世間修短
之事如浮漚之生滅也乃欲爲綺語以祝其期
願之年譬如有人身坐白牛車而欲以籃輿算
路進之不亦過乎然予所見孺人情不遺道
力堅固固欲與二三子其表揚之無始以
來六道四生輪轉相續皆以貪愛爲本自與
一搏之食猶有不釋然之色而如來爲一切
情發明人我衆生壽者諸相實不出於貪愛其

身命故學道之士恒驗於無常之際以無所怖
懾於前無所眷戀於後則以爲證於聖果但見
在者無從試之過去者無從詢之則又終不足
以知其然否也孺人於世間法曲盡婉婉之道
皆可爲教而委心三寶精嚴戒行福慧兼修觀
有爲相無可樂者家嘗失火燬其廬舍煙焰燭
天四隣喧呌而孺人曾無惶懼唯向佛懺悔以
爲前世惡業應遭窮困忽風從佛龕中出其火
遂熄後數年泛海舶將禮普陀大士夜半颶風
忽作檣摧纜斷斷舟去如箭激一食頃行五百里
同舟人皆呼號涕泣而孺人如在平日自言爲
佛亾軀無所復恨已而舟膠河洲乃免明旦海
濱人昇輿自蘆荻中來望舟而呼曰夜夢大士
云有善女人困於此命往迎之及見孺人乃夢
中所見也夫六波羅蜜以檀爲首而經言娑婆
世界中無有芥子許非如來捨身命之地蓋衆
生恩愛纏牽慳慳結習必以妙明見四大
和合六塵緣影盡如空花乃能遠離貪著孺人
以信心不惑得大無畏火神風伯卒加撓亂而
安然不動有以知臨大事之時必無所怖懾於

三易集卷三 壽序

五

前無所眷戀於後此諸佛如來之所護念也夫衆生色身年變月異久者度百年乃去而如來藏中有無量壽山河大地成毀劫數如恒河沙而此性常存則孺人之所證者是也故書以爲壽

壽龔太母七十序

余友龔君行之謹身修思誦六秋之文談先王之道以養其親乙巳之歲母夫人春秋七十矣邑之人士咸登其堂奉觴稱壽而金君子魚行之先君子門下士也謂余曰行之當遲暮之年

三易集卷二

六

尚不能以斗之祿爲太夫人娛斯爲不遇矣然痘禍而希韓不慕重茵之奉藜羹而饋醕不羨列鼎之權則孔子之所謂孝也子爲懿親其可無祝辭蓋余與行之非獨婚姻之好而已昔我先君之門受業者數百人顯者文章事業炳煥天下而行之王父最稱高第及上尊人與余兩兄往來無間至余以女妻行之子兩家四世之誼殆及百年是以閨閭之德亦得而詳蓋夫人之王舅于太司空爲親兄弟門戶殷盛甲于吳中再世之後先業遂廢夫人之家亦南

士之望族也既歸而食貧者數十年往往以辛勤佐之故其君子居狹而志廣外瘁而中榮以詩書之澤遺其後人庶幾所謂不爵而尊不祿而富則夫人有力焉記曰凡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夫人之諸從孫若諸從曾孫爲余言諸母中夫人爲祭酒色莊而禮恭意靜而識遠有德有言咸可爲法則故宗人之婦女事之如嚴師夫閨門之內有人焉靜無違禮動必中節以爲少者楷模豈非幸歟予之弱息不閑於訓誨數年之後執箕帚之役以事太夫人朝夕有所觀効以免于大戾以無貽父母之憂則予之所以祝蓋私有異于子魚者至于行之之孝養則子魚固已具言之予無以贅爲矣

三易集卷二

七

壽朱母蔡孺人七十序

古之高人潔身修思于巖谷之間蓬華以庇寒暑而無羨於重堂之華藜藿以給朝夕而無慕於列鼎之富處卑而道尊形悴而神逸室家之內無咨咨之聲慄慄之色而其人亦自謂遺之以安不遺之以危乃其君子之澤足以祐其後

昆至一再傳必有達者興焉如長松生于山川
清淑之處久之爲琥珀爲茯苓其理然也吾邑
有隱君子曰朱清甫先生終老衡門無負郭一
頃以資歲時伏臘不求異於庸人而儼然溷濁
之外自縉紳大夫以及鄉黨鄰里莫不以爲有
道之士長子伯魯氏篤學而有文志節高雅不
墮家風教授以養其親而太孺人爲冢婦備雍
睦之德縞衣綦巾勤紡織繼饗飧務娛舅姑以
及二叔一畝之宮融融如也已而有子元伯欽
仲各有文名講誦之聲聞於旁舍至丙午元伯

三易集卷二十 壽序

八

薦于京兆而欽仲爲士林所推頡頏而起戊午
之歲孺人春秋七十余少而識清甫先生每過
其廬必想見其人爲之憮然久之因念數十年
間人事反覆向之重堂列鼎欲致先生一過以
爲重者戈矛相尋他人入室而太孺人朝夕恬
愉受二千之養美蔭入簾飛花繞座焚香晏息
耳目清曠信所謂遺之以安不遺之以危君子
之澤遠矣是歲孟秋邑之士大夫謀所以賀太
孺人之誕日而屬余爲之詞夫諸君子非不有
斐然之文可以揚閭閻之盛美者而屬之余亦

如幽人之廬羅賓客列子孫不必綺紈成列絲
竹互奏方丈在前侏儒在側而後可以爲權采
南湖之尊淪西山之茗亦足以稱良會而元伯
兄弟方跬步通顯余不祝太孺人以絲綸之寵
翟翠之華而獨述其家之高節素風以侑一觴
者亦諸公之意也

壽侯母陳太夫人七十序

三易集卷二十二 壽序

九

斯爲彬彬篤行之君子矣乃女子之生所職不
過五饌衣裳所與朝夕不過姑姊妹之親所飫
聞習見不過兄弟婚姻之家事而清明在躬鄙
吝屏絕處約而志廣履盛而深思綺麗侈怵不
留聰明寵辱苑枯不入方寸其介然素定于中
者雖世所稱高曠宏雅之士猶或難之余所見
侯氏陳太夫人則其人也余於大叅公常心儀
之自是與其四世游是以太夫人高亮明肅之
性孝友慈訓之德常耳熟焉大叅公身負四海
之望其材足以弘濟時艱綜覈庶事而不問生

產有無百口俯仰委之家督薪米鹽酪靡所從出太夫人爲冢婦實與同憂弟妹之嫁娶者六人寒裘暑葛至於一簪無非太夫人所營辦未嘗以煩其舅姑也平居子孫與子孫婦會于寢門之內棣棣有常度食則視匕箸行則視履履故侯氏子弟之與朋友燕處常若在禮法之地夫古之稱家訓者皆當世儒宗掇採古今之嘉言善行垂之典籍以示子孫非閨房所及如曹大家宋宣文君著述爛然足以範世矣而子孫能守其家法以表見于世者亦未之聞太夫人躬有之而化行於三族故三吳高華之胄不可勝數而閨門雍穆必首太夫人之家百人之會文質備具笑語卒獲禮儀卒度者必太夫人之子孫則其流風遺澤彬彬篤行之君子無以踰之太夫人之子起東以才望需次六省長孫豫瞻去歲以易舉南都第一人其次雍瞻爲大江以南名士之冠行且繼起七月己丑爲太夫人七十之誕日凡與侯氏三世游者皆奉觴爲賀而龔君季聞以婚姻之家被起東扶掖之力尤多知太夫人之德尤詳屬余爲之詞余不

述其福履之方至眉壽之未央而述其內行醇備自太夫人成之其大畧如此愧不能文也

壽錢母顧太安人七十序

癸亥之歲官允錢君受之予告以省其親是歲冬仲爲太安人七十之誕其從孫純中以其宗人之意求余言以爲壽余未有以言之也獨有感于陟岵之詩焉詩不云乎陟彼岵兮瞻望母今母曰嗟余季行役尚慎旃哉猶來無止詩人既自述其道途之間不能忘晨昏之戀而又知慈母之拳拳憂思悵望必至之情千載而下讀之者猶爲低徊太息況當其事者乎今天下一家吳中去京師四千里如在東阡南陌而受之官在日月之際非有留滯不歸之歎以爲太安人憂但使受之繫官于朝入侍細旃出容與于東觀石渠一時同在館閣者必且揄揚太安人之令德流布輦轂下以爲美談然而南望吳雲豈以此易一日之養卽太安人居宗人之老率其羣從子弟及婚姻之親亦必玉帛稠疊酬獻繽紛而愛子有燕吳之隔何能無介然于悵昔歐陽詹離其父母之側以赴京師欲有所得

以爲父母榮君子未嘗不稱之然孰如受之既顯榮其親而又得左右就養介壽旣畢金經在几香華雜陳諷唄之暇含飴弄孫怡怡愉愉實備生人之福豈必待京邑貴人稱觴而祝授簡而文哉純中以此告其宗人謂可以得太安人一笑之懽否也客有言于坐者曰昔潘安仁爲閒居賦以述其養母之事人至於今艷稱之今以受之之材海虞爲東南佳麗之地當燕喜之日宜組織成文令官商相宣黼黻交炳而但以免于行役志一時之喜何異兒女子語乎夫閒

三易集卷二

三

居賦雖身在丘園而獨致憾于宦有巧拙彼其人實貪冒好進沒溺于昏主虐后之朝以危父母使其母如嚴延年母之高識必且惴惴不安又何足效乎受之家食十年澹于榮利晨昏定省之餘且討論千古斟酌百家著經世大業以俟明良之期是乃所以娛太安人于桑榆而絲綸之褒寵冠帔之輝煌尚不足言況于長筵之羅列輕軒之遊覽乎

壽李母沈孺人六十序

余所見蚤慧而有文者曰李茂材十餘歲已

聞大江南爭致禮幣願以爲師友萬曆壬辰成進士選入翰林明年病歿不可爲矣而携家適至余時客京師朝夕問候訪四方能療治者與偕而君之兄茂實官給事中曰延醫巫治其後事孺人撫五歲兒今緇仲是也悲傷震悼一畝之宮聲感行路扶柩將歸以家事告茂實計其生產不足自存其言懽惻余爲之寢食不寧者久之又明年則茂實亦沒于蜀中言念疇昔不勝盛衰之感至于今三十五年矣孺人之家堂宇潔治田疇益闢而緇仲交道日廣所爲文詞傳布遠近登其堂嘯其載者皆海內知名之士蓋孺人勤勞于艱難之中所以成就之者至矣孺人生于高華之族言動不踰禮法務存大體故能得姑嫜之歡內親如姊外睦婚姻三族之間萬家之聚輒稱孺人以爲典則丁卯之歲春秋六十邑之人士方具其事請于臺使者以聞于朝夫國家褒貞女烈婦所以扶植人綱人紀以發閭壺之幽光而所值有不同者蓋事勢感激于外志節奮發于中慷慨捐軀以報所天豈非奇節卓行然呼吸之間吾事畢矣若孺人

三易集卷二

三

於數十年來養老字孤備歷艱辛秉其德而不
變所謂中甯不可能也雖緇仲榮悴遲速不可
知而爲一時才雋所推服如此固足以報其先
人而慰慈母之心矣雖然璠璣不成圭璧梗楠
不中梁棟豈少也哉故與緇仲游者皆欲致其
善頌善禱之詞余獨念李氏兄弟俱以材氣傾
其同進頡頏雲霄之地無何相繼零落而孺人
孱然一女子持其門戶鬱爲名家其所樹立比
之舍生取義于一時者不更難哉國家欲褒異
奇節卓行以扶植人綱人紀宜莫先焉或謂緇

三易集卷二 壽序

一

壽朱母徐太孺人序

余謂女子生于閨門之中長于姑姊妹之間無
四方之事不歷寵辱得喪之途其有時而憂愁
不平者蓋或處室家之變如莊姜所云或終窶

且貧黽勉于何有何無之日若夫富貴福澤伉
儷同心則不知世之所謂與憂俱生者矣朱君
爾凝之母徐太孺人爲少宰之女少宗伯之孫
婦于歸之時文學君方著令聞于士林而二尊
人尚無恙髧彼兩髦眷鞠于前登其堂有甘旨
之娛入其室有琴瑟之好旦暮無育鞠之憂歲
時無公私之累于是長子育孫不宜有一日之
戚戚者而爾凝稱數十年來愁居懾處常若在
將恐將懼之日則其秉心塞淵而思深慮遠也
蓋五歲而失恃煢然靡依終鮮兄弟少宰公負
天下之望神遊百代志周四海出入門下者皆
當代聞人而十畝之官莫適爲主四時祭祀旁
顧無五尺之孺助裸將者口雖不言而意常惻
惻孺人心知之私有隱憂及結褵之際百兩將
之則逡巡而辭曰宗祏之重將有所托女子有
行是稱外家何敢當此宗黨聞而悅之朱氏殷
盛時臧獲細人多讒言構其骨肉文學君卒全
兄弟之歡者孺人彌縫之力居多迨稱未亡人
兩親俱未葬孺人經紀襄事必誠必信而後卽
安長子有心疾事每不能如人故當垂暮之年

三易集卷二 壽序

三

復有顛覆之虞蓋爾凝述孺人之生平如此余以爲孺人生於纓紱之家歸于統綺之室其仁足以被宗族其義足以儀姻戚詩書之澤可以貽子孫香華之供可以禮三寶晨昏之奉可以溉其隣嫗里媼然其操心慮患終不自逸樂者如貞臣烈士不貪晏安之細娛而務存長遠之大計今爾凝少年俊材嘗爲余言念身世之事朝夕恒廩廩四顧無自放之時蓋母氏之貽也歲辛酉孺人春秋六十季夏之初爲懸輓之辰爾凝所與厚善者屬余一言以侑壽觴余旣述其德而且告之曰詩不云乎今我不樂逝者其耄矧孺人已皈依無生之業而向往極樂之邦如以出世間法回視六十年間盛衰榮瘁固已如露如電無足控揣而以世間情事觀後來門戶則有子才高而學成行修先君之思亦大慰矣由是迢然一笑不亦可乎是以爲壽

壽俞孺人六十序

丁卯之歲張君興吾之室俞孺人春秋六十是歲其子孚先舉于京兆將赴公車欲列長筵羅孫子壽其親以爲北堂之慶故未忍就道而其

三易集卷二

壽序

二六

門下士陳某屬余言以爲侑余表弟浦君雲從乎先之外舅與吾之姻也數稱其婿之才謂當遭時致身以大其門戶而余往來太倉數有稱與吾先生之平生高曠瀟灑不屑屑于家人生涯以有賢媛爲之內助故俯仰無闕其子亦得肆力于文而名動翰墨之林至于今而雲從之言已見其兆夫張氏雖高華之族與吾實素儒耳使其生生所資莫爲經理上無以供井廩之養下無以給紙筆膏油之費而室人乃有交謫之言刺刺于側卽欲脩然于塵瑤之表以寄其高雅之志得無有芥蒂于中乎孺人孝慈洽于一家惠溫溢于三族與其小姑相愛至白首不忍分別則其庭幃之內融融洩洩和樂且耽固吉祥善事之所萃也乎先旣不以菽水爲念乃專精致志與其徒采掇六藝網羅羣言以爲多士冠冕皆聖善所詒也值獻壽之期兄弟婚姻以勸以酬及門之士且以喜樂豈非盛事哉惟是歲聿其暮征車載塗或謂孺人于愛子之行役或有怏怏于懷者夫父母欲其子之立身行道豈必膝下戀戀而已乎今天下一家遇聖

三易集卷二

壽序

二七

明中興之運巖穴之下枯槁沉溺之士無不思
自見于世況乎先之才遭時致身如鎮鄒之出
匣騏驥之富途以與海內士爭勝旦夕且受爵
明君之朝櫛觴父母之室退之所云雖有離憂
其志樂也豈不信乎旣以答陳君之請且以解
乎先臨行不忍別之意

公槐集六卷響玉集十卷餘一卷棘門
集八卷沆瀣集五卷松癭集二卷文
遠集二十八卷補遺一卷（一）

〔明〕姚希孟撰

明崇禎張叔籟等刻清閼

全集本

北京圖書館藏

叙公槐集



公槐集者茂苑現聞姚先生
朝文稿也先生救時之業未竟
在茲先生經國之志不朽亦在
茲今讀其文思其人悲其遇不
能不為廢書而嘆也先生自總
角名滿天下弱冠而與舅氏湛
持文先生德業相高海內以其
甥舅間起為鳳皇之來巢閣而
麒麟之出遊苑也姓名未有詔

於朝推公輔者指必先屈之而
先生頓挫名場逡巡強仕始登
朝籍其二十年讀書談道窮理
格物上觀千古下覽當今世道
興衰之故人材消長之機暨乎
朝野得失軍民利病邊腹緩急
種種領要事事照燭是以登朝
之日遇事發舒出言忼慷洪鐘
有待叩之音秦鏡無匿影之照
天下道德忠誼之士樂與之品

藻人倫商榷世務而回曲媚嫉
者遇之則亦憚色於其正氣脅
息於其高論陽莫與為衡而陰
實深其所忌丙寅丁卯間璫禍
方烈先生與舅氏蒙難削籍屏
居抱膝維時邏卒伺息於門庭
緹騎謹囂於道路一人扣戶百
口魂飛先生於此時死竟死矣
而天護碩果世轉清寧

皇上初年詔起先生與其舅氏於

錮籍而還之史局於是先生感
激圖報益復遇事發舒出言忼
慷無所諱避天下固咸以澄清
屬先生而先生亦以澄清自任
謂太平可以手致今讀其文若

冊立

詔諭靖獻安攘諸篇則國本君德
作忠遇亂之明謨也

謚冊

寶訓提綱挈領諸篇則覲文揚武

迪勸儆戒之崇論也禹湖繼哀
禁庭多懼以定國是則有龍御
移宮之述惇庸在朝秉彛在野
以颺公道則有朝儀開讀之紀
撫民艱祈賑恤則告災條奏之
言詳恫夷禍志恢復則達夷遼
瀋之考脩至于已已奏對暨閣
部京省諸書則被髮纓冠主憂
臣辱之至誼也名臣謚議及遜
國國史諸評則咏烈頌芬表微

垂法之極思也凡此皆先生救
時之業經世之志所為鬱于中
觸于時不得已而後有文者令
先生以此日乘盛際望鴻烈論
道岩廊之上施澤薄海之內遂
蒼生廿載之望裏

聖明萬年之業富有日新見之行
事奚詎言文而天不憖遺溘焉
以沒然則在昔丙寅丁卯間天
之善護先生也天之未喪斯文

也今日之亟奪先生也夫天未
欲平治天下也讀其文能不思
其人悲其遇也夫

崇禎十年五月望日海虞友弟
許士柔拜手序



年家子周茂藻拜手書



公槐集目次

卷之一

詔

擬頒

冊立

皇太子詔

擬

論文武百官及軍民人等詔

擬

遣官頒賞東征將士

宣布朝廷德意并

論文武諸臣僇力同心共期滅賊詔

表

初請

冊立

皇太子表

擬賀

冊立

皇太子表

臨雍謝表

疏

自魏啓沃疏

虜氛甚熾疏

虜騎薄城同衙門公疏

積勞成病疏

溺職待罪疏

蒙恩未報疏

安攘要務疏

代汪大行陳情疏

代胡進士陳情疏

目次
畢

公槐集卷之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詔

擬頒

冊立

皇太子詔 崇禎三年

詔曰自咎三代有道之長百世本支之托莫不敦主器植元良況乎坤厚儲祥乾元首出以嫡以長莫與比京者哉皇長子諱既托椒塗素閑胎教在深宮而奉寬裕慈惠之範更齒胄而循夏弦春誦之規紹庭陟降卽我

二祖

列宗實式憑之通者遵徽漸教神人胥慰借震亨之主噉薦華順以除戎又古聖之明訓也茲允臣民合詞所請冊立爲皇太子大典旣成國有彝章臚列于後於戲詩咏綢繆余一人每抱兢

業之慮書稱堂構願元子常思創守之難惟作

述以慈孝傳家衍星暉海潤之福如啓甲與成

康繼世致民安物阜之休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擬

諭文武百官及軍民人等詔 時已巳十一月

詔曰茲者逆奴跳梁震驚

廟社頓兵城下已五日矣咎

世宗肅皇帝庚戌之變不過乘機闖入志壓一飽

而今肆行窺伺深懷異圖賴我

祖宗護持之靈與諸將士戰守之計故能遏彼兇

鋒未敢逞逞朕日夕齋祓夙夜徬徨未審誓尤

招此青戾若桑土失綢繆之固金湯無鎖鑰之

防雖職在臣鄰而理先自咎但念爾大小文武

官貢平日講求何事擢用何人多壘貽羞折衝

安在卽有補牢之救難言曲突之功知爾臣工

震悼靡寧朕不復臚斥矣惟是尅敵制勝之猷

固守備禦之略若能群策備舉何難哲夫成城
且賴此宗社之安方保爾身家之固故惟衛國
乃能自衛而捐軀庶可全軀朕膺曆尚淺德澤
未深咨爾勲戚世胄孰不受

祖宗之恩遇咨爾簪紳纓弁孰不蒙

祖宗之儲養况干戈動地之際尤功名反掌之年
有能團練成軍出奇取勝或能毀家紓難奮臂
首唱者倘機在呼吸當不從中制若事須奏請

定不時報聞至於忠言讜謨奇謀秘計朕平日
尚樂止輦之受豈臨事轉慮叫關之難閣臣裁
酌以上聞該部應時而措置誰敢稽緩以干典
章若夫羽林伏飛之徒窮簷蔀屋之衆本謂生
長輦轂坐享太平在軍士可無金戈鐵馬之勞
詎小民乃有嬰城守埤之苦凡諸蹇運皆朕所
貽朕既自痛還復痛汝但父兄子弟同登漏舟
之內貧富貴賤齊遊沃釜之中况奴之兇殘于

古無比所過則積屍被野所破則流血成川肆
淫虐而貞女皆奉毬裘聚馬蹄而千人化爲醢
醢凡諸慘酷爾輩稔聞與其束手待時盡士女
而染腥膻之氣何不齊心合力徧長安而成義
勇之軍夫怯士一呼千人辟易虎狼至猛人猶
得而搏之何至大率肆行無忌爾等名在尺伍
者固當冒矢石之險以成大功卽身居間左者
亦當發忠義之心而圖報効各官執役之班皇
暫辭其所事之主而僇力公家則萬人可以坐
致勲戚參養之僮僕仰成其本主之志而助勦
國步則數千又自成群斬木爲兵制梃可撻雲
蒸霧合雷厲風馳若決勝不在須臾則聖旨皆
爲欺我嗚呼多難興邦余一人正感

皇天之眷佑同讐共濟爾臣民宜軫家國之安危
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擬

遣官頒賞東征將士

宣布朝廷德意并

諭文武諸臣僇力同心共期滅賊詔

館課庚申六月時

詔曰自狡夷肆虐邊鄙震驚二年于茲矣旣諸路喪亡列城淪陷形同累卵勢比摧枯迺烽火相傳而封守無恙猶借遼陽之旤脫以壯山海之藩屏誰之力也然朕方宴處璇宮而甲士風殫露宿朕方安享玉粒而征夫剜肉醫瘡至於棄子辭親生離死別送遊魂於千鄉之外奪殘喘於萬刃之中展轉思維痛徹心髓而司農告匱轉饟未敷不特享士椎牛軍中號爲曠典卽欲裹糧秣馬困載累致愆期茲有內庭積貯之餘原備軍國不時之用倘萬民肝腦塗地而一人府庫爲家無論坐甲之離心尤恐呼庚而召怨茲特發帑金若干遣官齎往遼東等處按營溥賚計藉均頒恨不能酌酒傳餐何敢忘解衣

推食至於師中之吉衆克在和天討之權協恭迺濟若居恒各持意見將臨敵必至參差今捷伐翳賴經臣犄角仍資督撫道將宣猷而效力省臺覈實以稽功爰藉分勞克襄獨任共成一虎衆搏之勢寧有十羊九牧之嗟咎諸葛拜表出師而營府全憑費向如蕭何關中調度而攻略必用韓彭正欲掃穴犁庭豈可編籬挿棘故或羈縻大虜或存恤小邦或進逼清撫以杜其鴟張或聯守金海以防其猋突掌度支者毋仰屋竊嘆而漫指瓊林之藏筦樞密者毋袖手旁觀而竊議朱崖之棄倘其夙號同志宜仿平勃之交驩縱其稍有微嫌當法廉藺之相下若使白登之慢書不恨而致恨於勃磧黃龍之直擣無聞而徒聞其鬪穴留賊而貽君父誰之過歟與人以共功名良所望也嗚乎天驕方肆寧忘折戟之膚功國步多艱正賴勛勩於羣力若金

錢若官爵并河山帶礪而無私爾將士爾臣寮

爲社稷

祖宗而動念遙告中外咸使聞知

表

初請

冊立

皇太子表

伏以

帝德動

天一索衍無疆之慶

皇圖紹

祖萬年開有道之長維 主器早叶乎 神人况

元良允兼乎 嫡長 家傳夏祚 教預春宮

恭惟

皇帝陛下 間世挺生 中興御極 掃氛霾于

晨旭 履位光明 沛雷雨爲甘露 式園昭

假旣能右

烈考而昌厥後又復嬖 太姒以兆斯男白月瑤

光悅睹 真人之瑞碧鏤銀牘遂開 長子之

祥茲 震位首出于 坤元已奉 深宮之胎

教若 離明近接于 乾父時瞻 端冕之提

携 國本早建惟時

先朝芳躅具在臣等翱翔文囿願觀 五鳳之三

朝踰濟堯堦思覩 雙龍于六典祝

廟社靈長之祚感

皇天眷顧之懷用敢合詞敬陳積悃伏願 登升

上嗣 永弼丕基 繼體奉三速正 少陽之

位 儀宸作貳恭扶

太極之尊采輅揚旂共星輝月輪而悠久珞珞作

冊並

祖功 宗德以昭垂

聖上爲啓祐後人之人輩 金繩于百代

儲君作

太平天子之子奉 王曆以千春臣等云云

擬賀

冊立

皇太子表

伏以

聖人在 天子之位卜 壽考于萬年 元良承

主器之尊肇本支于百世借重離而繼日月之

照因洊震以安

宗廟之心兆庶蒸驩神人胥叶恭惟

皇帝陛下體元馭極應運當陽法

祖考而定太平 一身兼文謨武烈奉

天地而行賞罰八柄皆春雨秋霜卽小醜不恭終

奏採薇之績况 神威遐播何煩細柳之軍

三靈翌衛方新 五福降祥伊始所以高禴席

慶貫昴宿于 璿宮弓韞呈符繞虹光于 椒

殿此 熙朝之盛事溯 累葉而難逢以此下

繫輿情仰膺 聖眷欣茲一索之兆 鶴禁宏

開式表重輪之光 龍樓載啓意在承祧主鬯

則 止孝而兼 止慈原夫 定志僉謀則

立嫡而兼 立長前者肇隆乎三代後之垂範

于百王卽此承承繼繼之休堪爲 蕩蕩巍巍

之烈臣等頌 闕神搖 祝釐手舞共戴如

天之福邊聲共朔氣以俱銷欣聞有子之歌華祝

賡康謠而載起尚賢齒胄敢參瞽史之傳好德

康寧更效箕疇之祝臣等云云

臨雍謝表 代作

伏以

帝治光華式睹園橋之盛 王風煥麗忻逢訪落

之規惟 論道俯泣于芹宮迺橫經適承夫瓜

瓠觀瞻共肅譜系分榮恭惟

皇帝陛下 得一乘符 函三御極 提河魁于

掌握則有孽必除 握天鏡于心胸而無幽不
照 深宮齋祓直通盼嚮于 蒼穹 黼座焦
勞欲紹徽音于 烈祖 勤晝日之晉接而
警蹕常聞 通地天爲泰交故 傳宣時需走
龍蛇于象管宛然斗指星文吐綸綍于金聲便
覺風行雷厲凡在盤匝戶牖莫非面炙 前王
乃至方策圖書業已親承 先聖矣猶以
臨雍乃 累朝之典主於重道隆師 齒胄正
風化之原意在敦仁興讓爰於 升中之後式
頒視學之儀諏吉得青陽之初駕龍旂而登
法駕鬱鬯用黃彝之美執犧鼎以薦陶匏始屈
萬乘之尊則山嶽星辰震動繼集千官之盛
則簪纓劍珮交輝 御幄陳書如討彛倫于箕
子儒臣進講宛陳舊學于甘盤滿堂絲竹之音
嘹嘒與簫韶遞奏於論鼓鐘之美飄搖共嶠濟
和鳴凡在臣隣莫不抃舞如臣某者以夾葉雲

初之後屬 聖作物睹之年偶承乏乎賢關喜
見菁莪鼓篴忽遭逢乎隆遇驚傳 鹵簿觀光
操寸筵以撞清鏞豈堪發揮家學挹潢流而裨
滄海祇爲獻瀆 宸聰但幸巧遇 明時捷投
良邁簪唐文皇增廣儒額而先臣穎達布講席
于成均若我

太祖扶翼聖真而先臣克堅告明禋于闕里並得
官階祭酒俱蒙 賜座颺言迄於此際而成三
何啻累朝而見一在穎達儒宗領袖豈不敏能
望後塵若克堅世守良弓詎私心敢忘家教從
此矢圖精白仰報 重玄挽泗水垂竭之波沛
膏澤于環海植杏壇再挺之幹作楹棟以干霄
是皆素王夢寐之衷卽爲丹心報效之實伏願
法天行健 與日偕新 深宮卽是澤宮遇
羹牆毋忘陟降 君道卽同師道有尊嘉無廢
矜容 酌四代之弘摹可取於單詞隻句 定

百王之升降宜需之必世三年則內順治外威
嚴四海仰羽干之化家詩書戶禮樂萬年希壽
考之成矣臣某云云

疏

自媿啓沃疏 具草未上

奏爲臣愚自愧啓沃

君德貴在緝熙仰祈

聖明留心問學以光至治事臣本江左庸材深荷

累朝榮遇比群鴛構煥一網摧殘恭逢

皇上賜環還列侍從自茲以達正思捐糜頂戴仰

報 隆慈今歲四月間偶因 日講員闕內閣

將臣題補每因講讀之暇獲見

皇上宣召閣臣親裁庶務不但 睿識淵涵遇事

沛如河決抑且 欽文日絢吐詞爛若天章行

之則大法大經傳之皆爲謨爲誥臣嘗欲載入

起居昭垂今古至于披覽經書究知闕略窮

宣室鬼神之旨舉泰山僭旅之章學海經神已
括羣書之奧細流土壤時勤 下問之懷以臣
不才躬逢盛事每矢忠而靖獻更借古而抽揚
竊願

皇上養志氣之如神懋龜勉于無息乃秋講既開
除經筵外僅僅兩次而一月已瞬過矣咎

孝宗敬皇帝時少詹事楊守陳進言曰願一日之
間處 文華殿之時多俾賢才恒接于耳目視

聽不偏于左右是時講官如諭德王華學士王

鏊輩皆因事納忠 上悉心喜又

世宗肅皇帝諭大學士張璠等曰經書講解須切

于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爲目前緊要臣等既遭

值明時又習聞故典誠謂 君道固與韋布有

別

神聖更與蒙養不同蒙以養正不免縷析而條分

聖德日新何堪瑣陳而竄聽若輔臣張居正所纂

直解等書祇因

神廟冲齡借茲開牖今

皇上析理則洞晰毫芒抒詞則昭回黼黻以法官

廣廈之清聽受老生村究之迂談卽

聖度或賜優容而微臣自覺悚仄先儒有言君德

成就責經筵

皇上雖無厭敷之形而稍開斷續之漸固知邃密

宸居左圖右史甲夜視事乙夜觀書天縱何煩

訪落心齊奚藉甘盤正不必鯁鯁過慮抱未然

之防但祈

皇上以親聖賢之念親儒臣以勤政事之心勤典

學如臣駑下實負此官又兼迂拙無能深恐樸

直取罪本當自求罷斥以俟別簡賢才適屆講

期未敢言去或俟歲杪更申下情臣不勝籲

天待 命之至

虜氛甚熾疏

奏爲虜氛甚熾 國威未彰敬陳一得之愚以

慰乾乾之 聖懷振泄泄之人心事臣以一介

孤踪蒙

皇上召還禁近濫厠 講幄時奉 天顏忽聞驕

虜直逼近地連破城堡憶昔辛酉壬戌兩年遼

陽廣寧之敗臣在京師目擊其事人情惶怖朝

不謀夕九卿科道終日會議有夜撾大臣之門

群罵司馬之堂者雖悠悠坐談同于畫餅而呼

號勿恤皆有噓唏愁慘之狀夫遼陽去都城將

二千里廣寧猶千六百里也今遵化則三百里

而近薊鎮更近矣

皇上留心邊事精明振刷恨不能使桓桓虎羆之

士直搗黃龍而醜虜彼猖乃至於此道里幾何

聲勢孔亟臣不敢過爲危言萬一如嘉靖庚戌

故事而 中朝之物力與四方之應援比之

世宗朝何如哉臣所謂痛哭流涕食不下咽也今

中外所恃者惟

祖宗之呵護

皇上之威靈默攝之而不敢前耳問兵則曰無兵
議餉則曰無餉束手莫支仰屋竊嘆興言及此
又不知淚之何從矣大凡有事之時以鎮靜爲
貴然必處分已定兵甲無缺而後可爲謝安之
暇豫必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而後可爲寇準之
懽呼若第言小寇搶掠耳窮寇速死耳何事張
皇此必有胸無心者諸臣萬不出此然此時不
畫一奇出一策更待何時今之所最急者在都
城然恐虜未必至而人心先動蓋食物涌騰豈
特米珠薪桂流傳未確又同鶴唳風聲饑寒之
細民窮於無所食而生其心遊手之把棍利於
有所乘而生其心膂力拳勇之徒高談自喜之
輩又以爲有挾持無知遇而生其心此輩以禦
亂或不足以生亂則有餘惟借此網羅之使其

上之有將來之功名下之有現在之廩精感激
圖報亦情之恒未可薄待天下人也其他可調
遣者惟河南山東稍近當責成該撫臣以見兵
先發餘俟召募陸續接濟至附近州縣各有民
兵可募須責成于有司每處數百人爲率急則
入援緩則自守呼吸相通朝發夕至是又一策
也京師武備止在京營昔于謙所以卻虜者亦
此兵耳承平日久營政廢弛不可勝言近聞簡
汰清覈矣臣于前月初四日進講曾附 奏曰
京營久經訓練可備緩急者幾何人薊蕘末議
蒙

聖聰傾聽若營兵猶虞單匱則召募一事何啻三
年之艾哉各軍乘城守陴及聽操不歇者日夜
奔命于冷風嚴霜之中墮指裂膚不減邊庭願
皇上時一犒賚之以堅其感而作其氣今春幸學
隔宿頒賜懽聲載道此亦投醪挾纘之遺意也

沿途漕運未抵通州或抵通而不能入城者恐
齋盜糧亦當早爲之計凡臣所言者或諸臣所
已言則求

皇上嚴諭當事大臣刻期舉行猶恐無及于事若
諸臣所諱而不言者臣何敢爲不必然之慮但
上天付臣以愚忠而

皇上又優臣以清秩旣不能肝腦塗地爲封疆諸
臣之倡則所以報

皇上者惟此無不盡之心無不盡之言而已望

皇上傳諭行之臣非言官亦不敢市敢言之名第
事勢孔迫不容默默處此曷勝悚息待

命之至

虜騎薄城同衙門公疏

具草未上

奏爲虜騎薄城戰守未備伏乞

皇上速募敢戰之士乘間殺賊以固都城事從來
戰守非二事也自古及今未有不能戰而能守

者咎兀木圍順昌急矣劉錡遣數百人出戰俄
以數千人出南門以銳斧犯之士殊死闖入其
陣金兵死者萬數至於汴京之圍李綱登城督
戰以手砲欄木及神臂弓强弩射却之又募壯
士數百人縋城而下殺賊數千而賊乃退師卽
我朝于謙之禦虜嘗伏兵于德勝門之空房迎
敵詐敗而後以神器火炮擊敗之未嘗嬰城而
守可保無虞也今京營之兵供守堙而不足城
外援兵不滿二萬而以禦數萬之虜騎當此之
時誰敢爲

皇上任其無咎者臣書生不知兵但聞川浙之兵
素號善戰今散處都中者不少而國子監祭酒
顧錫疇吏部主事楊伸等皆謂一呼之頃可致
千萬人外廷主此議者不少鑿鑿有據今事急
矣千思萬思計無所出惟有此急着其召募之
貴臣等業已預備

皇上慨然欲發內帑不使出自臣下尤見

聖明豁達大度前

皇上所以禁止各省直召募者祇恐事權不歸一

四分五裂非軍政之紀綱臣等未嘗不仰服

聖裁今願任募者任募果能得數千人請命

皇上以一大臣統帥之擇一二名將訓練之其威

靈仍出自朝廷也卽倉猝集事近於驅市人

而戰然逆酋所至民無譙類凡在危城中孰不

思食其肉者容臣等更鼓之以忠義犒之以廩

餼孰不併命而進願爲

皇上滅此驕虜者此急救之第一方亦有益無損

之事萬一無濟臣等願肝腦塗地以報

皇上隆遇有一人不死于闕庭之下者

九廟神靈卽刻殛之臣等無任痛哭待

命之至

積勞成病疏

奏爲積勞成病痊可難期仰祈

聖恩許容回籍調理事臣本迂腐寒儒乃得濫厠

經緯時親御座仰見

皇上欽文日綯睿識淵涵每與在直諸臣退而

嘆服謂有君如此卽虎觀名儒更番入侍鴻

都碩彥次第對闕猶未能少效論思共抒芹曝

况臣愚昧實非其倫而入奉傳宣退餐厨饌

中懷芒刺時負氷兢所以衾影自盟羹牆獨對

惟願單詞隻字偶入黠聰白意赤心少蒙

葑采但對夏今邁古之聖主作尋行數墨之

迂談卽清聽默爲涵容而抒詞自覺汗浹故

自前歲四月承乏此官以迄於今將及三載雖

挾冊橫經每月不過數次而齋心敬豫片刻未

嘗少寬又聞宋臣范祖禹當講前一夕必正衣

冠先按講其說儼如上側程頤亦宿齋豫戒潛

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臣卽不才願以兩賢爲

法馴致夢寐驚惶恍若 天顏咫尺故年甫半
百鬚髮漸蒼蒲柳之姿無逃 聖鑒至於四方
多事 五位焦勞愧乏徒薪撤桑之籌敢出越
俎代庖之論呼號無地悵鬱如焚兩歲之中填
膺結臆加以暑濕交感足癰脾傷讀書健忘心
力短少參苓罕效靜養無功幸當 輟講之時
稍遂優游之適茲爽秋漸屆徂暑將蠲玉露開
輦道之塵金風掃 承明之席

皇上黽勉不息臣等竭蹶惟時而藥裹未離匡床
猶戀萬一力疾供事以致隕越支離其爲罪戾
萬不容贖又臣喪父嬰年夙依慈侍臣毋旌表
節婦累贈宜人文氏向年殞命京邸中途旋遭
褫奪扶歸聖室匆匆藁葬 龍光未被馬鬣含
悲幸臣自赴 命還朝既給還生前 勅命又
兩次洊受 恩章今欲於病頓之餘匍匐生還
歸拜先人丘墓上津鄉之冢鐫瀧岡之碑仰識

命之至

弘恩俯酬隱痛從茲以往卽樵蘇沒世槃澗
終身亦當歌詠 堯天何異舞儀 舜日若夫
殫竭愚昧佐 聖學之高深揚扆編摩執史臣
之鉛槧雖生平竊有微志而病劇實揣難勝查
得崇禎二年 日講官左春坊左中允李明睿
以效勞有年蒙 恩予假今臣旣不得以依親
乞假伏願 鑒憐真病 許其回籍調理儻嫌
於引疾自便不可爲例徑 准休致使臣得以
清朝舊臣投閒故里亦點綴太平之盛事激
發恬退之一端也臣無任懇祈待

溺職待罪疏

奏爲微臣溺職待罪靜聽處分恐誤 講筵先
行辭免事竊念臣謫劣下士承直 經緯前歲
典試之役臣自揣愚昧向閣臣懇辭再三因據
坊局資序列名上 請

皇上以掄材重典撤講臣以應之祇意疎庸盡汰
髦俊兼收首善風移人文日絢豈虞冒籍之發

覺馴致覆試之乖張爾時臣卽當露章自糾席
藁待 命但恐淆三尺之憲只合俟五聽之窮

至讞訊屢施情法允協而臣等爲考官者珷玞
莫分蕭蘭混採縱斥逐而非過况鐫罰以何辭

今祇候 明綸未蒙 嚴譴而清秋初屆 講

幄載開夫以 聖學高深 典禮隆重豈容負

罪引慝之際復廁 細旃廣廈之間况臣以迂

疎腐儒超承數載極知螢燭無裨於 日月猶

幸 海嶽不厭其涓塵過沐 優容罔施鄙薄

皇上遇臣滋厚一飯難忘乃微臣取罪實深三禡

莫贖伏乞

皇上將臣罷黜以爲衡文失職者之戒 開講在

卽別將儒臣推補庶掄材者人人知警永無寸

瑕尺朽之收而侍直者濟濟皆賢長爲 緝熙

就將之助臣卽沒齒林壑有餘幸焉臣不勝悚
慄候

命之至

蒙恩未報疏

具草將上以奉
留院命不果

奏爲微臣蒙 恩未能報 恩抱病不敢稱病

仰干

聖慈特賜休致以保餘生事職起自銅籍濫廁

講幄四年以來身依日月位陟儲端稽古殊榮

莫非 恩造偶緣棘闥誤有濫收其間瑕瑜純

駁輕重懸殊下聽公評上憑 睿鑒而臣忝爲

主司雖房考分裁相沿舊例提衡總挈其責在

臣縱嚴加禡逐義所甘受

皇上猶念其歷年侍從之勞 明示優容薄施鐫

秩臣雖蒙譴寧不啣 恩夫詞林之職進則橫

經啓沃退而執簡編摩臣本有業可供何敢自

同淪棄但臣有沉痾之病實因少年燈火之磨

耗與近歲禍害之憂煎卽幸遘 清時歷官禁
近而念疆圉之騷動傷王路之荆榛每欲少効
一籌但空言喋陳何補更願共偕大道而苦棕
伊鬱難鳴頻年以來憂 天之念彌長衛身之
智日短藥籠空貯從無洩渤之收國醫未逢莫
問膏肓之疾遂使陰陽之患與人道而兼攻蒲
柳之姿先天時而坐稿矣年踰五十迭現衰徵
曩有心氣怔忡及兩足浮腫等症春間偶懷傷
悼風熱乘之痰嗽枝梧之狀曾微露于 黼座
之前筋骨手足之病更加甚于濕暑之候自五
月迄今註籍未開而私居不敢曠廢所有奉
旨分派纂修力疾拮据已完天啓元年六月以
前事績有加派尚疑殫力成書奈握管之際右
腕不靈臂指屈伸苟非酸麻卽成木強至于肩
背之間每一作楚痛徹心髓醫生吳鍾秀等診
視皆謂積痰流注榮衛中枯卽未填溝壑亦爲

天壤間一廢人矣興言及此烏得不懼伏念史
局載筆羣彥如林去一病臣有同鳬雁若以支
離委頓之軀強偷視息浪迹浮沉人旣妄用其
揣摩職亦驚心於憂患此時不早自引決忘仕
止之節鑠性命之情直待病根愈深腊毒再發
爾時卽欲冀簪履之惜乞帷蓋之恩亦云晚矣
伏讀 大明會典一欵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
歲俱令致仕望

皇上憐臣病苦情真絕無飾托又念遵奉

明旨不敢稱病乞假自甘休退情可矜憫俯

賜特恩准職致仕凡在格外 深仁總微講悃

始終恩遇以稍礪廉隅之防永保生全之路職

雖田野終身而戴 高履厚銜結無窮職不勝

控額迫切之至

安攘要務疏

館課 時庚申七月方駐師遼陽

臣竊觀今日事勢如一疋羸虛耗之人雖飲食

起居不大異於平日而其精已銷亡矣忽而風寒濕暑侵其內又忽而癰疽瘍毒瘡其外此數者標病也而病在標不得不用攻攻之而病去則元氣亦與之俱去攻之而病不去則金石草木徒爲煎燂精神之具其坐死法也又不以標病死而以本病死自奴酋發難以來言安言攘章交公車使言而不當是瞽說也卽言而當是勦說也何所事臣言乃或

皇上未必以爲當而舉朝實見其然則其說不得不出於勦或舉朝未必以爲當而愚衷確見其然則其說又不得不出於瞽今爲勦之說有五瞽之說有三請訟言之而毋諱而惟是綺語失真蔓語煩衍迂濶之言厭聽瑣碎之言不勝舉則不敢以告爲勦之說者一曰用人夫今日所急需者非碌碌具員之人而匡時濟變之人也皇上見以爲碌碌也故置之若信若疑可有可無

之間若度其緩急足備任使而倚之或未必不專也則何不命大小臣工人舉所知誰可投艱貽大爲社稷臣誰可居中調度爲帷幄臣誰可捍艱僇力爲矯矯虎臣在位者而非其人固當急求其實而毋留其贅疣在位者而得其人亦當更思其次而毋恃其孤注以天下之大定不乏才卽

皇上之靳爵位也如靳金錢而宰執銓衡實姓名於夾袋者所當條列申請以備不時之需夫國家多故及今而亟儲之亦已晚矣是一要也一日行法夫賞罰不明雖聖王無以馭羣下而軍興之際尤不可從事姑息如近日喪師之經臣以檻車徵矣而啓鑾之撫臣不逮則生無以服錡如管年棄城失印之撫臣庾死囹圄矣而喪師之經臣未入圜扉則死無以服用賓執穆兄弟此入彼出擁兵不進者旣賞之於前亡城不

抹者又寬之于後生入玉門揚揚 陛見而復

肆其三尺之喙

時商丘已逮未下獄置
睢州弗問栢楨方肆辨

何無忌

憚至此夫尚方之 賜劔可加於一日蒞任之

文鼎而

天子之斧鉞不行於再世養奸之李氏遂使買馬

贖罪者不知所立何功今亦一切置不問矣深

言之而有罪臣必有舉罪臣者有罪帥必有舉

罪帥者使法紀森嚴之日能晏然而無恙否罪

既不誅并忠亦不賞劉杜二帥之遊竟未有

特褒而猶聽陽秋於文墨悻刻之口何不平若

是不平平之是又一嬰也一曰定謀夫行軍何

事寧有謀不定而可以嘗試者自寧遠養虎貽

患李與奴寧無香火情而舊經臣之暱於李亦

路人所知也撫順發難而經臣鎮臣同時並起

當日之隱衷剿乎撫乎迨李向日之往來既不

得彼中要領大兵雲集師老才匱 中旨督促

踉蹌而行三路之所以覆歿一軍之所以逗逼

皆繇自相矛盾以至於此往事具存可無覆說

而處今之勢亦有盈庭未決者如羈縻西虜之

議或以爲可行或以爲不可行臣以爲言可行

者是也雖羈縻之未必能如唐之借回紇而不

羈縻恐其如五胡之亂晉夫憖首強盛奴虜不

合奴不敢窺廣寧以西若我棄之奴收之是又

大利大害也故曰言可行者是如鎮撫朝鮮之

議或以爲當往或以爲不當往臣以爲言不往

者是也我欲出奇而拊奴酋之背如度遼之用

南單于而朝鮮謂我刺其隱情如定遠之使鄯

善蓋自昔年東征一役朝鮮之厭苦中國也甚

於蛇虺獨嚮慕文教敢怒不敢言耳其使臣之

請止者衷言也其國君之請行者貌言也且其

力孱弱殊不足憑藉而其中未必無首鼠兩端

故曰言不往者是爲今計者惟是進可戰退可

守如諸葛武侯之在祁山近可一二年遠可數年若趙營平之在金城此則謀議之當歸於一者是又一要也一日復屯田夫屯田之議言者較若列眉而明旨不下計曹不覆以爲迂而難行耶夫以嗷嗷之衆仰給於轉漕陸輸海運備諸險阻若夫修舉故額興復水利第得一精明任事如曩時徐尚璽其人者而屯政可次第行耳但言者所議墾闢不過京之東南山之東西河之南北而未有議及遼左者得毋謂戰士知戰戍卒知戍豈能朝耨耰而夕矛鋌不知充國屯田亦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凡萬二百八十一人賦人二十晦今遼東所集主客兵可十餘萬卽阨羸不堪介冑而教之爲農未必不勉自奮誠抽其十之二三與清撫開鐵一二遺民或從虜中逃歸者分隊伍立簿籍以地之肥磽力之多寡去虜之遠近稍

斟酌差次其間每人授田若干卽人賦十晦萬人可十萬晦等而上之姑漸試而漸擴之其於戰守之備未有所分而於八百萬之儲餽未必無涓涓助也且營田必且鑿陂塘備蓄泄聞經臣於遼陽城下浚遑治塹倚爲湯池之固而遼鎮亦多水道如沙河代子河湯河響水河者未必滄桑頓變倘得因地利高卑使淵瀾相望渚水溉田埴土多爲泥塗雖胡馬衝突如風如雨亦枳足不得前而屯田之孫銓艾習艾柞者定愈於徒手白楮獨不能奮一臂乎昨歲議牛車需牛以數十萬計盍用其十一以佐耕犁乎但使屯政略有緒端卽使一二年粒米不收而行之不止必有明效度今日形勢必非旦暮可結局則安得不思其長便而徒奉漏卮沃焦釜則屯田是又一要也一日練京營夫京營之設始洪永間至嘉靖中罷十二團營復三大營一如

二祖舊制考之尺籍當萬曆二十八年遞增至一十九萬九千有奇矣曩其人則呼甲而乙應呼乙而甲應度不能半之卽所謂半者多遊手亡賴輿臺傭身之輩遇操演執旗荷戟傳呼數聲日未高而星散耳人給月糧及冬衣布花之類費縣官金錢數萬而不收一卒之用及烽火日警有爲固守都城之計者寧召募市人而不敢言京營謂簡鍊京營不得不沙汰恐激而生變嗚呼廟堂之養癰待潰每事如此而天下事尚可爲哉夫馭衆之法聚則難動散則易制今所謂三大營者其副叅等官不下三十餘員當春秋開操之日宜令其各統轄一隊多不過千人分駐於郊垌四野使彼此不能相顧監以夏官大夫按籍而嚴覈之而侵占影射之弊歷歷自見矣計其實數幾何分爲強壯老弱勇怯凡數等卽老弱者庀怯者且勿輕議汰而姑爲乘

埤及畚築之用如所爲老家住營者務安其心而徐議去留以漸而鍊亦以漸而汰於百人之中汰其最不堪者多則十人少則五人而其被汰者必不能攘臂詢也又卽以所汰之廩賜分給於所留者而留者人人喜且度其技擊勇健足以制汰者汰者其何能爲從此不求增而求減鍊一年得七八萬人卽以一人兼二人食鍊二年得三四萬人卽以一人兼三人食而兵何得不精若今所謂選鋒食雙糧者亦倖而竄藉其中其實相去不遠亦當從鍊從汰而計藉定數必得公廉能任怨之文臣訓練督率必得身經戰陣如虎如熊之武臣而後軍威可壯根本可固是又一要也此數則者人之所共言也臣或酌取之或附會以已見而損益之或仍其名而旁鬯之或一人言衆人咻臣不敢休於咻者而爲一人申言之要皆當宁之所習聞故曰

勦也爲警之說者一曰減城堡夫國家邊備至密數里一墩又數里一堡碁布繡錯烟火相望無論傳烽舉帶頃刻通遍而聲勢救援相倚如左右手其制非不甚善但攻者常合守者常分虜騎之蹂躪或萬或千罔知所定向而數家之堡衛以百人是以前人敵千萬人也守望之墩臺不及數十人是以數十人敵千萬人也於是屠者屠擄者擄腥風所至必有所殘破聞近日又去十餘堡矣嘗攷之圖誌遼陽一鎮自長靜堡以西撫順所以東爲堡者以百計又有一堡而兼轄數堡者今狡酋駐師近塞置遼瀋不攻而零竊抄掠殆無虛月想亦謂大兵所集未可轉尖踢倒而村屯之間摧枯拉朽有糧可資有子女玉帛可收又借其餘威以驚擾我師使其疲於奔命以自斃乎臣以爲當事任者何必守拘攣畏文墨左牽右掣顧此失彼苟非要害地

盡撤之勿復置戍其土著之男女徙實遼陽廣寧諸鎮城而沿邊戍卒惟視其險隘所在退可以犄角遼瀋進可以規恢清撫開鐵者合數十堡爲一堡以成雄鎮虜至堅壁清野使其野無所掠而徐出銳師以截其後或擊其惰歸此非李左車說成安君之計耶從來中國之不敢外夷者彼有所不攻而我無所不守故坐受其困以至於不支若夫守之而適以棄棄之而實以守此兵家妙用而通此說也可行於九邊微獨遼也一曰息召募夫募兵使者紛紛四出大都詒之以護都城守昌薊而人猶未必應也肯應者獨鳩形鵠面窮餓無聊利安家行糧姑俛首聽耳驅而出關便如追羊入屠肆何所戀而不逝至於身隸戎伍者飽食嬉遊亦自稱健兒一旦欲試之霜戈雪刃之下而其人又素無報國之忠封侯之志其統帥之者又未必有恩相孚

威相攝富貴死生相共之誼欲其走死如鶩豈人情乎楚之士兵其頭目已自驕蹇不恭而何尤乎士卒今逃兵所在見告矣縱之不可捕之則恐其嘯聚雄行而爲大盜聞 廟議欲待以不死而復招集之彼肯招之卽來何如弗去矣爲今之計惟有陽捕之陰佚之下令緝獲急於星火仍寬其一線之路使其不敢遷延中道而圖亟歸伺其歸而收僇之一亭長力耳卽與之更始亦自有更戍調遣之法在而紀綱不至于大弛更願自今以後寢召募之令勿騷動天下兵之衆寡何常能善用雖岳侯五千已足破金人之膽不善用卽真有王剪六十萬衆無益也一曰停加賦夫措餉之法至於窮天罄地計無所出而又取給於農畝矣卽取給於農畝亦自有不加賦而足用之法江南財賦藪其所編徭役如練兵河工之類有其名無其事者其積羨

未可窮算將安所歸乎往者勿論矣自今伊始獨不可供新餉乎計部之所加派者再加不過數釐而細民輸金於官府能以釐數報足乎釐則分矣是上一則下倍上倍則下四積而算之所浮又不知幾何是又安所歸乎 國計日窘民生日蹙閭閻斗米數百錢窮邊將卒枵腹而呼庚癸而守土大小吏竿牘四馳包匭亦四馳要人之門又且以守土爲外府而鬼輸神運是皆敲民生之枯骨而取其髓斷軍士之殘喘而奪其食者嗟乎嗟乎從來覆亡天下顛危 宗社者豈盡在夷狄寇盜哉有夷狄寇盜則又有借之以爲名而邀之以爲實如今日加賦困民之類是也夫不覈舊數而添新數不取盈於長吏之羨餘而取盈於民間之供億則司廩亦有所未晰而督府以下所當以意爲通融者此三說也人所不習聞亦人所樂聞而臣嚆言之故

曰瞽也若夫終其勦與瞽之說者則曰振人心夫蠢茲狡夷亦未見所謂雄才遠略特我御之失其道致此彼猖耳其於聰勦元昊阿骨打鐵木真之屬雅非其倫

主上明聖

祖宗威靈尚在乃有泄泄然而樂其無事又有脊脊然而喜其有事者豈功名之路未盡廣破格之說未盡行而坎墮失職之徒不堪駢戮此其人亦不過瞋目攘臂拔劍擊壺作英雄氣色耳猶不足深慮而草澤之間恐未必真無人幸而東隅不至殘破未敢窺左足先應萬一金甌稍闕欲以一泥丸封山海而神京能無震動神京震動而中原鼎沸之象不待終日矣是在皇上與當事大臣先以顧天下之心顧遼左而并以憂遼左之心憂天下奉

聖書填撫其地與歲時巡行者毋泛泛循行故事

必祛貪殘問疾苦警戎備豫倉廩收豪傑察非常宛如肘腋間旦暮有警而拮据捋茶惟恐不及者其於方寓之內庶幾有瘳夫太平之福豈尋常所能坐享以

皇上四十八年之明主亦須有日中月盈之懼至於臣隣在位直當陳板蕩之篇時相規厲豈特以出車命將代卷阿天保而已臣所爲終其說以仰裨安攘者以此惟

皇上試一採聽而并風之在位焉天下幸甚

代汪大行陳情疏

奏爲比例陳情懇乞

聖恩表揚毋節以光孝治以伸子情事臣嘗伏讀大明會典一款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乃知

聖朝所以崇獎幽貞德意甚厚然守節者大都
有遺孤可守庶幾望其成立耳至於一綫中絕

宗祀幾傾就如婦之懷中取呱呱襁褓之兒而哺糜之教育之以報亡人於地下如臣母程氏者豈非斯世所罕邁哉臣邦柱係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臣父中歲夭折臣母年一十九歲時懷妊五月冀生一子以衍宗祧含悲茹痛不爲殉死之計比免身不育而死志決矣又念臣本生母某氏既有長子設徵天幸而復生一子則伯叔之子猶子也可乞以爲嗣而臣父不至於無後忍死以待者久之而本生母始生臣則旋墮地而臣母撫之若已出也臣母嫠居者八年而始得一血胤其珍惜臣也比於常情萬倍而臣累世食貧有從事什一之業者往往洗橐而歸家無四壁僦數廛而居燂暑鬱蒸沍寒栗烈臣母泊然甘之緝績刺紉累日夜不休臣母多并日而食而臣之腹未嘗不果然蓋至臣之壯而有室以至於南北就試資斧春糧無一不仰

給於臣母之女工眼欲昏龜手欲裂而念臣微名未就升斗未沾非老嫠自逸之時其教臣讀而以力作佐其膏火者數十年猶一日也臣母有縞衣綦巾每付質庫以佐伯叔兄弟之緩急遇死喪之威必經紀其身後蓋其嫻睦之性出自天植而臣之祖母嘗有危疾臣母不解衣者兩月至刲臂和藥餌以進祖母夢神人語之曰而祿盡矣賴汝孝婦加壽一紀後果享年七十餘此與臣同科進士王振奇所奏母孝行大都彷彿而臣母以節婦爲孝婦又難之難矣臣同縣同科進士僅三人皆孤子其母皆以節顯姚希孟之母文氏顧宗孟之母莊氏俱蒙巡按御史覈實具聞照例旌揚建坊表宅臣母現年七十二歲守節五十三年春秋高年例合矣以臣文采之不彰與此後按臣之久闕莫爲題請雖時勤粟帛之惠實未蒙棹楔之榮臣入而見

臣母心竊痛之出而見二臣心竊媿之今幸從諸雋後對揚明庭豈能中夜飲泣姑待當事之表章而不瀝血哀籲於

皇上之前哉查得三十八年吏部進士顧師曾等四十四年通政司進士王公弼等皆以母節伏闕陳情

皇上大孝格天永錫爾類凡所陳乞不靳俞旨以臣謏劣遭遇

聖明是臣致身之初亦臣報母之會也爲此不避瑣瀆比例控奏伏乞勅下禮部轉行查勘如果臣言不謬特賜旌表則庶婦蒙休爭羨靡他之節并群工在位益敦不貳之忠將見政化又隆豈徒閭閻激勸而已至於臣者素稟臣母之清白以作

皇上之驅馳雖高厚難酬而捐糜有日臣無任激切懇恩之至

代胡進士陳情疏

奏爲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旌揚母節以廣孝治事臣以僻壤孤生荷蒙皇上作人之化叨中今科進士致身伊始志切捐糜何敢輒以私請而臣實有一腔隱痛念母節之久湮媿顯揚之無地者安能嚔嚔飲涕而不哀籲於

皇上之前哉臣允恭原籍係貴州石阡府先臣某任施州衛經歷娶臣嫡母陳氏後以無子娶臣生母楊氏臣母雖由置筵實閑內則事臣嫡母與臣祖母某氏極其孝敬祖母嫡母皆憐而重之不幸先臣於某年某月歿於施州時臣生母年二十一歲生臣某甫及三載天涯孤宦旅視蕭然臣母實欲以身從死痛臣呱呱係胡氏之一綫母死而臣不能獨生爲臣哺糜勉進水漿迨扶柩還家驚魂未定祖母嫡母復相繼下世

經紀大事撐持門戶惟臣母一人而內禦生於同室則有鴟鶚取子之謀外難起於強梁又有鼠牙速訟之事遘閔受侮有臣之所不欲言與不忍言者然而守土巡歷之官與縉紳父老之口莫不謂胡氏有婦冰霜歷盡金石不移幾於鐵中之錚錚人倫之表表矣至臣母所以撫臣而誨臣者雖慈愛倍隆而義方不廢臣不敢遠引九熊晝荻之風粉飾點綴而臣當年所讀之書則臣母血漬淚痕斑斑猶在臣至今見之心痛如剗卽臣於萬曆乙卯科濫叨鄉試第一而臣母策勵時勤務期得當

明主以豎尺寸之效朝撕夕警三十年猶一日也臣既策名在廷臣母之心亦已少慰且臣奉臣母不貳心之教無敢失墜或得漸徼通綸以爲光寵但孀居寂寞人情所最不堪而臣母所遭艱難辛苦又迥出于常情之外者今拮据半世

憔悴不支甫踰六十之年已種種有衰徵矣若不亟爲表揚使苦節者日久沉埋將何以維風勵俗而爲子者有懷緘嘿安望其移孝作忠是臣不獨臣母之罪人亦

皇上之罪人也伏讀大明會典一款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今臣母見年六十一歲守節四十年例實相符况有歷任本府提學道巡按御史等官旌獎在卷可備勘覈又查得三十八年吏部進士顧師曾等四十四年通政司進士王公弼等以母節請今年同科進士王振奇以母孝請

皇上錫類之孝高於千古凡諸陳乞隨賜批發臣之情事豈後諸臣爲此不避瑣瀝血控奏伏乞

勅下禮部轉行本處巡按查勘如果母節有徵臣言不謬照例旌表不特匹夫匹婦共知從一之

貞從此資父事

君益敦在三之節其於政化良非小補臣無任激

切待

命之至

公槐集卷之一

終

公槐集目次

卷之二

冊文

擬上

光宗貞皇帝尊謚冊文

擬上

孝元貞皇后尊謚冊文

序

擬

御製

神宗顯皇帝寶訓序 已見響玉集

箴

治世養身箴 以下俱館課

經筵勸講箴

賦

日升月恒賦

解

洪範庶徵休咎解

論

君子通天下之志論

天命之謂性論

爲善無近名論

天心仁愛人君論

議

戶部足餉議 館課止

啓

代言答啓

呈

送親給假呈掌院

目次 畢

公槐集卷之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冊文

擬上

光宗貞皇帝尊謚冊文

伏以

帝治方新仰中天之播烈

神功莫罄共率土爲揚休維悲驗思慕之聲山川

悽咽若濬哲文明之號日月光華爰稽衆以颺

言謹陟庭而獻頌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 五行協粹 四氣含飭 夙徵

岐嶷之姿青陽出震 茂擅元良之譽赤伏乘

乾 問午膳於 龍樓克恭克孝 惕宵衣於

燕寢無怠無荒 誠敬格 天至德隱消其

疑撼緝熙就日懋學漸底於光明屬

皇祖之升遐撫臣鄰而 正位永懷繼述每思

彌留玉几之言銳志纂承更念奕世金甌之托

恪遵 末命大需 弘施帑發褻蹕壯三軍死

綬之氣撤還貂豎寬六府賈遷之途傷振鷺之

寂寥則盈庭布列悲仗馬之斥逐則空谷芻求

御殿 臨門漢代覩千官之盛 傳宣

召對康侯承三接之隆 下令於積壅之餘驪

聲雷動 布德於小屯之後喜氣風生 受命

甫及四旬已釀成久道之化 踐祚未臻一月

遂寔同必世之仁豈特

二祖 八宗之芳規可 覲揚而無歎并五帝三

王之邈治將軼駕而比隆矣詎意職旭之朝升

遽以掩霾而晝晦烟迷湘浦思控馭而無從雲

散鼎湖痛攀髯而莫及然歛時五福雖愆平格

之期而永譽千秋宜享得名之報採康衢之詠

行奏之 清廟明堂集師錫之言先告於

皇天后土廣諮廷議虔奉 徽稱謹奉冊寶上

尊謚曰

崇文辨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

廟號

光宗伏願 誕受鴻名 永垂燕翼 陟降左右

昇 帝賚於冲人 光耀後先肇家聲於嗣服

瑤國寶錄超千禩以無疆 玉版金泥後三

光而不朽謹言

擬上

孝元貞皇后尊謚冊文

伏以

德協坤維簞服配兩儀之位 功貽震罷椒塗

開萬世之長嗣禹德而敬承塗山姬烈觀文謨

而陟降涓埃齊徽雖 母儀廣博以難名迺臣

子尊親而恐後恭惟

恭靖端懿溫惠郭元妃殿下 瑤姁毓粹 寶婺

呈祥 習姆訓於公宮學同馬鄧 遵女箴於

彤史德並高曹維

神祖選德以升儲翳

皇考好述而作儷六禮既備河山共歲月以俱悠

四德咸臻 社稷與神人而共托當 少海澄

波之日占王化於宜家更 長秋垂暮之年付

孫謀於佳婦 龍樓問寢珮環胥叶乎鏘鏘

鶴禁怡顏旋折宛同其棣棣 三宮既侍之暇

復隆禮以及所生百男未兆之先更推恩而能

逮下可謂孝慈並止豈特淑善厥身而已所以

魚貫承休共溉衾禡之惠螽斯衍慶誕鍾曆數

之躬鞠育恩勤護潛虬於尺蠖劬勞顧復撫繞

電於流虹每明發以興懷思罔極之未報迺

霞馭遽昇西崑莫返 雲屏忽掩南浦先歸遂

使

先帝當陽觀宵明而無色以迨冲人纂緒踏厚地

以增悲不藉 鴻稱曷彰 燕翼謹上尊謚曰

孝元宣懿哲惠莊仁合天弼聖貞皇后伏願 鑒

茲素悃式憑對越之忱 益咆玄靈懋著含弘之化 統陰教以輔陽教理貫幽明承

天心以牖余心情通眎蠶對栢棬而如在付金石

以同鑄謹言

箴

治世養身箴

有序 以下俱館課

是時庚申六月
神宗皇帝不豫

臣聞殷周歷有道之長凝圖帝眷堯舜享期願之壽純嘏天來豈氣會之偶然抑保修之自致夫后仇靡定視撫虐以旋樞修短何常因敬荒而岐轍思祖宗櫛風沐雨奚忍以百戰經營之業而自底危亡念眇躬主鬯承祧何苦以萬靈呵護之軀而恣行顛蹶祇爲乾符在握每以治世之具爲亂世之資兼之順指當前遂以養身之需爲戕身之用秦皇邊疆萬里乃揭竿竟釀

於窮民漢武禱祀三山雖還丹何補於多欲所

以戎狄交訐名曰外憂而憂莫大於兆姓之怨

離疾毒相侵號曰形病而病莫甚於七情之屑

越歷徵往事宜惕淵衷咎宋太祖親禮儒臣王

昭素對湯明主爰揭治世養身之要獨提愛民

寡欲之方可謂羣辟之金鍼蓋臣之石畫矣臣

某未知獻曝頗切憂天媿無塵露之裨敢效盤

匱之儆竊見三韓震動之後徵調無已而間左

不得高眠竊聞 九重邃密之中起居不時而

纏綿未能勿藥夫

陛下夙成之聖德豈不軫念窮愁

陛下自有之聖躬寧不慎加調燮但軍國之事正

急而戍日增賦日重凡流離催迫總成大地之

吁嗟卽淫涵之失稀聞而喜毗陽怒毗陰凡厚

聚嚴刑亦乖上天之和氣况亂以細而漸萌疾

由微而成劇潞波潰岸燭火燎原兩者之當蚤

圖一也康濟爲治身之緒餘痼疾正猶病之原本惟無欲乃能同欲不自愛何知愛人兩者之當交儆一也管茂先女史薦懿訓于椒塗德裕宵衣勤芳規于栢寢旣遺響之具在雖僭仿其何辭作治世養身箴箴曰

首出庶物佑民作君紫垣是宮黃圖乃膺以身爲世以世爲身請析言之徐究厥根品類蠡萌世乃安立如亂絲然不治何輯生氣醞孽身乃賦質如勾萌然不養何植治利用嚴虔劉不遺爰有慈仁化被蒸黎厥后明明拱手垂衣惠風煽颺世躋恬熙養利用厚汰侈非蠹孰能保膏定爾孔固聖帝巍巍受天斯祐夙夜宥密罔敢敗度毋謂予尊而徇匹夫如水覆舟波濤江湖毋謂樽節而同槁枯如火燒膏燔肌燔膚萬方貢輸民脂民血烏知野外啼號慘裂五欲娛人我淫我悅烏知暗中精華消歇何有殃民聊舉

目前白骨青閨血淚田田鬻子買妻官逋火煎思叩 九闔天高聽懸何爲嗜慾因病而藥酒誥旣嚴色荒稍却封椿大盈獨嚴局鑰癖入膏肓神勞形削人言治世道在愛民臣亦有言寬徭息征豺虎屏斥雞犬毋驚鬱鬱桑麻可農可兵人言養身道在寡慾臣亦有言投珠抵玉澹泊出寧清虛來復何必喬松堯齡舜躅旣思寡慾必先愛民嬰兒衽席敢恣恠淫如欲養民必先寡慾絕少分甘惠此惇獨人治一世君治一身窮谷遐陬痛癢關心人養一身君養一世壽域春臺普天同歲漪歟

明聖 天祚靈長覃濺旣專 平格無疆剗肉醫瘡民生日疚亦瘳

帝心二豎交遘百爾在位休戚與同憂 國憂君勞思忉忉儒臣染翰職在文墨敬勒箴規以附司直

經筵勸講箴

有序 是時
天啓改元

臣聞

聖啓天聰懋學允資乎古訓 德期日就沃心尤

賴於真儒借細帙以對百王則滿堂龜鑑就細

旃而親四友更繞殿芝蘭泌沸蒙泉涵泳入淵

淵之海瞻矚曉日緝熙生奕奕之光緬惟玄牡

告成且銘盤而法筵迨乎黃鉞底定猶訪範以

探微若夫繼體守文之君端賴稽古親賢之助

邇英閣下紛玉佩以橫經崇政殿前啓珠簾而

進讀翠華幸處書聲偕天語俱聞紫袖飄來爐

氣與芸香相亂但帝學豈侔於韋庶而王道獨

鏡其綱維雖不殖以何憂第恐情田之久穢苟

誇多而寡要難期道岸之先登治忽靡常十六

字傳心備矣克罔有要三百篇無邪蔽之但東

壁圖書不移於瑤臺璇宮之內而西清侍從難

入于貂璫蛾黛之羣哦咏方停舉足犯風愆之

戒簪裾甫散當前皆蠱惑之傷必春誦而夏絃
或可救焚于杯水非朝嬰而夕側何能借錯于
他山今者

神聖握符耆英布列選名儒于玉署 敝講幄于

金華奧旨弘開不數說詩之匡鼎疑關競闢寧

推解經之戴馮邁此殊逢忻愜素悃不能導消

而歸壑何由撮壤以崇山爰效簪箴聊抒藎藎

箴曰

粵稽皇古羲農伊祁炳靈含毓匪學而知仰印

蒼穹俯察玄儀孰云授之天地爲師姚姒以下

丘索漸起攷古博文破蒙抉理恍惚千秋誰提

其耳爰賴先覺商經證史煌煌宸極臣民企瞻

元后宣聰遑叩詹詹聖盛自愚德崇廼謙曰賓

曰師洪以資纖崇儒右文於 明爲烈

玉輅朝臨牙籤晝列爰自

皇祖齋居靜攝三十餘年琅琅聲歇

至人御極萬象聿新朝多貞碩林稀佚民花磚
曳履槐閣拖紳有懷啓沃以媚 一人暖律漸
迴條風載煽迺 命吉蠲張幄 便殿人無代
匱禮毋敦儉優渥儒臣以錫以宴爰開 講席
歷更經年維茲鉅典有類繁駢意取隆儒用貴
下賢所以師模獨推伊川 鑒輿乍廻 龍墀
若掃靡曼充斥笙簧繚繞白晝未沉清明不保
宜愛護之防其幽渺紫臺秘典綠帙奇文口耳
相傳疾風蕩雲宜釋宜抽以精以勤念茲釋茲
凝神罔分昔有詞臣瀝血疏草處 文華多居
乾清少良哉斯規可方大寶請以此箴至言
非勦

賦

日升月恒賦

倚璇圖之高揭兮垂兩曜于萬方抱赤精而含
素輝兮受鼓鞀於陰陽共中天以炳靈兮分宵

旦之行藏麗八極而環四維兮永終古以耀芒
維光華之烜爛兮寧初繼其可量望澄鮮于霄
漢兮眺晶瑩之未央或自潛以乘躍兮或繇晦
而乍章驟熹微而欲吐兮忽騰踊以翱翔想瞳
矓之方旭兮與積朏而弓張驚玄穹之散彩兮
劈渾沌以呈祥掣羣睛使睟眙兮恍衆志其眩
惶乃若金支盡開翠旂未捲玉宇深沉銀河濫
漱曦光催建章之葦蕤暝色止長門之御輦則
有丹鳳樓頭玄菟城角朝霞薄曉霧以流金碧
海照青天而成鼓東升之烏共晨雉而朝飛南
棲之鵲伴昏鴉而夜啄於是火珠吐燧和璧藏
鈎起咸池而拭浴倚瑤臺以紆眸驅颺軸于扶
桑之嶺轉冰輪於疏圃之陬其晝舒也駕赭驂
驟朱虬羣真絳節以前麾百神赤幘而鳴騶其
夜明也弭素麈控玉騶緹嶺吹笙而度曲霓裳
振袂以揚謳乃夫綺疏繡幕乍白乍紅海山樓

閣可闢可封自曉暄而晃曜又黷黷而玲瓏每
烘窗而射牖且窺簾以映櫳阿房曉鏡盡作臙
脂之色昭陽夜宴疑在水晶之宮吾不知其圓
規闕缺亦不問其入西出東但見蓄之無垠攬
之靡窮方積微以成鉅亦由纖而啓洪總爲熾
之始壯之萌而未可以乘除消息卜度于其中
於是陳犧壘擊鳧鐘酬以三雅之爵佐以九成
之鏞仰天喁喁祝吾君之千萬年與日升月恒
而俱無終也而吾甘爲聖世之華封因曲終而
奏曰邈矣廣漠承太清兮維日與月環貞明兮
慮中而具虞虧盈兮譬之第祿盛則傾兮豈惟
簞斗畏滿籬兮皇矣我后五福輯兮舜壽堯年
莫與京兮泰階肇開六符迎兮占厥運會時方
亨兮初陽麗空晴暉瑩兮清光半壁含珠英兮
月闕其華日藏精兮將來景燦灊八紘兮厚蓄
徐昌悠久成兮小臣獻賦喜起賡兮惟繁星之

粲天借迭曜以分榮兮願吾王其介福臣且爲
卷阿之鳳鳴兮

解

洪範庶徵休咎解

天人感格之際微矣果規規焉如鼓桴之必答
形景之相麗恐造物不若是拘也然使渾托於
玄同以爲綿邈不可測而見其降康不知所以
康睹其示威不知所以威譬如家有嚴君時而
于于時而嗃嗃忽而鼓舞歡娛忽而譙呵譴責
爲人子者不能察端倪於形聲之先叩頤笑於
臧獲之輩而第斑綵以娛之板輿以奉之擊鼓
刲牲歌鍾列鼎日盤旋於二人之左右而意旨
相達將迎無術有喜變爲怒怒不可使喜順轉
爲逆逆不可復順庭除咫尺搥首隕心宛如虎
豹九閭之不可問而况漠漠蒼穹皇皇仁帝乎
人主之於天猶子之於父母世之愛其子者大

而克罔成敗之關細而起居出入飲食醉飽之事靡所不調察而有所不欲言不勝言與不忍言者不得已而托於七箸之增減色笑之有無面目之榮悴善觀親意者按事而求之十不爽一滌慮而絜之百不爽一透入於分而未分之呼吸冥會於隔而未隔之縈懷有萬萬不爽一者而洪範庶徵之故可得而言矣霖霖降甘霖澍以爲靈星之吐液而不知其兆在肅其應爲時雨朝曦昇晴暉散以爲羲和之叱馭而不知其兆在乂其應爲時暘大火流腓草腐以爲南融之司炤而不知其兆在哲其應爲時燠朔氣吹蟄戶墜以爲北冥之布殺而不知其兆在謀其應爲時寒淑景披涼颼煽以爲少女之噫氣而不知其兆在聖其應爲時風若夫黑蜺翔舞於潦原赤魑狷狷於燠野爲鱉可憂焚狶不應何燥濕之偏違則狂僭之事致也金石爍矣候

商絃而漠漠發厲矣猶葭管之沉沉火耕望秋而燔骨寒戍收歲而侵膚豈寒暑乏禪代之權則豫急鮮弛張之妙也以至動青萍者輒瞻雲而翳日捲黃籀者每振谷以號林退飛過宋襄之都揚沙迷項王之壘大塊豈曰偶然蒙德固爲相感人以此召天以此施人以此爲無心之召天以此爲有心之施謂天之休人咎人也實人之自休自咎耳謂天之有休無咎有咎無咎或休復爲咎或咎復爲休紛綸變幻於其間而不可以龜稽著測也實人之以休迎休以咎迎咎或襲休而釀咎或悔咎而延休日引月伸而不見其長朝更暮換而不覺其促耳明主曙於此於是乎有修德修刑之異宜仁氣義氣之異施用剛用柔之異道與夫賦爵任賢弛刑薄歛繕工飭武之異事雖不至條分縷析而酌有餘佐不足乘除損益以仰承上天之意而補泄

五行之偏者不可以不講若夫玉燭常調橫遊
紛灑而舉升中告成之典修吉蠲烝祫之禮至
於敬天之怒青春靡寧而徒曰避殿省慝減膳
撤懸蔑論窾文故事不足以通帝座卽按行實
政皆出於懲忿之小心而不酌於寬嚴競絃之
間以爲補偏矯枉之術正如父母之愛其子者
以愉色婉容而愉婉之外名不修學不殖顯揚
不光則父母又從而志之若冠纓之不正而履
俯循其履領緣之弗飭而乃下整其裳所譴非
所修所修非所譴其於挽回感格祇見其隔膜
而不親有籲呼而未必速應耳故論災異不談
事應誠爲蓋臣長慮而洪範庶徵之說決不可
目爲塵飯塗羹而棄之也操厥要者維何亦曰
天子建中和之極合衆休以爲一休銷衆咎以
歸無咎而已

論

君子通天下之志論

天下之志非一人之志也以一人之志而通天
下通之不得則其分爲睽其聚爲訟不得通而
宛轉以求通則其情爲比其時爲需惟我無志
而天下之各抱所志者於我乎滲入人有志而
我之空無所志者於人乎睽微不知天下之外
有君子不知君子之外有天下亦不知衆志之
外復有一志一志之外別爲衆志其與天下通
也猶榮絡之與脈衛通視聽之與神明通也猶
呼喻之與慈母通馨穢之與上帝通精誠冤抑
之與稷氣災疹通而非通天下也自通也亦非
未通求通而洞洞焉屬屬焉本無弗通也其氣
候爲泰其翕集爲萃其歡忻交鬯爲豫而其卦
則爲同人蓋吾讀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爲能通
天下之志而其取象於天火也又曰君子以類
族辨物夫既有族可類有物可辨則天下之名

色象貌離歧而角峙者且不勝其異矣烏乎同亦且不勝其礙矣烏乎通正惟無異不成其爲同而小異乃所以爲大同也無礙不成其爲通而形礙乃所以爲志通也請以天與火而畢其說夫二曜之精原不可以仰配蒼昊而况麗木爲火雖燎原烈澤在扶輿中不啻孤燈之一焰耳何以謂之同說者以爲天氣上浮火性高炎似矣而尚不講於類族辨物也玄樞紫璇之幽繁星粲然卽凝爲山漾爲川濁而蚩蠢靈而聖賢間氣而麟鳳壇化而飛潛或枯或苑一洪一織天無所不分也而實無所不包也秉燭夜照照一室而盤匝几杖分照一物而繭絲牛毛分至於赫曦亘空森羅萬象光不隔則所照亦不隔火之性無障礙而物之性亦與之無障礙其妙用與天相等故曰天火同人天火之所以爲同者正以其類族辨物而類族辨物者謂之億

萬族可卽謂之一族亦可謂之億萬物可卽謂之一物亦可族億萬物亦億萬嗜惡蠱生愛憎域起調此則挾彼瞻前則喪後惟族族統於一族物物宥於一物而天下之大同出矣卽天下至通無碍之途於是乎出矣井然肅然盲者可以摸索跛者可以縱步五方異聲不重譯而解五味異齊不品嘗而嗜通天下之志猶之乎通一人之志耳然使我一人彼又一人則兩人之志亦自有五嶽四隩千畦萬畛之別而君子嗒焉卹焉冥而忘焉人有宗君子無其宗人有郊君子無其郊卽人有門君子并無其門人自爲戎自爲莽自爲墉自爲攻自爲號自爲笑而君子則羗胡爲一家攻守爲一轍悲喜爲一致於是萬有不齊之志通往邇來紛出紛入於統同渾合之境而君子方且導一心以入於衆心收小羣以入於大羣卒使之無營無壘無怨無德

無詐無虞此有情可以告彼彼有欲可以語此結者轡者錮閉者天關者人各一其志而同人之君子且盡人而爲之通通之伊何類族辨物而已不類不辨而徒以渾含爲元氣以醇悶爲妙理則使庶民之直道好德之秉彝皆約結而不得展其塞而不通莫大焉江河之塞也濬其溝洫而水始通周行之塞也繕其衢陌而路始通血脉窳窳之塞也祛其滯散其沉疴而氣始通通天下者亦若是但非文明中正之人而欲行類族辨物之事第恐愈類愈辨而同者愈塞其爲天下之病不淺耳陶唐之世窮奇鑿叢與元凱岳牧同朝堯不害其如天然此乃昧旦之天庶類濛濛而未有旭日朝升之象也至舜而放者放殛者殛舉者舉從此各遂其性各安其命各厚其生各正其德而天下之志於是乎大通愚以爲堯天也舜則全秉離明之用猶火

也孟子之贊舜曰善與人同此固同人一左券而堯不與舜同則舜之通天下者亦托於河濱雷澤之區而已故曰天與火同人惟天與火同而後火能與天同也斯又在上同下君同臣乎

天命之謂性論

天與人無二乎未始無二也天與人不二乎又未始有二也天蒼蒼耳以爲積氣之所聚而人身百骸九竅孰非氣所出入則何在而不與天相出入者長羸至而液汗流泰風肅而肌膚冽成而寐遽而覺涼燠晦明之候鈞旋轂轉於七尺之軀一人各一天也然而形何以結色何以呈陰陽何以嬗化庶類何以萌生遊行視息於穹壤之中者實天埴之爲胚天範之爲模耳此猶其粗也若論其精者天無視而日照月臨則視之體具天無聽而風擊霆轟則聽之體具天無言而氛祲環感妖祥迭應則言之體具天無

運行而黃道赤道之流纏碧落紫璇之圓轉則
運行之體具至其深微綿邈房皇無間包於洪
荒之前而不見其首亘於運世之後而不見其
尾含萬象統八紘莫四維攝九域而不見其不
足入毫毛納纖芥鼓飛塵附瓦礫而不見其有
餘清而上浮地不能載散而仍合物不能取隨
觸隨靈靈者靈矣而不可以爲靈之根隨寓隨
神神者神矣而不可以爲神之母其氤氲保合
髣髴附麗者吾必舉而歸之於天是卽天之性
也天無性則亦浮游耳空幻耳何以博臨下房
何以際觀有土何以披瀝雨露鞭叱風雷而弘
章善痺惡之權何以青陽朱明各循其職白藏
玄英互司其官生者生殺者殺消者消息者息
而禪其無方無體之用凡天下歌神功稱玄化
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皆性之在天者也
天爲性之總攝萬性爲一性而天又不能自私

其性天而自私其性則戴髮含齒者盡狂狂焉
蚩蚩焉與麋鹿同其水草與烏鳶同其剝攫其
且與獍梟同其殘噬而純粹且精者等於輕雲
薄霧摩蕩於太空之表無論世不成其世人不
成其人并性不成其爲性而天亦不成其天矣
然賦形之際同類相化天亦未嘗舉混沌而剖
之儼提挈而付之也氣中之理濁中之清如鬼
鬼之互抱氣凝則理附濁聚則清來水與之以
津灑而水卽含智火與之以炎燥而火卽含禮
木與之以發生金與之以聲答土與之以茹納
而三者卽含仁含義含信動而成陽陽者剛之
象也於人爲高明於德爲健於用爲不綈爲不
吐靜而成陰陰者柔之象也於人爲沉潛於德
爲順於用爲不競爲不茹天隱然付之而不知
其所以然人隱然受之而不自覺其速肖也肖
天之照臨而爲視肖天之轟擊而爲聽肖天之

環感迭應而爲言肖天之流纏圓轉而爲運行
更肖其不視視不聽聽不言言不行行者而爲
靈萬物叅三才之主堯舜肖而帝湯武肖而王
周孔肖而萬世師下至於智之名勇之功豪傑
之雄幹文士之風華或以爲才或以爲情或以
爲神鬼或以爲膽力要如精鑒雜以鉛錫素絲
染就丹黃金固不改素亦常存謂之無性不可
謂之性去而才情鬼力交相用事亦不可所以
彫刃之極七日可復構鬪之餘乍見卽動直至
委形槁落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爲
焄蒿悽愴而天之所命始抱而還之天矣然則
天之所命者若積貯於昊穹之表以俟人之善
貸乎而又非也命與性當以雨與水爲喻夫小
而霖霖大而滂沱者豈其虛空別有承載乘時
降注哉不過山嵐蒸濕與江湖河海之水翕張
上下流通而無間者乘雲氣馭飛龍以澍爲靈

雨耳水降爲雨雨復成水性命之分合亦若是
矣萬古靈懿之氣時磅礴於太空天與人共斟
酌焉天亦不得而私之獨是人盡天無盡人
有榮萎代謝天無榮萎代謝當彭殤並天賢愚
同盡之時巧不能留力不能挽執中之聖帝建
極之明王垂世立教之至人雖其炳靈熠耀常
行於宇宙而終不能以已敝之器盛不磨之道
當此時也不得不歸根復命而命之爲用又非
一入不復出有銷歸而無輪瀉者咎之所以命
堯舜命湯武命周孔安知不轉相禪代以至于
吾而吾之祇承此命也宜人人自幸又宜人人
自思矣義方之訓委而擲焉則父不以爲子王
言如綸惟恐賁墜以自蹈於不敬而上天之命
何弁髦棄之我棄而天不得不收自喪其性而
後天奪之命灼然不爽之理又何疑焉然率性
之極至於位天又似於挾性以抗命不知父式

穀其子而子之克家也實可以安父君顯庸其臣而臣之靖忠也實可以正君夫蒼蒼者又豈一成不壞之物第較之於人有修短耳儒者謂道出於天而天果何所自出清淨本然忽生大地卽旁採葱嶺之學非誕矣

爲善無近名論

天下有善人有所爲而爲善之人有所爲而爲善之人則近名者是已此兩者無辨乎有辨也善者原於天名者根於人善者麗於性名者落於情善者夢而安習而輕莫就莫避無構無營縱橫離合而泊然不以撓其寧名者以智索以力爭籠人羣之華腴劫玄化之聲靈巧於登壑之客捷於走驚之羣得若驚失若驚是爲宇宙之勞人漆園氏所以感有涯之生而發此論也夫非獨勞也請言其拙自古有名章微者必其從我剏立不屑屑依傍者也堯讓天下舜受

之讓者疑於愚受者疑於貪直舉痼瘕昏墊之赤子出厥考之懷中而付之慈母之手寧問其爲美名爲不美之名至若南巢放太白懸桐宮遷三監尅其爲的然不美之名何疑迺其名耀耀乾坤後玄黃而不朽皆數聖人者意想所不到耳孝已孝而死比干忠而死乘舟二子駢首授命于盜秦庭二十七人赴祖龍之鑊無憾容此俱天懷發中熾然蓬勃而不可遏如貪夫之見金淫人之遇色有何生殺利害之足較而爲烏知所爲名無奈有文字則有詩書有紀述則有褒刺有千載以上之陳死人而流芬齒頰使人津津豔慕不已則有墓之彷彿之趨之五慾可捐七尺軀可輕父母妻子可以付之不顧而惟恐名之不得者或陰借之以弋利或詭托之以獵位或大用之而謙恭其節典謨其詞以嘿移炎祚之新莽小用之而爲布被之丞相裸

葬之王孫囚首垢面之風流以至丘里之間有
戕肢割體之孝子朝端之上有誹謗犯上之忠
臣名之爲禍於是乎烈矣此其故又不起於人
之好名而起於上世聖人之立教蓋吾儒之教
名教也欲維人之爲善而不可得則舉夫三旌
九賓之所不能榮五刑六辟之所不能辱一王
之尊二人之親之所不能化誘者而借名之一
途以攝天下於虛無隱躍之間使人自鼓自舞
自忻自賞自愚自誘自投自縛人人思爲善之
報而不待富貴利祿以爲之驅使有天下者亦
收其人自爲善之福而縱在極濶散極顛倒渥
淆之世仍有一綫之名根提天下哺糟啜醢之
人以漸還之於清醒而不自覺所以孔孟之教
不競名亦不諱言名舜必得武王不失疾沒世
而不稱諸如此類三致意焉卽如微箕比三仁
清惠和三聖列國之卿管仲子產五穀大夫之

屬皆極其崇獎而不以標榜爲嫌名之所以且
盛未必非鄒魯之書爲之杓準耳然孔氏所不
取之名有二曰隱惟曰鄉愿隱惟之名高鄉愿
之名乎一則離善以自樹其營壘一則竊善以
深藏其面目今此輩得名與借名誘俗之意正
相反陳仲子之迹同隱惟而其名之噪也亦等
於鄉愿孟氏力排之而并不以名歸之故曰簞
食豆羹見於色其害嚴矣人但知近名而爲善
者善必不真抑知爲善而近名者名必不享乎
名者造物之大寶鬼神之所珍秘而不與高貴
崇秩同一輕擲者也凡巧於取利祿者天之敗
之也恒遲其道亦多用恕巧於取名者天之敗
之也常速其道亦專用刻而人方且慕之仿之
步之趨之明與人鬪而實與天地爭故曰夫非
獨勞且拙也至若名之賊善也非一端矣吾又
曰無近名卽爲善

天心仁愛人君論

愛人君者莫如天而巧於用愛者亦莫如天其
寓慈於威使之時有所惕而不得肆者是在人
君曲體而嘿迎之夫天者君之大父母而君者
天之宗子也謂天下有不愛子之父母吾不敢
信而徒驕奢之娛悅之媮衣美食以供奉之其
言怡色以撫慰之則子之性且日就於悖淫子
之耳目聰明且日就於蔽錮苟非神靈徇齊其
智弗移者其末流之弊將至於不忍言固其子
之自誤而實父母誤之也環林林之衆置一人
而命之爲君礪山帶河是卽天之堂構成賦則
壤是卽天之倉庾臣妾億兆是卽天之僕御要
荒貊越是卽天之門戶天以此千萬世不拔之
家全而付之於君萬一握符主鬯者乘之以玩
心而出之以肆志玩肆不止習爲恣睢恣睢不
已釀成顛覆金甌鞏固之天下離披渙散而不

可收拾則天之眷注且窮於無可施而仁愛之
意亦且有時乎絕惟愛之至者必不忍絕而當
其有可絕之機愈不勝其愛於是乎陽精之曜
靈也有時而爲飢繁星之燦列也有時而爲隕
爲飛爲孛爲彗異風解雨披拂霑足以蘄於五
稼登而萬寶成也有時而爲曠爲燎爲歲稷爲
大無羣望永莫百川效靈維嶽降申甫之神河
瀆表玄圭之瑞以共際上成下平之世宙也
時而爲裂爲竭爲冢萃之崩爲穀洛之鬪鳳凰
矢音於高岡騏驎駢趾於仁園舞蹕蹕歌喈喈
者錯出於蕭韶象管之間以娛清廟而燕嘉賓
而有時爲踰濟之巢含沙之射呈旱魃於蘊隆
舞商羊於淫霖如春秋所載與夫三禩以上靡
劉而下不可勝載也蓋蒼蒼者其寓意最微而
其用心良苦欲提其耳不得借批鱗折檻之口
以代爲之提而又不得欲警其憤不得藉狼烟

羽書之動以代爲之警而又不待驕子肆縱家業轉替父母之心轉憂轉迫而怡怡者烏得不化爲嗃嗃噢咻者烏得不化爲譙讓爲之伺饑飽問燠寒而惟其疾之憂者烏得不化爲櫜楚至於櫜楚則子未必痛而父母之心已如刺如抽苟非爲之計久安慮深遠何至行此不情之事而天之警戒人君者其仁愛也亦若是而已矣然吾以爲父母之行其愛也猶易而天更難父母之寓其愛也猶可以直致而天更不勝其宛轉蓋父母有言天無言有言者猶可以涕泣而道拊心而呼甚而教不行率不謹猶可與屬毛離裏之人吐露其一腔之苑結而於昭在上聲臭杳然天旣明示之有意而君猶以爲無心天旣顯出之有故而君猶以爲偶然天旣以一事兆一異又或以一異待一事責若草木應於景響而君猶以爲渺茫不可知之氣數至於言

氣數而天之仁愛且窮於無可施矣痛大厦之將顛傷瞻烏於誰屋其仁愛人君者且將轉而愛民而愛民則又將不復愛君夫人君者固天之宗子也而不爲天所愛危乎殆哉此董廣川以之正告漢武猶能收輪臺之悔而王介甫爲不足畏之說卒釀成熙豐也然則蓋臣而有仁愛其君者又當體上天仁愛之心而毋以小人之愛爲愛

議

戶部足餉議

館課止

時辛酉二月藩遼未陷戊卒如雲雲故有措餉至八百餘萬之議

今夫大小臣隣所剗心而籌焦唇而推者非遼餉乎言之詳矣安得有掛漏之餘起而掇拾之若因人之議以爲議類於學語之兒童就羣議而折其衷則又未可臆斷也竊見以爲有所不必議與不可議者聊托於不議之議而佐仰屋

者萬分之一戶曹之具疏也不曰使滿十七萬
七千之兵十萬之馬益以月糧工食之數今年
連閏該折色銀四五百萬兩乎本色米豆不用
斛斗而用市斗有言浮至八升者共該二百六
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石非二百六十餘萬金
不能糴而水陸之費不預焉以折色運以折色
支約在四百萬之外五百萬之內以本色運以
折色費約在三百萬之外四百萬之內合算之
在八百萬之外九百萬之內此議餉之大綱也
措餉則以加派爲主三次所加共五百二十餘
萬惟二十餘萬歸工部耳其安家九十餘萬議
歸兵部者仍還戶部矣所謂可暫而不可久可
一而不可再與可爲常而不能多者自戶部所
列事例扣除諸款而外則有帑金之五十萬巡
青太僕各借十萬原議截漕糧三十萬石可當
三十萬拖欠未完二百八十餘萬以及稅契等

銀已及九百萬矣輓近之能吏頗不以催科爲
諱拖欠者何憂不完但新舊乘除未可據以爲
平耳發帑者如子急而告諸父或頻數不厭
那借者如家窘而貸之鄰倘兩值其窮而卽有
緩急高誼無所用之計經久者固不當出此若
一年之內亦稍足枝梧矣是卽以戶部之言復
戶部而餉不必議措也書生不識從橫亦竊有
疑於中者每兵一月支本色三斗日飯一升此
常人之腹也餉司所報市斗多五升已可駭矣
又不以餉司之言爲憑而曰訪問其實每斗多
八升餉司主出納責有所歸彼不虞庚癸呼而
隱其十之三乎且每月五斗四升是每日一升
八合若一飯斗粟者尚不足充饑腸而人未必
皆老饕腹不勝果也本色三斗抵銀四錢今溢
於本色者五十五萬二千二百有奇則溢於折
色者七十三萬六千三百有奇矣雲錦之成羣

與否不可知以六斗之名而有一石八斗之實
支豆又浮至六十二萬四千然歟否歟此愚之
所未解也有一兵而支舊餉又支新餉有一折
米而曰坐支曰不坐支既曰馬有本無折矣而
又有援遼馬支料銀新兵馬支料銀之類有馬
支草六十束折銀四錢二分者此不特愚之所
未解抑亦部臣之所未解也所謂十七萬七千
之兵十萬之馬姑舉舊經臣索取之數而論其
其實見兵止十三萬六千有奇馬六萬匹部議
亦據經臣之後疏以爲實數故曰每年連閏止
該折色三百九十萬而本色可例推也據見在
之兵馬兵有陣亡有死亡有逃亡而馬之死於
瘠死于戰者又不可勝計也按月而開銷之則
三百九十萬之折色得而遞減而本色又可例
推也是以虛糜之餉覈實餉而餉更不必議措
也然則餉可以不議乎而又非也夫國之有邊

儲猶民間之有倉困而軍興不時之需猶藥籠
中之參苓有事固備無事亦備即使粟紅貫朽
陳陳相因而經費制用量入爲出亦王道所亟
講况剗肉醫瘡至於今已極可漫然置不議乎
凡愚所議者必舉世以爲不可議議必不行行
必不力而有如愚說或可以不秣歛不鏹搜而
支十八萬軍數年之費夫自

神廟以來天下之利竇日源源而歸之

上上不幸而蒙其迹矣廼雀鼠耗蠹無益臣之名
而有其實者非中涓乎愚不徵于遠徵于近卽
如梓宮歸山陵糜費金錢億萬計而役夫多
鳥獸竄邪許不相應古所稱振容黼荒魚躍沸
池者皆極其苟簡而不忍觀剪楮爲人馬民間
不值一鏹而支費七八金凡屬此輩用一倍指
稱百倍而悞期玩事罪惡丘山以其責有專委
不屬外廷司農司空袖手莫敢孰何卽一二白

簡隨之而蟠據肘腋之間儼然不動目下睢鳴
將叶 椒塗方啓金珠 簞褱動溢百萬又此
輩得志之秋矣十庫物料皆屬其驗收飽其慾
則爛惡可爲精堅稍稍缺望則精堅亦爲爛惡
甚者今日所輸而明日復轉授之牙僧九州方
物何嘗輦載而至但使白鏹朱提投入貂璫符
牒已勾銷矣

祖宗節儉開家大官所費豈有酒池肉林之侈

一櫛一戟幾於中人之產昨光祿主者言
大行几筵明水伊蒲之供日至百餘金諸如此
類更僕未悉禁地守衛員役所以備非常而侵
占乾折有其藉無其人間召販夫乞兒荷戈植
立不旋踵而散去侍衛稀簡奸宄不時闌入皆
繇於此愚以爲凡屬錢糧職掌該管提調與夫
一切吉凶典禮盡付之廷臣廷臣之品類亦有
參差而清議在前官箴在後隋珠彈雀中智以

上弗爲約而計之每歲極少必能爲

皇上節省二三百萬而規模條件規今倣古必不
使國家蒙纖屑之耻 朝廷有踈虞之失又何
苦而必以二百年

祖宗所樽節三四十年

皇祖所積貯之內府爲刑餘之外府也然此一事
也必非該衙門與臺省之可以口舌爭而潛移
嘿奪之妙用不無望於揆路若曰此成例也且
極重者不可返則請言往事三以正悟主不有
商文毅之撤西廠張文忠之革鎮守乎以中官
去中官不有楊文襄之除逆瑾乎此其勢豈不
更難於今日而密勿之造膝行營握手談笑而
制之如孤豚然若今之染指啖食於錢窟中小
豎耳密移潛奪何事不可爲奈何使介士不得
一飽而刀鋸之餘屢及五宗沾施九族哉至戶
部所分十款較若列眉愚生何所置喙然愚以

爲總其盈縮者戶部也佐戶部以行其法者又必在吏部任其征輸者郡邑有司也課有司而董其成者又必在撫按與臺省今夫人情之所競驚合愚智之全力而爭先攫取者非崇階膺仕乎如轟雷迅霆觸之必碎犯之必焦使人惴惴焉重足躡息救過不暇者非撫院之舉刺與臺省之乎乎戶部言加派言搜括郵而檄之撫按撫按復檄而下之所司錢糧逋欠亦有參罰停俸之條而官評之短長薦剡之高下大計考選之訪單吏部升遷黜陟之啓事全不係於此人又何苦頭會註歟博一俗吏之名而不蒙其報徒以資高才捷足者之嗚噓邪所謂拖欠未完二百八十餘萬者或托之水旱凶災與夫窮乏之不忍誅求長吏奉

天子璽書作元元父母誠不當教之爲桑孔而行竭澤焚林之法若夫從來開除未盡如江南之

以征倭而有練兵銀以治河而有河工銀與夫役扛等項名與數不勝舉若能清覈其舊卽可以補償其新嚮有令吳中者每征賦至八分五厘而止而惟正之供業秋毫無損然則自八分五厘而外敲朴取盈者將安所歸乎能以此項抵新餉則閭里不多費一銖而國家坐致數十萬金民無怨囂軍無匱乏此其功當爲治行第一今安得有其人卽有之而竿牘不通包匭不且未可得常調敢望不次擢也夫羨餘存積與隱匿之弊當事者亦屢且談之而迄未聞有釐刷者何也得非夤緣爲利而分脂流潤又專專在有司乎大吏彈壓小吏而大吏之庭以生辰獻以歲時令節獻不聞大吏麾擯之而厲色相告也朝貴又遙制外吏而朝貴之門以報最來以不時問候來甚而弊羣黜幽之際雲合霧集所謂手帕蔴菇清風兩袖者能幾人亦不聞

朝貴麾擯之因暮夜之行金而載入考功法然則蠹耗安可清而贏餘安可詰也愚不揣竊謂今日事勢以遼爲急而國家官人之法亦以飭蓋蓋絕苞苴爲急欲兩者合而爲一請自今歲計吏始如考縣令則按其錢穀之多少能搜剔羨餘以舊額補新額者數若干如部議各款稅糧公費均徭工食之類存積起解各若干積數若干稅契等項薄取之而民不擾者數若干能及正賦十分之一者予上考等而上之立賜超遷而不獨以宴資 獎諭爲卓異之竅文匿羨餘不報或憤憤不及覺而爲猾胥所有聚贖緩收稅銀不思儲餉而惟充橐裝者輕必醵秩重則褫其官銓部以此訪臺省卽以此報其他一切文法悉與之寬假國與民其兩瘳乎如驛遞一事其糜費不可言一郵符往返數千里動費數千金而部議僅以鋪陳船隻關米爲

言似非拔本塞源之論夫朱幡翠幃相望於旌旗鼓吹之中豈盡四牡駢駢卽或駕名王程而貲郎乳臭過家上冢者絡繹相望孰非生民膏血迺佐其揚揚德色哉惟處要津者從橫已甚故其末流至此愚以爲題差在各部則宜酌其遠近而兩差不妨并爲一差勘合在兵部則宜衡其輕重而大勘合可小小勘合可寢其他奉勘合而遣牌者革撫按關支數十張輒以爲贈遺之資而其銜是其人非者革如是而頓置之煩可十減五六此其柄全在臬司主郵傳者責成於州縣而兩臺又責成于臬司倘一歲得減省若干則請于銓曹優以異數不然以不勝任論至於乘傳貴客誅求無厭郵亭一簪雞犬弗寧則風聞者不時叅處重創一二以儆其餘昔江陵之政有以馳驛而醵六秩者此其意可法而非言路之糾撻與銓曹之處分則此風必

不可熄此弊必不可破也周禮冢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而又以九賦歛財賄自邦中以至於弊餘之賦皆得而主之漢武帝治均輸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卽治郡國緡錢豈非威權重賞罰審則就利而避害人人奉法惟謹乎愚所謂不在戶部而在吏部不在郡邑有司而在撫按與臺省者以此夫言及於中涓之牟利則不可議言及於上下之相蒙與人情體面之相則不可議然以羣有司推諉之而不足一撫按督責之而有餘羣計曹合喙爭之而不足任怨任事之臺省與銓部隻手撐之而有餘九列三事伏闕抗疏持之而不足迴天轉日之元老從容指顧收之而有餘若曰耕問奴織問婢惜餉一戶部事耳愚非爲大農解嘲然當今之世雖有幹局明彊善簿最如戴甯常見錢流地上馬上以鞭算如劉晏厘去宿弊號真鹽鐵如陳彭

而口不操雌黃之柄手不握進退之權茂論爲社鼠爲城狐爲君之路馬糾繆蒂結而不可問卽飛符下郡國紙落如雨多付之蠹窟蜘蛛網中間一微明旨垂之令甲昭于日星而詔書掛壁竟不勝要人咫尺赫蹏耳與言及此可爲痛哭愚所以擲筆而徬徨欲抒未議而結塞不能出一語非徒謂餉之不必議正謂有議與無議同也必不得已而議則惟議事權議畫一法議其由官以及府由內以及外由近以及遠由難以及易而至於人之習議習聞習玩習廢者姑置而不議謂一行則百行一阻則百阻有其權有其法又有其人天下無難處之事耳若錢之必當鑄屯之必當復各衙門敝竇如加納之僞濫工作之破冒必當嚴遼左斗米三四錢凡加派者必當用本色而又當講于召募輓輸之術此數則者俱足餉碩畫而饒心計者亦已

侈談之毋俟鯁生喋喋矣

館師公 批長慮深思洞肝刺骨非真正留心實有勞勩者不能剖析毫芒至此文章之妙又餘事矣是識時之俊傑與王之名世也

啓

代言答啓

制誥有體以莊重簡潔爲貴且於崇獎之內稍示勗勉之詞前輩名家多存此意倘駢儷爭華揄揚太侈不特靡靡有乖大雅抑且娓娓不類王言若夫褒封追贈上自所生以及作配惟有先世嘗歷仕途毋妻曾稱命婦不妨摭摭閨閼婉轉抽揚不然僅可發其醴源芝本之深長稱其相夫教子之勞勩渾成點綴無褻 絲綸至於韋布之幽光房幃之細行旣不見陳情上奏又未嘗薦牘升 聞何處搜羅濫入典制對

偶則四六腐套之啓鋪叙則錦屏頌禱之章無論 天語責而不尊卽在家庭狎而非貴夫青史所載尚以隻字爲褒褒豈渙汗所頒必藉連章而諛聽雖乞言者本於顯揚之孝在代言者孰無錫類之思然與其過於屑越而不足爲榮不若敦之謹嚴而返還於朴也不肖爲此時切疚懷近承乏此役又蒙政府於閣中諄諄面諭當摘詞之際固不敢寂寥短簡以派仁孝之體亦不敢侈靡浮誇以傷典冊之體世有知我或矜樸樸之無文更藉同聲共拯狂愚之一得

呈

送親給假呈掌院

壬戌三月

呈爲比例乞假送毋還鄉事伏念職以一介之纖微荷

三朝之培育編摩未效已窺秘殿之書竭蹶有心敢作故園之夢但以嬰年降割襁褓伶仃有母

親旌表節婦今封太孺人文氏如形影以相依
共晨昏而難捨百凡情事通國共知職旣留滯
在京母遂間闕就養欲慰嚙指之痛兼伸捧檄
之歡奈旅邸已越二年棲遲不踰一室覺起居
之未暢更風土之難調又因血氣早衰形神尪
瘁脾虛力弱目眚耳鳴醫藥罔見奏功親知驚
相惠問而職母每倚床揮淚却箸長吁誦令伯
拜表陳情之詞問徐庶方寸先亂之故使職親
赧無措跼蹐難容竊念國事紛紜人情惶駭乞
歸自便層見沓來職雖至愚心知不可但君
親均有莫逃之分而臣子必有先盡之情至於
有母未歸思歸成疾將留之恐病久轉臻狼狽
欲先送又乏人可以扶將職之苦情實長安中
所僅有也查得大明會典一款京官有老親
隨任奏送還鄉又查得先年有簡討丁紹軾王
應熊等曾乞假送親還鄉卽蒙 俞允比例相

同伏乞代爲具奏容令給假送母假滿之日遵
限趨朝庶可借錫類之仁廣作忠之義爲此具
呈須至呈者

公槐集卷之三

公槐集目次

卷之三

講幃記注 凡七條

龍御紀聞 凡二條

移宮論略 凡一條

朝儀紀事 凡一條

開讀始末 凡二條

吳災纂述 凡一條

附甲子告災貽輦上公揭

代當事條奏地方利弊 凡三條

公槐集卷之三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講幃記注

崇禎二年四月十七日臣希孟始爲日講官

上親講讀既竣 召輔臣暨兵部尚書王洽議東

江事它人莫得聞已復 召講臣暨宣讀侍班

等官同入出一疏 命編修李建泰宣讀則山

東益都縣有驛丞妻爲夫訟冤蓋鄉紳唐煥之

弟行馬牌不厭意捶驛丞至斃丞之父若子以

控籲被囚廢婦投匭上書通政司以聞

上曰驛遞申飭者屢矣何縱橫敢爾子弟如此本

官可知鄉官如此地方官可知一府同知代爲

申詳而不能竟其事道府官匿不報皆當重懲

輔臣承旨而退

上久欲清郵駟此事宜干

聖怒然詞嚴而意不迫且矢口天章琅琅金石音

也聞者悚服

十八日

上親講讀午餘輔臣以下入見

上問薊撫王應豸事言清汰自清汰腹刻自腹刻本不相掩且薊鎮三協而中協獨譁何也輔臣對尚有昌平等處

上命下部確查

閏四月初七日

上親講讀午餘輔臣以下入見

上命輔臣前以戶部條上巡青草料疏示之輔臣

跪奏

上命起近御案閱疏

上曰簽商乃困商也何以革弊輔臣續對曰此弊

不肖者有之賢者或不盡然

上曰此通弊也輔臣龍錫舉出納銀數以對

上命再奏因曰今有銀未入庫卽付商人兌支成

何法紀意謂經管者必有染指也又因工部發監督巡視之弊促其回奏且言工部差能發覺如戶部此疏則不能矣微軒輕兩尚書云又諭遠回話毋延捱也蓋

上因國用虛耗故綜覈錢穀乃爾

十八日

上親講讀前數日雪霽雨澤霑足

上是日始服赭袍臣下服常服

二十一日

上親講讀凡講書史遇詞旨無甚關切及兇暴不祥宜避者置勿講或越過一二章或數章例也是日講臣丁進講中庸越鬼神章講舜其大孝

二節

上卽展前一葉環視欲問未果已而李孫宸講君子無所爭一節則自子張問十世以下至季氏旅泰山越七章講將半

上復展前數葉剗然有聲講竣遂問前幾章何不講孫宸婉轉對曰此數章無甚妙理又問復對曰是閣中派定也

上指旅泰山節曰想爲季氏僭分耶旋

口宣講官丁進進出班跪

上命之起遂問鬼神之爲德章無甚忌諱何以不講進逡巡未對

上顧輔臣輔臣皆趨近御案首輔燾對曰鬼神之

理頗涉窈冥

上曰還要補講進承 旨叩頭而退

聖主留意典學如此

五月二十三日傳

聖躬違和 召輔臣燾等至 乾清宮并諭大小

各衙門免問安二十五日臣希孟同諸講臣詣

內閣問

皇上起居閣臣出太醫院揭帖觀之似風熱所侵

發于頭面無大疴也二十八日大小臣僚俱報職名具吉服奉候既集于歸極門內閣臣未至

上以黑字揭帖宣之遂趨而入

上御乾清宮門 賜百官見行一拜三叩頭禮班首勲臣致詞

上命內閣及府部大臣前 之曰朕因傷暑靜攝連日本章少待批發閣臣稍勸

上節勞願養因 賜諸大臣酒饌而退

上此一出以安中外心也而道路訛傳紛紛不已

臣希孟就御醫傳懋光問之知已勿藥矣至六月初六日忽 視朝

天顏睟盎玉音高亮群臣大悅

十月初四日講畢諸臣退候于直房至申未

始 召諸講臣及宣讀侍班官隨閣臣入至

文華殿佇立良久

上尚在内覽文書諸內侍出入如織亦有與輔臣

耳語者終不言所覽者何疏也頃之

上出舉一疏 召輔臣曰卿等來輔臣近前跪

上曰延綏報插酋挾賞插酋就款已久何得復舉

兵內犯輔臣曠曰犯延鎮者桑河兒寨乃插酋之叔不受插酋節制非真插也

上曰同一插耳既受款便不宜犯捨今何以辨其爲真插乎假插乎卽桑酋安知非插酋所使乎

蒲州未及應

上顧高邑而問曰卿云何高邑于

上前從無奏對因被詰問仍如蒲州所對言桑酋

素不受插酋節制

上微哂又右顧問華亭云何華亭言邊情難以遥度

上曰此事王象乾料理未妥兵部也隨象乾說話無畫一之見又誦總督楊鶴疏中數語 諭輔

臣着兵部查明具奏

上旣留意邊事爲輔臣者必事事留心然後可

龍御紀聞

丁卯八月

熹廟大漸至十一日 召

上入宮留一夕

上覺景色有異迺自草赤章五通徧禱群望願以身代出示逆璫流涕被面言

皇兄病危矣非我親禱不可璫亦爲之唏噓

熹廟在床第中聞之言弟弟疼我自此

上一出不復入矣此神龍出沒之妙也

又

熹廟實以八月十五晏駕逆璫悶不發喪有暗奸之志與群小合謀弗果至廿二日乃播告中外

上入繼大統始入宮袖一七首嘗繞殿行尚膳進羞羅列滿案時內操諸闥環甲寢門外

上留一二蓋撤其餘授誦宿衛并一二蓋未嘗沾

唇猶從信邸挈榼以進也其自慎如此而危疑之象亦可想矣

移宮論略

按恭昌改元移宮議之初起也因

光考御寓憂勤成疾流言繁興八月十六日大小諸臣颺言于朝以危詞懾鄭養性於是鄭貴妃徙慈寧宮而識者猶恨其晚

光考大漸召諸臣受顧命帷幔間若有要挾狀諸臣怵怵心動詰旦賓天諸臣擁

上至文華殿受嵩呼暨駐慈慶宮因戒心前事欲移選侍虛乾清以奉

至尊九卿具公疏御史左光斗又自具一疏既得旨矣當國者不蚤爲計濡遲未行屆登極一兩日而禁庭如故莫可誰何內侍王安素擁護光考于青宮者也因起珠寶之獄謂累朝珍玩皆爲選侍宮中諸閣所竊急收捕之選侍左右

虛無人因傳命迫之徙踉蹌而出携皇八妹步至噓鸞宮魚休氣盡情事悽惻不根之語又轉相沸騰老成社稷遠計外廷或不盡知而念

先帝遺簪之愛者爭以此舉爲釣奇當時昂首裂眦堅持必欲以成大計者給事中楊漣也事既定漣意亦欲廣

聖孝推恩選侍未及發而賈繼春先之乃廷臣落會以見分左右袒王璫意本忠愛而不學無術傳

聖怒幾以危法中繼春釋前後嚴旨益使人心猜焉漣雖以此舉名震天下然其意未始與繼春忤又五年以首擊逆闖殞命精忠麗日月而繼春還朝疏有楊漣罪大惡極等語獲戾名教然論者不可不求其衷也

朝儀紀事

甲子十二月朝天宮習儀是日 李莊妃發引
百官當班送然習儀爲元旦嵩祝也禮爲重且
與送喪不當並行鴻臚當更習儀期而不知更
於是既有習儀而復往送者有不往者余從其
不往卽不往而有穿素服者有穿錦繡者余從
錦繡皆行乎心之所安非設意也然往送者皆
不及其不習儀而端送喪者厯六人則蓼城南
樂二相公董思白宗伯與史官陳秋濤丁印
張玄洗也閣臣例不習儀此尚可解其它吾不
知之矣想爲送懷冲悼懷兩太子之喪內璫查
職名之故夫禮有權衡容可威攝耶廿七日仍
往習儀以待班不敢憊勞也是日至者寥寥史
官惟余與朱胤岡張玄洗三人而已科臣導駕
僅僅五人此雖故事而偃息在床有兩日不一
赴者卽同志中有其人焉甚矣人之暱於偷也
昨省臣有入班後向北而咳且咯痰離丈許可

謂不敬之至其人一時能爲熏灼者并記於此

開讀始末

天啓六年丙寅三月吳珉因開讀鼓譟擊殺旂
尉李國柱先是魏大中被逮過吳門周順昌周
旋累日以女字其孫談中朝事切齒詆訐緹騎
歸聞于逆闖御史倪文煥卽以此叅順昌削藉
矣闖恨未遑而前此撫臣毛一鷺以涼燠市態
爲順昌姍笑飲恨圖報織監李實已劾去舊撫
臣周起元一鷺則邀實至蘇百計媚之因以順
昌爲贄實因追論起元擅減袍段而周宗建繆
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爲之干請
宗建昌期已被逮復逮順昌等五人錦衣千戶
張應龍文之炳猝至吳吳中鼎沸順昌貧徹骨
以吏部郎歸敝廬數椽而已然小民冤抑未伸
并水旱征徭之事必力請于當事窮交寒賸游
揚援引不惜齒頰士民深德之聞被禍不勝冤

憤且謂禍始一鷺吳令陳文瑞特檄詣順昌順昌從容談笑入空齋稍簡圖藉妻子環向絮泣不爲動見案頭有素楮乃龍樹菴僧乞書署額者泚筆揮灑遂拂袖而出觀者枳道閣淚盈眶入公署候命窮邨僻落蠅附而至願一識周吏部日不下萬人連日淫雨晝晦景色慘澹緹騎循例需勒亡厭順昌家無一錢旁人傾貲以應貧士貸修脯負販兒解敝襦質庫中共飽饒味而緹騎猶欲滿其橐越三日始宣詔則三月八日也衆聞順昌將就檻車傾城而赴執香者烟漲蔽天冤號聲聞數十里至使署衆益集門猶未啓署逼城闌衆登城林立雉堞皆滿香焚雨中如列炬城上下遙呼相應聲震天順昌出不意再拜請解衆不爲動比一鷺與按臣徐吉至命啓門士民蜂擁入堂上設幃幕儀仗二錦衣列侍群尉鵠立指揮敢下置扭錄爲被逮者

蒲伏之所衆悲憤一諸生迎謂一鷺曰今日人情如此明公不爲青史計乎何不據實上聞徹曠蕩恩請撫按勘治乎一鷺謾應之諸生更揚袂言曰微聞道路知事所繇起故欲明公終始之耳往復良久緹騎見議久不決手銀鐐擲之地大呼囚安在衆怒忽如山崩潮湧砉然而登攀欄折楯直前奮擊諸緹騎皆抱頭竄或升斗拱或匿厠中或以荆棘自蔽衆摻捕之皆搏頭乞命終無一免者有蹴以履齒齒入其腦立斃疑卽李國柱云其踰牆出者牆外入復痛箠之是日也衆怒集于一鷺幸守臣寇慎與吳令陳文瑞皆賢者且素與順昌善人咸信之因調護一鷺使脫去然人皆一時憤激非有部署成算決裂將不知所終亦不暇計也日已旰而緹騎往浙逮黃尊素者舟過胥關方從津吏需索且從市中強市酒脯市人亦執而擊之周呼城上

曰緹騎復至矣衆復乘勢往焚其舟沉其橐于河緹騎泗水過西岍岍多田父復以耰鋤逐之北人不習水抱片木浮沉數里至僻處乃敢登比衆散郡邑遣人入署從血肉中扶瘡痍起奄奄僅屬聞人聲稍厲股票求救一鷺召介士環使署衛之順昌亦一夕再徙別署自分從此無生理然恐以此株累里中父老子弟死不瞑矣一鷺遂夜要御史吉入臺從燈下草疏告變五鼓遙發復檄郡邑欲得首事以報乃以風影捕顏佩章等十三人下獄甚有先期出後事歸者亦被執諸人亦不屑辨第曰爲周吏部死復何憾一鷺凡十日三上疏欲以擒獲首亂功自解謂此曹徇私倡率非有公憤因李實疏有吳民切齒痛恨語以此解嘲終不及號冤一字時衆尚誓死不欲令順昌就逮謹書四布且榜之通衢於是守令就順昌謀揚言候旨乃發俄以一

夕調兵密遣就道旣渡關從曠野間乃敢宣詔草草畢事比衆覺之順昌去久矣時調事之在吳者從間道星馳入長安上變曰江南反矣且截運道劫漕艘矣逆闖大恐咎畫策者比一鷺疏至首輔秉謙故吳人悸不出一語它輔擬旨周順昌逮到朝廷自有酌量處分小民無知何得擁衆鼓譟如本日解散姑不究再有抗違定行正法且益重本犯之罪亡何周順昌逮到遂感王恭廠之變

是年七月棄吳民顏佩章等五人于市時巡撫毛一鷺三疏至言緝獲首難狂民地方帖服且有天網不漏輿情共服等語逆闖信然不復慮激變矣諸輔臣有所受於是有漏網渠魁之旨凡紳衿之賢者擬盡畧之而緹帥田爾耕亦疏斥諸生將謀危及巢卵吳中曰夕相驚謂有坑塹之事富家且盡室徙賴守臣寇慎及吳令

陳文瑞苦心護持而新按臣王珙於都中有所聞知吳中更不堪兆豐謀于時相遂以顏佩韋馬傑楊彥如沈揚周文元五人竣此局一驚猶恐釀意外以屬兵使者張孝孝流涕而斬之其它就繫者謫戍有差學臣周邦燦亦爲降斥諸生王節等殺佩韋前數日狂飈拔木殺禾稼竟日夕水深數尺自此而緹騎不敢肆出矣後二年順昌昭雪蒙恩卹鄉先生吳默收佩韋遺骸瘞于逆祠之旁題曰五人之墓書人以愧不人者

吳災纂述

萬曆十七年己丑吳地大旱震澤化爲夷陸斗米幾二錢表至江以北浙以東道殣相枕藉應天巡撫周繼鳳陽巡撫舒應龍浙江巡按蔡系周後先駢奏中外騷然謂遺黎焦死已矣如國待何於是上封事條晰荒政者則有科臣王繼

光陸懋龍張養蒙胡汝寧侯先春史孟麟楊文舉李獻可等臺臣程達陳禹謨等暨南京科臣徐常吉朱維藩徐桓等臺臣劉寅等言軍國征輸一切蠲除者給事先春也言災傷地方則蠲免成熟地方則補撥者給事常吉也言蠲租已奉明旨則當亟行刊刻發撫按分布小民使積書算手不得增減混淆者給事維藩也言蠲租利及有田當賑其貧無田者給事桓也言改漕糧從折色者給事繼光御史達也言照萬曆十五年例每石折銀五錢者桓也言盡蠲漕糧移其收折於白糧移其停徵於金花者給事孟麟也言勘災必遙報毋濡日者繼光也言勘而後賑民且爲溝瘠當假撫按便宜隨勘隨賑者給事文舉也言勘災擾民侵擾出吏胥手徒爲豪右資且赤地不煩勘者桓與達也言勘災十分全免八分以下或徵或改又須從緩從輕者

御史禹謨也言宣布德音以繫民望者文舉也
言比嘉靖八年因災荒停止蘇杭織造者給事
養蒙也言發內帑發南計部帑發臨德倉困者
繼光與達也言於青淄諸郡成熟地方官爲糴
買附載漕舟押運接濟或令商賈鬻販豆麥官
爲撥解給照者文舉禹謨也言發南部倉庾倣
常平法減價予民者先春也言賑荒之弊多狡
猾爲奸當痛懲侵冒又須擇廉幹佐貳身履
地毋令里胥科歛員役扣剋者先春維藩也言
須略去文法毋拘簿牒往返者先春也言處俸
糧留鹽課者常吉也言擇良有司問民疾苦賢
能官宜暫留毋陞遷者先春孟麟及御史寅也
言責成有司謝簿書詞訟非關係亂民勿爲理
端意賑荒并察佐貳吏胥夤緣爲奸又言寬囚
停刑以召天和請照朝審熱審例理冤獄弛刑
罰非係重情卽配放者懋龍文舉獻可禹謨及

寅也言發撫按及群有司緩贖以賑未完槩免
者先春禹謨也言驛遞止給夫馬廩糧其饋貽
折席鼓吹擁導一切禁革有司事過客不得備
程席上官供張當力還儉朴者維藩禹謨也言
懸賞格風富民之輸粟者有減價平糶至千石
以上題請冠帶遥授職銜或就本處巡撫行開
納事例入貲至三四千金如松江民顧正心等
加京官五品職銜并應赦罪者徒以下及充
身軍皆輸粟得免有閑糴卽將糴價入官請按
其罪者先春孟麟獻可也言富民出境糶賣有
司聽從勿禁亦不必勒令減價使商販畢集者
獻可也言諷富民出毋錢以貸貧佃而薄收其
息者先春也言饑民流亡遺棄子女有能收養
十口以上議旌者獻可也言窮民亡賴有攘臂
而擾于市必懲無貲盜賊易起當亟設守禦及
先事撲滅因議固城池練鄉兵者先春維藩及

給事汝寧也言埋瘠瘞骼以消怨厲且令荷挿者得傭直以餬其口生與死兩利者先春也言河工方興畚築需人三吳復開水利使貧者皆得應募借工費以救瀕死之民者維藩也趨浙江撫臣傅孟春受事者繼光也留應天撫臣周繼勿因言自阻蘇松按臣李堯民當久任不必改差者孟麟也其勘過蘇松常鎮四府俱全災請大加蠲恤十五年以前未完盡蠲十六年與今議停徵等項候豐年帶徵仍留許墅鈔關船稅及撫按未解贓罰散賑并請比萬曆十五年發帑賑濟河南山陝事例又請將光祿寺白糧改折停徵者蘇松巡按李堯民也勘過句容等縣被災八分以上旌德太平二縣被災七分差等改折災重者量停分數候豐年徵足南京各衛倉米各監局豆麥等項盡請改折者應天巡按喬璧星也勘過廬鳳淮揚等府分別輕重自

十分至六分除內府京邊急用全徵外議折徵議量徵議蠲免議抵補議賑恤者兩淮巡鹽行巡按事李光祖也勘過杭嘉湖寧紹台金衢嚴處十府災傷分別議處仍議留兩關商稅并鹽課贓罰抵補蠲免存留不及之數又請發帑賑濟者浙江巡按蔡系周也言地方災傷例由巡撫題報巡按勘覆如撫臣缺請按臣代報按臣缺請別差御史代勘無御史卽撫臣代勘務在八月前聽部議行漕司遵派者督漕兼巡撫舒應龍也後續報災傷勘實分數酌量請蠲請賑者江西巡按劉霖河南巡按毛在湖廣巡按甘士价也僅以濟兗二府報者山東巡按傅好禮也始以災傷輕重不等行御史申飭有司從實踏勘不得轉委滋弊荒丹有通縣全災者免造其餘分別以憑蠲賑旣因御史勘報請發帑賑饑查太倉庫止存銀一十四萬餘兩請於南京

戶部庫貯動支求

皇上定數特遣科臣前往若船稅贓罰等項仍解部濟邊十五年以前并十六年未完錢糧除金花漕折外餘姑停徵本年災傷八分以上每石折銀五錢見徵五分停徵五分停徵者限十八十九兩年各帶徵二分五厘被災七分者見徵六分停徵四分兩年各帶徵二分浙直鹽鈔等銀各衙門派剩米折銀改解濟邊銀一槩蠲免南京各項錢糧照南戶部議酌量改折停蠲仍將數目大書榜文徧諭小民開納輸粟者置簿稽查專備賑荒不許別用減價平糴者慮有虛捏行有司稽查開糴者治之又不得假此挾詐富民其移粟則令商賈自販許民船隨便催載免其關稅卽運軍量帶資糧無得盤詰隨事酌議要於畫一者戶部也以一切荒政責成撫按及有司者吏部也議牲口銀兩十四年以前免

士之三十五年免十之五十六十七年分俱停俟豐年帶徵藥材暫停一年浙直災荒不同稍爲區別者禮部也清驛通固城池練鄉兵修禦備俱覆請如議又將協濟各省馬價銀停徵又從南京兵部議將應解馬匹盡行蠲免者兵部也議開納贖罪惟引遣而例不協及徒以下罪輸納自一二百石至五六百石以次遞加務使罪贖相當不致枉縱有犯大辟情可矜疑而力能活千萬人者不妨指名奏請獄情必詳鞠勿致冤抑停刑臨期請 旨并行撫按原情明法緩刑簡訟者刑部也行管河各官將一應堤工及三吳水利作速查議以濟災民凡十六十七年四司料價等項酌議或徵或半徵帶徵免徵開納事例如科臣所請卽將應天府事例銀發五千兩分上江二縣賑濟又有厥篚織貝彰施于五色作服爲撫按所不敢及而力以今秋明

春二運袍段價銀十四萬兩有奇丐恩于

皇上徵 旨得半遂免明年春運者工部也議留

撫按如科臣請者都察院也歲派上白米全折一年候次年帶徵中白米本折各半本年完解者光祿寺也其蠲恤之法首江南浙西以次通減者各部所同也凡各部酌議具奏者

上無弗俞也酌議未盡而承 特旨者文武官俸

米亦准改折是也其部議不許而 特旨留給

軍餉者浙江之南糧折銀是也又嘗奉

德音羸老扶杖往聽者

上言浙直爲財賦重地被災小民流離困苦朕心

惻然查照近年山陝等處賑濟事例差老成

風力給事中一員查理錢糧拊恤饑貧禁治劫

奪司道以下不職者卽時叅奏處治銀兩於太

僕寺南京戶部給發因發太僕寺銀二十萬兩

南京戶部銀二十萬兩南直隸各府州縣共分

銀三十萬兩浙江十萬兩戶科右給事中楊文舉等 命而行文舉旣至地方因奏言

皇上不以臣不肖謬屬以東南之役以九月二十八日抵淮安據徐州道揭報災數廬鳳爲甚淮揚次之徐滁和三州亦次之遂議發廬州府屬銀二萬兩鳳陽府屬銀二萬四千兩淮安府屬銀一萬六千五百兩揚州府屬銀一萬六千兩徐州并屬縣銀七千兩滁州并屬縣銀三千五百兩和州并屬縣銀三千兩總計江北饑民約七十餘萬而廬州爲甚故州縣雖八而銀以三萬計也已經委官齎領前銀分投給散江南諸郡至日另行奏報外臣三復 綸音猶有一二事可議者臣聞任法不如任人所以鼓舞有司期實心幹濟者惟舉劾爲第一義臣前奉

聖旨司道以下不職者卽時叅處近奉 勅諭府州縣官會同撫按分別上中下獎薦論劾第撫

按舉薦名以額限數以格拘不彌歲者不預而今日理荒之政有不可以此拘者第未奉題明恐該部臨期拘執此事宜之應請者一臣奉

勅諭計口給賑未見開具衛所官軍字樣豈以軍有月糧不必發賑然領糧之軍一而本戶之軍餘則多也卽官戶舍餘亦然又豈以軍戶買種民田寄莊里中將附入民丁聽賑乎而軍有軍藉寄糧不寄丁者也各道開報餉口民居其七軍居其三臣欲繁賑則未奉 明旨矯制爲罪且分民所有以予之則及民者甚寡坐視不賑則尺藉之軍寧非百姓因會同撫按酌議除兩淮竈丁貧苦應賑者已經鹽臣題請惟是衛所貧軍委應區處臣於途中遇南京戶部尚書王友賢言該部庫貯銀兩尚有五六十萬請再發數萬兩與江南江北撫臣給賑貧軍則恩波旁流無微不被矣此事宜之應請者二伏惟

俞允施行戶部覆請再發南京戶部庫銀一十萬兩除支糧額軍免給其貧餘一體賑恤從之後文舉賑荒之役殊負任使每卽必羅列常携伶人自隨有吳吏簡其橐裝金花幣帛可八千餘金他物稱是爲南京禮部主事湯顯祖南道御史章守誠等論劾降極邊雜職

附甲子告災貽輦上公揭

前因靈霖爲虐瀨森稽天二麥盡成朽腐禾苗蕩入葭葦饑荒在目拯恤宜蚤謹具公揭直達都門計當事諸老先生必爲動念矣日來人情愁苦脊脊蠢蠢無亂形而有亂徵其良民則望洋而泣投牒而訴群不逞者挾券以譖于富室要之以不得不應此際舊穀猶存宿春可飽而恒擾如此將來何所稅駕幸撫臺周公祖恫悉民瘼灑淚拜疏請蠲請賑請折爲萬民祈命者至再至三其他通商積粟設法備荒殆無遺策

矣至于吾鄉本號澤國然蓄泄有時則巧萊皆稔禹貢言三江入震澤定此時惟劉家河稍仍婁江故道東江湮而白茅塘開今白茅又與吳淞江俱湮者爲沮洳海潮湧時夾泥沙而上日就尙阜化爲良田者十八九矣水無所歸則逆折而西出吳淞江者滙入于嘉定太倉崑山出白茅塘者滙入于常熟長洲雖有秋之年諸邑猶苦澇今淫雨已止杲杲經旬而汪洋如故程其水勢進尺而退寸正以瀦而不得泄也

祖宗朝往往廷遣大臣耑董厥事豈無見而然年來催科愈迫細民受敲朴長吏被叅罰而終不談及水利間有念及此亦以金錢不給又或爲自便者以渺茫形家之說撓之而輒止今撫臺周公祖銳然力任疏聞于朝此真海忠介後一人審隄之費業已稍爲區處不移公帑不科民間而自有節縮裁制之妙夫儉歲興土功使饑

民得食固救荒一策也至其比戊申例而以賑之數爲請在戊申止于賑饑而今歲且以興利真一舉兩便望台臺力賜主持必求 俞允目今任事者遑遑慮不旋踵以致敗壞不可救若捐一歲之費而百年永賴則雖軍興告匱索饟之使日過司馬門而審大勢者必當開其饒之源以爲來歲後歲歲不竭之計某等忝列王臣豈徒念一鄉不念天下但天下之有吳如家之有困廩人有脰胃貧家保困廩病子固脰胃困廩竭脰胃絕而性命隨之矣其蠲賑改折徃例可循者公揭已詳不敢復贅也臨揭無任籲祈之至須至揭者

代當事條奏地方利弊

一減加派

三吳諸郡財賦甲天下自先代名臣周忱王恕輩多所請減而今猶與各省相低昂論其地之

所出大都民得其六官得其四同在版圖之內而取於吳者獨厚卽吳民習而安之然在國家不可無寬恤吳民之心非寬民也正所以實

皇上之外府使源源可繼也自奴酋發難大農告

匱而加派之議起平日之厚賦與天下異而有事之加賦又與天下同嗟此遺黎寧堪竭澤今行之五年矣夫此敲朴號呼父鬻子夫買妻者若以果介士之腹復何憾乃輦輸塞上半入宮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廬半歸私橐而財賦根本之地馴至十室九空人見吳地貨物充物景色繁麗遂以爲不涸之倉烏知自薦紳以至富商巨室困支數年囊餘千緡者幾家卽有之而萬目眈眈能以一富立衆貧之中安危常保否也今天下貧困極矣其名不貧而實貧形不病而神病者吳爲甚及今不爲節養將來必成潰決願主計者深長思也近讀省臣遼事必不容已一疏稽覈兵餉甚詳

除各省直蠲免留用外其加派銀僅三百十萬而供山海關及各處新兵與款虜諸費共五百二十萬誠爲不給然當庚申辛酉間議兵至十七萬有奇議餉至八百萬有奇嘗請發帑那借其稅契各項以共助軍興不專倚重加派也且非直之加派四十三萬兩何以獨徼特恩而根本重地日夜敲骨取髓竭民膏血以充漏卮職不徒爲小民痛實爲

皇上

皇上痛伏望需發德音將以前未完之數作速徵解今後或蠲免或減半方今中外諸臣共憂乏餉而職乃請減餉實以江南財賦所出當留其有餘不盡之力耳

一修武備

三吳自島夷寇竊而後幾及百年民不知兵甲胄蒙茸戈戟生繡萬曆二十九年稅瑄啓釁數十少年焚殺于白日通衢中官府莫敢誰何昨

歲松江一帶訛言詢詢流入姑蘇幸先事撲滅而近者毘陵又有發覺矣如此景象大可寒心夫自衛所官軍以外軍門則有標兵各縣則有民兵劉家河吳淞江等處所統轄者皆號赴桓之旅而緩急不足恃安用兵爲此皆將領不得人徒以腴削爲事一腴削則貓鼠自甘老弱不問羸疲不問遊惰不問影占不問養兵千萬而不得一卒用耳是在不時閱視凡弓馬器械墮掣比演士卒不練責隊長隊長不練責營哨等官營哨不練則層累遞上輕者鞭笞重者逐又重者題叅嚴治至於侵尅月糧私入囊橐者一繩之不少貫凡士卒中有膂力驍勇或試之擒盜有功或屢屢比演無出其右則破格優之如京營食雙糧之法蓋懦夫百不如猛士一緩急可賴之人在精不在多也若衛所官軍之設祖宗初意本爲民社干城而今自轉輸饋運之外

一無所用祇以屏懦不堪鞭策耳竊意世戍之後子孫繁衍今但以其長子長孫入伍其餘丁則去而驚四民之業故有瘡痍荷戟而鬪虎者遨遊市井國家旣以軍不足用而募民兵何不就衛所餘丁之內而抽之募之誠得一人卽厚其廩餼與民兵等而免其着伍之軍仍戒衛所官優恤厚蓄之母役之如傭奴而矚之如糞土於是乎衛所有精兵而民兵不必設卽民兵設而軍與兵合爲一毋令坐糜者在軍而捍禦不虞者獨在兵如此則練兵之餉亦可少減若郡縣之民壯固有司之親兵本以備非常充遊徼而今徒使趨走輿衛非其職也竟當付之練兵麾下或正官簿書執掌不能討軍實而練兵官多遊手之徒不堪任使則擇佐領中年力強盛廉能素著者責以訓練之事俟有績可紀將本官破格登薦開其功名之路至豪右大家或有

力能庇奸財足聚衆而捷同百足之蟲巧如三窟之兔遷卒不敢偵郡邑不敢問是在賢有司無避嫌怨無徇私情無憚喜事之名無徂目前之便不必驚擾地方而掃除地方之蠹不必張皇耳目而照見耳目之先思未雨而撤桑每徙薪於曲突以仰佐金甌共維磐石此職惓惓杞漆之憂願在位者有同心也

一興水利

三吳水利昉于宋范仲淹及夾亶單鏐諸書不啻詳矣然宋漕江南僅百萬石今蘇松常嘉湖不下四百餘萬石全出於水田田之旱澇雖曰天時而以人事幹天行者則在疏濬太湖一節太湖廣袤八百里西受宣歙南受杭湖廣德數郡山水向在宋時蘇松嘉三府當其下流所謂吳淞江婁江東江者是也自築海塘以來惟蘇州一府當下流三江故道漸致湮塞此八百里

之水皆從太倉州劉河常熟縣白茅塘出海故二渠通則數郡共其利二渠塞則湖水之逆溢于杭湖橫溢于松常嘉者各十三而順溢于蘇州者獨十七故國賦倍增于舊而水害亦倍增于舊者今蘇州一府是也按查二渠劉河出口雖淤大勢尚通白茅塘竟成平陸久矣又查得萬曆三十六年洪水江南幾化爲魚而蘇州特甚蘇州屬縣太倉嘉定傍劉河者猶稍有乾土而長吳崑常尤甚則皆白茅塘湮塞之故也卽年當大稔而四縣呈告水災亦纍纍不絕歷稽故牒 國初至今灑濬白茅塘者永樂則尚書夏原吉一次天順則侍郎李敏一次弘治則侍郎徐貫一次嘉靖則尚書李充嗣一次隆慶則都御史海瑞一次萬曆則巡江御史林應訓一次而其餘小濬大約數十年一次未有廢壞之久如邇年者夫水利不修則田蕪穢田蕪穢則

國賦無從出而民胥爲盜前按臣薛貞曾具特
疏然詳於吳淞而稍略白茅其後并吳淞亦寢
閣者以工費難厝耳今欲費省而功倍則有五
代錢氏鐵掃箒之法用兵船百艘舟尾置鐵箒
樹大風帆於上東風使西西風使東掘其底之
泥而浮之化爲潢潦東流入海積以歲月水應
自深仍用精明水利廳官親用木竿測其深淺
若何則知其勤惰若何從而賞罰殿最之此
人已試之成效可以佐畚鍤之所不逮亦非盡
廢畚鍤也行之有驗卽吳淞可開不獨白茅也

公槐集目次

卷之四

建夷授官始末

潘遼失守始末

已巳虜警奏對

條上韓老師書

再上韓老師書

三上韓老師書

四上韓老師書

與申玄渚司馬書

又與申司馬書

又與申司馬書

上孫樞輔愷翁書

與劉京兆念臺書

與各省撫臺書

與地方諸公書

答馬總戎書

虜退後條上當事議

凡五則

目次畢

公槐集卷之四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建夷授官始末

萬曆十七年九月甲寅始命建州夷酋都指揮奴兒哈赤爲都督僉事奴兒哈赤者建州女直亡金之種類也其族有三曰建州女直曰海西女直曰野人女直永樂初野人酋長來朝已建州海西後先歸附置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設奴兒干都司以統之官其酋都督以下至鎮撫有差以金元世讎借金之餘裔以捍虜建州海西歲以十月入貢仍市馬于開原野人處極東每入必假道海西貢市無常建州領衛所最衆雄長諸夷後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其子釋家奴有功賜姓名曰李思誠李顯忠顯忠之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官都督同知顯忠子滿住請入宿衛

章皇帝弗許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其弟凡察子童倉遜之朝鮮亡其印詔以童倉弟童山嗣建州衛指揮更給印亡何凡察童倉歸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凡察匿不出朝廷不欲窮治乃分置左右衛童山領左凡察領右後童山爲北虜鄉導犯遼左無寧歲景泰中巡撫王翱遣指揮王武等招之尋悔禍入謝時建州諸酋以從亂故累朝勅書喪盡子孫不得官僅以舍人入貢賞賚稍減邊帥又因貢市痛繩之於是童山復叛數犯邊純皇帝遣都督武忠往檄童山至闕下意頗桀驁詔羈置廣寧尋誅之命武靖伯趙輔爲靖虜將軍偕都御史李秉揭其巢捕斬首虜過當留副將韓斌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夷稍稍創乞款塞而朝廷亦欲與休息令童山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上世遞貶一官諸夷復貢

乃童山子脫羅噶父讐往來患苦塞上會汪直
用事巡撫陳鉞揣其意言建夷連結海西名爲
屏蔽實有貳心宜討直請行而經略侍郎馬文
升已撫定矣直至亡所見功遂誣奏文升謫戍
遣撫寧侯朱永襲破之遇貢使哈禿等亦以斬
馘報直與永鉞皆進秩賜券而夷益大恨劫掠
倍于往昔直死夷酋完者禿貢馬入謝於是諸
衛奉貢請襲如故邊患稍弭矣正德間加哈義

等作亂或言海西諸夷非建州酋也嘉靖初海
西夷速黑忒最強然獲我叛人必縛以獻

肅皇帝嘉之授左都督 賜帽幣慰藉已而陳乞
無厭 勅守臣閉關拒之二十一年李撒赤哈
等犯邊撫臣孫禴坐免於赦代敖減市賞致群
夷譁更詐殺譁者夷復大恨數入塞殺掠如成
化時有王忠者速黑忒子也才且強建州諸夷
皆憚之駐牧于開原靖安堡廣順關外所謂南

關虜也忠死無子其侄王台襲祖封爲左都督
然不能撫其衆衆自爲雄忠所藏 國初賜勅
嚮諸夷所亡失者共一千四百九十八道至台
不能守多散佚去猶存六百九十九道建州夷
酋勒勒把都王杲驚頭等得四百九十九道塔
魯本夷酋捏哈得三百道捏哈駐牧于開原東
北鎮北關外所謂北關虜也諸虜雖強猶豔慕
中國以 勅多者爲尊捏哈子仰家奴是家奴
嫉王台之擁六百餘勅也勾結西虜與王台構
兵流毒開原者十餘年已而建夷王杲誘殺備
禦裴承祖犯清河撫順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
梁發兵剿之殺其子阿台等杲走匿王台所台
執杲使其子虎兒哈送詣軍前將吏獻俘論賞
授王台勲階長子都督僉事次亦都指揮僉事
此萬曆二年冬也當王杲之敗走也成梁等以
市夷頭目叫場等爲質遣其屬物色杲乃從王

台寨中得之已又殺叫場及其子他失叫場他失者奴兒哈赤之祖若父也時奴兒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馬足請死成梁憐之不殺留帳下卵翼如養子出入京師每挾奴兒哈赤與俱亡何王台死長子虎兒罕亦死其孫反商襲父官爲都督僉事遂仰二奴勢益張萬曆十一年成梁給二奴領南關勅書二奴入開原求勅爲成梁襲殺併殺其衆千餘人欲夷其巢不克撫之而還後二奴子那林孛羅卜寨以報讐爲名日夜侵南關而王台後妻溫姐則二奴妹也有子猛骨孛羅少而襲王台職爲左都督龍虎將軍台之孽子康古陸者又妻其後母溫姐溫姐與康猛二酋名爲南關而以私親故心暱北關將甘心反商反商窮走投開原猛骨孛羅亦遠避江上王台之寨空矣當是時成梁業以王杲勅書畀奴兒哈赤然初起孱弱因結婚北

關以壯聲援十六年成梁與巡撫顧養謙提兵討北關我師大敗所失亡不可勝計不得已駐師開原從江上招猛骨孛羅歸令分勅一百九十九道與北關購又令反商以姊妻那林孛羅以妹妻奴兒哈赤因以連結諸夷那卜二酋喜得勅猛反二酋喜免禍皆唯唯命於是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國彥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顧養謙巡按御史徐元言諸夷效順反商已襲虎兒哈官猛骨孛羅襲王台官那卜二酋以父誅不得襲亦私假都督名號凌視屬夷惟奴兒哈赤從征有功祖若父皆死王事可錄請加都督職銜兵部尚書王一鶚等覆請詔許之是時奴酋北關之姻已絕矣又五年而那林孛羅卜寨合東西諸虜七八萬衆攻奴酋大敗卜寨見殺奴酋日熾又四年吞南關又十年而抗言爭車價地界又十年而叛

潘遼失守始末

天啓元年三月乙卯奴入瀋陽先是奴薄城曳攻具以兵夾之城中發火器擊奴奴以堅木爲車陷身自蔽賀世賢尤世功各引兵捍敵世賢偕數十騎立東門奴壯士從車中出彎弓射壕上壕上大亂世賢鞭馬入門曰賊至矣賊步兵隨之爭門而入世賢以鞭鞭之得先入而降夷已揮刃刃數人會弔橋索斷奴兵蜂擁進二帥從西門遁世功至門下死焉世賢因賞不酬勲素鞅鞅懷兩端介而馳不知所終或云自髡降奴尋見殺或云棲梨木山一夕醉酒自恨墜崖死時川將提兵救瀋陽至渾河橋南聞瀋陽破總兵陳策童仲傑下令還師裨將周敦吉欲前薄賊土兵漢把頭目望城南黃蓋謂高監軍至也謹譟競進相拉至渾河石柱土司秦邦屏先渡與諸將營橋北浙兵三千與陳策等營橋南

邦屏等營未就奴四面攻之將卒殊死戰賊兵有白標黃標者戰小却最後紫標至萬矢俱發川兵首尾不相麗賀世賢家丁復從城中衝而出擊殺擾亂奴騎乘而蹙之川兵多溺水敦吉邦屏等戰死它將走橋南入浙營奴圍之數重營中火藥盡短兵相接良久遂大敗陳策先死仲傑騎而逸副將戚金止之曰公何往遂下馬語其屬曰吾二人得死所矣皆死之同時死者川將吳文傑浙將張名世父子惟周世祿突圍出其死于城中亂兵者運糧同知陳輔堯自在州知州段展也副將朱萬良姜弼擁兵去渾河數里瞻望不進再遇敵卽披靡烏獸竄奴乃萃力于川浙然是日奴兵死亡者頗衆○壬戌奴入遼陽張銓何廷魁崔儒秀袁應泰等死之先二日奴過代子河向遼陽經略袁應泰巡按張銓皆乘埤應泰出城督戰留銓居守奴薄城攻

西門不動次日應泰見奴却易與趨兵出戰以家丁號虎旅軍者助之分三隊鋒交而敗餘卒望風奔竄奴仍入舊營又次日盡銳環攻發砲與城中砲聲相續火藥發川兵多死薄暮麗譙火賊已從小西門入夷幟紛植矣滿城擾亂守者皆鼠伏簷壁下而民家多啓扉張炬若有待婦女亦盛飾迎門或言遼陽巨族多通李永芳爲內應或言降夷教之也是日應泰銓暨守道何廷魁共聚鎮遠樓慷慨矢死應泰謂銓曰泰誓以身許國按臣無端聞責盍收餘燼爲河西計遣人護銓下城還入署賊永芳來謁訴不得已銓怒而麾之遂擁銓乘馬銓自投于地面傷焉竟掖而去應泰夜半猶坐城樓儼從達曙濯洗呼茶飲已命撤圍屏疊以破甲火藥實之從容草遺疏作書別老親命繕寫數本分從人令得歸者上于朝并告其親西向叩頭自縊廷

魁則還署具揭辭督臣球撫臣國用及諸同事赴井死二妾暨婢僕相率從之井爲之塞僕王胤持魂帛及其手書間關西歸監軍崔儒秀殺賀世賢妻子戎服北向拜步至都司堂與都指揮徐國全相向雉經死其它監軍督戰城外聞變倉皇牛維曜潰圍出與餉司傳國渡河而西高出墜城壕中一材官救之逝至海州復至葦州航海至山東虜騎旣得張銓引見奴三子銓山立不移奴責其不拜銓抗聲曰吾非拜若者奴曰能爲吾屈吾官汝銓罵曰汝何人敢官我奴怒縛之乘以馬就縊使署中當時潰卒約萬人渡河奴復躡之李光榮懼盡收遼河船艤西岸自海州至金復寬鎮俱爲奴有河東西竊不相聞寬鎮道胡嘉棟海蓋道康應乾皆未可踪迹河東遂亡奴旣得遼陽驅士民出城一酋挾利刃倨坐城闕令魚貫出拊其背而送之外加

於頸無一免者已殺數百人臂竭刃墮地一人
踞而進延頸就死盡如惛癲沉醉駢首席地莫
敢迂視一老書生當見慘奮白梃擊殺酋因傷
數賊父子兄弟挾數十人結伴去群夷瞠目莫
敢動從此廣寧寧前數百年土著咸西徙自塔
山至間陽相距二百餘里烟火斷絕青燐載塗
邊聲一動魂搖股栗并遼西岌岌矣○奴既據
遼城封貯府庫民間金錢綰綺搜取一空分以
啗西虜驅遼民聚城北奴眾聚城南遣三騎持
赤幟傳令遠近自髡者貫不殺於是河東之人
無留髮矣家有父子五人者抽三人爲兵有三
人者抽二人酋之第三子循海州而南四衛之
人望風奔竄武弁青衿各携家航海流寓山東
不能渡者棲各島間此島眾所繇集也○遼撫
薛國用總兵李光榮各飛報遼陽失守京師戒
嚴冠蓋紛馳于道交相問計面面相如土二三

僚猶雍頌魚雅以鎮羣情於是臺省中激昂憂
國者礫髭奮腕巷聚而詢一御史夜揭蒙臣門
門者拒之幾飽老拳會議後府樞臣呶呶不可
了一御史捋其鬚幾爲剌落殊無朝廟之容是
時言路氣張甚然錚錚謇謇不逾數人公車之
章高可皮屋職方次第按覆胥吏脫脫而語多
塵飯餅一二幼穉可佐緩急使人習讀而厭其
它則乞差自便昏夜祈哀或津遣妻孥輪蹄通
貴更有借募兵爲名銜 命四出百萬金錢委
之一擲甚且釀蘭酋之禍食焉而避識者痛之
而徵調頻仍寓內驛騷中原自此多故矣○時
都中日以奴酋渡河相驚四月甲午諸大臣言
官會議于文華門詹事公鵬鵬言曰今封疆倚
重者其人或千里或數千里原任總漕李三才
素稱謀勇家最近可朝發夕至也刑部侍郎鄒
元標愆謫使畢其說僉都御史王德完附會之

曰還是他還是他已而出議單衆皆書不與德
完改而從衆元標獨書毋必三才廢棄已久有
言其才略足辦遼事將乘此用之其尼之者又
以爲黨魁然三才已老憊不任此幸而不出自
全首丘而科臣汪慶百譽王德完廷斥首鼠蓋
以詆元標一時臺省之穴關大都起於此○御
史游士任言兵部尚書崔景榮可斬宜引嘉靖
庚戌逮丁汝襲楊守謙王儀故事卽以孫承宗
代之而以白瑜爲協部并逮李瑾責以䟽稱免
調解散人心擬斬又疏薦草澤英雄如已奉
旨未任練兵遊擊孟淑孔雄才偉略有衛霍英
風 欽依叅謀張思任有膽有才精火藥戰車
戰船俱堪大將又三科武舉趙佑原任副總兵
吳有孚等其他或可使朝鮮或可諭東山曠兵
或精太乙壬遁或精騎射擊刺尚不下數十人
而所結納勇士不下萬人若非不次擢用必不

得飛將何以固圉何以滅奴得 旨付所司確
議按士任楚人頗有志用世而僥率輕信思任
生北地以賣藥往來江淮間其與游多市僧亡
賴瞋目談世事言某某能傾心結客某某饒貲
財某某曉兵法某某膂力絕倫皆一麾可致千
萬人大都醉夢語淑孔佑皆妄男子一時薦紳
以吞胡自任者物色異能輒受此輩簧鼓謂英
雄坐致天下事不足辦又謂非臺省不能推轂
遂以此屬士任亡何而士任以召募蒙遣推思
任主帷幄凡思任微時所與訂湖海之交及受
一飯恩者皆以部劄授叅遊等官廣陵城下同
日黃蓋金腰者四十餘人皆市上菜傭及方術
遊手之徒猴冠羊胃見者掩口坐糜金錢十數
萬招搖歲餘竟不敢度遼遇鄒滕盜起聊試之
韓庄開望風奔北 朝廷逮治之淑孔等伏辜
思任竟亡命不出而士任屢就 詔獄逆璫欲

寘之死亦不果

已巳虜警奏對

崇禎二年十一月初五日聞遵化失守群情惶
思希孟念身爲近臣不容墨墨因草一疏次早
約與舅氏同上舅氏因寫疏未竟不果而何少
詹吾騶携一疏來相眎遂同詣會極門叩頭上
疏至閣中送揭丁宮庶進亦至因語三相公曰
吾輩講臣也國事孔棘不得一覲 聖顏稍備
籌諮於誼愬然聞今日召戶兵工及總協諸大
臣使吾輩得相隨而入可乎幸先啓聞蒲州首
肯希孟偕少詹宮庶暨舅氏四人候命于東閣
越二日當 大祀皆易吉服以待有頃臺省因
上公疏接踵至楊吏部伸亦以上疏來謂孟曰
臺省皆求面對同往叩關可也聯袂而進至弘
政門諸大臣猶未入俄有 旨宣大臣進卽闕
左扉四講臣同諸臺省徘徊弘政門外自午至

未臺省言旣叩關當長跪以請相率而跪四講
臣謂無此體孟與何少詹避于 皇極門之左
陛伯舅與丁宮庶避于弘政門之東諸臺省不
勝跪俯伏者半頃之有內使出言

上已知之諸臺省起又有頃內傳翰林科道等官
入吾輩之得預或相公啓之也穿長廊而上華
亭公迎謂孟曰大疏猶未經 御覽然疏中事
已行矣蓋小疏請召募及優恤守門軍士是日
已奉 聖諭華亭又言曰公等試看

皇上豈有

聖天子丰采詞氣如此而 國家有不虞者乎須

吏傳 旨召見

上坐煖閣諸大璫環侍四講臣在前臺省在後從
檻外行一拜三叩頭禮

上命奏事者進檻來每人各奏四人趨入跪何少
詹致詞曰邊報日警

聖上焦勞臣等憂心如焚思一叩見又曰臣今早有一疏條陳十二事希孟奏臣今早亦有一疏未知曾經 聖覽

上曰都未曾看可奏來少詹略述疏中語省中有繼之者希孟奏曰臣所奏者祇爲 國家承平日久人心怠緩今虜騎入犯近在三百里之內而偵探不明號令不肅兵馬錢糧器械百無一備萬一虜騎長驅如

世宗庚戌年故事今日紀綱法度與内外人心比往時更不同大可寒心望

皇上嚴諭該部作速料理毋得仍前泄泄以悞大事

上曰已有屢旨諭各部了希孟又奏曰近年事體廢弛習爲故常雖

皇上精明人多震肅然奉行者未必刻期措辦如兵部該調遣那處人馬戶部該給發那項錢糧

工部該預備那樣器械那樣火藥望

皇上責令逐日報數并不時稽查庶各衙門有所警惕

上不語微覺有會已而臺省諸臣皆紛然獻議有謂營兵當列城外者何少詹謂當列城上舅氏獨以通州糧當速運毋爲盜資欲遣營兵自京師擺列至通互相急遞

上問戶部云何司農畢自嚴跪奏曰糧所當收但恐動營兵不便諸臺省有言營兵既少矣尚可責以運糧乎汪給事始亨毛御史羽健等面糾司空張鳳翔不發火藥稽遲悞事宋給事鳴梧言守城各官多怠緩希孟復奏曰諸臣所言者固多要務也而臣尚有探本之論從來有戰守便有火藥器械但火藥也是要人放的器械也是要人用的今之人安在京營之兵有十二萬除了隱占缺伍實不過數萬近日雖聞清汰然

堪備戰陣者幾何

是早余親問協理李司馬言稍稍堪用者五千八百人而

已然而可守而不可戰也

大約此輩止宜于守城耳往時庚

戌之變大同兵先到者二萬三千數日間已集數萬今宣大最近但非無事之地真保天津雖有兵恐不足用山東河南聞多裁去勢不得不召募

上似不省召募二字顧問內侍內侍曰招募也

上領之希孟又奏曰招募雖烏合之衆也不足恃

但京師五方雜處有一班把棍及遊手遊食之徒專一散布流言搖惑人心甚且有乘機搶掠者此輩以禦亂則不足以倡亂則有餘借招募收之若統帥有人訓練得法可賴其用卽不然亦免其生事復成意外之變臣疏中語亦如此願

皇上留神

上因問司馬調兵幾何王洽對大同宣府共調一

萬

上又問總協營兵如何協臣李邦華奏近日已經挑選城守有餘矣其不可戰之意未敢顯出諸口因其職掌所在也督臣襄城伯李守綺奏言招募切勿用遼人用遼人多悞事余奏言五方之人多矣誰言募遼人蓋襄城在京營專以虛伍市德恐

上英明窮問營兵不足用之故輒以此支吾而臺省汪毛輩因言召募事當省直分任之認定各門共捐已資各召募幾何庶幾人自爲守

上問閣臣云何閣臣頗贊成

上因答曰適間翰林科道等官願捐資募兵是急公之誼這也可行諸臣皆承旨而退是日語甚久臺省中汪毛所奏最多次則顏給事繼祖次則張給事鵬雲輩或紛囂失倫又或近絮聒上毫無厭意陳給事良訓至於

上前誤稱小弟言等小弟說完了再說

上亦了不爲怪

天顏晬盎較講筵時更白晢而加潤定是太平天子覺華亭之言不謬四講臣跪去御案尺餘又得仰視不似進講之立而俯以此瞻對甚親上坐久起立立久又憑几而俯徐徐復坐閣臣及諸尚書跪奏畢輒曰卿等起來如此者不一其立也適當吾輩奏事時有言爲講官起者此何敢當葢卷舒自適也暖閣甚小洪爐炙炭近侍環繞煖氣薰蒸

上不御煖耳諸臣皆去之大臣又四講臣皆吉服餘惟顏給事吉服諸臣皆青錦繡服旣參差語多嘈雜而

上歡然對之無少忤意一室之中藹若父子至希孟初奏事繼汪給事之後給事語冗

上仰而就椅微上視希孟啓口言臣某奏

上卽俯而就几注耳側聽葢希孟侍講筵進講時上多側耳又若凝思者小臣獨盟之于心不敢告

人也對罷出檻外叩頭而散復徘徊長廊下俟各省直拈闕分派各門昏黑乃出卽商權捐貲爲召募計隔一日復有旨止之葢各省直分募權不歸一臣統尚當講畫一之說卽余之請招募者乃朝廷下令募之非人自爲募也聞次日蜀省豎旗招兵中使從而羨菲余爲襄城指

上聞之弗善也後兵部及申甫畢竟用募而顧司成錫疇出卑醜同鄉數萬金薦西山煤戶出奇制勝先上疏奉旨旋禁不行條上韓老師書

都城中遊手無賴之徒號爲把棍平日以拏鵝頭生事詐人爲業萬一有警攘臂而起乘機劫掠在所必至宜及早以召募爲名遣一忠廉兵

部司官或勲弁中可委任者主之將此輩收之
幕下彼其豪雄者喜於自見庸下者亦且爲覓
糈之計應募必衆此所謂驅市人而戰未必賴
其用然此輩以禦亂則不足以生亂則有餘不
可不早爲之所也更有一種罷閑官吏山人詞
客談兵說劍旅食京師有所望而不遂聞國家
有事喜動眉宇或播煽流言訛謗當事或虛張
虜勢搖惑人心捉影捕風以耳傳耳其中更有
乘機進會或自己呈身或代人營幹若下驅逐
之令益滋怨讟之口宜於召募之外陽設異才
擢用之科以招徠之姑餌一官觀其後效勝任
與否賞罰並行此輩旣入彀中則孱弱細民莫
敢變動則訛言息而輦轂清可徐而議戰守之
計矣嘉靖庚戌之變咸寧侯仇鸞先以大同二
萬三千騎至保定都御史以五千延綏以三千
嗣後宣府遼陽山西援兵漸集京城始固今宣

大方有插警勢不可動卽秦中諸陲非無事之
地也昨聞欲調山海兵萬一關門虛虜復潰牆
而入誰任其咎不得已庶幾責成于天津真保
定姑掣數千騎入應遠之則山東河南現存之
兵可飛檄調至今偵探者莫測虜騎所嚮或恐
其從通州或疑其從三河順義則當於通州照
舊設一大臣爲都城外護而昌平 陵寢所在
亦宜宿重兵衛之此皆急着也向者數年前因
募兵一事宇內騷動人皆以此爲戒然勢之緩
急不同未可懲噎廢食但使募一人得一人之
用卽以今日之養老弱疲敝與夫養長班養輜
夫之糧而飽勇敢之腹毋使貪紳奸弁借之爲
溪壑卽取之故額有餘矣

再上韓老師書

虜薄城下兩日矣而安堵如故真 廟社之靈
外此實無一可仗也昨早出門已與家人訣比

入朝而熙熙皞皞不異疇昔凡諸京卿及諸臺省皆廢然而返至非時請對者奉本衙門各修職業之旨有跼蹐退者有悲憤不自勝者夫多指亂視築舍無成前日御前群呶一番究竟未行一事召募見俞旋復返汙夫省直各自爲伍誠非軍政紀綱然使委曲商量定其統領壹其事權廩糈旣厚招徠必多則半月之間已成一勝軍矣社稷之計君與相所共爲提挈也今

皇上欲行一事則行欲止一事則止欲用一人則用欲阻一人則阻自古堯舜聰明神武定出于臯夔之上然未有吁咈盡廢而一概仰成也此在太平且不可況戎馬生郊之時乎數日前朝廷所破格而用者在副協已近于房琯而副總大類于郭京不肖雖不敢逆料無成然已笑破長安之口灰盡豪傑之心矣老師尚不聞乎京

營不足恃總協不足仗而觀軍容出矣今士大夫之堪此任可以爲宋之李忠定昭代之于忠肅者實未有其人然而心事忠惓如劉京兆宗周呂奉常維祺才識敏暢如侯岡卿恂練岡卿園事宋給事鳴梧汪給事始亨張給事鏡心毛侍御羽健孫銓司必顯楊銓司伸皆有肝膽有才魄可破格用也館中諸生如姜何孔顧輩及家舅氏皆有一得可錄也使過之門旣開如吳侍御阿衡饒揮霍雄邁之氣則事權可假也戚臣王昺有毀家紓難之志可委任之以爲勲戚倡而薛陽武濂素有志自見且聞京中布衣桀黠者頗歸之亦可收之備洩渤用也當此之時不亟發內帑召募敢死如古人縋城夜出時時驚擾之使不得列營而陣而第嬰城守埤萬一火器殫于城上或人心亂于城中而國家之壘粉尚須明日後日哉調募援兵已爲西江之

水然外救不至內守安得而固袁督師之失策則在撤回滿侯之兵不令其互峙于薊西成犄角之勢而使胡騎長驅耳昨聞士卒三日不食而給芻餉者嚴扃鐍而不發於心忍乎保定援兵至而撤回解衡喬宣府援兵至而撤回郭荆麓

皇上聖慮祇爲畿南正需保障宣雲方慮插酋然病在心腹要害不得不收其手足耳目之用以衛心腹跋涉數百里而來先期入衛朝氣方新兩撫臣或有以自見而班馬言旋即統率自有入然撫臣不能見長于

皇上而士卒亦不能見長于撫臣其氣已蕭索矣撫臣麾下自有親兵邊撫則有家丁撫臣去則俱去所留者乃行伍之餘耳恐其寡樂用之氣也山西耿廵撫未知至否若自將其軍來急宜留之以備袁督師之緩急耿樸公沉毅明肅治

軍或有可觀舊在職方嫻習軍旅亦可留爲內用者萬勿踵解郭之後使其垂首而去夫鼓舞積弱獎帥三軍總在神氣而神氣者在有形無形之間解貂賜將投醪犒師此猶在膚革間也有以慷慨怒張而激發人心者有以淋漓悲惋而刺入人心者凡犒勉之詞勤王之詔亦必字字堪爲墮淚言言使人頓足而後興起豪傑號召忠義今國家之大勢總似一風痺之疾身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此時猶不猛下鉗鎚痛加針灸而第曰此

聖天子也萬無板蕩黍離之憂不肖未始不以爲然萬有不虞則千秋青史老師不得與

皇上分任其咎且

皇上聲光翔洽愛戴人人異日恐

皇上不自任而老師任之一時口碑可畏萬古筆彈尤可畏也不肖業已捐此身矣亦不難向

皇上一痛言之但上疏未見批答面奏無所可示而昨者有各修職業一言又恐以抹挾拯溺之計而猶忽爲越俎畫餅之談是反因人輕并言亦輕也屢次樞對見老師憂形於色非徒以雅量鎮人情者且十年門牆今旦晚將隨老師以見

二祖

列宗于地下若有言不盡是仰負老師卽仰負

國家故不敢不傾瀝言之望老師于

至尊之前將近日用舍遲速未盡愜人心而中機

宜者向

皇上痛哭流涕一番其得力加于不肖千倍萬倍

或從此挽回拯抹起屬纊而爲康強亦未可知也卽不然亦可有辭于天下萬世瀝血哀亂不知所云

三上韓老師書

昨中外憂疑人情洶洶瀝情上書不自禁其狂率也四鼓捧接手教披衣起舞隨卽播告同志共爲宗社慶爲老師慶但病加小愈昔人所唏且虜退復來前代事有足爲炯戒者而今固未盡退德勝門一帶腥風未固也城守固宜加儆卽虜退而防其復逞嚴備禦修邊牆勤哨探益徵援兵布列要害其已到者幸勿輕撤時時若臨大敵如此數月俟都中武事修整招募漸有成效京營十餘萬衆皆脫胎換骨而後可稍稍息肩也城中有米而無煤若門禁可稍通令每日放進則民安其生矣聞祖帥以旨中不得與滿帥並列頗懷缺望須一及之昨小柬中或有可采伏望留神安危所係喋喋乃爾事平之後當泥首請臯兩日抱病不能出伏枕草草

又一柬言督師多謬誤未錄

四上韓老師書

日來 朝廷舉動可謂 天威震疊矣但諸大臣之罪案尚須論定卽庚戌之誅丁楊至今有憐之者昨聞九列諸老欲公疏救司空有所獨救則不抹者危矣又聞此舉尚欲商之老師幸告諸公救則同抹爲妙若老師於

至尊之前有所挽回萬望斟酌頗聞流言不乏而明主易疑也非恃老師至愛不敢言及此昨有言良鄉已危祖帥兵已潰者確否僂僂頻加而勝算終未聞奈何惟有拊膺長嘆而已

與申玄渚司馬書

昨晚從政府處有所聞與台翁同城下一戰虜亦大創矣此 廟社之靈而台翁發蹤調遣異日景鐘之銘容可掩耶但虜已從通州渡河而傳言有往蘆溝橋又有言近在教場者孰爲的卽有零騎未歸亦當慎防至報讐雪恨犬羊之性恐與人不甚遠修邊牆嚴備禦謹哨探事事

當作急料理各處援兵尚當留之以備不虞萬無撤回病加於小愈古人所深戒虜若東歸則薊密之間皆可邀而擊之不獨通州必星馳傳檄爲妙台翁於此自有妙裁而娓娓言及者尚不勝杞人之憂也卧病伏枕草率不恭

又

昨城下擊退之後虜勢云何亦有歸志否日來哨探有實信否近日事皆爲哨探不明所悞若以重賞嚴罰勸懲之積習當爲一變幸台翁於此首先留意有客自城上來者言城守皆故事入夜則鼾睡聲四起短燭熒熒似明似滅更無一官巡邏懈弛若此萬一虜乘其倦梯垣仰窺天下事尚可言耶望時一點簡亦須創其怠玩之尤者卽上疏申飭幸勿諉之總協事也又聞虜營中強半皆南人降虜者虜往往驅之爲前茅何不寫數行許其殺賊自新照功論賞或刻

小木牌散布城外或用箭射出未必得其用亦
可以疑狡虜之心使不爲彼用此亦一策勿哂
其迂虜徘徊不去當思其送行法或合諸路擊
之或召募死士間道出奇使其驚擾不得寧皆
古人已用之術惟台翁采聽每有東溷瀆反費
裁答幸勿爲煩惟口授一二語或手批一二字
足矣草野主臣

又

雪窻悶坐憂憤無聊零賊在畿輔之間醉飽淫
佚一鼓可殲且名雖爲虜而逃兵汰兵及奸民
爲盜者參合其中若不勦蕩將化而爲流賊蔓
延無窮遠近相驚且以爲虜騎日南至於城郭
空虛人民徙竄大虜未至而國家之事已至於
不可收拾矣擊其情歸兵法之常諸將何意相
安於逗留或以爲大帥不相下又或云兵不堪
戰者洵有之乎全在台翁發蹤調度前見大疏

想亦有掣肘而不可以臂指使者何以破其隔
閼收其旁撓乎雖奉 溫旨恐事難尚未必歸
一似不得不呼號於

至尊之前矣一腔迂結無可告語聊復瀆陳兼偵
近耗聞昨日出軍果否又聞有間道用奇者然
乎否耶幸秘示之斷不敢洩也滿帥可仗否呵
凍草率

上孫樞輔愷翁書

虜騎薄城下徘徊往來踰四十日而不至銅駝
荆棘者此

九廟之靈而

聖天子福力所攝持也若論在廷諸臣無論目瞠
膽悸束手如枯枝噤口如泥丸卽虜之遠近與
我師之勝負盡在 夢中一牆而外如萬重山
十一月二十日袁督師城下一戰略與交鋒勝
敗略相當以大捷聞異矣十二月十七日滿帥

城下一戰殲我三萬餘人宿將重臣皆盡於此亦復以大捷聞縉紳介冑嬉嬉而賀戰勝此一役也甚於哥舒翰潼關之敗而鍾簾晏然莫非天也至若中外之所託賴廟社之所式馮者惟太老師一人駐通州而通州遂成屏障駐關門而關門屹若金湯卽鞅鞅颺去者不獨戢羽來歸亦且昂首効用降其咆哮就我縈紲惟關門可倚爲重而都中藉以少安恩威懾之方略馭之猶屬第二義一片血忱豚魚可格豺豕旣入牢籠犬羊定受鞭撻結此局者非太老師其誰但咎人語云惟居中乃能制外今居外難以制中以拙匠而役班倖以兒童而訓耆耆自內出者則多指亂視自外入者則塞耳不聞天下事之難爲無如今日有可爲而馴至於不可爲亦無如今日不肖時與一二同志灑憂天之淚而更有痛心癉志思之涕實者太老師聞

命疾驅蒼黃入對卽出而按行雉堞霜淒月冷之下往返四十里明日視外城至露次不得入又明日而守通矣此不肖目擊事人孰堪之而太老師恬然也建非常之功肩重大之任而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非孝子純臣不能遠者郭汾陽近者王新建與太老師鼎立爲三矣近在鹿奉常處見與馬帥書非獨指授方略情形如畫而使此帥行之亦可以副推轂之遺慰拊解之思昨者慶典舉行捷書飛奏此卽發蹤力也但蟠踞永平遵化者殊無去志而輕騎馳突終不忘西來意夷攻往冊惟去而復來者劇大可憂此不肖所爲永夕徬徨食不下咽耳自恨咕嚕書生旣無借箸前席之籌更乏免冑馳師之勇卽欲効韓退之搗三寸管從裴相國於幕下而媿非其才也芹曝有心呼號莫補夢蒐苑結惟依回於薰門鈴閣之間矣所懇兩先人墓碑若

未脫稿本不敢促前面諭草就敢煩記室便中寄至片石鑰就松楸待以生色若夫錫類之仁知己之感視息勉存捐糜非報臨楮不勝咽塞

與劉京兆念臺書

數日前知先生有一疏言人所不敢言屢欲走使覓觀病穴不果今早從一友人處取而讀之一讀一拜真近日第一篇文字也多難之時種種倚任未愜人心大疏中語歷歷在喉嚨間而泚筆不能下此無它祇是利害禍福四字猶沾着於胸中耳目下群賢在朝既乏退虜之策爲君父分憂至

人主疑信之關爲安危緊要事猶相顧不出一語徒爲小人藉口大疏出吾輩慙愧欲死又慶幸欲死也卽當升階搏穎以致皈依道遠泥濘馬足疲頓先此代面

與各省撫臣書

不肖每嘆三四十年来士大夫習氣專論時局消長不談武備廢弛自廣寧淪喪以後奴日夜厲兵秣馬以伺我之隙而我且甘爲處堂之燕雀使其潰垣而入如入無人之境進薄城下與官兵互有殺傷而九鼎宴然此真廟社之靈而

聖天子所默攝也台翁可挑選萬人或數千人星夜長驅以備非常否至於師行所過鳴吠不驚此又在統率之紀律與台翁平日之威嚴其可否進止總憑台裁非書生所能慙愚然一腔熱血計無所出惟內以調度告諸當事而外以應援望之建牙持斧者請從台翁始矣卽虜退事平而西北一帶單弱殊甚恐不能不假靈于東南也危迫之中語不及它

與地方諸公書

此番虜薄城下視嘉靖庚戌蹂踐郟傷之慘不

啻十倍若邱報不至而訛言繁興數千里外竟不知都城作何狀得微有銅駝荆棘之憂乎然

二祖

列宗之德澤正綿衍未艾况

聖天子方乘景運日升月恒豈旄頭天狼所能薄蝕可恨者師武臣力之未迨不得一鼓而殲之城下耳袁督師調度乖方于遵城既破之後撤回援兵又不力扼之于薊門三河之間而以賊遺君父真有不能自解者以此于雷霆之怒旋寘于理然自督師囚而祖帥遂潰去諸帥統烏合之衆輕於一擲遂有城下之敗宿將三四人皆殲于陣合諸路兵約三萬陣亡與潰散者各半大類哥舒翰潼關之戰而都城猶不致震動固廟社威靈所攝想醜虜尚無大志也得氣之餘專以散掠爲事其來也循良鄉入固安房山其去也殘破豐潤玉田諸縣而永平又不

守矣藩籬盡撤出入自若則重來勢所不免果重來而事更不忍言朝端堪倚重者殊覺寥寥所推擇文帥多不稱上旨隨設隨罷而以馬帥主捕虜事不敢言大創即欲以護行爲躡擊斬獲數十級以告成事尚不可得此不肖所爲憂心如惓竟日而食不下咽者也碌碌書生百無一展亦嘗仰而控籲宸嚴下而呼號當局血淚盈掬灑向東流聚族則爲悠悠之談當機猶仍泄泄之套興言及此真令人憂憤欲絕而不肖又還爲桑梓憂者吳氓輕浮易動耳食傳訛轉相驚擾流言止智能有幾人在細民既易于皇惑而奸宄且乘之狂逞雖恃有老公祖彈壓鎮定或不致閭閻鹿駭盜賊蜂屯而訥訥藉藉頃刻萬狀望老公祖時出榜文急安民心以共保金甌之固此不肖所爲切切杞憂而惟恐郵筒之不速鄉書之遲滯者也臨楮不勝激切

答馬總戎世龍書

不肖久奉教于高陽相公又從鹿乾嶽諸君子遊心慕大將軍久矣虜騎薄城之日將軍與吳隆熾年兄竚立東閣門握手談兵事將軍未識不肖而不肖識將軍固知其爲雲臺麟閣中人也自將軍鷹仗鉞之選不肖輩日夜洗耳聽捷書爲

天子分宵旰每從樞部探得好音輒東向瀝卮酒

願其早淨烽烟闢茅社之封邇日鴻橋諸捷

黼展開顏盈廷手額驩呼相屬孰不爲將軍頌

夫狡虜之蟠踞遵永者假我鵲巢爲彼兎窟敵

斬而汛掃之談何容易但須障其來使不得復

西又須蹙其去使其不得不東凡賊所淪覆之

地先復其瑕而徐逼其堅彼嬰城而守者旣無

州邑可施蹂踐又無村堡可用擄掠芻秣不繼

坐食自困時序漸暄人馬渴乏而姑寬其一面

使其如蒼蠅然得穴窓而出不亦快乎至若以

盡瘁匪躬之心報主上而以國士相期之誼

答樞輔料將軍午夜自盟必不舍此兩念而別

用其經畫也堅息壤之盟底中山之績宗社

所賴誰能孽之謬荷注存遠貽芳訊率爾裁答

百惟珍重

條上當事

虜退後

一通州此時無虜當急爲運糧計煤取之西山

猶可源源而入萬一倉糧告匱萬口嗷嗷何

處告糴虜之不因糧于通此天奪其鑒也可

委置不收乎

一內外各門內九門城高而厚火器布列齊密

兼有礮石等佐之可恃無恐外城則卑而薄

越數堞始置一砲老弱疲癯之輩朽甲鈍戈

失伍離次若有薄外城而攻者甚可慮也

國家置重城以資保障乃守外者旣以爲耳

目點簡所不到離披渙散種種疎虞而守內者又以爲城外有城尚不勞過計內外交誘而兩不足恃夫守內不如守外萬一重城不戒則人心動搖雖內有金湯之險恐不免瓦解故上下精神當以外城爲主前偶到彰義右安永定三門自一二主政外凡分派守門者不見一人惟有諸中貴警嚴呵衛而已何怪乎上之重內而輕外也

一城外掘品字坑以禦胡馬言之屢矣此事極易辦起民夫本不難今各門原不時啓閉即命守城軍暫下城爲之人掘一坑可頃刻而就只是不做其奈之何

一城外高可二丈架砲其上臨時施放即舉砲下垂度其勢必高出一丈內城之高又倍于外城虜一人一騎高不過八九尺是砲多從頭上過何濟於事若向下太垂則又打入地

中此事孫拱老條陳甚詳必當預置城下挑壕築牆如拱老所議而築牆之土即取之于品字坑真一舉兩便何不速行

一內使在城上一切人俱不得上城啓閉極其謹嚴足以佐簪弁所不迫然慎重太過毫不通變有兵部調遣之檄而遲至數日不發即昨日劉之綸所謂四難者此亦其一焉將來悞事不小所宜速爲奏明以通軍情之往來

以上數款皆城守之事總末務也目今虜似退矣退而不議勦襲使其飽所欲而去則無以創其後果其一一出口而邊牆不修遵化不復關門無重兵以爲捍禦寧前無奇兵以爲牽制則無以杜其來至於再來而天下事萬不可收拾矣督師縱寇豈曰無罪但朔日一番舉動未免草草致祖

帥殿去噬臍何及然念念欲招迴祖帥而
養成邊將驕蹇跋扈之氣其禍更深即今
已有調之不行令之不前者矣此事第當
仰成樞輔使其隨宜措置似不當屈朝廷
之體以驕悍帥之心關內關外日夜隄防
而速速挑勁兵委大帥于良涿安霸之間
躡醉飽淫虐之虜而殲之此機斷斷不可
失亦斷斷不可緩也

公槐集目次

卷之五

名臣謚議

先請謚慘死諸賢啓中堂

崇禎二年九月

趙南星

馮從吾

高攀龍

楊漣

周順昌

魏大中

王紀

顧憲成

續請謚諸臣啓中堂

啓黃大宗伯毅翁

陶安

章溢

解縉

周新

羅通

楊瑄

孔鏞

何景明

蔣欽

陸震

何遵

陸琛



顧璘

文徵明

陸粲

朱紉

林春

雷禮

任環

王世貞

李已

李楨

華鈺

樊玉衡

目次畢

公槐集卷之五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名臣謚議

先請謚慘死諸賢啓中堂

易名大典久而未定職備員史局例得預聞自
洪永以降廣諏慎覈已訂定四十餘人正欲獻
其管闕奉資葑采但名賢恐有掛漏則文獻不
厭搜羅至近日慘死諸臣奉 旨予謚遲迴日

久聞諸孤將返其遺骸安于 賜域而袞褒未
備則丘壠無光今將焯然表著行實可稽者七
人具藁呈覽伏乞先賜 題請即與表章其他
如左僉院繆宮諭周李黃三侍御孤忠耿耿豈
真有甲乙低昂而盛典煌煌須詳其生平本末
更容攷詢以俟續陳非爲枚舉者易淆正恐駢
錫者非貴必借一時拔萃之選庶作千古廉頑
之標耳內萬工部雖未奉 旨然得禍最蚤赴

死如歸似當與諸君子同謚者也伏候鑒裁

趙南星

直隸高邑人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成進士爲汝寧推官以官評忤要人次遷戶部
主事江陵臥病不預祈禱者兩三人南星其一
也江陵歿改吏部尋移疾歸其再出也見信於
陳恭介陸莊簡孫清簡三太宰所擢用必一時
傑望而癸巳內計芟夷掃門客殆盡南星亦自
逐其姻婭太宰逐渭陽以酬之而秉軸者怒未
已時省臺主計非同心多秘不獲聞因糾拾
相左遂削藉去林居三十年推轂無虛日至辛
酉歷以卿寺召未赴最後以工部侍郎出山即
長西臺主癸亥京察所澄汰略與癸巳等以吏
治責巡方使者而考覈隨其後臺綱肅清旣正
統均首懲貪墨及關說者三兩人簪紳中爭自
簡飭逆璫採衆望曲意交驩乃絕之甚峻因選
通參同坐弘正門正言規之璫愈切齒矣又遇

時相以父執自處倨不為禮內外合而伺其却
乃南星所拔置名賢多不狃常格江左用兩銓
眾譁于朝而小人遂乘之璫固疑南星為黨魁
因推山西巡撫事逐之去大禍既作以八十冢
臣戍死代州天下傷焉

擬謚忠毅

推賢盡誠
強而能斷

又擬貞肅

憂國忘死
執心決斷

得

旨謚忠毅

馮從吾

陝西長安人

工部尚書贈
太子太保

初成進士入朝坐接本房携餅餌不用中官一
餐讀書中秘除山西道御史疏斥相門客胡汝
寧又上疏請 朝講有驩飲長夜宴眠終日等
語過激幾 賜杖以長秋節獲免請告歸起視
長蘆醴政用他言官株累削藉歸而掩關謝客
九年不出門六年不上堂相知剝啄固請者延
入燕寢清言相嚮而已生平故善病而肆力聖

賢之學主敬存誠動靜省治得力病中居多瘡
起卿寺以大理少卿入朝即請治邊臣逃竄畢
亡何鄒元標總西臺而從吾以僉副佐之糾率
為講學社惓惓苦心祇因東事孔棘羣情未固
欲唱明忠義喚起親上死長之心非徒建旗鼓
號召同方合志也而蠅矢已集于壇坫矣遂屢
疏乞休去去後凡三擢最後得工部尚書而逆
璫禍起致仕未幾遭褫奪竟為撫臣喬應甲窘
辱死

擬謚恭定

不懈為德
純行不與

又擬敬端

合善典法
守禮執義

得

旨謚恭定

高攀龍

直隸無錫人

都察院左都御
史贈兵部尚書

初任行人每慷慨建白嘗有惜才遠佞疏語侵
閤臣 旨下部院究問降雜職得揭陽典史以
遷客赴任不廢政事歸與顧憲成諸賢覃精理

學攀龍獨從主靜入行之數十年無間輟授命時若蟬蛻然學力也天啓改元起光祿丞陟本寺太常大理少卿所條奏皆鑿鑿可試而其苦心憂國在逐鄭養性幾以此賈罪未幾有申講學之禁者又孫宗伯慎行以紅丸事攻舊相攀龍亦有討賊之議羣小側目甚矣以太僕卿還里即家起刑部侍郎超拜左都御史與座師趙南星對掌銓憲銳意太平謂激揚吏治當自巡方始首糾大墨崔呈秀呈秀向逆璫搏穎求哀羣奸合謀首逐南星次攀龍而大亂作矣明歲聞逮治命謂大臣義不辱國草遺表從容赴池水死蓋其生平從靜坐得手生死在我品其學問河東新會之亞醇然大儒也

擬謚忠憲

危身奉上
賞善罰奸

又擬忠定

危身奉上
純行不與

得

肯謚忠憲

楊漣

湖廣應山人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史贈右都御史

以進士令常熟廉幹絕倫入計爲清官第一選補給事中輒以社稷臣爲已任

神

光二廟相繼賓天宮庭間頗多危機羣小諱不談即淺夫未嘗也燕啄龍漣之釁漣慮之獨遠因論醫藥事

光考鑒其忠遂與大臣同受顧命裁恩就義

宸居肅清迺忌者實種於此家居數年以太常少卿召再遷爲左副都御史時逆談方張中外噤不出一語漣誓捐死報兩朝知遇發憤上疏臚列二十四大罪逆豎爲之震恐舉朝倚漣爲衝堅同聲和之幾勝矣禍有相比爲奸者逐漣去次年就逮榜死獄中鈞黨之禍毒流天下或以爲一擊使然然微此一擊而士大夫并入其牢籠禍更有不可知者

擬謚忠烈

危身奉上
剛正

又擬忠貞

危身奉上
憂國忘死

得 旨謚忠烈

周順昌

直隸吳縣人

吏部員外郎
贈太常寺卿

以進士司理福州耿介絕倫稅監高家煽虐閭
中不投一刺撫臣被執監司有媚家以身投甯
者順昌主鎮靜持之與監司左乃聲價從此愈
高入吏部其門如水即持赫蹏通寒暄者望之
卻走矣壬戌佐外計貪墨一洗順昌律已峻刻
而宅心坦虛於籬棘町畦之間曠如也迺是非
真贗皎如矣乞假歸襍被圖書一兩肩抵家仍
敝廬數椽與二三故人日夕雄談爲樂至地方
利弊必嘔心區畫爲當事暢言之凡孤根寒士
及販夫負卒莫不倚之爲天乙丑夏逆璫矯
旨逮魏給事大中大中志行峭勁順昌雅重之
見其銀鐺在途莫有問者遂以女字其孫又搯
腕時事拍案叫詈緹騎歸聞之于璫倪文煥遂

劾順昌得削奪而向之閭中相左及吳中大吏

有私嫌者與文煥諸奸比徵入詔獄慷慨罵賊

而死就逮時吳中震動所倚爲天者一呼數千

人擊殺緹騎幾至揭竿逮至京遂有王恭廠之

變都城崩裂其感動天人或以爲他君子所未

有云

擬謚忠介

廉方公正
執一不遷

又擬端烈

精禮守義
剛正

得 旨謚忠介

魏大中

浙江嘉善人

吏科都給事中
贈太常寺卿

自少孤惇家無四壁通籍既久猶然寒畯也爲
行人給事奉使屏絕贈遺其在掖垣以寬重囚
攻王德完以攘節鉞攻王紹徽以通客魏攻沈
淮以庇崔文昇攻方從哲奸人望之如毒矢嚙
骨思奮力拔去而最後傳梟爲人所挑借其往
來客論之事漸明矣大中踵楊漣攻逆璫甚力
又因奸輔廣微頒曆偃蹇與御史李應昇等連

章排擊內外朋謀因會推撫臣謂大中私其師
逐之去次年被逮撈死獄中大中生平刻厲孤
峭與世寡偶直道隕身猶或議其褊心者終爲
廉頑厲世君子也

擬謚忠節

危身奉上
好廉克己

又擬忠愍

方廉公正
在國逢難

得 旨謚忠節

王紀

山西芮城人

刑部尚書

逆璫之禍人知有悍惡者力讎衆正借兇鋒於
內而吮舐者繼之魚肉士大夫以膏材虺之吻
此猶未流非禍源也源在舊輔漙漙入黃扉即
欲排羣公而踞其上謂不聯內援無以使太阿
歸掌握於是乞憐妖姆客氏伺其下直午夜排
闥而進所獻繒黻珍翫裹以朱璫事皆百計交
驩其子而舅弟畜之塾賓皆有贈穢醜播長安
臺臣光斗省臣世揚輩合章抨之不動大司寇
紀奮袂起曰身爲大臣奈何與蒼相同朝歷陳

其奸惡再疏未已妖姆被髮搥膺哭愬

先

帝璫謂不大創莫以杜後遂削紀籍去此詞臣
某所謂破帽策蹇榮於蟒玉乘傳者也而璫遂
手滑矣使紀之言勝璫且彳亍而無應何至異
日燎原如紀者曲突徙薪功在韓忠定上非特
以觸奸昭臣職也其斷廣寧失事獄斷斷守三
尺亡撓而羣小斷以爲昵熊則爰書在焉生平
宦蹟多表表弗論論其大者在儀部爭 國本
有功

擬謚莊毅

嚴敬臨民
強而能斷

又擬忠端

廉方公正
守禮執義

得 旨謚莊毅

顧憲成

直隸無錫人

南京光祿寺少卿
累贈吏部左侍郎

少負異才舉應天第一成進士授戶部同魏允
中劉庭蘭上書政府論時事江陵病傾國走羣
望憲成自削其名調吏部適何尚書起鳴與總
憲辛自脩相訐憲成上疏詆尚書語侵執政輒

判桂陽州後以司李舉清廉第一仍還吏部婁東秉政有三王並封之議憲成首疏力爭議竟寢時趙南星主考功而憲成典選黜陟賢奸大快輿論然往往與執政牴牾會推閣臣列王文端遂削籍去歸而潛心理學與同志者繹濂洛正脉于楊龜山先生之道南祠世所謂東林也所著有小心齋劄記等書論事者十三論學者十七咀味之語約義長真吉人之詞也世之以東林而首訾憲成及高攀龍者是欲行新法而梟韓琦富弼者也後起光祿少卿不就卒

擬謚元定

道德純一
安民大慮

又擬景修

法義而齊
好學近志

端文

守禮執義
道德博聞

得

旨謚端文

續請謚諸臣啓中堂

議謚一事史局參聞况訪冊明示采莛即僭對非爲越俎第見私揭布懇公牘連篇非子孫光大其祖先即後進表章其先達語多躋實誰敢

譽鹽嫖爲驪施褒稍過情未免尊云亭爲泰岱在持衡者自知淄澠異味而陳乞者頗類木石同壇夫樊括生平僅取單提隻字昭回百禩何嫌萬訂千敲集弔客于蠅樊甫定蓋棺之論問人民于鶴表方昭謀野之公略有臚陳可供虛聽敢言闡幽之誼少敦直道之遺恨半豹罕闕有媿舍曹人物之志而千狐未集更虛執戟鉛槧之求惟言必有徵即任衆怨而無辜若疑所必闕欲點鬼簿而難周博詢叅稽不乏同心君子折衷入告是在當陸明公希孟臨文不勝慙悚之至

啓黃大宗伯

易名之典舊制五年一舉迺自辛酉至今十二年矣其間碩輔名卿蓋臣誼士或光榮備於生前或贈殯隆於死後滄桑遞變今古興哀乃使蠹禍豐碑動千家之野哭而稽功揚德闕集

字之褒褒斯實國家掛漏之舊章非獨賢者功
身之遺憾也至洪永以降二百年來其宜謚而
未謚爲公論之久昭輿情所共鬱者往牒班班
具在清評歷歷可徵每次舉行各有追補夫開
草昧之文治升中興之大猷與夫碧血猶新青
虹長貫世雖遠矣人疑在焉

帝王礪世雖千古以上列在明神昭於祀典者不
妨互有進退時賜尊崇蓋奉天無私爲民作則

正

聖天子之事也最可歎者掌故失傳留心希渺若
非感恩知己代爲表揚有力子孫自行陳乞則
有環海內共推之先詰問桑梓而莫知數十年
以內之入材等煙雲之既散至於採訪亦屬成
規但鬼錄誰爲陽秋而衆喙每成築舍即前此
慘死諸賢幸有輿論最孚事蹟具備者政府具
題

聖明俞允不然雖義比靈均禍同李范未免泯沒
況其他乎今幸昌言已播 明旨頻頒速斷速
行端藉主持若某所臚舉者雖近於一家之言
然以俯質九原仰符三代差無媿色倘有徇情
溢美敢忘鬼責人非採而行之是在大君子而
非某所敢必也

陶安

直隸當塗人

歷官江西參政
贈姑熟郡公

始與耆儒李習迎

太祖以神武不殺順天人行弔伐爲勸又勸

上定金陵累官知饒州捍禦有功初置翰林召爲
學士嘗賜安對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
一家行大配禮專用安議諸禮亦多所裁定出
爲江西叅政

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
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
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安寬仁

達吏事政績益著未幾卒

擬謚文元

道德博聞
行義說民

又擬文獻

道德博聞
嚮惠內德

章溢

浙江龍泉人

歷官御史中丞

初與劉基宋濂葉琛同徵至建業

上曰我為天下屈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溢

對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僉事浙江與其子

存道平溫處賊有功

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

功不在諸將後又調遣征閩諸將謂李文忠威

信久著可獲萬全

上——如其策拜中丞務存大體以養人廉恥為

先居母喪哀毀卒存道戰死

擬謚康懿

安樂撫民
柔克有光

又擬安惠

兆民寧賴
寬裕不苛

解縉

江西吉水人

歷官交趾參議前
左春坊大學士

初為庶吉士

太祖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

行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

上喜稱奇才後為人所忌改御史訟李韓公寃又

為人草諫書

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

所學後十年大用未晚也

成祖即位進侍讀學士與胡廣七人並直文淵閣

上嘗與縉論羣臣命各疏于下縉以實對徐驗之

十不失一焉時儲位未定 召縉密議縉言立

嫡以長好個 聖孫且言不宜過寵漢王遂立

皇太子一言而 國本定縉之功也陞左春

坊大學士會用兵交趾縉言交趾古羈縻國通

賓貢而已不足郡縣

上怒出縉廣西參議遂改交趾漢王乘隙潛下詔

獄死

擬謚文定

博聞多見
安民大慮

又擬文毅

博聞多見
強而能斷

周新

廣東南海人

浙江按察使

原名志新

文皇帝呼爲周新因改焉以志新爲字洪武己卯
舉于鄉筮仕評事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貴戚
畏之目爲冷面寒鐵公京師中以此怖小兒爲
浙江按察使民有冤獄喜曰冷面寒鐵公來矣
因旋風吹異葉至前知寺僧殺人有遠客歸失
其貲知其妻有外行因爭兩傘命剖分之兩人
刺刺語知傘所屬蠅螭迎馬首尾之有暴屍及
小木布印令人市布得殺人主名境中有虎造
于城隍神須臾得虎格殺之異政皆此類嘗微
服巡屬縣爲縣官收繫與囚語知一縣疾苦又
入錢塘葉尹署中惟魚腊一東家所寄也袖少
許明日啖之葉益砥礪號一葉清察家有餽以
鷲炙者懸梁間後有遺者指示之是時周憲使
之名震天下初錦衣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戶往
浙緝事多作威福受吏賂新捕繫之千戶脫走

訴于綱綱乃誣奏新

上命逮至拷掠無完膚既至陛前猶抗聲曰臣奉
詔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

上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

上他日顧侍臣嘆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

擬謚清烈避遠不義又擬忠介殺身報國

羅通江西吉水人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

成永樂壬辰進士以御史按蜀蜀王僭用乘輿

通一日使人收王鹵簿命藩臬移文黃屋左

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還之耳應詔陳言諫

上巡遊亡度謫知交趾清化州至南海遇異人授

以兵書黎利叛攻清化通佯許降夜擇敢死士

鼓譟而出斬其梟勇城賴以全論功擢戶部員

外郎改兵部從尚書王驥征阿台爲驥所誣謫

梧州開官調河泊偶入京而土木報至廷臣薦

通智勇復兵部員外守居庸虜馬不敢渡璽書

敦勉超拜右副都御史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關也先欲衝居庸而去虜衆臥用兩馬相比二人共宿一革囊橫置馬上鐵騎外繞每騎隨一犬有驚以犬吠通多用醪麪實蒸羊置藥夜投虜騎中犬飽羊肉不吠隨以油索套馬足夜半山軍繞虜營鼓譟舉砲四面擊之鐵騎聯絡咆哮縛益急人馬自相蹂躪死者數千俘其名王虜遁去 召入理院事通言德勝門之戰斬獲幾何賞太濫遂與于忠肅小有怨言遣重臣鎮山西謙與通頗相持卒遣通逐虜出塞亡何

英宗還轅通歷陟右都御史復辟之事通實與聞念亨軌不可共功名辭曰通老矣不能從也識者高之尋乞骸骨以壽終

擬謚襄敏

甲冑有勞
應事有功

又擬桓懋

克敵服遠
以功受賞

楊瑄

江西豐城人

浙江按察使

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以御史印馬圻內有劾曹吉祥石亨怙寵奪民田瑄疏劾之

上喜公敢言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乃二兇日益張會彗孛連見瑄與諸御史議班劾之有洩其語者二兇先譖于

上前暨疏入

上怒召諸御史詣 文華殿俾誦彈章瑄與御史

周斌且誦且對極陳罪狀下詔獄逼其誣劾

瑄刑甚酷瀕死語不及他竟文致大辟餘成

有差奏上京城大風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

牌于郊外得末減戍鐵嶺衛遇赦還或謂瑄宜

詣二兇謝瑄不可復戍南丹二兇誅釋歸

茂陵即位復其官尋陞浙江副使浙東西各縣海

塘皆瑄修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

患尤大陞按察使卒祠東海上子源以天象諫

死逆瑾手先有謚

擬謚忠惠

危身奉上
施勤無私

又擬忠勤

危身奉上
能脩其官

孔鏞

直隸長洲人

先聖五十四代
孫工部侍郎

初舉進士知都昌入覲以一扇貽冢宰冢宰以爲忽已改連山先後皆有惠政遂知高州府嶺南盜起鏞單騎往喻有良民千人及子矜數十輩爲賊所縛掛林稍號呼動地鏞弗顧抵賊壘下馬踞上坐極言利害賊羅拜請降送之出金解道旁縛者降其衆數萬論功進副使後遷廣西討荔浦賊賊望見孔副使旗幟即驚潰擢副都御史平黔中阿刺苗入爲工部侍郎卒還自嶺家人携一英州石鏞見之怒而沉諸水李清紀奇石飛動往來者至今指相語

擬謚節襄

好廉克已
辟地有德

又擬襄介

辟地有德
執一不遷

何景明

河南信陽人

陝西提學副使

年十五以尚書魁省試才名播海內十九成進士授中書舍人與李夢陽諸子興起爲古文詞

稱大家車馬填門巷不絕然性高潔不妄交游錢寧賜宗姓寵貴弄權思欲交驩持古畫求題顧奴視遠之曰此名畫母污吾題也乾清宮災應詔言事極論邊軍番僧義子義子者斥寧也疏留中不報師御史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賄之棺景明約所知釀金斂之却鵬賄謂御史生不苟受顧受污地下邪逆瑾撓吏部權則移書許太宰引正大義李夢陽與御史許奏又移書楊太宰直夢陽獄李長沙乞休會有兵事援古太臣義爲書讓之三書皆非身事而憂國憐才語涉時忌弗顧使滇南歸不携一物居喪不酒不琴守中書十年不調後督學關中以經術世務督教關中士士習一變廖鵬弟鸞方鎮秦勢甚張執其叅隨撻于市人知欽避其雄文直節大略與夢陽等而脩潔過之夢陽晚年以陽春一記爲累景明則矚然不滓矣年三十九而卒胡

端敏非阿好者嘆其有王佐才而蚤死非誣也

擬謚景章

布義行剛
出言有文

又擬昭文

聲聞宣遠
敏而好學

蔣欽

直隸常熟人

南京陝西道御史
贈光祿寺少卿

為南京陝西道御史時逆瑾新用事劉謝聯袂

去國欽率同臺薄彥徽等留劉謝而擊瑾方燈

下屬草筐篋間鬼聲戢戢欽起視曰是吾先人

之靈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竟聲振四壁欽奮筆

曰死即死耳不可易也疏上逮至京下詔獄

賜杖三十落籍為民欽呻吟衽席間再上疏請

急殺瑾奉旨再杖三十血肉淋漓又上疏請

殺瑾詞愈激壯欽自分必死有父年七十二揮

淚不顧疏入復受訊于錦衣甫半月三受杖不

勝創遂死之諫臣如欽真九死不回者也後贈

光祿寺少卿廕一子

擬謚忠愍

殺身報國
在國逢難

又擬烈愍

剛正
在國逢難

陸震

浙江蘭溪人

兵部員外郎贈
太常寺少卿

正德三年進士為泰和知縣多善政擢武庫司主事

孝貞皇后喪

武宗自宣府奔歸又將再出震抗疏諫

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免陞車駕副郎

上議南巡皆羣小蠱惑而江彬為之魁職方郎甫

田黃輦具疏直斥彬震亦具疏見輦草即自毀

之願同署名進彬果大恨縛二人下詔獄五日

三訊杖五十死矣復題書示諸子曰吾筆亂神

不亂也然竟創甚卒輦幸不死後三年贈太常

寺少卿同時被杖死者震及主事何遵評事林

公輔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孟陽李紹賢劉槩

李鳳等共十有一人輦已得謚震宜補

擬謚烈愍

剛正
在國逢難

又擬忠愍

危身奉上
在國逢難

何遵

南京欽天監人

工部營繕司主事

正德甲戌登進士冢宰陸完器重公會當試臺

諫引疾弗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授工部主事
推木荆南更置一切查以廉率之比去任行查
蕭然時瑾彬相繼用事逆濠窺伺中朝南巡詔
下遵抗疏請止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
不軌且奈何彬匿不以聞遵復率同官林大輅
蔣山卿等上疏乞罷巡幸勿爲姦邪蠱惑且寬
黃輦母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
遂下遵于獄桁楊暴午門外五日杖之五十

自視杖又莫有左右者杖視他人爲甚遵故羸
又憤所言不達創甚三日卒先是被杖時父鐸
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
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矣果然
擬謚忠節殺身報國
好廉自克又擬忠恪殺身報國
敬共官次

陳琛

福建晉江人

江西提學僉事

初受易于李長史聰築室紫帽山之巔洞悟易
理一日蔡文莊見其文嗟異久之曰吾得友此

人足矣琛聞之稟學焉文莊目之曰吾季通也
文莊著蒙引而琛衍其旨爲淺說然自愧訓詁
學更欲勵進退大節決名利關遊塵壒之外求
所謂彌高彌堅者以正德丁丑登第考官從闈
中射覆謂造詣精深必陳白沙門人不則蔡虛
齋也授刑部主事改南吏部以母老歸養徵爲
貴州提學僉事改江西力辭不就卻掃一室偃
仰其中靜觀天地萬物消長之變古今興廢
亂之故或適然孤笑或喟然獨嘆張襄惠公岳
稱其一世豪有蟠屈萬古之心胸有瀉浴長
江之辨論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
門戶而有實學人以爲知言

擬謚介修

執一不遷
好學近志

又擬端節

執禮守義
能固所守

顧璘

直隸上元人

南京刑部尚書

初以進士授廣平知縣繇南吏部知開封府盜
起燕薊流劫中原彭澤領兵討賊以璘自輔折

衡之功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固奪自恣璘每折之廖罷去而繼者王宏尤諄諄璘絕不爲禮所徵需一不答宏矯詔逮赴錦衣獄璘抗言條對卒鐫三階知全州移知台州府歷藩臬撫山西湖廣入爲刑吏工三部侍郎進工書改南刑部以去璘爲人融朗濶達精於吏理激昂任事高視濶步遇權貴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講均敵禮孳孳獎進唯恐不給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家庭孝友於倫誼甚篤也能識江陵相于總角時有入倫鑒

擬謚景懿

由義而濟
柔克有光

又擬康簡

溫良好德
正直無邪

文徵明

直隸長洲人

翰林院待詔

年十六其父溫州守林病于溫徵明馳往則歿三日矣一慟後收其家所藏徐武功諸秘冊雜燒之有深衷焉郡寮合數百金爲之賻固謝不

受吏士修故前守何文淵卻金亭以旌之家居篤修內行克恭厥兄一日構屋數楹閣成矣夜半厥兄宣言曰侵吾宇尺有咫宜正疆焉聞命立召梓人斬其楹櫨夙興袒而謝積米一宿遣奴鬻于市奴歸噤不能發聲叩之曰聲矣伯氏以易數鐸入橐矣笑曰駉豎伯氏橐卽吾橐也何詫焉伉儷白首如賓生平無二色日與風流豪雋唐寅祝允明諸子爲伍而終身不識倚門粧詞翰重海內而未嘗爲藩邸及中涓下點墨寧庶人未舉事以纁壁延致吳中兩名士則徵明與唐寅獨灼見先幾謝弗往季父森以中丞治虔鎮密啓之曰濠反形成矣叔能辦之乎弗果辦聞有王伯安者可引自代也森用其言高句麗日本使者嘗以奇琛購隻字終不可得按其隱惠蓋陳仲弓司馬君實流亞而瑋識過之世之稱徵明者皆不知徵明者也薦舉爲

翰林待詔未幾謝歸盈九表對客濡毫脩然而
蛻

擬謚靖修

寬樂令終
好學近志

又擬端文

守禮執義
道德博聞

陸聚

直隸長洲人

永新知縣前
工部給事中

初入中秘新貴人張桂長翰林聚約諸吉士母
往謁張桂衡之出爲給事中言事多經國大計
典浙省試時各省錄成列鎮守內臣名聚獨削
去之偶法司論獄與厥衛互異

上右厥衛爲斥臺長聚力持不可下詔獄杖而釋
之張桂方用事聚極論之并諸要人疏入自分
必死乃得 旨罷二相俄有蜚語上聞

上怒召張還政府下聚于獄謫都勾驛丞遷永新
令在永新惠政不勝紀聚念母老遂上疏致仕
歸時年四十也

擬謚忠節

危身奉上
能固所守

又擬貞介

不隱無屈
執一不遷

朱統

直隸長洲人

巡撫浙江兼福建
海道右副都御史

甫生遭家難其生母坐蓐中毒不死甫三日就
邑禁異母兄奪其哺生母賴巾網糊口百有十
日而脫家教諄嚴以底于成登進士知開州恤
里甲均戶役擢南職方革協守之橫叅議江西
定安福均糧之藉剖東鄉安仁剖圖之訟備兵
四川平番寨處糧饟右轄山東奪守涉之議左
轄廣東開府南贛皆平政刮垢最後撫浙江兼
福建海道時以海寇猖獗創建此官而詰奸除
寇有力家所最忌雖平同安山寇至寧波撫後
夷六百餘人襲破雙嶼賊巢又破賊于溫盤南
鹿諸洋又平處州礦賊又破佛郎及黑白喇噠
諸番賊斬其渠魁潮閩悉定而怨讟日甚謗書
屢上聞遂褫職候勘于邑仰藥而死嘗作俟命
詞曰糾邪定亂不負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
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至今
若有待云

擬謚襄介

甲冑有勞
執一不遷

又擬襄毅

甲冑有勞
致果殺敵

林春

直隸泰州人

吏部文選司郎中

春父爲漕卒泰織屨治生獨與母妻俱夜嘗以

竹筒注膏繫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筒然火

讀書竟夜不寐久之從王心齋聞良知之學心

喜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純雜以自

考復自悟曰此治標者也遂進而求之本以會

試第一人授戶部主事調吏部文選吏部

厓岸示尊重春門無留賓日盱出部則徧走刺

客客尤厚者相與挾衾稠櫛具同宿寺觀講學

竟夕以爲常後典選首斥去泰州守尚書難之

春曰不當則罷郎中嘗過淮淮守無加禮焉視

吏部泊如也遇大計力薦其廉靜嘗自謂曰選

曹之職欲上通君相與冢宰之心下通選人與

天下人之心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人以爲格

訓亡何病卒出其橐得銀四兩寮友爲之棺

歸

擬謚清毅

避遠不義
強而能斷

又擬純節

中正精粹
好廉克己

雷禮

江西豐城人

工部尚書贈太保

成進士司理興化讞疑獄有神明稱以異等入

銓曹司弊吏所汰權勢居多陶真人以贊玄官

少保考九年滿引大臣例自陳禮以爲真人齋

宮效勞不當言稱職不引奏人以爲得體陶與

相嵩比共樹之夏文愍亦欲借事去所不快禮

弗應遂出判大名府未幾蹕督學歷卿寺尹京

兆陟工部侍郎是時營天壽山費不貲禮節省

過當三殿興禮董其役迄工晉尚書先是佑

者至數十百萬而費止什一萬壽宮災佑者復

以三百萬報禮曰二十萬足矣昕夕督將作躡

油履行泥中執蓋自障

上知其體國稱爲忠勤相嵩益不懌工曹事動關

中涓禮每爲裁抑内外庭多乘間姜菲者又嘗

揀言官止內操最後言內璫怙勢行私動掣臣
肘乞罷以此致仕歸有古大臣之風焉卒後贈
太保所著大政紀列卿年表等書行于世賅博
古今與鄭端簡並稱

擬謚敏恪

應事有功
敬共官次

又擬恭裕

治典不易
強學好問

任環

山西長治人

山東叅政贈光祿卿

繇進士爲令歷廣平沙河滑三縣以循良徵至

京因有妹嫁藩宗循例戴守蘇州時嘉靖癸丑

倭寇繇越入吳犯太倉勢張甚督撫以屬環環

募兵訓練與之同寢食或累日粒米不入口或

露宿泥淖中未嘗稍自異戰罷必身爲殿涉津

梁一卒未渡終不先行又書其姓名于腹背手

足曰死吾職也茲用以識庶得收葬焉凡出兵

皆殊死戰如黃浦華橋之捷庸功不勝書甲寅

夏寇抵蘇郡焚掠倍慘男婦爭入城城閉相蹂

踐死環傳令開門納之全活二萬餘人賊亦遂

賜額錄功

巡退去環又集諸路兵于陸涇灘其最勁爲銅
刀手偵知賊情以勁兵伺其來誘而敗之再戰
再捷黠賊皆授首倭不敢窺蘇矣嘗被矢創甚
成疽血戰自若有書報其子曰不幸有變臣死
忠妻死節子死孝成就一個是而已其成功等
于宋之虞允文按其志節張睢陽之流也論功
歷陞副使叅政廕一子世千夫長建祠于郡城

擬謚忠襄

臨難不忘國
甲冑有勞

又擬貞桓

憂國忘死
克敵服遠

王世貞

直隸太倉人

南京刑部尚書
贈太子少保

初成進士爲刑曹郎與李攀龍諸子以文章相

頡頏又負意氣自豪楊忠愍劾分宜論死世貞

爲經紀身後孟酒間語多侵嚴氏嚴氏弗善也

備兵青州父忤以封疆被僇伏草土守幾十年

凡三年不茹葷御室嚴氏敗以薦起清歷中外

鎮鄖陽涉卿寺卒以南司寇歸世貞才名滿天

下江陵相雅知之世貞頗不自引匿後王文肅以奪情事抗江陵世貞又與交相倚重著首輔傳詆江陵頗刻然胸無城府寬然長者也詩文跌宕馳驟後起者或訾之終不失為大家明習掌故持論娓娓共惜其有良史材未竟厥志然超濟南而踵北地之後稱一代文人有餘矣

擬謚章懿

出言有文 柔克有光

又擬裕文

強學好問 剛柔相濟

李已

河南臨州人

巡撫保定右 僉都御史

登嘉靖乙丑榜以太常博士選給事中上言太監崔敏等請買年例金寶臣等及戶部執奏停止未蒙俞允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臣竊惜之疏上

穆廟震怒謂其沽名犯上杖一百繫刑部獄已而

釋之

神廟登極起兵科都給事中陞大理少卿尋開府

保定簡卒蒐乘頗著鎖鑰之功一日病甚守土者憂之為經紀後事見囊篋蕭然敝衣圖書而已守因滙各屬醵金以進已聞之曰若以利賂我耶病愈且聽糾矣守惶怖待罪病亦竟不起中州賢者推其鄉清直名臣已為首云

擬謚介直

執一不遷 聲敏行成

又擬忠節

危身奉主 能固所安

李楨

陝西慶陽人

南京刑部尚書 贈太子少保

為諸生即有志聖學擁臯比教人先學人後學文居喪毀瘠人稱為李孝子釋褐令高平先德教而後法令徵拜御史同臺傳應楨以言事忤江陵下詔獄楨乃江陵所取士也偕給事徐貞明慰勉之時相目為黨貶長蘆幕官携一童策蹇就道後江陵為正人所攻欲收時望首召楨從司理為祠部郎改光祿丞落落如初暨江陵沒楨每稱其材修門人禮內侍環甲者三千人從光祿索供應楨弗予

神廟亦遂罷內操使 荆藩陳荒政以璽卿使

慶藩陳虜情皆於民居邊備有濟填撫全楚
小舸至襄樊津吏不知為政務持大體獨嚴於
執法者入佐中臺白少宰趙用賢離婚事而糾
邪媚御史陳勗再晉左司馬力排石司馬封貢
議議既不成石下獄攝部事島夷牧寧籌畫居
多迺因事謝去數年起南司寇旋以病歸卒

擬謚莊愨

履正志和
行克中外

又擬貞穆

清白守節
德彰

華鉦

直隸丹徒人

原任荊州府推官
贈尚寶司少卿

以進士司理荊州屬稅監陳奉播虐于楚市梟
翼之白晝掠都市荆人攘臂起毆市梟至斃未
斃者縛而投之江譁于稅監署經夕不散鉦故
嘗裁抑奉奉積不堪難作疑鉦與僉臬馮應京
嗾之遂馳疏參應京及鉦等激變

神宗怒逮下詔獄長繫數年應京在福堂每正襟
危坐引諸同繫者講明先王之道及經濟大業

輯成經世實用一書患苦中自相師友似古之
獄中授書者鉦負忠義大節又斤斤繩尺非徒
慷慨以遘禍自豪一時切劘有成不以險夷
其守稱鉦為最既赦還杜門讀書敝廬一區既
脫數畝無改諸生時自鉦歸里里人不敢為不
善年位非尊蔚為鄉邦模型未幾病卒潤之人
至今稱之

擬謚貞恪

憂國忘死
溫恭朝夕

又擬端介

牛禮純義
貞節

樊玉衡

湖廣黃岡人

直隸崑山
縣知縣

生而恬淡寡欲聞人說海忠介事慨然曰我後
當師法此人成進士歸乘一小輿二奚奴從之
里中寂無車馬聲試為商城令初下車執筆不
輕下一月後察知肯綮斧斷劃然又為息訟歌
悟囚歌使木鐸巡于路監門號于里獄卒歌于
獄獄囚夜半聞歌聲無不流涕時與訟者稱引
孝弟忍讓和睦之說暮年獄幾空開採內臣至

它邑伏謁唯謹獨商城與講賓主禮中使執其
手曰好手笑答曰此手不污金錢耳導之捫蘿
攀葛上岩巖喘吼汗雨竟無所得鑛快快去觀
崑山吳中牙僧多借獄訟爲市起高樓酒館並
衝治崑酒家多徙去同時有袁宏道者治吳邑
頗相似然袁以才勝玉衡使民無訟全以至誠
導之也駕小艇踏災傷與饑民相對噉菜粥邑
逋至二十萬耳奪俸不忍徵民亦輸負恐後
倉守丁永祚與玉衡同入覲周旋數月言其自
奉清約朝夕糜一盂乾姜兩三片偶噉一鷄那
稱厚奉矣偶與一墨守不協會聞父病竟解綬
去因侍父疾衣不解袷數月患脇痛不食死死
而崑山立祠祠之祈禱炳靈稱明神云宜視知
縣鄧文簡例子謚

擬謚元介

體仁長民
執一不遷

又擬節惠

好廉自克
愛民好柔

公槐集卷之五

終

公槐集目次

卷之六

名臣謚議

張棟

孟化鯉

顧養謙

梅國楨

汪應蛟

黃輝

錢一本

洪文衡

葉茂才

陳道亨

公槐集

卷之六

目次

崔儒秀

劉綬

萬燦

左光斗

周起元

李應昇

擬謚遜國諸臣評

周是修

王艮

鐵鉉

方孝孺

卓敬

黃鉞

國史闡幽

王廷

錢邦彥

滕伯翰

曹三陽

袁洪愈

何源

胡執禮

邵光先

張銓

何廷魁

袁應泰

繆昌期

周宗建

黃尊素

公槐集

卷之六

目次

目次
畢

公槐集卷之六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名臣謚議

張棟

南直隸崑山人

兵科都給事中
贈太常寺卿

少居父喪卽以毀瘠聞成進士爲新建令清愛
絕倫丈田一事尤爲百世利選授工科給事中
巡視厰庫立科部互稽之法不欲攬部臣事爲
巡視事其於今日弊孔數十年前燭照矣若請
蠲賑諫燒造罷內操議改折諸疏皆民瘼國計
所彈擊必快輿論長兵垣以軍政糾拾勲爵緹
帥總戎數人皆當路所私也奉 命閱邊動與
要人忤遂以敘功太濫叅經略鄭洛人爲縮舌
六垣以前星爲請拂

神廟意次第貶謫棟抗疏申救竟以編氓還里闔
門奉毋臺察以下罕得覩其面清風謾謾使人
可望不可攀同時有熱腸自許喋喋取輕者筵

楹哉識者謂賢者不竟其用退而型范一鄉當
以棟爲正年六十遭母喪呱呱孺慕寢由而死

擬謚孝肅

大慮行節
正巳憚下

又擬端節

守禮執義
好廉克己

孟化鯉

河南新安人

吏部文選司郎
中贈光祿寺卿

自少補諸生便慨然以正學自任時有尤西川
時熙倡道淑人遂師事之拔萃入太學及以鄉
薦預計偕皆得循故事徵路費獨却不受庚辰
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時相欲一見不可得服
闋改北筦太倉庫積蠹一清丙戌江南山左太
饑奉 命往賑全活無算改吏部主事洊歷文
選郎用人一本於公雖貴人氣焰薰灼不少徇
往例啟事多先白政府中涓有所干輒得請化
鯉一切痛革勅守關勿通一刺諸猾胥上下其
手者搜剔殆盡於是內外側目矣張都諫棟以
建言 國本削藉人弗敢用特疏起之政府弗
善也票外任尋以言者伸救削其籍將去國猶

夙夜治文書付所司始跨蹇歸行李蕭然蒼頭
皆徒步家居問學益精進以無欲爲宗以孝弟
忠信慎獨爲要丁兩喪一準古禮居嘗崇淡樸
爲里俗先與孟清憲望實相等海內稱爲二孟
俱未大行其道而卒天啟初贈光祿卿

擬謚純介

中正精粹
執一不遷

又擬貞定

清白守節
安民法古

顧養謙

南直隸通州人

右都御史贈
兵部尚書

成進士官戶部卽有廉幹聲出爲福建僉事邵
武黨斗爲亂設方略擒其魁出巡方使者於亂
中叅議廣東平山寇因事左遷嗣叅浙藩值兵
民之變督撫張佳胤下令諸營兵討亂民自效
民稍戢矣而兵未麗法養謙諜知倡亂者以醵
金致怨有郤可乘後先捕獲卽幕府斬之而身
自單騎馳入營諭衆卒曰罪坐首禍耳若等貴
不問衆搏頰泣謝浙乃安佳胤聞于朝臺省同
聲尉薦者四十餘人遂從薊州兵備擢都御史

撫遼東東西諸虜多不靖養謙設奇制勝歲歲
上首虜後北關與南關爲難而猛骨孛羅佐之
南關反商窮走開原養謙提兵討北關不無所
亡失卒以捷聞然使兩關講解齊稱外藩養謙
功也在遼日久遷南京總督糧儲以艱歸島夷
侵我屬國奪情起總督薊遼請終制乃行時廷
議方封貢弗予而養謙議不合遂遷總河右都
御史 予告終于家養謙生平豪爽濶達膽氣
過人嘗按塞憇小凌河虜十萬猝至將吏無人
色或請召近地兵笑弗應啟四門張黃蓋而坐
飲噉自若虜疑之稍稍遁去數十年來稱邊才
者多屈指養謙有拊髀之思云

擬謚襄敏

甲冑有勞
應事有功

又擬莊襄

獻園克服
甲冑有勞

梅國楨

湖廣麻城人

總督宣大兵部右
侍郎贈右都御史

初舉於鄉三試不第因携家長安與酒人俠客
浮觴角射或效武夫結束或如羽流長髯大鼻

聲如洪鐘望者却走成進士爲固安令有異政
徵拜御史會有哮承恩之變公抗疏舉故遼帥
而身請爲監

上命遼帥子如松偕國楨往國楨過雲中上谷先
遣使諭諸虜無從叛以故哮氏勾虜計不遂壓
夏城而陳城上砲發中其騎神色不變相地勢
決水灌城城中勢急陰導虜騎入慶陽國楨遣
兵敗之以首首耀城下賊大窘圖詐降且願見
梅監軍國楨挺身出爲賊腹心者劉東陽縋城
而下環衛皆露刃國楨握東陽手爲陳禍福一
賊揮雙刀突前笑而承之賊遂叩首請命約以
九月九日開東門至期負約而賊有以南城獻
者國楨摩諸將急登遂平之俘承恩以獻是役
也督府與國楨不甚同心隻身任事其功與李
西平薄蔡州等行時請帑金三千金僅費四百
餘金耳論功僅遷僕少未幾以中丞撫雲中以

少司馬督三鎮中外倚之如方叔召虎云

擬謚景襄

耆意大慮
甲冑有勞

又擬襄毅

甲冑有勞
強而能斷

汪應蛟

直隸婺源人

太子少保
戶部尚書

總角時卽以聖賢自許成萬曆甲戌進士除南
京兵部主事尋改禮部修方正學墓置田祀之
考最入京感時事抗疏忤達官移疾歸有以美
秩招之者謝不應以福建憲副出遂廻翔藩臬
間備兵易州有礦璫熾甚露章劾之

公權集

卷之六

七

上優容焉以倭警移備津門亡何填撫天津倭難
弭罷津撫改撫保定開葛沽一帶水田歲得數
萬斛後奴酋發難從津門轉輸人賴其利又爲
三輔請命減稅額六萬歲飢督有司賑貧乏全
活者多屬吏以尉薦謝者絕不與通晉少司空
引疾歸晉貳吏兵又推兩廣薊遼河道總督皆
不報天啓辛酉赴大司農召時東北禦奴西北
征水蘭征調頻煩所條上多主清汰而軍興不

乏議三方布置者需兵三十萬餉一千二百萬
力持之減其半往往與時相左有議其老不任
事者遂乞骸歸謝疏引宋儒言以親宦官爲戒
歸五年而卒

擬謚清簡

避遠不義
正直無邪

又擬恭恪

治典不易
溫恭朝夕

黃輝

四川南充人

少詹事

八歲隨其父子元令楚時直指按部有疑獄檄
子元識之輝燃燈讀律有合者一一拈出宛若
老吏轉聞臺使者劔負而見卽以錢穀冊授之
一覽成誦矣稍長博極內外典以進士讀書中
秘遇閣試屢升其偶一日試黃鐘律度論衆皆
闕筆輝抽其腹笥一一分致之與同館徵事爲
樂十得八九焦竑以闕雅名世自媿不如也充
講官啓沃良多時青宮未定中外憂疑忽有
傳孝端后不得其所者輝與同鄉一給事謀
之代爲具疏疏入給事受杖而椒塗獲安人以

爲有社稷功惜未竟厥施其詞翰流傳于世人
爭購之究心出世之旨蚤歲抽簪脩然玄遠與
陶文簡相伯仲云

擬謚文簡

敏而好學
一德不懈

又擬文愍

敏而好學
行見中外

錢一本

直隸武進人

福建道御史贈
太僕寺少卿

以進士知廬陵縣矯矯自持入臺班首發按臣
祝大舟貪墨狀輿論壯之有敬陳論相一疏謂
秉國者往往駕明旨以箝衆口使嘉言路塞
直臣道消語多觸忌最後國本疏齒及椒掖
上嫌之姑寢弗報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前疏
與養浩同指并褫一本爲編氓歸毘陵葺先賢
祠卽其旁構經正堂考德問業其中生平遂心
于易冥契元天之旨得之靜悟爲多故於生死
之際頗有前知一時聲實相亞者爲顧憲成憲
成切于救世一本嚴於持世皆爲後學師
擬謚貞確

不隱無屈
執德不惑

又擬端定

守禮執義
純行不謨

洪文衡

直隸歙縣人

太常寺卿贈
工部右侍郎

成萬曆己丑進士筮仕計部司太倉釐革耗蠹
清風謬然時前星未定言者竄逐相繼文衡
抗疏請忠忱蘊結於利害之際漠如也改儀部
尋改銓部因時宰媚之請告去亡何竟移南虞
部往時遷客視官如郵亭置職業不問文衡鞅
掌拮据不厭瑣屑節省水衡金錢十餘萬卽中
貴多斂手避遷光祿太常少卿復林居十餘年
光宗卽位起大理少卿轉太常卿祧
廟議起謂

九廟之制以定陶濮安素宜及此時釐正語雖未
行朝論偉之亡何病卒文衡神宇嚴重志方行
潔望之亭亭嶽嶽類古大臣惜未竟其用辛酉
壬戌間以名流起田間坊京邸者四人先劉元
珍次文衡次鮑應鰲次陳大綬皆以憂時後先
實率曙幾先者不勝云亡之嘆

擬謚莊定

履正志和
純行不與

又擬崇恪

能修其官
威儀端凝

葉茂才

直隸無錫人

南京工部
右侍郎

登萬曆己丑榜授刑部主事改南京工部歷陞
太常寺卿至南京工部侍郎以養病去名在仕
版者三十餘年十九家居卽出不過優游留署
寄情吏隱而已初權蕪關杜羨餘開雙港之禁
國課旣登日點籌放船不取一緡皆躍呼祝讚
而去在南岡岡政爲肅一時毘陵錫山多賢者
遷謫家居癖心于泰否之運遲遲去不忘君
而茂才號爲韜戢至國是所關黑白訛淆偏
僻發抒罔所避有叅公論釋羣疑兩疏旁囂止
囂兩說上鄭太宰書海內流前甲子貳起部璫
醖方張朝端憤激相持知有鈞黨之禍遂先
幾去雖覃封指日弗戀也有同人北上者輒
輦蹙叮嚀曰爾時前星未耀

主上孤危請

信邸出閣講學此第一義諸君何

不慮及此迄今聽其言比黨禍起高忠憲從容
自決經紀之無餘力家酷貧布衣楚楚不作了
烏態做橡庫隘而糞除整潔堂上榜三世無訟
四字其家世可想闕戶無人披帷斯在羽可爲
儀斯人之謂矣

擬謚安介

貌肅辭定
執一不遷

又擬定修

安民大慮
好學近志

陳道亨

江西新建人

南京兵
部尚書

舉于鄉瓶無儲粟有以居間請者麾去之成進

士授刑部主事以母老改南兵部調南吏部再

丁家難歷郎署二十年幾老矣泊然不爲念也

風雨淅瀝床無幃夫人於嚴冬猶禦葛裳益訢

訢自適後參楚藩舉卓異攝藩司不戒于火將

延庫藏仰天祝之天爲返風晉山東臬使遷右

轄遷閩左轄所到皆以卓異舉久之以南副院

督操江舊額軍萬五千船四百餘後僅存疲卒

四千朽舳六十餘而已議補之又造營房以棲

陸兵訓練無虛日括美餉三萬餘金充遼餉遷

少司寇復以少司空治河于濟兩載疏濬黃加

安瀾值蓮妖之難連破數邑遂謀犯濟濟已有

備且內應者已斃枕下矣賊爲膽悸復遣都司

楊國棟亟抹充而遙張疑兵以護運艘啣尾而

進京無置糧賊平僅拜銀幣之賜進長留樞欲

彷彿將軍之法訓健兒又定爲造船三則終前

志也時逆璫漸亂政應山首擊之道亨率南都

九列大臣相應手自屬草指陳剴切璫惡之遂

引疾歸迄能考終道亨和易近人而風規凝遠

望而知爲名德也同鄉有陳侍郎邦瞻陳岡卿

大綬稱三陳云

擬謚介靖

執一不遷
柔德安衆

又擬清襄

避遠不義
介胃有勞

崔儒秀

河南陝州人

開原兵備僉事
贈大理寺卿

成萬曆戊戌進士令掖縣縣多豪強不可制能

以威懾郡城累土耳加畚築焉爲百世利邑人

趙太宰憐其才勸稍歛鋒穎致相失辛丑大計遂以考功法中之屏居數年補令絳復徙令翼嘗格殺大盜考古兵法及行陣器械之屬悉繪爲圖以時披閱已遷西曹有翼之臺臣修睚眦者又以考功法左其官久之令文安公餘并究心奇門六壬太乙之屬夜則起觀乾象庚申虜勢孔棘起之田間超授山東僉事飭開原兵備而開原亡矣儒秀辭墓而行曰觀天象遼難未弭且經撫臨之在上進止非司道所得專惟以身殉耳散家貲募嵩輦健兒八百人部勒偕行并挾妻孥與俱示不返顧經臣應泰傾心恃之亡何納降議起儒秀諫不聽賀帥世賢頗有異圖儒秀諷之質其家于遼陽虜攻奉集堡小觔而去閱月傾衆犯遼陽儒秀分守東城虜未敢近而經臣所拔精兵先自潰降夷兢起刃人于衛城門開應泰自焚有欲挽儒秀潰圍出者

正色拒之慟哭戎服北向再拜殲世賢妻子步至都司廳事雉經死事聞贈大理卿其死王事也與潘節愍張忠烈高忠節何忠愍同謚不可獨後也

擬謚忠毅

殺身報國行以剛果

又擬忠愍

殺身報國在國逢難

劉綎

江西南昌人

左都督贈少保

父劉顯累立戰功平把都蠻綎已束髮從征倭犯朝鮮檄綎守全慶帥所部攻倭寨斬獲頗衆亡何平秀吉死而播酋應龍反綎總恭汪路兵一戰破三峒再戰克九盤三戰取石虎婁山四戰奪鐵柱二關播州平綎爲首功提兵滇南復三宣六衛又平羅雄武定者繼榮鳳騰霄相繼授首北征臨洮火落赤南征猺夷佩大將軍印大小百餘戰所向無堅乃中蜚語歸戊午奴酋發難以都督召挾所蓄健兒七百餘以從謂天下兵惟蜀人可用且吾父子所訓練欲需其至

乃出關而督促踵繼弗獲已與大帥如栢大帥
松大帥林分道進如栢中途逗留松戰死林敗
歸綏獨深入克一十八寨抵奴舊巢百二十里
以援餉不至兵遂潰奴兵圍之數重綏遂血戰
而死綏精于兵事有連環釘板木將軍倒馬鎗
連珠弩紅綿索飛釵神沙諸秘術皆從蠻方得
之舞百斤大刀輪旋若飛帳下卒合南北倭苗
夷虜鬼面黑獠無所不有因所需多未備而蒼
黃蹈虎口犄角不進孤軍陷歿非戰之罪也自
綏歿而中原無名將矣

擬謚桓襄

克敵服遠
甲冑有勞

又擬襄愍

克敵服遠
在國逢難

萬燦

江西南昌人

工部屯田司郎
中贈光祿寺卿

成進士爲刑部主事有刑獄干和疏 報聞調
工部繕司治銅官事得清惠聲副虞衡專司鼓
鑄嘗請內庫廢銅供錯刀之需中涓弗善也以
屯田郎往 慶陵見逆璫墳塋僭侈擬于王者

疏發其奸惡是時憲臣漣列璫二十四罪中外
相和章交公車璟疏稍後而璫欲借曹郎示威
矯 旨杖一百群豎從其私邸拉至午門白梃
交加老拳壓飽未受杖奄奄垂盡矣杖竟兩股
糜潰舉體臃腫色如墨踰四日死逆璫所殺賢
士大夫不下三十人自殺璟始也

擬謚忠愍

殺身報國
在國逢難

又擬貞愍

不隱無屈
在國逢難

左光斗

直隸桐城人

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贈太子少保

萬曆庚子丁未兩試皆冠本房鄉試出陳罔卿
大綬門卽以志節相期許筮仕中翰癸丑被選
入西臺候 命八年靜觀時事知小人之奧托
在婦寺慨然以澄清爲任比受事一疏定主爵
一疏叅大司馬新舊平章又發銓司積蠹幾空
其巢領屯政力興水利疏三因十四議所開墾
亡算

光考在青宮魏忠賢劉朝等矯 令旨索先朝戚

咤絕庄封還不啓曰尺地皆 殿下有吾今日
安敢私諸璫志而去領學政多造就爲知名士
鼎湖再泣內庭有以母后自居首上移宮停封
疏傳聞洵洵欲撲殺此獠事既定尋上仁義兼
盡疏識者謂兩疏事有輕重然廢一不可是時
改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以存
遇密之思實光斗議也著相某雅重光斗惡其
貨緣表裏爲奸單疏公疏糾逐無遺力嘗有疏
規諷熊廷弼後欲殺廷弼者坐非其罪逞逞對
衆申理歷陞僉都御史因楊忠烈有二十四罪
疏逆璫知光斗漣于喁莫逆而汪文言之禍小
人又借光斗發端遂因事併逐次年被逮榜舫
獄中光斗沈深饒智略數年間提衡清議光斗
居多故羣小之嫉光斗也甚於漣不獨逆閣腐
心之恨也

擬謚憲毅

實善而惡
強而能斷

又擬謚愍

強而能斷
在國達難

周起元 福建海澄縣人 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贈兵部右侍郎
萬曆庚子舉鄉榜第一辛丑成進士知浮梁縣
調南昌政成候考選而浮梁有大姓欲吞范文
正雙溪書院向爲起元所持至是挾忿上書起
元遂欲不赴考冢宰孫丕揚固強之得御史總
憲孫璋之逐名士濮中玉輩之不預華選起元
皆發憤力爭與時貴左竟出爲廣西叅議馴至
叅政守通州時廣寧新破潰兵從橫塞途通州
要害地賴起元安堵旋以太僕少卿晉僉都御
史撫應天東南困于杼軸至織監李實尤甚起
元下車卽請減織造織監實有疏叅蘇州同知
楊姜姜亦錚錚不爲中涓下起元力救之姜竟
削籍去以此積不相能蘇常熟數郡大稔請蠲請
賑請改折勤恤民隱倍摯長興有殺官之事幾
於震隣又惓惓爲桑土計臬臣朱童蒙儉人也
起元方擊蒙而蒙已竄身逆璫之局遂有排擠

正人之旨襁起元官歸閩群兇意猶未厭則攢謀喉李實竟與高攀龍周順昌等七人同被逮榜死詔獄起元撫吳功不迨王端毅而志欲仿之端毅在吳亦爲中人王敬所構而亨屯覓殊則所遇之主異也起元爲地方得禍士民思之如新

擬謚憲愍

賞善罰姦使民悲傷

又擬肅愍

執心決斷使民悲傷

李應昇

直隸江陰人

福建道御史贈太僕寺卿

年少擢高第司理南康吏事清嚴召入爲御

史風采著臺端多言人所不敢言其大快公論

者以背父慢君參南樂相以黷貨亡厭代總

憲叅薊州御史至逢迎挑激發蹤鷹犬一疏其

言久而愈驗人以爲有山巨源郭汾陽之先鑒

云當楊忠烈有二十四罪之疏應昇草疏陳十

六事行上矣而忠烈先之故繼楊而擊璫者應

昇也卒爲群兇朋謀以及于逮拷掠死詔獄將

死作詩寄友人蔣允儀有它日蒙恩弛黨禁老親穉子待君看之句天下聞而悲之應昇丰骨嶭峭而居家恂恂若處子鄉曲無間言被逮之時有攘臂奮呼頗類吳民之掠周忠介應昇搏鰥丐免緹騎亦踉蹌去

擬謚忠愍

危身奉上行見中外

又擬忠悼

危身奉上中年夭折

擬謚遜國諸臣評

遜國諸臣之未見旌也恐以叩馬累弔伐乎而非也

高皇帝取天下於羯胡之手彼且習中國之水草而甘之日夜思潰柵而入也都金陵無以控制關河况於邊睡奠鼎燕京漚朝宗之勢而歸于北以肩背爲扞蔽而中原在抱矣且自石晉父南宋臣雖中山開平之威落旄頭如振槁而有三犂其創未痛也有

高帝烏可無

文皇比之遇劉蒼定而需制作于斤斤者功什伯也舊君有溫厚之質好襲古人之革膜以塗澤太平類于宇文之周官在廷諸臣雍頌而談制作其用智囊之策以弱枝強幹者非峭刻迺迂悠也

高帝之靈幾怨恫矣援孔孟之律令則建文未爲率舊章

文皇帝乃達孝而繼述者也然天有嘗經不藉隱躍一綫起而維之將導地下而爲懿芥卽叩馬數語非徒商家不億之忠臣實周家八百之功臣也況以闢天擴天之聖人不能保其貽謀而嗣王失惠又未彰聞深宮一炬我罪伊何於是送往者沉痛事居者紆憤怒髭磔張血淚滂溢卽七尺爲醢九族受屠怡然甘之矣一時忠義之盛千古爲烈而區別次第略有可陳鐵司馬絃一夫當關幾覆六龍之轍臣各爲其主耳况

乎始謀則帷幄未叅守土則鎖鑰攸寄有功無過夫復何求方正學孝孺雅負買生之材頗聞鼂錯之議然能慷慨殿庭優游斧鑕觀其就義之狀能使三光燦精萬靈實涕綱維世教斯人之流與余所最羨者周紀善是修聞變投繯王修撰良先時飲酖一則得正而斃一則見幾而決生無沾戀於斯須死無株累於親鄰聖賢處難如是而已卓司徒敬嘗獻徙封之策書生之見以爲信然烏知徙不徙等耳酷類

先帝之語不乏藻鑑黃給事欽知姚守非定亂才而不避其難所謂智可及愚不可及也至如齊泰黃子澄者或憐之則目爲純忠或訾之則惡其釀亂皆非定論夫英武蓋世帝王有真警項羽不弑義帝漢高豈能終其身非面而共事建成不謀秦王秦王豈能克恭厥兄而退就藩服弑義帝徒以縞素發喪之名授漢高也謀秦王

徒以成愛弟妒元功之名授秦王也如齊黃者得毋類此事急而出奔以募兵為名舉莫贖矣景大夫清吞炭無成博浪自斃

皇靈在天崇獎或有俟焉今先舉其倬然者數人以為邈國諸臣冠冕

周是修 江西泰和人 衡府紀善

初名德以字行少孤力學舉明經為霍丘訓導入見

太祖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建文元年收衡府紀善衡

王未之國是修留京預纂修好薦達知名士陳

說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其

挫折之是修屹不為動靖難師渡江宮中自焚

是修留書其家付友人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

自經死年四十九後有聞之

成祖者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時與是修約同死者數人皆不果去而事

成祖以功名著君臣之義當以是修為正又先事而知齊黃之謬識在廷臣上矣其就死也不必

錚錚激壯而從容談笑赴義如歸聖賢之準也

擬謚忠正 殺身報國 靖共其位 又擬忠安 殺身報國 貌肅辭定

王艮 江西吉水人 翰林院修撰

建文元年發解明年成進士第二人以洪武十

八年例並授修撰靖難兵初起輒憂不食及渡

淮閉門涕泣不已訣妻子服毒死其忠義不必

言尤識時而先幾者同舉第一人胡靖事

成祖稱元臣第三人李貫尤浣滌以事

新皇反見薄庾死獄中

擬謚忠愍 殺身報國 在國逢難 又擬忠悼 殺身報國 恐懼從處

鐵鉉 河南鄧州人 兵部尚書

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

對詳明

上喜賜字鼎石能決疑獄

上益喜陞山東叅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

飛芻挽粟軍興不乏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是役也

文皇幾入于險比臨陣噪罵而出燕師大怒以礮

城瀕碎鉉書

高帝神牌懸城上燕弗敢擊久之撤兵南去有說

鉉直搗北平者鉉以固守爲長未幾又有東昌

之捷累進兵部尚書燕師下金陵鉉尚擁殘兵

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

其耳鼻撈其體至死詈不絕聲時年三十七

擬謚忠襄

殺身報國
甲冑有勞

又擬忠桓

殺身報國
克敵服遠

方孝孺

浙江寧海人

文學博士

自幼精敏絕倫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深醇長

從宋濂游恒以明王道聞異端爲已任洪武中

以吳沉揭樞薦召見

上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遣

還鄉未幾又以薦召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擢漢中教授蜀王顏其廬曰

正學皇太孫卽位召爲翰林博士凡將相大政

議輒咨孝孺比定官制改文學博士靖難兵起

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建文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屈繫獄曉諭再三

終不從又召草詔悲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余法周公輔成王耳孝

孺曰成王安在

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

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曰此朕家事耳置之詔天下非先生草不

孝孺哭且罵曰死卽死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磔諸市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擬謚烈文

剛正
道德博聞

又擬忠文

殺身報國
道德博聞

卓敬

浙江瑞安人

戶部侍郎

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成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密奏北平強幹之地宜徙燕邸于南昌且稱

成祖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

建文覽奏大驚

成祖卽位責敬不奉迎欲殺之而憐其才謂姚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害朕惟敬請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干戈息矣廣孝挑

上怒敬遂死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

成祖常嘆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後劉

球傳其事

擬謚忠思

殺身報國
謀慮不僭

又擬忠達

殺身報國
疏中通理

黃鉞

直隸常熟人

禮科給事中

以生負薦除宜章縣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成進士授給事中丁外艱歸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

要害守非其人不可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憤激烈有國士風但仁慈有餘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于善善得書慟哭起兵勤王遣人招鉞鉞營葬訖馳赴之童俊果以鎮江降事不支矣善被縛去鉞猶忍死以待聞善死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哭曰君今與希直同死國吾獨生乎給家人歸祭具整衣冠奮身入水死友人

楊福日夜泣橋側求鉞屍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體猶未潰成禮葬之

擬謚忠景

殺身報國
蓄意大慮

又擬忠獻

殺身報國
聰明獻哲

國史闡幽

王廷四川南充人成嘉靖壬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御史時吏部尚書汪鋹臯狀久著廷上疏擊之言其姦佞貪鄙且掇拾奏辦欺藐朝廷疏入

世宗罷鋹仍罪言鋹者謫廷亳州判官歷陞崑山

知縣長沙同知工部都水司郎中蘇州知府貴州陝西山西三省副使山西叅政山東按察使右布政使陝西左布政使所至多能聲遂以右副都御史治河晉南京刑部戶部侍郎復兼都御史治漕撫江北四郡島夷入犯有馘斬功加俸二級尋進左侍郎還理部事陞南京禮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廷之領憲臺也有小璫以事詬

御史李學道學道執而笞之復具疏糾璫群璫百餘人粹御史于午門外痛撻之髮肉狼藉朝紳沮氣廷列其狀以聞復謀于元輔階戍其首惡三人充南京淨軍者九人而已廷雅與階善有給事中張齊者織人也希次輔拱旨力詆階階以此去廷獨廉得張齊使邊時嘗納鉅商賕遂發齊陰罪齊下詔獄編尺藉隆慶四年廷謝事歸明年給事中周芸等爲齊訟冤齊始釋荷戈判京兆而廷鐫秩爲民萬曆元年拱罷廷得還故官嗣是雖老于家恩眷存問蒙廩餼輿臺之賜享有令終矣其卒也予祭葬謚曰恭節

錢邦彥字治徵南直吳縣人成進士爲高安令超拜吏部主事別歷諸司至文選員外郎考功郎中遷南京通政司叅議晉太常少卿再遷大理卿刑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遂轉南京刑部尚

青年六十餘乞歸未逾歲以大需恩晉一品勲階林居垂三十年生平詳慎居官無公私譴其中肫然赤子淵熙易亮恭退而質木鄉邦視爲楷模是時吳中後先四尚書邦彥與袁弘愈楊成凌雲翼也弘愈風節孤迥海內企仰之邦彥成號稱長者皆無媿鄉先生雲翼素驕橫後以事得辜澤宮子若孫亦纍纍成矣

滕伯輪字汝載福建甌寧人成嘉靖戊戌進士

本集

卷之六

七

狀元

令番禺陞禮部主事改吏部時楊襄毅爲太宰罷重之晉員外郎歸卽家陞貴州按察司副使改督兩浙學政尋轉其省督儲叅政已擢廣東按察使平羅旁有功詔賜金幣是役也督撫諸臣僇降以啓疆爲識者所不取陞浙江右布政使會鎮巡爭禮不相能意伯輪交構至言官露章遂投牒歸後以原官補廣東遂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已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浙江值歲祲亂萌蜩起稍懲攘效者而請改折漕綱停減織造以甦民困是年出汎有島夷之獲甫報捷而卒卒而贈兵部左侍郎酬海上功也賜祭仍給全葬三品未滿考予全葬自伯輪始

曹三暘字子泰直隸宜興人成嘉靖甲辰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左寺副右寺正出知漳州府以憂歸後補濟南府景王之國道經濟南三暘逆境上以歲儉闕乏先引學下教屬邑裁無名供王臣所過無犯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改山東提學尋以湖廣叅政守荆南支羅平有金幣之賜陞浙江按察使江西右布政使轉左使順天府尹滿京尹三載考始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沐黔公驕甚三暘列其罪狀奪爵寘南京滇歲輸黃金貢尚方數日溢賴三暘復故額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先期以報滿行言官論罷後

薦起原官改南京戶部總留儲陞南京工部尚書故輔居正不奔喪南九卿欲上疏阿故輔旨三賜與趙錦持不可事廼寢亡何予告歸里居數年人頗有訾之者卒後 贈太子太保

袁洪愈字抑之南直隸吳縣人丙午舉應天解元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選爲禮科給事中出僉福建按察司事歷陞河南左叅議山西副使改督山東學政湖廣左叅議入爲太僕少卿徙南京鴻臚卿嗣是太僕光祿太常三寺卿歷工部右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禮吏二部尚書皆南京凡八遷不離南其間以太常引疾家居者十五年甫秉留銓而乞骸決矣當其爲給事上疏言吏部尚書侍郎不職狀

世廟爲切責尚書侍郎已又言吏部郎挾詐受選人金贓累千萬詞臣媚宰相盜弄威福

世廟又爲謫郎官詞臣當國者啗之切遂補外後

長南臺有御史抗章者申雪無餘力卽忤 旨弗問勁氣亮節堪與海忠介伍而坦懷樂易過之天下延頸望其用而惜其用之未竟也每宦遊歸簡橐中俸金幾何屈指舅弟族黨幾何計人而析之子若孫與族屬等不多予一環老屋數椽蔽風雨而已亦嘗陳草蔬延致郡國守相冠蓋集廳事頗忘其湫隘一日同知孫成泰過之咎日享客所施柳充斥房櫳凹凸隱壁中施卧榻焉卽其寢興處也食量兼數人取充腸者惟腐菜盈盞粥糲餌一噉傾十餘甌以爲常午殮多不能具肉食而存恤故舊不難爲德於鄉里有受業師姚圭死升堂祇謁遺娶望塵下拜告以家事輒具赫蹏條對脫其孤孫於覆巢之下鄉之人尸而祝之無間然矣洪愈與其夫人先後歿其子治中一鶚蚤失官以貧死冢婦作針師自給遺視滯淺土都御史周孔教撫吳

中捐金葬之 賜謚安節則名副厥實云

何源字仲深江西廣昌人前吏部尚書文淵刑部尚書喬新之後成嘉靖己未進士爲嘉興令靖江王盤遊至浙所過驛驛時饑民待賑者數千人源令民謹謀求賑于王王遁去召爲都水主事治呂梁楊襄毅署其考言作縣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治洪則利所必興害所必革或非溢燬也調職方主事陞郎中裁抑內豎不得典京營太和山提督不得行分守事源力也虜犯石汾永平尚書坐免源得引疾去尋乞終養後改稽勲司郎中轉考功典甲戌計事輔臣張居正以公虛稱之又轉文選陞太常寺少卿因奉使歸里居久之用薦以原官召陞大理少卿又陞太常大理卿南京吏部侍郎入爲刑部右侍郎聞言乞休未幾卒贈右都御史謚靖惠胡執禮世居蘭州後徙家爲永昌人登嘉靖己

未榜授四川保寧推官時年甚少慮囚如老吏然竟格于年僅得徵爲刑部主事調兵部再調吏部歷遷至文選郎中擢右通政提督膳黃太僕光祿太常三寺卿所條黃誥事宜及馬政皆釐入會典中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示長吏催科格稍紓貧民而急其連阡陌者以此得嚴聲會徽郡人以絲稅事揭竿大譟事連二鄉紳曾忤輔臣居正蒙譴去者或諷執禮使蔓其獄持弗應已太平諸生吳仕期以誹謗居正坐死而南操院因欲羅織沈修撰懋學趨執禮會題執禮亦弗應也然當國者無以難僅摘其報命疏中小隙奪俸而已入爲戶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督倉場而言者始及之遂移病歸久之召還原官因其妻抱危疾倉皇治後事竟與妾同日卒之前一月爭買辦銀兩庶幾恪守其官者以此想見其生平贈戶部尚書

郃光先字子孝山西長治人成嘉靖己未進士
令上海徵入爲福建道御史按貴陽發中丞姦
賊及豪貴不法狀繼按楚治強藩黨置之辟陞
大理丞晉少卿旋晉右僉都御史撫延綏襄欵
貢議定賞額毋濫繕邊一千五百里已移鎮陝
西回夷掠內地擒其魁滿考晉右副都御史復
以左副都協理院事尋被命閱視薊遼軍務
晉兵部右侍郎又晉左侍郎督陝西三邊亡何
晉右都御史以憂去服除起原官總督敘邊勲
晉尚書兼左都御史又晉太子少保前後在制
府八年條具選將練兵增修洮河清理大小花
馬池鹽法凡四十餘事皆得請虜王擁衆西迄
東歸無譁者海虜犯甘州炒胡兒犯峽口卜失
兔犯永興莊禿賴犯水塘湖寇而不害又勦羅
賊數百人甘州卒譟撫臺車下謀亂不成亡出
塞捕得首事者皆伏誅然言者猶以此訾之聞

計一夕卒 贈太子太保

張銓字宇衡山西沁水人父五典仕至大理卿
後從銓贈加兵部尚書銓生十月毋挾之卧土
坑火驟發毋燔焉銓不死弱冠受知于魏介肅
允貞萬曆甲辰成進士理保定府以平恕稱徵
入授浙江道御史嶽嶽無所傍巡視茶馬以憂
歸服闋起按江右大指在先察吏所至抨彈貪
殘踰舊額而最契重者爲南康理官李應昇應
昇卒爲名臣遼變赫從按部時條上方略大都
貴固圉無輕挑戰且極言經略鎬大將軍如栢
如楨不可用後三人皆挫國威人爭以銓諳遼
事按遼非銓不可時臺資已十年矣例不當巡
方卽巡方可無履危地而同臺固遜銓銓遂攬
轡而東聞經略方受降銓聞而投袂曰禍遼矣
力爭不得經略以罪孥配降夷銓禁止曰猶是
中國子女也何至爲胡兒圍妾遼人感而泣下

亡何瀋陽陷舍黃請移督撫爲後勁方下廷議而遼陽失守矣銓死之當就義時向 北闕拜者五曰臣不能報國呼父母而拜者四曰兒不能報劬勞群夷驚走相視曰忠臣忠臣賊芳棺而瘞之銓形貌魁杰豐頤廣頰頰而髯望之知爲偉人保定有兩是亭以祠楊中丞繼宗許忠節達銓理郡夢入此亭兩公向銓而揖曰方虛席以待殆先徵云死事聞 詔贈大理卿贈兵部尚書謚忠烈予祭建特祠賜祠名曰昭忠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

何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成萬曆辛丑科進士令涇縣就琴溪架石梁爲數世利乃與鄉紳忤改令寧晉入爲刑部主事遷歸德守亡何以福邸就封衛輝當孔道難其人調守衛輝又以水次供張僅旦夕事而朱邸建雒陽中涓侍衛爪距新銳非賢守不任彈壓復調守河南三徙

守皆中州而戴之如一其去歸德也舊輔沈文端爲之扳轅靈寶豪右張國安借地稅爲名幾成揭竿廷魁授意邑令浹旬就縛時共推定變才擢西寧備兵副使以憂去而憾者猶煽蜚語中考功法幸得嘗調以西寧故官備兵遼海廷魁頗習象緯之學又知經略者新非素習兵也惟願以身殉耳受牒以明年六月泣事廼先半年往至則與經臣多牴牾降夷一事爭之舌敝不可挽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同事者爭遣其孥廷魁曰吾不敢爲民望奴濟河請于經略乘半渡急擊不聽奴薄城幸其未合也請盡銳禦之又不得聽城既陷從容歸署西向雲中拜先靈泣語左右曰吾負若屬其自爲地毋我顧也懷印徐步自投于井二妾金氏高氏從焉婢僕六人皆投它井中僕王胤持魂帛及其手書聞關西歸事聞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

寺卿謚忠愍予祭并祀昭忠祠廕一子錦衣百戶

袁應泰字大來陝西鳳翔人登萬曆乙未榜授臨漳令築長堤四十餘里以禦漳水調繁河內穿太行山爲洞引沁水過之屈折成二十五堰計畝分流灌田數萬頃旁邑皆賴之河決朱旺操畚築者百萬人宵集水次死者相望應泰築小城蔽蓆爲廬飲食作止有度民懽忻趨事治行冠兩河大璫田義鄉人也啖以美官泰不應僅得量移都水主事董南旺河工晉郎中主中河艱歸起改兵部武選問遣冒濫官數百員擢淮徐兵備叅議齊大饑流民入淮徐應泰與州守程宇鹿圖之設粥廠每廠設數十鋪民得食且得居遂爲樂郊又謂傭工興作抹荒一法也崇墉浚塹輝飭文廟彭城事事改觀而全活亡算更爲朝廷廣德搜額外稅銀萬六千金漕

折馬價六萬金後先發賑大農不諳古發倉事以擅動紕煩明旨貫之而應泰遂移疾歸時已晉憲副矣旋起河南參政晉按察使備兵永平時狡奴方張關外諸虜乘而肆挾應泰至則募兵訓練修關牆備臺櫓關外需芻糗火藥隨呼而給熊廷弼在遼陽頗賴焉廷弼行舉以自代朝議從之旣受事刑白馬誓于神言宦遼卽以身委遼病醫于斯死葬于斯棄遼去者明神殛之廷弼守遼陽部署嚴整應泰至微有改張而收降一事殊不厭人心應泰謂西虜因食盡投奴奴輒撫爲銳師姑收之以壯我而孤敵計良便迨瀋陽破監軍欲誅降夷就縛矣應泰驗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罵縛者旣與死難諸臣積相左而它苟活者無所諉臯競曰遼不自亡降夷亡之云望闕拜疏曰臣至遼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遼葬遼之誓今果陷

臣力竭而死望

皇上收拾人心爲恢復計寄書報父曰男不孝不能長侍老父罪也然盟心已久今以城陷死矣願老父自願養以終天年遂佩劔印自縊內姪姚居秀從之縊僕唐世明憑尸慟縱火焚樓而死嗚呼後之攜手入關者思之忤殺矣應泰本循吏才卽置之邊徼亦當屬以轉輸供億之寄迺使之嬰危城衝勅虜豈其任哉此亦官人之

本集

卷之六

大

子

繆昌期字當時直隸江陰人年少工屬文每試冠其偶雖久困公車而筆鋒愈鉅爲舉業名家成進士選讀秘書楊漣左光斗方以選臺省候命昌期卽與交驩挺擊事起嘗語人曰某以風癩二字出脫亂臣賊子某以首功奇貨四字

抹殺忠臣義士言出人人側目又與趙南星聲氣相善而毒螫南星者爲劉文炳文炳遷南星之怒怒昌期遂被彈歸至辛酉補簡討典楚試所錄多名士壬戌晉左贊善甲子晉左諭德逆談熏灼昌期每與漣光斗掞腕痛憤言不除此賊何以報君父亡何而漣有二十四罪之疏一時喧傳昌期爲屬草時葉向高當國師生誼厚而有犯無隱頗同誚讓令人幾無所容嘗莊語向高除君側之惡大臣責也向高唯唯謝不敏語亦漸泄亡何向高去又數月時事大異名賢次第被逐昌期携壺榼相送灑涕言別逆閹恨轉甚推南掌院不下因請告勒令閑住丙寅春與周宗建同逮言其補服黃蓋開館招賢皆群小羅織語也昌期年稍邁不勝楚毒先諸臣死昌期願身彊項不能近俗人遇同志刺刺日夕不休否則目攝之而已間出一語如飛鏃着

本集

卷之六

大

體一往透骨飲不沾唇絕無所款洽偶論文相
得及抵掌時事臭味諧合生死共之矣抹世一
念如惔如焚而不能盡人之用其貌矍其情充
充如有窮祇爲正邪消長計而持局過峻人多
望之卻走或曰鈞黨之禍實昌期輩一二賢者
激成之寃旣白 贈詹事府詹事子祭葬廕一
子

周宗建字季侯直隸吳江人成癸丑進士令武
康改仁和兩邑胥著能聲辛酉拜御史持論炳
烺可觀但以王德完事攻給事魏大中而大中
子子孤踪未可訾也宗建尋亦悔之時客魏方
表裏擅權宗建首上章論列明年壬戌又三疏
擊魏闕闕欲杖之闕下賴政府救止而是時又
有大璫劉朝者擁禁兵行邊宗建歷陳九害三
不可巡視光祿所釐剔諸蠹皆措中涓之饒喙
而奪之并糾及首璫王體乾幸劉朝敗而二憾

每磨牙以待按楚未行丁父艱又三年而禍作
以曹欽程誣論賊私削其籍按數追比李實復
乘之徵詣詔獄則口口念母氏而已榜掠備至
終無所屈生平與周順昌善獄中互爲啗濡繆
昌期垂死呼湯宗建從痛楚孿臂中手煎以進
聞之令人涕下將死整衣冠向南北各四拜以
答君親立朝錚錚而於宗黨里閭間必務敦厚
地方利病事事觀悉甲子水災求改折爲之舌
疲頰禿始入臺追念母家爲外大父顧存仁請
謚并及王司寇世貞後世貞有曾孫遠承祖蔭
并趙宗伯用賢之季子得列冠紳宗建之力居
多高誼每如此人以此德之後贈太僕寺卿子
祭葬

黃尊素字真長浙江餘姚人成癸丑進士初理
寧國風操凜然入西臺侃侃無所避趙南星改
兵部郎鄒維璉于吏部鄉人紛呶不已維璉迺

尊素座主也爲具疏剖其生平言維璉爲臣師
不欲有言而竊嘆古道難行公是漸泯夫今之
疑者不過重視吏部小視當世耳聞者壯之尋
與諸賢同聲擊璉有聖斷不可不早疏萬工部
璟死杖下又有士氣已竭死諫宜褒疏逆閹啗
之次骨矣奉 命巡視茶馬爲曹欽程所彈旋
褫逐歸隱東越之谿賦詩讀書偶過同志談時
事慨慷自若或厲聲唾罵織璉聞之遂并入周
起元一案被逮緹騎過吳之胥關遇開讀之變
胥關人噪而應之斧其橐取矯旨寸寸裂縱火
焚舟緹騎多碎首折脛者群赴水獲免遂哀號
而北不敢南入越璉亦惴惴改命撫按逮尊素
竟死于詔獄後贈太僕寺卿子祭葬廕一子

響玉集序

當萬曆中葉制義綺靡姚孟長先生起而振以沉博絕麗之文都人士恭講鞠脰而具槃匱者咸以古文詞奉之已

先生讀書中秘為

國家典大制作都人士所恭講鞠脰而奉之者又不啻奉其制舉義時也先生鉛槧擗次如道元注水經無不貫穿周

匝所云甘泉遺儀南宮舊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今日實惟一而遣詞變化又非止步前詰之高衢者曩弇州自題以大海迴風而服膺于鱗

至推為喙眉天半然識者猶以其摹古而棘未免優孟之譏先生時與吾輩譚及意得霽莞然曰吾筆端濺沫飛沬不自知紫瀾湧起若濟南奇

絕姑舍是而已蓋十餘年來
古文家鑒積餽訂甚於萬曆
中葉制義之綺靡先生意或
有所諷也先生天才颺監注
在京邸攷引後進幾於朝讀

書百篇夕見七十士而諧笑
誼譁不妨締思每見其鴻章
鉅構於治安天人可攀提季
孟間或游戲赫蹠正似枏榴
發藻於張生枯樹敷華於庾

子妄意蒼壁小璣借宗工三
寸皆堪照前後十二乘而成
遂謂先生垂條結繁所擷取
魏晉六朝之勝居多不知先
生包括宇宙總覽人物固以

賦家之心行高文典冊之手
而非建安黃初以下可探其
之醴之根源也和長輿目潘
安仁云拙於用多先生則淮
陰多益善矣王仲淹歷論

江左文士其云纖人之文碎
夸人之文誕淺人之文捷詭
人之文虛對先生如婢見大
家形慙心死矣夫先生而藉
魏晉六朝人為林府者乎先

生前刻清閔諸集讀者已作
多寶游茲特彙其所為古今
文叙暨諸善頌善禱之言刻
而題曰響玉昔文通雜體所
假袁太尉後駕有匪謠響玉

律句意取諸此先生以真品
正骨不容於時而養素丘園
台階虛位竊比田人歌頌之
義也然今

聖明和渥方當頒上笏決下筵

即祈年肅駕非先生誰為底
巡河觀雒之績者伐木首章
言友聲而極諸神聽之和平
古君子居恒所燕勞其父兄
誠勉其賓朋其登朝事主舉

可誦之宗廟而鐫之尊彝者
也先生今之司馬文正都人
士恭韓鞠脆以奉其文第以
其文哉旦晚入司機要而本
此以拜手颺言雖蒼壁小璣

為

天子英瓊瑤青玉案有餘矣若
曰是往復酬應之所為作無
與於二雅三頌則請俟先生
鼎鉉業就戩穀聲宜与天保

諸什共奏諸靈臺辟雍之上
將有如季子觀樂審玉津而
定為治世之音者終和且平
其自此始梁溪馬世奇敬題
于澹寧居



吳郡周蕃書



響玉集卷之一

目次

史序

擬

御製

神宗顯皇帝寶訓序

庚午順天鄉試錄序

庚午順天鄉試錄後序

代作

斗酉河南鄉試錄後序

代作

目次畢

響玉集卷之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史序

擬

御製

神宗顯皇帝寶訓序

邇者

皇祖神宗顯皇帝寶錄告成行將藏之玉府與弘

壁琬琰共陳豐席矣其有

聖謨洋洋昭回聽矚或

天語傳宣或

奎章飛灑爰命儒臣輯為

寶訓使奕世而下宛如陟降庭止以敦繼序亦

累朝故事也朕於抽繹之暇往往三致愾焉緬惟

我

皇祖席燕翼之基撫鴻圖之盛一時海寓號為郅

隆紀綱茲飭政事修明卽其享國綿遠弗祿純
嘏亦近世所希違何

上天之篤祐也攷厥懿美若仁孝之德仰續重華
儉勤之風遠符文命遐邇同稱無容揚厲矣獨
其冲年嗣服而常以乾行之惕若敦蒙養之聖
功涵養收心親賢納忠見于

齋居屬對及牙牌所書十二事者已括盡古帝王
經世之要又因誦大寶箴謂人當以虛心處事
至哉

謨訓從來帝治之協和王道之蕩平皆原於此馴
至晚年雖庭議頗覺囂紛而政體終成寧謐蓋
嘗以於穆之忘言成並行之不悖說者謂

穆清靜攝有類

肅皇然

世廟河魁在握常有風馳電掣之機而

皇祖天鏡孤懸獨操斗極星樞之要如三正迭紹

五德五運而膺錄受符休明過曆其揆一也至
若國計之贏詘武備之弛振每煩旰食勤拊髀
卽其一時封椿大盈之藏終爲他年投醪挾纊
之用而戎索未疆邊陲日駭嘗與後先輔臣咨
嗟太息凡古來儒將如諸葛亮杜預趙克國者
每徬徨追賞庶幾身親見之所以名臣輩出群
醜芟夷或成靈武之功或底玄菟之績禹甸載
闢於西川漢印終歸於南詔雖繫師武臣力之
雄實繇

宸猷睿慮之遠朕嚮在深宮嘗承

提命今披

誥誠宛遇羨塙昔唐世嗣王有讀貞觀政要竦慕
不能釋手者卒能削平多難爲中興令主況於
觀光揚烈家學紹聞

皇祖濯濯之靈實藉此貽厥之謀與蘿圖並永絕

祖武以昌來裔非朕之任而誰任乎爰於裝潢之後朝夕盥誦毋忘三復詩云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第恐心源未接成憲空存而

皇祖之所以靖四方者與人俱往此又朕所爲撫卷躊躇惕息靡怠者也是爲序

庚午順天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二三年鄉國當論士前此

龍飛首歲已

臨軒策進士而賓興之典自茲歲昉也順天府臣以考官請

上重厥事

命臣希孟暫輟

講幃泣之前者臣愚弗任此役惴惴謝免輔臣思

臣官備典書方執一編以沃

聖聽鉛槧素業豈難騰闕遂列名以請

上報可乃得與右論德臣某共襄盛舉時府尹臣某府丞臣某與御史臣某先期庀百執視遑事加飭焉而御史臣某某干輒于外譏防唯謹臣乃與同考試官臣某某等集督學御史臣某某所遴選諸生暨六館諸曹之士凡六千餘人三試之遵

旨取一百五十八名錄其文二十篇稍爲芟潤以

獻臣當颺言簡端臣惟周禮大司徒三年一比攷

其德行道藝鄉老及鄉大夫獻其書于王登于天府至漢而始射策魏齊之間以班掌對事華實匹重矣嗣後耑工藻繪大雅浸微憂世君子先以立言爲準於是王師旦抑翠微之頌歐陽修聚馬首之譟以此保僊維凜不爲無補然而文人之心製鳶而鳶刻鵠而鵠欲效其後世之豈肯者矯而爲虞夏之渾渾商灝灝周噩噩未必不能而臣以爲非所急也臣所急者品與才

耳貢舉肇于唐一與計偕郡國守相陳俎豆備
管絃聚耆艾少長而觀焉自唐至今未始改也
然而唐書不啻興刺乎鄉議決細人之筆行修
無長者之論喧競州府出入王公卽錚錚佼佼
豈曰無賢而置身在天在田之間頽然踈放想
亦今古同風也此猶猥屑一身耳進而策名甲
第號曰清流天衢皇路惟所廻翔卽勉而敦會
史之行砥錄夷之操猶閨中粥粥謹身自淑以
事夫子五斛酒漿恐有任有不任敢詹詹自多
乎今

皇上欲得人而用急於望歲臣耳目固陋且以文
史之局自圉不能爲

皇上羅薶澤弋丘樊其浮湛中外韜精韞奇者茂
從而物色之而今從尺幅間恍惚揣摩思得真
士以報

天子何異望劍氣于星漢見孚尹旁達而辨其爲

荆山之璞非精心而具物外之識者不能臣亦
知因言攷人非必不可幾之事而學識恨未逮
也况文與人有不必岐而自岐者漢相如賦上
林武帝見之有凌雲氣太白千秋逸調亦人主
所奇賞而文園供奉之外何處可置此兩人讀
其文固知其人然知其人而又不得不愛其文
此掄材之難因文以掄材又難之難也茂論往
事卽

昭代舉業之的然程世者無如臣鄉王文恪鑒
文懿景淳以古文調則臺閣謹嚴而爲宋文憲
濂藝苑從橫而爲李景文夢陽若夫諳習

朝章明典掌故又必推鄭端簡曉雷司空禮此諸
臣者出處進退雅有可觀若言乎

社稷倚重緩急尤賴又不盡以文章博雅著也今
臣之所據者文耳摘而爲采凝而爲骨合觀之
而成器庶幾見一班焉度其中必有可以備

皇上任使異日不至孤此榜而臣未敢一一許卽諸士亦未必能一一自許也而臣相士之法已殫矣然則宜奈何惟有三說於此下而爲諸士訓則曰甘澹泊以定其守也多讀書以廣其識也隨事練習以廓其能也上而爲

皇上祝則前此所謂合之而成器者大器而大用也小器而小用也卽無器堪擬而洪冶之中無廢物器其所不足器而後成其爲天也臣亦退而自盟曰此諸士不過臣等且依然與渫也今日剪之拂之者臣事也它日砥之礪之者亦臣責也昔唐貞元中陸贄爲考官得人最盛多天下名儒偉傑之士號龍虎榜而李絳韓愈皆預焉相業如絳文章節行如愈千古幾人而萃于一時蓋贊之賢聲氣有以感之夫贊固臣鄉先誥也臣萬不敢望贊如絳如愈諸士勉乎哉謹序

庚午順天鄉試錄後序 代作

歲庚午天下當取士於鄉

上命臣某偕庶子臣某典京兆試事事竣臣循例得申言簡末以臣之樸斂無似襄此鉅典當始終覲祝弗稱任使是思乃甫受事而瞿瞿然若震於其躬也旣竣事而蘇蘇然似稍弛負擔者同事諸臣更相諗曰此今日臣等論士之終卽

國家得士之始也果得其人而勲閭名誼輝映本朝臣等縱不敢負人倫之鑒寧不竊其光華萬一不得人卽

聖代寬大不問當年主者而蘅芷之叢雜以惡草吸其氣者不蚤用芟芟而令其蕤蕤誰執其咎而臣廼幸其稍弛負擔者有三古語云上帝博臨不殊下房故匹士之精忱有求斯獲况於煌煌

聖主其呼翕盼壘有不昭格蒼穹者乎

皇上之需才亟矣不必深宮夜告而清明在躬之主念切思皇輾轉寤寐天必鑒之凡三光百靈嶽神川后誰不代皇紘增弋借帝網張羅者臣等心目所及祇尺幅寸晷之內而

皇上淵默所攝握天人感應之樞况臣等廩廩夙夜亦仰承

皇上之齋後以默默與鬼神謀非詹與文章謀也

臣所仗一也昨狡夷肆毒百年初覩雖烽銷之後中外宴然而識者未敢言太平無事蠱之元亨蹇之貞吉世道動勦之會正杰士奮庸之時緬憶徂冬胡騎克斥凡生長圻輔與挾冊而爲國橋之聽者人人有定遠投筆之志今此一舉也去玉堦盈尺之地不遠矣寧忍自負初心而棄繻之後置長纓弗問使終童笑人且維桑與梓正畿士所深念而四方之雋千里賓王必非

漫無挾持徒博科名自快臣所仗二也乃臣又攷之宋事矣嘉祐二年歐陽文忠與韓端明范侍讀梅龍圖諸賢同在試院唱酬最富有無譁戰士下筆春蠶之句凡文場角勝之態模擬殆盡一時共疑其休暇恐忽於簡詳然大雅之風自此科還振所得士如二蘇及曾鞏實宋朝制科之冠冕也此何以故以諸賢同心協志互出其玄賞相與有成而不倚集於一手一足使主之者力少而功多臣之情鈍何敢侈談往詰幸一時共此役者如希孟以下亦頗具鑒裁又以文忠諸賢唱酬隍味之力萃而用之於較閱每至鼓寂鍾沉參橫斗轉猶聞呬唔讚嘆聲主司爲國家急欲得士視士之急於得舉者更甚卽此一念亦可以動鬼神矣謂此榜人人能樹立以無負

皇上仄席之懷臣未敢信然賴有諸臣不易汶之

識與其必欲竭之誠則是科也未必無數十人以報

明主臣之所仗三也言至此而臣等之伎倆窮并從來選場之法亦於是乎窮矣若夫仰副

宸衷下乘氣運而并以慰臣等惓惓無已之思此則諸士事也非臣之所能醮也謹序

辛酉河南鄉試錄後序 代作

臣某備位春曹廼以 皇上御極之元副銓臣

某典河南試凡一切功令與 新天子弘文彰

化之盛銓臣言之詳矣臣何所復贅若每歲鄉

國之舉所爲醮士之言不勝數陳陳相因塵蕘

不足以喻之而臣又何所復贅廼臣之感然而

有慙於懷者蓋臣之所籍以收士文也而 國

家所急需則用也今歲東陲破裂 廟廷爲之

震聳大農苦乏金錢司馬苦乏飲飛材官良家

子可備戍守而深憂卻顧者獨苦乏才則每歲

輶車之使分道四出得人以千餘計就其中所爲造士之秀亦且參之一其人安在而令官人者總總憂不給也蓋自選舉徵辟遞變而爲帖括又變爲我 明之制舉義而其於經世遠矣臣每嘆 國家取士之途有二反介冑重騎射而武場廼偏決之論策薦紳重經濟而文科又端決之舉業此皆守功令之末而忘其本可笑也 明興所號爲扶傾濟變之才必以于忠肅王文成爲的卽諸士之鄉夫獨不有李文達嚴端肅高文襄諸公在此諸公者或不盡以經生言著而典握樞機提衡文武其勛業炳烺可觀竊意

裕陵復辟之後官府紛拏豈不難於今日海西三衛之亂與俺酋之款關以嘗我衛順懸於呼吸其不至爲狡奴之彼倡伊誰之賜臣所求之此其人耳然欲從五色迷離叢畔晃眩之際一一

而物色之即使風胡薛燭恐不能於飛烟漫霧中辨龍文之寶氣而臣則安能舍舉業而求之全場則百餘年來父所貽師所傳膠序所肄衡文使者所低昂自舉業而外一切掌故家言送達高閣度之又安能涉江而求橘柚渡嶺而問冰雪也昔年臣之鄉有預於此役者其得人之念甚切而無可柰何則焚香籲天願就其人之賢者而啓其聰發其靈慧以投主司之好願就其人之不肖者而禱其鬼亂其經營以觸主司之憎此其心良苦而徒控之幻忽不可稽之鬼神夫鬼神者僅能窺窮通之緘兆耳賢不賢才不才烏乎知蓋至是而文愈顯人愈隱求文之道愈工求才之途愈絀矣無已仍以文覈才乎有澹者樸者奇宕者驤眉昂首高足闊步者吾吾名理而鑒鑒世務者要於筆畦墨徑之外使人想見其爲通人爲達士爲昂藏丈夫爲峻嶒

鬚眉之男子卽未知於前此數公何如聊可以佐緩急而備它日一割之用若夫巧借他人之藏是爲文中之肱篋強邀俗目之賞是爲文中之鄉愿漿酒藿肉腦滿腸肥知屠門之大嚼而不知禁嚮是爲文中之傖父具此三者其隱情俗腸已從尺幅間描畫而自獻之倘以是爲新天子得人慶臣思不敢矣 國家多故自魏碌碌亡所短長惟是一榜之中得數人焉猶可藉手以報若自今以送所願與諸士約者蔑論遇不遇皆當抽千載之故牒與朝章國典蒐獵而弋獲之以補曩日之所未學而毋徒以帖括經生自安今乾坤何等時豈令白面書生借此羔雉它日建立碌碌猶夫臣耶則有銓臣之甄叙在諸士勉矣

響玉集卷之二

目次

壽序

常熟楊侯繼母王太孺人七袞壽序

代作

貢元宇南薛先生暨配王碩人七十雙壽

序

朱年伯母季碩人六十壽序

外父母六袞雙壽序

慶雲從兄五十壽序

褚年伯坦翁六十壽序

朱復翁老年伯八十壽序

張母表太君七十壽序

月次

響玉集卷之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壽序

常熟楊侯繼母王太孺人七袞壽序

代作

歲在辛亥春夏之交二麥甫芟新苗未植鳩形

鵠面之徒衣襪襖荷耒鋤徙倚於原隰之旁仰

天而睨雲漢者不知幾億萬人驕陽乍曉融風

煽之厥土亦埴墳築之登登不可下虞憂早矣

虞令君楚楊侯寔重閔之謂余長一方不亟爲

民請命民安所利賴焉躡屩徒行徧走群望遠

者數百里近者不下十數里攀剡崖搜僻落謁

玄帝於霄宮祠玉龍於水渚精誠格天崇祈而

霖霖以流民獲稍蘇此五月之朔也是月也望

舒旣盈蓂莢振動則侯母王太孺人開七袞之

觴四方畢賀而虞之爲簪紳爲衿裾下迨鳩形

鵠面之徒上者兕觥公堂賤而微者醪錢刀聯

保伍仍匍伏於黜黜僻落霄宮水渚之間燃燭樓之列炬燕岐痛之名香祝太孺人無疆未艾以稱我侯心更祝我侯無疆未艾滄塵石爛猶年年奉太孺人板輿行樂也有虞之祭酒諸生爲侯所培植而破格遇之者乃徵余言爲壽余因作而嘆曰夫壽孰有大於壽國壽民者哉國毗民立可延可感民受六氣於天藉萬寶之液以爲之孳乳設有水旱凶災之譴竭蹶微忱不足排閭閻而通帝座而長吏漠然乏先事之圖苟不能經而龜息者而枵然之腹何以果之則幾無聊生矣吾儕一出而綰天子之璽綬分符郡邑迺不材淫逞者反從而饕之饕之屬有所覩聞於閭左之藏目睚四動耳濕濕欲舉一有水旱凶災之譴襍商羊而後肥蠶俱責之緇流黃冠與禁呪圖錄之士而其身晏坐堂皇之上削竿牘通苞苴聽桁楊筆楚之聲施施然得也

烏覩夫長一方爲民請命者哉上帝博臨不殊下房不壽民而壽身不壽國而壽家未之前聞試舉循良慘酷仁不仁其人者臚舉之可鑑也侯蒞事以來修潔如廣州教化如渤海精嚴如益郡愷悌如桐鄉繫念元元使之舞春臺寢華胥而各安其性命之情此更僕未易論卽如曩者禱晴而赫曦現今者請雨而甘澤零閉閣焚香之心事常往來於洞玄碧落之間一盼一嚮如燈之取影其先事圖之而爲幾億萬人造福者何必富鄭公青州下也詩之咏倉箱也則曰報以介福而易有之受茲介福於其王母侯之所被於世者爲壽民爲壽國而還自收之者爲壽身爲壽親無疆未艾此豈俳優不根之語哉夫弘羊不烹封乾未澍河伯海若非執事於左右而侯也捷得之蓋其繫念元元以安其性命之情而保其生生之脉者天而旣許之矣則夫

兕觥公堂與其醪錢刀聯保伍報李投桃交相
愛以成此壽域者天何得不鑒之而又何得不
許之余又聞侯之於世也亦既有啣恤之憂太
孺人撫而翼之以迄於成名龍章象服分翟弗
之餘輝有道者每視如長物而三公一日乃仁
人孝子無已之至情則夫塞淵爾心以壽國壽
民而各保其生生之脉者侯之所以壽親也夫
侯之所以壽親也夫

貢元宇南薛先生暨配黃碩人七十雙壽

序

嘗讀

高皇帝功令凡郡國弟子員餽於黌序者歲舉其
一人升之天府召試曝廬宰臣置甲乙焉退而
謁選人備縣官任使與制科相輔而行無大
昂高者至九卿藩牧臺諫侍從紛綸拔擢洪宣
以上可數也夫士以華年補弟子員優遊食芹

鱗集需次近者踰二紀遠者倍是度其應公車
詔若艾若耆以迨老而傳比比是矣筋力縱弛
精華沉實不高閣度之起伏櫪而登修途於官
人寧有當焉母廼欲落其華而收其實參於齒
德之間而有瞠瞠黃耆之思乎二伯年來主爵
者緣時勢為低昂未免以貢途為科目殿而居
是途者亦自塗澤藻粉超距而登少年之場間
之年雙頰赤此五福之首掩耳而不欲聞夫詎
知一代功令欲老其才而用之者廼不欲以老
自見也

今皇帝之三十六年

萬曆戊申

婁之刺史以薛宇南先

生應是典是年秋冬間先生與其配黃碩人偕
七十初度先生之叔子夢熊從予遊而里中二
三君子與夢熊夙稱同好者劉君伯健蔣君士
衡輩將以一卮觴先生及碩人因介余言為壽
余謬難之曰先生方膺盛典應公車詔諸君子

驥駒之不歌而廣南山卽先生精神強固不羸壯仕時獨不避懸車之制耶於是二三君子一時自失而余案功令代爲解曰是典也固參於齒德之間落其華而取其實亡慮人之以老自見也且懸車固周制渭濱釣叟曷不扶掖就養踞更老之席而指戲軍旅乎前席之賈生請纓之終童叱咤漢庭公卿爲之披靡而牧豕老人何以瞞闕殿上應賢良方正之詔攫取丞相印以富貴終乎先生方少年時經明行修已爲諸生祭酒宜從科目中蚤自奮發矣而卒不果其伯子孝廉君抱先生之一經蜚聲南服叔子冠冕士林直養翮待奮耳於先生可以忘老亦可以老可以官亦可以不官而先生居恒手一編仰觀下獲若必欲一當於斯世者先生之見直猶夫人者哉茲先生以晚年升天府入則橫經六館出則視篆一方此先生所自有方今遼左

中虜滇中屬夷東南歲事不登高牙大纛印纁纁綬若若者瞠目噤口而罔知措一籌科目之效畧見於此科目之網踈而他岐奮白面書生之技殫而黃耆思主爵者不越格而收斯人苟越格而收斯人如先生者其功名正未可量也余又聞碩人才且賢先生之晚福當與碩人共之余方祝先生爲渭濱叟爲牧豕翁請視其齊眉之案無首藉盤者則余言驗矣

朱年伯母季碩人六十壽序

今天下高節特立之士有聖賢心英雄骨而又爲枯禪老衲所不能爲者此豈獨其人之高謂非其父母兄弟妻孥之間樂與相成不可也方其俛首事詩書約結未伸計無所之環聚一室相顧惋詫已耳浸假而際一日之遇氣候稍通無論悃溢之根如勾欲坼如久蟄者之蠕蠕欲動卽有強力能自持矣則有最狎之妻孥群聚

而黝之謂蔽體何不織縞耀首何不明璫翠翹
令人以荆布老乎則又有最親之昆弟與宗黨
姻戚群聚而黝之謂吾之望若也禱於鬼神若
崩角焉今柰何溪刻自持不能親而貴獨不能
愛而富乎然此兩者猶可以委曲譬曉卽領而
弗問可也至於垂白在堂飽脫粟啜藜羹已百
年強半甚有稱指使者稱老而傳與耄隣者鳩
以祝噎孰如精鑿之爲養入而詔其婦曰養舅
姑縫衣裳孰如筐篚克寔紆工主之可以卻敗
絮弗進也否否而顏色見蹠而陳詞而譙讓從
之雖潔如丹千古獨行如焦如闔且不可以爲
子而敢以名節自驕必且苦心周旋下不至改
轍而上又可以格親則又憂憂乎其難之矣此
余今日以一觴觴朱母而深爲德升兄慶也德
升兄固同藉之師表所謂聖賢心而英雄骨者
也棲止數屨村深而市遠戶外事旣一切屏塞

邦君守相久於地者竟不知孝廉中有此人卽
童子一科人人有所徇德升獨列其故人子與
從舅弟絕無投桃報李之望所入者旣井然以
禮法自封聚徒得資斧視中上亦僅給半菽耳
自壬子後二三年間謂德升所以奉兩尊人者
而能獵山珍畧水錯紉吳絲襞越縞余知其必
不任而何以寬然有餘地熙熙乎色養而無少
憾也余近者嘗一侍其尊甫復中先生杖屨矣
和而莊片言傾吐宛見古人之風其於德升也
樂其賢不虞其貧安其志不責其物賢父令子
相與以有成夫何疑然天下又不有翁媼異志
溝以內梱以外各自爲見者乎高年之士手耜
官一編粗足自適間與二三野老課雨晴籌風
月可置米鹽弗問惟爲人母有雖謝家秉休沐
子舍而癡之磬釜之塵聲嘶而呼肌粟殆無所
不悉彼非自爲老人謀而生計之饒乏終不免

饒饘上下於清宵忘寐之時如是而能樂其賢
安其志脯脰之所入忻然飽之聞其子卻簞簞
杜請謁卽并日而食亦忻然飽之使其爲令子
者寬然有餘地熙熙乎色養而無少憾也此余
觴朱母而重爲德升兄慶也德升有母若此卽
旦暮貴顯第以祿養代舌耕可耳得舍地無以
官物餉如陶士行典方州無入官廨所供如鄭
善果爲監察無得米不槩車庸不償如李宙有

一於此如三人者于賢母之訓則後此十年或
二三十年余與諸兄弟携介壽之酒更登此室
也卽躋實而書之無少諱蓋余小子寔奉教於
節母矣故與德升交相勗者如此孔子不云乎
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其成其親爲君而爲其
子也凡我兄弟並念哉

外父母六泰雙壽序

歲在疆圉大荒落日在翼厥時孟秋余外母文

孺人六十初度內外子姓奉觴加璧旅進于庭
班如也旣而孟冬之月外父胤翁登齊年內外
子姓復登堂介壽焉十旬以內左設悅右懸弧
紛綸奕舄閭里詫爲盛舉而兩大人皆遐巡卻
立進一卮輒麾使去弗承也堂以內傳致詞曰
余之屣脫世緣而修淨因有日矣卽使採白櫨
于蒿宮摘紅蘼于洞淵不以易吾蓮苞之種若
依世俗禮循大撓之甲子而談壽者相匪余所
樂聞堂以外又肅擡而告曰余以一經承先太
夫之後期修明而光大之亦嘗爲海內鉅公如
趙少宰輩之所剪拂中道困增至以五斗爲藩
臬幕僚每一御簪組如負芒屨于棘叢中見世
上賈豎兒稱貲郎高軒大蓋揚揚鳴得意未始
不黯然自傷羞噲等伍也今者幸返初服朝夕
最兒曹自奮繩厥祖武閔閔焉如望歲夫世之
所謂壽者必光榮福澤之與俱余則有埃焉何

敢言壽于是內外子姓噤莫知所對希孟排衆而前揚解以進曰余有侑觴之詞三非俳優獻諛又非工祝頌壽言之實而非夢使兩大人聞之皆飫心而不至于吐棄則先以一觴觴外母曰母不憶八年前有毀室取子之禍平時外父遠在嶺西迅雷砰雷母一身肩之血淚泉湧累數十晝夜不絕聲途人聞之皆酸鼻今轉輒爲安身名俱泰豈徒他人排解功多實母之精忱

以留連將母稽違簡書又莫爲之根蒂竟此失官然官乃有盡物失一官而得爲覆載內一完人所得孰厚焉可賀也父請飲斯則又以一觴合觴外父母曰鷄鳴之二章稱偕老焉蓋津津豔舉之矣余小子旣抱安仁之痛而同時傷合牀者親卹共四人外母與吾母爲女兄弟其並稱女兄弟而歌靡特又不獨吾母也蒼顏皤首舉案於一堂屈指數之十不得三四矣夫天之所厚無以薄眎也天於履素蹈常之中而陰寓其厚又無以過厚覲也况兩大人並登指使而膚澤視履不減壯盛時伯氏壯志復燃仲子聲實方茂膠屈之德滋及蓂生亦斬斬頭角矣上帝博臨其方來者容可旣乎請飲斯余言之未竟而兩大人听然有當於心各傾其餘瀝焉內外子姓謂余善爲詞更欲余前致詞不知余今日爲兩大人壽而心念乖違已不勝河山之

隔若抵掌不置恐滿堂歡劇變爲哀怨卽兩大人亦未免潛潛落杯竿與清酤錯亂矣

慶雲從兄五十壽序

於禮五十曰艾服官政艾者壽之始基而服政方始非若鯢齒鮐背當息肩之期可以春酒介也則何以壽吾兄夫吾宗固吳之望族亦衰族也當

高帝定命八世祖妣黃節婦以靡慝之操被

旌綸詞林巨擘揆華抒藻以光大之姚之族始著

至貢元公沂州公武陟公皆經明行修升于王庭貢元耻用嬖翁顯退而與沈啓南諸君子握騷壇牛耳號一時聞人高士沂州武陟兩公稍稍膺一命然當世所以重兩公者不徒以明經故蓋其人踔厲自拔不與世突梯乞稱鄉先生祖武相繩項背是接故曰望族也何言乎衰族武陟公以後系大宗者不絕如綫葛藟之思或

念或不念落落三四枝大都在合離之間亡何而慶雲之尊甫雲巖公與思起思濠兩公十餘年間相繼黃土慶雲以齒序見推爲政於族夫爲政於族者古人稱爲宗老宗老而始登五十又未五十而先爲宗老故曰衰族也自慶雲之爲政於族也命其弟孟申言曰禮之大者以聿念爾祖及敦族爲先春秋祭祀必以其時寧先期毋寧後焉兄自爲耕諸從弟暨猶子而降或以筆耕或以舌耕或權什一子母及庶人在官沾升斗以代耕每戒之母情窳母情淫間有匱乏者卽不能代爲舉火然時有解推之念欲與之互壓而居合業而管蓋其讀書雖未究厥志然曉暢古今嫻習大義故能以身率族如此今五十初度諸弟輩以其德不讓宗老而年且徐臻也競手一觴爲壽因侑以甫田之四章爲兄祈年也又申以天保之六章爲兄祈遐祉也酒

方行兄輒引滿而手一觴觴第曾及第范曰吾
先世用儒起家者也然儒而不廢賈百舍重趼

賀遷有無以佐治生之急沂州公猶使其支子
爲之武陟公則身爲之矣夫四民各司其業錐
刀逐末何足耻可耻者身爲惰遊之民耳又以
一觴觴第瀚曰吾先世用績學起家者也然學
而不廢教沂州公之門有上足焉曰華太史武
陟公之門有上足焉曰袁宗伯其宅又更僕未
易數矣子母謂培塿無松栢而生鄙遺循此術
也猶不失青氈素風又以一觴觴第孟曰爾誦
貢元公以降三世之目瞋乎哉夫文種之屢出
而未葩與書香之芬馥而未徹於遠至吾家極
矣力田而不逢年天之所以限三祖也逢年必
繇於力田三祖之所以待子也爾其勉旃於是
諸弟輩爭服其教觴至輒盡其餘歷更以一觴
爲兄獻而誦棠棣之首章紀一堂之盛焉是日

也劇歡而散歲在癸兆執徐日纏壽星之次從
弟希孟爲之序

褚年伯坦翁六十壽序

余生也晚但聞鄉先達有鶴臺褚公高材宿名
擢上第司李武昌無祿蚤世宦邸蕭然且垂橐
歸矣當路以金賻者褚公子御弗納楚人誦述
至今又聞之薦紳言武昌公有子才且賢一書
生肩兩大事總總無所誘內全兄祀奉丘嫂割
愛分甘而更以孱弱七尺爲葛藟之長城使疆
禦不得逞外而爲舅氏經紀其身後什一子母
權之甚晰而封識宛然歲幾如故距闕駕部之
劬十餘年而拱手以歸內弟勳使武昌公無是
子駕部公無是壻恐不免嘆若敖烏問堂構自
是而坦吾先生之名藉甚公卿間亡何而陳蒲
田江桃源兩公後先令長洲擊節稱褚茂才謂
茂才且旦夕扶搖又不若其先公晚達也乃先

生竟養翻不試而有子穀詒聲問騰越當希孟
隸諸生與穀詒稱試必頡頏相慕悅稱同社用
文事切劘壬子之役以蒼蠅附千里之足於是
執年家禮莊事先生數年來獲奉杖屨接慇懃
之驩者不及再而希孟諗知先生過于門樞而
趨見其門庭瑟瑟如也平頭典閣事蘄蘄如也
城之西偏庸弗知至於東偏而談先生者一以
爲胥庭一以爲泰氏兒童野老謳調而抃祝陶
陶如也猶曰先生故讀前人書世載其德寧似
賈豎兒崩起張皇叫噪使閭左之鷄犬弗得寧
者則又習於穀詒而見其神宇穆如也察其中
懷歆如也其修業之勤而精母論他諸生弗若
卽穀詒自爲諸生時行且倍之筆冢纍纍與香
芸帶草相輝映寶光隱起上燭牛女之垣見者
人人妒之而余以爲先生賜也凡吾儕所處極
難耳惟不問戶內事迺可不問戶外事家人有

嚴君而嗃嗃晉曰何不廣田廬蚤自封殖猶可
操愉色權詞措對問七箸之弗腆恚不重茵處
而華廈居雖有令子負慝無所容矣手一編晤
尹未半而譙讓相屬卽不然而視于亡形晉見
其弗怡心怦怦動焉烏乎文惟夫羨藜膳藿不
求芳旨耨硯田以實書倉則爲之忻然一飽以
是子有是父而不專乃氣習乃神以從事於未
竟之業不可得也繇斯以談穀詒旦夕鵲起繩
厥祖武不必論惟吳中風土稍瘠無三世接踵
登第者令先生不獲以功名自顯而介於作與
述之會爲文之無憂叅於見與躍之交爲乾之
三爻夫乾龍一脉也非惕無以貫之所領荷綦
大惟夫餘蔭未艾嗣人繼起以一身承前休席
後燬而常爲有道者所不欲居先生反不幸類
是矣夫文豈真無憂哉內明外順昭事小心正
惟乾惕可以當文先生簡穆如晉之袁端謹如

朱之淵卽厥子都貴顯同天策遂良故事而青
緗素綵初終不改淑慎廼身光昭世惠無憂豈
所以目先生則請以九齡有七之兆演五福第
一疇可乎於是二三子進而稱指使之觴

朱復翁老年伯八十壽序

夫立言本乎人情者莫如孔氏孔氏論大孝極
於淼茫不可幾之祿位使天下菽水爲歡者皆
撫心自媿矣乃世之爲賢父母者又曰吾聞以
志養言果取也孔氏何以稱焉人固有隱情而
不能必之天爲人父母亦各有隱情而不能必
之子賢父令子以曠達之詞交相慰藉而永夜
徬徨結爲寤歎親與子兩相喻而兩不相告語
此其際難言哉余一日從兕觥公堂之會見有
一兩公以子貴儼然銀緋其生平絕不可問而
頡頏薦紳與邦君守相周旋無忤色愾然興嗟
想見其所爲丈夫子者不過以一丸喻糜三寸

不律而得之吾儕稍具慧心此其事何難辦而
忍其親鬱鬱人下耶乃有以組修爲黼黻礪琢
爲珪璋繡腸彩筆又足以爛其聲施而昭其文
采使天下少者欲師長者欲友身不離韋帶而
舉世望之如白鶴翠鳳又推其醴之源芝之本
而曰非此父不能生此子也則如吾友德升是
已而德升亦歔然若歎也蓋吾儕束髮受書父
母所日夜望而賜之繩督者不過帖括小技自
鄉之論秀至造士之選而升告子王猶此物此
志耳幸而遇則光寵五宗而先集於二人不幸
而蹶此身之灰冷塵霾不足道如吾親何逆歲
在都中偶與德升談及兩家事德升言吾父行
開八袞矣語雖不竟似乎有所待以助高堂氣
色者不意射策罷歸今年屆玄冬臨涂月復中
先生稱孤矢之辰內外宗黨暨同藉同社諸兄
弟續紛繹絡布武於庭次第祝上壽其幃中高

才生亦競謀之都養醵脯修爲吾師劈甘佐鮮
雖無張禹綵竹之娛而有扶風絳帳之盛復中
先生當世號爲賢父以養志爲安謂吾兒舌耕
所獲勝於大官俸錢忻然加七箸衍衍樂矣而
微譽德升意色似有所未懌者夫乃父旣安於
萊綵而厥子乃自媿其敝裘使它年隱逸獨行
父子合傳豈不勝於銀緋而人之至情不然而
聖人之旨亦不盡然也德升爲諸生時弗具論
卽此五六年間寄跡招提局一室嘿然宴坐非
高足弟子罕得覩其面仰觀而下獲筆苑而神
枯豈其爲潤妻孥耀僮僕者而苦心若是吮毫
展卷敢一念忘垂白耶乃猶在可必不可必之
間烏能無介介也雖然吾爲德升必之夫文之
工不工程於人者也玄黃好醜本無定評念之
真不真程於天者也上帝博臨先天而天弗違
如桴鼓答矣余往者卜其兆域而趙隱君凡夫

諗余曰此事當有天贊非人力可營然從富貴
福澤起見者天必左之從妥其親而起見者天
必佑之至哉斯言人予一生志願或酬或不酬
大致如是耳今先生年踰大耋望之如五十許
人天之迂德升以貴顯而俾先生以康寧兩相
待也兩相邁也何疑於必不必哉二百年來以
眞孝廉稱大儒者爲陳公甫其家庭養志之樂
真不減三公而其後亦有蒲輪之召幾於升
聞德之必也固有巧避之而巧隨之者但如公
甫所爲更難耳窮德升之所造可以勉其難者
而吾姑券其易者以爲復中先生壽兼以自媿
張母袁太君七十壽序
余髮未燥而交于張伯子金粟又數年而交其
仲子言若余之遊二張兄弟間相得甚驩二張
之才相頡頏而其格調稍稍不同伯子魁然杰
岸而仲子翩翩文弱伯子治諸生業且爲名諸

生而其雄才四出耻作纖屑腐儒好談詩文談古今人物至於從橫擊刺之術靡所不談每從酒間拍案高譟梁塵自落或曼胡短後提刀握槩盤舞若輪旋有耳後風生鼻端火出之意仲子束身若處子約其崩騰放逸之才以就束幅之帖括而意無雜營雖儀容都雅造次可觀粲花之論嚙吐宮商亦彷彿厥兄而退若不勝衣逡巡若不出口使人欽而挹之周旋而不厭二張氏一在二下矣而在余蘭藉中屈指可數也余既習于二張氏而嘆其芝本雙穗醴源並出此其家必有令父或賢母慈與威兼行以禪之式穀已叩之里中父老及親鄰間習于張之家世者暨得觀張仲子所爲乞言崖畧乃知成二子者不獨其尊甫賢其母袁太君亦明慧貞淑異人也太君有父若叔嘗爲時令髦則夫主饋之職著代之義太君未笄而習聞之既結褵歸

于張而值其舅雲臺公好客良人振夷先生復好讀書太君出就庖湑視酒漿或手親鑿刀割牲擊鮮以娛高堂入而問矻矻下幃者得母讀忘饑致羹粥之不時或市有千金書傳寫紙貴而不登鄴侯架吾釧珥可脫也夜何其矣而呼盧浮白謹嗽未已者握丹槩對青燈而頻首吟唔者其聲相爲響答而太君以機杼紡績聲兩應而兩和之至其懿嫺所鍾發爲二難伯子文彩彪炳聲光溢涌而其好客肖大父太君則以事雲臺公者而時時爲子客治具曰吾習聞邇者呼盧浮白聲知其爲偃僮河朔飲猶車行酒馬行炙况子客多海內名士耶則有湛夫人之遺意在仲子覃精湛思窮治一家言肖乃父太君則以事振夷先生者而佐之讀且歡言相勞苦謂吾知而才遠過前人是美稼也而穠之裝之且且暮大穰何用閔閔爲卽不然而斥金市

嘗昭之母可法養以志不以祿焯之母亦可師也余所謂太君明慧貞淑類如此今年嘉平之月太君稱七十伯子已厭世九年而獨其仲子舞萊班爲太君壽夫余之稱吾母六十觴也亦此月中引滿介壽未嘗不歡顏以進而此中實抱媿焉非媿夫象服之不光而媿夫米鹽瑣屑何有何無之慮猶嘈雜於垂白之聽也若夫太君何憾哉當太君之歸於張已及三世戶外之屨日滿儒業日益起乃家日益落至仲子而犢鼻相如頗擅臨叩之饒鹿車鮑宜終資少君之力太君第賦性儉約且奉瞿曇教有所斥而弗御耳若仲子之備物以娛其親即使名在天衢日食大官何以加此太君亦復何憾哉謂余言無徵則有洛範之五福在請從第一疇而次第行之并以問伯子于九京

響玉集卷之三

目次

壽序

大僉憲碧翁侯公六袞壽序

少宰大翁包公六袞壽序

封太史前元城令荀翁顧公六袞壽序

方年伯母孔太孺人七十壽序

錢母顧太孺人七十壽序

徐節母朱太君五十壽序

高隱朱復翁年伯九十壽序

舊銓部封太史閃允修先生壽序

目次畢

響玉集卷之三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壽序

大僉憲碧翁侯公六袞壽序

吾人負陰抱陽含營而麗魄莫非受中以生者
卽濮沿以南祝栗以北言語耆欲之不類而有
寄可寄象可象則皆一中之敷化也又有得其
中之中者寒暑中而絳晝夜中而正濕燥中而
宜水土中而演觀於山有嵩丘之二室焉是浮
丘之所棲息也於水有伊洛瀍澗之分滙焉是
蒼水使者所應瑞而出而龍馬赤文之所騰躍
也其間挺生偉人鉅公大都醇龐醲厚苞元氣
之全而不以方隅自異凡離畸詭合出奴入主
之界悉鏟而芟之以還於至中蓋余景企鼎喆
忻附執鞭者殆未可更僕數而於碧塘侯公尤
切欽佩焉公以縣令高第入爲烏臺法從是時

屬

神廟深居公車皂囊競吐其感慨憂時之論而所
號爲神羊之觸屈軼之指逞逞分曹而角部非
其類也明曙其孚尹旁達而競考其瑕且瓦礫
擲之幸遇其所睚厚則尊模爲牆譽鴉爲鳳業
必臯虺行必曾史始終以身爲之翼翰寧昧其
事後之疏觀而不忍違其初說以此糾轉藤蔓
漸剖其平康正直之大道卽一時號爲杰峙者
亦不覺失足溝塹中惟公弗是也意有所當或
與衆共伸之亦不難排衆而伸之否則一人是
之不以僊言入舉世是之不以市閭眩卽嚮者
吾亦是之不以隔宿之夢而栩栩於覺後也國
家置臺諫固爲旒黠寄聰明尤恐植私昧公相
容隱以蒙主鑒枉後惠文不得不借抨擊爲職
守而所擊者甲所憎甲隨引之以爲重乙所擯
乙又攀之以爲援一入其群如敗絮行棘叢雖

壯夫鮮能脫矣公孤行一意不惟其地惟人不
惟其人惟事又不惟其事之縵漣相續而隨事
若解各還其是非得喪之準卒之事如其事人
如其人而呂劉之左右袒兩無與焉讀其疏草
者一以爲落日之鏃一以爲射月之孤言鳧言
馵而不知鴻之踪言白衣言蒼狗而不知雲之
迹兩收之兩失之卒至於兩猜之而公之迹孤
矣遂僉楚中之外臺以去而公且睠懷故園有
菊英可餐有竹之猗猗可以嘯咏孤松可撫幽
蘭可紉菟園之勝槩可以忘憂蒙莊之故址可
以覽逍遙之篇探齊物之旨鳳毛蔚蔚麀角振
振可以讀其書行其志光大其門風故年甫登
服官而抽簪納舄若將老焉今以頽顏鬢髮享
林泉之樂者數年而兩子俱聯翩迅翮用名進
士起家一拜臺郎一優游石渠天祿間其芳猷
駿譽俱一時群倫之冠雅稱名家子我我堂構

二惠競爽茂論徵書蒲輪旦夕喧闐公門

新天子求舊正急必不遺埋輪繡衣印今日一家

鼎盛頡頏海內誰匹也天之吹生飛塵細雨盡
人而殖之何所私於公哉倘有如所稱寒暑晝
夜燥濕之中而水土演乎然山川蘊露孳息萬
有亦不厯稱一人母夫植性於天之中而垓埏
同也燼氣於地之中而商洛同也合於天地之
初而弗變是在公自爲中耳五藏之養此熾則
彼枯集命蒂於黃中之會而不斲於相凌此道
其說出於道家者流然使儒者不言壽則已言
壽則箕疇五福之首與無偏無黨之說有異旨
否耶公以盛年迂方來之弗宜壽國不顯顯壽
身而理自可券不妨哆言之余猶憶杜祁公致
政後有五老社而館閣先達如沈文端公者以
大耄家居婆娑於藝花蒔草之間皆公之鄉人
也余旣雅重公又願從公而問其鄉先生之典

刑則願以此言爲傳史之木桃

少宰大翁包公六十壽序

神廟中葉頗以帑藏不給爲憂於時有宵人黃緣
中涓稱自然之利勅使所至囊橐騷然幾釀
成巨孽於時包公備諫垣條上封事極言礦稅
不可狀

上喟然震怒竟鐫其秩以去其與公後先在謫藉
者不下百餘人頗類未錮而公復從藩幕起馴
陟通顯以御史中丞建牙樹戟入而佐統均登
汰天下之賢不肖公之柄用於世也視諸公爲
獨蚤人以爲惟公食建言之報迺其故正未易
術也

神廟聖王御極以後斥逐之臣不可枚數所以嬰
鱗觸忌者或詆訶權倖不知忌器或以園綺羽
翼之事相距而成激其它則礦稅居半矣茂論
其初政輪旋圓轉如鸞震瑞日相推謝於太空

而無成心卽迨至晚年徵書束帛索於丘樊林莽中而還其簪屨每歲中未始不間一舉也惟以直道自矜者視服官而徒敦嘿守職業輒揣爲梯榮爲繞指而競姍笑之故有座未半溫而發一論標一異載鬼張弧晴雷夏雪以逗其天關之機而至於牢不可破昔蘇子論賈誼謂非漢文不用生乃生不能用漢文吾生也晚欲爲

神廟訟此寃久矣包公繇計曹而尚璽而問寺以

至於填撫豫章膺賜履之任今日之濃恩卽前日之輝威所變霽也烏在渠婦不返宮逐臣不入境哉惟公能吐所欲言又能茹其所不必言其厚自濯磨以仰答主恩雅不以鋒鈇觖稜自蒙其職業西江十餘郡漸濡於公之德霽者今且化爲峴山之淚至於袞衣來歸而夾袋所儲啓事所登不以橫空之秋隼而薄祥鸞蓋純臣之用心在壽國壽民不欲以搏擊傷元氣固如

此雖然公之所提衡而分鑒炭之低昂者銓揀也逞在

神廟時僉謂朝署空高賢遜而才不裕於用今空者克斥滿庭遜者進而近

天子之光矣而匱材之嘆識者猶惏惏不免何也得非數十年來士大夫多尚矜激日熒熒同異之藩而他無所顓悉乎今欲歛其全力而殫爲國家用惟用人者有所懸以爲杓然後可

神廟聖主也其厭議論而終不免於滋議論者無實政以斂其煩囂而綜覈之術未著也天下猶一家然丁男耕紅女織窮日夕操作不休爲主伯者視勞苦則慰藉之課其惰勤而一一殿最之寧復有誅者噉者瞋乎以手而相尋離壁哉周禮太宰自三農九穀至於化治絲枲聚斂疏材而終之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夫閒民必使司其事其意念深矣公之鄉有昆明嚴恭肅

公者名太宰也亦嘗次其遺政否余不敏竊從徐侍御孟麟遊而添附於知公其因諸君子請而以言壽公也先祝公之爲天下壽而後及其身

序
封太史前元城令荀翁顧老年伯六十壽

余嚮者感封陞多故間與二三同志屈指有用之才當破格錄用者於江南得二人沈汀州湛源與荀洲先生也然湛源春秋高又久困錮藉邇者雖浣濯登除目尚置之優閑散秩恐遂躋蹕以老荀洲先生兩試爲今年未艾遂乞身歸生平遇異人頗從事養生面目光澤鬚飄飄若仙度其精神百倍吾等與之言自關塞險阨之執士馬強弱盈縮之數河渠兵農之變中原內地之隱憂議論晷晷較若列眉又非坐談鮮實效也則嘗試之鉛山時信州採礦甚急先生廉

得中涓私人行劫不法事使賊曹捕之諸私人惴惴各抱首竄而採礦息又嘗試之元城 潞邸諸璫與奸民朋比挾醮艘爲利先生謂私挾不能禁也獨能禁吾民私質耳於是奸人計詘藩邸使者所過不敢譁魏博多大刹僧律蕩然守郡者欲夷爲編氓先生謂境內驟益萬人遊食亡所得意外可釀也盍以保甲法佐清規不迨度汰其尤乎於是僧日益輯境內亦寂無事所爲機警應猝遇事洞見體解又持重得大體每如此其歸也蓋因同事而薰蕕者不能無小嘆乃竟以一官謝之雖得善調不赴歸而苦鹿城湫隘又群囂不可萃處松楸鬱然在太湖之畔遂築室而居焉其地峰廻溪繞春時梅花秋來叢桂皆連亘數十里人謂孤山處士淮南招隱嘗借其寒香清馥以吐幽人之氣先生歲寒之友端在於此然林君復及八公之徒意中

所貯惟烟霞千頃而已先生胃次如青琬紫虹其光燭天而膚合成雲噓喻吐霧又足以釀甘霖而膏禾黍異日者千秋青史僅僅列先生爲循吏猶覺以函牛之鼎而烹伏雌若徒曰逸民曰高士何異清鏞鼓置荒林墟廟中非其實矣今天下東若奴西南若水蘭卽吳越之間人情眷眷思逞而國家用人之格亦非堅持不破凡上書自效與章疏所尉薦口頰所推輓輒難麾幢稱矯矯虎臣其它寄徑而躡級者又不可勝計矣先生以兩邑循良蚤賦遂初卽奪考槃之樂而授之帷幄之寄分臬之任何所不可乃今以令子九疇貴遙領侍從改署永銜從茲以往便當優游泮渙需至更老之年令子碩膚赤舄邦君大夫奉天子几杖以乞言惇史而先生之休光乃始騰焯于明廷變神龍而爲祥麋繫渭水之非熊而化爲蒼鹿玄兔於以瑞世

有餘矣若言濟世吾不能無遺惜也雖然古所稱兆駟馬而卜三槐者固繇積慶亦其家學所儲餽經綸所鬱紵有以開之蓋吾讀君家恩綸世貴錄而有感于文康公之父矣博學耽詩隱居求志篤倫理于家庭播義聲于里黨夫非其制詞也與哉先生之德不亞贈公其儲餽而鬱淳又不啻過之是先生者實肇精思之堂以佑後人而異日太湖之畔疊爲午橋猶當念作室也余與九疇交同兄弟又嘗從李漸卿歸李思王淑士諸君子游聞先生事最悉每傾折而願委心以事非汜汜同藉諸父比也異日將毋多暇咏梅花之曲賦叢桂之章當從先生而問道焉則向者長安中有緒言矣今日因授簡爲先生壽而卽以此申息壤之盟

方年伯母孔太孺人七十壽序

當藩遼之破一時朝紳蒼黃無主方侍御孩未

慨慷奮抒日夜條上封事又日夜擣公卿貴人門喚沉沉之睡夢而與顛悉利害至涕泗交頤弗止也是時喪敗之餘遼西士卒聞腥風來河上股慄欲仆朝廷德意未敷行陣鮮宿飽孩未愜然請璽書齎數萬金錢振起瘡痍人多壯其行余獨否否蓋孩未之在朝端也上者能不時請急叱虎豹排閭闔登聞徹於至尊下之可以捷平津之閣叩精思之堂叫號同類厲聲疾呼使瞶者醒盲者張痿厥痼癢者猛然一痛汗涔涔欲滴所謂提撥神氣以不用爲用其用大也一履封疆則進止機宜有分閫重臣在御史所得爲自紀功錄過而外無箴制焉卽奉揚天子威靈第使將士感泣思奮而已帥不輯謀不協邊與庭不相應決不能以飛霜之白簡而煽爲飀風則心力有時窮而有用者亦委於無用且藩遼淪陷之日我與若嘗相嚮于邑

外憂君內憂其垂白之母我母欲歸而不得汝母欲見而不能皆噴心灼骨至痛也乃孩未志已決匹馬遂東會有陰利其去者卽以孩未行按臣事孩未之遼西首尾幾十月一時文帥齟齬成卻人或咎孩未不能效陸贄剖斷李晟李懷光而余又以爲不然蓋晟懷光順逆易知爲宣公不難耳孩未之於兩文帥也一則倚之爲趙克國一則姑望之爲湯爲延壽乃克國之機竟歛於辛武賢而自許爲湯延壽者卒至狼狽鼠竄爲天下笑於是調劑愛護之苦心兩無以自明卽以抱病殘軀歷關河犯霜雪海上十八年之苦飽嘗於數月之中而當世不以爲功且爲臯矣嚮使孩未不求勞軍抗顏袖手從旁而操人短長則今之乘驄服豸呵殿長安道上詎不尊如天帝且巡行邊徼亦次第蒙遣豈其有不可謝之責而跋前疐後遂至於此後有銳於

任者其不以孩未爲戒哉若余之咎孩未則有在矣吾人具此七尺報 陛下之日正長而頽齡暮景宛轉床第者有一子而置之絕塞危邊寧不肝腸迸裂且不記瀋遼淪陷時乎孩未亟過余卽言爾有母在倘力不能送歸余爲汝辦此余至今感其言亡何而請纓之舉情同絕裾豈其念他人母獨不自念其母耶若徐庶之方寸不亂則與趙苞何異今有持論刻刻酷於申韓正不思先期入關與身在遼城其事理更殊卽萬一以泰山等鴻毛而使高堂白髮捨地呼天從此却七箸不御其於子道何居今孩未未變而先入一聞變適以身赴之徘徊躑躅於荒邨絕島之間必至於計無可乘而後束身歸闕願以其身爲太孺人所有之身家國君親兩何疚焉太孺人病久方枕席涕泗中忽聞生入玉門旋且奉起居稱觴御下迴問孩未當年登

上第擢侍御史時其樂恐無以過此若以功名論則孩未孤忠峭直秉正嫉邪爲橫目耽耽已非一日卽此行果成大功亦當如謝源伍希儒爲王新建所累隱受齟齬而欲望梅侍御國禎之以平哮超拜其勢必不能此又世道使然可坐而券也聞太孺人乃明智賢母讀書通大義其子生平志行皆母師所育成必能以浮湛顯晦付之蕉鹿夢幻而姑自樂其真者世之知孩未莫若余故以是應陶憲副不退之請

錢母顧太安人七十壽序

嘗謂內則之篇始於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其中羞醢揮施之細靡所不備而生子終焉夫而後知后王降德兆民其於醞釀之理嬪化之原何秩然成序也宜家曰劓刑家曰嚴嚴者秋氣也金風振疎草木稍稍以肅長羸之候而歸白藏於悔厲吉矣噫鳴克昌亦少乖焉劓者春氣也

天地和同萬物蒼蒼以生但蒼翳萌達有螽斯之繁而不能必其爲麀趾惟夫仁孝開基者芽於元而胎於貞凝而不剝毓而未鬯常以有齋季女之心盡箴管繁泰之職予以保世用昌子孫丕熾則今錢母顧太安人是已安人爲憲副公愛女綺紈崇貴生而安焉使折節而循婦職似難君姑卞以貞發撫其子凡進士公青箱所遺揮淚而身自課之課子嚴馭婦未必獨寬而安人事嚴姑猶慈母也姑奉竺乾教卻羶薌而飽伊蒲則安人亦共飽伊蒲姑之於竺乾教也好檀度則安人亦斥其明璣翠鈿之餘以佐檀度夫奉佛固明智婦人所肯有迺安人之奉佛也實以成姑志也憲副公琴牀所歸鄰于興福禪院如流俗之見則雙林遺跡化爲丙舍多矣安人謀於其兄割數弓之地以畀招提琳宮殖殖與若堂若斧相爲依末安人不離阿閣而出

其大心宏願爲古刹金湯卞太君聞之而喜可知也亡何太君捐養堂景行翁一世聞人窮經未遐而淳發於宮允受之先生之身蔑論高文鴻製興起八代迺其抱有學術裕名世之經綸雲雷旣屯霖雨將澍溯厥原本能不歸之太安人否也今年畢月太安人登七十先此宮允公祺祝亡效太安人以爲念是年秋遂有徵蘭之應於是設輓之辰陳金泥玉簡於堂天語煌煌則褒封之命詞在焉鐘鼓鐃鎗笙管溢沸宮允公衣朝章拜舞稍進而攜繡襦抱玉麟勉太安人更盡一卮里巷之中矯首豔羨謂太安人無願不酬靡懷不愜天之報之者獨奢而烏知數十年專氣致柔以奉姑嫜者可以格神明移造化哉夫內則所稱勿逆勿怠孝矣猶非至也飲食不耆必嘗而待則猶異耆也已雖弗欲姑與之則猶異欲也若夫絕滌澹而甘蔬笋

脫簪珥以佐檀那至於割先大夫松楸之塋以
廣其姑之惠其爲承志何如矣楚茨之詩曰君

而爲升堂之拜也寧乎承備官之訓不獨謁母
師而覲女宗矣

婦莫莫言靜專也隨繼之曰報以介福萬壽攸

徐節母朱太君五十壽序

酢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一祀事虔恪而皇
尸燕喜其報稱猶爾豈婦姑居室家人之乖和
皆從此出而獨無鬼神之來矚上帝之傳臨乎
太安人不特以其顯融百祿鍾於其子更以其
昌熾萬年鍾於其子之子今者綺筵斯張春酒
旣酌而適於弄孫之慶交會一時豈偶也哉雖
然螽斯麟趾大都味櫟木之化而腹心興感於
兔苴素絲致美於羔羊詩人不以婦德畧士行
又如此今縣寓多故士大夫相習而爲倫且巾
幘不若矣安得從江沱漢廣間而求兔苴羔羊
之節乎夫有賢母以視家而樹厥德昌厥後是
卽一家之江沱漢廣也砥素絲之貞膺腹心之
毗不於受之先生誰望焉希孟今日從諸君子

猶憶十四年前顧侍御巖叟之母莊太孺人五
十初度是時巖叟尚在諸生中監司守令喜其
能文章爲一時譽髦最重厥子爰及厥母摅採
里中父老子弟之言條列其發居志操聞于直
指使者次年直指使者賜言于 朝遂與先太
君同奉 旌綸而先太君年已五十七矣余所
聞發居得旌最蚤亦最易無如顧太君巖叟不
稱蚤達而能以文章譽望寵及其親亦所謂母
以子貴也今且屈指九一之母朱太君矣今歲
秋闈未啓九一嘗願容而語余曰吾母今年已
及艾乞先生爲壽余曰人孰無壽顧所爲藉口
介壽而引之於光融顯大之域者必曰祿位名
婦無踰閨之惠名何自致若孤鵲寡鵠之操芳

聲播千古挾其太上之名以爲祿位招而青裘
白髮蔑繇而梯籬稊業以無待者自予而不得
不以有待者予子子之報效宜何如也舜從師
錫起自茲以降言揚行舉至賢良方正諸科一
併於射策士之剗心腐毫吾吾而修帖括之業
其學逾卑其格逾下其趨愈纖而揚言者舍旃
何途之從故文人而搥粲花之筆正孝子而抽
茹荼之腸也余以文章策利鈍嘗十得其九君
行且雋矣旦暮當以祿位壽何止以名壽亡何
而賢書至果掇上選爲一榜重於是里中紳衿
暨遠近交遊氣類頌禱之詞紛披連縷又若以
新孝廉足光太君似名重壽祿位又重名抑何
詞害志且狹小太君母子也太君本恭肅公苗
裔生長名門又明慧絕倫頌椒味絮皆咳唾腕
指間事比成婦廟見閨閣香銷從雲鑑先生覓
書以伴宵讀授之經籍曰此吾學俞時所飡嘗

也授之史乘及群官家曰此吾剪髻時所漱潤
也一時宗鄙大驚而雲鑑先生深慶得女士且
慙負多聞時先生鼓篋久亦旣中年勸學矣余
從丙申歲一晤之于荆溪舟次圖藉在案丹鉛
在手余恠而問其東床馮廷陳知趙明誠新得
易安正恐餘後策故事受罰不勝茶鐺耳不三
年遂稱未亡然其胷中具有千古必能恬于義
嗇于情其視同穴之盟如飛鴻之必無再匹而
橘柚之不可移于江其視涼燠推遷鐵炭低昂
如盛夏而見葶藶之枯嚴寒而徵欬之秀其
他尸鳩均愛葛藟敦族與夫絕甘分少截髮九
熊皆以爲史冊中所常有固婦功亦母職也乃
詹詹矜異爲今九一登賢書亦駸駸脫芒屨近
簪佩矣太君視之以爲猶是母猶是子轉眄擢
上第拜表伏闕誦母氏之劬勞烏頭雙闕歸然
在門太君視之猶是母是子浸假而爲宋室蘇

易簡之母禁中召見錦墩賜對浸假而爲 本
朝夏忠靖之母燈夕翔遊撤上尊嘗禁齋太君
視之猶是母是子卽壽居五福首爲至人所矜
談而腐草喬松等爲脆質朝槿木癭同於幻化
庶幾永大年而垂不朽者維名與德乎余不能
爲岡陵純嘏之基與嚴叟侍御輩交相頌而交
相勗可也

高隱朱復翁年伯九十壽序

蓋余於復中先生之稱九十壽也欲效世俗之
侈言乃至有所不忍言不欲言而終侈言之其
言同其所以言者異夫五福非一端迺上帝所
靳其寵綏而侯王之尊陶頓之富所倖而弗敢
幾者曰壽壽溥九十且與期頤櫛比純嘏天錫
遐紀大筭於千萬人中得一二人焉是敦龐淳
固所間植奮德揚光保世滋大食爲善之報此

其最章徹者故曰世俗所侈言也乃先生之有
今日也談何容易 國家景爍之運方際中天
有一貂豎者盜驪龍之珠而吐其毒涎慘霧以
啖食士大夫顧厨俊及之旣徧天下而發於吳
中最慘先生有子德升雖未登仕版乃汝南月
旦素以李范相頡頏旣違同人之難蜚語流布
連鷄之勢岌岌矣於是邏警者探訊者相屬於
道遠近洶洶握手咋舌所不知者獨先生一人
耳幸事得從中解父子相保今日得烹鮮具饌
奉一卮爲先生壽固造物者愛護令子亦未必
非矜全其賢父萬一餘波濺人而衰病中何以
堪焉故曰不忍言也憶十年前余嘗爲文壽先
生猶牽合祿位之旨爲德升劄雖窳說實至理
也又不知造物何意屢屢巧厄之迄今德升萊
衣如故而先生嬰末疾坐卧一榻者數年德升
鮮弟弟幸有賢配與佳兒佐之使先生病忘病

貧忘貧然出門跬步心怵怵焉三度春闈獻歲而行甫竣事而歸身在鷄聲驢背間而心懸卧榻之畔至今歲而先生年益高病未霍然已德升遂輟念不復問公車而并先生亦不復以公車爲德升刺促矣從此息駕及先生之世玄纁束帛爲衡門光寵者故自有在若一編手授之勞與德升所爲問寒伺暝柔聲下氣共呶唔相襍者其效宜酬而不盡酬故曰不欲言也夫以不忍言不欲言而終言之不過以亡聊慰藉之詞散其愁感紓其鬱紆耳烏乎解人頤而余有所發皇揚厲侈言之無媿者固非妮妮世情之內亦非漠漠世情之外也 國朝設賢科三歲一舉舉不下千人其名號昉古孝廉而一顧名思之誰憫然亡忤乎德升屏迹公府名不通諸侯口饜粗糲妻兒不免饑寒而所以奉親者食必精鑿衣笥有裘葛藥籠有參苓父榻之旁一

苧幃一布衾長年侍寢不知居室燕處爲何事今且以親老謝公車弗赴矣夫自有制科以娛親耻言絕裾者余所覩記遠則新會陳簡討公甫近則靖孝張先生基耳科名高仕路華腴人所豔說然纍纍者譜藉不勝載若得一真孝廉以洗賢書之陋而維世教之闕一時之望重於公輔而萬古之評且等於皐皐天之所以予人子之所以報父者孰奢孰嗇也余更有慨于中者祥麀威鳳等爲靈類而麀之出也多非其時非其地非其產以爲怪物而惡之遑遑戕於勅耄之下鳳隱丹山非虞庭不儀非岐陽不鳴狂鳥神雀終不能蒙其似九苞千仞之德孤懸于有無之間以動人之企慕故尼父泣麀而楚狂歌鳳良有以也假令德升從壬子後聯翩奮翮此時正彳亍王路丁此百六之運豺虺磨牙猱猱舞爪卽申屠蟠郭泰復生或不至黃門北寺

耳視削貶竄度必不免此於所生何黜辱之有
然震驚輒使老人不得安七箸則不孝大矣
吾黨二三子以介直殞命者勿論卽倖脫雉羅
之外而寬搖骨戰中心惴惴德升之與吾卽同
患不過丙寅夏秋間然終風瞬過疾雷迅撤一
轉盼頃化爲澄霄碧漢豈若吾輩腋汗常涔手
拳握固齟齬搗胸以日爲歲荏苒三歲之久乃
始下嶢岼而超灩澦彼此相方其險夷禍福之
致何如也是天之困德升者小而全之者大也
氣類所聚風會所乘不無小儼則又從而泮泮
之吹蕩之旋卽於無事而德升又善迎天意終
徼其無事之福更不求吉祥善事第曰吾得優
游娛吾父足矣吾因於此揣摹天意有所以報
之法富貴福澤旣有所辭而不居惟有康寧壽
考耳於是鬢髮生鰓齒出沉疴若掃四體便安
負暄茅簷之下策杖溪流之側以當代號爲名

賢大儒者扶將左右而又有寧馨之孫提壺攜
屨以從祖武天地休嘉之氣一時萃合於此屈
指海內慶門德祚寧復有第二家否也華穀朱
輪宛類鼠肝七貴五侯更同蜨彈惟是父是子
可爲世瑞可爲世儀余不敏更欲借此以破虛
美之熏心開古今之具眼乃灑筆抒詞一一哆
言之世有識者能不以爲善頌善禱乎先生懸
弧之辰在嘉平月余以事滯丙舍爰以次年
新皇帝改元之歲上元日搯酒携文而壽之

舊銓部封太史閔允修先生壽序

造物孕含之氣毓而未剖必有人焉以荒之惟
疏泄有蚤暮故風候有今古若儵忽間擿扶混
沌雕刻鴻蒙使扈冶者無留精善貸者無蓄寶
則運會循環母廼促而易竟乎日昇于東月眺
于西蘭與露叢菊爲霜友凡時物胥然何疑于
山川土俗當三五之隆爲冠裳藪窟禮樂淵薈

者惟伊維南北泰華東西如今之吳越猶不得與函夏齒若閩粵麗百蠻西蜀簪巖蠱峙皆隸在象胥文教所不屆也蜀有相如子雲而蜀不以蠶叢魚鳧同粵有張曲江而粵不以蜑烟菁雨阻閩有楊大年蘇子容真景元而閩不以卉服馭音終若夫碧鷄金馬風氣窈然至 昭代入版圖聞人寥寥獨一楊文襄徙而巴又徙而潤其以位望杰出于滇者惟嚴恭肅耳余嚮從闡中得閃子中畏卷雋絮可喜類江左名流已發緘知爲滇士也進而與之語謂子遐方之學者安所師承而軼群之足協于采齊若是閃子肅然負墻以其尊人銓部公告又一日以公之秋興六十章相示而余栩栩然如游其父子間也蓋余嚮者嘗髣髴聞公姓氏云公束髮登賢書萬里計偕間關勞苦弗獲已乞寒氊自便已而借徑詞林轉司銓曹諸務雖拱手受成主者然

嘗發狐鼠之窟又能鈎稽積牘爲少宰楊端梁公所器重其受螫也亦以此是豈脂韋取容者哉其所爲詩調高而姿遠拈枯韻轉腴拈熟韻轉超余是時侍先太君寢疾從憂愁憤亂中一讀一賞恨不一遇其人又五年爲己巳秋公以就養京邸始獲接謦咳而京塵碌碌邊烽又繼之觴咏之約猶有俟焉忽一日滇中諸公吳武部徵仲輩過余索贈言將以爲公壽也夫余敢言不知公哉惟是滇之文獻少有所徵楊用修演載所記段總管遺事孤臣怨女如楊淵海高夫人阿蘊主之類亦頗知詩筆簾櫳寔啓山林土鼓簣桴始基雅樂今六詔人文雖蒸蒸蔚起至於騷雅之壇誰爲蜀之相如子雲者公於用世未竟而青虹紫電蟠吐喉腕間名山之藏其有意乎中畏稟其庭趨一經手授年少詞臣修途伊始揆藻固其職業而春華猶屬緒餘進

之而楊大年真景元又進之而蘇子容張曲江
以破閩粵天荒者爲蒼山洱水闢成草昧從茲
而後文章德業項背相望安得不以君家父子
爲鼻祖乎余所爲壽公而并勗中畏如此若公
之才從橫八面嘗遇枌梓之變仗劒乘埤指戲
而定惜其伏櫪之志已付之龍文驥子不以錦
韉玉勒爲適也昔歐陽文忠於闡中識子瞻而
他日又能揚明允于朝余媿矣余媿矣

響玉集卷之四

目次

壽序

誥封同卿樊翁八表壽序

誥封陸老年伯七表壽序

封侍御字和王公暨配林孺人七十雙壽

序

勅封趙母旌表節婦王太安人壽序

隱君宋位字暨配朱淑媛六十壽序

党侍御封翁七十壽序

金母朱太淑人八十壽序

封侍御衛太公壽序

姜母桂太孺人壽序

伯舅文起先生六十壽序

朱岱翁太老師壽言小引

宋儀部母李太孺人壽冊序

目次

響玉集卷之四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壽序

誥封同卿樊翁八表壽序

今皇帝御寓之初年凡逆闖所鐫削諸臣次第起于家還其侍從佐一時維新之化南州樊侍御仍用西臺破徵操激揚澄汰之權世道賴之踰年而以積勳擢貳罔寺是時升儲大典業已

告成推恩覃霈後事而陟者格無濫而侍御

獨與同事兩公得官其尊人如子官異數也罔卿公一日造余而自手其額曰子謂我沐殊恩

借譽命于綸綍乎烏知其天與人巧相合而

成庭幃之瑞事也吾有父年八十矣適以今之

余月爲添籌之期紫泥丹誥繽紛而耀於其門

霞鬢瑤簪脩髯玉綬橫金而被緋以受子姓之

羅拜是天與之純嘏而帝且厚錫之光也夫

數有循環筭有綿遠天所得而知也非稷臣不
賜杖于朝非德足以備惇史而光乞言之典者
不叅更老之席非國之上卿引年懸車者不沐
上尊肥羜之問雖至於登大耋陟期頤人主所
不得而知也今高年之尊 聖代且闕如皤皤
黃耆有司莫以上聞而與之爲範合與之爲輻
輳受壽于天而并受其介壽者于 天子此不

知吾父子何脩而仰承篤祐乃至此極也余所
然笑曰子第言今日之所取者沃而亦知前此

之所受者礲乎夫造物者固適幻不可控揣者
也然一消一息如晝之必有暝暝之久又必有
曙而日之永于火短于晷且乘其舒慘之氣蒼
然而生愍然而彫者醞醅於其中則適幻者又
若可以數計而燭照今子大夫席 聖王之覆
幬睹景貺之駢臻不敢矜詡而常有踧踖靡寧
之意爲純臣者固然其亡足怪若迴首而追憶

數年前情事痛定思痛有不泫然淚灑者乎臺
臣奉職過慙不能隨俗韋脂輦帶朝褫或婢直
自招然 昭代孝治天下非墨敗而幽黜則僇
辱不及於親七十老臣一經課子得銀青在躬
執手版而舞康衢陳華祝何所詬集一旦夷爲
黔首又取其子而困踣之持斧執法之吏不免
於讞訊煢煢弱胤且幾爲覆巢之卵垂白暮年
慘悽憔悴其不爲高邑太宰之妻皖城都憲之
父一間耳父子兩地中宵顙禱但得以布衣聚
首田園卽爲如天之福何意雰雰曉靈之後赫
曦下垂鵲鶴墮而鸞鶴翔豺虎阱而騶駟出
先朝遺直神靈所呵祐以佐中興之治者濟濟
登朝且爲岐岡之鳳鳴冀階之軼指而以直方
之節含溫厚之旨襟裒名流表儀朝班樊侍御
其最著焉 朝廷於廢錮諸賢固靡所不厚而
君家父子爲獨摯造物於一代摧挫之後固人

人昭蘇之封植之而君家父子爲獨完正如晦
明代謝之數而晷有短長陸有南北又乘其積
氣之舒慘謂事同而享殊固不然謂事同而享
必不殊亦不盡然也若夫公之家七世同居而
四世同爨田荆姜被不足爲喻生平多長者行
善氣迎人如胥庭皇古而一室之內肅於朝典
南州廼名義砥礪之鄉其親之如陳仲弓而嚴
之如王彥方天之綏公以淑斯世也夫豈無意
乎又聞公視履考祥篝燈作蠅頭字每錯落數
百言康寧好德兼而有之卽以叅更老而備惇
史之遺何忝倘一日 聖天子循三代故事不
必杖于朝而以上尊肥瘠遣有司勞問公公亦
思所以壽身壽家者而還以壽國之理勉酬乞
言乎余不佞且簪筆而佇下風矣

誥封憲副陸老年伯七十壽序

皇帝御極四年際輯玉之期福建右布政使臣之

祺攝臬長事入計于 廷計甫竣 上召藩臬
諸臣集 便殿詢民間疾苦暨寇盜充斥盪滅
無期諸臣震懼 天威且新從遐方來未閑祇
對多踧踖罔措乃有棣棣其儀琅琅其音指顧
區中洞見垣一方又如操斤斧而遊競驛之間
砉然自奏者臣之祺也 至尊爲改容傾聽知
旬宜屏翰故不乏人密勿重臣相顧嘖嘖謂微
右方伯且孤此 隆典於是公卿大僚并同時
朝集之使造逆旅而徵其詞曰子大夫與 王
言如響維樅維鏞懸而待叩何儲蓄之豫邪抑
別有授也方伯君遠巡而進曰是家大夫之教
也家大夫之善於教人也不獨孺子益其盛年
時推擇爲諸生祭酒闈中之士恒以數十計擁
臬比談說從橫自文學而推之於吏治瞭如也
就經術中能以腕素之靈闢疑城鑿堅壘使惰
者頓豁其滯情解者望鞭影而摩騰於百折之

衝萬仞之崖擴如也褒衣博帶彭宣戴崇之徒
或捧承杖屨或飫聞絲竹分其一藝皆出而爲
一時名儒乃鄭玄之帶草空留楊震之鱣堂未
躍至履綦旣散剝啄無聲朱露飽研青燈孤映
呼孺子而詔之曰爾亦知政事之所自始卽文
章之所繇終乎成敗得失之林紛羅而環列者
以爲入官之梯航而實服官之龜鑒也故對古
人如對 天子今日縱筆灑之言書生所欲言
卽它日矢謨洋洋而言蓋臣之所不能言余小
子謹識其語三十餘年如一日春秋兩闡之獲
雋者實言也水曹六載之浮湛者澹言也興起
一方之師模者格言也至外而勤勞八閩內而
靖獻 九重無溢言亦無讐言溢言者飾讐言
者憤臣實名儒之子也夫何敢憶倣裝入 覲
時取道故鄉實覲我庭闈而後趨 闕下家大
夫則課我以政績而責我以海波之沸騰與山

柵水砦之弗輯樓舩舟師之不足以馘斬鯨鯢
清宵詰問甚於宣室之前席今臣之入告者業
已爲家之嚴君先告之昨日所言而今日覆言
之猶一口也於是公卿大僚并同時朝集之使
轉相歎美以爲非是父無是子又從而問其尊
大夫之年知其老而傳也夫古之憲老者不有
乞言之典乎人主臨廡執爵執醕得更老片詞
輒載筆而登之惇史自有書契以來所謂惇史
者未之或見而四岳之師錫十二牧之拜颺垂
之竹帛千古爲昭夫有名臣必有名言而亦知
言所自出乎古之祭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
委也 聖天子方以敷奏之典寓其明試方伯
君循良殊異再課爲天下最行歌蓼蕭以寵之
而蓼蕭之詩不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乎美其
臣者弗祿之未足復期之以眉壽若知其有是
父有是子其爲純嘏之祝何如也況其子之所

敷奏實挾惇史以獻爲之父者身在丘園中日
與山農野老爲侶而爲龍爲光已輝耀于明
堂朝后之年此聖世之奇瑞希孟以宮僚猶
領史局不可無紀以彰其盛因方伯君之歸而
上壽也爰書以贈之

封侍御字和王公暨配林孺人七十雙壽
序

嘗讀詩而慨夫臣職子誼不相爲兼也北山致
感於胎憂揚羽抱恨於何怙沈綿菴結恨不能
抽簪解綵婉戀二人之旁至陟岵之篇父若母
相顧咨嗟慰以夙夜勗以慎旃其意彌溫其思
彌苦安得爲子者朝書笏而暮櫛簪又安得宜
轍所到几杖在前板輿在後終其身無曠違乎
明制設官無分中外咸得就祿而養惟持斧
使者爲天子馳霜威揚電照乘傳按部單車
無侶益祖宗朝尚有間行微服馳入郡國偵

是盈盈頌禱浮楊子而北溢滄溟而東而公每
逡巡退卻爲諸薦紳告曰某何知爲政此家君
與母氏之明訓也則又臚舉其實以徵之而知
其尊甫字和先生者孝友著於家和厚著於里
窮經之報不於身於其後人解子衿之服而服
繡衣視諸生時泊然無改也遺廬數椽先祖所
攸芋也有弗肯堂者它人入室焉先生之決計
恢復也猶豐圭戎弓之還魯廟其復而未遂猶
常無事又何以使有事而寂若無事求無事必
治兵求有事而無事又不嘗言治兵訓之使精
防之使豫輯而鎮之使不動公之功獨在一隅
哉其神所運旋而慮所繫括者合天下在其胸
中矣民力之紓與竭盡屬於漕督漕重臣與直
指使者亦必頌而謔盈縮於公謔盈縮必言及
東吳而公固慈母之母也忍言海上必亡它虞
樓船舟師可撤卽有士不必飽跳梁無知可悉

繩以三尺撫綏安集亡所用而日夜激有司課
歲計之登不登乎夫移東南之憲臣以任漕臣
固知 聖天子所以軫念生民意深遠也今而
後可無杼軸歎矣

大中丞鳳翁張公平寇滿考遷秩字

代

再昂焚箴之間時作不靖 王上每爲南顧而
興嗟念此雖疥癬憂而小醜訛梁竟合旃弗討
病在熱且行李道梗金馬碧雞之路日淪於榛
七日之泣秦庭而三年之立於吳庭也若林孺
人之事先生則猶桓少君之事鮑子而其課諸
兒也猶夫魯之母師也夫以三物教萬民而八
刑糾之采風之職也今出而奉嚴規入而遵慈
訓斬斬如也斷斷如也子大夫知某之按吳也
而亦知坐堂皇廷見吏民時時若兩尊人臨之
且言提其耳乎則又愾然咨嗟曰兩尊人年且
老矣登岸嶺之巔遙望漢渚增白雲之感焉比

此葉北大配補

歸報 闕廷而簡書載及于役嚴關日聞金戈
鐵馬聲而不知鷄聲呶喔中起而問涼燠者誰
也興言及此又不勝勞臣之感焉希孟起而屬
言曰不聞唐宋間君家有故事乎唐有王起之
子住都下而父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
爲郎官谷宋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黃
魯直貽詩有慈母每占烏鵲喜之句此皆至情
然實細節也惟韓退之贈歐陽詹曰詹父母老
矣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
有離憂其志樂也況以宇和先生之志行林孺
人之嫻於大義必當如柳玼之家凡子孫之蒞
官者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又必如雋不
疑之母聞多所平反乃喜笑爲飲食若依依然
繾綣於庭闈之旁何貴於是父是母是子今侍
御公之勲德如日方升兩尊人雖春秋高亦望
其日卻再中余不敏以部民之誼與公之年家

子同聲而廣南山仍舉烝民之夙夜匪懈以告不敢引陟岵之夙夜助其離思也

趙母旌表節婦勅封王太安人壽序

今皇帝御極之二年中書舍人趙士履以母節上

聞乞表揚如例 制曰可烏頭雙闕行歸峙

于虞山之麓矣亡何而中翰君晉秩起曹尚留

青宮覃慶恩以俟 再命之錫於是節母復

稱太安人問其年漸登指使矣其嘗共事薇省

者爲銓部牟君民部郭君與其舊賓長喬君輩

聯鑣詣余請一言爲母壽夫以一老嫠升聞

帝座使苑結幽滯之氣章日月而爛星辰此於

循環之天道本無僭濫然酸風冷月瓦燈布幃

引淚洗面顧影傷神凡羣顏雲鬢少而壯壯而

老竟化爲斷烟荒草而莫之弔者可勝屈指哉

余嘗見郡國掌故所籍記孀婦若而人蓋百嫠

不能得一旌也旌矣而復以遺孤成立被 紫

泥之寵數十年以前不可知若邇日所哆談者實自先宜人始而汪大行顧侍御徐太史諸家賁相望于吳趨間茲於太安人再見矣臚舉其家世亦稍有異夫吳趨三四家者固舊族實單族也松筠之根或蟠于巉礪或托于幽崖瘠土澌澌冽泉浣濯雖當春陽韶豔時迺其所稟者秋氣所含者貞惠鬱然而葱蒨者皆霜姿獻然而歌嘯者皆商絃也故零之以凍雨搏之以層冰而適符其性至於疏圃曾城之種植向金谷華林衛以雕欄擁以繡幕卽遊颺稍厲麗景微暄猶恐婀娜之不勝而憔悴繼之若夫舍東皇于中馭依北陸以長年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卽受命於地比惠於君子者猶不足擬況靡蔓之屬乎太安人爲奉常敬美先生愛女宗伯汝師先生介婦生而明惠與群從兄弟以詠絮頌椒相矜許托身叔度雅稱嘉耦若使琴瑟永諧其

靜好穀穴無間于物存出佐窺牖之職處同挽
車之樂吉人淑媛世孰比京而造物者偏不欲
以蒙休襲順之境晦女士之剛腸掩母師之璋
節遂中道奪其所天既奪其所天而百責交瘁
一身兼支於是奪其豐盈而予以磽嶇奪其幽
閑而予以拮据奪其流黃七襄擣素千砧之韻
事而予以瓶壘互耻公私交責之慘況繞鄰諸
孤學業未成待教婚娶未集待禮猶有衣不掩
脛者待解襦食不果腹者待含餒處高閼偉閼
中與寒峻之婦喪我良人閼閼煢煢而無可控
者情事幾相等嗟乎以今邇昔此二十一年間
積涕泗可成悲海聚惋歎可結愁城何意今日
玄冥窮青陽布嚮者藐諸惟恐莫爲卵翼未能
自脫於穀今且以丹穴餘輝蜚集鳳池爲天
子典絲綸旋又領將作始爲侍從臣繼則爲偪
工勞臣讀其伏闕陳情之疏九重當爲懷

惻至於旌典行而爲風聲之樹封章需而
爲劬勞之報天之所以酬太安人者一虛一盈
何啻若張弓而凡爲人婦爲人臣爲人子胥可
自信矣夫太安人產于瑯琊號爲文種劉光祿
杜當陽之篇必與唯俞同習而其君舅汝師先
生立朝以忠節著水稜鏤幹至今有生氣焉
太安人之爲婦而以節著也忠教之矣今起部
之爲臣而能復以忠著也庶無負節母之教
否則畫繡登堂稱觴百拜猶之乎世俗之壽也
烏足爲千秋不朽壽

隱君宋位宇暨配朱淑媛六十壽序

宋位宇先生以子起部學朱貴行且膺璽書
得如其子官厥配亦將號命婦易縞巾而簪飾
矣何以稱隱君與淑媛稱隱君淑媛以惠貴也
以惠貴明不以子貴也凡人子所屢邀而不敢
必者曰祿位其致於身也不若致於親之爲娛

快也簪屨之士皓皓矻矻不能應弓招下迫傭
伍逐錐刀或聲名叢詬不列於清流而有子都
通頸莢冠繡紱擅讓於邦君大夫之前哀然尊
貴也邦君大夫歲時而修憲乞之禮賓之初筵
惟不越里閭而一命再命者狎主之厚高之報
庶幾分尊養之毫末以慰明發而爲之賢父母
者或怡然適也曰人生過隙類齡暮景光燦滿
前得如是足矣又或有愆然而不受如顏延之
不喜見要人何尚之因傾朝相送反以爲恥而
近日吳文仲少叅之尊人恭先先生終身不掛
朝章識者歎其高而通人以爲癖夫人子備物
養志一甘膳一純綺跽而獻之終不忍拂況國
有彝典 明王所以教人作忠者虔惟是鄉井
小兒情情無所鑒別見皤髮絳袍連衡結軌呵
殿相屬者指而數之曰此某公父此某公父而
父之生平本末宛若陳冊中茫無搜訂謂造物

者業已齊之矣烏用九品中正及班氏人物表
渾淄而輕重爲而余獨不以爲然蓋末俗耳目
盡爲熏灼所斂卽一家中鍊炭低昂惟苑枯榮
辱之是視漢太公之擁篲迎門與洛陽季子之
蛇行匍伏者皆習爲故事若謂父母非子不有
今日然子非父母又安有昔日哉蔑論棄襦得
一官去趨庭受經之日無幾卽位極宰衡爲國
家進賢退不肖仰佐昭明之治又或爲憲萬邦
稱 天子虎臣麟閣鵠觀名高紫宸然而崇勲
積閥何所自來父母而賢固義方所型范卽父
母而未必賢亦祖德所醞醅也且也公慙卿卿
慙長祿位之厚道德之薄席累葉而瞰高明猶
閔皇過計焉故韓忠憲因康公右相與猶子宗
彥同擢第歸公喜置酒而持國深思知其有嗃
嗃之訓陳堯叟兄弟皆舉進士其父省華每對
客諸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以爲常夫且不重

其子又豈屑以子重父春陽披拂群鳥獻嘒百卉凝粧而徂徠新甫之松柏依然含肅穆之風面目猶故也骨性猶故也所植者厚而挾持大矣位宇先生繩尺矜嚴觚稜峻嶒與人薰然樂易兒童得而暱之而直內方外凜無出入其於成弘以下啟南存理孔嘉諸名賢未知何如若其內行恬修孝友無間則王以道國博陸延枝處士庶幾近之矣至於胸藏富有如三吳錢穀賦役水利諸事焚如縹緲茫如鏤空司簿牒職掌故者稽口不能道公抵掌娓娓若筆之於書可當太史公河渠平準其它天官醫卜之類蔑所不諳曉蓋雅負用世才而厄於遇不獲用卽不用而自毛納言公與陳宮諭明卿三兩公外亦絕無知其用者昨年虜警後租調繁興轉輸不給當事者貽書相質余稱公以對亦漫不省天其意者欲留其大用以付起部君乎葑溪之

有宋也自明經坦菴以至比部濂川兩公起家迄於今百數年矣書種善慶蘊蘊隆隆待今日而起部君與武陵君後先競爽其兩尊人皆以裔葆之以素堅之余別公三年不見而見起部君之登賢書與擢上第恂然而有孺子之容也又退然而偃僂若不勝 天子開秘書省以待吉謁起部君述其家書以告曰惟我大人慮福之逾涯而著仕之宜遠於競也有道之旨非終身絃韋哉公之配朱生長素封能獨恒少君奮幙之貲以佐鮑宣公之行義於里爲德於家也有同志焉其不簞飾而貴與公之不簪紳而貴也皆以身貴者也故因起部君之乞言爲壽也而仍曰隱君曰淑媛

党侍御封翁七十壽序

大寰之內華峯矗峙洪河亘流爲嶽瀆長攬金天芙蓉頰眺群麓若携子孫溱沮渭汭環百二

以蟠結都會鮮原旣度我阿我池漢唐挺生偉
人指不勝屈卽 定陵以降數十年來所號爲
水柯鍊幹峩峩千常作 朝家之礎柱列衆正
之楣樞如太宰孫恭介公御史大夫溫恭毅公
李敏肅公藍田孫公大司空馮恭定公大司寇
慶陽李公皆關中產也魏崔煽禍興北寺黃門
之獄榜死孤貞碧血徧灑而青澗山中有一人
焉濱九死而得免疑獄神河伯實護持之故關
隴之士從捫管奮起天衢益稜稜自好幸而遇
其盛則爲鳴陽之鳳爲和陰之鶴不幸而道與
時乖終不屑妍阿逢世噤嚅爲苟容神羊直牴
孤隼蜚擊卽至於羸角摧翎而有所弗恤然自
古蓋諤爲性者不難危其身以奉社稷獨興懷
岷岵惟恐言出罹咎貽憂垂白爲之親者旣爲
子靳榮腆并爲身靳安亨亦願陸海無波飛輪
日駛謝伏蒲折檻之名無以父母之身行殆皆

恒情不足恠獨陳倉党太公者自侍御著仕南
陽就祿郡齋往往以平反寃滯汰濁揚糝爲七
箸之三侑暨侍御拜臺千里貽書謂老人無恙
有秫數十斛花藥一欄足供吾卒歲事方茲
神聖在宥昌言滿庭卽虎豹九關沉沉莫叩亦
宜齋祓盟心積忱感悟不藥石安成魚水萬一
零雩偶翳風霆迅發於順受爲常經於騰徽爲
令望使我以牙繡榮而冠裳巾幘之誦與若共
之孰共驤眉昂首得言則言其遇也可以禦寇
姪之聰補袞衣之闕卽不然而稱宇內一奇杰
男子它日可以對諸先達於地下者卽可以娛
老人於膝前侍御得其書每與同志誦之故能
以錚錚侶侶領一時之望視恭介諸公實爲代
興余聞而歎曰有是哉真是父是子矣繇來默
容言遜之訓一誤解輒能誤人夫容者祇容於
深林大壑未聞以金闥紫闥爲容遜者先遜其

廬仕通津豈可以飄綬曳組而遜且此時何時
乘此不諱不傾吐發舒而妄擬容遜其爲不敬
莫大乎是更憶五六年前搖尾宦寺之門垂涎
公孤之坐者文犀刻玉拜舞椿堦考鍾擊鼓摩
肩布武僅足博鄉井小兒片時嘖嘖識者睨之
直謂負塗之喙被繡之牲耳正不必輦帶三褫
丹書萬古足使尸居暮年含羞入地矣通達至
理以名義相成如党太公使人子得安意畢志
以發其勃率之忠而暢其旁達之志於是乎垂
史牒播天壤雖在陳編斷簡讀其封章凜然有
生氣而身壽前詰有云公論國之元氣也惟褒
美抨擊下稟民彝上符皇極無以黨偏淪亂是
非力挽平康正直之運以保我子孫黎民而君
壽從是匡弼在一人釐正在百度主德清明臣
職脩舉布政酌競綵之衷撫寓臻恬熙之盛而
家國與天下俱蒙其壽既合一世以開壽域而

爲之親者遽遽然落落然婆娑于紅茵翠幄之
下逍遙於復輿犢轅之間以泳化日樂大年雖
曰老而傳其於無涯之理則猶嬰之未孩也哉
此余因馮鄴仙王偉奏諸君子之請願矢卷阿
之音介初筵而問惇史也

金母朱太淑人八十壽序

今皇帝御極之四年右司空金公拜表陳情言臣
有母朱太淑人年躋八袞矣臣先年遭逆闡之
禍每以湑先爲憂慮不能終侍臣母蒙
皇上脫之湯火之中拔置棘寺洊歷今官迺宴然

數千里外忘知年之喜懼乎卽臣有兄弟不敢
徼 恩終養乞假臣休沐之暇歸拜慈顏以彰
明天子孝治之化

上以將作事繁且需公者正有待格弗許然讀其
疏者爭豔說之羨公有壽母以上卿祿賜所入
飾戴勝市繒綺不遠數千里郵而致之卽不能

綏纓端鞞左紛右捍陳醴醢莛蕤以獻而身爲
天子股肱以奉帷倚榻之笑語移而風議於
朝毋固憶之也當公爲銓郎以清正不阿權要
爲逆煥所構煽是時以鈞黨赴北寺黃門者不
下二十餘人家有老母一昔聞信驚悸痛摧竟
實厥軀者吾所知有兩家焉清源之周毋皖城
之左毋是也公幸有天佑不至與左周諸君子
同登福堂而送來會城屏息對簿一時大吏陰
伺群奸之意旨爲低昂爰書數月不決每一離
家升堂辭毋毋若子必交以好言相慰勞乃匪
願間豈能無潸潸淚漬今凜霜之後化爲春融
嚮之南冠灑淚者且聽長樂之鼓鐘領承明之
劍佩卽棲遲邸舍陟岵興懷而捧檄之驩叱馭
之志在毋不在子旣不願就潘岳之輕軒亦不
願享崔邠之樂部惟祝其頻危倖脫之身匪躬
盡瘁報効 聖王老人幸健七箸且叔出季處

晨昏可依勿以衰遲爲念則凡 明旨之慰留
弗遣與慈母之祝嘏而不聽其入也同一心也
爲臣忠爲子孝者烏得而拂諸公之還 朝卽
拜大廷尉

上因虜騎蹂躪赫然震怒公卿以下桁楊相望持
法者欲少貰其辜卽移辜辜之比於

世廟庚戌後治諸用事大臣庚爲嚴峻司敗廩廩
救過不給肺石之呼褒若充耳公宛轉披瀝積

誠善導殫其忠愛上格 蒼旻會有風雷燠旱
之異三年停市曹之典明年赦諸繫臣中外驩
呼誦 聖主萬年而識者頗歸德於公夫人臣
聽命主上猶萬彙聽命於天剝落開敷惟所置
之諸臣不稱任使分當受鑒釐但以 國家千
萬襁褓長之脉如日方中而 聖天子久道之
化則又旭曦之始昇公之以仁厚劑威嚴也豈
爲諸臣以壽 國壽 君也仁厚之脉 皇心

默孕之而執法持平如公者又能滋培而濬滄之夫競綽舒促國與家親與君非兩致也天保之祝其君曰俾爾戢穀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四牡之勞其臣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毋來諗凡所謂泮渙優游弗祿純嘏隱然與其親共之以體勞臣之心故三代有道之長王與卿士大夫同躋壽域而不尸其功余詞臣也誼當載筆賡靡酌之盛於此日之君臣有厚望焉會予有門人潘某受公國士之遇行出守公之邦而以太淑人之壽言相屬向者太淑人之封也希孟實當制嘗以宋齊賢母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手詔存問爲況而公之乞假也則引嶺南黃宗伯近例夫宗伯之歸省以太公期願非耄耄也天子若曰俟二十年後吾當以宗伯之假假爾若夫陳上尊餼牽循宋太宗故事憲養氣體而不乞言爾時潘子微公知遇猶旬宣此

邦當負 璽書以從

封侍御衛太公壽序

嘗讀衛武公抑之篇未始不迴環諷繹讀罷而三歎也以彼衰耄餘年視蔭不暇皇恤其它而諄諄於訐謏定命遠猶辰告何其慮之長思之密也迨吳季子觀周樂聞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惠如是蓋康叔十世爲武公武公之陟降繼序本於康叔武王之封衛也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以訓之視他剪桐倍爲頌摯寧獨以遠惟耆成宅心知訓哉祇適文考紹聞衣德父子作述間敬承家法具在也余之交於衛侍御帶黃先生也晚然每讀其封章似欲以巨靈之掌挽洪河而西之振索而忼辭不嫌於峭峭也其心敖然若燒若焦人或咎之曰何不護若官侍御曰夫官能榮我哉是秋蟬之翼也剪之易爲力又榆槐之有

宿瘤決而去之更代我錡一累也又或咎之何不護若身侍御曰吾聞之列禦寇矣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不生而不生亦天福也且便則申否則蟠不可也賈欲贏而畏囂不能也業已委之矣何護又或咎之何不護若親於是矍然起曰是吾臯也吾有父七十有八矣生而孝友靡間田荆姜被怡怡四十年生平不知有讒閹也課其子爰及猶子子幸以青箱之教濫膺一命父亦改初服爲朝章則色喜其猶子輦革而遊家塾者紛紛歌子衿後先十餘人則益大喜七箸衍如也恣情於圖籍山水間適如也而乃以子之牙咳貽老親憂吾臯也已乃愀然歎然若有所釋曰幸哉吾父非猶夫津津鼠腊戴猴冠以自媮快者蓋嘗折腰爲寧國之太平丞境以內風披而露浥諸大吏才之命攝涇縣事有巨族數群不逞以發冢爲事黃腸珠襦多不

免吏茲土者攝於蠱毒相戒不敢問父則捕而寘之辟方其未辟咸咋指爲父危而恬穆自若蓋不特矢一官殉并矢七尺殉也其勗子也自李郡時基之矣亭反疑滯罔所敘進而西臺爲天下平柰何使直臣以南冠繫朝士充塞犴狴冤抑感三光而聖明猶精求申商之學恨其不秋荼也則以敷求先王克恭明刑之詩爲教鄉之待殮者竄而入潢池至於燎原不可撲父日夜爲粉梓念至亂卒反戈三齊驛騷靡一人逆其顏行狡酋渡河長驅深入內地旦夕寢處堂與而廟議謂兩犬爭骨耳亡恐杞漆之歎父總總焉則以修爾車馬用戒戎作之詩爲教手携而面命無一日忘也臣言之而聽藐藐也以九閭遠絕可柰何父言之而聽藐藐也何以爲子何以爲臣蓋余今日恪父命共臣職吾父聞之而喜又可知也以吾父視武公之年蓋一

星而近矣使吾以紫泥天書數十通爲壽不若以柳汁藤牋諫草數十通爲壽而賓之初筵所云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者所能何事能官乎抑能明其道信其志夙興夜寐毋忝所生之謂也於是嚮之覲言者囁嚅不敢竟而有端尹仍領史事者謂御史言善訐謨辰告莫大乎是請以告邦之司直

姜母桂太孺人壽序

大寰之內洪河溟瀉華崧蠱峙吐吞蒸臧日星爲搖千常萬仞穿雲脇而上轉峭轉孤人以此爲山川之奇不知其爲偉人杰士俠客貞釐千古生氣之所聚也景麗春穠窮崖僻落化爲錦叢祇覺其妖泆靡曼有物永貞爲天地根玄冥不色次寥無聲其在清霜墜晞灌木搖落之時乎滿目荒楚可唏可獻而後脆者勁溢者閉故記以歛藏爲暢月又曰諸生蕩蓋能以悽其坎

塲攝四時之正而後嬪化于亡窮吾以此徵姜氏姜氏在

神

廟時有給諫松蟠先生效史丹伏蒲擁衛前星被放還山其弟孝廉公經明而行修兩上公車會同行者病且死調護經紀幾以身殉有伯桃角哀之風竟以攻苦文章乾肝焦肺一日文成忽目光墮地五色旋走子身實京邸時耑愚方髫年徒跣奔四千里望城蹕踊行路聞之淚蘇蘇不自禁其母桂太君倚門而哭瓦燈熒然冷風颯沓則斂斂焉人孤從關河水雪中迎精而至矣嗣是母子晨昏相對凡一溢米一蔬果皆涕淚縈絲相和入口太君之緝緝機杼耑愚之筆牀書簏無處非啼痕四壁斗大僅容一匡牀有溫惠若任只者太君心惻之并惻其蔗生子與之共衾襦耑愚有頰陳晝則操井曰視庖廡夜則支板櫬題上彷彿巢烏而棲耑愚席一束

藁與繩樞相傍鮮伉儷之驩夙興發青箱讀聲琅琅母聞之而喜對藜粦麥飢忻然一飽矣家
有伯有叔伯與叔各有子有婦藜粦麥飢太君
又推而共之念我良人以友生誼重至於捐功
名赴水火著百莖而共一本忍其肉未寒而乾
餽貽譽乎故凡林林食指胥待以飽與夫待以
生待以長待以婚娶者始猶仰給貧孝廉繼迺
仰給于貧孝廉之婦而爲孝廉婦者不啻羽譙
譙尾脩脩矣姚子曰世有聞而愚之家世而不
墨墨酸楚肅然起敬者哉爾鄉之君子爲大宗
伯薛天谷先生其習于姜氏之事也最稔乙丑
闡中余發覆得諸愚姓名宗伯拱手相賀曰足
孝友廉節之家吾知其後之必昌也此子羈冠
成童重趼匍伏扶旅襯還于故鄉四方嘉其知
禮吾知其名之必達也是秋秋然丹陵之種翼
若干聲若簫者乃爲子弋獲乎余曰是父是子

洵矣然父見其苗而未見其穎粟也子則含蒙
霽于父而雨澤之疊疊未達也其間必有母儀
在旣而徵之果信諸愚始爲薇郎迎太君至津
門聞虜警或勸南還太君曰天下方多事北上
虞虜也南下不虞盜乎停橈不動比解嚴諸愚
以板輿逆太君曰今南下時也吾有季足以倚
老汝王臣毋用我爲念鷁首遂南亡何諸愚主
枉下惠文昂首亢眉無撓辭焉意欲率群臣首
更相與彊君擣君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
成於尊君安國而後已其悃忠雖有所不盡格
然內貂寺外丞弼重臣聞其風而憚之能以片
言關世運重輕 天子念六詔弗靖使持斧往
詰問因便道上孝廉公之冢而以一卮爲太君
壽其梓里同志馮阮兩給諫後先請余一言用
補 袞綸所未備蓋孝廉公僅以諸愚中翰贈
而太君之稱太孺人猶初命也善乎楊子雲之

言曰不繇其惠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已泰矣否則朱輪駟馬金朱煌煌庸泰乎吾請以是頌太君而并諗於天下之是母是子者

伯舅文起先生六十壽序

司馬君實在洛中爲堂于獨樂園讀書旣勅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採斧斫竹擅天下之至樂乃其傲世之言曰叟之所樂世之所棄推以與人人皆不取故自號曰迂叟叟之在洛也與劉貢甫范淳甫輩開秘閣纂千三百年之事成通志一書爲職業而與文寬夫富彥國輩十三人置酒賦詩訂洛社耆英之會爲遊息君實於耆英中齒最少而偶然自命曰叟蓋未六十而叟也未六十之叟日與蟠蟠大耋相留連有樂而終身之意而田畯野老婦人孺子或群聚指目之不得見則搏頰而顙號之曰君實君實其以西府之貳判留臺主釐祠最爲淪寂而

稱之者必曰司馬相公它日在揆之昇實從讀書堂前以蹢躅之踪默縮元元之望今天下詎曰無人若夫朝野繫心同符君實者不得不推我伯舅文起先生君實登第蚤科名猶陸陸人後其崢嶸自樹始于同知諫院及待制天章閣時俛俛論列定宗祐大計叅濮議則關歐陽永叔論陝西義勇則忤韓稚圭而群公轉重之蓋學以仕臻名以漸著也先生登第稍晚當其在公車時已稱人倫杓斗比勾臚第一簪紳拱手相賀歡聲塞涂涂人以爲名世應運矣時逆阹甫見芽蘖大司寇王莊毅褫削去御史大夫鄒忠介群小齟齬去先生抗章極論遂左其官而忠孝狀元之名遠符皇祐所祝至鈞黨禍作被逮殞命北寺者二十餘人而精光奕昱則楊忠烈周忠介爲最奪官誥隸籍編氓者數百人而聲實炳蔚則先生爲最 聖明踐祚從田間入

侍 講幃展卷矢音非憂危苦詞不以進猶謂
說書尺幅易窘兩草封事益暢前旨而首擊雄
踞銓席爲莽戎除道者復以此不安厥位從此
先生之名如登岱華轉躋轉峻而有山如雲則
手可攀足可涉非有雲如山負虛望者比也先
生歸而長安物情日幻元氣日瀑湯湯潰流非
土提石闕所能捍必底柱長城倚天而峙廼可
以障犇噬之勢屈指當世匪先生其誰而飛檄
遒微弗赴長宮庶懸凝丞之席以待亦弗赴日
苗蘭芽翕蔽筍課子讀書頗類君實獨樂園故
事爾來仕版中多飾老隱年若劉模之徒比比
皆是雖在青門白社苟非寒焰不然頽陽將墮
爭諱壽不談況於指使孰肯建鼓以號於人而
津津自壽人亦壽之不辭則迂叟之與先生千
古爲匹矣夫熙寧元豐間群天下鵠面雞皮之
叟爭相貽藉皆困于新法以殞厥生而能以身

開仁壽靈長之脉使野花欲笑嘯鳥依人者迂
叟也又群天下白髮丹衷之叟迄於槁項黃馘
不獲申其志老夫灌灌小子躑躑而能以一身
樹老成典刑之宗使寬夫復入平章范堯夫呂
晦叔微仲後先執政衆正茹征群表距脫以成
元祐之治者迂叟也是叟也可以老亦可以老
天下之老養其天鰥引於大年正今日所急需
負君實之望者不得不以君實望之然猶爲未
下祝非爲先生祝也其爲先生祝者言乎壽則
如寬夫出入將相終躋武公之年言乎樂則如
裴中立功成身退築午橋開綠野與白樂天劉
夢得諸子把酒窮日夜相歡而涑水氏皆非得
全于天者獨其介在潛躍身闔泰否兩者巧相
符故僭爲論次若此以某之無似夙爲先生所
憐愛其同官禁近如汲長孺之司馬安今先生
迫于蒲輪將崑勉就道正君實從陳州過闕之

時矣東山未許久卧請以安石別墅乞與甥羊
曇可乎先生一咲而領之

朱岱翁太老師壽言小引

安寧朱太老師挺生梁益拔秀滇中灝淼文瀾
與昆池而鬪濫嶂峻道岸共玉案以孤青挹其
味則玄水未桑按其輝鬱不琢釀茲積慶
肇起我師緣河岳之降靈秉文武而作憲戎樞
籌幄似頗牧之在禁中開隴藩宣如范韓之居
幕府當賜履之行遍佇袞衣之將歸而繫念南
雲永瞻北岷以 國家股肱之用供嚴親櫛縫
之懽風憶蓴羹念橋椿而轉切日移槐影戀桑
榆而勿諼漁樵甘 聖代之逸民烏哺極天倫
之樂事然爲子者姑委身以將父明發抽簪而
在親者願移孝以作忠晨 勸駕勉釋芰荷之
服還尋繡斧之冠權重外臺維荒僻有資乎彈
壓情兼內顧必密邇始便於扶將借竹馬以迎

來指碧雞而在望用展孝思於不匱更伸祿養
之靡窮茲者拜 命還旌陳觴介壽鯢齒駢出
忻七箸之加餐鳩杖空携慶履旋之矍鑠洛疇
初演終平格以爲期海屋新添邇攬揆而未艾
珠履集則瑤華與之競投綺席張斯金石因而
互憂以至書郵傳青鳥之札詩筒貢黃澤之謠
莫不曲致抽揚翕歸頌禱然而展親報 主之
念恩勤菀結之思或知之而未深乃言焉而弗
覲某才非驥足身厠龍門趣承絳帳之中飫聞
家教樞侍黃臺之畔諏及行藏用敢抒其大端
布之簡首至若金罍酌酒思挹海以爲漿銀管
搦詞爭挾天而作繪祈竹苞與松茂頌若清風
更填唱而笙鳴歌同白雪作者具在慙余未能
在弟子依永而成聲見吾 師備物以養志爾
宋儀部母李太孺人壽冊序
蓋以青鸞授簡集慶殷闐黃鼠陳謠悵懷修阻

魯侯燕喜難駢潘岳之軒穎叔遺歸未脫崔邠
之帽今欲考鍾伐鼓介三爵以稱萬年可無刻
瑰雕瓊藉百篇而廢五福宋母 勅封李太孺
人乃儀部君所自出也縞綦椎髻同鮑子之
車緝緝璽鹽用佐梁鴻之案既蘋潔于蓬牖復
襲折于譏堂指斯織以爲言顧此金而不愛所
以鳳毛絢采麟角峣嶸至於寃平東海爲良食
以加餐葛產南交遂郁筍而不御豈特端韞佩
宣文之教兼以垂紳守敬姜之規若其精理奉
玄碧落現紫微之字齋心入道絳霄表丹鶴之
窺今且壽倒三松年超二絹凍梨秋老陂同仙
李之根安棗春酣釀過靈椿之算仰期頤而漸
近如縫伯姊之裳俯耄耄以相携可牽良娣之
袂令子寅清列署行佐執醕于虞庠賢母胡耆
繼時姑代乞言于彤管爛光華兮卿裔旦旦彌
長涵曲折之璇璣霏霏競奏直弧貫宿仍隱現

于蓬山銅狄干霄並崢嶸于日觀不有文星助
彩曷昭天秩增遐僭以糠粃導其珠玉

響玉集卷之四終

響玉集卷之五

目次

贈序

敦翁孔老年伯三品榮封序

大光祿毛具翁榮封三代序

崇明熊明府魚翁 覃恩褒封序

嘉興司李谷翁姚年丈考績序

長洲葉明府慕翁考最榮封序

長洲韓明府鵬翁考績序 代作

又代作

蔣公鳴司教石埭序

目次 畢

響玉集卷之五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贈序

敦翁孔老年伯三品榮封序

今皇帝御極之二年謁 先聖于辟廱肅將竣事

命師儒陳說經義爾時升堂坐講者爲孔祭

酒貞運 先聖六十三代孫也以敷陳稱 旨

晉擢詹事兼侍讀學士回視臚唱之歲甫踰十

年 寵命峻陟人以爲異數廼詹事復念家學

困本非父弗生非父弗成且今年八十有三日

崦嵫矣 煌煌紫誥表章于荒烟石馬何如身

親被之請封臣父如臣官 上曰可於是封公

錄宮庶晉宮端階通議大夫黃銀加以珎飾綵

繡新其翬羽與瞻髮朱顏交相炫映凡爲子者

爭心豔焉而莫能京其盛則相與讚詠之圖繪

之以爲九霄之仙錄十賚之真誥使浮河之老

髻擁星冠飛鳧之踪旌垂絳節昭垂簡冊猶云
美談而余以爲淺之乎言孔氏也封公有父以
俠骨自許爲惠里中不食其報王祐槐堂之植
實基於此封公之少也頽首一編仰觀而下獲
正如蘇明允博極羣書沉思深討志在軾轍哉
出爲縣尉風塵折腰無論壯心相左卽如鳧鍾
之備養未遂於生前馬鬣之疏榮又沉於身後
惄然有餘恫焉若身有三旌之錫父無半通之
綸子之施及於身者彌厚則身之抱歉于親者
彌長耳 國家令甲三品而上封厥祖祖以孫
貴父之父又以父逋貴不徒伸貽謀之報兼以
推罔極之慕 聖主俯恤人情若此今孔詹事
陳情一疏祇以惜頽年娛暮景楮墨之外若有
所茹而不盡吐蓋成父志者不欲居之以爲名
又孝子之極思也昔唐太宗觀釋菜于太學爾
時對御橫經爲孔穎達亦 先聖苗裔而其所

稱引者爲孝經今 國家頒行學宮爲經者五
孝經以寂寥易竟師儒不肄焉詹事與其兄簡
討公繇春秋起家擅耑門之學乃其陳說于
至尊之前者洋洋典謨挾大小夏侯之蘊而以
精忱達之上以感動 旒纚下之使橋門觀聽
之士相說以解至其留滯京邸與陟岵之歎一
寢一食未嘗忘孝也或遇讌會卻膏薌不御而
飽伊蒲每月禱于斗母爲封公祈福又嘗出其
封公手書示客言眠食佳適杖履矍鑠則輒然
喜或聞衰徵偶現七箸小減忤忤春胸焉封公
居恒每自歎其不見用又惜簡討公垂用而不
竟其用千里貽書必以致身匪躬之義相勗蓋
其生平有兩願轆轤于胸中上以酌 主恩下
則榮被所親耳詹事之報 君也駸駸乎政地
漸近矣匡衡解頤桓榮稽古俱不足道卽如程
正叔范淳甫抗師儒之尊盡沃心之益猶其細

者若夫顯揚之孝推恩王父使太公數十年苑
結之懷一旦而酌之其爲援神契鉤命訣豈徒
效爾家憲公以箋註詔來學而以對颺動人主
哉 綸綍旣賁草堂生色扶掖鳩杖以拜 命
干門而後喜可知者固在此不在彼微希孟孰
與發其覆也

南大光祿毛具翁榮封三代序

出處之際難言哉士大夫不幸當妖魑煽旣乾
坤穢濁縱不至與亂同事而無心致之未必有

心避之一濡忍間不覺褰裳而就矣此七尺昇
墜之途亦百代誹譽之林可容護惜媿阿哉自
古宦寺之旣熾於節甫鈞黨之慘烈於俊及乙
丑丙寅之際若巧手相摹罔同一轍具茨先生
口不掛品題月旦身不逐標榜清流獨其生平
所折節而依歸者爲御史大夫吉水鄒公在里
中以椒蘭訂絲蘿者則周景文氏鄒公一世塵

鳳而禡輦之辱不免於蓋棺之後景文嚴冷持
躬寬平馭世固將力掃町疇還之如砥偶以氣
誼所激至於身碎榜笞魂遊貫索先生緣此一
事愴懷特甚每對所知怒焉愁歎至若遙憐搶
地之冤靜想呼天之痛宛如棘刺嬰軀蝎蛇入
腑恨不能身代而付之無可奈何惟捍禦勵勦
口瘖手滌以免於覆巢破卵之憂而塗豕懷疑
風鶴屢警又爲不敏及吾渭陽慮矣是時先生
以廷尉家居身名俱泰貽書勸駕者旁午於道
卽不敏亦嘗寓諷曰不西行大禍不解非異人
任也先生笑曰此賈彪能之吾不能也且今天
下安得有竇武霍諝共爲申理乎惟有卧徵書
寢朝命蕙帶蓉裳共老於數澤之畔以謝諸君
子庶免威明之恥耳已從廷尉遷南光祿所職
者滴江籬吐蘭薦

高帝之寢廟優閑豐鎬與世局風馬牛方以吏隱

爲遊戲圖澄視索虜若海鷗浮沉潛見之間亦明哲保身之道而先生猶徘徊不出曰待時清也計先生自宅太公憂婆娑家食者盈十年至丁卯秋

新天子卽位晴曦乍昇雰雰迅掃先生廼幡然鼓石城之棹旣抵任得以 覃慶贈祖父如其官牛眠馬鬣赫然改觀嫺姪中表之戚暨執友故人爭拊手歌呼謂光華賁泉壤而余謂光華又不在今日也當先生偃息適軸廷尉之門幾如翟公兩世松楸不聞紫泥相耀嫌於淪寂矣正幸其淪寂也穢朝之餌垂綸不顧故使封樹益其清芬原草蒙其芳潔以

顯皇帝所厚培而拔置法庭侍從之班者今猶精白廼心以奉 聖明而無刑餘腥羶之氣有待於三薰三沐是能儲其身爲 興王資也試問此兩三年間朝而郎吏夕而孤卿爛羊之頭從

貂尾而進者豈不榮其祖父一轉眄間燈殘焰冷雖有玉匣珠襦豐碑峻碣凡牧童樵豎遇而溺其上冢中將朽之骨恨其子若孫不爲清白一布衣而以餘氛及我 天語煌煌如綸如綍或得之而辱或得之而榮或伸之而抑或抑之而伸顛倒循環飛塵細雨可勝道哉自古顯揚之說亦能誤人凡榮身保妻子不計其名之不可居者爭以此解嘲而其顯揚也詎集廼滋甚如毛先生除目屢降檄書交迫而念及善類之禍輒不禁慘頽仰體先人之志亦必不以一封誥而忍負吉水吳門兩君子意念決矣夫人世間慘頽之況有迫而受之無它岐可免者吾儕是也有紆廼以從之閉亨衢枳足不前卽不敢賈禍亦不敢就福者毛先生是也今水落石出之候公道昭灼留都一清卿於先生爲發軔卽 天光下被及於三世其猶始基哉有識者

當賀先生于家食時聞其祖若父皆賢者含笑
九京亦不在今而在昔也

崇明熊明府魚翁 覃恩褒封序

吳地濱海崇明尤在海島中蓋溟渤間一浮嶼
也 國初隸濰楊後改隸蘇其幅員當它邑五
之一賦稅三之一民多占族望自雄享魚鹽之
利風氣近橫不甚都雅荏苒嘯聚揚颿來往莫
能空其窟穴令是邑者持手版謁諸大吏操觚
猛出沒洪濤駭浪雖陽侯避路鼉鼉翼衛終不
能無少戒心以故釋褐著仕者多避不欲居而
屬之公車不得志之客其人多頽陽崦景骯髒
脂靡沾餘膏自潤寡精明強作之氣盜賊蚓結
不問豪右鴟張不問舞文上下與雀鼠相比爲
奸不問洲渚淤沙乍墳乍圯膏腴斥鹵陵谷變
遷黠者占而隱樵者代而輪里師猾胥行私罔
上鳬爲鳬鹿爲馬以蚡蜥其民而沐猴其官亦

不問以故肥者日肥羸者愈羸闔境內外如焚
絲之不可理而勒革之不可以剗決其來舊矣
金谿熊公以文章妙天下凡讀其文者如相接
于虛皇孔中形就神和爭額手而顙安得茲人
照臨吾土廼天下之劇邑不能得而海邦下邑
得之睹除日興歎者擬于邯鄲才人下嫁厮養
而公獨迢然適也謂吾試爲製錦者而以千尺
水綃試何如取青裙白袷聊紉緝之女子學爲
婦養舅姑縫衣裳何選擇之有且所謂青裙白
袷亦既久不治浸假而爲百結之鶉衣與蒙茸
之狐裘且不敢憚龜手容可付之爨婢而雍頌
養驕於是日夜厲精問其痕瘡而熨治之問其
疥癬而爬搔之翳吾明者抉之簣吾聰者埴之
未踰年邑已大治餘皇不呼桴鼓不驚賊一二
渠魁遂有賣刀買犢之風矣築瀕海爲堤亘若
長虹田疇相望桑麻被野嚮者澤國遺黎常托

于魚龍之宮旦夕莫必其命乃今而化為樂郊
聯袂而歌來暮者雅不欲以虞芮之質煩我神
君寅緣訟謀弄刀筆而博顰帶與張參戟手思
佐兩家之鬪者術窮于無所試不得不退而耕
于野公以其鳴琴飲醇餘暇徘徊芹宮之側新
其榱桷益其丹堊召其貧不能家者餽于是粥
于是又遊其菁菁之譽髦而提命之董成之曰
爾獨非吳人士乎策名天府者七邑項背相望
爾曹庸無豔心焉且文翁治蜀而相如楊雄之
屬相繼起是亦不穀之責於是兩三年間學操
觚者獐獐丕變焉文學施生政模輩感公之覆
露而生成之也因 覃慶大典榮追所生而問
言于余又因大中丞李公欲借公為劇邑重行
旦暮趨裝而諸生輩又皇皇焉如黃口之去其
慈媼余諗之曰若輩闔戶而受書知依若父師
耳烏知 朝家事日者 聖天子闢法宮延見

閣部重臣首以久任循良無數數更調為安民
第一義則它邑之欲得我公也恐來蘇之望杳
矣它邑禱祠而求得公爾之邑禱祠而求無失
公 帝曰咨海邦賚爾良牧從其無失者是爾
邑之幸它邑之不幸也然叅之數與事亦非偶
然它邑有翫竄亦時有振刷即以公居之不過
興除補抹使壁壘變色而已若此邑也則以承
平之久猶沿草昧之象篳路啓山非久道何以
成化輟公而去也又將輟此邑而雜處於魚龍
之宮欲其俗被物采士齒清流風之漸也其何
日之有夫吳會固颶颶大國也奈何不憖留一
使君以開此邑之僻陋公能始終治化此邑者
其功如蠶叢魚鳧之開蜀又豈獨文翁然爾則
何以報使君與 聖天子之留我使君者其亟
賡愷悌萬年之章以為使君壽而并為 天子
壽

嘉興司李谷翁姚年丈考績序

人生抱負陰陽形氣之用龐然雜出而耳目最靈耳目者通天明察地紀八風以疏萬彙以晰使心君晏然寂處而動容旁魄侔於造化疑於鬼神非耳目孰靈之 天子置臺諫之臣以匡旒黈所弗逮號曰耳目建牙開府與持斧使者身爲 天子耳目本欲督吏治問民疾苦搜其蝨蠹而剔剪之拊其疥癩而敬抑搔之而體貌崇嚴所需于耳目愈亟則耳目之用愈遠不得已就有司中眡其下與民瘼親謳陰籲呼不隔于簾幙上而與郡邑子大夫或肩隨或手携其芳羶愿黠尺璧寸瑕文木其外而枵蠹其中者得一一并剔之其人又方從制科起家新泉不滓滓鶚不繞終不能使嫫爲嬌鴟爲凰而耳目之用且轉而導之於口與手則李官之權洵重矣余同榜後先謁選稱郡法曹者不下數十人

嶺南姚生金氏得瀾之嘉興嘉興瀾西劇郡號不易理而公以愷悌長者驟而司彈擊糾摘之任人或難之迺余從長安歸公之理郡已二年而政聲大起吳門與樵李擊析相聞頌公者不去口如胥隸上下舞文挾片楮爲鼠穿而狼噬者必痛繩亡貫如民有冤抑搶頭莫愬縱不死市曹亦且死箠楚死徃犴公廉得其實而浣濯之凡隹苻所株連暨以微隙麗辟者皆下比鬼薪白粲平反爲一時最又瀾西有妄男子瞋目語難馴至揭竿數郡騷然縱之是爲 國養癰急之則批根傷實非安靖意也調劑于競綵寬猛以息詢詢而民亡驚擾公之力居多然數者猶有司治獄事耳公所轄七邑而受大僚指有所綜覈間亦採輿人之誦組繪循良甲乙以備薦剡而稽調一二最不職佐枉後惠文凡出公手口與公所預聞蔑不俯從民志旁愜清論者

李官任大察耳目一指眇間卽 天子耳目也
彼臨其上者亦且寄之聽以闕其虛牖寄之聒
以測其水鑑又於不茹不吐不疚不惕使耳目
之用畢輸于手口者以識其立朝之手稜而公
備是矣今理郡奏最華選匪遠無論臺諫素號
耳目卽處銓衡之地而關門籲俊亦與四目四
聰相表裏夫世之泰也百爾在位交輸其聰明
以廸王衷而共昭一人之神靈其亂也至於屏
王耳目使其聰亂於蠅簧視眈於交輿盛衰之
源皆出乎此公政已成矣行出而主天下事其
始終以耳目自任卽心膂股肱孰與耳目重哉
余嚮者在孔中甫先生素羈之次與公邂逅一
擡而識爲古君子去歲陳集生從南來談公甚
晰余益知公而公或未知也崇德令鄧君知之
乃徵余言爲公賀則鄧君者其人可想見矣此
公耳目中人當必有頌聲之入公耳而瑋政之

入公目者

長洲葉明府慕翁考最榮封序

已未南宮之雋剖符竹而出者不下百餘人同
安葉公以是年六月謁選得長洲迄今五年所
卽 內召有恒期公且溢於格矣廼始得報最
受事在諸兄弟先而考成在諸兄弟後何說也
夫長洲外號殷繁寔疲敝虛耗邑也屬邑麗郡
治者吳邑差陋而土肥饒富民操計然災滿籬
索索其人易於輸將不煩筆牘而倉困告實挾
朱提以充惟正者樞相續蓋水土演民力足辦
也長洲賦額視吳邑侈矣瀾瀾澤國圻菜阻塞
水不得泄多瀦爲巨浸不必如近歲商羊肆虐
凡葑溪以南折而東北接壤虞山鹿城者皆波
臣之區則皆長洲地也惟沃者不勝瘠於是奸
民猾胥夤緣上下且隱沃而稱瘠漿酒藿肉之
家與藜糝不饜者各戟手不輸一緡錢余猶憶

十餘年前長令不避慘澹三木桁楊相望於道
賦用是登而元氣亦稍削公旣蒞事睹斯民彫
瘵可矜謂貧民者吾病子也其黠而詭免者吾
驕悍子也身爲家督而嗃嗃鳴威繩其悍子之
謬托於病者烏知真病者不先受櫜楚乎卽道
州之考寧其之於是司農簡天下歲計盈縮而
滯公報最者餘一年先是 兩朝覃慶凡循吏
登薦牘者得徵 封典如廷臣 金泥煌煌亦
旌玉集 卷之四 李 公 旌 玉 集 卷 之 四
旌錫公矣而公以續祧之子移贈所生至今日
公始得稱郎官儼公者得稱孺人夫褒封遲與
速等且徵召有期不因報最淹何必反覆追論
獨不思公之在長洲何如哉歲賦四十餘萬積
羨頗不薄二百年相循陋政至公頓洗蒲鞭之
詬不責贖刑卹墟老翁扶杖而過邑門者咄咄
詫歎卽吾輩明習掌故屈指所知上下幾十年
自樊崑山玉衡而外得公爲二耳茂論長洲日

者大之則要津華秩置一人于羣倫之上以爲
天下風次之則 璽書褒美 天語諄復勞苦
而嘉勸之使其遵前燬而收後效廼公之考最
獨如此其晚也至問其所以遲滯者正不忍以
萬民之血髓易吾一人一家之綸綍嗟乎其後
天下而奏績者此其績居然爲天下第一何忝
哉昔光武賜卓茂詔曰茂束身自修名冠天下
隨擢太傅封褒德侯唐宣宗問樵人知李行言
爲政書其名帖殿柱上一轉官遂賜金紫公之
素節豈徒如子康在清濁間謳吟頌禱又不獨
樵青也明歲春王 天子坐明堂延見天下長
吏而主爵者方重激揚之令不知何以報公余
史臣珥筆而待書焉

長洲韓明府鵬翁考績序

代作

今海內稱劇邑必首長洲豈非謂其錢穀繁多
訊讞如山積重以承事之煩將迎之擾哉夫吳

會號稱財賦地以長洲視他邑猶伯仲耳晨興
投牒公府者肩相摩然其民屨 易以法繩也
二千石日臨其上復以開府重臣彈壓之和顏
色而奉進止若主嬪之於嚴姑牙繡使者探柱
後法日伺其短長可不爲煩然視夫省會之下
左藩而右臬者有間矣乘傳貴客稍不厭其意
鞭撻亭長而色移於主人可不謂擾然以視夫
大江而北楚楚青衫而謁拜於碧油畫舸之旁
者抑又間矣則何以劇首長洲蓋此數者各分
其一而長洲寔兼有之分其一而文弱書生對
之頭岑岑不能舉兼有之其支離鞅掌未知所
稅駕矣造士之秀甫釋褐而謁選人則授以專
城佩以墨綬不復知周官論定之意而繁簡鉅
細漫無所取衷故或長轡屈於短轅而鉛刀困
於錯節其能使才地兩宜而無章甫適越之歎
者惟有更調之法平州韓公以高第起家試爲

由拳令由拳乃新造邑其名隸版籍而身爲雲
間海上之人者不可勝計入其城蕭條荒楚無
衣冠大國之風以韓公之才治由拳嗟咄間百
事俱辦日未晡而烏啼吏散可高枕卧矣當事
者廉公才不欲以由拳淹公則徙之長洲宰長
洲者十餘年來若莆田若桃源若東莞若山陰
皆雅負幹局聲而公一至則幹聲遠出諸公上
星披電燭庭無滯囚坐堂皇決一事輒播聞於
窮村僻落東西數百里之外相駭以爲神君甚
則好事者取古循良遺績暨稗官野乘所載平
反獄情奇巧可述者以傳會公之寔政而人蔑
不信也吳中大禩之後而司農之督漕甚於星
火公固不諱言催科以市細民驩然寓寬於嚴
旋又劑嚴爲寬政不拙而心夷獨勞矣均役之
事起公奉行最先一時未督者不能無反唇然
長洲役法弊甚民田不能當官田之三小民日

憂頽尾而百尺之條寸莖蔭之有餘甚有陰漁
其利而佯卵翼之此何可不搜剔也剖癰疽者
第當善其刀匕若擁衛之而待其自潰亦豈臣
室利哉方茲羊腸滿目狡窟多方而公獨墨墨
焉穆穆焉收其精神於簿牒爰比之中在令言
令居官營官以其餘暇引見諸文學談說經義
品第稅文而已能兼劇邑之所兼而不兼其所
不必兼神以此綦閑氣以此綦厚養以此綦密
他日柄用中朝濟世之與持世殆可兩無媿乎
今三載奏最矣均馬力而和馬心嗣茲以往優
游乎輕車熟路之中矣士民之惻欵戀公者謂
公必以此毋遷而善頌善禱者謂當事者不以
長洲淹公也猶之乎不以由拳淹也必驟遷又
當美遷而余所諗於公則請以長洲爲天下之
案長洲固劇邑以視方寓猶彈丸哉苦長洲者
則謂錢穀繁而少府金錢何啻百倍於此輦而

入不知所歸輦而出不知所繼此國家之命脉而憂時者之所蒿目疾志也承事之煩與將迎之擾不曰物情之難調庠廟廷之上人各有口遂令國是如沸羹或攀鱗而把臂或得兔則操戈不有持平中立者何以挫其銳渙其羣哉國家粹有大事則臺諫削牘以請曹郎而上各守其職業以奉主者一不當而大決所犯傷人必多豈獨一訊獄之爲兢兢余聞之長老謂筮仕難於一令令而稱天下事不足辦此言良謬夫以發矜之才籠劉仇而架卓魯豈曰無之旋躋華臚而中路困踣者可勝道哉沈憲令山陰孔珪語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張楚金作令略無留事一時號爲神宰而兩君他日功名俱不迨治縣時才如公余固以濟世而持世相期者則願公益淵塞而心豁礪而節紮積而問學蔚然爲當代名公卿毋使秉史筆者詹詹以循良

見收則公之德澤且衣被天下豈獨長洲

又代作

蓋余嘗佐銓政所衡量天下士大夫後先數百輩而知才之難也夫非生才難也蓋漸磨使然高皇帝制爲功令三載取士經術與世務相參而行之日久端以經術重厥所重者又不過闕書倉之盈溢誇筆花之爛熳其於鄒魯用世之脉無當也世有高才生主者爭思購之而要以嫻於經義下筆能文章則才耳驟而試之訊牒不知所謂刀筆驟而試之錢穀不知所謂箕歛傷哉其以文人學士之才而責之治才也而天之鍾異才也不然智無師傳學非人授朝釋褐夕拜官旦日而游於盤根錯節之途恢恢其有餘地譬之新婦三日洗手而作羹湯姑嫜在上妯娌在旁臧獲在下或詒之左或牽之右或瞪目視連手笑而面頰然而心忤然而耳目手足之

用樊然而劑者適宜嗜者悅口是謂婦才而吏才猶是選人之格凡甲第起家者令最後最夥亦最難而長洲煩劇幾於海內無兩也尤難之難平州韓公從青溪調長洲聿稱厥職期年而士民安之今臺使者合兩邑治績以最牘上矣人謂公才易青溪故青溪治以青溪練長洲故長洲治而實非也才而小所蒞無非大者才而大則所蒞又無非小者以青溪視長洲財賦不十之一鞠斷不七之一應酌交錯不五之一去青溪而長洲又有不頽然怦然而耳目手足相爲樊然者哉而公不爾也余聞之海虞顧奉常公少而以才名噪於漁陽北平間所謂筆花燭而書倉溢者公固饒爲之一行作吏則以錢穀訊謀之事投於文人學士之心如燈取影而波取紋蔑不具也泥首洗足囊三木而曳銀鐺其事日以數十計其人日以數百計令長洲者又

非能窮日夕之力以治爰書也拖青而腰華聯辭於交戟之門與昌亭胥臺之畔日去其強牛而公一嚴鼓坐堂皇手批口決如雷掣如雲流如牛渚然而秦臺斷晝漏不數刻積案一空搖手呼神父者充塞四衢矣是爲趙京兆尹扶風之才轉倉廩以輸塞下皆吳之粟麟趾裏蹠鎔精鏹而實尚方皆吳之財而長洲首邑也歲不登菜色者將殣於道而桁楊箠楚隨其後負在官比幸有秋遺滯而利寡婦矣而惟正不供負在下且夫鵠衣穀食鵠面而鳩形可原耳豪右何辭平頭黃衫奴又何辭公繩之弗貸也濁河清濟之間舳艫啣尾而長洲先卽少府金錢以漸登額矣是爲劉轉運之才當路者庚爲征徭之法郡縣猶持兩端公曰是無兩端也便巨室則不便細民今便細民正以便巨室耳不有帶礪盟公卿氓隸反掌間且大而憂天下者不爲

粉榆桑梓憂而沾沾子若孫乎一時蔑以難也
是謂問南陽折湖陽之才出望齊而北人病蹇
裳陽侯出沒亦且化膏腴爲汚瀦然歛衆爲之
則慮始難也呂刑有贖盍爲臯人肆眚地乎是
役也民忘工作而如砥如矢相望於數十里之
間是爲李冰之才而公猶墨墨顧念循吏不敦
教化者駁也簡盈庭之牘日與猾胥面目相向
而不親師儒不與章縫之彥談說執文者俗也
於是傷冷壇之不做而解字輯憐壘粥之難供
而義田設念繆侍御陸黃門之科名寥寥於百
年之中也力請於臺司以完周中丞未究之緒
而文星閣從此鼎新始而下車論士所得若而
人繼而賓興選士所得若而人輜軒之使有所
委較又得若而人玄鑑在心不切切於西都東
國之論而要之琅玕之美鉅細兼收婺女之精
洪纖畢耀矣是爲吳河南文蜀郡之才蓋余屏

服田間所聞於二三同志如此乃邑之博士某
君某君有所介而請而首以加惠賢序薪樵造
士爲公德不知此公之剩才也顧以此而見公
才不可以此而見其才之有餘則可蓋長洲之
征調煩而令長洲者之執掌極矣帑未必有餘
金日未必有餘暇而輪之與之館之祭之韻之
頑之直是公有餘才耳精靡於訊謀神繫於錢
穀而身從學士文人中來者轉而爲學士文人
通後先之一脉雖曰剩才非長才其何剩也今
天下漸脊脊多事所貴者正不在琴而不根之
議論與競而不練之客氣而在於任事之人輦
轂不乏神叢衣冠浸爲盜夸何以詰之蠹蝕而
疥嚙鼠窟而蟻封日夜以耗國家之神氣而
莫之問何以清之如虎如羊強不可使而驅蹇
駘以代乘鞭狐獾以張威不平甚焉何以平之
一方有事則騷動寓內而事又未必救寧也此

宣

不獨宜房瓠子之間軍興與土木類然矣何以
區畫之得公等數十輩分行天下蔑所不濟卽
不可多得而有無師之智不授之學如公一人
者肩之恢恢有餘地矣事已康民已阜而後散
以禮樂風以詩書高議於石渠虎觀之上使褒
永博帶者靡然從風則文景不足跨而先朝

孝慈又隆可再覩也此余稔知夫真才之難而於

公不能不三致意也抑余讀宋史而於長洲之
循良得二人焉王元之愷悌君子其字民之苦
心見於長洲記中攬其文使人辛楚至出吏部
告身質豪賈得萬七千市粟代輸謳吟載道太
宗聞而嘉之特召館職至有文犀腰帶之賜常
安民精敏絕世其治多便宜行不拘文法而事
輒有功有負坊責者縱令自便部使者愕立不
敢發聲安民曰但使異時輸入羨溢請不敢以

考上後果首他邑報最復以蘇長公論薦超擢
異等此長洲之故事而報成者遑遑資爲美談
量諸博士所稔知也二百年來寂寂於此矣歸
其掃而學宮宜俎宜豆者於王常兩賢之旁以
爲韓公他日之桐鄉并書以爲考績序

蔣公鳴司教石埭序

公鳴才士也癸丑之役文出而傳誦京都吾黨
更相揣摩謂大堤官柳之傍有拖羅欄執手板
將鬚而自喜者必公鳴矣亡何榜下呼公鳴名
以問人人弗省也越一日而公鳴來皂衫朝鞞
又宛然一新貴人余訝而迎之子售耶何用是
結束也否者必得乙榜以公鳴才而得乙榜便
當戟手春明門唾而走不介馬而馳猶蹙蹙而
長安道上待命於禮部拱聽掾史呼名如 冊
陛臚傳聲何居公鳴才士也而苦貧得非涎流
苜蓿乎公鳴笑而領之於是姚子迺申言曰自

古志士善貧才士亦善貧志士者可以溷死可
以枵腹死而斗水不需鷄鶩之糧不爭而食也
若夫才士則遐翔濶步豪舉自雄家非五陵之
俠而有其骨身非六博之客而有其膽心孔中
無三聚三散之術而有其願一飲則倒寫千鴟
一揮則傾輸萬斛餘瀡淋漓殘膏賸落往往此
紅裙而耽翠黛至於床頭欲盡黯然氣銷上不
能應燕市之求下不能奏長門之技買山處
未遇襄陽郤米胡奴誰爲仁祖則婆娑一官以
沾微祿亦其所也又何疑於公鳴哉雖然公鳴
從此仕矣仕也而士之長也盛苜蓿以充五色
之腸卽不苦饑不苦歛逆乎瑤箏錦瑟之緣斷
而坐卧雅樂之間亦有絲竹之聞否耶進則磬
折於上官而蹶踣如也退則對其才子弟必曰
某也文學吾揚之某也德行吾升之雍頌而散
言不及方以外達人視之徽纆哉而其仰讀

卧碑與學使者之功令惟懇奉不虔以爲師模
玷安得以昔日之公鳴挾春明會業而驕世人
公鳴曰唉吾過矣吾過矣子爲我賦邯鄲才人
之篇

王集卷之五

終

響玉集卷之六

目次

贈序

大中丞葵翁李老公祖晉少司徒總督漕

運序

兵憲熊公擢督漕叅藩序

大中丞鳳翁張公平寇滿考遷秩序

代作

兵憲瞻翁蔣老公祖暫假還里序

吳縣陳同凡父母歸閩序

都丞楊公被譴還蜀序

長洲胡仁翁明府入覲序

長洲蔣萊洪明府入覲序

目次畢

響玉集卷之六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贈序

大中丞葵翁李老公祖晉少司徒總督漕

運序

熹宗在位寺人效節甫爲亂騷動天下鈎黨之概

蔓延未已而東南首被其殃自二三逐臣旁及

章縫黔首人載一車之鬼旦夕慮非常四方告

密者疑於鬼神莫可控揣誰敢必其命前此撫

吳者適與事會頗叢羣疑旣遷秩去而大中丞

南海李公來人猶未悉公余不敏從土室中聞

之竊竊喜諗二三同人曰吾儕帖席矣當李公

秉銓政不敏優游中秘從粵東何子龍友陳子

集生遊皆公良朋懿戚以此悉公生平而吳中

周子景文蒙俊及之難者是時亦備銓曹昕夕

與公周旋周子在京師無它交交惟不敏最兩

人相對如寒潭秋水自品題風月而外輒道奎
公行若事用若人中絕觚見而外不爲拔山所
搖一時銓政肅穆寬平使後先主爵者允若茲
情何繇競町畔何繇而角也周子固嚴事公罔
敢貢調廼墨墨佩服者具在不敏耳中以此知
公謂端人必能蔽翼善類使林靜川恬狂飈可
弭驚濤可障也自公之撫吳迄於逆黨殲賈凡
匝歲而吳中寂無一事果符於所料方狂狷之
熾諸媚爭先上書佞闌不敢斥曰巷伯曰疆承
業而擬于伊周更有臣子不忍言者哆口罔忌
始一人爲之猶慚洪羞胸恐負當世之詬已廼
吮舐成風不習爲諛語則不敢具疏章滿公車
髣髴如頌莽之數而描畫駢麗猶笑西京人爲
椎魯剋祠肖像僭擬祝釐名邦都會挿雲連漢
嵯峨相望公撫吳後先數十疏茂一語及闌余
從衡茆間竊觀邸報每每壯公卽此隻字不假

便如鐵壁千尋貔貅莫撼至丁卯秋公忽稱病
杜門不視事人莫喻其故已聞淫祠落成市驛
奉像以進欲徼公一睽傾動四方而公已拒之
事先矣其持正之嚴沉幾之妙如此余廬居三
年樵牧爲侶不敢溷典謁比蒙

聖明浣濯具了烏衣冠仰承聲咳每談必移時凡
公肝鬲所有余竊附管闕一二公更披襟開脉
如逢故人一日談及頌璫事公曰余于此籌之
熟矣旁人爭爲余危利害怵我吳婉規我余謂
擲一官與擲生平名義孰重至昨年漕事告竣
萬不容已終念持節老嫠閱歷薜華已久寧復
效市門粧今日相對賴有此耳不敏爰撫道路
所聞以証曰公所持者厯厯一身乎何俠也當
攀髯之際羣小滿廷魑魅魍魎暗奸 九鼎
有黨魁頻首踟蹰曰江南無人未可動也夫謂
江南無人者正以公在也汲直在而淮南寢謀

古社稷臣係國家輕重者豈獨爛額焦頭弗貴
卽慮曲突亟爲之所亦有待矣清香畫戟鈴閣
無譁堯鑒介冑幾於雅誥投壺而長江上下屹
若金湯登胥臺望

鍾陵

高帝之衣冠在焉公若以身日夜拱衛奉其赫
濯以嘿佑 十二葉之神孫爲 萬年有道主
雖有蝨賊蟠踞外欲啖賢士大夫之膏血而內
則吸取 國祚之元氣有定力者如用神符考
掠鬼神縈其手足攝其魂魄莫敢跳梁一一擊
顛伏辜而死公之功若是顧不偉與嘗憶二百
年來撫吾吳者惠澤如周文襄丰裁如海忠介
能使峴碑傳口頰而甘棠芬史冊卽近者臨川
之荒政浦城之役法任德任怨總爲蒸黎毘依
然在吳則百年利病在天下則一腔榮瘁一膚
痛癢也卽與寺人相持者幸而勝則爲王三原

之於敬不幸而不勝則爲周海澄之於實惟公
以不持持之以不勝勝之凡霆擊而露瀼春膏
而秋肅四序之歲功俱泯於無可見而獨振其
斗杓之氣爲紫禁作垣城所護持豈獨善類所
蔭覆豈獨江南余不敏嚮之沾沾幸帖席者真
管闕之見哉公以撫吳政成晉貳地官董漕事
說者謂 明主厝念兵食端以轉輸倚公而又
非也總漕控制南北尤國家襟喉重臣以公之
賜履僻在勾吳而嘿銷肘腋之奸中外胥式憑
焉今前淮後河扼天下之衝 天子神聖四瀆
效靈百川朝宗第借公卧治萬一鯨鯢之族未
殄鼓鬣而窺驪龍之珠何煩投鞭斷流斗間之
寒芒未試而神鋒先懾之矣列郡之邦君大夫
稟公之教爭自濯磨爲名刺史而斬一言以報
公夫公何能名余又何能名公哉撫在江南功
在社稷庶舉其大乎諸大夫皆曰善

兵憲熊公擢督漕奏藩序

昨歲余乞假歸從潞水入河至臨濟間轉漕之艘蔽空而下臺使者循河彈壓體絕嚴重忝藩道臣以一舨艤往來上下視水執分合低昂時啓閉權渚洩呼津吏及長年三老而董戒之是時東方寇盜稍輯河水漸膠耶許聲星霜靡間漕事迺濟而問漕所從來江南四郡爲最夥千倉萬箱櫛比水次以授漕卒卒不謹而民亦極負相屬不用剗肉稱厲則兵憲熊公所以衡劑均輸其間者厥功懋焉迺庚有天下大計爲公所嘿培而人不知者爾年醜虜爲訐人謂其中於邊徼耳迺實中於江南以海內財賦藪藹衣鵠面窮耗轉所出以供儲胥甚有典妻鬻兒不登正額而復益且再益矣催科固長令事迺提挈屬吏於條教外嘿示之嚮方者公爲政大農撒下如雨切責長令至鐫祿貶秩靡不至而公

時出好言慰勞諸循良稱長發之四章以告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大夫有祿在此不在彼矣則又邇稱之曰不競不綽不剛不柔夫競綽剛柔之均適而協于衷亦足使阜民輸勞民勸黠悍之民警乎公治兵海上海若安恬而訛言脊脊謂有不靖之徒依山阻險鯨波萬里皆其四封其說漫漶亡稽迺識者謂當借此爲外憂自公視事而材官健兒果腹嬉遊者始彎弓握槊習爲兜鍪介冑之容嚮者舟師散泊海渚落落如鳬雁近聞樓櫓桅竿與劒戟旌旛相間呼餘皇而應者千百計不知於水犀下瀨如何亦稍稍成一軍矣若雪間一二不逞妄思揭竿蔓延煽搆流及東吳或言實繁有徒不窮詰旣且未艾又有言蚩蚩者譸張聳聽取快頤頽否則攫金爲奸耳何足稱潢池公謂亂萌已著滋而不鋤非法也卽勸之如孤豚腐鼠然一伍伯足

辦稍張皇其狀而民益譁勢將益熾數月以來
浙西焚擾竿葉街暨殞命筆楚者相望于道而
吳中晏然蓋公之杜患深而靜以鎮之者微且
遠矣今海內正多故談餉苦餉置談兵苦兵饒
至若上與下有互受之病其繭者爲恒怯而健
者多驛騷余目擊時事搯腕痛恨思得強作而
寬大敏幹而閑止者以鎮綏之雖庚癸通呼烽
燧徹於甘泉而緩帶輕裘雅歌投壺使望之者
屹若崇城而安於萬斛之舟如公器量真其人
哉 天子念公海陬勞苦當予之峻擢以酌迺
庸又念轉漕爲四方襟喉非古能臣如劉晏韓
滉者不足任輓輸而應守戍之啓啓昨歲以東
方未寧漕艘往返不免稍後期今年漕事倍艱
於疇昔 廷議推擇非公不勝任而公遂以遷
擢去矣余不敏竊有一言詒當事者夫徒念轉
漕需人而亦知漕粟所自輸者吳爲重乎紆嬰

孺臂而斂其口中之哺非慈母噢咻之急予之
以湏汁啼且不休而哺亦未可斂夫敲朴吳氓
而責之襁負者皆口中哺也幸循吏之爲慈母
者不乏人設家督課於堂嚴姑詬於室其母且
救過不給能噢咻不置乎轉東南之粟而實而
北爲養士耳以東南又安可無兵卽有兵不必
精且多然安危弼罅何常之有從來毒生靈墟
城社者豈盡出椎結羶穢之族則何以使東南
常無事又何以使有事而寂若無事求無事必
治兵求有事而無事又不詹詹治兵訓之使精
防之使豫輯而鎮之使不動公之功獨在一隅
哉其神所運旋而慮所繫括者合天下在其胸
中矣民力之紆與竭盡屬於漕督漕重臣與直
指使者亦必煩而諮盈縮於公諮盈縮必首及
東吳而公固慈母之母也忍言海上必亡它虞
樓船舟師可撤卽有士不必飽跳梁無知可悉

繩以三尺撫綏安集下所用而日夜檄有司課
歲計之登不登乎夫移東南之憲臣以任漕臣
固知 聖天子所以軫念生民意深遠也今而
後可無杼軸歎矣

大中丞鳳翁張公平寇滿考遷秩序 代作

冉昂燹梓之間時作不靖 主上每爲南顧而
興嗟念此雖疥癬憂而小醜跳梁竟舍旃弗討
病在黔且行李道梗金馬碧雞之路日淪於榛

書王集

卷之六

六

書王集

莽病在滇挺走而煽動五溪諸蠻及烏撒芒部
諸屬夷角之犄之以與我爲難病在楚亦在蜀
夫黔本往來所寄徑縱而無橫合之不足當中
原一名郡蒨薄深菁抱烟嵐而蔽日月鮮桑麻
禾黍之盛鳥衣卉服鳩形而鵠面以供郵駟之
徵發者足重趼痕痛不得休息其於諸藩幾不
登附庸何堪軍興而識者以爲不然辟之一脛
一腓麗於身無幾耳浸假而爲虺蜴之所螫浸

假而爲疽瘍之所攻執不得不用治用治執不
得不鍼灼雖疔瘡可柰何而庸醫且競治之謂
勞苦無恙可拊而安尋勿藥也則毒迺滋深而
一脛一腓者遂大爲百脈病潁川張公之奉

璽書撫黔也未入黔而地之羸磽人之羸瘵耳
受之旣入黔而羸磽者不能以斗粟輓縣瘵者
不能以寸兵關亦目受之蠲煩滌苛一切拊循
之政次第單矣公以是爲甘飴爲梁粢雖有裨
榮絡而毒我者在不去將深進守令以下而庭
諮之僉曰唯公命弗敢決也進藩臬閫司以下
而屏人促膝焉羣公各獻其奇列撫勦兩端公
愾然謂余撫臣也撫吾民豈撫蝨賊吾民者且
簡命具在權與仗鉞等實養寇而惡殺籍口
赤子何辜督府之夫人倚油壁而驚怖垂絕者
又何辜於是筮某日試師而銅鼓之靈若響
以勝告矣筮某日犁其巢巢平筮某日殲其酋

酋馘馳露布走數千里奏捷甘泉宮 主上南顧而喜可知也則曰是役也緊賴余有虎臣蓋是時與苗仲後先起者爲遼左之奴酋原奴酋先世部落於諸虜中最微上不足攀應龍而下可提騰霄正苗仲雁行耳鼎惟秉軸者有毒不祛有疹不療養癰噬臍以至今日費數百萬金錢捐數十萬生齒於鋒鏑之下而遼陽重鎮危於朝露歎嘖嘖者甚且有銅駝之憂而莫知所稅駕其於黔事果難易之相去邪抑在人也或又言任事者不論在邊在廷第得同心協用之人使臂而臂應使指而指應卽有漢匈奴唐回紇吐蕃宋耶律女真皆可折箠答之惟遇颶風而舟中自爲敵國迺可虞耳以論今日之遼事固當而公之在黔有震不于其躬如前所稱它藩者果盡同心否耶又何以采薇告捷也天下之敗人事者力能觭則觭之力不能觭則間之

公之所自信者既不受人觭而天下之信公者又終不可而間誠與才合得以一身置孤危之地而卒以襄厥功是爲古之大臣公真無忝公今以膚功受上賞 溫綸褒錫凡一時督府莫與媲其 寵又移公於西秦三塞之間爲關隴保障而黔人不得有公矣秦塞西拒虜與諸塞相爲率然萬一遼左爲奴蠶食公豈能一丸泥封函谷而守且調遣相望不若黔之僻遠風馬牛不相及也猝有緩急不得不庀賴公矣王文成習爲兵而兵未試也一試於洴頭賊而嗣是縛叛濠如腐鼠然蠹茲苗夷其爲公之洴賊乎某也以公踪服官禁近終公任不及拜下風而三徑依然松楸無恙實與鄉邦薦紳大夫共拜公之明賜而公之用兵平夷方略奏報上 聞者業書而藏之金匱矣夫奉揚 聖王之威靈與纂緝勞臣之勲伐史氏職也敢不載筆以從

兵憲瞻翁蔣老公祖暫假還里序

國家建官或一官耑一事或一官攝數事

二祖定天下自采圻以外剖爲甸宣錢穀刑獄之大者藩臬長領之其次有守有巡齎牙糾錯以彈壓諸守令可謂密已猶恐事繁而權移蚊睫不注遠軫翰不軼林於是有耑官如學政河渠郵傳之類各董其事耕與織無互尸方與園不並設精心營職上之可循省功令挈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累朝之舊章與

新皇之渙號而要于畫一下者物物鈎稽之不致案牘旁午赤白紛蜚之際誤用其批答蓋外藩皆如此惟南北畿輔以假銜之臬司行觀察廉訪事而衆務畢匯焉民生利病吏治良楮不能徹于戟門聽車者憲臣爲郵而達之于上邇來征輸餒急檄浩如雨無寧字亦無寧晷憲臣又爲郵而達之于下雖不治郵事實郵之總也縣

官財賦仰給東南者十之七東南四郡蘇與松

又十之七民生日瘁與晴滂之不時輦輸蜚輓之不以法蓋藏如磬而國課不能取盈朝而罰治一長令曰誰爲家督惟憲臣暮而罰治一牧守曰誰爲尊嫜惟憲臣憲臣與郡邑過均受俸均奪遷擢均稽填撫大寮暨采風之使有簪于微發期會者遍委之于下而憲臣又舉之郵也憲臣者旣靡所不郵而又兼治郵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先朝養士厚待縉紳以體星官牡駢多所假借糜金錢孔多而宸寓少事國計饒裕遑遑寬郵驛弗問邇因邊鄙騷動中原復弄兵大農楮手而憂軍興欲移其乘傳廩續之費以餉介冑於是條上足賦者郵驛必居一焉

天子坐甘泉嘗爲輦蹕興嗟間案行飛符擅發與逾額不協于則者繼乃及夫例可循寔非正格者其密如秋荼其游更又朝甲而暮乙莫所遵

守治郵者苦之久矣嘉善蔣公備兵蘇松已再
替百廢興百職舉百志餘百口調卽以凋俗儉
歲重賦遄征之會而殫其血忱上下劑量寧以
身代大小吏分過而必欲剝枯骨之餘肪爲
朝廷留千萬世不拔之蒂於是吳之良有司暨
困于輸將至貿妻易子而不給者總恃公以亡
恐亡何而荆溪一勢族因事府怨幾釀揭竿公
單車詣之片言救定亡何而海上萑苻之客有
乘餘皇出沒島渚者蔓延于江南北公設方畧
遣樓船舟師捕治之因次第就獲兩事者次第
上聞皆有輯寧功而公且以郵驛事鐫秩去
矣公欲去而闔境簪帶章逢與窮卽僻落之徒
驚走啼噓疑呱呱之奪乳又如驚飈怒雨之夜
孤嫠弱穉居垝垣甕牖之下而失其所依相率
而謀叩閭闔叩高牙大纛爲攀挽計老成有識
者又言轟霆不收迅波不返此時留公無補少需

之俟其仗鉞重來耳不獲已廼申一言之頌禱
而授簡某夫公之爲德于吳也人人能言之至
其獲咎非某不能剖也某浮湛數年頗睹于功
令方郵政之初嚴自毛梁兩侍御條列始而力
主鈎稽使冠蓋相望如織不得溢一夫一騎者
爲劉給諫意非不善也究竟貲郎雜流以不急
之務揚揚道里如故而清班文貴每蒙茸而叩
逆旅至郵亭荒落爲蠅蚋伊威之所窟穴昇輿
之夫無所得食且去而爲盜更有僉夫乘此整
一廉吏部一名侍御赭衣白紵道路興嗟成
盛朝額政所得詎償所失哉

聖明御極甫六稷而郵政凡六更婁江臨邑各一
更鄆陵再更南昌又一更數千里而外邸報猶
汲冢竹簡罕睹其全何所馮而日星奉之卽南
昌討論時有一制科理滇南念其才于萬里兵
燹路梗廼覓一條令遐方小吏均霑 皇仁余

親聞此議者同一滇也以發軔之南北岐視計道里程迂捷雖章亥復生恐厭其繁碎亦不願同軌同文之世自分秦越若此且公以備兵使者爲名不用兵而釁弭功在荆溪用兵而孽消功在海上業爲

明王節千萬金錢保千萬生齒視二三十人之痛瘡孰爲鉅細而忍公以此去乎去歲以郵驛去一清真惠愛之郡牧今又去公吳儂何辜凡爲庇依怙恃者忍一奪再奪乎公嘗爲逆閹所挫折者昔以魏孔時周季侯兩君子累祇爲公惜也今以無端璣細累不免爲 聖朝惜矣某在今日亦括囊緘舌之候也而維音嘒嘒亦曰有三代之

君不可無斯民直道之譽

吳縣陳同凡父母歸閭中序

當乙丑丙寅之間逆閹亂政宇內鼎沸士大夫

稍負崖異抗顏立 朝者竄徙略盡甚者徵入北寺黃門獄斃於榜掠後先二十餘人吳門周忠介其最著者也忠介之得禍也閩中陳同凡明府實令吳前此忠介司李閩中與明府有文字之知片言推獎然非若棘闈選拔定師生之誼也一時共事有出某憲副之門歸然解頭廼避匿恐後諱不稱某師者陳公令吳則忠介已視削夷於編氓視曩日吏部郎四方沐流昧以爲光寵景事大不侔忠介又開爨於建牙重臣鄉紳之儉而黠者日夜構之不殺忠介不休遠近邏卒環伺于門而陳公一見忠介負牆納屨執弟子禮甚謹忠介固孫不得也比緹騎至公持郡檄遣執弟子如故迎而入署中供飲食上起居和言煖語以慰之退則輦輿啼嗟如父兄之罹於旣恨不能身代也忠介死所誣坐昧數千公與遠近賢士大夫共輪助之未嘗有伍伯

持片楮噪其門至恤孤葬死爲之經紀甚備方
開讀之難作千萬人爲忠介號冤將甘心重臣
賴公與郡守寇公翼蔽之且理曉眾人使解散
去事小定重臣與按臣上其事於朝借細民行
法而意有所旁侵將彷彿黨之意以快逆嗣時
希孟暨伯舅文起氏與忠介有連雞之執旦暮
供刀俎而一時名孝廉朱德升及張異度先生
費序清流若今太史徐九一解元楊維斗皆在
織網中又以文起先生故推及其弟啓美諸君
子皆爲忠介奔走助勦甘與同難緹騎頗廉得
一二姓名臚報逆闖有披根盪窟之意吳中亦
日夜忙忙諸君子方闔門俟命而市陌間以至
鄉墟僻落訛言相告莫測所底止公又與寇公
殲力銷之陽以危言懾重臣而邏卒自京師來
與一二小璫往來吳越間者公以術帖餌之事
乃寢而蔽禍於五人今虎丘半塘之間吳因之

先生所題爲五人墓者是也是舉也微公與寇
公則賢者固聚族而膏沃釜吳珉輕率喜事又
好稱說古義奮臂走挺或起於呼吸之頃卽如
開讀時一昔不解散東南震動矣前此之譬曉
爲焦頭而後此之銷弭爲徙薪乃數年間卒無
有爲茂陵徐生上書者亡何一給事迎其孥還
吳門掠估舟舫管舫中將漁利焉賈人訴而聞
於公公欲爲給事市義返其貨於賈給事弗善
也而嚮所謂鄉紳之儉而黠者又有婪利罔廢
吾良人爲紀綱外宅者公皆以法繩之二憾比
而走長安逢給事之怒遂列抨章是時清議殆
明朝野罔異同公心跡大白給事尋以主藏敗
又二年而時事浸異卽公之暱就善類踴身護
持皆當途者所痛嫉而給事拮據不根之言轉
相蜚煽又慮公一日列輦上慷慨鮮避忌必且
折五鹿之角而揚九地蔑管之灰思乘其芽苗

而剗割焉今歲計事中此既者不獨公公其一也然公之墨綬固亡恙山城斗大可以息六年劇邑之勞天道張弓亦翹企可待而公赧然不屑也初欲乞一苜盤既格於制不得遂拂袖歸若有終焉之志夫世有鬚眉丈夫紆盤於崎嶇屯難之途尚不能勇割者不知幾千百人矣叢棘之林掉臂獨往今日惟公一人然公方著仕而卽以忠介爲依歸死生存亡之際無改志焉至於炙手之勢撼山之力斲之若腊鼠摧之猶枯籜其爲豺虎也與爲蜂蠆也總不知吾知有吾法而已則自六年來無時無事不以一官爲敝帚者豈自今日乃引鑊鋸而斷藕絲哉詩不云乎人皆集於苑我獨集於枯非其明不迫夫各有其志也公歸矣如古人所謂携琴籠鶴鬱林之石會稽之錢於公皆爲長物惟是書一卷布袍一襲藿粥一盂歸與碧水丹山尋草堂之

舊約且曰息壤在無渝此盟然 明明在上霽
雲陰曖之後轉盼而瞳矐若夫吳氓於十二國
之風號爲孱弱而稱說古義附於三代斯民之
直乃素所自許也置公於丘壑中使公不得食
循良一日之報而後之吏吳者以公爲戒吳氓
必不甘公且歸矣公無心於世吳之氓終不能
無心於公也

郡丞楊公 欽譴還蜀序

神宗在位日久礦稅之使絡繹而出此輩狺狺無
忌藩臬郡邑相持不下者輒蜚章上聞輕者削
籍去重則分遣緹騎手銀鐺捕治之自

先帝撤天下稅使此風久弭矣吳越之機杼曾議
歸有司閹人李實者夤緣大璫復來董厥事適
郡丞江津楊公攝郡篆往來符牘相衡而無所
假闢心嚙之借 袞衣匱乏上疏劾公暨鄰郡
守一給事昌言何物宦豎復導

新天子循

神廟故事邪而內庭左右實者挑激宸威結事且獲罪賴元老以諧詞動大璫事得寢廼實之嫌公未怠也又一年復以闕供端疏劾公鋒愈銛伏機愈毒且構蜚語指及簠簋流聞禁中上嘗口呼公名迫欲逮繫揆地婉詞以解行撫按勘問大中丞海澄周公知公深且節省冗濫以寬民財實中丞公與公同主之遂再疏申救且以去就爭謂中人借機杼搏擊良有司可恨甚矣乃指及簠簋也又不騰奏章而投匭告密侵撫按之權使有司惴惴重足立漸何可長一時州邑共事諸大夫暨吳中薦紳爭爲公搥腕騰書輦下交口頌冤而政府二三公信中丞因以信公殫力營救焦肝疲唇與諸璫往復者數日公始免于逮方公之杜門待臯也羣情詢詢萬一風霆猝至如昔年馮僉憲吳南康滿咸寧之

禍將累糧重趼從公于肺石之下幸天王聖明哆侈不得逞僅從削奪去奪公官公恬然安之也奪我吳人福星而吳人侗有餘悲矣有史臣越次而言曰勞苦諸君毋爲楊公戚并自戚也夫胥水之濱江楓之畔聚衣冠爲使君祖道者歲必一二人其葛巾蕙裳返初服而歸者自公始父老子弟連手聚觀皆曰此我楊大夫與僉爭吳儂之膏血而以放逐去也談之而齒頰皆香望其行泠然若跨鸞鶴也視夫蒲輪駕而徵書趨者光榮百倍矣茂論異日必召用用必有破格殊擢如萬曆中得禍諸臣所以酬之者自有在卽以今日言之公所得不旣奢乎故曰母爲公戚也夫公之與宦豎爭者存之爲國貯而蘇之皆物力也於公何利焉使公聽之不屑屑與爭而主筦鑰者利代緩頰者利卽公亦未嘗不利而公正惡其利已也卽此一事而四

知聲價自吳閫以達長安雖謠詠之口弗能奪也公被此名以去而繼公者能矯公之抗而委蛇避公之潔而脂潤乎是公一去而所留於吳儂者甚矣故曰毋自貶也若公之彊幹任事敏妙絕人侃侃發抒鮮所避忌所以督運運清詰戎戎治攝郡郡理有識者爲國惜材尤爲吳中惜此材然公之方來大用正自不用始異日者使吳儂終拜公賜亦未可知公行矣當考鐘擊鼓陳風獻謳以壯公行而有抱峴首之悲發江潭之歎者先以大白浮之可也

長洲胡仁翁明府入覲序

奈不敏罕所覩記但知二十年間以治邑著聞者爲石公袁侯之蒞吳棠軒樊侯之蒞崑山大泓楊侯之蒞常熟而三君子皆楚材也讀石公錦帆集似厭苦吏事而實精吏事民之囂獷與胥吏最黠者多不煩榜箠直窮其伎使枵腹自

斃耳人以文人目之曰中郎中郎不知其爲東京劉仇之亞也樊侯掇皮皆真徹骨皆清茹荼自苦而嘿嘿飲人以甘愷悌父母良哉無忝至今肅瞻遺像茂不潛焉泣數行下者不特洛陽王渙之祠而已兩君子者余不敏心師之恨不獲事其下風而幸識大泓楊侯又讀書虞山習楊侯事最稔大都介特可以擬樊才諳可以當袁而精心任事耻爲軌轍苟且之術則又自開一局搜剔巨蠹斬伐蝨蠹蠲金錢萬計以興百世之利而無旁掣余嘗與同人盱衡今昔愾然興歎楊侯去天下寧有真令哉亡何而胡侯自嘉定改蒞長洲而侯亦楚人也當侯之未來有習於侯者謂品如侯真不媿循良余試問循良云者徒如老負嘔拊不休乎天下驕頑敗類子弟多從嘔拊中釀就耳至於遠嫌如臚搖手觸禁傳舍乃官而不敢爲黎民開非常之原此於

遠厲可已母乃仕路之鄉愿而烏得貌之以循
良乃侯下車數月而收縛羣不逞暨爲雀鼠窟
穴者三十餘人是時持斧者巡行且至亟逮之
無少緩或以爲期聞然旄倪酌酒相賀喜今夕
安枕者半城中矣明年興婁塘之役稱便十九
稱不便一其稱便則皆率繹邪許褰裳夜渡
之窮民而或稱不便皆能助而不樂助或助之
不繇其衷者是役也楊侯曾行之常熟其始亦
不無反唇迄今而波臣出沒之區禾黍蔽野築
之登登者食膏腴無窮而乃追歎曰侯德我侯
德我此可覆按也其它崇教化敦節義加惠學
宮後先所遴拔無非知名士與夫褒揚莊彭兩
節婦捐橐中金鼎新文信公之遺祠它日循吏
一傳累牘不能具陳余無庸喋喋大都侯之爲
政或時迅雷或時嚴霜而迅雷之後天宇常鮮
嚴霜之朝夕陽可愛余不敏妄意揣摩嘗謂侯

與楊侯其人必雅相契故治行相彷彿也歲在
癸丑

皇帝御寓之四十一載楊侯用計吏高等主爵者
處以瑣閤人情翕然又三年而侯以計事赴
闕踰前此考最則又再期矣循故事必留留而
主爵者頡之頡之其與楊侯項背相望出入腋
垣復何疑而余庸別有感也當樊侯之在崑山
也與上位者薰蕕異臭竟解組歸袁侯治吳亦
旣上下相安矣祇以一事齟齬遂托疾引去十
數年前賢令之難爲令如此

今天子之所珍恡者莫如臺省而惟其珍恡愈至
則人地愈尊神明茂宰脫風塵而登禁近直俛
仰間危波賊浪詎曰無之中人固不免以此遭
蹶而才誠合識膽全者益侃侃能自發抒進不
必覲顏色爲行止退不必酌事權爲避就吾可
以實行其志而百姓可以實被其福人之能善

其官惟令獨也當楊侯之拔除大懟也猶惺惺焉賴於獲上之道惟恐不伸至侯而胸懷坦率信心孤往興除而外不復妄忝一念然間里安之士紳誦之公車之薦剡且挾藻而雕繪之又孰謂直道在下不在上也侯行矣有文學某君某輩皆瑋材茂行侯去以國士相期而張君某則直諫可菴先生季子侯推念先德屬意獎題者也相率而授簡於不敏孟不敏兩歲以來望顏色者不以二三計敢謂知侯之深至如篇中所云則不敏嘗與父兄子弟訟言之矣何妨述之以代驅歌更諗諸同志曰它年步侯之後塵有分符竹宰一方者盍發抒所志母局促轅下則請以侯之鄉三四君子爲嚆矢乎

長洲蔣筦淇明府入覲序

天下論品者必靳真真雖雅負赫赫名弗貴至於吏道如鈞不盡舉書生之樸心而凜之

不止也余不離井渫而嘗從薦紳先生遊彼其人未始不樸心自許一入軒組之場而顰非真顰笑非真笑促膝耳語極家人婦子之所不可聽而其情實隔於重山巘岼戈戟盡伏於酒茗歡劇之中若夫淺而俚俗者顰眉昂首橫厲之氣直凌九霄至於分民社羣億萬人仰伺其願顧其尊若天帝而偃僂磬折又自處於無情之傀儡凡所稱文章之好良朋之好緇衣白駒之好古人以爲美談者惟恐其爲一官累官愈真而面目與肺腸蔑所不假至今日尤難言之矣故郭蔣偉修使君以名進士令長洲余驟謁之而見其神宇穆如也其聲咳溫如也論文論人論疇昔交遊浮沉存歛之感眷眷如也退而私諸同儕謂涖吾土者寧獨豈弟君子猶可訂布衣交以聲光氣類相與把臂入林耳正恐其入官久而素緣盡濡爲蒼黃玄水之味且醴而成

五齊乃閱月數十計閱歲以再計而使君之真
念房皇四塞也惟真也故如青陽之風動於渾
末而振喬柯入繁枝芊眠綺縟者無不受其披
拂惟真也如蒙泉之乍出於竇涓涓動溶無渚
泝滉漾之勢而百壑萬畝與時霖同功猾胥宿
椽舞文上下鼠耗而狐假以爲真者可給而鬼
神不使之給故其摘伏發奸也如趙子都之治
京兆赤鳳之妖寢處於巨室懷義之惡憑倚乎
貴遊人以爲真者必恕而徃徃迅霆掣電以佐
其光天之用或得人於殿屋重轅中如張敞之
治冀或以巾痕逮孽髡如張乖崖之治蜀至於
寒山隱君蘿薜自驕素不以姓名聞於諸侯而
扁舟相造載酒問奇慙慙而訂重遊之約則如
古之訪高卧客念通家故人放浪詩酒間且瓶
之罄矣爲之啓衙齋而使晤伊其中不舌耕而
資硯田之穫則如古之下豫章榻有礪城名士

貧不能計偕又不欲恩臨叩而亟割橐中金以
佐屏屨則如古之覓孝廉船凡使君所爲多快
意事與雅事韻事而又不若前此數公之泄吾
土者興除自喜以擊斷強武爲雄與夫品題山
水而著錦帆之集寄情嘯咏而賦百花之篇者
第率其真趣行其真意而已忽一日東余曰僕
病矣蓋二麥有秋頗傷於微潦臺使者行檄按
視使君乘舡艣往來赫曦中呼襍襍者而人詢
之無具文焉乃用是疲頓而民之擊穎爲徼福
大神又聲相續也每事真真則靡所不盡力其
他荆溫之異趨君顧之紛紜龍門驥足之攀隨
東國西都之聲價它人皇皇然一避一就不失
跬步而使君夷猶自適等海鷗焉若夫嚶鳴旣
合縞紵可援異者不能間其同而親者又不欲
齊於汎此惟布衣素交遑遑有之而求之薦紳
難求之邦君大夫抑又難已使君旣以文章名

其家而其掄材敝邑也一試而得三徑之名流
再試而得四愁之才士其它所甄收者非上苑
之留英則芳林之夕秀余旣以詹詹之響與硜
硜之守爲使君所睭就而學語黃口使君又卯
翼而提獎之使君之惠而好我者以真余敢不
以真之一言贈使君也使君今以計行矣騎兒
之離慈母良子弟而忽去其師雖有哺糜不若
潼血之甘也雖有友生不若臯比之嚴也公之
於士民母真母師真師則思亦真思也獻歲奉
朝會用循良高等享上尊受璽書褒美
尚亟還茲土余滯都門且爲我士民跽而趨駕

響玉集卷之七

目次

集序

合刻中晚名家集序

劉靜之離騷纂註序

重刻夢澤集序

大司馬衛陽周先生全集序

張毅敏公集序

響玉集

卷之七

解

雪栢堂集序

鉏園集序

素心堂世集序

端友集序

夏茂卿集序

潘無隱集序

貽清錄序

目次畢

響玉集卷之七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集序

合刻中晚名家集序

響玉集

卷之七

一

解

詩之亡也亡於雅雅亡而求諸風於是衰颯如
黍離纖嗇如葛屨宕洑如溱洧惋恨如氓之蚩
蚩皆爲九畹東山之續聖人留之以鏡亂源而
塞纖趨流入於才人墨士之心而以笑以啼以
莊以諠以嘯以歌詩之道稍靡而其致則愈闕
愈工矣揆源溯流有不得不出此者莊雅易厭
靡曼善入情所睚也禪春光者幻秋容之蕭瑟
續赫曜者流素晷之澄鮮變則新粧自妍仍則
宿飮共吐執有所迫也唐自李杜元白以還而
欲鏤混沌之鬚眉盜淵岳之鑄鑰者必稱溫李
諸子會昌中李義山與溫飛卿段柯古以藻麗
相夸號西崑三十六體今三十六體者不盡傳

而溫李詩盛行于世韓君平李長吉之生皆先於溫李韓致光則唐末矣其所爲詩與西崑不同響而各極其致曲阿姜重生氏鮮他嗜獨嗜古人書得諸家善本錄而廣之題曰中晚名家中晚之以詩名不勝數而諸家其最豔者若更與杜牧樊川許渾丁卯韋莊浣花諸集彙而成書以視麗情才調諸選零落未備者不更快人意耶夫諸家之詩標鮮擷秀遂使抵掌初盛者自覺僖父可厭然其糾綢旖旎之思呶呶囁囁之骨茶郁蘭茝之香灼爍芙蕖之色孰非探陰何之髓揚鮑謝之瀾歡聞懊儂曾抒幽恨關山隴水共寫離愁者乎夫自殷武長發以迄於列國之風一變而終也自十九首芳中諸曲以迄於玉樹江南又一變而終也自王楊四傑以迄於西崑諸家又一變而終也以此盱衡曩昔上昉虞廷之笙鏞下考胡元之笳鼓聲詩具在其

續玉集

卷之七

三

辭賦

續玉集

卷之七

三

辭賦

亦如候蟲時鳥得氣之先者乎玉臺新詠一書當時纂輯者似專爲鳴蟬薄鬢墮馬垂鬟而設若薦紳學士而驚鏤冰刻玉之詞競分香鬪豔之巧燕女而溺請姑舍是惟是正雅亡僞雅盛非李杜之黎丘則元白之優孟得此刻也庶幾一洗其陋哉至於溫李坎壈長吉天折君平晚得一官致光流離客死豈搜刻造物者終爲造物所忌耶余獨悲義山貧不擇婚人遂排竿之以爲黨于贊皇而背令狐楚彼一文人也何預黨籍寧長吉避諱不應舉於理雖癖可以觀至性焉因序其詩而并論其世以此

劉靜之離騷纂註序

自晉人有狂談而几案間不置離騷一編若以爲不韻然讀其書者徒以爲驚采絕豔比於楊馬之屬其於離騷不啻河漢合經術同詩雅庶幾近之而微悖婉悽猶若解若不解也自古忠

臣去國其人多彊直自遂掛神武之冠至於黃
馘而不可復彈累尸鴟夷迹同比干廼欲扶其
目以觀越兵之入吳何懟也若夫信見疑忠被
謗已矣行且休矣而宛轉唏噓悽悽惻惻如貞
婦之見放誼無再適宵燈覓夢常婉變於良人
之旁一讀一思令人泣數行下但臣主恩義之
間垂匪無門合亦有道譬如賦則長門幸中
涓奏而玉環召雖閭闔沈沈而宗卿貴戚又非

卷之七

卷之七

四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七

卷之七

疎遠小臣比豈無呼吸一綫可以代爲行媒而
原之言曰何必用卽用亦惟其拙者徒恃夫芳
澤雜糅昭質未虧以待終風之徐悟而欲其謝
繩墨附佻巧則曰溘死流亡不忍爲此態也嗚
呼此原之所以爲原也後世讀離騷者綺麗目
之不得卽徒以慘怛勞苦目之不得惟太史公
拮據數家之旨而曰志潔行芳爭光日月差爲
靈均吐氣入明而有劉子靜之若起淮揚間

弱冠升朝引天下之事爲己責又攻苦問學被
服造次動以聖賢爲期神太勞智太果工力太
猛卒以清羸不勝劇而死死之日海內豪傑恨
不能百身贖而余伯舅文起先生知靜之最先
於髫彼之年百數十人中一把臂而成石交故
其功也旣隆次其遺事又簡錄遺笥得其離騷
註一卷手自點定而顧爲希孟曰是書也存不
當與屈大夫千古上下兩兩相印哉屈子所自
矢者耿介卽許堯舜亦直曰耿介靜之生平磊
落忠孝大節弗具論嘗有一柄人渡江而北冠
蓋屬集折簡要靜之靜之方棲雋山以書報曰
河魚腹疾奈何謝弗往卽此一事較之紉蕙蔭
而佩秋蘭者其耿介有少媿耶否與靜之登仕
版僅十一年世不能竟靜之用然亦不敢廢靜
之靜之一飽首蓣未嘗忘聖明恩而遐覽時
事刺目癡心恥爲小夫之節固曰無若悻悻覩

就具臣之列又曰不可則止於二者酌而衷之而得臣道之鵠焉曰屈左徒氏所以手其書不忍讀讀又不忍去丹之鉛之而不覺借事以相發也然則靜之自有離騷何註之有然靜之有離騷而以示後之爲上官大夫者不曰考亭之裔言則曰長沙之流憤又借以爲聖世孽矣非吾舅氏誰任其傳者

重刻夢澤集序

夢澤集

卷之七

七

終集

當正德之丁丑被選讀中秘者三四十人而王稚欽先生預焉先生好任誕不可羈馮又雅負侃直之氣蓋東方曼倩禰正平稽叔夜李北海合而爲一人者

毅皇帝將南狩先生草疏約同館舒國裳諸公伏闕死諍館師石文隱惕以危言先生昂首弗顧作烏母謠大書玉堂之壁疏入果受杖闕下而政府猶目憚之既擬吏科給事中解館去尋

奉旨銓外寮先生遂知裕州作州刺不屑爲

大吏折腰至戟手與大吏詢蜚章上聞下園牆鞠治竟褫其官尊人參知公嗃嗃不可犯先生登第後猶賜檟楚或長跼竟夕旣獲戾歸參知拒不使見見且杖殺先生徬徨無所容卒伏謁請死父亦憐而寬之先生才士而仰承君父忠孝自盟不媿古聖賢若此其詩若文寓內傳誦久希孟生也晚竊謂世人之知先生猶有未盡先生者昔

夢澤集

卷之七

下

終集

孝

武之間李獻吉以文章雄於世嘗條上封事論貴

戚爲

敬皇帝所矜宥後代韓司徒屬草犯權璫禍不旋踵復坐它事相計刻木畫地惕息搶頭其所遭際與先生等獻吉文沿秦漢而詩宗少陵先生之文出入東京魏晉韻語則潘陸以降輞川襄

陽諸名家兼撮而互有之卽拔幟登壇別有所
屬然俊語亮節高情麗致同時諸君子罕居其
右余所謂進於是者非爲其詩文聲價未定而
恐其入之以詩文掩也卽詩文豈能掩人又恐
讀之者弁其詩文而未之知也三百篇之詩大
都出於貞臣之綱結志士之紆迴故其旨可尋
而其人亦可儀若曰喜則摭拾景光愠則抒寫
涕淚此小夫之鳴畫工之藻耳君子何取焉先

書玉集

卷之七

八

詩集

生於舒國裳雖不同風調實同志節其它寄托
所存散見集中者於喧寂避就之間抑何斷斷
哉持論者謂嘉隆以來之文人不迫弘正余不
敢深言其故有能知先生及獻吉之爲人則知
文章所從出矣世所傳先生事往往失真卽浮
沉一官亦莫曉其遷逐之故余每入院署想見
風流輒爲低回太息至讀其從孫追淳所爲先
生狀及遺事而後知先生非徒文人實忠孝有

大節人也先生之從子同鼎令沐陽又新其集
而問序於余夫王氏之大節彪映者獨先生乎
哉湯湯濁河沸沸清淮則爾州倅公及大司寇
之德澤相與縈帶其間有不待文章而永者弁
其文斯永矣

大司馬衛陽周先生全集序

余束髮受書從一二先達側聞當代名卿鉅公
恨不能進履圯橋而昇柴桑之輿也燕趙土風
沉厚發爲人材磊砢而雄杰遠不具論卽慶曆
間長垣李霖寰司馬南樂魏見泉舅弟高邑趙
儕鶴太宰皆領天下之望其經濟節義文章可
以薄三光流萬禩故城周衛陽司馬名亞焉而
司馬故非尋常人也

書玉集

卷之七

九

詩集

莊皇帝時新鄭穠以是材相也而復且忤報復恩
怨無已有宵輦出其門者伺領之所向張弧四
射華亭已去位苛索益深幾坐以覆宗之禍公

爲新鄭門人居掖垣新鄭將有所用之授以神
中彈文而公弗應也遂以閏察逐公去人多傳
此事余未敢深信近讀其祭新鄭文曰愧我愚
憊碌碌硜硜不體至訓奮袂長行隱顯參商頓
隔幽明以此語相質於九原洵不誣矣遊新鄭
之門者盡若公操剛而濟柔化禍而用大相業
庠有光而其後當無好還之禍此一事也可以
定生平焉後先在垣中諫草十數上嘗勸

卷五

卷五

一

卷五

莊皇帝慎起居戒馳騁幾犯霆威迨

顯皇帝講武禁中宸極清嚴時聞轟天裂地聲於
法爲不祥且啟觀軍谷之漸公一疏得嘉納歷
官長留樞紉驕諄世臣實之理鎬京肅清石司
馬暗於籌國公憐其愚欲明不孥之法蓋公遇
事慨懷而宅懷平恕類如此於德爲中於心爲
愛敬於聲則直以廉和以柔發爲詩文猶此物
此志也古者聽琴瑟而思志義之臣聽竽笙簫

管而思畜聚之臣皆盛世逸響否則激亢太過
而爲丁寧鐃鐸或繁碎已甚而爲羌笛胡笳總
非清明廣大所宜有而於大人之巍峩郊廟鏗
鎬金石者尤不類公大者爲 國家留渾灝之
元氣終和且平用感神人之聽次則以朱絃疏
越立雲英之祖而不使美盡者難乎繼公之心
與聲於此集闕一班而景運之昭燦家風之不
熾謂非其所留貯而默醅不可公有文孫承芳
蔚起爲後來秀而能讐編其遺文以垂播永久
則公之所留而有待者曄乎旭之華于若木也
瀾瀾乎汜泉之始波也在文章乎有在文章先
者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孫也勉乎哉

張毅敏公集序

神廟中葉恬熙日久士大夫以懷祿養交之心成
風靡波蕩之習於此匡植正氣提揭清議者則
有若富平孫太宰李涇陽溫三原兩御史大夫

慶陽李司寇而高郵之張司農實與諸公頡頏
一時狎主齊盟者也當公之辭中秘入省垣正
江陵稂政省臺有所建白必伺相君意指先具
揭取進止名曰說閣公曰此霍氏之副封也使
相君得以扼其嚆則朝陽之聲寂矣安用諫臣
每有封事則宵燈具草旦日達天閭一時壯之
然公猶不至獲戾悍相迨久於事而有忤公剪
其私者竟以參藩出商丘宋太宰嘗颺言於

響玉集

卷之七

主

辭職

朝曰近日言路惟某爲朝廷實心任事而外
轉去矣當事者頗亦無以對旣以公論稱惜不
旋踵入爲清卿馴至九列當公之在言路也所
重在民瘼邊防錢穀河渠凡條畫者多國家
利病而不揣倚搏擊爲名高嗣備位大僚則又
以身作善類蜚弧倡敢言之風而豫防其結轡
之漸蓋大人作用虛虛而實實言路虛也以其
實實天下之虛毋使崇議近於窾言而人主以

臺諫爲贅厯卿貳實也以其虛虛天下之實毋
使元氣高於上行而大臣與小臣分營壘蓋其
苦心救世遑遑如此惜後先在位者未必人人
與公一心至

顯皇勸勤之會藤牋象象盡皮置高閣用事者各
自爲耦而或謂嚴錮籍屏耳目者自有人上不
與任其咎人多服公遠識云公旣繫一時表
儀出處進退關天下重輕者垂三十年而自飛

響玉集

卷之七

主

辭職

章草奏之外不廢嘯咏又以其餘力抒爲文辭
原性情本經術澤之以道腴藹如也燁如也與
公同時者尚有魏懋權兄弟及趙夢白鄒爾瞻
兩先生皆人倫冠冕而雅以文章自雄公之閱
肆稍孫諸公而蒞蘭同臭嚶鳴悅響或感時而
抱惋或拊景而紆懷把酒長吟臨風舒嘯凡悲
愉喧寂之中皆堪一部鼓吹余嘗見唐荅以來
諸名臣若李文饒范希文韓穉圭不揣以文章

顯而吮毫吐臆如珠之在荷縱橫流折動溶如意必至於傾瀉而後已卽敲聲選韻無煩追琢溫厚苑結兼二雅楚騷之致有惠有言聖非欺我公謝世日久墓木拱矣剛正之氣精曄之光嘗炯炯于天地間其不因文章而存者不因文章而愈存乎公之嗣人崢嶸競爽長光祿公擢第爲薇郎行登華要而以家風世類爲人擯抑余曾解后班行中見其精神淵箸杜德如木雞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雪栢堂集序

風雅之道儒者鄙同輦悅而性命高談匡扶閔議又騷壇陞社墮耳不欲聞數者侵若水火余以爲皆末流也二雅諸什大都瘠時激衷左徒連蜷婉篤博引而旁喻至杜陵直抒孤憤而人不以急君爲訾若夫於穆不顯就將緝熙又非詩人遺音乎詩而彭澤文而昌黎廬陵止矣至其湛道德陳忠義揖洙泗之班而步趨其間斌斌乎聖人之徒也然則岐之而謬謂不可兼者正恐誅誅焉踟蹰焉而有不能兼者也曲阿姜仲文先生世所號節義名教中人也進而升朝也蓋謬而少容退與二三同志明先王之道于野其與先生遊最久披襟相對非輦容憂國則津津談詩蓋其生平鶴鳴相和者爲魏懋權趙夢白鄒孚如諸君子炳然以詩文著皆浣濯性靈標映風骨與當世靡靡曼響祛服纖趨者絕

不類而先生清音亮節鼓吹其間泠然而御風也劃然曼嘯而山谷應也禘季廸爾昌穀淬其全力足以肩隨子相者其先生之詩乎抗章封事其獻吉乎大自碑版小至赤牘或綿結以伸情或沉痛以達志或異婉以諧物其持論之旨大都崇理義敦志操砥世礪俗似羅呂諸名儒而滔滔決滂本毘陵溫陵而溢出之此集中之概也先生天材雋異總角爲經生言傾動海內弱冠登仕版優游郎署其年與才可追蹤作者而忠憤紆懷則嘯咏無權理要研心則鉛華擲筆痛哭流涕之賈生不復與兩司馬爭麗天絢日之采而名在關閩遂將落藉於詞場不營者頗爲先生惜烏知洛陽新書已自成一家言而周圖張銘亦憂憂乎擊鐸拊石之音也夫使叫天閭者而能奏東皇雲中之曲窮理窟者而能成旁搜遠紹之烈則呼號寧鄙爲倉荒臚響

誰嫌其嫠姝苟窮其致豈以徑分也卽不窮其致而卽其所存者亦可以垂之天下矣先生子孝廉志濂文學志穎刻其雪栢堂集余爲弁其端而弁論合離異同之概以此

鉅園集序

文章之道與時低昂自余所睹記業幾變矣禰琅琊而祖北地則以秦漢開元大曆爲宗標新拔異者跳而入於湯臨川袁公安則以香山眉山與玉臺錦囊西崑諸體爲宗而館閣之文不與焉夫天之賦才每與王制相輔而行有捍艱之于忠肅則必典戎樞而忠定端毅無媿統均者必端笏而爲六卿長何獨文章一事廼借才他局也金華起草昧之際粉黼天章春容爾雅至今讀之如陳山巒叩清鏞東望長沙以降滔滔洪藻第端尚辭達而厭薄矜奇隻字聲牙簡汰殆盡遂令摹古之徒連手擲榆然遠而康武

功楊新都王華州近而馮臨朐陶會稽寧不堪
千秋頡頏而謂典冊高文之手不狎主騷壇余
必不敢以爲然樵李陳居一氏與余同受中秘
書其才十倍余不廢事而神明不受役于事其
工力又百倍余當其弱冠登賢書第一卽以餘
勇治古文詞若詩詩則駿駿乎高岑韋柳遇合
作處又柴桑輞川相伯仲也文之體靡不備大
都酌源于經滙流于史泗戲于莊列于竺乾沂
魯王集
沿于六季于唐宋而浸淫于蘇曰鈞園集蓋其
家食時與經生言雜出者而業已大成余讀而
嘆曰昇哉造物之安排而位置若是不爽乎唐
太宗開弘文之選而燕許諸公項背相望沉香
亭北墨瀟淋漓春城飛花之句亦簡在帝心何
才人之多遇也宋之直學士院者預席禁中釵
鈿盈袖金蓮燭下或相顧而潛潛此皆鑾坡故
事獨明時未可多得然今履方升之運

天子又雅意右文有如居一者而置之西清東壁
之間天其或者昭一代之盛乎但古來視草之
臣轉徙靡常而宰執或繇它途上至於盛明
所需於詞臣者綦遠而培之者綦重編摹潤色
亦姑以文章爲寄徑耳居一才擅天下名亦蓋
天下而神類木雞形同野鶴其德宇則靜以泓
其襟懷則廣以漠余與之周旋三年所聆其聲
咳咭武事事必在繩墨中凡文士駘蕩之習才
士矜詡之容與有心人唏噓不平之感無一毫
見於眉端卽憫時憔悴憂心如醒惟借密爾以
自娛此其人寧可量矣文何足以盡居一余姑
偕居一以明文章之道不可散而無統領與同
志者共收之而非爲一人標榜也
素心堂世集序
王仲淹纂叙銅川家世各有論述於江州府君
曰五經決錄於晉陽穆公曰政大論於同州府

君曰政小論於安康獻公曰皇極讜議於銅川
府君曰興衰要論而終以獲睹成訓自慶自昔
名儒詰匠詎乏挺興然而紹庭佩服往往與方
名唯俞同其生安古人之祭先河後海正爲百
川之吐納宗又有宗源復有源也吳地素以四
姓著今之張獨以越溪著而問其譜從思陵南
渡非四姓苗裔也乃勝國迄今風流文采綿亘
不斷自鼎革間南村府君以豪貴供其駘蕩志
行才具比肩倪元鎮顧阿瑛而酒壇文坵絕不
相及蓋杰然自峙有寧爲雞口之意今其故居
之素心堂芳意軒自南村所經始也從子爲澹
菴與杜東原諸名士友詩文佚不傳而諸名士
亟稱之猶傳也嗣是爲中齋爲坦庵不盡覃精
研慮力追作者而天籟迎風泠然自韻至尊江
敬堂兩先生賢書踵接尊江守州郡用文學飭
吏實有其華敬堂先生貞修遂詣伯仲陳江門

出處亦肖之第江門以靜陶真上友堯夫先生
攝敬入靜近禰紫陽耳益之先生旣饒天授亦
稟家傳抱經世則時與願違習聖功復養爲才
詘乃以沈洋泐濟之氣抒其瑰瑋磅礴之詞是
時伯氏孟舒與吾師異度已分英競爽在昔謂
仲弓之素志互屬於紀湛繇今知明允之青箱
大振於軾轍況乎來晷禪續背項相望孝廉如
起文學如奕如棹如邕不特喈喈悅響于嚶鳴
抑且斌斌砥脩于牖肥仲稱孝友豈在珥貂之
貴良嘗學禮行復公侯之始閱世已及十傳閱
歲將登三百下德香絮裊文種瓜綿其它宗老
下迨子姓或荷鋤負襁溷迹于鞭犢操豚之侶
或舌耕句耨餬口于術庠黨塾之間譬之甫田
有莠稗而鮮蟲蠹又如曠林有狂獠而絕稀虺
夫孰非世澤之所濡漑祖烈之所熏蒸者與生
其家爲其子孫者幸矣難矣夫履盈而席盛有

道者思懼焉孰知令德之難延勝於浮榮之脆滅也造物之妒完也德爲甚名次之富貴福澤又次之富貴福澤者塵世之光膏實大道之土直也名則吸其薌澤與日月星辰之華騰騫於無垠無極之際鬼神嘗遐瞰而撓其成至樹德者直與造化同苞而其薌世世守之將後天老而終古盡故惟素王能以一人之力攝持于千萬禩之下而否者五行賊邪之氣蠶食而騰噬之自古帝王且不免況其下乎牙笏盈床朱輪溢第一旦而夷白屋此亦寒暑適乘之運滄桑迭改之恒何隤聲之有若夫祖禰以上代爲聞人望士而後之人并於惛淫匪燹何異削泰華爲圻池蹴遠遊之峩冠而踐以革舄哉孟舒先生與吾師之刻此集也豈特如仲淹之表先乎抑以訓後之爲勅爲勸也素心堂芳意軒堂構憺然猶輪扁氏所謂糟魄耳堂構往而人不

俱往人來而堂構與之偕來者賴斯編在也應璉不云乎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而楊司空津有言曰此事須家兄裁之又今日兩張先生之謂矣

端友集序

端難言矣表端而衷否也言端而情否也初端而末否也一事端而它事否也又或事事端而一事否也履恒襲順則端而巉巖惶迫否也有一於此非端也見端而不見不端之端以端蒙欺亦非端也不睹夫木之端乎峩峩千常千雲翳日廼其根株峭聳可以參圭景測星中雖翔風漸月動溶搖曳而光影相隨故曰端言端無弗端也余與巒巒結社于毘陵之陳烈侯祠其歲爲庚戌是時文壇中無所爲仲達也望見巒穉其骨觚稜其神玉湛其才鋒電掣而霜寒余與冶生君常輩私品之曰是端人也至癸丑冬

以會顧端文葬識仲達于慧山下始知其爲年

少雋流耳已知其從巒穉遊乃以千古風期効

蛾子時術之祝後十餘年而仲達用偁言危論

逢節甫之怒盆死詔獄其生氣迄今亘宇宙此

間世偉人非上稟列星則下鍾嶽瀆而烏知短

檠瓦燈師生相對豈徒効里塾咀鞮藻弋青紫

已乎長源架孝先筭固大地僂僂所從出而青

史褒鉞三尺童子得而施之是師是弟豈無拊

卷長嘆欲歌欲泣而不自持者乎頻首受書而

遽欲置身于李元禮范孟博之間於人情太相

遠然陽秋漢季設身亂朝而托中庸以希富貴

弔張讓以避禍害必嘖然唾之矣桑之初醴也

投以椒桂則馥郁泉之始蒙也合於澗沚則澄

泓性以物化學繇穉堅仲達之生而端無疑也

亦有金與金相剗火與火相然端與端相印者

乎雖然微仲達無以知巒穉哉此又矮人之見

一端也

夏茂卿集序

近代以名孝廉厭薄公車主騷雅之盟者有浙

東胡元瑞吳門張伯起與澄江夏茂卿而爲三

元瑞爲弇州先生所推獎屬以代興弇州物而

名稱不振幾落籍詞壇然其材實閎博與衍惜

不甚精詣寄人廬下得少爲足迄未成家耳伯

起稍窘于幅然學有源委守先民之繩尺而無

跳越雖不爲羣英所推然亦黃勉之流亞也以

茂卿而頡頏其間視元瑞見裁視伯起則桀燁

過之規風矩雅遊於典型之內而繽紛藻彩騰

射而不可抑蓋能屈才以就法而不爲法窘循

法以配才而亦不爲才窘者於此得文之衷焉

余嘗慨操觚之彥不能鑄古而端尚取新取瘦

瘤贅麗而以爲異姿取癡肥頑肉而以爲遂蓄

取諧諛譎誕而以爲微言其始也厲階于公車

之業而浸淫及於詩文有談古人之成法於今時必大唾棄之等於塵羹塗飯之不可食而謹刀斗巖步伐者又皆羸師疲卒無昆陽鉅鹿之氣安得厚儲其腹笥以爲文鋒筆陣助而御之以恬鎮之以律輕裘緩帶蕭蕭馬鳴領百萬衆而一卒不譁力扼虎射穿札而體若不勝衣此乃文章之神境誰可與語此者茂卿之才吾不能闕其津畔而見其所纂葺如栖真法喜酒顛

茶董奇

卷之七

五

辭賦

茶董奇姓通詞林海錯之類足衙官元瑞無疑矣迺其構思琢句語中權衡豔冶之極自舍行重奔騰之漸終歸御勒何其謹嚴有法也夫茂卿固非以文章自見者依依將毋息意纓組而杜門絕客凡監司守令以上望之如朱霞白鶴旌門之綽襖粲若繁星一赫曉通謝之外思望見顏色不可得經其戶聞其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殆茂卿之謂與茂卿猶老而好學從此脫

去枝葉直闕本根便當闌入陳新會之室詎言元瑞伯起後先鼎足哉

潘無隱集序

牂牁盛覽問作賦於司馬長卿長卿曰賦有賦之迹綦組成文錦繡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是也賦家之心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作賦洵有天授非懷鉛提槧之功明矣繼長卿爲賦者無如子雲而子雲謂長卿賦不從人間來莫測其神化所至夫惟遜長卿爲不可及所以不失爲子雲也後世耳食者輒言三都兩京然三都兩京與郡國志乘何異其經營累年不繇追章削句直訪羅搜討備掌故家言而已六朝小賦足令人神搖色飛何必春容大篇卽阿房赤壁之作屢爲人所彈擊然自是性靈之文雖矩矱稍乖終不以彼易此以余固陋罕讀古人書其於詩賦之道漸遠至讀吾友潘無隱之賦

潘無隱

卷之七

五

辭賦

未嘗不擊節起舞也無隱之庀材也富其鈎思也玄其托旨也遠迴互連捲如輕雲之度峽而不失之沈滯含吐輸納如哀梨入口而不以聲牙詰屈荆棘交與爲工今夫古今文章之病惟恐其迹而不化悶而不靈使人讀之頭岑岑欲墜然而膚清骨癯有同寒乞與夫家常菽帛語令白家老婢一讀一賞者皆不可以爲文況於言賦無隱秀不剗刻沉不煩紆纒則貫珠而不流於沓拖迅則飛湍而不至於秋潦之一瀉蓋得離憂之致而善用之不特體物瀏亮而已明之善爲賦者莫如盧楠次梗次梗大無隱秀大者閎深奧曠幾成五都之肆秀者太華峰頭芙蓉削成岬崕千尋皆作空翠撲人之色有才如此其於神化之境何有無隱所爲詩超逸絕倫雲杜先生與眉公品題具在余無所復益惟賦之一途幾成絕學故不厭申言之乃無隱有

尺一貽余曰諸君子率援例膚贊非所樂聞復有勉之帖括者亦猶向麋鹿奏韶頀耳余得此書寢不欲報然終不敢不報昔唐伯虎少時厭薄舉子業弗治枝指生諷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事時業若從已願便可褫襴襦燒科策今藉名泮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奈何夫余固酷嗜無隱詞賦若諸君子之言具存孟也請從而後也

貽清錄序

凡天下所爲慰藉陳人發抒重泉之氣而揭之霄漢者必假手於文章之士其大者附離國統輝煌史冊班馬爲之抽揚荀袁代其組繪燁燁姓名金石同刊矣抑或才不逢年位不妃德韞超世之珍而守中庸之轍一旦不祿溘先朝露遺芬塋馥滅沒於斷煙荒楚之間後之君子欲浣濯而揚厲之於是托有道于中郎付仲宣干

曹植文獻可徵人斯不朽然宗工搦管或意象偶違大匠吮毫適情文未至重則有矣傳猶闕焉則又集衆手以模之賅百家以載之狀而誌誌而傳傳而誄誄而讚讚而詞墓上之木曾不盈把而噫氣成雲洒液爲雨噓冢中之枯骨而傳之顏色者且嵬然一巨帙也斯於隻字袞褒之義不無少乖然仁人孝子之情可謂順乎其至已同里史氏世爲金閭名族余童子時嘗遊其家塾迨辛丑歲辰伯要我於池上推研席共之翳余與史寔爲通家然未及一識端州公而稍稍得近太學舜舉先生是時舜舉先生以高材弗售厭棄帖曄操奇靡而居闌闔余經年臥起池上僅一再奉盃酒接慇懃之餘雖先生故不習余余亦未敢謂習先生也去此四年而先生物又數年而鶴表斯植馬鬣告成辰伯手一編曰貽清錄者而授余余展讀一過則若誌若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傳若誄若讚若詞靡所不備以至於赫蹏訊問可以表金蘭而申縞紵者皆抽之蠹魚之腹而登之卷末遂令史氏之家聲與端州公出處之崖略舜舉先生幽潛之懿美同時爭耀并令通家後生識其所未識者於二十年之前習其所不習者於十年之後而襟情笑語髣髴如在則文章之用顯也余嘗怪夫薦紳先生之家暨夫豪有力者自可以巧寵賂糜假靈不律迺薰蒿悽愴日散日亡而忍其遺芬塋馥滅沒於斷煙荒楚之間以乞言爲故事慮造請之亡期甚者授筆腐儒而托名朝貴拂拭殘碑終慙吏部披陳逸事遠媿河東千秋百歲之下弔古之客與樵青牧豎同類而其棄之雖黃腸之未改嗟青史之何期能不悲乎今錄中所載業班班可傳設使辰伯它年騰躍而起其力足以搖文士之筆又使其嗜古不輟能自勒一家則其所爲浣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濯而揚厲之以志永言之慕者必有進乎此吾
固知其爲碑爲碣爲別傳爲追輓晉端州於循
良列太學於隱逸粲然家乘尚多可觀而姑以
是錄爲綿蕞也命名貽清則從劉子威先生贊
中語

續玉集卷之七

終

卷之七

三

降扶堂

響玉集卷之八

目次

集序

石藥集序

就閒齋詩集序

幾社詩文合刻序

韓雨公燕市和歌序

丁伯勉伐檀詩草序

閻古古與木居近詩序

張叔維廣陵遊草序

陳古白淮陽吟序

二張塤簾草序

曠亭小草序

邵茂齊水雲詩序

西湖遊記序

奇服齋雜刻序

目次畢

響玉集卷之八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集序

石藥集序

今皇帝御極徵棠邑張公于田間入佐冢宰尋擢

大司空恩眷甚渥公亦誓以死報爬搔垢蠹捐

其身爲鋒鏑之叢弗恤也以此仰愜 聖懷褒

敘頻加會虜踐郊垌有言軍興弗備上激嚴譴

響玉集

卷之八

一 終賦

乃冰雪皴膚而膏雨旋拂拭之今獲與他鄉樵

牧咏歌先王之風一日緘其所著石藥集見貽

言臯臣無狀惠徼湯仁今猶從丁寧錚于中點

染翰糜淘汰性靈皆 聖明賜也生平游歷若

典劇若拊幾南若佐銓若鑿鑰水衡金錢皆從

瞿塘濫瀕之湍舞短篙而渡所以劑物情籌國

計調鼎沸之羹炊塵漬之釜蚤夜茹荼而漱以

一泓之水者歷三十年于茲然噤慄罔思自明

曾參蒙撻伯奇被放夫復何言其潔已率人危
身報 主百爾在位猶有知而傷之者獨其於
貞衰消長苦心扶抑多人所不及知遇其衰則
爲沍寒之葭灰留一綫于層淵之下而當其盛
也則又爲炎曦之箴脯稍煽其翕熱以杜陰生
之漸

神廟晚年有要人橫路銓曹日伺其領願公待之

峻雖粉粹無所昵就而惟以空谷白駒爲念迨

聖王集

卷之八

二

韓集

逆闖扇禍爲楊忠烈周忠介諸君子經紀捍蔽
生前身後誼炳千古卽身被褫逐幾預碧血青
虹之禍而有所不恤乃其於廓清蕩滌之際深
笑夫保護殘局者堅守其營壘而不化而又以
包荒朋亡諄諄爲諸君子勗嗟乎嗟乎寥寥宇
內可與語此者幾人哉猶記己巳冬邊烽日棘
公與同志一兩人擁爐相對低迴扼腕願得李
伯紀其人者以釋宵旰語頗傳于外公之賈忌

觸機者非一端此或其輻輳云余嘗聞之鄒爾
瞻先生言其在鬼竹時日夕惴惴登床與履襪
言別所司月具存亡此豈

顯皇帝真有意殛殺之哉不旋踵超擢禁近矣數
年間謝執爇都卿相者人不乏然穢朝棄之而
清時收之不足爲風霆雨露之旋轉而無成心
若忽而九因忽而九霄

高

聖王集

卷之八

五

韓集

文二祖駕馭臣寮顛倒不測遑遑如此 聖主仰
摹 祖烈宥密淵微豈可尋常卜揣哉陸宣公
赴忠州口不談一字惟日集方書而已括囊杜
兌聲光俱閉卽有著術宜十襲局鑄以留子孫
此真大臣闔門省躬之家法公豈不知而出其
石藥集行于世知 聖度同天不以文字增往
戾卽覆盆之下亦聽其寤言嘯歌以樂餘生若
其中有憂危苦詞匡扶遠識尚可以前夜半之

席佐日中之運讀此集者毋曰正則遺音直以爲二雅之未變可也

就閒齋詩集序

自昔抱謬謬之忠而抒詞連嫵寄情婉摯托物連類昭晰互進無如三閭大夫蓋其所事則昏瞽之楚懷而所偕者緝緝翩翩之徒如醒醉之不可呼而語毒蛇獠犬不可拊而馴也不得已以其楚音激喉亢喙撝寫而成騷與正月小旻諸篇千古同恨後之爲詩者如暗風吹雨嶺樹江流之句總是孤臣旅況較之灑淚憂天肯況變別浣花詩史庶爲近之然曼聲長嘯類巫峽哀俱而於蜚吟鼠泣啣悲咽淚者紆直互分吐如亦異匪獨才以情殊亦人與代異也吳鹿友侍御弱冠登朝騰聲茂宰既拜西臺丰裁嶄峙本是鮮華秀偉丈夫而霜稜鐵氣籠罩花驄凡封豕妖狐望風奔竄以此觸羣小之忌藉手節

甫掛名鈎黨蓉裳蕙帶優游于濯纓亭畔者垂二年中所更者以德公僭隱之儔值安仁悼亡之感凡其侘傺亡聊咄嗟獨語一於詩焉托之故有就閒齋詩稿

今天子神聖搜訪遺賢鹿友旣應環詔還其惠

文霜雪之後松鬣怒張鼓鞀之餘寒芒迸出埋輪欲平當道注矢先向高壙卽天威有赫

震怒難憑而執對如初侃直不撓當其闔門待

命之際過而慰之出就閒稿以相眎余讀終

卷笑而諗之曰子之去閒未幾也守其道不變塞焉得毋有十畝閒閒之思乎鹿友曰子不見夫神羊角豸乎一入市朝好宥遇之糜爛矣天下豈賴乏此種然使其時時遨翔於市朝盡姦宄而糜爛之則斧鑕不靈而懲癉無術不若閒之於深菁曠澤中仍以放殛還明主而以是非歸清議其閒而不用更有大於用者也余曰子

之言辨然子之賦就聞彼一時也今求閒不得
閒此一時也且盛王之世其驩屏殄行絕遊郊
之麇巢阿之鳳閒也卽神羊角豸時遨翔于市
朝亦閒也鳬鷺旣醉當次第賡歌前而靈均後
則香山柳州之屬且妬子之逢辰而烏乎侶之
會持斧 命下余爲序此詩以贈其行若論其
詩之恬曠也與其清峭也置之香山柳州間可
矣

學玉集

卷之八

六

許默堂

幾社詩文合刻序

嘗嘆今之人未必無古人也而今之文必不能
爲古文夫古人而文人者必曰忠摯如靈均曠
覽如蒙莊秉直如丘明負氣如遷而今未必無
其人也洵有之而有屈亦無騷有莊亦無南華
有丘明有遷亦無左史此其故有三古初而今
襲古以朝氣而今皆暮氣古人以文詞相高而
熙朝敦本課實於古文詞若詩皆駢枝也何

以明其然也弘正之季變歐曾而宗秦漢變中
晚宋元而歸初盛今則祧主仍還泰祝而千金
之享等於芻靈遞相詆實遞相師其爲優孟等
也鑿蠶叢之路啟筭籥之山者爲誰故曰襲也
古者父兄教子弟學輦革象勺之年以六籍爲
乳潼而諸子百家皆糜餌也今則以帖括生涯
浸漬于老生之宿唾義義進賢多不免伏獵金
根之誚其好爲詩文者猶是夙生結習未忘竊
其塾師肄習之餘以代紙鳶棘猴之戲否則謝
去訓詁乃從事焉如閨中之秀旣操井臼始習
粉朱風華韶令半銷亡矣故曰暮氣也古之人
主強半右文所以長卿太白子瞻各有真知已
其它標彩揚英者非當陸爲之扶輪則同聲代
其植幟至今日而文則誰憐誰忌人亦可有可
無作者或雞口自雄旁觀則鼠肝非貴文章之
不尊未有甚于此日者其誰傳之而又誰攻之

故曰駢枝也近有雲間六七君子心古人之心學古人之學糾集同好約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課彷彿梁園鄴下之集按蘭亭金谷之規進而受簡則勇競倍于師中聚而獻規又譏彈嚴于柱後此二百年來所初見也諸君子不鄙而出其副本以眎余如遊疏圃草木都非人間如入鮫宮璆琳莫能名狀欲效一言罔置甲乙但憶唐人評文其最者則曰梗木枝幹結構大厦上棟下字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而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又云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羆有虎闐然鼓之誠可畏也文章之妙約盡于此而余庚有進焉諸君子所爲傾北海之尊剪西牕之燭永夕陶陶歡言娓娓者既從今人中得古之文矣請從古文中論古之人乎徒以文云爾則屈宋同抱哀音何以別荏蘭蓀施之臭莊荀各尋懸解何以分鷺雀鴻鵠之操盲史

腐史豈無微額可攷不至於舉升天按入地者同其誣穢豈非有一種孤行之氣亘星河而綿世宙乎今之風會日趨日沉其能逆挽洪河之流掃暮烟而還朝曦者一則賴舉業家盡發二酉之藏而經生自囿者不得竄名文苑一則賴名下士必置身千古之上而傭鄙自甘者不得連袂清流此其青萍之末實始吳會而煽爲麗景鬯爲繁條極極芳華明艷之辰隱寓鐵幹冰稜之骨則舜仲臥子輩以蜚弧爲之招也廼有識者恐其標持之過沿爲東京未造而吾獨以文章占其未然東京之文惘而僊孑直而易盡有霜枯木落之意此天地閉藏之徵也今則千常之松借噫氣吐舒蒸爲崩濤走峽之聲可以蕩滌氛祲使妖狐老魅聞之而嘶慄萬樹寒花破蓓蕾而出結爲玉團散爲珠田凡歲蕤茸蒼者雁行魚貫以領東皇之命而不敢分乞兒餘火

聖

爲冬華不祥之桃李休明治象尚留於此獨是
天子大觀作人釐正文章之詔索索掛壁而旣
曰文矣恐非文人不能正旣曰正矣又非正人
不能文此韓歐諸公所以起八代而光萬丈也
若以枯木朽株而壓鄧林之材陳陳餽餉氣且
逆鼻而踞案大嚼曰吾烏乎識龍鮓誰不姍笑
之必欲釐正請還而求之於古惟嗜古則必窮
姍惡之林按是非之則而萬世之公論出惟嗜
樂主集 卷之八 十 韓歐

韓雨公燕市和歌序

陸魯望有言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又可挾搃
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明卯至於槁死不得隱
伏天必忌之然長吉東野諸家皆險於句非盡

險於韻也齊梁間王筠號能用強韻而玄暉稱
其圓美流轉如彈丸段柯古與客聯句多押惡
韻然而澁者使之滑拘者使之隱固是詩家斲
輪手若端以幻術爲功此又韓昌黎所云徒觀
斧鑿痕不矚治水航也至大言等詩以爲諧謔
遊戲或寓微文刺譏自舛州諸公以下各有擬
聞白門有廣至十六言者余未之見晉中韓雨
公才名早著弱冠魁其鄉不獨三晉之人頰心
推遜間遊吳會間鉅卿尊宿如思白眉公諸先
生皆折節敦孔禰交又悅詫時艱謂毛稚管
曾不適於用每與玄扈先生談兵事受西方異
人秘略思一當匈奴所自見者雅不在詩乃忽
出一編示余爲險韻詩遞賡遞唱才致汎瀾抒
詞疊句猶雕梁乳鷺舌本呢喃乃從隴山鸚武
口中齟譯而成可與錦瑟瑤箏相爲響答十六
言詩托寄深杳興比互用曲終奏雅有東方謠

諫之風焉此兩種詩正如曲盤怪石古卉奇花
園林勝賞未盡一班然因此可以知詩又因詩
可以知人蓋其振喉抗噤嘹喉九臯顧影嘶風
崩騰萬里豈願啄雁驚之糧猥逐蹇驢之隊者
哉自古文人以勲名丰節著者往往掩其文而
饒有勲名丰節者雖單詞尺幅亦必呈露其風
雲之氣冰霜之色若纖豔不逞與夫屬意花草
蜂蝶者昔人已窺其微矣兩公之座師何穉孝
先生主盟騷壇已久而其品端凝高雅當世不
敢以文人目之兩公之文章師及經世師者皆
若而人太白所謂文質炳煥休明乘運者吾方
拭目俟之不顧其與王筠成式輩爭道而馳也

丁伯勉伐檀詩草序

憶三十年前識伯勉於婁江署中時其尊人見
白先生方刺婁命伯勉師事王逸季邵茂齊而
友余與黃經甫余爾時意氣跌宕飛揚旁睨者

咄咄狂奴伯勉翩跹佳公子然性溫茂與余不
甚類而顧好之憶一昔醉伯勉衙齋曼聲達曙
鵬刺史弗得眠醒復叮嚀握手訂千秋之約緬
想低迴如昨日事而存亡今古竊不可追矣諸
子中亦唯余與伯勉在耳伯勉自婁江歸甫弱
冠試輒弁其偶江右之士橐弓臥矢不敢與丁
伯子戰亡何棄諸生爲鼓篋之遊又亡何入賞
代積餽稱明經而功令與時低昂計迺逾左識
者庚以此憐之而余轉相慶也譬如名將身經
數十戰不效驃姚將軍誓掃匈奴而願同恩澤
侯奉朝請思置歌兒舞女買田宅自雄人主必
怒而謫罰之學佛者不遑遑適寶所而耽化城
不證入五十五位真菩提路而貪四禪天之樂
自招墮落入交報如來所訶斥也才如伯勉無
論吾鄰互相期勗卽宗工大老如文肅相國亦
拳拳以代興屬之而中道小怯此正賦材者所

謫罰而訶斥也勝大任者卽饑餓空乏猶不足
爲礪金攻玉之用必至拂亂所爲計無復之而
後於迷躋悶絕之中精光迸出韓淮陰阻水而
軍進則生退則死置之死地而生天之愛伯勉
至矣余故以此爲慶也伯勉所爲詩多牢騷恫
慘之言讀之者當爲擊壺拔劍且唏噓不自禁
而余謂窮士之慷慨不若志士之勃率也水窮
山盡之處遑遑有仙源洞天而人不知是在伯
勉自爲計而爲伯勉計者當以符載買山錢造
漁郎之舟則伐檀之旨可釋已

閻古古與木居近詩序

庚午閏中得沛國閻生古古而奇之比榜下練
任鴻中丞賀余曰閻生一代才士其詩賦可凌
厲中原恐爾玉笋班中不多見也余廼唐屬意
物色比進而與之談文談詩其自負良厚然猶
選縮不盡發其篋中相證近余南還遇古古于

卷之八

卷之八

四

解賦堂

卷之八

卷之八

五

解賦堂

淮陰刺一舸送至廣陵舟中無日不談詩因出
其與木居之作屬余品之余爲之一讀一擊節
又一讀一浮白且默然心折不願以北面相屈
也蓋其興托清窈暈含香艷已兼孟賈溫李而
有之然清同孟賈而又不墮枯木寒鴉之癖艷
齊溫李而并不帶桃脂筠粉之粧作詩如此正
當今第一流余嘗欲採萊陽宋文玉如臯李大
生詩合爲一冊時哦咏之蓋文玉峭削可砭肥
癖膚立大生明靚更抹木強中乾惟爾古古差
堪鼎足今詩道之日新賴才彥之競起而猶有
濡首詞場勦塗羹爲乞鉢效顰貴客詫補衲爲
雲章不特它人嘔噦試清夜思之能竄入藕孔
否也但以古古才士余正不獨以文人相期者
人之言曰盧詢祖有規簡禰衡盧思道無冰稜
文舉今海內續紛夕秀雅不欲以才名自囿而
規風矩雅步步先民典型如與古古同譜藉楊

維斗張天如諸君是也讀其詩而第目古古爲文人余先爲古古唾之

張叔維廣陵遊草序

余所遊歷之地亦多矣頗醉心於廣陵十年前從真州入邗關留連數日樂而忘返夫廣陵無山借江南之山以爲山其巋然而連亘者土岡耳滄桑貿易昔人所號爲觀濤處化爲赤堽墳一丘一壑宜無取焉羅綺繽紛管絃騰沸又在長干下也顧余與此地若有夙緣者客嘲之謂余與阿廢同志豈不聞唐人句中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楊州又云人生只合楊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爲自古騷人韻士躑躅徬徨輒嘆奈何者哉海虞張叔維遊廣陵還以新詩相示清而麗婉約而多丰每奏一篇余未嘗不擊節稱善而第恨其題咏之不富未爲廣陵紀勝也叔維居虞山之麓二十以前不知書中歲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發卷一捉筆卽有驚人句其於詩蓋生而近之者可謂有其才其人居然素心卽角勝吟壇爭衡酒社而未有遊客薰染之習叫噪凌轢之態可謂有其品買山而隱寫青山而賣兩言並傳而雅俗夔異叔維遊戲丹青正賴溪山陶寫當會心處借鶯溪東素發摩詰畫中之詩可謂有其致挾此三者以遊廣陵方爲地靈之所惠徼乃風臺月觀遺宮古剎槩不登於篇章卽平山堂爲廣陵陳蹟之冠亦闕焉莫紀而僅以頽傾荒楚之梅花嶺收之詩不孤其遊遊乃孤其詩矣夫叔維貧士不辦雙屐毋乃同行諸君子之過與又一客從旁而解之曰子非頌攻詩者何知詩家典故昔何水部涖揚州僅傳東閣官梅之作無論玉鱗素手藉用前茅而廣陵詩話亦必以是爲開山祖此叔維獨取梅嶺意也夫詩正不在多嘗見夫以遊爲道者所到之處無題

不詠出口招牌必曰尚平五嶽手中乞鉢便是
長吉錦囊逐客之令將不在廟堂而在山林矣
以此似叔維固知叔維不屑也且子十年前有
廣陵遊記或謬許之以爲彷彿鮑明遠蕪城賦
卽以叔維新什點綴官梅不亦可乎余聞之曰
善

陳古白淮海吟序

韓王孫垂釣時意氣蕭颯感老嫗一餐之惠遂
舉玉集 卷之八 辭賦類
成知已今天下何人不識陳先生所到之處如
旌旛駐臨春間居太末夏居武林舊誼新知或
投轄或負弩曾不爲之少淹而眷眷於淮海舊
遊歲聿云暮復破冰而往夫長流湯湯櫓柁紛
錯景物蒼茫動人鄉關之思於遊陟無取焉意
復有漂母者出於其間乎吾尤賞其詩中云焉
知惡少年不是圯上老乃知耳食紛紛爭延致
驚坐者皆其所不喜而瞻拜遺祠泫然灑英雄

之淚安得不以悲歌當痛哭也拔劍擊壺自是
吾曹本色近有別俞西安二章沈痛欲絕茲未
刻刻淮海吟將呼背水之人而問之

二張墳簞草序

張太涵太淳兄弟有詩二卷顏曰墳簞草吾友
王純甫馮問奇序而刻之取晉二陸宋二蘇我
明大小美及伯起幼子以相況太涵兄弟惡不
敢當余亦以爲擬非其倫也太涵故雅流也而
隱於市其貌類左太冲而吐納風流襟期蕭遠
遊於諸公間爭得其驩尤與吾師王馮兩先生
及玉繩前輩善詩筒箋素時相問貽不知其人
在五都之肆也太淳乃吳中名士與余同齒費
序二十年來雞壇牛耳莫不推太淳而太淳之
爲諸生自若也會遼左治兵使者韓先生有約
遂棄諸生鼓篋成均征裘蒙茸吳鉤斷鞘涉關
河歷邊塞牢騷于鬱之感悉發爲吟咏而乃兄

太渾亦有夜雨連床之夢春草池塘之思與夫
錦瑟樓邊銷魂橋下留連贈別種種篇什合之
而爲二張兄弟詩夫大渾之遊戲於詩也猶其
遊戲於市也遊戲於市故日與賈豎相徵逐而
無俗韻遊戲於詩故意不求劉削語不事雕搜
灑然自適達乎天機而無差排鬪奏似是而非
之境若太渾則其氣蔚然而鬱也其神黯然而
自傷也其聲調則嘈嘈然直戛其無聊又嗚嗚
然如塞鴻叫而峽猿號也君兄弟雖填箎哉然
執塤者其情適而吹箎者其思遠惟情適故日
爲逃名之韓康伯則應目爲有道之陶朱公則
應卽俗眼迷離而目爲牙籌握筭之人亦應但
其人無和嶠癖宜與詩腸相近耳思遠者試以
詞客目之將鼻息拂然矣有文百軸馳走京轂
太渾所爲咸陽紙貴者故自有在而直以詩爲
靈均之天問昌黎之送窮文非沾沾寄托所存

也二張詩其傳未可知總愈於生剝杜工部活
絮李空同盱衡千秋瞋目掀髯而實孳孳焉爲
覓楮計者

曠亭小草序

祁爾光先生令茂苑復刺吉州所至以循良稱
廼不免與時抵牾至以鑄秩行吉之賢士大夫
以迨父老子弟擁襜帷不得前灑淚如雨袍帶
濡濕邸報至吳門彼此相弔或泣或歎傷公論
之外譌而豈弟君子之不食其報也姚子曰是
何足以難先生使先生繫情圭組甘以昂藏七
尺而殉一官則爾時方咄咄懊喪幾無生人驩
廼先生自通籍後殫精營職不欲傳舍其官者
其心良苦而得趣於官者則甚薄今以謠詠不
根左先生之官其道似窮然以六月息而沉醉
萬卷締構千秋天之所以奉先生者又何厚也
嚮者十六年前讀行卷自序卽悠然想見其人

矣松叟拂席老鶴衛關頻首帖括而蕭疎托寄
有仲長公理向子平之風況於今日兩地循良
輝彪青史能註道州之考而不能削桐鄉之祀
卽駕部之政爬搔釐革爲百襮規南中歷歷能
道之此其名實已足表見於天下從此賦遂初
詠歸來而淡生堂中樹鬱林之石度郎基之書
未知南面百城誰爲雄長故其詩曰丈夫自有
行藏在豈作離頭去婦真又曰抄來簡帙供殘
蠹解去衣冠免沐猴皆實語也從此而猿鶴之
盟等于息壤矣亡何而嗣君虎子登賢書髫年
文弱未耐風塵先生護之都門而都門諸君子
強要先生以爲溺官非也必棄官亦非也古人
以陸沉爲大隱而遺佚不卑者其介也庚甚於
獨醒業已厠足春明載酒問奇趾相錯于逆旅
乃裹足不謁選人人且以爲懟且同事者一時
鱗集矣其奈相形何先生弗獲已投牒得沂州

卷之八

卷之八

三

卷之八

而刻其歸田詩曰曠亭小草以明前志

邵茂齊水雲詩序

茂齊死而沈雨若傳其詩數百首取其集中長
短水雲詩之句而顏之曰水雲詩識不亡也邇
來閩羅之好士頗甚於主司交遊中所爲散彩
天衢揚葩帝庭者指未易累屈而明光之筆半
爲白玉樓奪去其亡也莫多於吾郡而傷也莫
甚於茂齊何以明其然也子晉然明之徒盛年
夭折筆墨之債酬之未深一切出沒浮沉之苦
亦嘗之未熟卽瑯琊逸季操三寸不律提衡一
世以布衣狎主斯文之盟者垂十年而其齒不
登三十也季思再赴春官不第歸而并心入道
委舉子業不治季思自棄世耳虞之朗仲婁之
逸則同里之季鵬嘗稍稍發舒其眉宇而其姓
若字能令屠兒賈豎執小錄而稱美之二三君
子所取於天者正如藍田之珍償以束帛夷光

卷之八

卷之八

三

卷之八

之質蓄爲重臺所以報之者甚薄而以視茂齊則又不翅厚矣茂齊之爲文湛於理而直達其性靈湛於理故無花殘葉落之病直達其性靈故磨剝日久而有寸鏤殺人之鋒嗟乎嗟乎此於五城十二樓之間何所不可行年四十有六而以老博士弟子終乎雨若其入室高足也何不直執其遺文以問天問世而乃以其不早攻不深詣之韻語壽之劉氏以藏不亡哉雨若固

學玉集

卷之八

音

終賦

曙之蚤矣舉子業者進賢之梯航而朝榮暮死之木槿也鄉榜之文出人置一編焉而名下之行卷不復陳矣同門稿出人置一編焉而鄉榜之文不復陳矣卑者不必學爲同高者亦不能獨爲易況於其身既死其文不靈者而妄稱當世之鴻寶視逸季朗仲其遺稿在國門矣吾黨素嗜其文嗜其文而撫茲集也祇覺黯然無色茫茫宇宙誰復憑而弔之乎惟有韻之語不以

梯航進賢故不緣進賢重也不爲朝榮暮死之木槿亦不以生死易也卽不早攻不深詣而性靈故在焉湛於理者傳合於景事而出焉茂齊之工而不必傳者何妨以不工而傳也此雨若刻水雲詩之意也雖然詩之工而窮者大曆以前惟孟襄陽襄陽有不才多病之句此其生平惋痛之事不覺對至尊而直吐之讀水雲詩者蔑論工不工直與襄陽並觀可矣

學玉集

卷之八

音

終賦

西湖遊記序

凡遊覽所及不能形諸記咏則林嵐草木亦有暗投之嗟然惠微寸管描畫山靈濃淡合離存乎其文亦存乎其人繡腸綵筆昭回雲漢而鉅麗焜煌止堪廊廟施之丘壑不勝僉父沈淒蕭寂之致悽其搖落之托使人傲然獨往峭然興悲其於玄對庶幾近之又恐墨液已枯文波垂竭譬如童山不滋卉植涸澤不興雲雨何以寫

烟姿之滅沒極丰茸之怪偉至於造境更多區
別或疎觀曠遠或仄徑孤幽或韶麗熙和或森
寒慘澹喜則冶服靚粧悲則啼痕頽頽豈關強
適亦非造哀若繁商而度房中之曲和簧而送
廣柳之車其於性情不逾遠乎古多遊記獨推
柳州然子厚方爲遷客驚風密雨縈繞胸懷鉅
潭石澗之間所謂悄悄愴幽邃悽神寒骨者風鳴
谷響疑於山鬼招魂之章物之相物不謀而應
彼化工者又偏使慘頽無聊之人與斷崖荒楚
結爲知己并將此抒悲排悶之事留與後賢而
袞辰良讌則逸少發其趣花源靈蹟則元亮繪
其真人與地山水與文章以爲不從其類吾不
信也吾友曾大雲氏文章吏治擅天下以直道
左於時亦以直道見知於時其官介於浮湛吏
隱懷悴不若子厚曠達不若逸少遐舉不若元
亮而能兼葢其勝觸緒痼心不啻靈均之睠顧

當於格外容之何遭謗不已至麗簞簞之條得禍慘烈至是一日從容問家父去官故家父笑弗答而以奇服齋雜刻數種授余曰是下吏罪案也讀其詩鏗然澗然泓崢而瀏澆弇州許爲陳射洪余竊以爲六季陰庾唐郎劉之選也夫風雅不宜於官尤不宜於今之官豈其詩魔爲崇邪而非也已又觀其杞說塞間漕測諸瘠時憂國之議幾於杜牧之罪言其試於用而國家果賴其用者爲畿療起兩州彫敝之民而療之治行卓矣而其用之最善者莫如桐圭所過千乘萬騎畿輔騷然而約之使雞犬不驚又如守士師三尺法而喪師辱國者無所逃罪據事而書之成言班如也封章奏記其文燦如也指畫瞭如也而其爲祟也乃甚於詩蓋丈夫不幸從乙科起家達者當視之如抱關否則海鷗自適耳乃壯心未燼欲藉此以功名自樹而補其所

不逮則未免有翹然見長之思而不爲人下且功名之際非可以引嫌而避臆者或信心孤往而不顧人之擬其後又或遊於當世之局中以伸已志其勢必且有所就無所避遂至於沾濡羽翰而不自覺此雖植根深用物弘者尚有所不可況公車不得志之客爲世蹂躪資者乎此家父之所以三黜也或謂家父湛深有識之士也何不委蛇觀化而載胥及溺乃爾蓋其大父給諫公以直諫動天下伏法西市厥考叩帝閭不應憤懣而死煢煢遺嫠撫數月之孤以有今日忠孝節義駢集一門 璽書褒錄後先輝映家父感激自奮久矣不知者謂家父實頹其家聲夫使家父傳舍一官以容容食後福則直諫者將不以爲孫而節孝者將不以爲子此之謂頹其家聲若今日何頹之有李陵降虜猶裂眦奮腕而稱先將軍況家父哉家父故工詩今詩

亦不能窮家父矣請擬李都尉弩力崇明德之
句以比於好奇服者之離騷

書玉集卷之八

終

書玉集卷之八

三

絳跋室

響玉集卷之九

目次

集序

津撫左司馬翟公疏草序

梁大胸疏草序

曹銘石疏草序

儀曹題稿序

薊東夷情險隘圖說序

代作

齊君求館課序

宋則甫館課序

制義序

春秋程墨存雅錄序

春秋廣雅序

已酉程墨指序

十五科文選序

乙丑詩四房同門稿序

乙丑十五房稿垂序

澹寧居刪丙辰二十房稿序

癸丑十八房選序

戊午應天詩一房同門稿序

廣選勝序

戊午行藏二函序

芳樹軒社稷序

目次畢

響玉集卷之九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集序

津撫左司馬翟公疏草序

顯皇帝季年有言中涓作威非 聖世宜有勲勳
過計抱劓芽堦穴之思在禁地者爭賺之既奉
旨切責予外矣旋又鑄一階得臬司幕職以
去淪佚者數年此其人爲益都翟公也

神廟寬而能執知利器不容假自其冲年所倚而
憚者決之猶孤豚腐鼠故終其世旅進旅退多
習於畏謹莫敢伺驪龍之勦息而弄其珠有小
小見端庸人狎爲故嘗而識者盱衡卻顧慮災
災之熾馴至燎原不惜訟言之且耳以一官徇
又十年至

愆皇帝之世上符二正毒流士大夫而禍且移于
廟社於是海內多思公言擬於茂陵之徐生

公是時業已仗鉞無延鎮矣爲逆璫所力鋤僅
以身免

今皇上膺運受籙蕩滌腥孽宮府澄清因東曾匪
茹先後采廷臣言卽家擢公左司馬治軍津門
凡樓船下瀨諸將軍及舳艫啣尾輸餼構以供
萬竈者公皆董其役旌旌列河滸張水幄呼海
若而祝之說者謂津門與登萊犄角揚舠出海
遠出奴背語近塗美然擁一軍防其衝突遏佚
餉道雖散落如汀鳧渚雁賢於十萬師矣至蜚
輓相繼效雍絳汎舟之役則遼海億萬人命脉
也有遼事必倚津爲重津又倚公爲重而公之
策遼不自今日昉也公在西臺嘗奉 聖書按
遼左時老曾猶奉戎索而時與我屬夷北關爲
難且肆然制嗾不遵王會約束而講鴻溝公所
以陽摺而陰弭之者條奏甚悉有世將多不法
事公露章抨之凡遼左之釁外起於控馭之無

術內則統袴悍帥藏身金穴隄塞中外之耳目而恣其欺蔽綿綿不絕循斧柯而莫能抹其積微成鉅與寺貂之執略相等且微獨遼也邇者延鎮之楊民弄兵潢池關隴河朔間爲之驛騷豈醞毒無胎陡然潰裂哉蓋因關門徵調多捐丘墓辭井里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狼犇鼠竄與推埋探丸之客相煽而爲盜覽公撫延疏有以數百計矣日浸月盛調發與征輸之數散落如雨而復言覈言汰以撻替替之呼不煽動劫掠寧能釋甲執兵而死公疏語雖未竟厥委又不勝隱憂焉凡延事遼事皆以公在猶不憤然以公不久于遼久于延畢其撤桑之慮爲國家計久遠故公既去而一以淪陷一以恒擾致聖天子左右顧莫可誰何而茂陵徐生之書班班在也自有天地以來爲中國患者曰夷狄曰盜賊其它更有所不敢言而公皆微言之長言之

又且顯斥而訟言之使人人懷公慮者所謂贊在縱虎在圈一健兒力耳迨其狎乎霄漢放乎林莽蒲且賁獲瞠目束手矣公之被召撫津也余一謁之於官邸瞻其眉宇聆其緒論思深而意匪非同慨慷自任不識髀髀而以刀鉞漫試者私識公將來可屬大事余有同年生樊戶部亢宗以董餉津門受成于公感公國士之遇謀餒公疏草問序于余民部嘗於

聖明踐祚時伏闕上書發幽憤淫鬱之氣而耀於光明宜公之引爲同志也夫言有體要燭於幾則微言之長言之曙其未流不妨訟言之且公所懸於國門者二草也得毋有焚疏不出使它人有思徐生之功而爲之上書者乎識此意者是在亢宗矣

梁大胸疏草序

丙丁之際逆祠遍海內監司守令厥角稽首幾

同灌將其不爲孽闕折腰隨以賈禍者一二人而已吾友梁大胸備兵東省抗不拜之節竟以侍養去是時權貴委衰絰衣絳袍羅拜于闕之膝下者凡數輩 朝堂之下蔑論君臣并不知有父子侍養之觸忌等於彊項大別之得以萊綵歸故里免於黃門北寺之慘者天也至羣閹之從橫齊魯間者或欲矯奪其軍或欲爲銅臭竄名賢書大胸一無所應羣犬將共曳之以供

聖明之驅策

天豈無意乎

大胸博雅嗜古而精神

餓虎之喙而猶得留此七尺以供

淵著肝膽照人余與之一見定交然爾時猶以騷壇文幟相期嗣是南北乖違班荆未卜豈意其五色繡腸練成千尋鍊骨歲寒松栢更與君有後期焉若夫徂徠新甫揭雲棟而柱星栢猶徒以勲位言非其至也

曹銘石疏草序

逆閹搆虐鴟鵂號屋狎偷躡道至

聖

神馭極而妖涎毒霧瀾漫亘空臺諫褒譏銓衡

進退尚且耽夙醒溺殘夢可嘆也江楚秦晉諸君子痛甘陵之禍獨有所鍾憤然上書漚雪冤痛然屈指一時死撈掠之下及夷爲黔首者吳人最多義興曹銘石旣被選爲給事中謂嚮來憂時憫忠之淚不乘此時灑向闕庭乃歸而弔蒿原之碧血賦空谷之白駒安用之於是求材甚廣及旌忠輝惡諸疏始姑以解紛之苦心遏其狂飈繼廼以不諱之危論扇其遊塵使高周諸公於九原之下幸粉梓不乏後勁或謂筆銘啟山給事諸疏之力居多若迂僊之見與有進焉夫斯世之不可不昭明者是與非而已誠是是而非非則薛荔之榮勝於纓組而談笑之辱嚴於市撻今給事所論列有擊而去亦有擊而不去者有挽而伸亦有挽而不伸者大抵於

雲霓黻黻之餘使碧漢霄澄蒼山曉霽玄狐黑
蜮之屬能毒人厲人而不能顛倒人之性情化
天下而爲狂爲譖如是而已必一一而課其效
卽汲直朱雲之徒有所不能況其下者余又嘗
嘆屈宋稱同調招魂諸篇悽惋欲絕夫豈漠然
于汨羅者但睨詞俳語日進于楚王終不爲靈
均一洗其孤忠太史公以直諫責宋玉不知其
友道固已衰矣故國溪山盈盈在望誦江籬楚
騷王集
卷之九
七
辭賦類
晚之章而無媿其在諫議也夫

儀曹題稿序

肅皇帝晚年日處齋宮問太乙五時之事是時嘉
定徐大宗伯爲祠部郎徐公才敏瞻又能傳合
經術討論而潤色之以行其典禮凡所條奏及
頌禱駢儷語上足以副

明主之意而又愜於大體高安吳文端公典秩宗
倚徐公如左右手要之祠部第秩宗緒事會

上意所垂注故稱劇耳典禮之鉅者莫過儀曹後
徐公數十年其同邑須公爲儀部郎屬

顯皇帝享國日久官府晏然而胥吏抱奏牘按故
事舉行者猶日以百數若藩封名號若節孝
旌揚與夫闢門額俊之典皆儀曹所轄公目眎
口決運腕若飛所珍惜者不敢爲繁縷之屑而
所嘉錫者不欲爲印刻之靳有所崇獎而護持
者人知其憐才也不以私目公間澄汰一二人
人更爽然愉悅矣其周旋奉事爲隨州姚江兩
公亦倚公如左右手終公之任不以一未竟事
貽兩公而事之大者如朱邸中有廢亂真同于
呂牛之禍嘗托要人關說且暮夜行朱提爲壽
公峻絕之稜稜鉞筆屹然如山又其大者
光廟方位青陽講幄塵封橫經之臣挾冊而不敢
進則一疏再疏請

熹廟誕育震邸岐嶷茂昭公欲援

宣宗爲例以副中外神人之願則一疏再疏請又

其大者

神廟彌留之命復起椒塗公具疏請于宗伯以婉解而嘿折之其後離宮之徙不得挾嫡以自固頗有曲突功焉

兩朝泣昨警蹕驟聞鳬超鵠立莫知所向覩漢官

者不勝綿蕞之感以致危疑之際羣情惶駭公蔑論在事及已謝事每侃侃發舒人亦倚公爲

鑑玉集

龍之說

本

卷八

安而公且以浮言避矣先是東事正棘人知公足當一面尉薦滿公車公固謝不敏當事者謂公執掌最久稍量移丞光祿光祿雖躋九列而徙郎爲丞幾同鐫秩嚮使公以次遷參藩臬或得一當亭徼旦暮幕府上功且建牙擁鉞矣若謂公擇官者則公之擇亦迂矣哉要之爲鳬爲鴛任從品題耳卽如徐公亦被齟齬一麾出守與价人爭沙市使荆之民得享膏腴而耳以身

爲魚肉其後洊剔中外竟從外寮與秩宗人以爲異數何屈何信固自有在請舉以似公而公之題稿流布海寓者與徐公冰廳劄記識餘錄等書並舉而觀之可乎識者或以余言爲然

薊東夷情險隘圖說序

代作

自古文人而談邊事者莫善於晁太中次則杜樊川太中指畫短長列若鬚眉卽令長平冠軍操不律而抒所目擊未易當也讀樊川罪言暨贊皇奏記何其慮之長思之婉哉今海內無事九陲晏然獨蠢茲建夷識者有噬臍之憂而遂左亦歲中虜

鑑玉集

龍之說

本

卷八

天子震怒逮治將吏有差於是談邊者獨談遼舍旃置弗講矣夫夷族靡常倏彼倏此消於南旋生於北孤於東復旺於西明世蕩掃胡氛廓清萬里而一從大同來則六飛草莽一從古北口入則

七陵震動孰所當備又孰所不必備哉掌故之士
臚列九塞則首薊登西山眺大荒而相度 神
京肩脾之勢則又重薊若遼西右北平之間厠
於馮翊扶風之末

聖天子之神靈寔芘休之不攬是圖而習其說烏
知夫胡兒之所衝突也烏知夫屹嶺之峰或夷
或衍亭障斥堠錯落其中而鳴刁擊鉦者相應
於霜清月白之下也又烏知其襟海帶河而舳
艫啣尾者鯨吞而鰲吸也余平之人生而安焉
覽其圖猶惕惕心動爲百年粉榆計更以眎夫
簪而裾者弁而短後者聲嘶不能對而謬爲設
詞曰縣官有事萬戶侯千金列第宅陳歌舞而
置我於其中臣抱狗馬病謝弗勝矣噫嘻此九
塞之一塞一塞之一隅又邊而腹幽燕善地也
猶令人惴惴若此得此圖說而廣之輔以鈞陽
靈寶巴陵諸名臣之緒論而緯之爲全薊經之

爲九邊將賢者究心而日以精傭奴而嗜利競
功名者不忍縮死哉爲此圖說者灤博士陳公
以當路之推擇而菽成之者也書成而觀者三
嘆謂才如公不得擁符節指戲材官良家子爲
國家稱虎臣而坐擁青氍與二三酸飴子弟討
陳人之訓詁乎夫才之違於用固也太中談兵
最贍矣當灞上棘門治軍不得參掌記之列後
以七國敗更指爲論事不效之驗樊川稍見用
然一時號爲風流領袖文人墨士之雄耳烏測
其不世之略哉 皇靈丕振遠邁漢唐如公者
必以破格見售而余更有請於公公所圖而說
者夷情也願爲晰中國之情尺藉虛名耳什不
能得五更旗伐鼓者又多庭羸憔悴衣不掩脛
而力不能穿魯縞此可圖否司農水衡金錢輦
致塞上者動以百萬計半輸要津而半歸幕府
此可圖否千夫而索百夫之例旗甲而侵行伍

之需稍不厭則執而論甚且老拳飽食此可圖
否騷駝不字雲錦爲虛數伯欵段之君爲記焉
之腥風而困踣欲絕者此可圖否甫見虜則鳥
獸竄恒怯弗能馳則延領以待白刃而漢法嚴
大帥匿弗聞也從頌而衛其歸馘其老病稚弱
者數人而捷書通於甘泉任子爲郎將者繫
矣此可圖否倘公以觸時忌泚筆不肯下則余
以平之人承乏長洲而公又秉鐸此邦夫此邦
左滄溟而右震澤固東南一都會也海波不驚
而荏苒之客亦時時爲小民患苦又其人生長
於媮衣美食之鄉其骨脆其性緩弛耳不聞金
鼓之聲者數世矣純絳兒郎統謫藉之子孫與
遊手無賴而謬爲張皇大都兒戲之尤者圖難
於其細豈獨在邊倘有以蹇督府顧岳伯之禮
禮公而公獨能已於言乎余不敏請飭厨傳奉
筆札以從

齊君求館課序

余與君求定兄弟交以同遊臨川吳先生之門
故而識君求不自及門昉也是科八月十四夜
雨滂沱沒髀余所居席舍隣于園而君求實與
櫛比君求偵知余蹴余起朗誦首義聲琅琅震
垣墉余不獨服君求文更服其豪雋自喜蓋杰
人快士也已而定兄弟交日益親其俠骨風情
靈心素質余知之亦日益稔君求亦若以余爲
可與語者吳門旅泊燕市春遊風雨挑燈之夕
謹呼浮白之場多屏人促膝肯肯有所商訂吳
先生聞之而喜可知也謂二三子善自磋砥吾
復何憂乃幸與君求後先讀中秘書當君求燃
藜之歲余正以將毋歸君求來邸中送余意色
黯結且娓娓叩余館中事學于何修聲于何集
一切儕偶于何而諧余笑而應之曰子雙眸如
電旁眦遐矚可以縱橫萬里上下千年而問途

盲漢乎且余坦衷而麤率人多目攝之大隱朝
市終不能如深山中扃戶讀書案上殘編或竟
日塵封小有結撰多從輪蹄罄折客去酒闌之
後拭倦眼抽俗腸而成烏乎工子經綸其胸而
嬰兒其貌金蘭之籍不若太丘策款段入署中
竟日不出何異青林白扉此正覃思著作時也
更有進者弁借太乙老人之火燒君苗筆硯穆
然詘然而鎮以無名之樸此尤諸世善物乎君

書王集

卷之九

五

書王集

求頗有當於吾言別一年所遙聞君求在館中
聲價藉藉起所爲文刻畫精進余頗爲不懌蓋
光華外動精髓內燭香薰膏銷此父老所以哭
龔生也亡何竟爲陰陽所戕賊死矣君求死而
不材如余臃腫扶疎方幸得全天年乃旣以樂
樂去國又不免譴逐世所豔一門諸士聯袂禁
林可以張師門之軍者僅存一孔開仲馬帳春
風不乏濟濟陸莊秋稼漸失穰穰先生所爲慘

頓傷神徬徨而追嘆者又豈獨祝余之痛哉先
生董學淵中搜君求館中諸詩文捐俸鉞之命
希孟弁其端手書相屬不禁淒絕夫生成知己
明冥一道王樸天上之人幸無友人遺恨者終
微惠于先生往因來世自當以文字未了之緣
仰圖報塞余獨憶十四年前蓬跣淋漓與君求
相遇於棘院中者竟何益哉竟何在哉攬未終
篇惟有拊膺一慟而已

書王集

卷之九

五

書王集

宋則甫館課序

昔人論禪宗諸大龍象如馬祖百丈輩以爲儒
門澹泊收拾不盡嗚呼惟其收拾不盡此儒門
所以愈覺澹泊也

文皇帝首開秘書堂以收雋異擬于秦王天策之
選是時

明主右文雅意造士課較情勤

上親自臨決而文襄揆宿終以政事顯陳文定李

忠文亦皆遷徙靡恒不得與王文端諸公傍宮
槐而依院柳也嗣後卓犖名臣王端毅劉忠宣
輩始而挾冊禁署終則秉軸銓樞正如天房國
廐祇許錫鑾和鈴若驍騰萬里之足終當潰闢
而出然而春草芊眠霜颯寄影猶能想見于滅
沒間裴裒芸閣俛仰藜燈令人有雪泥鴻爪之
思焉憶余以已未通籍聞齊魯有博洽閎雅之
士曰朱泰侯亟從一古廟中物色之見其丹鉛
滿案掩卷叩之如考鐫鐘妄意一日把臂入林
丐其殘膏餘馥使九畹芳蘭移爲同室乃皇路
稍睽仕版互異至

今上首科泰侯有令子則甫以弱冠舉上第選入
中祕才名噪甚就而與之談弱不勝衣而眉宇
間有衡厲千古之色余私謂其座師龍友何子
曰吾嚮謂東海之濱有書倉經庫焉馮文敏暨
吾師公文簡而外將屬之泰侯烏知泰侯所不

屑而還歸則甫也則甫所爲館閣諸試草每一
牘成輒出以相示劈理則闕荀楊之室策事欲
闢鼉鼉之藩僊偶直躋盧駱之岸標新拔異陳
言必驅矩雅規風典刑弗墜使其長共幽閒婆
娑歲月如子京麗豎黉脂子瞻老兵佐讀必當
使三長輻輳五采章施焉知來者吾見其進耳
則甫預館試一弁其偶矣同事者且以次作第
一如雞壇狎操機樽遞飲櫛比鱗次它所弗論
焉將使君苗之硯可焚而子雲之筆無冢一日
閣試余叨較閱欲以則甫再弁之蒲州師牽於
流俗抑居第二余固爭之不得館中之政大率
如此余每爲之悼嘆今則甫去禁苑爲青瑣臣
驥眉昂首發爲文詞橫腕所書下可以規切時
事上可以疎動

至尊視老詞林喔呀出一語惟恐人揶揄稍不恣
晦便有薰燒膏煎之悔何啻筵楹曹景宗有言

曰今來揚州作貴人閑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邑
邑氣盡何日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
如餓鴟叫耳後風生鼻端火出嗚呼此則甫今
昔之分矣今之知則甫者無若余若遽以端毅
忠宣爲則甫識近於諛余猶憶吾鄉先達有陸
浚明者饒庶嘗爲省郎抗疏擊時貴雖不中名
高天下視齷齪鄙生寄人籬壁借鳳池爲雞埒
者真蝮志哉則甫文章自足傳不俟余言余所
言者聊以志余之悼嘆而已

制義序

春秋程墨存雅錄序

海虞錢受之以春秋先畿士次年從春官罷歸
蒐獵制科程墨次第遴集之顏曰存雅錄而問
序於余余才劣識闇不能如受之奮拔然婆娑
日久於此道中亦自苦心嘗謂嘉隆以前高文
大篇多出於才人學士之筆搏擬金石纂組玄

黃苞六代之風華攝漢秦之神骨不朽大業他
經罕儷矣間有以文行文不以傳行文者雖宗
風盛暢而針芥少乖迨安成鄒氏出蒙氣爲之
一掃劉任之太史紹述而劑益之按其起伏嘗
其肯綮每於言前句後悠揚點綴之外尋意義
之所歸此則康侯開劔之勲經學昌明之運哉
然一二十年自溫陵婁江諸君子外作者何寥
寥也其捉衿露肘左枝右梧者卑哉無足論亦
有武士登場伉儷莫掩屠酤設食腥膻雜陳風
簷寸晷之餘燭短宵深之際但取淋漓罔存奸
醜而一切爲政几席者五色迷離蒼黃莫辨不
曰盲史雲孫則曰腐令高足耳崇安翼經之勞
與安成疏傳之苦作者不知覽者不問雅道淪
亡於斯爲極此受之是集之所以選而必以雅
名也雖然受之猶高於持世而深於論經者也
蓋余記童子時鄉之薦紳先生與其諸生祭酒

猶曰討經學而勸課之父兄之所教弟子之所
教嘗與四子之書相輔而行至於今日漸有束
經不談者棘闈將開腹笥無備廼倚辦於標題
之講章與陳陳腐敗之芻狗主司重書義遂不
復論經義惟大旨不謬則施以丹青弁以駢語
用之斯爲墨茭而潤之斯爲程試就受之蒐獵
所及自灼灼數君子外以雅存者幾何其獨以
不雅而廢者又幾何叫囂跌宕狂魔自害已爲
備中之佼佼而嚮所謂捉衿露肘左枝右梧者
且倖書義之見投以承蜩得之作者亦不知覽
者亦不問循是以往雖顚門一經其不爲文具
之二三場否也故曰受之此選猶高於持世而
深於論經者也若爲遠近諸同志苦心此道者
以澄其源而導揚其末流用以爲前茅用以爲
殼率振振繩繩而武其後則庶乎其可哉

春秋廣雅序

余每談說春秋義輒泚然負慙感然若有遺恨
也見時髦未耆卽喜爲此道筆姿亦近之長者
見而悅賞焉期它日必以春秋鳴世嗣是稍有
所進欲借鄒安成體傳法以合于文肅相公經
緯官商之妙蓋經義之有胡左也兩者相挾而
行奔騰躍躡摩崖渡坂捷于騄駘之蹏又能遊
虛皇一孔中以迎古先聖賢之脉不啻處女之
嬰寶珠而視詘要撓捫爲進止也其氣則張而
不莽其理則輔屬體而不靡可以今可以古可
以經可以史以雄睨文場而撮詞源理窟名法
從橫之勝者惟此道爲近揣摩數年僅闕其藩
選場鏖戰亦嘗于燭跋更殘之際意蓋生花筆
芒吐耀餘勇所賈足敵羸師而時命未逢遄迴
有待則有惡冠而憎其履移室中之怒而爲市
色非漫無品評則橫加譙譴事後見之祇令人
低徊氣結耳又年來場屋中或拔自摧殘之後

錄於浣濯之餘間以後場取功而經義見知者
聞寥罕聞至若經義未稱既登復斥如故老所
傳者今亦絕無此事矣余有孤憤之談謂四經
同于五判喜則奏合珠璣嗔則擲同瓦礫有識
者轉相太息以爲知言既遭屢蹶遂不甚措意
草草告竣鹵莽報予若加以數年之力借膚澤
于盲史問竅繫于康侯瑩精簡練尚多可觀而
今已矣逢者丁未戊申間拂水諸兄有起雅之
刻閱歲至今經學轉孤苦心從事者亦愈少里
中陳孝廉玉立馮沈兩文學仲先伯叙皆以舉
業名手欲爲此道起衰振絕張子德仲則從余
授經者乃復選刻廣雅屬序于余夫此集中所
裒列者正予所爲見之而泚然慙感然有遺恨
者也又何所容序乃人生習心難忘雖魚兔倖
獲尚不勝結網置罟之念嚮在史局優閒無事
欲謀之同業者颺言于廷請下禮曹春垣將傳

合諸題割裂晦僻者痛芟之裁成一書頒布曷
序使經生有所稟程每歲鄉會兩場斬主者刻
意蒐獵每一榜必得今古曉暢者若而人以爲
博雅勸必得經義擅場者若而人以爲顯門勸
得之則溝斷可飾而敗網之珊瑚復登于寶山
以此廣行風厲將頽首風簷者失之此復收之
彼經學庶有豸乎至兼經閱士雖大意不至河
漢終是霧中花簾下伎髣髴模糊皆形似耳予
亦嘗任此役竊恐解頤之匡鼎不能嘗其禁嚙
罪我何辭然亦經學之所繇輕也此數議者皆
老生之典守語非越畔或言之無罪而今又已
矣昨聞諸生試有司發經題漠無一顧者咄咄
怪事此二十年前童子科所羞且懼而不敢聞
於父兄者也文章江河乃至於此斷爛高閣恐
不獨此一經諸君行有經世之責尚努力砥礪
之而并申鄙人未竟之嚮言若夫搜集之富也

與簡汰之精覈也余不覆而知之矣又何所容序

已酉程墨指序

友人陳古白有刪定已酉四書程墨書成頗之日程墨指而徵序于余夫其指何指也說在乎繫易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言其小大險易無常而辭亦無常也辭家至舉業則已卑而其妙可以測淺深量平陂較精惰揣豐嗇有識者覆而射之一一若觀火於是廟堂之上堅持其議謂不返厥體而歸之雅馴禍且未多掖垣補牘春曹申請乃海內操觚之士聽之迥然而已操不必然之見迨春秋役竣十二國之風並升於太史而不皆二南也舌敝耳聾終不覩其指歸者莫此爲甚而不知聖人之指世也原不若是卽姬公指南之式爲越裳氏設耳使肅禎賓則指北月窟通則指西而

是詹詹焉一定之

轍乎哉惟其無詹詹焉一定之轍而恪守其成議建鼓而求亡子值其心與目之所適投天與人之所偶合者以爲文必如是遇遇必如是文而抹鋌一世之材士則士窮乃其所號爲材士者庚從而誅求其短長毛舉其紕繆合者什一離者什九使功令不信於巷議而併不能自信其功令則上亦窮至於兩窮而名山之韞高而轉孤國門之書懸而莫賞此其責誠不端在下也而禍乃中於下矣若夫我不一其指而各指其所之惟是章衡鑑之所明而違其間表登雋之所長而避其醜并以發吾徒之所痼而階其通內不以功令掩巷議之真而外不以巷議絜功令之重此程墨指之所以命名也自有程墨來選者亡慮數百家獨斐東王逸季之墨選最爲精整足備一代鴻裁余於逸季有知己之感欲於辛壬絕響之後不失其所以然之意而代

益之但念昭明旣隕選樓難構又恐以巷議而
絮功令來耽耽之目而犯炎炎之戒故每有銓
次多遑巡而未敢出古白聲與實俱可橫行天
下固望上諸君子所欲援之以爲重其以指命
名則投世與持世又兩得之於一時盛典真有
功而無罪余之樂爲序也猶之乎樂爲役也雖
然以古白丙午之役業以第一薦而無端被絀
至今日而猶以局外人商局中事龍德潛藏豕

李王集

卷之九

序

李王集

塗躅躅時乎時乎吾重傷古白之指矣

十五科文選序

唐以詩取士開天之際號爲盛唐計其時去神
堯百年武功漸偃人文輩出若以配我 明當
在

宣

英兩朝而是時舉業之盛不少概見也凡 熙代

之所孕培者如化日之舒長又如玄酒之漸入

於醴醖其浸漬也從頌而不迫成弘之有王錢
也雖草昧功高其陳拾遺杜必簡之時與唐與
瞿其沈宋與是皆初 明也而不可言盛盛則
莫盛於

今天子之世矣姚江樵李諸公領袖一時至於今

李王集

卷之九

序

李王集

尸而祝之自茲以降又更僕未易數也邇年來
有處非其據者始羣然而譁然所譁者一二人
所類首而心折者一榜中仍不下數十人卽丙
辰之極衰吾猶以爲極盛若前此諸科之極盛
吾固不敢以爲初亦不敢以爲中爲晚也中則
爲錢劉爲韋柳以澹宕蕭疎勝而今之宏麗者
猶存晚則爲輕爲俗爲寒爲瘦以至於西崑錦
翼之體光景零亂不啻殘花落絮矣而今之渾
雅者猶存以是知作人壽考且歷試而未央也
友人陳勅我氏精心此道合十五科之文刻之
而屬序于余余謂此非徒十五科乃盛 明文

選猶之河嶽英靈及十二家正聲也詩文本同一途不有此日新富有出鬼入神之致不足以爲盛然盛矣而無怪誕不經可笑可愕之事參錯於其間又不足以粧點極盛之趣如昨歲之役文人才士繽紛如雲而偏以怪物蒙其首此皆造物極奇極幻之文章人以爲兆衰吾乃謂徵盛耳不見唐之張奭亦不在板蕩之年而在天寶之初乎又有異者盛唐諸名家惟摩詰舉進士第一然從倖竇得之其它擊斃分香僅李頎岑參王昌齡數人耳青蓮少陵皆漏網珊瑚清才如孟襄陽竟爲明主永棄唐以詩盛詩又以盛唐盛而科目之稀濶迺爾若今之四十餘年宗工巨擘前茅後勁有不布列此十五科者幾人哉勅我所選可按也此一書也以表盛明在此又以識盛明之益跨盛唐而上亦在此若其徐而盛也與夫盛之極而終不能不返

爲中晚也君子有微恫焉季子觀十五國之風而測盛衰請質之讀十五科文者

乙丑詩四房同門稿序

入闈前一日先太孺人治酒脯噉余而祝之曰此行也必得佳士以報比撒棘問二十人姓名多海內名流也入以報太孺人爲輟然色喜乃不六日而作矣湯藥少間每取諸士稿就榻前讀之頽之越五旬僅竣其半而太孺人竟割我去余嗣是日在死趣中不意得扶輿首生出國門旣登舟遵潞水而南鳧鳧稍集勉終厥緒緘寄二三子而諭之曰此集也嚮固點定於方書藥裹中而今則灑淚和墨抽楮拭面以聊且告成者也烏能爲諸子樹其聲價哉雖然余之讀書成文章皆太孺人教也幸而自植并用植人亦皆太孺人賜也諸子聯袂興朝矣其亦有被九熊畫荻之教如余者乎勉圖令德慎毋爲

不德而廢蓼莪第時誦明發之句以仰答所生
使異日者謂吾門多忠孝過人之士不獨用文
章雄一時也則余更藉手以報太孺人于九原

乙丑十五房稿垂序

每科房稿出選者亡慮數百家棄襦升朝者以
此卜聲價而選刻之權幾與掄材等嘗見有一
二耆宿主盟壇墮者徵文之檄甫出新貴人環
伺其門甚且貢琛獻幣以徵一言之譽鶴蓋成
陰未用之樞要而先用之雌黃品隲之家名已
成矣而猶競其名外之名蓋結習之癖人如此
余自束髮後浮湛此道二十餘年幸不爲名壇
所擯而選刻一事終不任爲政卽有所甲乙彙
而鐫之笥中第密爾自娛以矜式天下未敢也
今歲承匱禮闈暗中摸索者按之道路之口不
甚河漢業可藉手解嘲歸而屏跡于墟莽之間
晨夕以梵筴送目卽古人書多束不觀何心復

尋舉業而友人張言若暨通家子蔣仲宣所選
房稿已就來質成于余欲頽其端余諭兩君曰
選刻一事余生平所避而不居也且是役也實
身在事中高自標置疑于私取同事諸公所鑒
裁者而存之汰之疑于罔安用此賈罪獨憶闌
中捉筆時明燈熒熒鬼神在旁有歷數十卷而
若寐若醒望之如黃靈蔽天玄雲曠日咫尺几
案鑿鑿沉默忽然紫電一掣金光百丈眼魔剗
開心花迎笑數行未終而前茅已定此不可解
也同事者或搜奇或耽理而徑珠尺璧不患無
因棘韞火齊亦逢識者珍錯肉粟若各尋所嗜
而投之此又不可解也觀者爲政耶作者爲政
耶抑有神行乎其間耶余自倚廬以來里中名
雋有以文字相商者覺其嗜古標新多從房稿
中摹出房稿豈必盡然而士所悅慕者獨在此
則文章風會士自操之不可以建杓而指明矣

日月星辰皆天所垂象而仰旭曦者既披拂其
光華望素暉者尤耽玩其澄澈繁星燦燦經緯
在天止如太虛一燈其於金支翠旂之觀貝闕
瑤臺之盛自不可同類而語言若名士以明經
第一挾策都門譽望藉甚而仲宣之父士衡又
嘗與二三尊宿狎主文章之盟文之垂與不垂
兩君自能辨之卽余稍寓目焉亦樂觀厥成而
已余嚮在閩中誇諸同事言諸君以目觀余獨
以鼻觀言嗅其骨而知香汲其氣而知清也余
此集也其又作耳觀也夫

澹寧居刪丙辰二十房稿序

友人馬君常刪丙辰牕稿吳虎侯序而行之所
稱天厭是人巧發難端快哉其善於剗論也既
又刪房稿成屬余序余則何言亡已請以迂誕
之談補虎侯之闕今年春有習於天官家者謂
如月之交日月臨壁壁乃上帝文章府當有蓋

代文人奮迹巍科聞者咸拭目幾之亡何事竣
乃得羣龍無首之繇何相背之甚也從來文戰
多鬼神用事丙辰之役人疑鬼神之寬於始而
不知非寬也正其巧於嚴耳不決旬而升之九
天沈之九困弄么磨於反掌間至於損國鬻而
不顧於是一榜之人共蒙其詬垂鞭曲江意色
甚都而時時謬其詞曰不幸登是榜一時下第
之客亦謬爲大言以謂之勝者反怯負者反驕
勝者任受弔負者任受賀此皆制科以來所未
有也若然則丙辰三百餘人遂以一人輕乎而
非也夫綴文恪之榜者不能使人人以文恪重
綴唐瞿之榜者不能使人人以唐瞿重榜既不
以一人重矣獨一人輕乎制科中號第一人者
更僕未悉數自表表十數公而外如雨中之螢
不全滅亦不全明而或居中權或列後勁高文
大筆何炳煥若斯之多也代不數人人不數言

固也代必有數人人必有數言固也而何疑於丙辰乃余又從登雋者而頗聞闡中之事蓋爲政鉅公有還醇二字橫亘於心臨文去取忍於抹掇一世之才士而一世之才士仍有誤而入其彀中人以爲一二分裁者嘿用其苦心而吾又以爲不盡然也人間世有抑才之主司而太清玉樓披香桂殿無有不憐才之鬼神誠不忍文章之府自今歲而閉故搖其筆矐其目雜投於五色迷離之下而使之不得不收其收之也猶以爲平雅之調而不知標新領異又爲舉業家建蜚弧之旗開蠶叢之道矣洗羣龍無首之恥而還之文明利見或賴有此若瓠落如余輩既不爲崇正之主司所錄又不爲右文之鬼神所憐宜泣而笑何足以驕人撫是編也重自弔而已

癸丑十八房選序

余嘗謂文章之道有挾勢而行者不韋著書以千金懸市門莫能增減一字夫不韋之書瑰詞宏藻誠有之必欲竄易則連章累牘何有哉漢魏以還而標榜相尚左思賦三都譏彈互起張茂先不能高其價而謀之士安遂就相讚述此又文之挾清議而行者也舉業家所謂乘時令得生旺之氣者莫如甲第諸公其文出人手一編而擬議之三年以內精華歲月大半消磨於全部房書中選而復選鐫而又鐫伐鄧林之材不足以供剗剗此與勢低昂毋足怪也惟此數百人者蟾光雞唱孳孳揣摩以收此後効升聞於朝列在庶官袞袞進賢爲操觚染翰之標的而操觚染翰之士漫曰亦趨亦步韃斗室提三寸不律爲政几席之上甲乙去留人自主司而下不以爲亢上不以爲嫌是何以故哉噫此造物之微機而文章之道所以顯也蓋天之植福

也原不必植慧汗手凝眸巧拙萬狀偶芥子之
相投致千金之共享咸陽市人之見私相噴噴
以爲文章之功效在是必有人不同而同其文
者錦心花筆鬼授神輸蓬島之間定無頑仙耳
夫世以曲江擬蓬島而僊都上清之藉約有十
種文成而化寧獨不然嘗見有大纛高牙金緋
赫弈而經生學士茫然不識其姓名乃降自成
弘迄於隆萬科某人人某義初學髫年輒有媿
媿道之者均此甲第中人而或沈或揚可伸可
屈此其人倫之鑒往往在下而不在上在逢掖
而不在廟廷吾故曰文章之中有清議而後文
章之用顯也余自結夏以來悠悠玩廢客有以
行卷投者多度之高閣而同社太淳仲復巖叟
諸君子銳精研思不匝月而京刻房稿翻閱盡
遍隨竄訂付賈人矣余漫無短長第卒業受成
焉而諗於當世曰此吾鄙數君子者理入繭絲

而神照犀渚其於此道目無遁形今歲曲江仙
客孰爲丹成孰爲行滿孰爲服食堅想孰爲外
道彼家陽秋之筆野史具在至若房以人計而
盈縮不侔也文以人計而多寡不侔也有雋者
則有雋雋者當局旁觀毋迺諸君子居其易而
人居其難乎余所卷舌不敢道但幸在下之選
評與在上之功令相輔而行而經國大業終有
賴矣

戊午應天詩一房同門稿序

每歲春榜之後房稿盛行其房師得人則凡所
遴材盡梗杞也否者披礫簡金豈無精鏐終不
勝泥沙之恨於是待試之士廉得各房考姓名
輒焚香籲天吾卷願落某房願出某先生門下
如脩淨業者祝其處蓮胎而生天宮也今歲掄
材南國晉中鄭公以吾郡司法入爲諸房領裏
公自蒞吳以來希孟不數見見則談文章遇針

芥處喜動眉宇以此揣公必知人能得士乃榜
首果爲公所收懸書國門賢愚憎服其次七人
皆所謂經若懸河策同片玉胥一榜之選也李
宗閔得門生皆俊異謂之玉笋門生時以此擬
公乃余憶唐人有領貢舉題詩于壁曰梧桐葉
落滿庭陰鏤閑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
不將今日負前心公嘗自述髫年隸諸生每試
冠脩偶然彳亍文戰垂二十年而後連奮以去
當斯役也迴思遑事心神酸楚展一卷泚筆躊
躇不敢恣其抹撤亦不敢草草隨讀隨置也它
人日閱百卷公半之它人遇不當意者不能盡
三義而公必竟之一以爲國家求真士一以爲
枯髯嘔血者不使其戴屈沉冤而無所愬蓋公
爲理官所治爰書皆生死關而文場主者黃泉
碧落判于斯須不獨生殺一人兼能生殺其喁
喁仰望一家新故與後先數世之十百人公至

人也於此心轉慎而虛明轉出卽炳靈者若嘿
相于宵深燭短之際而公亦不知其所以然今
諸牘具在可覆也公之在春闈乃祠部林先生
所取士丙午之役林先生分較南畿解頭實出
其門金鉞度人師生自有真賞哉唐時又有捧
登科記頂戴之者稱爲千佛名經此一編也又
非如來大弟子受記品乎希孟經生也故所談
皆經生事若以公之衡文而衡一切吏治又進
而衡天下事何足當虛明者之一晌哉

廣選勝序

廣選勝者何自吳而廣之也有待廣者何前此
未廣也刻矣其未廣者何吾黨吳人所以扶衰
吳而追其全盛也 明以制舉義取士吳之盛
寔甲天下嘉隆以前章章可攷也更僕未暇悉
數數其最焯者在蘇則王文恪濟之瞿文懿師
道孫先生百川邵先生北虞歸太僕熙甫錢比

部兼山王相國元馭管僉憲登之在松則錢太史與謙顧宗伯東江袁長史履善在常則唐中丞應德薛憲副仲常陶先生朴菴尤先生廻溪在鎮則曹太史含齋張郡守虛菴挈天下而言之十居八九矣雖文物之區閩越豫章之士不得與吳中爭文壇一片地數十年來人文磅礴海內相望勢不得不分半席共之至若冠冕東吳繩武前喆者練水殷無美氏茂苑李仲吉氏婁水兩王氏松陵吳言藏氏雲間方衆甫氏董玄宰氏張君一氏梁溪顧叔季氏晉陵徐儼弦氏薛又損氏曲阿姜仲文氏皆鵲起龍變人倫之最勝也以近事論常最盛松亦競爽闔閭城頭晨星落落而吾黨二三兄弟沐王謝之餘風簞服亂頭猶能使僉父三舍人貴吳吳何不自貴此予所以諭諸冶生及清源伯仲而選勝自東吳止也止矣又何廣焉曰是非其初志也謂

海內之勝具是矣而或不其然謂東吳之勝具是矣而或不其然鄉書所收不能六七也南宮所收不能二三也聚四郡良家子堅壁清野以當諸侯之師一再不勝重爲天下笑合五方之調與吳歛並奏世豈無知音者乎夫孤桐浮磬禹貢之所載也天馬葡萄靈囂翠鳳秦皇漢武之所絕域而求也廣其所爲勝者非廣勝也雖使文恪諸名家而在其何必不廣前此之役予詮次不數十篇以大母變趨歸而冶生終之此集則清源自爲政者清源饒才致腸肥腦滿其志不在小卽前所屈指仲文先生子也昭前之光明爲東吳增勝其在茲也夫其又不在茲也夫

戊午行藏二函序

今歲戊午之運頗類前此之壬午壬午以前爲庚辰平津公子處非其據至於襁褓窳荒號制

科一變壬午登壇者雖腕力小弱不能大有所
糞除而筆畦墨逕間已有清明之象醞釀而爲
癸未則異才輩出奇文彪炳此文章之一闔闢
也丙辰之變恭甚於庚辰凡寓內高才生咸磨
礪以須誓爲制科二百五十年一洗此恥草茅
臆見妄有揣摩謂主者之命題與其選賞之文
必標新拔異出人意表而陳陳相因者非剽掠
見疑則餽飭見嘔行且蕩滌一空矣今合兩都
諸藩所登雋牘暨其出之帳中而懸國門者悉
心縱觀之或然或不然何說也蓋文運猶水也
東流注海尾間洩之奔頽極矣二氣之所鼓煽
還而合於崑崙之墟其始竇也涓涓若蒙泉至
於下積石龍門又且伏流地中逶迤千里夫然
後一發而爲排山撼谷浴日吞天之勢余不暇
悉憶壬午間何人何文但屈指二三榜頭如王
如姜如劉者大都清真簡澹虛和閒雅不以可

喜可愕爲奇而至於癸未諸名公制義流傳至
今者猶日月之經天幹旋氣會夫豈不有漸哉
昔人謂陳涉代漢驅除不知項羽驅除更力戊
午之役余猶目之爲耨耨棘鋤未許爲拔山重
瞳也業已敝天下才人慧士之全力於尺幅中
奈何作尋常伎倆而止諸君子更勉之矣南國
之白眉不得不推侯豫瞻而此稿卽豫瞻季弟
雍瞻所選定也東海有兩明月一收一不收此
必有任其咎者余且趨雍瞻貽書乃兄黃金臺
下毋南向再讓若軍諮藍縷實啟山林而必以
廓清第一功留與愛弟作酉戌之局者則明歲
南宮行藏稿首汰兄文不錄矣

芳樹軒社稷序

余自癸丑南還偕嚴生栻讀書芳樹軒此本古
招提後爲鄉先正國博王先生故居四方士多
絃誦其中亦名地也銀杏數本大可合圍濃陰

蔽天又多叢桂玉蘭諸種花香樹色時來親人
地在吳城之東北應酬稍簡友人杜陵振之囑
叟所居各數百武而近昕夕過從以爲常亡何
而蔣士衡來課嚴生槐吾兩人共硯席因約京
爲文社稍廣之得子傳去疑仲先輩數人而維
九敬脩互授餐焉今年夏馮五玉至自雲間潛
心吾黨更欲刻期酣戰而霖霖阻之然嚶鳴友
聲與樹頭曉脫相應各久矣蓋芳樹社之結集
如此朱明旣半諸君子紛然南征次第解散敬
脩過士衡暨余商之曰諸君子之於社稅也丹
之鉛之甲之乙之如唐人所爲某某餞送某
人擅場亦旣有品題位置矣何不以驕天下志
一時盛乎余曰是吾黨之所以笑天下顧驕天
下哉今夫東吳西越之間地各有社社各有刻
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疑於競以布衣而叅朱衣
之權疑於亢朝遣召募之檄夕登文選之樓星

馳電逐如畫地而作餞疑于虛社中諸君每言
及此輒捧腹絕倒而余亦達達於弁言中爲同
人諷矣今日迺恩我哉無已聊以紀會聚乎余
之處此也與士衡首尾幾二年杜陵振之囑叟
三君者靡數日不會其它必旬月至焉洵一時
之樂也雪泥鴻爪之歎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
遣此今欲卷巾拂辭几榻不特花木戀舊亦覺
樹鳥頻囀余爲低回者久之且余與諸君子玄
味旣同素心互賞從此散去無論皇路天達輪
蹄紛錯卽如余之衡茅在伯通橋畔而諸君子
大半居東北陬更欲經年聚首晤言罔間又非
不可必之事哉夫帶草將鋤筆冢漸沒康成子
雲之宅皆付之蘧廬而況余輩寄榻于人者惟
是金谷蘭亭賴名賢之篇什以傳播人間千載
而下風流未散則願徵諸君子文章之靈爲美
蔭繁花稍留勝槩使它日履斯地者想見其干

霄氣色于參差茂密之中不亦可乎諸君子曰
善各出其笥中一二以授殺青

響玉集卷之九

終

卷之九

響玉集卷之十

目次

制義序

王文恪公家藏稿序

趙儕鶴先生稿序

諸延之先生寶華山房稿序

侯若樸稿序

倪武雙稿序

陳明卿稿序

文起先生稿序

祁虎子稿序

馮五玉稿序

曾大雲稿序

陸幼瞻稿序

康日穎稿序

史世選稿序

張冷生稿序

朱德升稿序

徐義仲稿序

馮杜陵稿序

顧靡瞻歷試草序

顧靡瞻南遊草序

魏叔放言序

沈去疑稿序

二楊稿序

沈伯叙近稿序

南遊草自序

行卷自序

小題閨集自序

壬子鄉墨自序

蠹餘篇自序

刻兩兒數音小序

又刻絳跣堂振響小序

目次畢

卷十目次

響玉集卷之十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制義序

王文恪公家藏稿序

王文恪公以

憲廟中連舉鄉會第一人去

聖祖設科已百餘年矣而論舉業者必首文恪前

此而百年茫茫其草昧也後此而百數十年蟄

蟄其雲初也

明之以舉業掄材也不猶唐之

詩乎而李杜之前有沈宋沈宋之前有盧駱未

聞有一代景燦之運至百年始闢者以此見

國家之醞醕者厚抒洩者長而文恪公以宗工

典型手提文教揭日月而行其功寧獨舉業也

今世尊騷雅而薄帖括謂小道不關治理夫童

而習者吐其未摘之萼與鄒魯之精神紛披腴

射此正朝氣所聚安得以筌蹄而挾小之余少

時從外家見文恪公手筆藁本自大學章以下
鱗比鱗次無題不拈間有不終篇者乃其探玄
抉髓各有成緒公登第年未躋三十而其苦心
如此梁谿馬君常見而悅之因哀集海內所共
傳者合刻以共同好惜其訛訛未盡覈而棗梨
亦不甚工公之會孫季方篤志家學今雖小草
一試而青箱之奉重于球璧乃彙其程墨諸大
篇合刻之屬希孟引其端夫舉業中知誦法先
輩者莫希孟若恨滅裂之報不能丐其遺馥以
自文今習心未忘見二三小友與兒輩舒紙呼
唔猶能討其精獬策其利鈍獨以才短而意廣
始攻文史比乃耽心禪悅不能以數月之全力
訂正舉業一書爲二百年成一瑋觀而弁以酬
胸中未了之願至於文恪公者九歲卽讀其兼
夷等篇弱冠時曾手訂其藁本丹鉛具在宛如
故人公與先高祖貢元公有如蘭之契詩箋尺

卷之十

二

二

二

牘卷軸盈把縹緗十襲永爲世寶亦猶季方之
寶其家笥也近者登莫釐峰想其杖屨所在慨
然有九原隨會之思世人徒知公舉業祇以其
獨詣耳若其詩文翰墨皆清雋道上稜稜露其
爽至於出處大節聞有援公爲公孫洩者甫晉
黃扉席未暖而去真所謂不可則止者哉余何
敢尚論往喆然嘗以舉業而私淑公則猶童子
師也敢因其文聊僭及之可乎

卷之十

二

二

二

趙儕鶴先生稿序

當壬辰癸巳間余不肖年方舞勺有傳示趙先
生文者讀之喜極而狂竊殘脂篝火丙夜吾吾
不休至棄其故武而步趨之雖長老糾督弗聽
也琅邪王逸季氏知余得秘稿亟從枕中搜去
刻入小題宦稿諸集中而先生之文衣被天下
然大江以南讀先生文者自余昉也是時余頻
首章句應童子科不知吏部是何官所主特何

事但聞墨中禱一大墨皆拱手稱快又一時平
津客如趙師舜梁成大之徒鐫削行盡長老又
教余曰是趙先生爲政若喜讀其文者也余以
是心儀先生不獨文矣嗣是十餘年而余所交
海內豪雋稍廣聞先生事益習又嘗從山陰王
生見先生詩數百篇其於少陵得收覓奪髓之
法酒闌拍案歌之輒覺明月依懷黃雲不飛益
嚮慕先生不已旣預計偕思迂轡訪先生于高
舉王集 卷之十 蘇軾集
邑苦馬瘠僕瘁又見布衣往來公卿間所談說
亡當至于書生不韃戶讀而倚附勝流未卯求
夜私心恥之遂逡巡弗果近有曲阿姜君某從
先生遊稱門下士哀次先生新舊稿餒于吳門
屬余詮次業忻然許之矣亡何病作越十旬乃
瘳而矐工已告竣余乃諗於姜君曰先生文固
無煩品題且有伍吳兩先生顏其端孟也可無
贅獨余有緒論謂先生文晰理則董相瞻事則

賈傳從橫變化則史遷沈痛剴激則陸敬輿文
章之妙備矣是文也非徒文也經世之用與救
世之苦心隱躍於其間卽先生實錄也當其佐
統均澄汰百寮提衡在手如南樂奏中所臚列
而指迷者此又非先生極奇極快極得意之文
章乎人與文每可叅觀而世有真人必有真文
高山大川醞結而爲一代鉅公則凡嵐光水黛
烟雲出沒之致自與日星相映發先生之文是
舉王集 卷之十 蘇軾集
已余以終前諾聊綴數語於後如正平半刺自
投龍門祇以早讀先生文聊識其執鞭之志非
敢自負知先生使先生亦知菰蘆中有此生也
諸延之先生寶華山房近稿序
鹿城諸延之先生今之古人而世之畸人也始
以直道忤於朝而朝無先生矣旣以直腸快口
忤於鄉而鄉無先生矣乃去而之寶華寶華者
酒城茶磨之南在吳山深處脩篁醫日灌木昂

霄二三樵夫牧子便爲空谷足音此真隱者之所居然隱而善用其隱目盼千旄而神遊朝市者尚有所不樂居而先生居之先生其真隱乎既隱矣焉用文之夫先生固隱於文者也農荷勸商擔簦服一經者抗手而稱先王匪是名曰情遊

明天子在上而一種菟蒙晦塞之氣偏鐘於賢士大夫臂力方剛優閑白日甚者漆憂發殂可以

學王集

卷之十

辭賦

爲怨訕人倫燕喜可以爲脅持允澤同人可以爲簧鼓幾於林無停柯淵多駭浪矣意者藥圃花欄之畔課魚責鳥嗒然忘言一切經世理道之事置之弗講庶幾无咎无譽而近之不過蘇門東臯遠者沮溺丈人已耳若夫程之卽爲藝證之卽爲學匡世者寓其深衷而丰稜不露懸解者達其與理而臚響俱銷則宦稿一途差堪遊戲諸先生自去國以還進不得揮洛陽之涕

退未嘗主河汾之盟滿懷鬱淳茂所發紆嘗願爲鄉邦之太丘與排難解紛之魯連見義必奮有嫌弗避而緝緝翩翩者捺鋒鏑而擬其後先生曰是吾藏之不固而入林之不密也逃而去之脩篁灌木之叢藥果多暇榻三寸不律與澗水潺湲相爲響答其文也泓崢蕭瑟簡澹而閑雅心與地遠文亦從之讀是稿者可無疑於先生之品矣余久不見先生一日出樵關方舟行數十里盡發其近稿見示而屬余弁其首余習於先生非一日讀至非公不至見利思義等篇不能不愀然三嘆也以先生而拈此等題發如是妙義以風世乎亦聊以志感也故曰先生者今之古人而世之畸人也

侯若樸稿序

憶三年前讀書蕭寺得若樸稿一披閱之輒有意其爲人也其材闊以遠其韵瀏以越其結構

則嵯峨矗直而丹青畢煥也其神宇穆然而氣

味翛然每撫卷嘆曰此中州之才士乎是時余

困伏菰蘆中視丙辰諸公文不啻嚴爲功令然

意故崛強不能盡有所折服而於若樸時一浸

淫神往今歲對彤陛而幸以同籍締金昆之雅

若樸才情意氣凌厲千秋而視一時聲調相等

其姓與名可登蘭籍者必簡蒐而翕聚之故其

曜就余也亦如余之好若樸又同居燕市之西

華王集

卷之十

人

韓獻可

華王集

卷之十

九

韓獻可

偏相去僅跬武昕夕過從若樸鼓琴余滿引大

白甚樂也若樸好爲詩其造想琢句往往秀色

撲人蒼翠欲滴至若篆烟輕裊欲離欲絕處真

可稱長吉後身余之爲韻語粗獷而已若樸不

見鄙而錦囊中物一一出以相商以是知若樸

之暱余匪淺淺者曜華宮中風流未掃以若樸

才何事不可辦若余則悉索敝賦恐如韓安國

賦幾不成若樸且爲我作鄒陽哉

倪武雙稿序

嘗聞故老談王元美先生事未嘗不頽首拜下

風也弇山籬養之園無一日無客客至卽飛觴

嘯咏日未中呼酒留連至午夜不止就隱囊闔

曉少頃卽神明湛然高陽河朔之客終不能與

之角勝而其結構爲文章度雁漠走雞林爲一

代宗工鉅匠問其操觚時止頽櫛前三四刻高

文大篇如風雨之驟至此之謂異人而吾友武

震彷彿似之武震生於蕪城梅閣二十四橋之

間才情溢發與烟月瓊花相爲標映卽少長窮

愁典鷓鴣付酒家曼聲落梁塵意氣自若大江

南北無不知武雙爲廣陵才士然所謂才士者

多以詩酒市豪或別有托寄其於尺幅之舉業

每不耐攻卽攻不能窮其變卽欲窮其變而青

尊綠綺碧水丹岑與夫結駟欵扉載酒而問奇

者交相奪而不得展其捉象捉兔之全力則送

遂以淋漓汗漫出之而僅收鹵莽之報今讀武
雙文可以爲九可以爲劒可以爲八門五花之

戰陣可以爲吞山吐火之幻師蓋舉咕嗶腐儒

窮日嘔心而未測其畔者環集於武雙之筆端

竟不知何時得此暇何暇畢此力意必有犍戶

或面壁時而又不然也近與之共寓長安酬答

讌會無所不同而武雙庾倍之往來赫蹏幾於

朱齡石之百函而浹辰出一紙焉則詩歌錯落

集

卷之十

集

卷之十

集

來朝又出一紙焉則文筆紛披跌宕於花香燈

影之下一吸數百觥而題咏亦略相等黷脂滌

硯之豎口呿而不得闔吾輩旁睨而竊聞之靡

弗心遜者上下五千年猶不可知以予所聞亦

近於元美先生之風氣矣大而化之則亦何所

不嫌哉夫才如元美不登禁林正宋人所云儒

門收拾不盡乃逗漏而爲馬祖臨濟今以右文

之朝首遴武雙以光作人之典正如賦凌雲者

脫臨邛四壁而待命於甘泉建章之畔以爲榮
相如耶抑榮漢也

陳明卿稿序

兼長之難徵獨人不能也天地亦不能日麗白
晝月輝中宵岳峙不流川流不峙所以藝之至
者長卿賦而不史子長史而不賦義獻筆陣張
顧畫圖所取愈約所得愈高唐以後始有兼攻
者然昌黎廬陵諸大家其獨詣在文賈餘勇出

集

卷之十

集

爲韵語聊取托興而已至蘇長公而後可以文
可以詩可以字可以畫可以禪此又文人中之
三十二應不可彷彿而企也 昭代用時文羅士
而士之銳鏗與其豔蒞皆萃於此若棄襦之年
與終童上下用其果壯以讀古人書因而効古
人所爲詩與文如海內所傳北地信陽之屬及
詞林前輩武功新都諸君子是也不幸爲造化
所弄予于于不退不遂之名場半生結習夢囈

不捨筆墨哇逕熟而不得生亡論其爲古文詞
聲牙詰曲祗增酸餽卽所稱經生語僅僅一經
生止耳獨商瑋異人如明卿者不然明卿十九
成孝廉八上公車不第天所以繫陪之者若欲
奪其博極之力使并精而成王瞿之業明卿則
檢喉仰謝天公謂王瞿可不必爲幸十年可讀
而萬卷可破且讀書有三端淹經術蒐乘載采
藻菁云耳三者雖促小儒汗流聳駭以爲時義

卷之十

文起先生稿序

文起先生稿序

文起先生稿序

文起先生稿序

文起先生稿序

文起先生稿序

之蠹螭明卿則沉浸久吮咬化苴粕盡肪液流
望之歲蕤紛菌燁如也按之則瓦爍皆成還丹
而潢潰胥歸溟海左之右之從之橫之或掀眉
哆頰或斂容危坐或岌冠大佩或龕服亂頭其
所爲經生言也而迹於古文卽登著作之場而
別爲古文詞也亦不必脫去經生言其所爲應
舉之業也而侵入宦稿卽游戲而時時以宦稿
垂世也亦不必洗盡舉業昔洛陽譚瓊州言仲

深一屋散錢恨少索子讀明卿此編者若古若
今一以貫之矣又聞前輩言瓊州讀書日可三
寸許明卿躋公車時所纂輯每歲不下數十種
今在苦由中而雌黃殺青歸然成巨帙者日夜
輦載以售賈人至使棗材垂盡而削工爲之血
指令文莊而在當拜下風如余固陋無文且弛
慵日甚亟爲君苗之燒筆研猶足善藏其拙必
不敢以小巫而放夸父也

文起先生稿序

上世考文之柄獨出於人主凡敷奏言揚爲關
門而求皆以聖天子作主司漢策賢良亦天子
自裁決耳然稍稍從文稅升不靳中實故天祿
石渠間不盡如董生者流至凌雲賦奏乃啟倖
門開鬱輪袍之漸凡文苑中流香吐豔千載而
下哆談榮遇令寒峻色飛者覈其用祗與烟雲
玉樹沉香凝露同其標令而家丞之實寂寥罕

觀我 昭代列聖敦尚儒術然不屑屑以詞華
相寵炫有忠質之風焉 臨軒句牘取形輝獻
曝之士而竈以龍章拔之驚序回祝其爲疏圃
沙棠轉日輪而扶天柱且不願以瑤芳玉蓋目
之何況華林紅紫 新主當陽雲蒸霞蔚爰有
二十餘年砥躬飾行讀書味道匿影深山之麓
結廬丙舍之旁者上自公卿下迄厮養遠而寰
寓京輟僻而孤村野落談其名則齒頰俱馨挹
響玉集 卷之十 一四 終執堂
其人則形影相慶造物毓之山靈闕之鬼神護
持之

神宗皇帝以無心之亭毒厚需而姑待之卽秉衡
文之軸者亦僅僅爲之梯航爲之筌餌不敢以
知人拔萃自居聽其挾策受知於天子我 明
明后垂裳而發 臨軒之問乘時應運首得若
而人如弋得朱鳳如獵得斑麇如網罟得神鰲
靈龜 宣制之日在庭百僚拱手加額借此一

舉占泰運之將興長安道上販卒兒童連臂雀
躍而莫知其故以爲 興王上瑞不信然哉士
自齠年應童子科至赴春官大小凡十餘試數
奇晚達者殆將百計文章之權青氍墨綬以上
咸得而操之廼有文稱其人人稱其文的然爲
千古第一流壓倒海內豪傑使其頰心掇志人
人自遜以爲弗如者爲

天子所獨鑒而獨收則天下之知人能得士洵不
在朱衣不關青眼斯世考文之柄旁落數百年
今且還而歸之

天子矣文德旁皞千羽可風邊陲之蒙庶有瘳乎
若以頡頏前哲裒合衆美洪藻堪嗣武功遂理
足望高陵錚錚危論遇事不讓永豐皎皎完節
處變能過寧晉要之四時之氣固無所不備而
其無不可自見者正有所不必盡見者也至其
爲文也調必矧毋勦響必振毋曼骨必嶢削而

峻母發旨必披剝而鬯母蓄更有闢然之光儵然之韻悠然而不窮之味此其文之大端卽其人之大端也其甥姚希孟爲之序

祁虎子稿序

每歲春榜下必有一二英妙爲時所豔稱其以汗血之足騰驤千里是必駒齒未脫龍文早見秉天授之奇超耆宿而上之造物者私其材非私其過也今年長安中無間識不識爭物色祁

響玉集

卷之十

二

錄氏堂

虎子匹馬道上觀者如堵牆而余私自慰則以知虎子最真又最早無俟慈恩塔下觀探春年少郎始知有祁虎子也猶憶壬子秋余廁賢書謁爾光先生于南駕部署中虎子纔數齡從諸幕出擅客髮鬢成角膚理若干闐玉眉目如畫余心异之此必玉皇香案吏謫墮人間囑先生時勤護持更當以五辛撒嚮空中恐有鸞鶴笙歌乘風迎去後先生歷官中外不相聞者數年

而虎子已登鄉榜又四年成進士凡名下諸君子枯髯秃髻攢眉濕眼盼一日之遇而不得頂戴登科錄如千佛名經毋論其它卽尊甫先生於此道中嘔肝擢腎窮二十年之全力始脫穎去雖海內推文章家不得不爲祁先生屈一指而遙想其寒燈旅館舒兩足納絮毳苦吟至丙夜不止其得之也不可謂不難而酬之也尚覺其損價以就直虎子讀父書澹山堂中千緗萬

響玉集

卷之十

二

錄氏堂

而屹然有以自范規言渠行動合先民豈獨其
天資近道哉可以闕遠詣矣吾嘗寄訊爾光先
生而以張弓爲天道喻虎子其歸而質之

馮五玉稿序

今海內爲文章者上自鉅公先達下至號嘍兒
童無不知馮五玉五玉文猶八公丹鼎舐而啄
之鳴高樹吹雲中紛紛僊去而手自烹鍊者尚
滯塵滓間至今歲廼始登第一異也五玉名久

響玉集

卷之十

大

絳賦堂

噪海內或意其策名仕途久而且老卽兩闡撤
棘主者從糊名中發緘得之不勝喜而私心忤
忤焉又恐其爲白首尊宿以千佛名經作孤進
還丹及門族見逡巡出諸君後問其齒甫登強
仕耳轉相怪詫不知其聲價騰踊起自何年一
異也夙惠聖童剏鑪日久英芒漸卷化作鉛刀
凡知名蚤而蹭蹬不遇者往往坐此五玉之少
也其名日以盛年盛矣且不無冉冉憂而其爲

文也鉅麗精悍中不減鋒銳其湛於經研於事
也非積學名家不能辦其奔騰放逸洶湧澎湃
又氣吞河朔少年凡其年與文俱令人愴怛不
可思不可詰一異也江南一派以布衣豎文壇
贅孤者臯比絳帳所至尊禮如王公貴人又有
銅臭乳臭丐齒牙末光攀附清流望塵而仰沫
等於東國之人倫名士之權逾重而其地亦漸
隣於亢五玉名動海內爲文學十餘年孝廉十
年凡所至公卿倒屣樞衣問業者皆一時英特
卽吾友陳無聲遊於其門旣以名進士起家而
五玉之爲五玉也恂恂然抑抑然其胸中苞舉
匯納以供天下之挹取而有餘而其微念所存
遜處于百川萬壑之下日承天下而不足養吉
人之蘊藉削譽彥之丰稜使夫小有挾持輒矜
崖異盜名入手肝膈方行者見之則意消對之
則形穢才華德器合而爲一目中如五玉者幾

響玉集

卷之十

大

絳賦堂

人此又一異也以此人者既不能速飛早貴以應其天才又不得峻第巍科以酬其聲價清選弗居一官任命五玉之所以自成與天之成五玉者正未可涖測矣夫世之知五玉者文章云乎哉五玉而徒以文重也余不佞不能若是其喋喋也

會大雲稿序

今歲七八月間同人復有以新作示余者余捧

響玉集

卷之十

子 辭賦

而異之夫吾儕自解褐後日滾滾飛塵坱圠中應酬小歇欹枕高眠翻邸報作一日新話否則哦小詩或抽架上稗官家言聊與倦魔相鼓吹耳少而屈首受書以帖括爲苦不知其樂幸一日謝去如噩夢始蘇通身汗浹豈敢復尋夢中事當此時而抽纂故業不廢非習心難化則得趣難忘度其人亦必於世芬簡淡雖飛塵坱圠中而蕭疎風味宛若一書生故其於文字筆墨

之緣若故人之不忍捨若舊遊之地係戀徘徊明知其爲蘧廬又栩栩然樂而不能去也於是展其新篇而卒業焉又復從其房稿中簡其公車義而共新篇相質券焉一讀之而以爲松之風竹之雪謾謾然來而琅玕與瓊玉相戛擊也再讀之而以爲萬歲之冰桃千常之雪藕入口倘然在蕊芳醲醇之外而味與舌化旨與澹俱但覺五齊八珍之羶穢而逆鼻也蓋其爲公車義身未離乎得喪而文章之真神不以得喪汨也山棲水宿藜羹布袍挾三寸不律以怡悅吾性蕩漾吾之天機偶從寂而生籟忽繇苦而趨甘舉人世之樂事不能代而舉人世紛遯繆轉之境亦不能奪卽玄解之而以爲性命弘被之而以爲政術無弗合也無不貫也而何忍棄之余旣讀其文復闕其旨而還以諗於同人曰夫夫也通而不改其塞者也今世所號爲無行誼

響玉集

卷之十

子 辭賦

不登士品者大都讀書一人服官又一人朝衿而暮紳之從此判作兩截而素絲遂化爲蒼黃不雕之樸化爲棘猴木鳶而不可方物有依依於經生之結習而不欲敝帚視者固其浸泳深哉其有素心也夫如余所比擬以爲松之風竹之雪冰桃雪藕在蕊芳醲醇之外者文如是其人亦如是矣其人爲誰溫陵曾大雲也

陸幼瞻稿序

響玉集

卷之十

三

從來新知之樂正如閤中得酒談劇得茗花間得美人月下得清歌入深山得筇竹杖其快適不可言所以嚶鳴悅響千里論交者雖畏糧重跼蹐寒遡遊不以爲疲而況天作之合乎余自束髮以來交日廣好友之癖亦日深然以身在經生中其雅相慕悅大都文人韻士之善於經生言者昨歲越中所奏鄉國之牘余得覩其全而吾友蔣韶賓氏以麟墨合璧貽余雖才彥霧

集至若胸有眼腕有舌筆端有轆轤按節而哦之有微風敲竹及飛泉擊瀨聲惟吾幼瞻氏一讀一嘆未嘗不悠然想見其人也今歲出首闈尚未就枕而韶賓過余余亟問君家高足誰當建蜚弧者韶賓曰吾耳吾幼瞻文矣承蜩脫兔之技也文章果有價當與子稱雁行迨南宮榜下余濫廁諸賢後而幼瞻果哀然襟袖本房余不自喜其收喜得吾幼瞻稱同門兄弟也嗣是伏謁絳紗樞承函丈挈金昆之藉領玉笋之班唱余和女幼瞻實有執壘之義而諸兄弟于于以從以迨玄都蒞宇之間接騎聯鑣之際席地論心驩焉道故遂以天涯之萍絮作異姓之棠荆洵有風契誰云偶然夫君處當湖余居吳會盈盈帶水葦航可達君旣知我彌深我亦懷君若渴而必待市駿之臺乃成合劒之浦相慕何深相見何晚此其快適又豈可言喻哉若夫師

門所收皆丹臺之金液瑩山之玉榮雖麗水之
英難稱百鍊藍田之璞未足連城而余以頑質
玆姿參入其間諸兄弟競忘其醜陋而就之又
先在幼瞻矣

康日穎稿序

江右之文多峻潔荆楚之文多魁奇風氣夙別
然峻潔者易入於剗刻如千仞之山嵒岬壁立
雖鬼斧削成宛然痕跡不妨以青林翠樾稍爲
點綴魁奇者多涉於滄莽如湯湯沸流洗洋泐
泐望之如銀濤雪巘終不免潢汙耳日穎爲江
右之安成人而又通籍于楚之衡陽合兩地之
風氣以兼撮其勝而補其不迨嘗見夫圖冊所
載君之鄉故有武功山山有古杏東花西實俗
呼爲小桃源不知於岫嶠峰朱陵洞何如想見
其嶢嶢中饒有蔚蒼非骨山可比也吉有文江
曲折於汀渚之間其文曰吉何巧也衡山之下

湘水出焉綠紋碧波千頃一色水之韻者莫過
於湘此皆日穎吮毫舒紙時所爲支願相對而
山水之靈亦且蒸嵐吐霧以助君之渴筆者余
好從暗中讀文章揣摩其人與地如日穎者以
爲西江之彥而精理足以藏其格以爲南楚之
英而蘊藉足以馭其神雋不傷道宕不軼架雕
鏤矣仍帶雄渾之致騰逸矣終收啣勒之中兩
按而兩似之然後知生焉習焉所得於扶輿之
鍾者不獨偏而冶鑄者又善用其所兼也浸假
而採燕趙激亢之聲哀吳越嫵婉之調入閩粵
纖麗之響揚齊晉踔厲之音我不隨俗變而又
不狃於難變之俗雖詹詹小道亦自有大成余
願與日穎徐究之惜哉其以筌蹄棄也姑誌于
世之知言者

史世選稿序

今天下習於文者日益工而文章之氣日益薄

挾一已靈慧遂不復與古人相浸泳而徒剽其
浮影攫其虛機以爲高乃從而巧爲之解曰真
文如山之光花之韻凡所謂層巒疊嶂與夫千
紅百媚皆非山靈與花神之面目不復過而問
焉洵矣安得使原野無山而自露其丰容蒙茸
非花而別釀其芬馥乎余與時彥論文每援取
滄浪之論詩必欲多讀書以沃其本而又有不
善讀者強古以諧時或拂時以摩古能鬱而不
能秀能寔而不能靈能襲紙上之鬼而不能攝
古人之魂杳拖迂窒多而亡當奚惟乎爲輕雋
者詎集也近得史世選先生文而讀之一讀一
舞取以眎同人而驕語之曰是文也非吾所結
想於胸懷恨巧力不副而庶幾一見於它人者
乎鬱矣秀矣寔而靈矣宮商叶鳴鉤於郊廟而
又如建封之玉磬悠然絕俗徽絃動而众山響
也纂組玄黃紛披五色按之則鮫人之機天宮

之無縫衣針神之從橫千摺而不踰徑寸也銀
戈鏃騎多多益善急旗三飈萬衆齊入而閑整
之妙則馬鳴旆旌羽扇揮而鈴鐸無聲也溫陵
故文章藪窟二十年來海內競稱許同安然猶
覺其神鋒太僞其於濃皮厚肉施朱澤粉之態
雖一洗其陋而一發無復餘意薄之一字亦或
不免故其所留之身與黼黻斯世者不復可大
可久惟我師樹蜚弧於前而世選張鳥號於後
晉機雲唐績維材局狹小未可比數若宋之二
宋兩蘇以名制科賢宰執爲千古墳簞之盛而
昭代之費鉛山倫南海差足擬之茲其在溫
陵哉今海內衿紳皈仰師門如繁星之麗月而
不盡知有世選正以見知於世者晚而蘊崇徐
發之其能步我師之後塵無惑也若世選生平
卓詣其鄉衮歷歷能道卽近稿中遠遊方蹶諸
篇滿懷忠孝淋漓毫楮斯又在文章之外者而

姑先論其文以此

張治生稿序

晉陵張治生先生主吳下文章之盟垂二十年海內聲氣之士咸奉之爲尊宿其所授絳幃弟子達達取高第如寄而治生仍困諸生中筆鋸四射十札皆穿寒芒霜鋸近於徐夫人匕首而鈍鍊不能使之卷礦石不能使之刃非採荆山之銅鍊以陰陽烹以日月豈能百試而百不挫若此

響玉集

卷之十

序

天子遴賢宮之譽彥而策之 明廷治生首膺其選意造物者借此以稍振敝貂之色增古琴之價而其小伸之大困之也如故余爲之仰天搔腕欲擬靈均之間以問之請詰其賦才者何心錮才者又何心則又有代爲解者曰此非錮才正以鑄才也天之顛倒英杰也甚幻而磨礪之者其道又多方吾輩三歲一下第其所遭窮愁

坎壈慘沮萬狀計無復之理殘帙置青箱中一臯比纍若懸鵲使奚奴挈而趨強就人作活計擁南面談經生徒林立擬於扶風河汾名非不尊其實以餬其口而內免於交譏瓶罍之嘆耳花茵月席水亭山榭自古文人所以蕩漾其心神而發其淋漓磅礴之趣者盡付之瑟瑟牕櫺熒熒燈火卽欲半榻禪龕三年面壁以自適其性而終不可得如此耗磨不爲不苦矣猶以爲英雄之氣未盡使其進無所憑退無所倚不得不頽而爲小草之一出首藉以代舌耕脯修而充都養僕僂使署磬折道旁別自一番風塵面目而鑿鹽泥味又依然故吾興言及此則錦心繡腸仙毫彩筆將與血淚俱枯惟真有志士之氣俠士之骨達士之解才士之筆者轉爲之激昂爲之迅發如澎湃洪流束於兩峽之中陽侯怒立浪花欲噴又如千尺蟠枝移之石鑄陰風

響玉集

卷之十

序

相薄虬龍震吼皆文章之夾助也自有制科來以鄭虔青氍爲終童之襦者多矣天之置冶生與冶生之所以怡然若安者豈無意乎雖然邯鄲才人作廝養婦眉可療饑而委身玉工此皆造物之不可知者請以此編代靈均之問

朱德升稿序

余伯舅文起氏有人倫鑒當甲午之役新從白門還余叩之諸同籍中誰可締歲寒者首舉寶應劉靜之曰是人也年方總角而卓識定力如耆年尊宿弱不勝衣而有經營四方之志然吾所以皮相而遂得之者見其形骸土木冲寂自守凡行隊間翩躚裘馬少年得意之狀不求絕而自無不絕所以奇也嗣此七年而靜之成進士徘徊閑署嘗以身寄當世之望雖年不配德未竟厥用而其所嘿留於天地間者終不失爲名臣今天下賢士大夫無不追慕靜之而同籍

卷之十

朱德升稿序

朱德升稿序

相知最密亦最蚤則自吾舅氏也余昨歲廁諸賢後紛紛接對自夙昔聲氣而外或覲面不能舉其姓氏歸而伯舅還以所問問余余茫然未識所對亡何而里中藉藉相告西郭之外有異人焉閭巷不聞車馬之音親朋不聞襍遯之會杏衫平頭叱去不錄腰多金以請贊者聞其風却行數十里蕭然四壁不丹不堊子聞之尚亦有媿乎蓋指德升與景文也余一日過小宛堂朱白民迎而謂余曰子亦知朱周兩君子其文則今之選鋒而其人尤古之繩尺也子嚮者數年不知亦子之過也今而不知又安用子爲余退而物色之果如所稱不爽今年春塲事竣晤兩君於徐仲容邸中飲盡一鼓散連手步月下姑商榷失意事謂吾儕此歸惟有舌耕爲生涯耳書堂業債未知何日可了相與汎瀾者久之乃景文遂着鞭去而余與德升各衣敝裘歸故

卷之十

朱德升稿序

朱德升稿序

里余家倚郭而德升阻山四月中苦人事五月
苦雨六月苦暑迄今未得一過從乃寸心脈脈
不啻晤言一室彼此相易無須臾忘也間又取
德升稿快讀三四篇如枕上松風爐中栢子爽
氣清芬襲吾襟袂豈其文卽人耶而余好之若
是蓋德升之文用虛用逆或翻空取奇或倒入
作勢雖春容大章貴若燹鼎而有輕雲離岫舞
鸞穿簾之妙使德升而今日歸然上第其何媿
焉然德升故不以一第重卽一第亦不以文重
夫文章科名可以了一世卽如景文輩更有等
景文而上者余當視之如忉利天神而婆心專
熾正恐天宮常憂墮落也使同籍中如吾舅氏
所賞識者得若而人余不佞雖黃槁牖下長附
於諸君子之休光幸矣幸矣德升尚與二三兄
弟勉旃

徐義仲稿序

文有文心而文人之自護其心也必且屏塵囂
黜幽愁一切卞急躁擾之氣不使之撓吾寧如
曲欄之護名花而百尺流蘇之護美人也護之
至矣又欲直達其情而適其性之所近夫直達
其情而適其性之所近豈其自娛以娛其文之
心也文心娛而後可以文爲娛知此者差足與
論文吾友徐義仲天才溢發得文之局握一題
姑置其膚理而獨探髓腦得文之竅以我閱時
不爲時轉左丹右鉛泚筆直下凡操觚之士等
若司南者義仲槩收爲奴僕衙官而猶然弗屑
也得文之膽花間竹下棋不去手杯不去口至
於夕陽新月之交主人欲醉醉而復醒婆娑偃
仰得意疾書不自知其心與題遇題與文遇矣
得文之機松栢西陵楊柳章臺四五年來無復
吾黨之迹而義仲時與二三酒人徵逐其間不
知者謂義仲鬚髯如戟猶沾沾少年場而義仲

則以爲紙上之烟雲毫端之金粉得文之趣是天下之娛文與娛於文者莫義仲若也又何必問其文之工不工夫世之爲文也多從苦入苦而不能甘雖嘔肝鏤腎憂憂乎其難之而其中殊少生動之氣其謬以爲甘者則又揮寫自恣殊無選擇雖手口之習愈熟而神明之用轉衰若夫雙椀斗酒悠然自適易人之所不能易而又工人之所不能工蒙莊所謂智養恬養智義仲殆兼之乎吾滋妬矣

卷之三

卷之十

書

馮杜陵稿序

文章之難也自信難而其在不恒有之才與不經見之文使天下指而目之者忽以爲祥忽以爲厲而浮沉出沒於利鈍毀譽之間則自信尤難余嘗與遠近同志論文主自信者半不敢自信者半自信者曰吾從所好而已因其性之近而縱其才之所如真與真遇神與神投則裝實

之鍊可躍而延津可合烏能執途之人而燭之其不自信者曰文者達之媒也請以尼父之三言爲準則性靈爲質新陳離合奇正相生爲義同人之彈射先達之品題與當事者之乍甲乍乙或低或昂爲觀察下人之用而達可幾也兩說較若河漢余未嘗不兩存之而兩用之友人馮杜陵才名夙著至酉戌間而驩噪逾狂一言旣成人必手錄而出入携之如謝玄暉驚人詩

書王集

卷之十

書

有肉無骨有琴無實脚板相隨莫之振起而杜陵標新領異常有古人不見我之恨高豎義幢橫開筆陣至於抵掌驤眉雄譚侃侃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又一快也余之交杜陵最晚知杜陵最蚤而賞杜陵文最真然當通國之士驪噪逾狂而余墨墨不敢以雷同進每欲以不自信之說爲杜陵韋茲之佩使之抑才以就格引格以控才而猶恨其言之不盡也比杜陵經年之內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而右方則爲遲局況續鳬斷鶴効顰學步天下事竟不可料自信則爲險局而真與真遇神與神投順風揚颿亦杜陵旦暮事矣顧余終有効於杜陵者則請譬之酒人洪飲者觥籌遞交而神明不亂此量飲也迨數斗之後以酒飲酒而披猖瞽亂迄於不自持杜陵才洵奇慎毋爲才用哉抑才以就格引格以控才若不自信者乃深於自信者也此余所爲兩存而兩用者也夫杜陵文如其人者也得此而造於達者奚而文奚而文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顧靡瞻歷試草序

數年前有郡大夫顰蹙而譚試事謂是役也要人之竿牘廣至矣獨明旨未下耳此語流傳至今爲笑端夫挾扛鼎之力與寒素爭第一籌慮亡不顧指可得乃空拳白手往往建鄭伯之蜚弧使大力不能負而趨則文章有神而當事

者亦欲稍行其意不貴夫有言之蹊也然每一郡邑大夫至及臺使者按部必遽拔一兩人多者三四人不論年而景響俱銷雨中之流螢旋而明亦旋而滅不可勝筭若夫望實俱協曹奸其推凡暗中之摸索與有心之物色兩無以易之欲強置於他人之下而不得即使他人強踞於其上而亦不自安始而疑既而服久之而或不如是則反以爲怪可謂陽秋定而月旦乎矣

響玉集 卷之十

將毋犯鬼神之忌乎吾友巖叟氏所以皇皇焉鼓成均之篋其得志於小試若承蜩而棄之若腐鼠也或謂巖叟天下之慧人也大堤女郎顏如薜華年不登一十而披緇入道學于養由基者發必穿楊一朝而折棄弓矢此其人皆大智慧得剛成之術而善用之吾獨謂巖叟不然巖叟每試輒弁其偶聲響翔涌至使長令負弩廉訪下榻落紙未竟人獲之如球琳琅玕亦尊且

貴矣而余見其拈一題必摩腹緩步經營竟日而後出既出矣又痛自貶損雖學語兒童耆年尊宿與夫陳陳腐爛之坊刻片語會心輒自恨以爲不如花茵月席之場聊以遣其牢騷而一聞莊語感然無所容蔑論精心獨詣於吾黨無兩卽虧盈益謙之數以余所折衷毋如巖叟者杜襄陽云吾在久壓公等此大言以驕沈宋而巖叟實逡巡遜謝其去而成均人以爲善護名不知其實欲挫名也余爲選刻其試草見其有長勝之技而不欲居以媿天下之奔走於金僕姑者若曰有文百軸馳走京轂則子昂之琴何如摩詰之琵琶巖叟不以彼易此矣

顧靡瞻南遊草序

余爲靡瞻序歷試草文章聲價亦旣詳哉言之矣八月幾杪靡瞻歸自秣陵余與之握手相勞苦問其闔中顧靡瞻固謝不敏謂昨者携病入

試又不免羊公鶴之誚聽其言欲如而譽其眉
宇間覺有異蓋靡瞻心最細其氣柔而善下至
於對友生謹呼謔浪興寄習習豪舉引滿至數
斗不醉醉則就小奚或酒家胡覓黑甜一枕醒
而哦哦極而倦又連臂而從事於大堤之遊河
朔之飲精神困箸而其才情風調四發而不可
禦若春月麗空輕雲散彩然動溶滉漾之意多
而不宜於寒潭之寂照文至靡瞻而三十不售
譽王集 卷之十 旦 辭數
或於壺子之學未講也無端二豎臨事嬈人正
當磨礪以須而反移之於方書藥畧風簷落紙
其文未始不滿志然擬其境正類靡瞻飲酒而
不盡數斗之時故試事甫竣卽與同人輩商略
三年下幃之計而白門柳色長安馬蹏甫着祖
生之鞭又棄終童之襦者若付之度外而不使
其轆轤上下於胸中純氣內守結而爲恬寂之
光望之如幽人如韵士余是以覺其有異而亟

爲靡瞻券之想歷歷在耳也是役也聞其本房
師得靡瞻卷必欲弁一經各房亦交口和之至
引癸卯故事爲請而竟用成均格人以爲靡瞻
鞅鞅不知靡瞻之於小試取第一若承蜩其逃
而成均者靡瞻之善用其天也無論一經卽以
南國第一人酬靡瞻不爲奢而猶寓屈於伸者
天之善用靡瞻也波斯火齊鞅鞅瑟瑟有識不
識而至於麗水之精鏐藍田之尺璧則人人以
爲瓊寶靡瞻聲價久著矣豈自今日定豈自今
日而反若不定哉第願以恬寂者葆之雖至於
曲江池畔櫻桃宴上而燄然者如初則余請爲
靡瞻更券其大者靡瞻固字巖叟今愛而附之
強自托於親狎者無問習不習競曰叟曰叟叟
之一字出於口如齒頰皆香余頗厭聽之是以
從其新字而目之靡瞻至譽靡瞻文猶譽堯之
類也亦置其文弗論

魏叔放言序

此虞山魏冲叔子所爲制舉義也吾友欽愚公嘗以叔子字不知何故忽厭去有呼叔子者咄咄豎兒詈我詈我乃魏叔取而字之又有慕於范相國枚田之屬彷彿其以一字字庚字魏叔云魏叔之爲人鮮華自喜喜吟短詩喜登眺山水間喜幽閑獨坐喜狹小奚奴而不甚喜爲舉業家言則世所爲慎言者莫魏叔若也文成而何以顏之曰放言蓋魏叔惟不言已耳言則縱其力之所往而窮其變之所伏如波紋水縠縷縷出錦官城而碧湍紫瀾挾以俱東又如蘭楣葯櫟庀材精好而萬戶千門落落洞開余與之共事經年憑軾對壘者僅有三日而太公色舉齋明等篇俱可作小題長城余所怖伏不敢當又其出之也敏運之也奮躍而無留行累月不成隻字每搖筆則千言立就故言有所不盡放者

斯真能放言者也梁帝之誠諸王曰作文與爲人異爲人可從端慎文章且須放蕩規規於老生之繩尺而按其腕牽其嚔文烏乎工則吾未見能言者之不能放也魏叔之獨以放言稱何與夫放者文章之旺氣而放言之稱又輕肆傲世者之所寓也魏叔才甚高其不屑爲攢眉攻苦以造於沈實之境意其珊珊骨子中有驕貴癖耳世人就其所至而目之曰尖秀甚則弁其尖秀而抹掇之拂水破龍之盟鷺鳴鶴和聲振江左魏叔遊於其間若墨墨不自得進不欲問燕喜之陸大夫而退乃自托於超然之申屠蟠顧影自照慨焉有離羣中道之思又豈放言之爲累乎進於倫慮而可矣

沈去疑稿序

邇來著述中有恢奇可喜若李氏焚書徐文長袁中郎諸集湯臨川諸傳奇後先行世皆足以

盪才士之心胸而抒其筆膽求之舉業無與並其妙也然而醉讀之醒病讀之熾喜讀之忽變爲歔歔悲讀之忽起而跳舞極性情之所至而恹恹莫測時亦有之獨於吳人未數數耳吳之文爭爲輕揚婉麗又或綿其詞揉其骨以蘄入於人心雖皆投時之善物要於文章之道頗覺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余私病之若夫吳人而不爲吳文者吾於同社每嘆股馮杜陵最後復得去疑云去疑才最高所喜讀者多非經生言卽讀經生言亦必非啁啾啞呶語也故能以慧鉅智鐫斬題中之蒙茸而無所棘礙又能振音揚袂如樊將軍仰眎重瞳意氣橫厲而畢盡其欲吐鼻者相對角技卽精雅如士衡秀麗如振之靈脫如巖叟相顧遜卻以爲不可及其文自甲寅以後或沉之或縱之歷九轉八還之度而鼓譟未已然質之當世猶未有定價也嗚呼此何

足以疑去疑文章遇合如孚尹旁達之氣時而熖天時而沉囿各乘其候而不能自爲之宰卽前所稱恢奇可喜之書玉茗瀟碧文成而紙貴無論已李氏著書講學積有年歲乃楚閩而外無知者不知何故忽然盛行文長窮愁骯髒不有陶司成爲之表章此時安得有文長哉昔有荆谿某公就試於長令令極摧挫之亡何而令分較一經竟手拔冠本房相顧愕眙兩出不意

二楊稿序

吾友楊子澄有二子爲維斗公幹齠年以夙惠稱聯武膠序卽名流尊宿自遜弗迫也余嚮者

猶在行間每讀其文悅而畏之既來都中命兒曹必屬橐鞬以從二楊于文壇之末毋舍旃而它覓友比兒曹以書報余輒曰二楊文光恠陸離恍惚萬狀使吾之枯腸錯繡凍筆成葩翳良友力也已又緘書來則曰吾固以二楊文爲至矣今昕夕過從日探其新篇如造崑崙之丘增城疏圃髣髴在目人間世崇臺阿閣皆崑嶠中一峰巢耳又如幻師呈伎愈呈愈幻吞山吐火續王集

以無藪之羈縱以方填之鼓豈特搏風直上捷於反掌而文章之光華氣韻亦足領袖一時矣若夫言格言律言機言局無論掇拾殘藩刻舟守株至於黃槁而不悟卽言日新言變化而不及其陳何待新未守其常何暇變文以時爲名比於時花美女此兩者多未及期而採何新何變之有二楊將及期矣國香吐其芬豔傾城覩其容冶旦暮遇之其在是乎吾書復兒曹而并寓二楊以此若夫人各蘊其才文各成其品與夫家慶之流光華實之雙嫩則有純父古白豫瞻之言具在世上烏衣年少風流自命薄具藻思又復矜詫以爲天才必有讀其文睹其人而知媿者

沈伯叙近稿序

文章之有定價如以名花置之風臺月觀竊不忻賞今維斗天如諸君是也伯叙與諸君年事

同才名同其以拔萃起家而揚

天子之庭又同乃猶三年淹非候力之有齊不齊

而機緣之有待無待所以參差其間然小有參

差而卒還于大同愚愚而智智任東皇籀弄而

花神可以自券余丙舍之風樹堂有山茶焉其

色微酡冠以楊妃其放也恒在嘉平孟陬之間

迢迢與殘雪疎梅相映春初過德升山居見庭

際此花已闌珊矣而丙舍中猶青囊翠苞蓓蕾

學三集

卷之十

四

餘賦堂

如梅椒余以爲今歲將不花召治圃者而讓之

踰月廼大放杏倩桃頰皆爲奪色彼何先此何

後昔何蚤茲何遲哇叟有情勤天工多狡獪總

不可問維此名花必不可青囊翠苞終猶券也

卽維斗天如已不能無小參差而豈以此低昂

其價今伯叙行矣行將爲上苑之瓊條寧可凡

卉相擬而余方婆娑三徑爲羣花之孤董第見

夫婀娜自媚如溪邊之弄姿娟淨無塵如牆角

之度影不獨牽情兼能動鬼必有垂八寶之鞭

停七香之車低回而不能去者此伯叙筆底花

請以質之輦上看花諸君子

南遊草自叙

壬子之役與杜陵共載而南旣入白門則雨若

已得秦淮之邀笛閣分席遲我矣杜陵奇佚絕

倫雨若靈心圓映兩君者余自顧不如而以我

羸師敵君勝卒猶可勉當一隊更賈其餘勇袖

響王集

卷之十

四

餘賦堂

三寸不律與諸同人約戰幾無虛日爾時意氣

差足自雄得與失弗計也會張賓王氏糾南國

之士爲宙合社余以近業就而質焉賓王擊節

不已謂是役也子可以雋且曰以是文觀其人

異日所底非區區小局者余媿而謝之夫余之

南遊數矣藉手是役以告成事而羊公之鶴大

負生平地肺山秦淮水方移文交責余借一之

期不獨爲二三君子短氣也

行卷自序

當余總角時伯舅文起暨異慶先生教余爲文
文出而人爭譽之邛郫王逸季主盟一時尤不
勝奇賞得余文輒以災木如慶曆小題涼風堂
等篇是也二十年來風氣所感傳檄徵文者旁
午於道過金閭必剝啄吾廬而爲政几席者大
半出二三同人弗容謝卻故敝帚之業半在行
卷中然久而厭苦之亦不復多應矣余今日訂
是編也乃重有感焉夫自總角以來余文之屢
不售而屢變也不知其所以然也文旣變而雌
黃月旦之口與之俱變也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余竊有喻於此間關百舌至夏半而啞啞不成
聲此不能變者也河橋金粉望秋先凋易之以
松栝而長年鬱鬱也此能變者也邛郫有女其
門如市一旦去其耀首膏唇之飾而從荆布此
其意念遠矣海內必有知之者

小題閩集自叙

余有選小題十集藏之篋中舊矣王叔士得之
刻鄧尉山房選慶曆二集叙中頗歸功於余觀
者誤以爲余本然淑士自有心裁意在沿古以
趨今與余合者十之六耳繆太質推奉余意刻
敦宿齋慶曆太質猶知文品詘鉛華而敦風骨
惜其嚴於人而寬於文不盡如余意也賈人每
欲得余選行世而余有私盟不欲使文章進退
之權出自吾輩且選刻諸家縱橫日甚將有橫
議之憂十餘年來匿不敢出而余所自構小題
謬爲同人所賞以爲逼真先輩間有寓譏於褒
謂摹擬太甚者又謂擬先輩而不盡守其金科
者易不云乎擬議以成其變化不擬議則變化
安出擬議而不變化是亦書家之雙鉤廓填而
已矣晚近一派囂聲豔氣余既有所不屑取而
成弘之簣桴土鼓與嘉隆之寬衫大裋亦有所

不盡取斟於先進後進之間以考其衷是余選
十集意乎惜乎自運之不迫也刻自題小題閩
集閩集者十集之閩云耳

壬子鄉墨自序

選者庚戌禮闈雷何思太史拔文太青於乙卷
中以爲兩司馬復出不欲以恢奇廢也傳之海
內不難其作者而難其識者謂木難火齊非碧
眼胡莫能辨嘗讀太青詩云舊欣吳默心多竅
響玉集 卷之十 三 降 賦 堂

近愛王衡筆有鋒其於舉業夫豈草草但閱深
與衍不無章甫適越之憂耳蒙之謏劣不堪爲
太青作廝養然於此道頗費鑽研今歲闈中又
如捕風搏沙全無把握在手雖三折肱不成良
醫擲筆浩嘆重自悲矣幸值臨川先生鑒之驪
黃之外憐才苦心獨破常格薦之大座主益都
公公倍加稱賞至駢偶小技尤以爲槩代所無
發榜後逢人說項喧動都門索觀者赫蹏相屬

苦不勝應乃弁全卷刻之此覆瓿之用豈敢與
東井列宿爭道而馳聊以志吾媿兼伸知己之
感云耳

蠹餘篇自序

余假榻姜仲文先生齋頭多歷年所借清源長
源攻苦爲舉子業矻矻不休至蟾光欲墮雞鳴
不已殘燈敗燼之下猶有呶呶聲追作噩之歲
軍思彌勤不浹旬卷可盈把而入試輒見格遂
響玉集 卷之十 三 降 賦 堂

收而納之敗簾偶一觸手泫然欲涕至終歲不
發蜘蛛網題封從橫千縷蠹魚窟穴其間長子孫
矣嗣是結撰稍疎文亦轉不能工今歲修故事
于長干自出闈以至放榜終忽忽不自得新安
黃君謂余姓名久落人間探其領下必有徑寸
摩尼不知余本垂龍躑躅自喜本無珠亦不善
養珠一戰而敗鱗殘甲爲小蟲之所啖食卽今
蠹腹之餘是也零星漫漶不堪讀亦不忍讀簡

其什一付之聊以識余一時之苦心而并告清源兄弟世人不能謂余奪蠹魚之窟宅而供醢雞莊生所云上烏鳶而下螻蟻售不售傳不傳何異哉則余稔知之矣

刻兩兒穀音小序

典兒非而就童子試試牘出頗爲先達名流所獎借謂謝朓得父膏腴余未之許也此子吐語差不俗小囿囿耳昌兒甫習爲文今歲之試正如新雛學飛度不能十步乃與兄並隸學宮且哀然處非其據而射覆者又復以爲宜身非宣明豈真有驥子龍文萃于衰門哉此兩兒者一則子奇守阿之歲一則蘭成射策之年即使虎攫辭場已非曠代所稀況寂寥數語未免落人牙後媿矣媿矣子衿旣歌當樞侍長者使其各操試牘以代執維其有所匿而不出者示不敢緣飾也題曰穀音出卵者有音而不自知耳

又刻絳趺堂振響小序

杜門無事惟以課兒爲樂然剝啄相繼筆札填委或經旬不問近業幸兩兒無他嗜好兀守章句倘得一夕暇青燈相對塗之竄之至商略入微處輒撫掌大叫此亦年來一適也然一家之學詹詹固陋漫梓數義使其問道於識者身本駑下何得以龍文驥子相望若謂有王福時之癖且童穉而教之獵名則吾豈敢

響玉集卷之餘

目次

雜序

四書慧叅序

諸子彙函序

二三塲玉函序

重刻壬子應天序齒錄序

皇極秘數序

響玉集

卷餘目錄

壬子應天序齒錄序

吳長卿刻宋宰相眼小序

媚幽閣詩餘小序

補遺

誥封俞母楊宜人八十壽序

周母蔡宜人九十壽序

李大生詩艸序

楊龍友攝山近艸序

紀元錄序

二幢彙詠小序

目次

響玉集

卷餘目錄

二幢彙詠序

響玉集卷之餘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雜序

四書慧余序

經學之有詮釋名理家弗貴也文章家尤弗貴也聖賢之旨不以解解不以識識如露珠在荷方圓摩定摩尼映日紫碧交流而說經者未免名言所滯何異執四隅以定中央指百川而窮溟渤故曰名理家弗貴也文章以持論爲要當從橫四達而出之豈能纖纖效閨娃之傍母而標奇拔異尤軋軋陳言務去一切老生腐語若蛇烟蛋霧略染餘腥其毒浸入骨髓而不可抹善爲文者其醞醕之富宜煮玉爲榮冶金爲液卽五侯之鯖猶當嘔去況家常餽飮至於選聲而出當如段善本琵琶須忘却舊譜別尋宮商勿令老教師伎倆枝塞喉頰間訓詁爲害何以

異此故曰文章家弗貴也然而有學海必有經神妙於詮釋者正非村塾老究舌底常談名爲擊蒙而實以蠱藥飲之也有以經解經者卽器見道據實佐虛不談理理斯窟焉不祛贖贖斯融焉爾雅之釋詩是也有以我解經者領片言之獨契晤千古于一室時而談鋒蔚起時而懸解冰銷郭象之註莊是也兩者而外吾將安取憶童時受書爲詮釋所苦旣稍有識卽皮之高閣學庸兩卷迄未嘗講亦未嘗翻釋諸家之說而於舉業中微有所闕其於理與亦不甚矇昧後因浮湛諸生久擁扶風之帳間取古今註疏暨取陳氏枝指王氏義府諸書偶一觀之或附以已意標提數十則雖於訓解中略見心裁然終爲龜毛兔角耳里人湯顯卿氏與其同人汪聖集聯席窮經互抽所得日積月廣爰成慧余一書出以呈余余讀而嘆曰兩君旣慧心人寧

以此間間見奇乃兩心相參而更與天下互參之猶余前志也夫禪家傍語言文字作活計者謂之鑽故紙又有言曰爾看經牛皮也穿此正爲不慧人道也爲慧人道則內外典九經百家三藏十二部何妨從頭箋釋且耳目之前山光水態花明柳暗盡從鳶魚一案收作無字圈中全部註脚何妨以慧眼看出慧口道出慧筆描出非名理卽名理非文章卽文章近而舉業遠而古文詞微而性命超脫而世出世間諸大聖人之同源異流請於無可參處一一參之可乎二君能之則余請從

諸子彙函序

文章之不古與理道之不淵且曠也以人之不習於子也以子鳴必初爲一家初爲一家則必湮陳而鑿新卽龍圖標象鳥篆抒章神聖性道之系如二曜代炳疇敢以燧芒勞炬憑衡昱耀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而雲霞暎日異彩繁興烟霧憑霄奇姿逕吐又豈崧岱矗而巉谷不靈江海喻而川瀾廢騰哉是以或標玄塵之宗或操法繩之紐或奇絢奪目或詰屈聱牙諸如此類未易更僕悉也以余謏昧敢竊比知言間嘗於四部之中欲耐子而裒集謂集以襄史不足而子以翼經有餘蓋碑版書奏之類綴而成集手紛酬應心怵愛憎自負載筆者多不能達其喉嚨而豪雄跌宕則矯誣馬班風標矜貴則肱篋六季更有腹枵腕繭又爲經生涎沫毒流腸胃而冠進賢者愚子孫謁朱門者執羔雁集之日繫職繇于此誰生厲階作法于涼則燕公墮計于元之昌黎貽譏于劉生矣若諸子之作也猶有立言遺意焉而靜者所密爾自娛也夫是以有幽渺之微旨有瑰異之雄詞有泓曄澎湃之餘瀾精者風冷蝶栩可以騷青牛之駕卽炎灼熏心如楊鬻其才而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呈身世主如管如荀如韓叟裾之客所叢薈如
呂如劉大都其思深其人沉驚而饒遠略其才
雄駿辨博喙長三尺筆具五采故能久而愈嫺
發之塵篋之中而珠英玉彩燁然生光宜後世
才士舖餽而啜食之以是爲餐菊英而酌桂醕
也乃事有不可曉者猶憶三十年前人多喜有
華鴻烈亡何厭去不知近日何故復褒崇子言
而管子及仲舒繁露尤爲諸名進士鴻寶繁露
一編實多精言然久已冷置高閣鮮煖觸氣昨
歲閱闢中牘多掇拾其語已而叅閱行卷則業
已衣被天下矣著書在千古亦時有衰旺如嚮
者人喜眉山今又競尚歐王七子詩數盛唐矯
之者爲元白又矯而溫李今且漸入寒瘦風會
使然此皆時爲帝者余與伯舅文起氏耦而耕
于六籍之圃欲相與倡明立言之緒以擁衛而
尊大之與其集也寧子且以從民所欲也夫是

以有彙函之刻昔摯虞文章流別論談詩不談
文余廣其旨而爲之序

二三場玉函序

唐宋以詩賦取士而羣玉之書行有相嘲者呼
爲韻府羣玉秀才腹枵如瓠者掇其餘瀝而飾
爲醉飽之容則羣玉諸書貽之也 昭代之制
棘闈三闢經神書窟何嘗不並貴自首場觴重
而風簷之刻畫與寒窗之哦咏全力有所獨競
情炎者不暇分才拙者不敢分洞矚於成敗利
鈍之數者且以爲不必分一切古人書什爲鼠
糧蠹穴直待衝關一戰之後朝氣垂盡乃始撐
倦眸提痛腕從破巾箱中出表聯策段而生搢
活剝之識者以爲此長物耳金羈玉脫烏用是
駢枝而緣飾爲乃猶有迂究腐生遵五十前年
之故事以董其子弟集繩尺指南與新陳相沿
酒醜醜癯之具使其分燈而讀索日而程以此

爲後場則反不如清虛閒寥數語猶足徵樸士之質慧士之心修士之骨也清靡年少雖孱然不振自是可耐有佷伉買兒聞其糟粕之氣爭曳踵避矣且舉業至今惟日新爲要而富有次之若稍帶後場氣猶詩之有酸餽氣脂粉氣大是危症絕不可醫若夫攻後場而兼與舉業相濟取其爲覓爲炁爲芳馨爲光澤以用之各理而收其爲覓爲榮爲靈勺之百和爲雲錦之七襄以用之藻續用之經制則六藉諸子論學之國本也徐庾盧駱表學之肪腴也前史乘後憲典往蹟新猷考班按部策學之藪澤也能博而博能要而要能顓而顓能兼而兼何所不可惟是結習難忘心量難開美五都之肆徒自嘆其空囊見中衢之尊又欲解其勞暘磬磬焉眈眈焉惟微靈於世之嗜古而通今者而玉函一書適起而副之則二三場之有此書也猶之乎韻

語之有羣玉也採玉者不於崑崙之丘堂庭之渚乃就瓊笈珠囊乞枕中活計可憐已甚然知其爲寶也佩之服之蒸爲榮擢爲英漱爲津而烹之煉之咀之飫之異日九賓庭獻端於是乎在其不欲私爲已珍而公之天下者曰衛翼明氏其相與蒐輯以輔成一家之書者曰顧宣美氏有參伍之功而不居惟引其端以發明衛氏之家學者曰陳古白氏

重刻王子應天序齒錄序

熹宗改元之二年爲壬戌去壬子十年所矣鄉榜在都中者舊例有一人董厥政如唐之同年推一人爲錄事或主宴或主酒希孟膺諸君子命勉承匱焉凡輯瑞及射策來者旣一會再會又率醵取齒錄重付剖氏家閥宦履增訂不遺力但校書如掃落葉終未盡也刻成聊申言之曰同榜之齒於兄弟也援親以聯疎也民彝薄而

相瘡刺雖荆華棣萼夷於途人適以飄萍飛絮
之踪而謂它人兄於情愜於名副乎否也夫固
有然諾不侵肝膈傾付處則同志操出則同功
名小之同安危同毀譽同成敗而大者同生死
使孤行獨往之人相依若左右手謂之曰兄弟
何不可若徒以年同則李絳之所謂四海九州
之人偶同科第耳草木臭味不必一一皆椒蘭
介特寡合者猶酌於友不友之間躡躑而稱兄
弟愈遠矣雖然禮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凡
號爲兄弟者命於天分形於父母友恭之弗敦
是卽違天而拂親而同年也者夫非承弓旌於
聖朝受甄植於師門者耶落落然貿貿然浮
沉枯菀沒存今昔之際杳不相關甚者旣升仕
版遂開洛蜀之分夙號同心旋起蕭朱之隙菁
莪等於插棘桃李盡入旁蹊上負清時下孤知
已其於在三之誼所傷實多故同年者可以敦

兄弟之名而尤當尋其實也至鄉榜又稍與會
榜異會榜兄弟如妯娌旣備生產分營而鄉榜
兄弟則齒齒髮髻接武連臂跳躍於二人之傍
絕無觴立之見以亂其天懷其於兄弟尤爲近
之乃世風之薄也狎新權則辭舊知其可以氣
相嘘勢相倚聲光相照耀則兄之弟之自胷臆
達於喉嚨無所不津津若夫灰寒炤冷井落淵
沉與夫津迷路失者等兄弟耳未嘗過而問焉
余故感時揜腕每有事業師不若座師事親兄
弟反不若年兄弟之嘆而年兄弟中其爲旁殺
亦多矣惟是漸而播推而進使年譜世籍得與
宗牒並行天壤間請以吾榜兄弟嚙矢宇內可
乎毋貽誚紫陌青雲而反以李絳之言爲口實
也

皇極秘數序

邵堯夫得易數凡成敗終始禍福脩短俱燎若

指掌而莫能解其數程伯淳獨聞見之謂堯夫曰此數只是加一倍法耳堯夫驚愕嘆伯淳絕世聰明後正叔問伯淳加倍之數則曰都忘卻矣觀此則知此法惟慧心人可與縣解未必有成模可傳且所謂元會運世者將以苞絡古今索籥倫類今徂之如星平家之四柱而強用其步筭竊意李之才穆修以上所爲入室相傳者不如是然試之遑遑有奇驗吾友蔡孝來研精學主集

卷之六

七

國湮素而溜破大道而穿衰徑棄君子而就小人乎是正與立數之旨相左矣數之所在飲啄有定啼笑有緣升沉榮落懸定於有生之初而智不可攬強不可捍於是躁者恬勞者息躑躅徬徨囂然決性命而罔顧者皆歸休乎自得而人人皆賢聖之爲侶造物之爲徒圉人於理之中使不得決焚而出此正聖人作易之大旨也文王彖而幽仲尼贊而厄固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謂易之作也遂有進而無退常存而不亡也卽近者二三年中有蜩蟬沸羹之象顧厨之禍延及衿裾孝來氏已灼見幾先且爲二三同人策未然歷有明徵則凡激張蹕厲之區屯難盤桓之會宜掉臂去之如避毒藥猛獸而廼親者愈暱故者愈敦其周旋吳門澄江嘉禾諸君子真若有濡首雉毛樂與同禍之意豈其墨墨自卜有稽天而不溺破山而不懼者邪

精於數者豈其衡數以逞夫固謂忠孝節俠之事不盡遭數之窮而吮舐自其崩角搖尾者衰旺有時而變陵谷有時而移元會運世亦有時而自相陵奪故明於數之爲義者盡性立命思過半矣始而與理衡勝者數也旣而自處於不勝以常勝之權予理而又且陰牖其勝者亦數也孝來氏所以津津哆談之正此物此志也而必以爲是堯夫非堯夫猶淺之乎言數者也

學主集

卷之四

三

吳長卿刻宋宰相眼小序

每讀宋朝宰相編年錄嫌其寂寥未盡今長卿訪羅摭摭合諸名臣史傳家傳并散見於詩文及稗官小說者彙而集之真大觀也李鄴侯一人新舊唐書俱不能摭拾其全若無鄴侯外傳千古無鄴侯矣長卿之刻深得此意但恐彙集至李伯紀趙元鎮已不覺血淚滿眶至若真州間關冒險崖山灑涕陳書爾時眼在何處孔明

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正於此處不須着眼然後能通身是眼讀是書者宜作此觀

媚幽閣詩餘小序

楊柳岸曉風殘月與大江東去總爲詞人極致然畢竟楊柳爲本色大江爲別調也蓋花間草堂爲中晚詩家鏤冰刻玉綿脂膩粉之餘響與壯夫彈鋏烈士擊壺何啻河漢且矧爲之者出於望江南本大雅罪人豈可令慨慷激射入於幽咽旖旎之中哉若然則吾輩銅筋鐵骨冰稜霜餘奈何作此閨閣語兒女情而宋元迄今端品雅流每喜爲幽閒鼓吹蓋鍾情者競爲纖麗而適情者愛其閒遠夫取境閑而托寄遠正三百篇之遺教也胡天胡帝而結之曰邦媛終日射侯而申之曰我甥字字言外語語箇中以至於風雨雞鳴蒹葭白露皆詩之河源宿海而詩餘之銀潢機石也廣陵鄭超宗生於蕙心統質

學主集

卷之四

三

之鄉鬚眉軒翥肝腸皎冽其才無所不擅而亦於小詞津津焉余讀而笑曰子文章之雄又方雅之準也而降爲小詞何異百戰老將鞭駿馬發矢如叫梟顧寧幃作三日新婦哉時沛國閭古古在座進而白槌曰不見夫廣平之賦梅花乎以百鍊鋼腸而多宛依婀娜之致貞而不僿矩而多丰乃所以爲廣平余曰然遂題而歸之補遺

華玉集

卷之六

誥封俞母楊宜人八十壽序

余之友彥直而兄事之三十餘年矣於彥直庭聞事靡所不悉其知宜人也視他子姓較詳而覈今歲夏秋間客有自茸城來者以宜人八十初度告且徵言焉余慨然嘆曰有是哉宜人之以德植福以福醞德也而一言蔽之曰恒宜人

時戰陰陽而出或辭條於燁燁離離之後循歲序而收繇衰而盛轉盛而衰出切禪代于衰盛之中人之所必不能逃而宜人否也宜人之父爲水部公而母則徐魏公愛女也生入富貴之鄉粉蕖膏澤與鑿絲並習者方擁阿閣自驕設盈門歸于白屋則脫爵翹牽鹿車色理目異奇聲耳異故女子之托身也遑遑如魚遊陸飛鳥墮淵而宜人之結褵則毅夫先生業以高第起家令德化矣卽素絲皎皎終不至黽勉而問有亡乃先生浮湛中外履仕版者三十餘年官不過下大夫使先生驟貴躋公卿爲命婦大家者體日益尊迴視深閨中猶岱嵩之俯崕嶠未免有失足之患乃宜人以蹇之不足而成其恒之有餘比先生捐館朱旆化爲素旆情事漸近蕭瑟而彥直方以諸生負公輔之望嚶鳴悅響牛耳相推長者車闐溢戶外等於西都之燕喜亡

何而奏捷京闈聲價益遐播四方之客扁舟入
峰泖視彥直爲歸登堂羅拜起居母師者無虛
日是又以豫之有餘而補其恒之不足如宜人
者有春日熙和之美而不免於赫曦之焦灼有
夕陽澹宕之樂而不至于風露之蒼涼故曰恒
此論厥福也而德亦配之世所謂德者孝而刻
肌調飪節而飲冰握火皆變也語其恒不過如
古人所稱精五飭羶酒漿養舅姑縫衣裳之類
響玉集 卷之終

奉教彥直爲一代潛虬威鳳猶鵠卵之未離於
殼而仰承其翼蔽卽爲子客者惟有連袂稱壽
而不必揚養堂之教述懷清之頌德不尸德名
無能名此乃筭禕之瑞而人世眞吉祥善事也
又曷以加焉余嘗欲恒之爲義訓天下之守官
者以安國家營職業爲恒而毋務赫赫之績守
身者以對幽清循坊表爲恒而毋著稜稜之象
并願夫中天垂世建極錫民者以循王道率舊
章爲恒而毋薄悶悶之治恒之六五曰恒其德
貞婦人吉言丈夫之不同道也其九三曰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詎爲婦人言乎天下之能爲
非常人者必其能爲常人者也人知箕子陳疇
以攸好德爲五福中之一而不知富壽康寧皆
德中之恒事余嘗以恒理測天下之變而變之
不勝恒也固已久矣

周母蔡宜人九十壽序

長洲徐令君一日見過出司李周公所自叙嫡母蔡宜人懿嫺徵余言爲壽余讀之爲怵怵心刻幾至簾邀交頤欲望懷清而展升堂之拜也風之感人也惟其真也故誦詩至仲氏任只之篇必爲徬徨三嘆今世所爲組紉鞞悅之詞以諛閭閻者皆浮襲而無根婦則人人而梁妻鮑配母則家家而截髭畫荻捉筆欲噦覽未竟頭岑岑墜矣司李公之述宜人也不然諸凡奉姑嫜躬操作恤宗嫺敦澹素雖曰至行實號庸德非人情所最難其最難者在嫡庶間事閩有吳翁心全者俠士也欲脫其友于獄僅一女甫七齡愴然嘆曰絳秀不爲殄瘁屈乎夙聞宜人仁惠善撫下以女歸焉宜人畜之數年見其體度非賤流遂自重臺列于膝遙以奉贛州公巾櫛宜人之視吳少君也始終以女遇其惋惜之也倍于贛州公贛州公在達州官舍適以它事出

而少君免身瀕殆宜人五衷驚憤百計延蓐醫身自翼衛之迄於首生先達所生爲誰卽今司李公也嗣後少君復舉兩男一女宜人篤鵲鳩之義忘其非已出而其愛司李也尤倍於它子方名數記之外手携而面命之謂卅穴之雛甫離於殼而鏘鏘之聲行徹九霄豈可以雁鷺飼比吳少君功有迂腐老生不嫻今古惟知王子母歿爲千古功令烏知

高皇帝定制無論嫡庶皆三年喪命諸儒徧考古今論喪服者四十有二人折衷諸家爲孝慈錄因令

王子爲其母貴妃成服此洪武七年已行事也書生未知典故并不讀

大明律令而宜人頗知之命司李遵稽令甲破羣囂以斬焉苴經從事閩之知有禮也自宜人昉也閩之知有王制也亦自宜人昉也禮失而

求之野今禮失而求之發矣符秦時禮樂衰廢
博士盧壺以太常韋逞母宋氏對因就宋氏家
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綃幔而受業焉
所謂宣文君也司李奉宜人指授得寢處聖室
伸伯仁兄弟之痛從此得研精曲臺之業遂以
崑門冠經閣擢上第人疑其一經代滿籛得之
絳幔居多夫傳經者寧必呶唔傳誦如俗儒之
敦學始終坳存之際推本性情參合今曩而求

李王集

卷之四

李王集

其至是此古大聖人獨闕之經亦衿帶笄禕昕
夕服膺之經烏問傳不傳哉又聞雋不疑爲京
兆尹行縣慮囚其母輒問之多所平反母喜笑
爲飲食言語或亡所出母怒爲不食宜人於
司李也亦然家郵遲返必以政績告卻鱗拒葛
猶其細者今年届九袞矣而視履考祥七箸未
減正與宣文相髣髴豈徒爲廸德之報乎抑爲
司李公答劬勞也世俗之衰薄也嫡庶之際聲

牙刺齒耽耽而逐逐三五在東者不能有其身
況於其子流溢于蠅估而以攫攘成湛族之讐
煽播于猴冠而以捷競積腐心之恨毒霧瀰空
撓搶布地以成其豺虎蛇蝎之世宙而總類爲
無終之婦怨惟樛木葛藟爲八百載之基爲三
百篇之冠家禎世瑞孰愈乎此司李公稟宜人
之誨以其仁庶子者仁及庶民而并以仰承

聖天子孕育萬靈之化將來列侍從參槐棘如崔

李王集

卷之四

李王集

邠之導母與縱觀四部樂宋太宗以張齊賢母
多福壽賜詔存問此可企須於十年內外者直
以期順之齡爲左券可也

李大生詩草序

壬申之冬放舟南還蓬窗無事携大生詩草一
卷時取而哦詠之如庾鮑之再生溫李之復出
也玉臺之詠皆刻畫瓊脂雕鏤金粉振班紈蔡
拍之音嗣歡聞儂悞之響至錦囊香奩諸集或

扶擁萬象闢捷於鬼工或組紉千葩借霽於雲
杼詞以剏而愈鮮語無纖而不貴可謂旖苑之
藥圃文心之玉榮已然而旖旎濃則風雲氣掩
刻峭勝使渾噩難留所以稜稜湏麋之士煌煌
經緯之章爭欲脫此二習而文也者皆才與情
之所爲也才富者不能收花明鳥哢之氣盡入
於霜筠雪栢情至者亦不能掃春思秋悲之感
頓化爲枯木寒灰所以延年抗志時出錦繡之
篇宋璟剛腸獨賦冰玉之質大生旣以垂髫登
上第優游使署簡書于役之暇休沐息肩之時
已攻苦爲詩入山公之署日皇皇于名詰之通
晦王路之欹平而夾袋中則翹材之錄遑遑與
詩筒並貯徐勉風月之談托之短塋長什而終
不欲爲國門之懸直以全卷質之友人倪玉汝
使其丹之鉛之櫛之比之比玉汝報曰是可以
成家矣還眎余余報如玉汝言而乃貽書相屬

李王集

卷之六

三

李王集

欲弁而行之今其詩具在如牽衣一夜別自年
年樂府聖境也風林春古寺烟水濯秋城輞川
會心句也卽有冶豔之篇如潭底月明空中鴈
渡何殫於素心何辜於大雅大生詩旣成而以
熱心直道左其官時遂疑詩之能崇人夫詩烏
能崇得非有同聲悅響者爲之崇庠大生丰標
清立望之同白珪宿鸞而其詩又往往吸雲根
穿月脇直當置身於鸞鶴笙歌間傳洞玄之曲
發紫霄之籟俯矚一官何啻清蟬之蛻翅但恐
其所爲拔地倚天者不詹詹詩句而光焰萬丈
者不在四始六聯中使他日揚摧此道者以鶴
廳重鷄壇之席可也

李王集

卷之六

三

李王集

楊龍友攝山近草序

嘗聞滇與黔山水甲天下援綠拖藍流丹沃翠
當必有靈異文人起而應之譬之有巫峨必有
子雲不然蠶息開道無傑不靈豈令江山寂寂

也龍友產于黔黔不能有而僑家于金陵幾令
草玄之亭不在西蜀然楊文襄滇人不僑家京
臣乎深崕廣谷之所醞晴嵐濕瘴之所結如鳳
凰從海上而儀于庭騏驎起藪澤而遊于圉青
獅白象種種生異域而古先生調御之所謂人
不產于秦願忠者众也余嘗見偉杰輩出滾鴻
濛剝太始中原之氣浸薄意當有遐阨絕壤貢
其山川雲物以佐聲教之窮且金木水火時相
筆王集 卷之六 辭賦類 五
爲帝地維亦然亦方來者進耳卽吳越在春秋
前斷髮文身魚龍雜處何預乎聲容禮樂之觀
唐宋以來遂以文章甲天下古今帝王所漸被
而號爲都人士者顧瞠乎後矣然吳之天荒闢
於延陵季子亦嘗翱翔中土而觀十五國之風
龍友黔之季札也從其尊人家金陵久而不歸
得非謂十五國之風莫盛于此今且如采蘭擷
蔗以入而觀 王國之光用賓利見旣不作耳

泉之賦亦不屑文似之薦直以匿影空山冥搜
靜討者爲拜獻先資豈特爲蜀之執戟哉爲滇
之文襄而可矣若余耳龍友之名已久茲邂逅
長干而所爲縞紵之贈以此

紀元錄序

紀元何以錄丘淨舒氏因歷代改元之歲而有
錄也皇風下衰盤盂之訓不作故爲年號以彰
之如建中靖國之類豈非德位之分欲有天下
者顧名思義也歟紀元昉于漢武帝嗣是或一
代屢更或一年再更至我

高皇始定一帝一號之制每于新故之際臺閣諸
臣橋舌而不知所裁問以往事編年茫然未諳
他若徽稱載在史冊曆數被于錢刀販夫俗子
有以美號爲尊號年譜爲帝譜者此宋藝祖所
以有讀書人之嘆也禮失而求諸野吾不得不
問之淨舒氏矣是編也吾友楊濟之曾修之于

蒲坂然以在晉地苦耳目有限而壽梓亦未廣
淨舒隱于市而矻矻編摩是書吾聞吳中先正
多潛德弗耀以古今自娛者其淨舒之謂與淨
舒居楓江方外友西厓常稱之余未習其人也
今其子天民與兒曹善天民能讀父書且以文
章方正世其家余爲序而傳之以此

二幢彙詠小序

幢卽法也建幢所以表法也中峰卽華山之幢
響玉集 卷之餘 三
華山卽中峰之幢果且有二乎哉凡與聖二修
與證二止與觀二生死與涅槃二地獄與天宮
二等覺與妙覺二有學與無學二淫怒癡與戒
定慧二以至三十二菩薩無非二者果且無二
乎哉清竒道人倏倏無目人也試與攀雲陟磴
入中峰華山之區且茫然不知幢所在而吳中
諸刹凡釋迦文布髮掩泥之地無非幢者夫幢
一柱礎耳詩尤設聞耳鳥是而有二幢又鳥是

而有二幢詩此惟蒲菊朶知之而清淨寶目不
之知也此非道人原有二幢詩于胸中更使詞
客贊嘆之歌咏之爲兩山作疥癩乎雖然諸問
疾者之語言文字與淨明師子默然無言皆一
重公案也以道眼觀之卽謂山有幢幢有詩何
不可請以質之阿那律陀無目而視者

響玉集

卷之餘

三六 樂英堂

響玉集卷之餘 終

姚現聞先生著

棘門集

金閶張叔籟梓

棘門集卷之一

目次

神道碑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諡恭定馮先生神道

碑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加贈太

子太保諡忠烈楊公神道碑

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本寧李公神

道碑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閒適葉公神

道碑

道碑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閒適葉公神

道碑

原任直隸靈壽縣知縣累贈通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東山曹公暨配旌表節

婦累贈淑人常氏神道碑

墓碑

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階大中大夫

原任南寧府知府仁元范公暨配馬恭人
合葬墓碑

目次

畢

卷一

李氏

棘門集卷之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神道碑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諡恭定馮先生神道碑

長安爲風氣所滙大河縈繞太華矗峙原隰沃
演扶輿萃靈遒遒有杰人鉅公起而應之如漢
之第五伯魚楊伯起唐之韓宜陽宋之呂正獻

棘門集

卷之一

之

神道碑

公皆其選也關中往詰史不勝書獨臚舉四君
子者第五倫作司空韓休作相罷爲工部尚書
呂晦叔平章軍國事亦以司空拜千百年後有
官閥同者馮先生也伯魚在朝忠不隱諱直不
避害韓休直方不務進趨尤爲時主畏憚晦叔
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爲本其勲業得之問學
居多而鸛雀鱸魚啣集講堂諸儒有關西孔子
之稱者惟楊伯起千百年後進而竭忠同退而

窮理同合四君子而會爲一人者馮先生也馮
先生者大司空少墟也王文成嘗作人心有仲
尼之詩鄉塾傳誦擬于裨鐸俊兒郎厭其腐弗
習也先生之父手書以授而先生犁然有當也
居兩喪哀毀如禮以論學爲德清許公孚遠所
器重連掇兩闡觀禮部政入朝者多飯中貴家
先生獨携茶餅往所到必以理學書一二冊自
隨選庶常以端靜寡營得之然不規規詞章嘗
以文人何如聖人廣最同志除山西道御史視
中城中貴以半刺通者卻必峻若輩聳息都中
饑官爲設糜無裒道殣時自取啜之廼克有濟
壬辰大計以先生司偵邏包匭肅清生平與相
知贈答書卷而已人目爲秀才御史司城者結
首揆紀綱爲厲疏斥之省中胡汝寧權門客也
屢彈不去以先生一疏逐

神

廟中年朝講浸廢或飲酣斃左右給使齋心草

疏有困麴藥而驪飲長夜娛窈窕而宴眠終日等語

神宗怒欲賜杖闕下會長秋節輔臣救免遂請告歸三年還故官督長蘆鹽政每按部德教爲先進諸生而教之遴其鄉之堪表率者而崇獎之至吏而餓虎賈而碩鼠無遁法焉有倚相君子求庇竟從白簡坐是與要人左遂以它言官株累削籍林居二十六年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光廟改元累用符卿罔卿廷尉召因兄喪未行熹廟初與鄒忠介先後出山適有遼左之警羣心惶惶爭遣其孥先生獨盡室以從示不返顧亡何廣寧失守經撫携手入關先生謂不逮治何以勗守關將吏率同官具疏朝論建之後以中丞佐西臺而忠介爲御史大夫善類倚兩先生爲重兩先生方尋山中講學之盟以興起忠愛其衛世良苦又因廷議進藥事謂可灼以

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去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

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必奸也議甚正羣小聞之齒擊矣於是刺講學者踵接而先生與忠介後先乞身去又二年起總留臺未赴卽家拜工部尚書是時逆璫猶以人望羈先生乃正氣怒張璫亦磨牙向人因疏辭予致仕次年褫其官有同鄉踞均衡者選一狂獬撫關中日夜窘辱先生爲事已而訾見其清不忍加遺惟毀書院曳先師像擲城隅以洩其憤先生痛如切膚吁嗟病榻晝夜趺坐二百日夜不就寢竟以此長逝矣希孟諸生時從奉常姜公士昌御史大夫高公攀龍遊而知先生比辛酉壬戌間相逢京邸甚驩每爲余娓娓談林居事方其以御史奪職歸健屏塊處九年不出門六年不踰戶燕寢三楹竟日危坐夫人司啟鐫親朋罕以刺通有問學者一穉子肅而入坐久碾來牟剪葵韭爲供

輶軒客及內外臺使者至沽斗酒烹一伏雌油而退去後杳不相聞若公庭及單車應

召卽號同志無掌大赫蹏相貽也始病怔忡以靜

存調之靜極而通深造逢源得之病中居多有侍先生數十年未嘗見有擇言擇行流露從橫居然性體擬之大儒宋以上勿論其在昭代

則河東餘干之間乎憶辛酉冬中州某公一日

集十餘客先生與希孟俱預焉頗商及學問事

東門集

卷之一

五

辭

酒三行鄒先生振音歌人心仲尼之詩以侑之余固疑其爲講社也浹旬而馮先生折簡相招集城西道院至者幾三十人多一時名卿先生拈若合符節語窮其合一何在間有一二送難者迄無了義余歸從枕上尋繹復念世人側目羣賢久矣輦轂下復闢講壇謠詠之四也甫明而鄒先生叩門來謂此會子母往余躍然曰余固欲止兩先生鄒先生曰馮子以學爲行其道

者也毀譽禍福老夫願共之又數日而先生來

余諷曰國家多事士大夫宜講求者非一端講學宜少需乎先生曰正以國家多事士大夫不知死綬抱頭鼠竄者踵相接宜喚起親上死長之心講學何可置也余嘿然不敢對壬戌八月余乞假還先生召余暨魏給諫大中盤桓抵暮而別別後人言蜂起先生歸秦又二年璫禍作余從鋒林劒樹中留此身以事

東門集

卷之一

六

辭

聖明然骨脆力蹇迄未窺學問之藩而先生不作矣髣髴生平豈獨詰人之痛茲其子嘉年以麗牲之石見委櫟括其梗槩而繫之銘先生諱從吾字仲好學者稱爲少墟先生世爲長安人官爵存歿卒葬婚嫁詳誌狀中銘曰終南惇物榮以渭水山高土深民風茂美挺生巨人秉中蹈軌輔世覺民視聖而履揚庭呼號豈曰滄訛生平所學以獻

天子遇則霖施違則霞舉往復平陂卜公出處一
榻經年兀坐不起竹徑雲封荆扉雪壘雍頌儒
生摳衣納屨春滿河汾風清濂沚以翼天常以
維人紀詎曰聚壇號召徒侶含珠布襦信信未
已維蠅有矢維蠶有尾糾聯貂豎毒流海宇牖
下考終得死所矣道山爲岡理窟爲房鬱鬱蒼
蒼馮公之藏

嘉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閒適葉公神
道碑

愍皇帝之四年御史中丞楊忠烈率廷臣排擊逆
閹勝負未分微聞闡與妖姆表裏爲奸有龍鰲
燕啄之事忠烈公首發之未著也

先帝富於春秋罕思後圖希孟以是秋入都道經
錫山閒適葉公相顧舟中揜腕時事擅余而別
曰公行矣好語諸公宜思其大者請

信邸出閣講學此今日本計也希孟謹識之至乙
丑丙寅間闡禍大煽 國統幾搖荷

祖宗之靈

今天子纘承大寶掃除熏腐海內手額中興而公
一言爲之嚆矢始知老成憂國片言扼要若此
一時搜召遺佚宜首及公而公不待殞矣公諱
茂才字叅之別號玄室晚更號閒適骨法清削
昂然鶴立受餼學宮卽以文行爲諸生師戊子

舉于鄉已丑舉禮闈以二甲得刑部主事念母
蚤逝封公越千里扶侍爲難告改南工部大司
空稔公素節第欲觀其才令攝六篆事並治榷
蕪關稅清風颯然左右踞請曰以某項備某費
例也公叱曰毋言若輩卽有金剛臺豈能昇我
去關念里有雙港每譏防逋稅公弛之國課旣
登端坐聽款乃聲飛渡矣疏以美金餉邊且曰
往苦旱行旅罕通通而美非臣願也請勿爲額

東門集

卷之一

九

蘇軾

上賜金旌之壬辰改吏部郎請急歸里丁外艱戊
戌守故官亡何復請告已亥

召爲禮部郎辛丑遷尚寶丞丙午晉少卿戊申遷
南大理丞公以姁修冠一時淳登卿寺而臥病
居其半壬子陟南京太僕少卿時朝論訛淆有
斥言事諸臣爲護奸者公抗章爭之曰當日毒
害楚宗妖書煽禍揭留私人壞

祖宗二百餘年計典諸不法事皆無影響乎捏造

浮詞乎發奸摘伏忠言讜論表表在人耳目者
欲坐以奸人捏造之罪將使大臣不以伊周爲
法臺省不以唐介爲師決裂清議貽國家無窮
之禍疏入不報其黨更攢集攻公公怡然應之
有曰臣慙直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
勝內省不疚何慮夾攻雞肋一官何難勇退復
貽書當事曰今已決意入山無煩再計然公論
明則治不明則亂明於上則治明於下而不明
於上則亂此理亂大機也時臺中有欲禁旁囂
者則有旁囂止囂說年例考選不愜輿情則有
上鄭太宰書公與顧端文兄弟劉光祿元珍安
吏部希范同邑與錢御史一本同郡與高忠憲
及薛光州數教同籍諸公甫入仕版卽侃侃發
抒直聲震朝野公務敦修密行而已至是展戰
不休理逾伸氣亦逾鼓迺信仁之必勇也而公
竟以此歸矣歸而眷懷

君父每托之聲詩感 經筵久曠則曰還宣侍講
王昭素執易螭頭取象拈嫉言事者動以門戶
錮人則曰三黨存亡 宗社計片言曲直咎休
占寓情婉惻令人不忍讀

熹廟改元起太僕少卿癸亥遷太常皆不赴甲子
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履任三月見時事日異先
幾引去雖 覃封指日弗戀也後高忠憲被逮
引大臣之義赴水死緹騎與長令行逮其子公
匍匐詣當事力免之而跋其遺表曰屈平之節
先生所優也先生之學非屈平之所望也於戲
此與正叔之稱伯淳何異哉公後忠憲五年終
牖下睹

新主握符羣奸伏法而識者恨忠憲齋志沉淵不
及藉公抒吐未竟也公於世泊無所嗜官臻九
列通藉四十年儻若寒峻廳事丈有咫四壁蕭
存閣閣老屋也敗絮几一二設座待客皆數十

廉問集

卷之一

十一

辭狀

廉問集

卷之一

十一

辭狀

年物而庭宇頗修潔不以儉陋廢灑埽堂設綽
櫺榜四字曰三世無訟以此古世德焉希孟之
識公也在庚戌春偶過錫山謁高忠憲聞有事
於東林偕馬太史世奇兄弟往觀焉羣公皆盛
服公衣一緋衣舊矣猶修潔不甚了鳥解盛服
服綠布袍樸而整襟袂楚楚迺知公之布素者
行乎寔不得不約終不以弊惡自標其貧也踐
其素率乎自然真至行也夫希孟目所擊耳所
聆而心儀公者以此迺華職方允誠之狀公言
其仰成父志去官而家去城而鄉短轅曲笠以
奉杖屨不敢以冠紳羈縲老人拊弟倍極鞠哀
與人交敬之如一而相期歲寒者許孝廉馬學
博而外無聞焉與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皆爲
鄉邦典刑雖于喁無間而晰理論事不厭相持
終不作一違心語其它礪金琢玉不自寬假亦
不敢假人幽憤未雪或孤芳弗耀者必與當路

嘗言之以裨勸懲則有見聞錄以彰形管則有
八貞女傳以定國是則有三案記以揚祖德則
有手輯家乘及口授尤伯聲所爲世德傳非關
于名節忠孝者公弗言言則皆植綱範世語也
感東林興廢有乾坤不毀只吾心之句題小像
懼鬚眉徒具至道罔聞因作箴自警營生壙耐
封翁左傍作詩曰父兮母兮同一堡猶然赤子
依懷抱間來收拾行囊好遲速修短憑穹昊可
謂手足待啟厥壽不貳者矣職方篤行君子當
不以莠詞飾媿若夫手不削謁請之牘庭不陳
筐篚之遺夫人而能言之無待抽揚也夫君子
之在衰世也矜奇者涉亢厲或危身以建標閔
恤者念淪胥每奉裳以濟溺揚庭之不足輒野
哭而呼號隻手之無功需助余于邛友人旣挽
強而貫的我亦固壘而閑邪遂以于野麗澤之
壇滋繁興謠詠之口有如公者當機颯發固不

屑墨墨容身葆德章含亦非以磽磽致缺躬行
無愧能以靜持之苦節可貞能以恬養之可謂
有德有言能潛能見矣若夫抱萬年之長慮經
百折之深心非靜篤不能觀非棗忠不能發未
必執塗而告故莫爲之表章提耳猶昨忍其泯
沒不傳也公上世本吳江同里人後遷于無錫
之石幢三傳皆晦其名有蒲衣石戶之風焉四
傳樂善公昌始著又再傳爲封吏部郎中聯自
封公以上詳世德傳妣許安人公生于嘉靖之
戊午物于崇禎之己巳得年七十有二配華安
人錫山名族是能勤約孝敬以襄公者又蚤歲
置筵謀及公嗣德可知也然公竟弗子以族弟
之子繼斌弟之子光輔並立公物而光輔請于
朝得祭葬如例是亦有子之一徵光輔等以癸酉
之冬葬公而虛麗牲之石屬辭于希孟希孟爲
蹠其大者而系以銘其嫁娶子姓詳誌狀中銘

曰

錫之山山何畏錫之泉泉何肯挺高賢如貫趾
名斗懸球風靡光熊熊燭千里流俗駭盛衰倚
如葉公誰堪訾登壇謝牛耳彷彿曾省入孔矩
言有畔行有址式遠近同畏壘懷悄憂心如瘁
每括囊占道否一鳴驚摧衆喙遂卷懷戢苞羽
語而默行與止相厥宜絕成軌道轉尊禍用弭
以考終獲福祉論瑋識洞窾察百在位誰及此

蘇門集

卷之一

三

蘇軾集

告

九廟宜鑒許聞者誰余小子宜大書垂國史鏡貞
珉播遐邇有下車戒蒿里永儀圖昭臣紀千萬
年翼

聖主

原任直隸靈壽縣知縣累贈通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東山曹公暨配旌表節
婦累贈淑人常氏神道碑

未襁臂夢嗜仕罔履顏齡嶷景夜行不休逞逞
不言退言進擊鮮陳臙匪祿弗腆而有母尸饗
未嘗君之羹逞逞不言養言祿臣以止爲節止
者民其所而不遷也維女子以不遷爲節有貞
臣斯有貞婦無成代終爲婦者取之爲人臣爲
人子而足矣君子以此觀則象焉太史氏曰嗚
呼今天下有甫入仕仕正騰蹕鮮迴顧慮而
棄官弗居歸而依其母者乎即使筋力踰勦猶
當奮弩矍起塗澤髮鬢床第病人一息喘屬忍
死需訣輒號於人曰屬有天幸老親眠食粗安
囑我勤瘁王事耳諱老諱疾尤諱親之老且疾
而乃以強仕之子歸而奉其指使之母者則有
萬曆中之靈壽令靈壽令者唐之曹先生也先
生以茂才拔萃升上舍科名可弋獲且年甫三
十有八非閱閱一官時竟頻首詣選人翳母故
也蓋先生之母蚤見背于先生之父育子閱斯

辛楚百罹砥先生于有成非祿弗報非亟言祿弗亟報也業爲母祿母病弗任祿易板輿而臥榻非初志也雖日討案牘鈎摘之日詞惡少年窟萑苻者散弭之日諮諏百年利病征徭馬政牖陞厨傳釐飭之日招鳩形雀啄迎風賃仆之饑民糜飼之日集佳子弟談說執文進而明先王之學以董誨之循良治狀冠三輔薦牘二十四上日暮徵書下矣愈非初志也竟拂衣歸士民遮道攀轅蹕號震地先生亦揮手低迴比歸子舍服勞於匡牀燂醢之間者二年而節母塲毀瘠瀕殆臥起竿剪者又歷年所甫免喪卽從節母地下矣蓋曹先生之報其母者翳此於是

有良配又能以頌道報先生當先生茹哀入地目且瞑顧內人呼看子者再子正呱呱泣也內人拭涕凝思知報先生者不在死正在不死懷風黯雨瓦燈布幃母子相倚免水火瘡癘之患

廉門集

卷之一

七

辭賦堂

廉門集

卷之一

七

辭賦堂

成須糜昂藏是以長育其子報邁閔受侮不毀室取子不休發遑恤其身恐穀雖不足供稀喙傾瓶粟羈酒漿廉吏篋中券可取而燬也而信者稍戢其威孤五歲就外塾必遣老蒼頭與俱慮飽毒手也是以捍衛其子報清宵課讀凜若嚴傳迨舞象試于郡試于省講肄于游梁書院于玉芝館偕計于燕抑情而莊其顏壯其詞顧雙頤不禁淚漬也長令循例謀爲公車費母曰子甫稱孝廉以不廉忝先人清白并非孝子再拜受教迄於臚仕束身疑處子然是以玉汝于成者報遺孤策名天府冠紳煒然風骨矗峙無論知不知識異日必一代偉人維節母亦心識之始破涕爲笑呼先生之靈而酹之曰吾報君足矣當相從地下毋令貞姑謂孝牀之旁有子無婦遂寢疾數日而逝曹氏一家是父是母子是子各以身爲儀世之的而範俗之型也靈壽

身為循吏。翳天子臣也。第恨夫絕裾之忍。且未
有忍于親。而繼繼於君者。奮身而擲一官。為子
堤也。正以為臣址也。節母為人配。則代夫為人
母。則代父洵異矣。尤可異者。先生及母之生而
歸。母不生矣。即與之同死。先生之配。因先生之
死而忍其死。以待子既成進士。母無它憾。可死
矣。遂奄然而死。生死之際。可促而促。可嘽而嘽
來去。若郵修短在手。精忱之摯也。於以植民秉

東門集

卷之一

才

祭文

聖皇風有妙理焉。寧徒家史門牒已哉。先生諱
三俊。字子用。以子貴。累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
史。元配楊氏。今稱節母者。繼配常也。先以貞懿
奉

旨表其宅閭。累贈得淑人。子文衡登萬曆丙辰榜。
守東郡有戡亂功。撫吳有轉輸調度功。軾旃所
過。擬于方叔召虎。

聖主思靖區夏。方虛左待之。今以兵部右侍郎召。

念兩尊人墓木拱矣。確石于神道。而屬詞史氏。
史氏既讀其狀。與誌。與表。與夫瞽宗之誦。

綸綽之音。愴然三嘆。有感於出處死生之際焉。故
凡先生居鄉盛德事。暨節母閨閣孝謹事。悉置
弗論。論其大者。謂死等耳。死而死。則鬼之。死而
生。則神之。雲旂電掣。輜輶僊焉。霞裳星爛。鑾輶
先焉。忠邪孝邪。貞與節邪。是扶輿磅礴之氣。騎
鯨駕虹。排闥闔。鞭雷霆。此物此志也。有神斯有

東門集

卷之一

才

祭文

銘銘曰

紫璇黃璫。誰中央。眉目燦列。精房皇偉。猗七尺
施冠裳。又或髻褱。守曲房。賴爾體。覓含五常。不
然齒角同狶。牂生來。婉孌乳哺旁。無端世味膏
肝腸。棹頭長笑。違高堂。龍鍾白首。聲淒涼。枯魚
御索。辭隙光。昊天未報。空茫茫。百年漫指同穴
藏。孤兒泣父聲。嗚嗚賢哉。父母開書香。星迴日
薄風低。昂子職。渺矣頽夫。綱雅詩。落盡白華章。

明發不寐懷君王。誰云將母偃在床。欲昭彤管
稱其美。祇悲罔極人無良。我今采風爰采唐。花
陰布地垂甘棠。經營膂力時方剛。青門解綬推
歸裝。蓉衣班綵紛飄颻。母存與存亡。亦亡九原
紛帨相扶將。慈烏有淚悲雛凰。感茲孤雁聲慨
慷。毀室不使羣鴟張。終令乳燕棲雕梁。養成彩
翮紛從橫。扶搖出穴摩穹蒼。散作彩雲芑八荒。
靈文耀作經緯芒。掃除獬豸耒天狼。文武吉甫
東門集 卷之一 主 樂府集

墓碑

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階大中大夫
原任南寧府知府仁元范公暨配馬恭人

合葬墓碑

今皇帝御極之二年。狡夷匪茹。直逼郊垌。吳橋范
公。景文方填撫河南。戴星入援。尋被旨以河
南軍軍涿鹿。時虜掠都城而南。蹂躪三輔。又將
飲馬津門。阻我饒道。涿鹿當畿南之衝。匪重臣
疇與翼蔽。

天子實才。景文故有是命。河南兵距躍曲踊。挫
虜之前鋒。亡何復以斬馘奏。

天子嘉之。念鼙鼓殷闐聲震。

諸陵命移軍昌平。守昌平。二月虜出塞。計入援功。

河南最遂。繇中丞拜少司馬。駐通州。劾設也當。

中丞投袂出寢門。其尊人南寧公在汴城衙舍。

中丞韎韐跼注不介馬而馳。迴睇堂庑間垂白。

鬚鬚則哽塞嗚嗚不成聲。而南寧公廼厲聲告。

曰

明主不汝鄙夷而假之節旌。豈以娛我老人唐汾。

陽臨淮宋斬王鄂王何人斯余平日爲汝談忠

義大節汝眉睫欲蜚今敢忘耶吾有子不迫于古以上人勿復見中丞乃被涕再拜行旣行而南寧公日夜登鈴閣眺望烽煙又墨墨料簡居守事大河縈帶諸藩南芒碭東曹濮皆劇賊與左道藪蔓且及豫高少鑛徒鬪山而穴地盡曲突憂也羽書騰沓訛言孔多民脊脊思亂中丞故深慮之居恒討軍實戢奸宄必諮稟南寧公

東坡集

卷之一

七

南寧公

南寧公第不能治文書延見吏民其於拊循事心畫而口付匪一日矣中丞去中州征調旁午而中州宴然則南寧公撫之也旣中丞晉司馬治軍通州軍容草昧隸戲下者多犇北餘燼及椎埋屠狗客司馬用廉仁喚喚而威明震厲之軍大治南寧公馳三百里抵通州周視壁壘但聞鐔于丁寧聲行頭官帥撫鐸拱稽入幕府庖肩梳帷宛然僧寮也司馬具桑韃以迎顏色焦

渴言

天子神聖 宗社萬年臣以身備于陬死不恨第

不得晨昏進一箸爲驩語罷泫然南寧公爲一軒渠曰是乃吾子矣父子間國事視家類如此蓋余嘗聞於其兩世執友相國高陽孫公舊司空東郡張公云自司馬弱冠登第李東郡南寧公滯諸生不許以野蠶一盞絲海渚一棹鯁佐兩尊人臙煥惟時聞亭反疑讞幾何事剪鋤民蠹幾何人則听然一飽矣比司馬入銓曹挈篋篋屏伏于門者冠蓋成陰公笑語家人曰若不聞何尚之事乎彼自媚吏部郎父耳何預吾事甚有以陽鱈相嘗者唾絕之而帶郭所入挫挫栗栗筐筥而輸京邸不使清郎釜塵也

東坡集

卷之一

七

南寧公

愍皇帝之五年司馬從休沐起典選事時璫燄方熾其鄉人在政府者表裏盜弄濁亂官方司馬一日閱選人姓名嚙舌本噴血漬地類中惡者

遂請急歸時南寧在留都豫告所知曰吾有子
必不爲貂豎作奉行吏勅家人掃徑以待司馬
謝銓政歸公亦以

寢殿事忤中人歸父若子與故人留連詩酒窮日
夜相驩每感憤時事則裂眦拳几案痛惋填胸
司馬之同年同官周忠介公被逆璫逮治曳銀
鐐就北寺獄誣贓賕數千公命司馬盡洗其橐
百計欲脫之于死時輔忠介行者爲吳中諸生

東唐集

卷之一

朱祖文

朱祖文言佐其子急錫原者河橋范太公定典
鹿太公寔同志云乃余聞之南通州之父老子
弟謂十餘年前有一范倅者用文學飭吏治以
烹鮮而布鱸堂之化人稱范夫子今安在又聞
之湖州之父老子弟謂十年前有一范別駕者
爲湖人輸上供白鑿無縮額無美費遺稂滯
穗穰穰而歸又爲湖人董山龍華蟲之役厥篚
維時而杼柚小蘓有妄男子葉朗生嘯聚羣不

逞謀揭竿舉事吳越騷然別駕與其郡長掇腕
定計速殲厥魁無使滋蔓卒定大獄鮮雉罹者
攝德清攝烏程座未及溫皆有朱邑桐鄉之思
別駕一日閉郡齋臥病不出闔郡之人狂走而
縈羣望者如孝子之禱其親去則窮窮然如有
求弗得也今其人安在又聞之松江之父老子
弟謂數年前有范半刺者治水師海上呼餘皇
者譁鉦動天地朗生餘孽暨長興之殺賢令者
鼠伏萑苻中聞軍聲皆怦怦杵胸買犢恐後清
惠之譽流入吳閭吳閭之人亦時時質余曰此
半刺者今安在蓋峴首墮淚之碑三地如一口
也而又聞之吏干陪京者暨將作之屬言陪京
宮闕久不葺奉灑掃者以

奉先時薦爲名議興土木公與之縷數室中度以
几堂上度以筵廟門容大扁七个闔門容小扁
參个制也羣閹盛氣持之且引逆璫相恟惕卒

不爲動是役也微公且費水衡鉅萬矣採銅于楚江用備鼓鑄鳧臬段桃之事蔑不顓悉也軍興不乏而起部積有贏金於是聲價日騰起有南寧太守之擢然公已倦遊竟投牒歸矣公之留而未用與用而窘幅循畔不獲從橫滂沱者盡付之於子子能奉公之訓而昭融光大之澄百辟憲萬邦蔚爲當代寶臣不知者以爲自下而蒸子其土膏也父則蟠枝古柯之食德於地

東門集 卷之一

而稱夫子者不獨一通州而燕趙間又頌之爲佛如倪宮允所聞云少具夙惠三歲能受書其父召客抱置膝上戲謂客試舉五經令誦之若訛一字以大白浮我客無以難十三居父喪柴瘠合禮十五補弟子員辛卯試京兆爲馮文敏公所奇賞名列第九榜署矣偶緣一二語棄置旋以拔萃齒胄監任區橋旣覃精舉業以餘勇博極羣籍小而赤牘大而豐碑蠹碣皆爲詞

東門集 卷之一

家所珍重今司馬文筆秀聳人見而悅之卽此小道亦可謂先河後海矣其家世本河內後遷於吳自吳而齊自齊而吳橋從處士公德始德三傳爲南陵尉王又一傳爲剡城丞鑑鑑生儒官桂桂生累贈奉政大夫南京工部虞衡司郎中汝河以公貴貴也三母俱贈宜人最後宋宜人生公公之俛首一官實欲推恩所生故公神姿高徹醉後吐氣作雲疊狀去冬叛兵過河橋

擬發難知范太公饒方略能教其子作

天子長城且仰視城上紫光燭天若有巨人矗立者旋咋指去去一舍而難作公未病前數日司馬在通州墨墨心動連章乞歸聞公病請益力疏語酸楚不忍讀

上憫而許之甫假裝計至矣切之日猶與親朋陳劇爲娛至夜分忽於枕上舉兩手稱接勅旨者再遂倏然而化得年六十有四配馬恭人具壺

東門集

卷之一

一

辭賦

德公在南起部司馬主銓部父子皆與中人左禍且醞醕恭人宛轉導之歸得免于禍有明哲風焉先公七年卒得年五十有八子卽今兵部左侍郎景文恭人出庶子景貞兩孫玄超玄朗俱名士卒葬日月并嫁娶詳誌中公計聞

天子念司馬勞苦功高予父母祭一壇命有司治塋如例司馬乃以壬申七月朔合窆于賜阡而屬端尹氏希孟銘其麗牲之石銘曰

神皇御寓王會闕蠶茲小醜騰烽煙天遣申甫作

屏宣維彼申甫承源困范燮范句相後先華堂傑構崢嶸檐湛盧小試光燭天荆銅在冶時烹煎霜鋒華鏐胎龍泉輕裘緩帶東山巔捷書破賊奔符堅爰加七箸樂便便潞水提師捍幽燕心膂上佐擁臂肩勞臣時諷陟岵篇蠨蛸叮嚀白雲邊嚙指抱痛泣而漣歸來祗見女手卷父視已瞑兒心燿驚聞黼座亦悽然榮哀備

東門集

卷之一

一

辭賦

禮加豆籩峨峨封坎高祈連靜琴賓案同千年瑞尹載筆刊貞珉臣忠于孝民葵全家綿國永無崩騫

棘門集卷之一

終

棘門集卷之二

目次

墓表

原任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 誥贈中

順大夫太僕寺少卿啟新錢公墓表

勅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南亭張公

墓表

勅封登仕佐郎京衛武學教授雲陽施公

墓表

陸隱君文近先生墓表

墓碣

淮府左長史左泉何公墓碣

目次畢

棘門集卷之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墓表

原任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 誥贈中

順大夫太僕寺少卿啟新錢公墓表

錢公之塋也有寄窩逋客自誌業已納壙中吉

水鄒先生復系之銘矣是時

顯皇帝在位諸逐臣槩不錄留爲

聖子

神孫紹庭首事公遂以舊御史終天啟二年用鄒

先生及諸公言凡以 國本譴逐者存則不次

擢用塋者優數階於是先生得晉太僕寺少卿

予祭一壇先生之子春亦嘗以御史昌言牴

權貴出叅外藩近得 召用亦太僕寺少卿旌

忠褒直哀死榮生一門兩世載錫之光而前後

官閥巧相符又一奇也太僕公念 主恩重不

可不揭之以責隧道屬我史臣書其事夫公之
可書者無如 國本一疏謂自古人君未有以
天下之本爲戲如綸如綽乃展轉靡定如此者
一人言及卽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屆期而又
有一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一二年必使
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
之私語揣摩多中且齒及椒掖 上嫌之姑寢
弗報踰四月杖孟給事養浩以公疏與給事疏
同指并褫公官爲編氓則公去國之繇也若其
遇事憤激侃侃發抒惡持斧之使包匭恣入谿
壑罔饜亡以風厲下僚而反教之貪負 陛下
任使則有糾舉江西按臣祝大舟疏惡秉國成
者實有總攬之權逞逞駕 明旨以箝衆口使
嘉言路塞直臣道消科名私及子弟覬謁遍滿
長安則有敬陳論相大義一疏念邊陲孔棘動
需干城而使過之典明王所不廢則有請釋李

材疏河西敗劔樞管之臣茫無成筭而徒與言
官爭是非則有叅兵部侍郎許守謙疏墨令狼
籍載道司府大吏容隱爲奸則有訪問貪官疏
其它疏不勝舉至崇祀一疏所推擇爲文毅文
恭兩羅公布衣陳真晟學正曹端尊獎名儒紹
明理學公所托寄在是矣自蒙譴歸葺毘陵先
賢祠卽其旁構經正堂與遠近賢士大夫考德
問業其中是時椒蘭臭味過從靡間者在同邑
則今大宗伯孫公贈尚寶丞薛公在錫山則贈
太常少卿贈尚寶丞兩顧公今少司寇高公前
光祿少卿劉公贈光祿少卿安公在金沙則贈
光祿少卿于公在雲陽則贈太常少卿姜公講
席雲蒸擬于河汾鷺湖之盛而公與顧奉常實
爲尸盟奉常之學大公獨高奉常救世之衷苦
公持世嚴

定陵末年謠詠競起羣鋒衆簇攢集于東林公出

而與諸君子萃處于講堂之上辭氣蘄如也於行藏誹譽之關廓如也讀書研理愈邃而著述亦愈積黽黽類也取其黽勉亡息之義則有黽記尋洙泗之脉以淪其流而堤其泛潰則有源匯編睠顧宗國觸事癉心竊取考亭之法備

神廟一朝信史則有邸抄其於易自田何而下亡

所不披晰而澄心冥契所得於靜悟爲多則有像象管見有象抄有範衍圖書象數變通之妙

藏書

卷之二

四

藏書

秦漢以來鮮知者邵堯夫聰明蓋世然得李之才秘授而後能窮其奧如公無師之智不傳之習究其所得略與堯夫等其寄窩逋客自誌亦髣髴安樂窩遺韻焉堯夫之將埒也先語君實吾欲觀化一巡又題一詩有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之句公先期營窀穸刻期八月竣事又以掘地得錢兆在庚戌遂賦詩曰庚戌年遙月易逢今年九月便相衝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

夫行應不再次且至月圓後成行亦預曉臧獲無爽昔人謂邵子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繼之者其公平然邵子生平不立朝惟以巢由外臣爲康濟自身之計視公則異地矣公通籍

神宗之世始而姤繼而蹇程伯淳朱仲晦之遭遇

公互有之伯淳爲監察御史裏行惟積誠感悟不欲掇拾短長其所值爲王介甫猶可以道理

藏書

卷之二

藏書

規諷然未嘗不面折之仲晦在外則鞠治大吏在內則力詆時相夫豈得已公所遇固非韓平原而唐仲友王淮之徒不乏也卽伯淳處此能養其鋒稜不試哉自公歸田後朝事屢變而黨人之禁愈烈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其禍擬於南宋惟公能以天山之遜自免而同志諸君受齟齬者十八九矣

英明嗣服萬類維新跼伏者進竄諛者庸幸國脉

釀厚同心協力可望太平猶異於宋之嘉定使
公在當筵得利見之爰爲羣龍先路而今已矣
公嘗言天下事一人爲不若衆人爲夫與公共
爲天下事者孰如公之子今太僕公行出而大
用于世公之靈尚式憑哉公生平好獎與後進
其以壬子冬侍公于經正堂負牆終日受誨孔
多卽不敢言堯夫之於歐陽斐然其不見棄於
有道久矣故標其大節垂於麗牲之石使世之
君子過而式焉公諱一本字國端別號敬新先
生常州武進人登萬曆癸未進士始爲廬陵令
著循吏聲今猶俎豆學宮比桐鄉之朱邑云其
世系生卒子姓具在鄒先生誌及雲杜李先生
傳中

勅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南亭張公
墓表

記不云乎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故自

十年就外傳至四十始仕其間皆師爲之蛾術
也呻其佔畢昔賢所唏羣子弟而受佔畢之教
者孰遣之漢儒以羈州不就師傅咎厥父若不
問孰何而委身北面虛美薰心惟梯榮獵進是
亟位躋崇巒而名墜深谷師咎也郵父咎也故
有名師而後有名士有名臣又必有名父而後
有名師當

定陵之季以文章節誼稱士林斗杓絳幘之士鵠
冠而鳬趨盛比園橋在吳有顧端文高忠憲豫
章有鄒忠介關隴有馮恭定而燕趙之間有趙
忠毅然端文諸公登壇振鐸獨以維絕學彰士
軌爲本諸生時菁英輦悅之業踰津委筏含旃
弗談名人師不名經師惟趙忠毅公夙以經生
義妙天下抽簪旣久結習未忘幃中弟子時奏
一義縛之薌之又時以蒸雲霍雨之氣抒吐毫
端使從遊者如百川之學海而分其餘潤以雄

長澠漬故忠毅所裁成者功最鉅得人最繁凡子弟之若發穎豎者莫不願得之以爲師而世之盲父兄不知也惟父兄之賢者知之吾以此企服張公公之子侍御君之問業于忠毅也名在賢書久矣連上春官不售邨墟蕭寺哦咏聲與清磬疎鐘相低昂邦君大夫時覓孝廉船而終不下徐孺之榻不發魯連之矢可謂脩且苦迺迤回猶故公進而命之曰得毋造閉門之車

蘇東坡集

卷之三

蘇軾集

進士又四年而逆璫亂天下趙先生首嬰其毒至以冢卿戍絕徼不獲生還天下傷之而侍御君卒能白諸寃狀言羣小一手障天必欲使楊左不爲忠臣鄒趙盡屬邪黨是時

聖明御極未久羣邪蟻結尚欲祖述逆璫之政以

鄒趙爲黨魁雖众正滿朝未敢訟言之自侍御疏出存坳吐氣而言黨者漸熄人謂此疏頗有廓清之功以此成名御史夫學問之與世運等也學問不殖則落世運不泰則否惟趙先生教之惟侍御君用之其使趙先生得施其教而侍御君得收其用者非南亭公之力伊誰力哉不者恒山以西太行以北術序黨庠櫛比相望不遠數百里負笈而就正于四十年前之陳人其人方爲時貴所憎號其徒者雖衿韋中餘波濺及盡人可師何必是而慨然以佳兒付之願得正人爲之依歸而與之同出處同禍福其生也

蘇東坡集

卷之三

蘇軾集

服其教而輔其功其功也闡其志而似續其所
未盡可因可宗此所謂以名父得名師而成其
爲名士爲名臣者與南亭公於是高人數等矣
忠毅公被放歸侍御君以使署休沐里門間行
視之于鄣上惟南亭公命旣編伍代州時遣人
齎糗糧視之于代州亦惟南亭公命謂公俠烈
男子不絲險夷岐觀猶淺之乎眎公公蓋於草
野中秉人倫之鑒故能曙貞衰決避就忠毅公
存功知已滿天下如公者非其一人與乃侍御
之狀公也言公嬰年悼父事母生盡養死盡哀
母有疏族一人推母之愛愛之其克恭也析父
之遺產則讓析母之遺產則又讓以兄子雀鼠
之粟捐數廛而不恤伯氏客死逆其喪而歸簞
牀旣厝不私其橐中一緡有孤女擇人字之仲
氏多酒過詬許相加笑而受焉又爲之調其喜
愠籌其緩急如護嬰兒不使知也垂老不克舉

火緊公是藉爰迫其子若孫性倜儻自喜不屑
屑米鹽中歲蕭瑟爨無欲清枵然適也侍御君
捷鄉闈有司具綽楔費割以貽所親侍御君緣
此益廣行其德侍御有座師功父子設位以祭
業師功而侍御方應公車公親視飯含猶師也
喜排難解紛民間有疾苦邀諸薦紳昌言當路
一方賴焉念糟糠戾屢中道棄捐終身不載續
此所謂積習名教德行堂堂者乎惟賓朋讌會
聲伎不廢選勝盤桓有九老之風焉出入無籃
輿挾奚奴一二人進來邨郭時漸屆八十矣與
客戲賭徒步行三十里又能躍馬而馳侍御君
有按閩之役念公春秋高婉戀未發公高吟仗
劒樽酒之句以壯其行竣事歸雖抱微疴仍送
之郊垌不意奄忽長逝致侍御以不聞臯復爲
痛然自使署躋臺班再貶

思典銀緋被躬鄉里驚豔聞百餘年來父以子貴

公始五福具臻四方矜式亦可徵天道報施
矣然皆吉人之常享未足以警聳聳矻流俗且
以待御之立 朝培奸宄則霜滿秋旻楊忠藎
則葭飛冬夜續善脉于赭衣碧血之餘發天光
于黃靈黑霧之下昔日俊及諸賢忠毅寔爲領
衷茲時舞儀羣彥侍御堪作啟山人知鼉鼓振
起之盛寧知鱣堂聚會之源非是父是子相與
有成者乎不然而投鵲卵于越雞付松栢于培
塿雖有九霄之質僅止榆枋千常之姿化爲臃
腫此人材所以折於方長而 國事靡于弱喪
也借義方於易子如張公者可以風哉余故略
其衆懿弗晰而獨表其鉅者公諱致道別號南
亭先世家太原高祖以下遂爲平定人累封爲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子三謨其季也成天
啟壬戌進士洊歷今官門閥婚娶詳在誌狀中
勅封登仕佐郎京衛武學教授雲陽施公

墓表

希孟身居吳門去梁谿百里而近自少時卽聞
太僕勵菴施先生束身醇謹寬然君子也倖與
太僕公之孫泰先同籍舉進士泰先溫文懿懃
如瑤林玉樹祥風紛灑而狂飈奔湍之中岷然
有以自存希孟最心折之而泰先原本家世手
籍其式穀之訓圖不朽其先子則曰夫徵也兢
兢砥躬矢節以上不負

主恩下不至賈越其祖武徵則安能繫先子之教
也當王父遊宦兩都惟先子在侍伺飲食拭筯
簞王父暨王母賴先子破其旅懷而喜可知也
王父旣抽簪歸凡花茵月席山顛水涯以至風
雨晦冥蕭條落寞之際先子必奉酒竿茗碗以
從或洗醖更酌或挑燈申語卽偶值罄乏酒貲
蕭然遑遑問于母家時恐不給而黽勉有無不
使高堂知子有先子可以忘寂可以忘愁可

以忘客可以忘貧而又喜可知也王母滯末疾
十餘年則顙天而呼寢不怡食不飽者亦十餘
年當大故躡踊過禮王父素矍鑠無病狀但登
其對客或獨坐微作呻吟聲先子怛怛心動也
所以娛侍之倍至名醫良藥先事而戒至壬戌
三月王父謝世而先子哀號毀瘠幾滅性矣從
茲咄咄徬徨歡悵盡絕愁悴惋怛以殞其身此
先子之以孝教也奉兩世父如奉王父奉諸姑
如兩世父有姊之喪哭盡哀喪其姊以及其姊
之失猶姊也姊之子與兄之子有以科名奮者
有備員子衿者喜極不自持猶子也當其屢舉
不育也王母以一女孫屬撫焉其少而憐惜之
笄而資遣之不幸蚤夭而痛悼之猶女也此先
子之以友于均愛教也王父雖躋九列家猶寒
峻也先子更不問家人產食指愈繁生計亦愈
窘帶郭之田不登一頃而所規規自畫者曰家

藤間集

卷之二

五 辭教

大夫之坊表在卽貧勿墮也有以苞匭來者
却之如却敵一日不戒于火靡有孑遺垂手而
謀數屢益以婚嫁之累拮据良苦終不用此貶
節徵旣登仕版泣茲土者有司李吳公邑令任
公劉公人謂年家諸父行不妨偶作陽鱗笑而
謝之曰年譜以敦世好也相成之謂何自通名
外無私謁焉此先子之以清白教也待宗鄰無
所不厚聞人緩急惟力是視下至臧獲厮養彈
壓不少借而曲容其小過每誠之曰若輩辜于
我可恕也辜于人不可恕也門除內外胥化而
爲萬石君家此先子之以仁恕教也生而簡樸
自其裘馬聲伎泊無所近蹴躡項背間莫辨其
爲名卿子內鮮姬侍外絕嬖童見博徒酒豪驚
而避之所瞻就必有道端人興會所寄聊借花
竹琴書時一陶寫而已此先子之以寧靜澹泊
教也若徵之少也掃家塾邀致名士而正臯比

藤間集

卷之二

五 辭教

焉此其以師教自學爲文得一佳句則喜否則
賜譙讓至累日于邑不懽此其以勤學教徵束
髮受書卽諄諄誨之曰科第自若曹分內事耳
士以立身爲本立身以名節忠義爲本又曰吾
輩當隨分何必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
旣捷南宮則勉以致身伊始行已與人寧慎毋
忽至辛酉小蹶更好言慰藉曰此動忍資也補
京衛復手書戒勉曰好爲之前路甚寬孺子但
思自勵耳易簣之日寄語長安惟以做好人爲
嚆手握其孫勉之讀書上進而已此其以提命
教也凡泰先所叙述者以此而又痛其醫藥之
不親于口也含殮之不親于手也

封章垂錫矣不及捧紫泥以進而太僕公身後

褒卹崇祀兩鉅典孝子所日夕往來匱懷以轉付
之慈孫者行觀厥成而又不待也於是悄然
以悲感然以思潸然淚落浸濡毫楮之間而弗

可收使讀者豔其家世父子祖孫之盛而稍惜
其榮哀之未備烏知公之教已行公之志已宅
已遂矣奉其身教則淬勵于身孝友于家恪恭
于一官樹澤于一方奉其言教教之文而文成
教之行而行成若必埃宦成而後名立者淺之
乎小夫之見哉姚希孟曰今天下所號爲驕人
者有二少而托美蔭于父曰公子老而食晚福
于子曰封大夫王謝子弟風流暎帶人猶以烏
衣習氣少之不才者竄入五陵之籍枕糟丘而
逐粉隊烏知詩書禮讓哉至其身不克自振而
微庇後昆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以三尺面
甲睨當路之顏色而不知恥以毒啖濟食里閭
而廢其老饕所見比比是也施先生衆有其遇
而上不希喬松之茝下不羨桑榆之收席前盛
旣虞其後收後効又念其前惕惕焉借陵轢憑
藉之資以自傲弁倣我後人而烏知其相倣者

敬承恒于斯啟佑恒于斯哉則天之壽公一身有限而壽公于作述之會者正未可量矣公諱學海字

別號雲陽自南宋以來代隱于醫太僕公諱策是爲公父而與希孟同舉進士者各元徵爲公之子公塲而公得補封登仕佐郎京衛武學教授如元徵官塋于大池山之麓與太僕公墓鬱鬱相望亦公遺志也生卒年月門閥嫁娶具誌狀中不復述而獨揭其家教之一二使下車而式拜者知施太僕身後有是父是子云

陸隱君文近先生墓表

文近先生故以文學顯今稱隱君者已謝諸生而隱也人謂先生之隱也以畫隱以翰墨隱夫工於畫及翰墨者固不乏人何世之饒隱也余小子爲之論曰如陸先生斯不媿隱矣當正嘉間待詔文先生各動天下薄海內外聞其風

而宗之人知其爲文雅宗不知其爲禮法之宗也凡遊于待詔先生之門分其風流藻采以自潤者其人多磊砢介特不屑屑獻酬羣心與流俗低昂而孤騫遐舉翛然埃壒之外者則符卿陸公其爲待詔後人而恪守先代典刑以繩祖武者則余外王父衛輝公文近先生者符卿公子而衛輝公壻也兩公旣相與爲婚姻先生入侍符卿公見其出處之際斷斷如也庭以內閨寂如也出侍衛輝公又見家居若朝典而笑聲有壇宇生而習焉少成若性矣符卿公用春秋掇上第先生世一經補弟子員三試棘闈不售北遊都門攬京華之槩年家李駕部欲爲治橐裝弗應返至齊魯謁岱宗登日觀峰而歸歸則屏去子衿製蕙帶蓉裳爲終隱之計其標格清聳翛然飄舉望而知爲冥鴻野鶴獨與余從母最相諧又相莊也偷糜丹青之暇進而舉齊眉

之案夏揮箴冬倚爐餐菊烹葵蒸藜煨芋相對
共飽余時時過從起居團坐斗室出果餌飼余
宛然家人樂也問銚壘幾何小美則燭一伏雌
招親朋爲驪偶緩急不時憂頽不至眉宇第拂
絹素作林巒數幀溪容樹態甫落指端而朱提
白粲充斥困橐更自適矣嘗歲晏不舉火摹待
詔積雪圖售之得五金却其大半曰此贖耳不
汝詒也一日登天平蹴遺金一裹指同行者同
行者攫而爭先生微哂而已在都門時同舍有
失金者去數月得之藥籠中亟緘寄之其長者
行多如此衛輝公重葺衡山草堂日偃憩其中
先生無三日不至至則爐香茗椀清言移晷或
追隨杖屨縱步城中蘭若時棹輕桡夷猶武丘
楞伽間花晨月夕有遊必同偶得一佳味必邀
致衛輝公并其往還故交如顧祖辰兄弟與吾
輩親鄰三四人爲午殮冰絲玉肪盤匱豐潔已

而集日未晡噉而散不雙炬卜夜此先輩風範
余所見惟外王父與先生家而爲二外王父沒
獨先生守之不變卽偶赴它讌一見燭跋驚走
矣近代以書畫名者多厚自標置先生於八法
及荆關以下無所不規仿至其臨摹待詔可謂
奪骨印髓而隨購隨應殫厥工巧不作枯寂數
筆示貴不縵延旬月示難不故爲鴛蛇斷蚓吟
呀嗟樂示幻故人多樂求之而聲價亦以此未
甚蠡涌建牙重臣下迨邦君守相以筆札請者
未嘗不予事後終無所造請先生生平無峻異
事亦不欲以嚴冷忤世然一切流俗所趨如酣
歌達曙酒飲沉宵與夫猥薄少年譁張詠喬臆
馳電逐者見之感額攢眉瞬息周旋若履針芒
當此滔滔滿目湍瀾奔潰夫豈無疲衰憊之筋
骨以媚兒豎塗支離之面貌以入歡場擲先世
之型范以避固陋忍隱情之厭苦以博通尚者

而寧迂毋達寧膠毋脂如先生者當世寧復多得至吳中尤難言之哉姚希孟曰余生也晚於吳中諸高士罕所得覲獨交于張伯起王百穀兩先生耳張先生姁脩自許稍留連聲伎王先生道廣然降志論交有委蛇之風焉使文近先生者挾詞顯藻與諸君馳騁上下寧無小讓然其觚而不刳硜而不斂於名父賢舅兩有所肖而行禮法之一綫以維澆頽其在斯人乎希孟

墓碣

卷之二

三

辭

墓碣

淮府左長史左泉何公墓碣

萬曆三十一年某月日淮府左史何公卒後十

五年而遺孤某等葬公于覆釜山之新阡礱石為碣屬希孟銘其陽石高可四尺方其趾規其顛古五品以下制也左史視漢諸侯相於法得碑柳氏所謂秩不充階降而從碣禮與公力學嗜古喜讀經世書兵農鹽屯河漕水利靡所不研晰為諸生值島夷亂部署里中兒宵軍之斬三夷頭夷大驚遁去代其兄崇城聞一夕登登聲則百堵具矣嘗從唐中丞順之射于廢圃中丞發羽逆風如叫臬公是時意氣橫厲視天下事無不可為乃一登鄉書困踣春官謁選令平陽治行最高僅從次遷入緹帥幕亡何又以細故忤時宰竟授朱邱罷初為令有所感憤弔古仰天唏噓則有祭瑞安卓忠貞文在南都追憶舊遊豪雋之士如劉黃裳輩策振武軍變歷歷如畫則有燕磯遊記既脫簪家居故人願為推轂者借畿南水田事諮焉公謝不可而稍稍推

墓碣

卷之二

三

辭

廣徐尚璽之說爲田邊地之議四田內地之議
四田畿南之議三以答故人遠問則有復趙少
宰書若它人所論次者築鳳浦埭功最鉅爲平
陽百禩利則有東嘉侯一元鳳浦埭碑繕治海
滋罷水陸轉輸所興除不可殫計平陽民尸而
祝之則有百歲老人林某遺愛碑佐南錦衣亦
自有建白不傳舍一官至若生平孝友大節罄
其索緩急人無所問致身本末事事偉杰可觀
則有季子泓所爲狀及錢太史謙益誌婁先生
堅傳乃希孟手其遺事未嘗不掩卷三嘆也論
世者謂天生才與國家用人相表裏 明興自
宣正以後倚重甲科凡襄時戡亂犖犖鉅公
皆甲科起家蒼顏華髮老于公車者無論旁人
目笑之其氣亦頽落不振矣以觀於何公又何
侃侃發舒也筮爲平陽令卽矯時相平反輕重
囚千餘人獨於儲餼之法奉行最謹登額爲省

藏書

卷之二

五

游

藏書

卷之二

五

游

冠被帑金之 賜駿駿破格嚮用矣庚辰入計
主爵者頗物色之鄉人欲爲道地得臺郎公拒
之過峻竟用常調它日左遷王臣亦以此嗚呼
江陵用事功令嚴明獨驚驥同阜況後之人邪
然自公令平陽而平陽日腴公之家乃日瘠矣
晚年一圖一編或托之竹肉以自娛志可悲也
公諱鈞字子宣爵里世系詳誌狀中希孟爲書
其碣而綴以詞曰
國有大故繁若列眉紛則蒙茸或主河渠或治
胘澮或詰兵戎詎乏旃官簡書煌煌如詔警聲
有東海臣位不副才下大夫終夷攷生平緯武
經文蟠錯心胸南夷入訐環海而軍莫撓其鋒
孰云監儒賦彼戎醜凱鼓逢逢治有鳳康沸流
澎湃啗堤而通迺利用礎孔阜孔固如垣如壘
承平骹骸卒稔于驕脫巾洵洵議殲厥魁撒爾
蜂屯毋成螽蟥田彼畿南厥土黑墳抱甕鮮功

議引議陂議級而升泉流迺充矢謨章章是訓
是行利賴罔窮臚舉數端可詢可考可兵可農
漆室有嘖時事痲疚憂心忡忡天聽轉高才或
匪才見斗日中我思才臣備邊行河作帝棟隆
起公九京庶曰可哉生胡弗庸有銘其陽永厥
聲施以代景鐘

棘門集卷之二 終

棘門集

卷之二

終

絳趺堂

棘門集卷之三

目次

墓誌銘

聖裔六十四代襲封衍聖公龍宇孔公暨

配張氏合葬墓誌銘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趙忠毅公

墓誌銘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東周集

卷三目次

一 墓誌銘

士掌詹事府事復齋劉先生墓誌銘

代作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協理詹事府事中山蔡先生墓誌銘

中議大夫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聚垣喬公墓誌銘

徵仕郎翰林院簡討武雙倪公墓誌銘

目次畢

棘門集卷之三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墓誌銘

聖裔六十四代襲封衍聖公龍宇孔公暨

配張氏合葬墓誌銘

山頽水壞而後趨庭之教爰及文孫迨子上子

高子順子魚之屬抱厥心矩守而弗替所謂洙

泗之間斷斷如也漢高帝封子魚之弟騰爲奉

棘門集

卷之三

一 墓誌銘

嗣君其子忠爲褒城侯然以博士世不世侯至

孔次孺以大中大夫授太子經爵關內侯侯關

內三世仍褒城後復爲褒亭至奉聖崇聖紹聖

褒聖代有互更周大象二年稱鄒國公唐玄宗

仍其公號而系曰文宣其稱衍聖公則宋至和

二年封宗愿始也繇宋迄今無改其世爵而賢

者漢有均六朝有鮮有乘六季有仁玉宋有宜

金元有總有思晦勝國有克堅克堅歷官禁近

至國子祭酒我

高皇帝待以三恪禮子希學首朝京師蒙 顧問

自希學八傳而至公 先聖六十四世孫也諱

尚賢字象之別號龍宇父貞幹母張氏感異夢

生公生卽敏慧汎覽經史輒成誦晨昏定省準

內則行之

世廟三十五年襲公爵居恒自矢遠不負祖訓上

不負國恩下不負所學 累朝祿賜擬于徹侯

東門集

卷之三

終獻堂

而達達屏去聲色澹若寒峻與人交推誠待之
情恕理遣多長者之風事

三朝兩遇

臨離盛典皆以 特召至領奉璋峩峩之班

神宗嘗諭侍臣曰此聖人後也當賓禮遇之 命

坐賜茶纓紳交美焉留京師賜第不聽歸惟杜

門讀書而已腹笥賅洽叩之若鏞鐘朝章國憲

當事者時一取衷焉研思聖學以明明德爲宗

每語人曰心體本自湛然習氣蒙之憧憧四出

惟以明還明朗若初體則學之能事畢矣外而

事業千流萬派總發源於此暢其旨者惟王文

成其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本無不明也有善有

惡意之動明或流於不明也知善知惡是良知

明自常明也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明還明也聞

者爲之憬悟於戲此豈徒衣租食稅守先世蒸

嘗而於見聞之統茫無津梁者哉余攷 先聖

東門集

卷之三

終獻堂

之後以旁系亢宗者風槩有文舉淹雅有德璋

至唐之憲公爲貞觀名臣圖像凌煙宋龍圖學

士正色立朝人主嘉其忠一則因乘輿幸學講

孝經上釋奠頌一則治宄三年化被齊魯斯文

未喪職在後人皆能發五德之光壯兩楹之色

若慕効貂冠蟬翼與五侯七貴豪侈相高出而

韞拳踟躕擊鮮陳伎居然魏其平陽也入而駿

奔俎豆問誰氏之子孫有不跼然汗浹愧入地

之無從哉如公者其於羹牆堂與未知何如然
能讀其遺書尋牖光隙采以仰承中天之照則
凡 聖德遐蔭 天寵昭蓐庶幾當之無忝乎
公以天啟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歿于邸第距
其生爲嘉靖某年七月初四日得壽七十有一
計聞

上予祭九壇益以聞喪一壇遣禮部尚書蒞事中

書舍人護靈輻行人董兆域榮哀備焉公始娶

廉門集

卷之三

四

五

嚴氏繼張氏子二人皆張氏出長胤椿 欽賜

冠帶未襲爵而卒聘殷氏次胤桂翰林院五經

博士亦先卒聘王氏今以從弟之子胤植爲後

襲封衍聖公女二人長適泰興王長子次適東

原王長子襲公爵者卜以崇禎四年六月某日

奉張夫人柩與公合葬于孔林之次而走書屬

銘余爲銘曰

聖道輝輝麗日月子孫千姓紛羅列何必一氏稱

後哲統承先世稽宗牒明禮代守歆蠲潔以茲
累代箕裘接三恪不與羣工頡簪裾罔敢相踰
越更老之席芳醴設爰思得姓區類別至聖苗
裔尊無埒獨有真性洪濛結此性直與三才揭
龜藏髯髯成馬鬣檜栢陰森護丹穴神何遊兮
朝帝闕更有紹庭宜降陟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趙忠毅公

墓誌銘

廉門集

卷之三

五

六

周禮六官先太宰帥其屬掌邦治八柄詔王曰
予曰奪予奪旣行賢奸攸辨卽小宰六廉弊羣
吏可以障泐泐橫流之運而挽之平可以持鍬
炭低昂之情而收之一權斯等已前此以天官
郎汧陟豕卿克稱厥任者平湖陸莊簡公爲最
陸公機敏而用圓以濟其掄搏之用雖嘗以典
選被譴暨正統均高朗令終近而高邑趙公以
直方行之其快人意也如溽暑蘊隆涼風驟雨

颯然而至其迅捷也如萬石之弩猝逢其機崇
墉崩裂鬼神避路故始以謠詠去位晚年流離
戍死骨肉參夷大臣被禍之烈者如公罕覯矣
公以萬曆甲戌成進士授汝寧推官稱廉平爲
要人所齟僅得戶部江陵相臥病朝士徧走羣
望公與顧公憲成姜公士昌輩戒勿往仍爲紀
事詩曰二豎能憂國千官爲祝年傳播人口江
陵殉以興望入銓司某太宰挾私意欲糾丁侍
御此呂公洩之於王給事士性爲太宰所嗾引
疾歸後起家主選司事太宰陳恭介公一日問
公曰不敏多過何以教之公曰人惟清靜安得
有過太宰曰是謂我不任事也卽用海公瑞何
公以尚因以謝公丁內艱服闋除稽勲副郎遷
文選有剖露良心直陳時務疏所抨擊數人皆
月旦所弗許一給事起而捄之朝論多助公而
公復引疾歸後陸莊簡將去國特起公田間貽

手書招之公爲之命駕因覆疏關職掌與新建
相公相左

神廟二十一年廷臣當大計孫清簡公任冢宰公
司考功先是政府三公各有所庇太倉庇一館
職蘭溪新建各庇一臺臣後俱不免蘭溪之介
弟亦在察中閤銓相水火省臺之長預計事者
公揣其非同志恐撓成事不盡使之知惟總憲
李敏肅公及僉院王恭介公時相諮諏榜出諸
失職喪朋者思構釁而動而省臺恥不預聞也
首糾虞稽勲淳熙以辱吏部又公所惜其才而
寬之者爲職方楊于庭東征贊畫袁黃三政府
故擬 旨留用待某給事疏上而冢卿奪俸公
外謫矣聞公主計時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蟲
巢于耳繭成而不自覺援筆註考嚴于要津而
寬于散秩遇一權勢姓名奮腕乙之輒浮一大
白自賞曰非趙某孰敢去此人是時所黜吳人

頗多而吳人皆以爲愜子衿中稍有識者亦喜相告朝士惜公去交章留公比總憲疏上轉重公譴遂以削籍行於是僉院王公暨通政魏公允貞大理少卿曾公乾亨吏部顧公憲成輩十數君子各具疏申揀有叙其無私者曰都給事中某考功郎南星姻家也吏部主事某尚書鑰之甥也讀至此人皆拱手縮舌而伎者未已小臣相繼放逐大寮亦多引疾去善類一空後二

蘇門集

卷之三

八

蘇門集

十八年

先帝登極卽家擢太常少卿左通政尋晉太常卿未赴明年工部侍郎闕太宰涇陽張公欲授金沙某署選周公順昌留以待公又福清蒲州吉水芮城諸公貽書勸駕公勉爲一出旋總西臺又明年癸亥狎主京察事去癸巳閱五察矣太宰多遲迴瞻顧公作四凶議以堅其意所鋤去略與癸巳等整起臺詞遇撫按報命自屬吏

而鄉紳有濫薦牘者糾彈若而人人多震悚考功郎徐大相以覆薛君采卹典事鐫級出之外公力救之亡何代涇陽爲冢宰奮力仔肩以澄清爲已任謂長安交際殷煩士大夫朝氣皆疲于應酬亭午入署愒愒不支矣請以全力盡職業率子部大夫昧爽入署以爲常又欲廉巡撫之賢者與郡邑循吏皆久任銓司如考功文選亦不得皇皇施擔官評報部多循故事以卑冗

蘇門集

卷之三

九

蘇門集

及椎魯寡援者一二人塞白使貪暴漏網嘉與天下浣濯此習達時八品官移封父母有例請下迨九品疏滌選法幕官以下皆區畫鼓舞以盡其用約束森列人頗樂從至再剖良心疏與三十年前一疏自相唱答謂簠簋濫則彈壓輕戒上官毋入守令貢獻又知從來典選者竿牘盈箱臺省至雄貴遇銓郎多望塵磬折刺刺耳語嚴飭諸司毋徇一切請托有挾而求者白其

事一給事啖重賄代貲郎求醴司卽以貲郎置
朱邸出給事外藩人始脊脊稱厲又因推陞一
司李移郡丞一令得諸侯相庚駭詫矣其用人
也御史大夫孫公坊用門人梁谿高公以少司
寇代之不以門牆引嫌佐憲者必楊應山左皖
城領諫垣臺班者必魏嘉善袁武定攫而弗得
者或悵悵積薪或以爲取諸其懷中而與之謗
譸繁滋前後司屬極一時之選故事銓曹重行
陳門集 卷之三 十 辭職書
革序若魚貫若以副郎入蹕主政上輒費周旋
公從人望用鄒新昌繇兵部郎調而江右一銓
部尚在事一省兩銓尤爲舛格又不與江右臺
省謀獨二三同志決之江右之臺省聚而譁嚮
所謂取諸懷中者借它事相構叅一僉院一吏
垣而難端作矣又有旁起佐鬪者公出疏駁之
應山二十四罪之疏適以是時上先是逆聞知
公爲海內第一流傾意暇遣公總憲時聞於

上前亟稱其任事一日囑其甥應星介同事某中
翰贊于公公麾去又嘗同坐弘政門選通叅公
正語曰

主上冲年內外臣子各努力爲善璫墨然怒形於
色應山疏入不行公遂杜門乞歸南樂相者其
父允貞曾爲公白考功事與公同好也公素以
通家子畜故相無少假相以同姓嚴事闔倖致
揆席公畜之愈峻或納賄肆關說執不可一日
陳門集 卷之三 十 辭職書
踵門請見門者曰休矣將脫幘而寢相怒曰擯
我耶人可擯相公尊未可擯也積恨入骨與閹
比而謀嚮公御史大夫高公發崔呈秀狼籍狀
公議戍之呈秀蒼黃走閹所叩頭請命言不去
某某我兩人未知死所適晉撫缺公以清譽推
安福謝公它垂涎者不與南樂嗾其私人上疏
謂謝以吏垣師故得之於是署選夏副郎與吏
垣同鐫逐公亦乞骸行矣繼逐者御史大夫高

公以公門人去首揆蒲州公以抹公去一時名
賢辭春明者蹇衛相望日必數人踰年而國遂
空諸小人乃取公素所顯斥及諸君子抨擊者
分布要地作逆閹爪牙首用某御史言興詔獄
周內掛網以昧誣公行撫按鞫訊當事者方藉
事効首功辱公訟庭子清衡外孫王鍾龐皆遭
痛捶衿楊于市觀者潛潛如雨幸錢太史士升
貽書蔡守官治得護持力坐昧一萬四千金追
呼甚急六世之業終朝如洗僅充十之一非親
知故人醵金爲助清衡且敲朴死矣讞上公以
耄年得收贖 中旨弗許謫戍代州清衡得莊
浪鍾龐永昌纍纍並發坐短轅携殘書一篋自
隨執鍾龐手仰天祝曰汝兩人往戍所宜閉門
讀書彼蒼不終憤憤也至代僦居一小樓顏曰
吉祥又埽除土室顏曰味檠齋日夕開卷或弄
筆爲適卽有楚然之音墜扉不敢應 晉藩遣

使存之未敢聞命年餘

今皇帝嗣位肆赦撫臣故留滯不聽歸踰三月終
殞戍所固小人流毒然不如是則楊左諸君子
冤遊北寺者公不得翱翔其間負生前領袖矣
公之勲望始終在銓部其得禍顛末盡于此公
生平循舊德急窮交白見冤抑引掖後進酬贈
爲之傾橐噓拂爲之隄磨此猶細者若斷脰戕
胸有益同志雀躍從之至有提提翩翩顛倒白
黑思剷夷忠正而陰斲國家之元氣又有負心
人始藉卵翼畔而爲啖母之梟輒拊膺長嘆欲
呼天而問酒半裂眦怒罵間托爲文章及歌詩
以豁其幽憤或以爲公之既迺從此胎其然豈
其然乎讀其文知其人一飯必報有宿修武記
談人善津津不置里閭間事尤亟爲表章有李
元張景星還金記崇獎節孝有贈俞叟序脫梁
善于獄中有抹善記此皆仁氣所結可以敦末

俗抹人心其拳喻自訟如何說等篇抒寫磊塊
汪汪千頃激爲怒濤亦足明公之無醜毒矣素
精舉業始則組練峻潔繼乃滔滔莽莽暢所欲
言皆堪爲經生鵠卽家開塾所鑄就多嶽嶽偉
人已丑預春場得人爲盛能以文相人高公其
最也古文詞源本馬遷而取裁于韓蘇雄奇之
中刁斗鏗于秩如也詩則步武少陵淋漓沉痛
語使人欲泣欲嘯欲縮地而談欲排閭而愬易
水擊筑之音於今載見癸巳放歸闢數弓爲芳
茹園有石有沼有蘭有雜花蒔竹獨多以素節
冷韻相友也奉兩尊人嬉遊其中遭喪猶爲孺
子慕忠孝大節公兩無負已說者謂唐之李贊
皇才略冠世卒有朱崖之慘以恩怨大明耳公
微類是嗚呼是豈獨不知公弁不知贊皇贊皇
幹濟材也悃忱微遜焉奇章媚而姘所與遊者
猶有樂天諸君子今之與公爲難者何如哉豈

能挫銳合汚示海天襟度也況其生有青蜺之
對死留碧血之藏近日鈞黨以固喬爲俊尉冠
者非公而誰公諱南星字夢白世爲真定之高
邑人庚午鄉闈額房者井陘令鍾遐齡夢一大
鶴翼蔽天次日得公卷公遂自號儕鶴自曾祖
存禮以上世有潛德祖澤民考汝弼皆明經一
令武功一令館陶皆泱歲賦歸來風期可想以
公貴並贈吏部尚書母侯氏贈夫人公生于嘉
靖庚戌四月三日歿于天啟丁卯十二月十七
日得年七十有八配馮氏累封夫人柏鄉明經
馮時化女也爰嫺清白儉勤自將艱于舉子廼
爲公置簋三置而得李氏京師人也明于衾禩
之禮事小君甚謹宗邨兩賢之比難作舉室不
欲生馮夫人以清衡之收繫也李氏則以父子
之同日就戍也皆痛噎而死骨肉之慘無踰公
者馮夫人生于嘉靖丙辰八月十一日歿于天

啟乙丑十二月十三日得年七十有一李氏生
于隆慶丁卯十一月二十四日歿于天啟丙寅
十一月初三日得年六十子二人俱李出長卽
清衡以廩生入胄監還戍所復稱任子伉爽有
父風娶路氏栢鄉路少參一麟女次清垣邑庠
生蚤卒娶郭氏女三人俱馮夫人出一適王兆
寧真定王方伯藻子一適叅將張應辰栢鄉張
職方主敬子一適守備郭之樞同邑郭廷尉實
子孫一人悅書清垣出亦承祖廕聘呂氏栢鄉
呂郡丞應熊女清衡嘗有子七齡矣以家難怖
死孫女一人未字清衡出

今皇帝之二年 俞後先廷臣請復公官贈太子
太保諡忠毅 予祭葬如例於是清衡卜以是
年某月某日葬于臨城縣東瀆村之新塋奉馮
夫人合葬李氏升祔焉偕其甥中翰鍾麗持鹿
奉常狀乞銘于希孟希孟少而讀公文嘗摹而

數之已從姜仲文諸公遊習知公立 朝梗槩
公有正心堂稿懸于吳市希孟弁其首公又嘗
爲余節母立傳赫驍相屬雖未嘗識公乃公實
知余余敢言不知公廼系之銘銘曰

夬之孚號其危乃光也妬則女壯不可長也泰
否茅茹平陂互藏也純剛爲用爰缺其斯也老
臣何舉赭衣戍邊

九廟宜恂恂也黃雲漠漠白月荒荒也蒐之歸些
豺虎旣靜磨鵠乃翔也簞牀用奠同穴允臧也
琴瑟旣御巾櫛在旁也茂栢深松生氣房皇也
過而式之奸回怵懾也我銘永垂與短檠瓦燈
千古同煌煌也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掌詹事府事復齋劉先生墓誌銘 代作

某以乙未舉南宮爲復齋劉先生所舉士已被
選入禁林則先生又承 命爲諸生授書臯比

絳紗春風溢座諸弟子哦咏之暇時樞衣函丈側聞朝章國典經世宏鉅之學越二十六年某荷

先皇知眷濫厠揆席所稟程者猶先生遺教而先生卽以是年捐賓客矣昔賢謂素王之道賴由賜之徒稍敷施之要皆班班緒餘未可慰碩膚之夢孟軻氏喜而不寐志在優天下此先生所命題觀諸士者而其首肩其任其敢辱先生謹按宮詹高陽孫公狀而爲之誌先生諱元震字元東別號復齋其先在興州徙任丘遂爲任丘人高祖賦曾祖璟祖蓁蓁因先生貴得贈如先生官考勃官河南僉事生三子長先生次大司空元霖舅弟競爽槐棘相望僉憲公以先生官封以司空官贈妣張氏累封太夫人先生五歲隨僉憲公令新建輒自題至聖先師從事之晨輒持所讀書上先師前覆說如對塾師塾

師至試以儷語曰天地人三才並立先生立應曰日月星七政兼行年十三而遂以文名里中矣然遑遑好讀古文詞又好爲詩多所寓旨是時分宜公以苞苴聞先生賦九日詩有云九日何須窮遠望斯時無地不金錢後分宜敗貲籍于官則咏懈詩有金卸膏傾之句其邁往一世類如此既齒邑校累不售僉憲公乃蒐其所謂古文詞若詩者局之大簾中使一意帖括而午未遂聯奮矣選入爲庶常兩試升其偶授編修充經筵展書官理誥勅纂兵曹章奏預修會典

世

穆兩朝實錄兼攝數事疑拮据不遑又被

上旨題諸畫扇及撰各銘贊詩餘對聯數百首以進吮毫飛灑雅稱兼長實錄成拜金幣之賜九年秩滿晉侍讀充經筵講官癸未同考會

試三年秩滿晉右諭德掌司經局亡何晉左庶
子掌左春坊充 日講官直 起居注戊子主
南都鄉試稱得人又晉國子祭酒故事 日講
官不典成均而先生活之日以黽勉率諸屬諸
屬爲先生稱勞且姍笑爲虛文先生謂簡束士
習

高皇帝所以立教也此而虛文將安取實益精課
勸惰置彰善記過二冊以旌別之又申明賢關
造士之意必以敦行爲先文章力還爾雅非經
籍布在學宮者諸生毋得輒肆而一時衿裾不
變矣嘗嘆首善何地而徒令高賞鼓篋其間若
受餼者徒以需次登而崦嵫景迫選人者處以
優老之法亦不能爲國家用莫若倣弘治隆慶
事例間一行之遴其才雋者升於臚以待狝舉
不舉則與甲乙科鱗次銓除毋以格限卽撥歷
遲速酌爲畫一事必按條例請乞無所容因臚

列奏聞

上報可是時 前星未定并出閣講學亦遲迴久
之先生乃上訓儲疏其略曰臣備員冑監敷教
明倫據經陳義臣之職也在易蒙以養正稱曰
聖功自昔帝王莫不以建儲爲本以豫教爲大
今諸臣疏陳 明旨頒示主器長子兄弟天倫
已顯白於天下矣顧 冊禮尚闕訓誨未行謂
將待時而舉耳臣聞 皇太子天性英明膚齡
漸茂以年而論正蒙養之時過此以往智識漸
開積習已熟施功則難學記所以禁未發戒後
時也臣愚以爲

皇上宜及時霽德音舉隆典慎簡端人用充輔導
實宗社無疆之休疏入不報久之陞南京禮部
侍郎改南吏部旋入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充 國史副總裁尋改吏部而先生以
三品報滿矣太宰富平公謂先生曰詞林以亞

卿滿考者絕少公資望深矣轉大卿請封尤善先生謝謂兩親春秋高若不早沐光榮後難逆睹後與新建先生並主春闈止以原官掌詹事府事富平公咄咄嘆詫知先生不復營心於進矣入闈念國家惟任官取士兩端爲亟務而人品學術風聲趨向繫提衡所轉移輒於序中極言之尋奉 命教習庶吉士 三殿灾慷慨上疏其略曰舊歲 乾清等官被燬今 皇極三殿俱焚臣當奔救之時仰見瓊樓玉宇蕩燼飛塵叩地呼天驚心慘目臣所掌詹事府也其官爲青宮而設敢不明其職守伏念 建儲爲萬世計上天祖宗垂神最切故儲位久虛譴告叠至卽今導迎善氣蘇協天人此爲第一事臣忝官僚宜以職諫而猶然逡巡失其職矣願

陛下退臣之身用臣之言疏入當軸有銜之者故六年秩滿但准復職恩禮無加焉教習久多以

遷秩行先生兩受 命猶依然舊秩也累以親老上疏疏輒留中戊戌京察自陳疏獨先生不報乃決計歸孥且發矣至

萬壽節以講官蒙金幣之賜因注籍疏謝忽有

旨供職凡謝賜者但下禮部乃 旨與疏不相蒙莫測也因不敢不出而和歸去來辭以見志

庚子冬三品三滿越明年不得 旨至五月上

疏陳情其詞絕辛楚踰數日予歸僉憲公逆而

勞之曰兒此歸可謂抑而愈重退而彌光也先生歸正欲築郊園奉板輿以娛兩尊人且以十

六年講官所積內府朱提欲爲尊人祈年而明

年僉憲公不起踰數年章太夫人又不起則躋

踊無筭昕夕哭奠充充如有窮蓋先生秉至性

垂白未衰宦遊三十年接家報必南向頓首而

後開緘自入林後廷推閣部無歲不首及而輒

有中格兩尊人笑慰之此天成兒孝耳先生所

袁次瀛海長春錄凡三集皆海內鉅公所爲壽
言以佐岡陵之祝者讀之使人心艷又聞先生
釋外艱爲太夫人上壽出則緋袍譙賀客鼓吹
洵鏗閱月不厭入而問滄瀛命童子調絲度曲
博太夫人破顏一笑人美太夫人有貴子不知
奉親者固不特以貴以孝也其介特之性雖代
言當制接一空刺而已有借逕者至裂其書
欲以疏聞以故苞苴絕迹卽司空嘗領銓政身
近日月姓名在琉璃碗中而門庭閒寂寧獨心
如水也有語公進講太劉直中貴弗善者先生
曰我不有命乎而撓其弗可移之性哉當島夷
求封當軸者舉以相質先生曰此詭謀也勿許
便旣許封得嬖書當軸者殊自咎而先生又言
弗知固問則曰是奸宄所爲走死如驚而廼決
其波邪問權則曰關未嘗弛權也何再權爲稱
自 上意則曰 上意有可將順者有不可將

順者因動色而罷比礦稅旣行先生居恒持論
謂利實一開大璫得志羣璫橫行糜爛黔黎空
虛陸海賴

上英明操縱有制而城社假託歸好貨於朝廷堅
其誣上行私之計愚敢誓告天地爲吾

明主雪之彼左右得人諸司盡廢於是留中不報

闕官不補舊章俱廢予奪如神動云總攬不測

此忠詰所爲長嘆也其說頗聞於世故賢士大

夫競戴先生而要人頗不樂同朝云先生又自

言性嚴急而以警省反慈用纖約而以周詳反

厚思密而以大體反寬介明而以有容反恕又

嘗謂筮仕以來一差一轉聽其自然生平於與

結廣交詭遇捷得巧取貪得妬人害物恥而不

爲也此其梗槩多出於八十老人自述謂之非

實錄者則以老詞林合南北部俸九年竟不得

一 溫旨卒用乞假歸此其人豈有根蒂媿阿

依世者哉某從事先生久不能竊先生芬膏以
塗澤其固陋然孤行獨往之性見夫模稜繞指
者實有所厭薄不屑竊以此自附先生而先生
居啟沃之司可直標其亮節某當宮府之寄乃
獨茹其苦心若夫定大計排大惑鋒戟交於前
而不顧繒繳伺於旁而不知進退惟命卷舒從
時非先生是師而誰師矣若先生一生多異瑞
狀所載不勝書夫大人者出沒則蛟龍幻化若
神靈固然何足異哉先生生嘉靖某年某月某
日卒萬曆庚申四月十五日得年八十有一元
配張淑人繼配鄭淑人熊淑人先生艱于子以
從子胤賢爲子官生娶史氏女二一適諸生史
乘厚一適諸生鄭儁德側室出孫男一孫女一
先生歿而胤賢走闕下乞 恩卹得如制明年
御史中丞胡公以疏請得 旨予諡加祭一壇
卜以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 賜塋某當系銘

終曰

易水湯湯瀛海浚兮土厚泉甘風氣環兮五百
名世挺人間兮東壁西清統仙班兮抗疏伏蒲
涕潛潛兮批鱗折角比誰艱兮闐闐覓高杳難
攀兮含香舊臣隔九關兮曰歸曰歸懷碧山兮
畫繡迎驩舞萊斑兮夢迴曉鐘瞻龍顏兮天王
聖明機轉圓兮束帛安車行召還兮以慰蒼生
樹八寶兮悵矣騎鯨孰能陞兮松楸千章封土
闕兮遙揖諸山疊翠鬢兮萬年菟裘石作鐙兮
爰勒堅珉毋芟削兮直道名臣紀曠瘞兮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協理詹事府事中山蔡先生墓誌銘
自楊貞復雋弱侯諸先生坊詞林中倡明正學
以振羣瞶者爲蔡弘甫先生希孟爲諸生讀其
文而悅之至甲子冬入京師先生方以少宗伯
攝成均事詞林體尚嚴冷後進侍於長者樞衣

聲折不敢通寒暄諸長者直目攝之亦不假聲
咳先生視希孟行輩寬隔一見卽把臂如生平
猶記初謁先生在城東邸第坐稍定問遠來母
餒耶卽設繇几陳蔬笋十數器啜糜兩甌而別
又數日就希孟談爲計偕客索春秋題時禮闈
將闢希孟以次將預分較謝不敏先生軒渠曰
我輩動念質鬼神有何瓜李耶其質率如此嗣
後逆闖棟政毒流善類先生被讒口幸致仕去
希孟已扶節母喪歸矣又得嚴譴從此杳不
相聞比希孟還朝聞先生尚良食政府會稽
公先生同年友也每欲以蒲輪起先生于家而
先生竟謝世矣令子琮匄伏長安爲先生請
卹而以畢侍御佐周所述年譜屬希孟銘其墓
何敢曰無文按先生諱毅中弘甫其字海內稱
爲中山先生又自號濮陽子其先世弋陽郡人
後有爲建陽令者因籍建陽至元中避難饒州

籍萬年縣入 明在

英廟時還弋陽復占籍光山縣其家世以唐之燼
公爲始祖十世而爲元定西山先生以大儒肇
關閩又五世至文昭公又五世至光山司訓公
諱斌爲吳聘君師先生曾祖也斌生平陽郡丞
顯德爲王文成友判京兆以議大禮奏修

世廟神路拜杖 闕廷下詔獄得釋顯德生臨洮

郡丞光世則又與耿恭簡沈文端爲友蓋自西

山而後代以儒顯平陽臨洮兩郡丞皆起家孝

廉未竟厥歆而宗司訓公家學又與名流相上

下忠鯁循良體達于用先河後海因源有自矣

兩郡丞卽先生祖若文以先生貴皆贈通議大

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其母何太

淑人夢神人緋衣象簡鼓吹下庭際寤而生先

生生有至性四歲臨洮公病籲天請代五歲通

孝經臨洮公試問曰讀書欲何爲先生曰欲爲

聖賢耳七歲知屬文有試以其心休休論有曰
休休有容容賢也若以含垢納污爲容無貴休
休矣尋舉奇童邑令試咏堂上鶴應聲曰海上
歸來不記年鳴臯聲徹霽雲邊上林得獻千秋
賦御筆親題一品仙聞者驚嘆臨洮公時與談
性命之學輒有會年十六補弟子員分守溫公
純督學李公汶楊公俊民重其文行拔自儕偶
中遇之如畏友萬曆己卯舉河南鄉試高邑趙

補門集

卷之三

三

三

忠毅公在閩中得其末場目爲經濟宏才定交
從茲始邑有常例以百金爲公車贈先生力謝
之迄今中州以不例例先生賜也臨洮公時刺
海州以計事入都門挾先生與俱有江陵相君
客願爲臨洮公地公已峻拒之而佯以語先生
先生佛然曰一官身外耳生平問學謂何公益
器重之遂以臨洮乞休去父子相成如此癸未
丁太淑人艱先以計偕在邸中感異夢奔歸恨

不及屬續也一慟嘔血數升斷家室葷酒者三
年第破涕爲歡以承臨洮公海忠介僉南憲亦
臨洮公執友也御史房寰攻忠介而彭諸顧三
進士更以攻寰削籍先生貽書忠介請懸車以
贖三子之去又六年復丁臨洮公艱如喪太淑
人而毀瘠甚矣廬居數載弗以弓韉爲念問安
視膳出告反而事死如生其純孝通神明事生
則有母氏三伏思冰盂水凍合之異悲死則有

補門集

卷之三

三

三

紫芝白鳥槁樹青葱及千鴉集墓片雪不沾之
異先生登賢書久名益高所與遊盡一世閎儒
鉅公望之者如含譽麗天岱華插漢薄蹠片楮
談道論學及獻書當陸規切時政者海內傳寫
紙貴或疑先生已無意用世將爲江門之陳公
甫又或云永嘉張文忠晚達驟貴佐中興之業
或先生可以當之乃先生竟以辛丑登第時年
五十四矣選讀中秘書稱館長用古澹樸率爲

同館倡會嚮日分守溫公總西臺沈文端在政地兩公與首涖四明公相左偶總憲有疏侵首揆疑先生代爲點定爲文端地墨墨街之又二年撤館得翰林簡討時

光考在東朝就儒臣授書一日命一僊語曰大明垂日月諸臣無以對座主曾公朝節向先生言之卽應聲曰何不言中岳領丘山詰旦曾公卽以此奏

東朝大喜而四明疑中岳指歸德更弗善也先生

慮礦稅縱橫必亂天下乃節

祖訓註疏進之叙略曰恭惟

二祖法制之詳垂憲萬世而於礦稅尤加禁戒蓋

知後世小人能動人主之欲者無如言利故有開利禁者必誅金寶之山必封關市之征從薄

皇上仁敬孝慈動遵

祖訓邇行開採遂至百姓流離臣目擊時艱節取

皇明寶訓 大明會典諸書集礦稅二卷竊

加註疏妄欲回天書上院長惡其不繇已進又

靈濟宮講學每會數十人奉先生主盟側目者

復以此譖于四明而計典不免矣又六年補麻

城丞旋以行人司副徵應命入都具疏進古文

孝經集註備 青宮啟沃晉尚寶丞陪推國子

司業而省臣有推高邑之怒以怒先生者因論

推司業不當先生遂拂袖歸又四年而省臣踞

吏垣復以計典中先生迨

兩朝鼎革公論旁昭先生起廢籍判長蘆其爲行

人司副尚寶丞者再改國子司業旋以宮諭領

司業事充 經筵講官

熹廟傾耳以聽是年晉祭酒雍政久弛師生倚席

不講先生釐飭甚詳大要直而溫寬而栗得古

帝王教胄之意焉先有遵

祖制復監規及進經書字學要覽曾編疏最後有

擊逆闖一疏蓋自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首發其端省臺及大小九列墳簾相繼先生疏引

武廟之處瑾

神廟之處保願

皇上急除肘腋之奸疏上逆闖戟手而詢言國學有何相干亦來攻我時趙忠毅秉銓高忠憲秉憲楊左魏袁諸君子林立要津先生皆以道誼交驩與忠毅論交四十年惟朝班一擢而已嘗

韓門集

卷之三

帝

韓門集

戲謂忠毅吏部之門有縛虎焉言不敢近也此忠毅見逐百僚匿影獨先生送之大井且致書真定巡撫程公正已白其寃是年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仍攝監事時

大駕臨雍有期一日有三中涓送監生百餘名撥

歷先生欲留諸生候橋門之典不聽遂矯旨

改視學於明春先生尋上視學改期保安

聖躬疏略曰視學帝王彝典

列祖每於登極後數年舉行今卽遲之明歲無妨大禮獨是

皇上養身之道不可一日不講伏願端拱默坐正心誠意無令陰邪得以柔媚進因上誠正格致箴而彈文至矣再疏乞歸猶奉慰留之旨至乙丑以後朝端碩果次第芟鋤彈文再至遂勒令致仕歸後猶遣人省趙忠毅于戍所門人夏御史之令被逮爲宛轉營謀李中丞若星受朴戍廉州就旅次慰藉刺刺不休李爲泣下不知者或以貶節避禍疑先生誣矣

韓門集

卷之三

帝

韓門集

聖明御極時事一新先生爲詩若頌以紀其盛御史范君復粹特疏薦先生有酌議起用之旨其它尉薦不勝舉

神廟實錄告成復奉旨遇缺起用而先生不待

也先生之學弘襟曠覽不作詹詹附響極其見地可以鞭駕風霆吐吞日月蓋自弱冠以後攀

躋所到爲嵩爲衡爲岱爲黃鶴樓爲九嶷爲匡
廬凡溪嶺嵐光水容山骨總借造物之丹青寫
吾生之面目留連便入景光吟弄還歸情性會
得皆道不會皆器此乾坤二卦復見天地之心
說泰山小天下論星軺集隨槎錄寓懷詩山居
吟所從來也至其續孟辨遵孔矩惟恐洙泗之
傳流入于慈嶺諄諄與天臺漪園諸公力剖之
而攻李卓吾尤力聞者頗以爲腐迨其狂慧入
心結爲魔種而後知持世者其慮長矣讀書破
萬卷而研精在經傳所著孝經註疏詩經輔傳
訂正易書等註三禮經解禮經彙義春秋通志
至崇禎三年以六經註疏四十三卷具表進呈
上嘉納留覽有潛心實學之褒因疆圉騷動武事
積弛則有團營班軍考革家丁議答直指吳公
姓籌邊書皆班班有用之學惜哉其晚遇

明王而不成名世也至其內行醇備付天知不求

人知者少讀書河東一夕有隣女自薦正色拒
之臨洮公在寧遠一幕官以不法獲罪聞先生
省觀次洞庭挾重賕請解亦正色拒之乙未赴
南宮有偷兒挈篋而去事敗將鬻妻女以償先
生見其牽裾絮別乃飲伍伯酒使盜逸去至若
撫幼弟剛中如子撫伯兄敬中之子琬如弟旌
孀妹置義田立義館輯族譜凡古人展睦事言
之齒芬於先生平平矣歲辛未偶病脾日危坐
小樓嘗述高人語藥能醫病不能醫老遂却醫
不進大歸前二日命義館師率弟子數十羣榻
前諭以數學半爲故人書手卷作尺牘別知交
皆蠅頭楷就族譜訂魯魚次日兩子侍戒以小
心敬慎積德讀書絕口家務已而曰元氣盡殆
將逝矣神觀冥然是夕有大星如斗貫寢室上
翌日端坐而逝時崇禎四年二月十一日也距
始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得年八十

有四娶劉氏累贈淑人先先生二十六年卒先生念其善事姑嫜相莊垂老既不再娶亦不入內寢子二人琮琤皆知名士琮等卜以某年月日奉先生葬于某山之原而希孟爲之銘銘曰運遄迴代剝復谷爲陵岸爲谷今與古紛相續有至人鍾邾鄔含天苞受帝錄行曾史才潘陸類螭虬孕靈族田而淵蟄且伏隼雲蒸神霧簇迺翔翔萬方矚覲師僧風母感掣蒼旛玄纛其濛濛爲霖涑昨螻蟠今魚服蹇則連亨迺促行次且身躑躅涉修塗頻脫輻徹往牒非君獨泗水濱時韞匱廣川老河汾宿幾大儒秉樞軸有微言堪誦讀擊蒙蒞踐師塾炳千年光明燭領清班主恩繹躋耄耄貽方穀獲考終備五福伊人斯歸山麓風蕭蕭松謖謖我作銘勒珉玉響夜臺疑絲竹

中議大夫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聚垣喬公墓誌銘

邇年黔蜀用兵老師置財迄今未有寧宇蓋逆藺之遊竟遁入水西水西翼之以闕我貴竹今兩曾雖授首而水西蕩平尚未有期嚮使斬茅墮穴制之于蚤卽不然或眡其蹠嚙之性預爲鞅繼猶不至犇蹊蹂躪而當時吏于黔及黔之士大夫愛護之如驕兒崇獎之如貞臣有因其反形漸著欲以漢法治之羣而反唇相稽且青蠅之矢中外攢集使不得安其位以去旣去而其言驗矣此天寶幸蜀之後嘆韋元素之先見也夫能慮安曾于二十年之前者惟蜀撫喬公而公之去蜀也竟以此公諱璧星字文見別號聚垣其先山西樂平人與

先朝名臣莊簡公同族洪武初有士進者至臨城家焉士進生景新景新生興興生深深生直至直始從乙科起家爲龍泉令著廉吏聲直生宗

華以選貢授濟陽丞宗華生輔世增廣生封文
林郎中牟知縣贈中議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卽公父也其生平具申文定誌中娶于王而
生公生負異姿十八補弟子員三十以高等授
饌是時督學使者羅四郡譽髦卒業恒陽書院
艾先生穆擁臯比司其月旦公每試必首丙子
舉于鄉庚辰成進士試爲令得河南之中牟中
牟自魯仲康著三異上下千餘年莫可比京公

東門集

卷之三

集

下車卽釐剔奸藪邑有徭役畚而趣者胥吏得
以意勞佚之公潔爲令作止有常豪右匿膏腴
不報藁秸不入官公履畝會之得田四百五十
頃有奇以不毛之地招流亡耨之又闢地三百
餘頃邑之北濱大河其南地多墳壙

孝宗朝賜輕糧數千鍾胥吏復以意爲予奪公又
潔爲令低昂有準小清河犇流啣稼開渠十二
里築堤三十丈河不爲災邑故多盜公獲一盜

使緝盜以自贖盜竟息隣邑有被盜者索盜于
公公曰吾民無盜也比就擒其人皆隣邑也索
者嘆謝公治行冠一方凡它郡邑有棘手事及
疑獄不可讞者爭就公公出其餘勇辦之指戲
定矣民有病不能療者予之藥自鬻其子女者
助之贖全活者絮泣詣公謂公真吾父也蠹蠟
爲祟公下令捕之計所入代輸餒廼克有秋至
若雩禱輒應蓮並蒂冰爲花與仲康又各自爲
異焉邑人于仲康祠畔建祠祠公彙其善政成
集曰光魯上計爲天下第一尋被 召授山東
道御史出視漕政水涸艘蟻附不前公禱于岱
未還雨大霑舳艫遂卸尾進劇賊劉汝國蔓延
江黃盜竊名字公按應天而汝國擒礦寇張守
清締婚于天潢踞五臺山勢張甚公按山西而
守清擒所至捐贖緩却饋遺以薦剡陳謝者皆
無所納兩袖清風視于忠肅之撫晉聲實相亞

不率者柱後惠文彈之有某尚書強納一姬姬
自勿公旌其烈尚書坐罷采風賞拔如金陵朱
公宛陵湯公蒲坂張公異日皆瀛州上選公知
之最蚤前後上封事胥謬謬正論嘗請 召還
直臣王侍御作敢言氣戊子京闈見輔臣有哆
口辨者疏規之應變陳言切中時弊又嘗請
元子冠婚請選閣臣補言官請易名之典以彰
直道多人所諱忌公發揮自如微 嚴旨無少
異然橫目眈眈矣還自晉視京營以外艱歸服
闋掌京畿道歷臺班久得承京兆則蘇珠寶之
商寢各行之稅饑授糜寒授纈黎賴之猶在
中牟時而旋以場屋事浮言及之抽簪歸矣歸
四年用原官召進大理左少卿尋以僉都御史
撫四川甫下車列按晉時裁革交際語榜于戟
門卽朱邸無敢以承筐見將作所需梗梓美材
必取之蜀丁男採木者多賁命箐峭中公始而

取其傭繼乃出公帑代之千章蔽錦江而下閭
左晏然黃太史有采木記記其事蜀故當貢筭
費裹蹠無筭公每歲裁去三千柄權稅以貫性
無贗公嘗以美贖補尋具疏歸有司其它惠愛
亦猶在中牟時若大而關軍國者無如討水西
先是永寧匿印不出阻兵抗命而土婦水西女
也實倚彊臣兄弟自固彊臣弟堯臣贅于隴氏
殺隴氏三子掩有其地兩罪皆麗不赦公謂撫
之轉益驕使蠻夷效尤留此曾在西陲終不靖
誅之便而黔之建閫與其鄉人譁然與蜀爭公
無以難會播州始平 朝廷亦厭苦用兵兵竟
寢而公以內計遭忌者之口或言其胎于此公
既謝事不得代內于邑不聊而外有建南之亂
又特疏起劉綎將軍迄賴將軍奏膚功然公自
此勞憊成疾矣既得代還里第方與親朋握手
相歡不四日而病病卽却藥餌弗御曰大數至

矣無苦我遂端坐而逝公生于嘉靖庚戌七月十四日卒于萬曆癸丑四月十日得年六十有四娶陳氏累贈恭人先公卒繼高氏累封恭人子二人長若雯成己未進士今爲吏部文選司主事娶張氏贈孺人繼李氏封孺人若霞加銜守脩娶郭氏高恭人撫二子如已子二子感之忘其爲後母也故不言所出公又嘗撫兄之女爲女適平涼縣知縣趙志鶚孫二人已百增廣生娶魏氏已干附學生娶趙氏吏部君出孫女四人一適趙攀龍一字給事中王公猷子吏部君出一適趙瑯一未字守備君出吏部君業以萬曆乙卯三月二十四日奉公附葬于城北韓家莊贈公之原今相國高邑公爲史官時爲之狀朱宗伯爲之傳孔端尹表其墓矣乃地下之石留以屬希孟希孟恐弗敢承念吏部君同籍意氣相許逆闔始敗以數言雪余于塵囂之餘

視它人倍摯而希孟少習掌故于先達達達闕一班知喬中丞一代寶臣也立朝嶽嶽自峙持論偉杰不角異不詭同至黔蜀用兵之議人或駭爲喜事然水會跋扈雅非一日矣速發易制且公非漫焉徒手搏者使縣官假便宜毋或中掣籌邊之機必有發蹤秘略卽它日小用之建南它將弗任任劉將軍可想已自泰和以迨潁川皆以身翼衛水西輕憐痛惜不使微風吹觸目夜養癰飼虎而不之覺至其勢已成思公晚矣白骨爲原殷血成川撫臣賈元幾喪我黔日也渠魁以遁以藏於鑠王師尚未凱旋嗚呼喬公之靈其不揚霓葆乘雲輶而注眄于巫峩之巔也耶若公之奉身以約執喪以禮被于親者侈推于鄉國者溥則一善士能之皆名臣之細節也略弗論論其大者而系之銘銘曰
漢中牟著魯恭稼穡穰穰無留蠲雉將雛狎兒童

迄來茲禴瞽宗妃者誰繫喬公攷厥政春與冬
凜煦殊元氣通不相師將無同賁車騎燕然功
恭也拂求銷烽羣不逞橫小東開恩信厥角龔
公治蜀震天風思斬茅絕蒙茸伐鬼方馘元兇
志未酬謗已叢滿篋書橐矢弓岷江水聲溶溶
轉淒咽恨靡窮維鸞鳳暨貔貅又神羊乘花驄
兼數人庀天工攷范史光龍從公視之倍顯融
一坏壤數畝宮永厥藏千秋封

棘門集卷之四

目次

墓誌銘

嘉議大夫江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陽平黃公墓誌銘

奉直大夫山東青州府莒州知州致仕玉亭毛公墓誌銘

勅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聚菴李公

暨元配邢孺人合葬墓誌銘

故文學待贈季輝吳公墓誌銘

誥封鄭母周太宜人墓誌銘

勅封徐母陳太安人墓誌銘

胄子孫君房暨配杜烈婦合葬墓誌銘

文學堯卿華君墓誌銘

殤兒宗明誌銘

目次畢

棘門集卷之四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墓誌銘

嘉議大夫江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陽平黃公墓誌銘

陽平黃公者文苑中所稱爲經甫先生也當其

總角時文章動天下上而公卿下至呶唔小兒

蔑不知有經甫者某才最庸下固仰睇經甫而

浮響播騰似在伯中間蓋因長洲張異度太倉

王逸季兩先生爲譽彥襟衷狎主齊盟余師事

異度而經甫事逸季兩家室中弟子各出其私

以相角於是涼風堂之刻海內聞而悅之然

余自眊良審最心折經甫每局丈室拈題豎義

遙設勝友坐如旗鼓相當用自激壯經甫其一

也自萬曆乙未歲聞聲相思踰年始握手訂交

重於金昆又十七年同列壬子榜經甫連掇去

余復迺數載嗣是遂有中外險夷之分然世之習於經甫者莫余若也爰因其子之請撫王大司馬所爲狀而誌之按狀黃系出江夏漢時以處士徵拜僕射名德代興至宋而譜牒散佚後有六德公以賢良應辟實 本朝第一代祖也數傳至秋田公潮潮生婁川公汝良則經甫父也累贈中憲大夫嫡配姜庶陸皆贈恭人經甫爲陸恭人出婁川公績學司寇相國兩王先生爭折節交驩里中推擇爲賓筵祭酒有利其田者以田讓有利其嗣產者以產讓親故婚喪之費倚公而辦然不沾沾市義樹陰德者如聞耳鳴公實類之以此篤生經甫經甫生六齡而婁川公溘逝姜恭人愛之踰所生而慈不廢戚所以勗勉備至時生計日誦墨莊而外盡償宿逋而疆暴凌侮致經甫以齟齬對簿恭人指而泣曰兩嫠之不能庇孺子于厄也孺子知之矣

期功疆近何在非數卷書誰代干城乎經甫感其言痛憤自勵遂以甲午歲補弟子貢次年間業于逸季氏聲價轟起又次年而逸季轉具脯修下榻相延引爲畏友嗣是州守南昌丁公邀致衙齋與其子仁安共幃而讀東鹿曹公始以觀察備兵海上繼撫吳繼又治河後先六七年臯比不易丁公子風期自賞共事皆一時端流藝文而外不及穢雜曹公子頗跌宕幕中或以它岐悅之獨經甫肅然師模也故曹中丞始終崇禮弗替者惟經甫癸卯之役富順劉公賞其牘薦于主者弗獲至壬子始與余並收于臨川吳元秉先生明年癸丑經甫卷在某公房被乙幾擯矣某公忽腹痛捧腹而諦視則佳旋如廁旋捧腹視則又佳如此者三而見收某公嚮余言甚晰殆鬼神爲之也榜後開館選爭爲經甫屈第一指聞主者有所屬其同門孔中甫謂之

曰吾可試若不必試也經甫遂忻然罷中甫亦嚮余言甚晰亡何謁選得冬曹主器皿廠首尾三年所節縮較進額留二萬餘金

孝定太后之喪有大璫計供具需補直三千餘金

一要人從中趨之持不可

光廟在青宮忽中消索器皿價以正對曰此非所以光潛德也且語工垣曰

震器有聖資安知非近習矯 旨乎吾輩詎可讓

東月集

卷之四

東月集

成中涓出危言脅之堅執如故攝大木廠甫八日而有 皇極殿開工之 旨中涓竊梗楠爲市且擲棄不貲念水陸牽輓皆國家金錢與民之脂血也立註銷及積高兩法中涓束手從此亦不費中涓一餉以謝之居水部久有清江夏陽二役清江葺漕艘盈縮在握夏陽視陽侯出沒受成於玄圭心如也經甫以此就夏陽至則淪其地防通其不理孫大防而外網水廼安

瀾入於漕舳舻啣尾有乾肺之獄往往走部使者惡其侵郡邑事也麾去之乘舸上下圖籍自隨而已龍見宜土工先期戒事例發公帑召幕格不請暇則燒薙以煨石搏埴取焉眡惰遊者責其植柳于堤迄今垂條婀娜與牙檣縈拂也多過而思之旋出守南昌南昌江藩首郡土磽而俗纖歲洊饑經甫至絕不以郵筒厨傳黷民亦不用鈎簞擊斷約已爲羣屬先鼠雀媾釁贖鍰有所歸長令以此媚上官伍伯持寸牒入縣墟所至蕩然經甫曙厥弊敦寧壹之化間有質成者譬曉散釋爲主獨懲一二舞文翫令者以創後書衰減郡有當陸鉅公不用簿跪上起居法與情左賢者弗爲假念劉將軍切于王事曲護其遺卵卽以拔山之力撼之弗動也獨其靜窈之中天光飈發五聽互用百神牖靈卽與漢次公合傳不勝臚紀若逐一丞而武寧安削

一爵而庶宗安皆其口碑較著者辛酉輯瑞主計皆一時名吏部經甫以異等受宴資尋陟憲副主驛遽時郵卒方疲奔命至則裁汰疆半猴冠者多迂道去而於鬼薪城旦供乘傳鞭筆者定三則視麗臯爲輕重仁人之心如此已而有文衡之命此故經甫擅場會秋試迫而前此用它事杜門遂以百餘日了一十三郡甲乙位置猶鍊炭之低昂豫章之材升爲明廷楹櫨者經甫鑒定居多益即以捷士致羣譁廟堂雖爲天潢存國體而鄰邑免株累則衡文調護力也乙丑叅知東魯以臺使者議留仍改江右旣久茲土家事視公事郡邑猶其亞旅士民眞同息胤也念之轉响籌之轉匝加派錢法保甲積穀兵勇鹽屯之類若然中解二十年前司空王公佐亦以南昌守洊歷江藩馴至中丞撫其地半生宦蹟皆屬此方人以此爲經甫券乃甫擢

觀察分洩文江抱病抵家竟不起遺愛在人士罷塾農罷耒商賈罷市爭爲位而哭歲時蒸饗其爲朱邑之桐鄉無疑也然何足以竟經甫經甫穆若天遊凝若囹止如廣川峻谷測之無際而吐喻雲物孕含靈族大寰之內賴以博化又如萬斛鰲鼉堅靱稟理其廣殷畝可容決驟騁偉樾踐洪濤不知溟解之爲寬狂飈之爲惡也韜神龍之德養木鷄之神戢天驥之足效漸鴻之步入翔鵠之隊同野鹿之遊所以聞其名而震者就其人而瞻揣其未然而以爲高騫遐舉橫厲乎九霄之上踪其已然而實規旋萬蹈迴翔乎四極之中墮疑城破怨府劉忌根墮禍源瀉歷昇平可爲國家肩鉅擔樹偉伐而終不翹之以爲能卽荆枳塞途豺虺蹲道亦可以挫銳和光杜機窒兌而無硤硤易缺之憂進而擬之可謂大受之器退而品之宛然有道明詰也無

論某之才不堪配經甫卽以性情器識相比量
余淺率經甫泓渟余卞躁經甫沉厚余信心縱
步易入于坎窞經甫躊躇四顧滿志善刀而藏
其於功各道德修短之數自度事事讓經甫而
豈意經甫竟以是終也憶余之同經甫者有數
端少而失父同失父而遘閔受侮以嬰年赴訟
庭同奉慈訓同歌采芹同見賞于名宿聲譽鵲
起同浮湛諸生十餘年同浮湛久幾不得預都
試留都十臺省合喙而呼號于當事同歌食苹
同出於吳先生之門又同偶符若此其於夙因
不淺矣余讀書不能半經甫經甫腹笥所貯不
得闕覽其仙愚館雜帖畧見一班又不勝心遜
獨余好葱嶺家言不惜以有漏之軀爲博地作
葦筏而經甫喜讀道書知白守黑似於柱下之
旨有悟若其他不同者皆幻泡也至於施藥療
疾擇地掩骼廣行其慈雅不嗜殺嘗著伐殺論

勸人多放魚子以生命惟此爲繁是又以玄玄
之首寶冥契能仁者乎余最喜其補唐子西句
云有事常碌碌兩日如一日活百四十年猶如
活七十又曰跼踖俗中大覺無味使今日可歸
必去不返顧嗚呼亦庶幾達人之論矣經甫性
純孝每恨祿不逮養所至奉尊人像與俱以時
奏食必嗚咽實涕可謂士大夫居官者法其所
爲文始而靈奇瑋奇光怪萬狀繼則沉浸醲郁
而寶劒燭天之氣故在它制述皆然今存而未
鉅者有數十卷宜次第行之經甫諱元會文苑
以字呼陽平其仕版中別號也生于萬曆丁丑
物于天啟丁卯得年五十有一配徐氏累封恭
人子二長錯州庠生徐恭人出娶徐氏太學君
文任女次銷未聘妾陳氏出女四俱恭人出一
適大行陸君起龍子成之一適太學郁君啟明
子庠生藻一適別駕浦君光胤子嶠一適官保

尚書王公在晉子庠生會蒞孫男三長宗憲聘
庠生李君庠女次宗直宗勉未聘俱錯出錯以
崇禎辛未閏月二十二日塋經甫于東關外之
致河塘千里徵銘取信于父之執友可謂知父
矣銘曰

昔年東海風泱泱舉旗靡壘紛戚揚齊秦晉楚
匹姚黃真同兒戲登排場蚩蚩聚觀成堵墻迄
今齒頰流芬香動靜異稟合同方山凝蟲峙水
泌湯雙九日月爭翱翔造物嬗化合迺章振德
輔世成虞唐次者勲閎昭旂常子墳我麓相頡
頑豈獨小道組七襄修途綿邈多津梁君胡中
路弛轡韜道岸率率摩旻蒼攀躋尚欲呼雲將
宦轍所至聲煌煌恨不敷政霑八荒君於玄味
深咀嘗每慮剖劈天地房嗒然歛無仍收光蝶
寐終老華胥鄉常留不盡還茫茫善哉寶齋真
歸藏憐余子影無提匡俛仰疇昔增惻愴斯文

後死何敢忘努力擔荷如緘囊君鉉屬余允且
臧下泉欸欸憑數行黃爐丹篆千秋芳

勅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聚菴李公
暨元配邢孺人合塋墓誌銘

天啟之五年余分較禮闈得高陵李子因從關
中士大夫徵其家世知封御史李公者課子饒
禮法類顏氏家風開塾迎師極一時之選文身
自董誥宵深繁短寒光黯然計惰勤程工拙吾
吾不少休而其配邢孺人實以內政襄之擊鮮
烹飪以奉舌耕迄於屬纊猶諄諄繫念也封公
猶小食其報孺人則龍章翟褱僅博泉下一笑
而已然而教子者何責報之與有使人子以科
名顯不若使人子以忠孝著請誌公與孺人梗
槩而更精言之按狀公諱提字覺兆別號聚菴
先世家洪洞國初有伯川者避亂徙高陵遂
爲高陵人數傳至本本生廷弼廷弼生宗朝公

父也行善里中邑令廉得之榮以壽官母杜氏繼郭氏公生不好弄授書輒成誦父蚤背不聊生乃釋卷而問奇羸然恥爲賈豎行好慷慨施義族人櫛比而居干陬弗備公鳩工爲層城複道首義終事費溢數倍今聚族安堵屹若崇墉嘗慕范希文義田殫力爲族人倡會有旁撓者事未果今諸孤心念之未憖釋也歲弗登顧其困有滯穗輸而助賑有貸不問子錢邑中煮糜療饑糜無良民廼實生邑令重公予冠帶董厥事則手自炊時以私庾益之活人亡算公隱于賈而佩服先民婚喪祭葬非禮弗徧謂古人橐橐閣閣必先家廟爰於正寢之東剏祠設四龕蒸禴以時襄母喪一稟紫陽家法俗禮凡弔客至人子匹練備褻幘塗澤觀美含歔薄矣公曰古聞賻襚不聞爲嘉賓貺也已勿施施者卻勿受緇黃饑醯胥以儒術格之至黼荒沸池雜舞

竿諸戲殷殷田田者率破涕爲笑公事事糾擿之秦風一變諸子皆以二十冠擇齒德堪大賓如榮孝子者行三加禮問各納采母軼二十金有委禽者樂從侈公曰是夷虜我也峻拒之公旣以計然之筴起家一粒一絲無妄擲時引前輩勤儉歌以牖其鄉人又涉書史談說理道賢士大夫遇公者必握手定生平而鄉之跳梁桀驁者少年習惰遊者見公多逡巡負墻或却影遁矣然公故寬仁長者逋不責償犯不較中夜捫心者遑遑媿欲死生平無它幸幸蚤年得邢孺人以其服賈江淮間將母不遑而問燠寒有人陳芳鮮有人聚龜手緝統之餘以備老人施予者有人內營家政外捍不虞鮮角枕嬾婉之驩而軋軋終宵聲咳相呼者有人夏不統冬不繒食不膏芬以佐公事晨昏篤季舅睦于閭里宗婣者有人皆孺人翼贊也若公所軫念者

季第撫之教之配之割吾產而產之且割吾子而子之而孺人之畜其娣也猶公之畜弟也公之迫於望子也脯與脰孺人手渟也楮與墨孺人手授也朝進一卷夕添數行孺人手覈也父師母師左鞭而右弭之使令子科名踵接二惠競爽而余猶以爲此教之小者公之以言教也不嘗禁聲色屏淫比乎公之以身教也溫厚不追踪彥方仲弓端嚴不仰法君實正叔乎維忠與孝立身綱維若以一經致通顯而耽妻子實囊橐嗜進罔厭決開破藩千萬世之清議而不顧雖躡躋公卿曳玉懸犀朱紫繽紛升堂上壽此邨翁里媪之所心豔自賢父今毋視之腐鼠哉公之子喬崑司李永平丁遼左之變長令惴惴思引避公遺書曰汝業已委質有地方責無用吾老爲念司李尋以治行高等徵拜御史適逆璫秉國孽胤二三輩表裏怙權御史君從楊

忠烈後飛章抨擊其論因商事又隱刺中官而前後彈文所指如少司空某則逆璫吮舐義兒也給事某則時貴入室也御史君力詆司空遂爲給事所螫是時善類被驅逐者咋舌莫敢出一語獨御史君抗疏辨論且臚列給事貪穢狀朝野壯之亦僅以褫奪去角巾布袍間行歸見公公歡然慰勞言此時大奸盤踞今我與若俱逐初服賤有殊榮且得相從壠畝間免北寺黃門厚幸矣呼二三故人斗酒日夜相驩不復問人間事惟仲子喬崑向所謂割以子子弟者時方令太平貽書勗之如勗司李後喬崑所至皆有循吏聲封御史公生于嘉靖甲寅十月初七日歿于天啓丁卯二月念一日得年七十有四封孺人生於嘉靖己未十一月十四日歿于萬曆辛卯四月十二日得年三十有三繼栢氏封孺人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子共六人喬嵩邑廩

生先卒娶田氏繼陳氏亦先卒喬崙卽御史君也繇永平推官選授四川道

今上登極召還補江西道娶劉氏繼王氏贈孺人

又繼馬氏封孺人俱先卒喬嶽廩生娶劉氏繼張氏又繼文氏以上三子與喬崙皆邢孺人出應兆應祥尚幼側室薛氏出喬崙旣令太平徙洪洞今復徙東光奉公命爲季父後不敢父其父而母其母有識者聞而弔之女二一適儒士

亢士瑋一未字孫男六人鼎祚若斗定興常喜冲斗以嶽孫女九人曾孫男一人永蘭曾孫女一人嫁娶皆名族公之生也於萬曆壬子塋邢孺人至是爲公卜兆域奉孺人合塋焉則崇禎己巳正月十日也御史君以狀乞銘于希孟旣爲綜言之復精言之仍系以銘銘曰

攷厥德直以方矩作步規爲翔裏古昔追先王繇乾豆迨婚喪斥靡汰宗愷龐洵也儒表四方

授一經聲煌煌振霄衢薄榆枋昂兒曹敦貞良德旣樹名廼揚榮所生匪繡裳鑄金石昭琳琅奄寺熾夔尙藏羨籜冠勝九章

聖人作泰道昌殛封狐登神羊有茂宰同棲鳳家之楨國可勦復何求白雲鄉尋故侶歸玄房敬饁舉靜琴張百年穴鴻與光土一丘樹鬱蒼宜子孫卜允臧

故文學待贈季輝吳公墓誌銘

宋大儒楊文靖公得程氏之學挾以俱南流派被于梁谿我明大儒顧端文高忠憲諸公逕起而承之一時以直道見擯于時者續紛鱗集人以爲衣冠之會而譽髦俊彥不以文章功名自囿者逕逕樞衣其間精之而質疑送難相與窮洙泗之奧敦之而於律已反躬之際蘄蘄如也所謂譽髦俊彥者復有遇有不遇遇則爲馬庶常兄弟華施兩兵部王福州不遇則爲季輝

吳君君諱桂萼季輝其字也相傳爲延陵季子之裔宋元以來世居邑之天授鄉新塘里以耕讀爲事其先世有詩曰七十二灣行欲盡讀書聲裡是吾家流風可想矣至君之高祖幅菴公讚補弟子員時方嚴惰遊之禁無遠離澤宮者遂居城之泰定里讚生應元年十二以首選齒子矜卒困于名場應元生勅贈文林郎彰德府推官惟孝以子禮科給事中汝倫貴也給諫公元配邵孺人無出繼曹孺人生四子桂芳桂芬桂森君爲之季給諫以隆慶庚午舉留畿第一是冬生君明年成進士從司李入諫垣遂棄諸孤君僅六齡也而有成人之度一日曹孺人授以果餌食不盡分諸童穉孺人呵之孺子何輕擲乎君徐對曰吾不忍欲炙之色也孺人乃益喜旣長勤讀書操觚立就將應童子科塾師先試之舉經書中與僻者凡百端以叩諸弟子君

響答如鑄鐘師嘆賞欲遜席諸舅心遜焉旣采芹試輒高等補增廣生再戰棘闈失利尋遭曹孺人喪其叔兄哽咽相告曰吾舅弟頽首半生今捧檄已矣聞顧高諸先生修明聖賢之學吾將從事焉庶無忝所生乎功名事終當屬弟耳君曰問學與功名匪岐徑也兄往請從而後遂遊諸公間時或攤書豎義剖晰娓娓高先生每稱其心思入細復遊於毘陵錢啟新先生之間所造日益邃諸公相期甚遠又好博綜今古左氏春秋與紫陽綱目不去手故發爲舉業沉雄矯舉郡守歐陽公邑令趙公亟拔之以杓準多士而君方厭苦諸生遂鼓篋遊成均歲戊午復見詘意不無怏怏而君有快婿所稱施兵部者以是年獲雋旅謁大京兆姚公出一卷眎之曰是得而復失以繕寫誤則君幸也君聞之益自悅久之形神枯削醫家探其病狀輒曰吾有鬱

弗克治間以名酒灌之竟成中滿病病三年而
切說者謂君既從諸先生問學其於得失利鈍
當不啻秋旻織雲何至以身殉蓋君之閔閔攻
苦實有所挾持借徑科目冀少展其志天實厄
之吾道窮矣忙憐而實非爲名也稍慰者見其
壻兵部君蚤自奮拔梁谿流泝接楊文靖而上
者兵部君實與二三後賢共肩之家有素書千
卷付其子其馴書種既殖漸見苞好賴此兩者
目稍瞑君生平大節與守身刑家靡不在槩范
中襟度迤坦不知恩怨爲何事理家井如而見
義慨慷皇皇惟恐後蓋分梨授棗見於童兒時
矣兄弟析居不問羸縮有中表兄不克自給爲
置帶郭之田春糧而餉後鬻此田爲其子聘婦
有匹友妻艾年發居歲必有贍以終其身邑置
役田首以二頃應鄉人有虞芮之質作詩諷解
有息訟兩家溫之句邑令林公聞之讚嘆不置

病革取篋中券數十紙付之火克此類也可以
道濟天下而弗獲酬厥志所以鬱鬱而死也名
也乎哉君生于隆慶庚午十一月初一日物于
天啟辛酉四月十九日得年五十有二娶黃氏
男七人長之驄殤次其馴成崇禎辛未進士今
爲蘇州府學教授娶侯氏次以馭郡庠生娶顧
氏次與驄邑庠生娶秦氏次可驤娶華氏次時
騰娶孫氏次克駿娶堵氏女三人一適恩貢生
顧與演其次所適者卽兵部武選司郎中施君
元徵也封宜人一適李廷燦孫男六人敬培聖
培廣培皆其馴出淵培乃以馭出明培乃與驄
出允培乃可驤出孫女十三人嫁娶皆名閥詳
狀中君雖齋志長遄有佳壻佳兒能爲君顯融
而光大之雖物存也雖訕信也與君同氣同學
而同志者爲君之叔兄桂森教授君以成進士
之年某月某日塋君于龍山大池之西乃以桂

森之狀乞銘于余爲之銘

龍山有池浮玉盆吐吞皓魄浴晞噉迴環迭曜
無朝昏吾道長與日月存羣垣耀芒拱天門晶
暉熠昱光焯焯一星墮地不可捫化爲巉石危
峰蹲千秋杰峙雄乾坤何煩楚些敷招魂鼉鼓
震動鳴天鵬貞明不毀山不崩宋儒至今號雲
昆顯晦修短何足論我銘慰之永子孫龍池漠
漠黃雲屯

誥封鄭母周太宜人墓誌銘

唐李絳之言曰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謂之
同年盡其人而兄事弟事之名相襲也又盡其
人之父母而曰世父母亦名相襲也情也乎哉
有同志焉同道焉卽不兄弟猶兄弟也卽不世
父母猶世父母也余於鄢陵之鄭氏云然鄭吏
部二陽當世磊砢丈夫也李德安治平爲天下
最德安之賢者亟尊之德安之賢者一時號爲

李固杜喬羣小欲剗其肝而食之者也李德安
者或跳而走不則隨口誣詆申申而罵詈之提
得津要矣二陽恪守其正當攢鋒礪矢環而向
德安猶曰吾善德安也且曰不如是何以入見
吾母以是知其爲賢子必有賢母也賢母者奉
直大夫鄭誠甫先生之配周太宜人也太宜人
六歲失母受哺于繼母能愉婉承之有異母妹
以氣相凌遇之驩如也比歸于奉直公甫施衿
卽編萑而苴濯手而摩饋食高堂蔑弗飫也治
虢氏之職漚絲而沃之而盪之適舅姑所執槃
盞以伺燠寒蔑弗適也奉直公之伯兄爲怨家
齟齬麗干辟罄其橐以掇太宜人佐之奉直公
擁臯比聚徒談經歲時歛脰脯以娛其兄宦遊
歸挈俸資以獻亦太宜人贊之君舅不終其養
事君姑十三年滑耳膏薌皆出太宜人手兄公
之子與已之子肄同塾臥起同室左手爲猶子

盟而右縱其子也劈瀉母而中分之無私廉肉也猶子納婦粥粥焉不能議酒食太宜人女視之歷十年不令窺庖廂視所生子女猶孫也生平不作詬詈語有詬詈相嚮者惟合掌念西方聖人名號以懺之奉直公判寧越宜人居守兄公溺於讒粹宜人長子一陽挺石交下門屏器用碎擊如屑戟手作闕虎聲震撼四壁宜人掖一陽踰垣走牽次子而匿之床下蓬首敝衫長跽庭中爲兒涕泗請命旁觀者潸潸淚落強暴稍爲斂手宜人徐從床下牽次子出仍與兄公子共案而食不改其常又呼兩兒而命之曰爾伯父父子賴而父有今日子若婦吾所邪翼也今而父遠在天末咆號迺爾它弗敢問問天理而已自今以往爾曹事兩伯父當益謹奉直公歸自蜀有言及前事者太宜人笑曰吾都不記憶矣有族子貧不丈夫賴負一破甌爲人臧獲

太宜人聞而愀然謂是本支苗裔也降而執廝養一不中程鞭撻隨之矣亟呼之歸作家監督課農事後其人小裕忽颺去杳如貊越太宜人亦不問它若宗黨子姓從村落來受經于奉直公太宜人計口而人哺之不煩都養也異母妹以氣相凌者所歸無立錫地太宜人解推不倦切則授衾以殮其好爲惠如此吏部君李德安以迎養來謂爾法官也宜寬和劑之故司法之庭不敢輕扶一人恐呼號徹內傷慈母心退而上食必問亭反幾何終德安任所全活不數百人太宜人聞此等事必听然一笑爲之加餐因于法署之西偏剏一室以居太宜人顏之曰笑活志實也居笑活堂無事弄兩孫膝上觀介婦手寫貝筴以爲樂又時時習梵唄謂垂白老人無它好得此爲眼耳一快生平無綺紈之飾旣以報最拜籙緯製帛衣二襲爲褐輒輦額曰安

用此又時自言曰惜福長福卽介上壽敲針引
紉女紅不輟有魯敬姜之風焉後板輿北歸自
邳郊達申陽攀轅而送者數百里肩相擊輿夫
趾不能前太宜人還報二陽曰兒可謂不負家
教矣吏部君旣端方忤俗遷南曹奉太宜人與
俱優遊閑署如在笑活堂時亾何長兒一陽喪
其匹有繼者然居室忽忽鮮驩太宜人念之從
白門還家撫字六十老人猶嬰孩然老人亦倚
母爲命諄語時屬於耳調之不能得長兒迫而
入京師竟一病客死而太宜人卽後兩月捐館
矣是時吏部君在留都以不及親醫藥含殮而
委之孀姊爲罔極至痛讀其奠別文使人酸楚
不忍竟然按其居家居官克成母志事伯父仲
父如其父授餼歲月相續授衣裘葛相間坳身
而含殮之羣後人而衣之食之伯兄生前身後
經紀秩如以其材津撫如寄而不入羣枉之羅

不與逆豎之餌浩浩然灑灑然養其不滓之身
以遲大用於異日是母是子忠孝仁愛萃于一
家卽風馬牛不相及猶將鞭弭追之况乎譜籍
繫焉天合之矣曷事吏部君而世父世母事其
父母余職也亦余好也奉直公諱友諒字誠甫
別號玉池其判寧越也撫夷定亂饒有方略不
獨爲循良冠僅以次遷刺黔之麻哈州拂袖徑
歸讀書味道爲鄉邦典刑後以次子貴贈奉直
大夫別有誌鄭與周皆世爲河南鄆陵人奉直
公之父爲段溪公諱植母張氏太宜人之父諱
櫟母金氏太宜人生於嘉靖戊申六月十有一
日坳于崇禎戊辰九月二十三日得年八十有
一以子再封得今稱子二人一陽選貢生先太
宜人卒二娶皆梁氏次卽二陽成已未進士今
爲南京吏部郎中娶梁氏束鹿縣丞梁範女封
安人女二人長適常希臯以孀節著次適梁可

順孫男二人蕃縣學生娶蘇氏永年知縣蘇守
範女芭聘韓氏孝廉韓景愈女皆二陽出孫女
四人字韓公琛韓公琄者一陽出字王履泰曹
嵩者二陽出曾孫女一人字蘇兆振蕃出吏部
君卜以崇禎二年己巳十月十九日奉太宜人
合葬于奉直公之新阡寄狀索銘希孟誼不得
辭銘曰

鄱陵有壠鬱芊芊爭言兆域埋彭錢錢也胡耆

滋綿延惜哉寂寞得未傳何如女士匹鄭玄孝
慈嫻睦諸惠全相莊白首稱兩賢炭爇盡鹿
車牽龜手縉紉佐甘鮮擎匱獻七娛衰年締帛
纖縠中宵擦勿使涼燠膚爲腠下迨子姓及宗
嬪溥與沾賁無憎憐禮義禦暴柔戈鋌何以報
之恩誼兼寬身厚澤深淵淵有子國棟杞與梗
正骨峻峻欲挿天頽靡世運資扶肩于公門庭
結駟旋誰知毋訓慈儉先有開厥兆占牛眠拱

離負坎淑氣填靈平居之億萬千

勅封徐母陳太安人墓誌銘

余自弱冠遊徐氏羣從間又與淳孝片言投分
約爲婚姻凡徐之閭內外一切事亡弗悉者知
徐氏有女宗云徐自德靖間擁豪貲者數世既
而簪纓競奮鳴鍾吹竿稍習于豪侈其著代而
稱婦者多非卑寒之族靚飾濃華雅相悅慕如
灼爍繁花以禦霜雪難矣處盛衰之會飢飢萬
端而捍難扶傾飄飄亡恙豈獨貞可風世哉其
才量有足徵者是爲陳太安人安人之大父爲
大司成霽而外大父則陸尚書完也司成公立
朝多鉅節人不盡知今鄉之人所矜術者獨言
其家居閭閻屢數千務爲恢奇自喜蓋磊砢奇
杰男子陸尚書雖不克終其盛時聲猷亦吳中
未有也司成子太學生造娶于陸而生安人生
三歲失母遂鞠于母家于歸之歲正古人嫁期

其所天者爲贈承德郎貴陽府通判時錫則尚
寶少卿履祥愛子也時陳陸兩氏以漸衰羸而
故家流風未盡尚寶公捐館日久贈公少則依
伯兄伯兄汰而溢羅綺克斤管絃喧沸過其家
者疑爲古金張之第然歲入亦不免耗損并耗
及未析產而贈公弗知弗問安人之爲徐嬾
日在繁盛中實墨墨居其羸矣贈公以韶華公
子挾文藻交遠近知名士論文角藝之暇呼觴
豆徹曙性好施行義嘗爲諸父排難費數百緡
入質庫者盡安人步搖臂脫安人顧心安之念
可佐良人讀書且廣德市義何難炭廖而炊廼
贈公竟蹇躓名場骯髒中道夭五男二女目而
授之安人于是殷田痛摧中更作卵翼計矣諸
子皆饒夙慧孟叔季才庚高安人素曉經義每
提耳誨之宵分危坐遶膝而質難或取其課業
手自衡量喜則具醢醢相勞苦不當意爲當食

投箸微聞有少年之過輒賜訶譴甚且捶撻繼
之已而相對飲泣沾濡襟衷矣塾中無歲不延
致勝流而母師之教嚴于臯比臧獲林立汰其
桀黠者而撫其愿樸者稍有睥睨輒繩之母貸
門戶井井已丑歲侵括困中遺穰滯穗瞻親鄰
之不給者更以其餘爲餽粥以活人老蒼頭嘆
惜不可以理譬曉之於是娣姒中有富而多藏
者立出二百金以賑生平有絕不堪者家有貴
人勢張甚然以其疆近也陽托宇下方贈公變
起蒼黃狸首不庀貴人有剩材以周舍歟時且
二十年所償珍玩倍息矣又有荒逋官負空留
故牒箕歛者將度高閣貴人有甥爲主藏吏忽
獻計藉此兩端發難卽孤寡皆凡肉所遺可網
也一日紿淳孝至第貴人踞坐廳事括錢穀出
入目光迸裂闕如虢虎紀綱侍衛其旁猙獰可
怖立淳孝階上叱咤良久令速輸帶郭十餘項

償公私負至明日而杏衫平頭奴駕艤履畝
而籍籍其膏腴歲可畝鍾者其犬牙盤互或桔
槔不得入莫敢負耒耕者又以不籍籍之諸孤
乃大窘至爨突不烟安人心自痛而外則勗諸
兒郎爾曹勉自立曾見茂樹之下有肥草哉販
夫掘地得簾金其地則贈公故物也有教孟氏
可籍此療貧者安人笑不可諸郎感其教爭發
憤圖遠大雖攻苦未酬而白眼傲睨無齷呶纖
屑態卽不能與世無競然必援大誼據禮教真
贗邪正之辨嘗爲清議之所許南北阮之勢成
益務以意氣相頡頏而不屑爲媿媿其細人工
爲翕翕者每有所傾媿以炫媚致其賢者入地
而不相知而率其胸臆侃侃發抒此亦所謂丈
夫子有安人之餘風焉安人素皈心西竺其解
了遠超俗諦并超夫甘爲佛奴而不知圓宗者
當贈公捐館一慟瀕殆侍兒以少藥酒進感念

酌杯覆地從此斷酒婚嫁畢庚斷膾臠日誦金
剛圓覺于楞嚴淹通大義能爲人解譯一日臨
軒而誦一鴉鳴甚悲安人呼之曰佛子得毋創
汝耶鴉翔飛就經案弩貫其翼爲拔簇洗瘡而
去獨不喜效僧尼膜拜優婆夷之屬絕不敢錯
趾中庭少多讀書頗能詩玳管牙籤與香奩錦
紋相雜間與贈公相唱和自孤鶻一賦取與楮
錢雜燒之非米鹽家政不研隄糜視敬姜之不
夜哭律身更峻矣家有祟夜飛瓦石疑有盜也
爭請避外室安人不可曰古女子傳姆不在宵
不下堂烈焰不敢避何有于風鶴聲呼子女危
坐達曉祟亦寂然故自內外宗鄙姻婭稍有汰
而決者聞安人家範涔涔自汗幾于閨闈中之
王彥方有二勝曾以韶年奉贈公衾裯皆相從
瓦燈布幃以老一夕遇融風堂構燬焉內外爭
相弔安人處之晏然曰成毀數也居恒持論慷慨

慨皆濶大遠慮雖履約實儉不作一寒乞語策
成敗衡量人高下多明達丈夫所不能及中歲
因庶女蚤寡念之輒涕零目遂青老而益甚舉
止須掖將至癸丑冬忽病厥明年加劇遂以是
厭世屬續前自言吾消磨床第間神思時開時
悶今將長逝矣得毋迷其前路耶令人就榻前
誦金剛經聞一字紕謬輒曰止隨正之復自誦
一過及彌陀一過又曰吾少時所誦今歷歷臆
嚟間神未昏也因誦連昌宮詞秋聲賦不遺隻
字至長恨歌之半格格不能去因曰神散矣汝
輩爲我舉西方各號因不復語侍者見蝴蝶大
如斗撲簾櫳栩栩而去明日遂不起識者慮其
阿賴耶中微帶慧業恐其來生猶作劉令嫺秦
淑未能如靈照鋒捷也安人生嘉靖甲辰十二
月二十日歿萬曆甲寅三月十九日得年七十
有一子五人淳孝大學生娶澂江守吳公尚朴

女淳恭太學生娶孝廉吳公元恭女淳讓邑諸
生娶少宗伯韓公世能姪女遜湖廣按察司照
磨娶方伯尤公錫類女次淳友嗣其世父者累
任安寧提舉曾爲貴陽府通判此贈公與太安
人所繇稱也娶給諫儲公純臣女女適孝廉伊
應鏜皆太安人出庶女適工部營繕司主事朱
世節媵張氏出家孫樹丕郡諸生余以弱息配
之它孫某某曾孫某某嫁娶皆名族淳孝等以
某月日奉安人與贈公合葬于祖塋屬希孟爲
銘銘曰
徂徠松新甫栢雪爲皴水作骨笑策施何歛忽
華堂姝習驕洩入繡帘出油壁春草萎秋蟲泣
駭女士非巾幗挾風霜驕臧栗丁中衰拊遶膝
百罹萃萬慮迫棟且摧一肩植巢欲覆羣雛翼
豈尋常矢靡特貞含光勞民績膏爲收勤穠藁
甫田登終厚獲累茨梁孫曾殖歲序交冬春隙

居其間幹元德孝子幹蓋臣職待貞發鳴三極
詔後人開芳蔚受介福于誰出晨臺峰祥光奕
闢幽宮傍先域我銘之增弗習

胄子孫君房暨配杜烈婦合葬墓誌銘

漢唐宋諸名相子如韋少翁好學修父業與五
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李文饒卓犖有大
節不喜試有司曰好驢馬不入行范忠宣與文
正門下士胡瑗孫復之徒同遊晝夜肄業置燈
帳中帳頂如墨三人者後皆踐父位勲各相亞
今高陽相君有子曰君房何風氣之相類也乃
竟骯髒死不得紹赤舄之武振青箱之業有一
女士傷其失特竟以身殉焉庚足悲已君房孫
氏諱鈴字心篴君房其別號也先世有諱遇者
自湯陰移籍高陽再傳至懷懷生達達生騏皆
以相君貴贈三孤殿學相君之登揆席也以榆
關孔棘輟論思之務援唐宰相裴晉公故事伏

鉞視師 國朝輔臣行邊者有楊安寧翟諸城
然皆起自田間以大司馬兼憲職若去政事之
堂而居鈴閣朔風邊雪紛撲于衮衣之上苦其
身作 天子干城不敢言瘁惟高陽相君一人
相君配一品夫人王氏有十子君房居三相君
豐頤偉幹蒼髯拂面面如古鏡鏡聞其諸郎君
多肖之獨君房皙白如玉髮未髻能誦唐人詩
能屬對挑燈夜讀倦而寢卽夢中吾吾皆書聲
援筆多驚人句塾師讓席相君命其子各受一
經君房治易亦從藝語通就童子試者學使者
徐公養量稱賞嗣是則巡方使者王公象恒司
李王公命新邑令陳公爰諏督學使者左公光
斗拔之于膠序大司成蔡公毅中少司成羅公
喻義識之于胄監左公嘗語人云孫氏兄弟不
獨燕山五桂汾陽忠獻兩堪媲美成均之試超
出高等之上署其文謂歐蘇王唐流亞爭以國

器目之君房益感奮自勵讀書嘗與伯仲居都
門冉村里門六莊帶草芊芊筆冢纍纍覃思結
撰寶光騰紫霄五戰五不售至如玄成以父任
爲郎德裕較善純仁太祝復夷然不屑壬戌歲
從相君出關兄弟皆曼胡短後作材官結束經
崎嶇險阨叱馬先登出入虜地遇形執凸凹必
心識之軍中無事習騎射矢無虛引不減射鵬
兒又與贊畫鹿公善繼相賡和鹿公有 聖主
好文兼好武君家難弟復難兄之贈相君籌邊
勞瘁所條奏多倚榻授意君房泚筆成之相君
述以入告語具督師全書甲子冬相君以議事
入 朝遵

祖制也是時內外魏比而亂政楊左見逐掃善類
如秋葉相公自念備員政地不敢效邊臣惴惴
離局造膝之餘思有所靖獻乃羣奸闕其隱矯
片紙詰對遂不免狼跋君房以下第臥病都中

慮變起非常憂在社稷不獨百口爲累夜半春
胸病爲之劇貽書季弟作長訣語旣而有瘳敝
裘還里闢西郊爲園園無名花美樾棗下纂纂
而已顏其亭曰芳枳閣曰倩雲俟相君弛于負
擔以此作午橋草昧亡何而邑令唐公紹堯被
逮邑人引匿君房偕諸昆祖之醪貲助其橐餕
比相君解戎務歸卽留毒故在材虺磨牙而父
子兄弟笑語烘堂真三公不換也獨雄心未灰
勉赴丁卯之戰適有孽生欲割辟靡爲逆聞祝
釐者歛諸生酹金君房不顧而唾時保定議荆
祠相君寢之君房復嶽嶽自持聞者噤憚君房
笑曰父爲蘇端明子忍作蘇過邪每談節俠事
鬚眉颯舉好爲長者行卽心窮于力孳孳未厭
才能植生小試之化硃瘠爲膏腴而耻談計然
策構一宅培土作址壘壘如八陣圖十年不成
使雲棟星楣指顧而就旋馬之風蕩然矣好興

客轟飲供具鮮腆而自奉京薄一袍數年然浣
滌楚楚不作蒙茸守令以上爭重君房才傾心
倒屣絕不以半刺通有終其任不覲面反來醉
尉之呵嘗入都覲相君或走塞上不入郵亭從
逆旅勦勦土榻質明策蹇去矣曾夜過一邑列
炬照天供張塞衢詢之待某撫郎君也尾餘光
而行迄無知者亦嘗爲黠者所物色疾驅避之
驟雨霑衣弗顧居平津之邸嚴杜外交處榆關
與將吏聯鑣出入不交一語文吏之大者寒暄
詆問不可却必白於相君逆聞伺釁常遣人以
包匭嘗其父子不能中以此免于徇事親篤孝
侍王夫人疾四十日不交睫母遣之不去甲子
之疾自分不起寄弟書正類東坡寄卯君淚濕
粉箋然自念老親而外它亡所及讀之使人蘇
蘇隕涕幸是時不死踰五年病痢遇生辰上堂
拜相君兩股若振槁枝猶把酒相謹不言疲以

至屬續猶曰無憂兒病兒故健也嗚呼斯真可
憐已生多才能篆刻行草下至醫藥之類靡所
不諳其全力在制舉義喜以秀豔投時乃終爲
時阻詩文皆成家詩兼步唐宋琅琅可咏一日
得句云等閑識得春容好不必寒花傍晚香乃
成詩識已所著有論易初編二編倩雲閣詩集
及它纂訂甚富娶杜氏任丘名族絳州刺史濬
之孫女諸生李女今遠近喧傳所謂杜烈婦也
十五于歸次年從相君于京師恪修婦職相君
所需五飯酒漿之屬咄嗟而至侍王夫人湯藥
以孝聞君房病籲天求代身病闕弗言也君房
死厥母慰之覺有異欲爲尋醫烈婦謝曰寧有
未亡人露腕診脉耶雖哭聲殷田猶日食一盂
屆五七作佛事罷忽出嫁時裝分賜子女曰此
非爲汝曹資令汝曹知前人儉樸也遂從此絕
粒矣諸娣奴勸不應侍婢以相君命臨之亦不

應卽諸子女環跪絮泣烈婦曰汝曹可以無母
生也如子乃可死矣天旣以死苦未死者何忍
以不死苦死者其母又哭而勸曰兒過矣節可
守焉用死爲烈婦曰使節婦必窮蹙而死忠臣
必板蕩而死則死亦亡聊之計耳人各有死何
憾焉越七日竟死嗚呼有婦如此君房刑家之
化可思也君房生于萬曆丁酉三月二十六日
歿于崇禎己巳閏四月初四日得年僅三十有
三烈婦生于萬曆庚子三月二十五日少君房
三歲其歿也後君房四十八日爲五月二十三
日子三人長之湜年方舞象執喪如成人之湜
之洵甫十餘歲皆依依孺子慕手藥糜跪而獻
毋見者傷焉湜當仍父廕聘戶部主事王公行
健女湜聘助教苑公簡女洵未聘女一未字相
君將以是年某月某日塋君房夫婦于王夫人
之墓側命仲子孝廉君鈐持狀索銘于希孟希

孟感相君國士之知於君房曩第又文章氣類
相許也君房歿季弟鈴爲之行述孝廉輯而狀
之而余爲之銘雖幽明疎戚夔殊總墳笮鼓吹
也何忍辭銘曰

珠英之茁兮未落其實也理簪之坼兮何遽爲
之弗也各卿之代出兮多蟬聯而燕翼也雖嗣
武之螫螫兮羌慙遺其一也將慨滿而畝隙兮
仍輔之以嘉匹也牛眠有岡三公之祥壑鸞塚
騫糾繆蒼蒼文峰卷銘寒輝曉光集于玄房是
爲吉人與其貞媛之藏

文學堯卿華君墓誌銘

嚮者偕步入張冶生授經于曲阿姜氏有華文
學袞錫從冶生遊余嘗讀其文而奇之今去此
十九年矣忽一日苴經叩余門以其尊人堯卿
先生墓銘請余旣知厥子何妨銘厥考哉按狀
君華姓諱 堯卿其字也又自號唐野比于陶

唐之野老系出孝子寶後代爲無錫人其遽遷則自東亭而墓塘而南州其名在譜牒絜繩相繼者自德昌而下曰修文曰佐曰芝曰質曰中孚曰士弘曰欽臯欽臯生君其爲世聞人則從中孚始蓋與同邑邵國賢及吳門敬南徵仲諸先生友善別號爲南洲沈先生作南洲圖文先生壽之以詩至士弘以麟經起家登仕版欽臯由邑序入成均所至士多遜席繇此奕代斌斌克稱華胄矣君錢出也故少擔笈虞山受經于贈太史錢景行先生錢先生崑門宿學負牆者如雲顧獨雅重君君遂補弟子員爲一時譽髦廼觴咏自豪時取沈文兩先生畫與詩置髹几上撫 貽賞有步武風流之意爲諸生二十年每試不少挫未嘗不肩扉篝燈修習舉子業廼其敦行修實也庚切於文自列丈夫卽代兩尊人握家秉而奉尊人以逸當食必手盤匱而進

芼一羹輒費百餘錢猶恐不下箸歲丙申父病消渴畢致諸名醫罄橐中供藥累費歲癸亥母氏棄養致毀如中路嬰兒卒以身死孝同母弟五人少而爲啟塾延師稍壯則謀及室家拮据良苦終不敢爲大人憂次弟矜各行能文章友于倍暱弟病躬親醫藥上擬於父其切也有祝予之慟猶子殤恨不以子代弟婦嫠居憐而贍之者二十年至於緩急相濟又相忘也皆其細者亡何季弟復病因仲弟之變護持倍謹迨衰錫列子衿而兩弟猶困童子科君殫力爲之推輓幸叔弟旋隸諸生而門戶之事叔代君勞稍獲息肩矣其嫁兩妹也旣得快壻宅相皆森立廼以瑣事微出諄語褒若不聞生平擇交嚴交必白首與人坦衷快腸對臧獲鮮恚色里中有公事必以身爲之先然罕闕訟庭姻鄰有急過君而問焉猶外府也奇贏子母旣一切不問

始而生計殷然又十年削然矣其所爲敦行修
實類如此而君竟用諸生老方其壯也頗詆訶
釋氏年五十謝去帖括而晨鍾暮磬等於苾芻
厭腥羶弗御每食蕨笋而已喜以飯僧作功德
於舍旁葺水月菴與同志結社其中蓉湖一帶
遂有遠公陶令之風焉迨遘疾伏枕忽一日移
菊至床頭嘯歌自遣病始於哭母卒前一日猶
以莖母爲念顧謂諸子吾疾漸瘳當親至筵床
了人子事次早延淨侶奉經問某僧某僧在否
忽呼袞錫曰吾已矣更叩之則曰吾去當在未
時幸無它苦兒曹母泣也呼水頰面果以日肝
長逝觀其於去來如此固薰修善緣亦所謂不
疚無惡者與不然而識神撓之斬脩然解脫難
矣君生于嘉靖壬戌八月初四日卒于天啓癸
亥十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二聚江陰王氏與
君相莊偕老諸孤痛父之殞而尤痛母之存也

痛母存而以子身對五孤也聞其詞倍令人悽
惻云五孤長卽袞錫娶唐氏次袞寵娶倪氏次
袞揚娶孔氏次袞庸娶浦氏俱王出次袞俞幼
未聘庶出女五適陳起渭秦延赤朱明恒顧汝
棟一未字孫男四日浣袞錫出日榮聘王氏日
芳皆袞寵出日滋袞揚出孫女八一適張景星
袞錫出一字葉元孺袞 出餘未字凡嫁娶皆
望族也秦延赤則與袞錫同隸黌序者也諸孤
奉母命卜以閏十月二十八日甲寅葬君于周
家岸祖塋之穆踰月而葬用士禮袞錫自嘆不
辰無以慰親志又述其雲陽毘陵間承筐策蹇
執經問業之狀此余所稔睹也恐不銘銘曰
錫有山迤且嶠兮山有泉澄且甘兮鍾爲伊人
德韞含兮以孝以友以睦以厚力之殫矣厥修
孔阜洙泗之濱竺乾之藪同邪異邪誰與剖聊
以銘詩垂不朽

殤兒宗明誌銘

殤兒宗明者太史氏姚孟長兒也太史以己未成進士讀中秘書郎中無侍者選燕姬金氏司中櫛明年冬文太孺人來京師時金氏姪數月矣辛酉春生宗明以父在詞林呼曰小詞太孺人新從里門來得弄孫太史自甲辰生次兒宗昌後有生皆不育室無呱呱聲十八年矣忽舉一雄殊可喜兒始生不覺娟秀迺愈長愈佳兩眸如秋水流媚可愛亦能瞬目作威有虎子態不生疥瘍膚理若脂初欲擇保姆乳之而京師賤嬖噉葑穢氣射人夜必就土炕蒸煤火自灸太孺人憐兒不輕付付金姬自乳而姬年少不知兒珍貴兒臥多大小遺衾裯間鮮佳况太史固不甚睚婦人更以兒故不御姬姬未免懟其兒兒數月能笑歲餘能呼人又歲餘能言言多綿蠻不可譯不知其宿命何從來然當其了

了數語悠揚俊亮時金姬已操吳音兒則吳音之佳者其呼父也雖兩字必宛轉移時整喉曼聲而出旁人聞之皆愛絕五更睡足歌嘯于床久而躑躅不已姬若不聞甚則惡其遺溺也手批之太史怒湯譙讓焉而太孺人酷愛兒知黃口戀乳每溫言慰姬自兒襁褓可進哺糜太孺人必選食而飼之有佳果必儲而度之俟其自取夙興從市中鬻餅餌予之太孺人伊蒲自奉舉家取給外厨而太孺人香積中每蓄脯脰與滫瀡之精者蓋太史入奉起居時溫一卮以賜而其半則啗飼兒也兒生饑飽時涼燠適衣履衿帶必鮮潔皆出太孺人賜兒在邸中出見貴客冠蓋滿座了無怖容見太史服章服喜動眉宇南歸見宗黨如熟識事嫡母與庶母皆有禮愛次兄以其在京邸生而習也歸而識長兄則愛長兄如次兄次弟識長姊及嫂愛姊嫂如兄



ZW 21101000024750

7121.7
200(1781)

尤可笑者女姪小一歲團團依人兒手携而口
呼之宛然諸父自居也太史頗好潔惡見滌漬
兒見父必自拭口鼻間其骨相清而不羸娟好
而磊落絕無死法獨太孺人謂其如闔城童子
心疑之其痘之始起也不甚惡半月後痂次第
脫矣忽有痘癰生于項庸醫陳生任其無咎乃
竟不勝痛死兒生于辛酉正月之十七日死于
甲子正月之十三日其閱世也匝三歲而闕四
葉傳集 卷之四
日兒之生也既不蓄乳媼又無病不費醫藥太
史家居頗多迂執不爲孩孺剪一縷絲殺一魚
蝦兒生四年未嘗費一錢其病且死適當懸壺
偶邑中彙致采風之敬于太孺人割一二金爲
之殯嗚呼兒所爲曼聲而呼父者生與死安用
父哉太史將還 朝欲瘞之贈公之新塋術者
言于歲不利迺以六月二日權厝于武陟府君
墓道之側而先爲之銘曰

生于燕死于吳余厝兒還 帝都忽聞聲若鶯
雛嗚呼是吾兒也猶在乎

棘門集卷之四終